中国乐舞史料大典

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on Chinese Dance

二十五史编

总主编：孙景琛
主　编：茅慧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SH.CN
4J0865

上海"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乐舞史料大典

二十五史编

总主编 孙景琛
主编 茅慧

上海音乐出版社

目 录

1.《史记》

2.《汉书》

3.《后汉书》

4.《三国志》

5.《晋书》

6.《宋书》

7.《南齐书》

8.《梁书》

9.《陈书》

10.《魏书》

11.《北齐书》

12.《北周书》

13.《隋书》

14.《南史》

15.《北史》

16.《旧唐书》

17.《新唐书》

18.《旧五代史》

19.《新五代史》

20.《宋史》

21.《辽史》

22.《金史》

23.《元史》

24.《明史》

25.《清史稿》

上海“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乐舞史料大典

二十五史编

总主编 孙景琛
主编 茅慧

上海音乐出版社

代 序

开拓思路 拓宽视野
——关于舞蹈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孙景琛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参加了中国舞蹈史的研究工作，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子曰:“五十而知天命。”然而，这一学科的发展方向、前景如何？能否尽快地成熟起来,超越已有水平？怎样超越？等等。就我来说，都还是值得认真思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五十年的时间，对一门学科的创立和建设而言，也许并不算长。可是中国舞蹈史学科是从实践开始的，创建之初，既没有前人的成规可以遵循，也没有就这门学科的指导思想、对象、范围、方法等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基础理论的滞后,必然会影响到学科建设的进度和学术水平，这是不争的事实。目前，要进一步提高舞蹈史的研究质量，除了要继续加强实践之外，对五十年来的学术进程作一番全面、缜密的反思和总结，认真进行学科自身的基础理论建设，已是舞蹈史研究工作者的一项无可回避的任务了。

舞史学科的基础建设将是一项长期的，也是繁重的任务，有很多方面的工作要做。例如学科自身的基本理论、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论及各种分支学科的创建。从舞蹈史研究的实际情况看，在宏观研究方面，舞蹈和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及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微观研究方面，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和各种类型的代表性舞蹈的专项研究，都还有待于深入开展；对某些舞蹈现象和具体舞蹈的认识与评价，也还需要深化和探讨。此外，在以往的舞蹈史论著中有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反映汉族舞蹈历史情况多而其他民族的情况相对较

少；反映宫廷、专业舞蹈活动多而反映广大民间的群众舞蹈生活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理论认识上的主观方面原因，也有客观的和方法上的原因。

主观方面，和我们对中国舞蹈史的研究对象、范围的认识有关。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国的乐舞文化毋庸置疑是全民族创造的整合。从历史上看，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对乐舞艺术的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史实；但在舞蹈这个特定的文化领域内，情况却并不如此单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情况考察，少数民族的舞蹈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在中国乐舞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杰出贡献，是舞史学者所不应忽视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民间舞蹈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众舞蹈生活，是构成各民族乐舞文化的决定性因素。宫廷乐舞活动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但它不可能反映民族舞蹈的整体面貌。客观方面，史料不足可能是关键；而史料局限之未能突破，则和研究方法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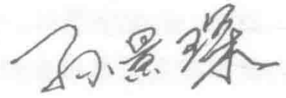
传统的舞史资料来源，主要是依靠历史文献，尤其是史部古籍。这对任何学科的历史研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舞史研究也从中获取了大量史料，是构成中国舞蹈史框架的重要支柱。然而这些史书大多出自宫廷史官之手，其着重点必然是历史王朝的礼仪乐制和宫廷的乐舞活动。它可能提供的历史信息和我们的要求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为了缩小这一差距，舞史研究者已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开阔思路、拓宽视野，广泛吸取其他历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借鉴、学习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扩大舞蹈史料来源，特别是民族民间舞蹈史料来源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明显的例证如考古方面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的发现，以及科学的年代测定，就使舞蹈史著中关于原始舞蹈的叙述，不再停留在对古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分析和推测，而有了实际的形象依据。又如民族调查中发现的彝族《十二兽神舞》、《虎舞》，为我们提供了远古图腾舞蹈和巫舞的实例。至于民俗研究关于各种礼仪习俗、岁时习俗、信仰习俗以及活跃于这些习俗中

的传统歌舞活动的记录，更是极大地丰富了舞史研究中民族民间舞蹈的信息来源。还有如文字学的古文字、民族文字的研究成果，同样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方面。甲骨文、金文中有关乐舞活动的文字是探索殷、周舞蹈最可靠的史料。近年来在民族古籍研究中也陆续发现有关舞蹈的史著，如纳西族东巴文的舞谱，藏族典籍《乐论》、《智者入门·舞蹈九技》等，都是研究民族舞蹈历史和理论的珍贵史料。

舞蹈从来就是一门综合艺术，它不仅和其他艺术形式，也和众多的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舞蹈史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和相关学科发生交叉关系。上述例证中举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等，都是和舞蹈史学联系比较密切的学科。它们的研究成果扩大了舞蹈史料的来源，或是为古代舞蹈显现了生动的具体形象，或是为印证文献记载提供了现实依据，甚至是填补了文字史料的空白。当然，从舞蹈史学科自身的建设考虑，从各相关学科所需吸收的绝不仅仅是他们研究成果，还应该汲取他们的实践经验，借鉴、学习他们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例如这些学科共通的一种基本工作方法：田野调查、社会调查，直接或间接从群众中采集资料，获取信息。这种方法对舞蹈史研究就很有参考价值，它启示我们，舞蹈史料来源不只是文字典籍，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开展并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就能够极大地丰富舞蹈史料来源。当代史学研究的一种明显倾向是关注和重视“口碑”的调查、收集，像对待文字史料一样予以分析和研究，以之补史、证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当代历史科学的另一发展趋势是学科分工更细、更专，产生了很多分支学科，如考古学中兴起的农业考古、生态考古，以及美术考古、音乐考古、民族考古、宗教考古等等；而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则更加强调学科的整体性、综合性。这种趋同的倾向，是由于这些学科大多具有交叉科学、边缘科学的性质，因此在认知各自研究对象的文化品格、社会价值、历史源流和演进规律等问题时，不可能无视各种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最近发展。人类社会原是一个有机整体，各类事物之间不会是

孑然孤立的，作为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科学门类之间，当然也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各门社会学科之间尤其如此。以音乐考古为例，它属于音乐学和考古学的边缘科学，而和同是社会科学类的历史学、艺术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等学科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和数学、音律学、乐器研究等自然科学有关。各个学科的相互联系、相互利用，构成了当代历史科学的综合研究法。这对舞蹈史的研究也同样是应该采取的科学方法。



2003年9月10日

序

浩瀚舞史　孜孜以求

冯双白

这是一部怎样的评价都不为过的中国舞蹈史学基础史料巨著。

如果回顾往昔，浩荡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虽然早就打上了中华乐舞滥觞的印记，但从舞蹈史学的专一角度全面搜集、整理、分类、总括出一整套中国乐舞资料者，迄今未见。形成这个多少令人尴尬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既有史料浩繁而搜集整理费时费力之缘故，也有中华乐舞种类繁杂，如不能对其抱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和具备专业的艺术知识与修养作为基础，想要做到这样一件大事情，怕也不得要领。此外，因为舞蹈历史曾经长久被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看作是某种与声色享乐相连的“玩意”，舞蹈者特别是女性舞者的身世常常悲戚而未有好的结局，世俗之人也常常将舞者与下九流一并视为不能登堂入室者，因而忽略乐舞历史资料也就再“正常”不过了。舞蹈作为一种身体艺术语言曾经长久不被人重视。此种“不重视”，其骨子里是否也是把身体当作龌龊之地，而非崇高的灵魂居所。

舞蹈是一门极其崇高的艺术，就是因为它和灵魂相关。我想起在青海黄南自治州藏族地区做田野考察时，是在隆务寺里，一年一度的“羌姆”吸引了附近几百里地之内的藏族人前来观看，人们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我手捧录像机，钻进了最里圈，专心摄录宝贵资料，却常常因为遮挡了藏族老乡的观看而遭遇石子、果子的“袭击”。后来我深入采访得知，寺庙里的羌姆，在我们外人看来是“表演”的那种精彩瞬间，却是藏人审读自己未来死去之时灵魂如何飞升的最最珍贵的时刻，容不得半秒的遮挡！我又从对《大藏经》的沐手焚香拜读中得知了风之旋转与羌姆旋转

之间非常微妙的关系，从而得知那飞旋的舞步恰是藏传佛教里舞动的灵魂。我为自己的无知深感惭愧，又为舞蹈史学的博大精深和资料探索的至高境界而感到骄傲。

这是一件探索舞蹈灵魂归宿的神圣工作。煌煌舞史，上苍有灵，中华传统乐舞文化光辉穿越重重历史帷幕，印在了今天的辉煌封册。该书第一次将中国古代至民国期间数千年的中国舞蹈史料进行了相对全面的搜检、整理、汇总；汇集了大量二十五史中本纪、列传中的舞蹈资料；仔细地梳理了二十五史中“乐志”、“礼乐志”，对其中涉及到舞蹈本体的文字表达详加收录；对散见于部分类书、杂录、笔记、艺文辑录中的舞蹈史料进行了编选；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和《中华舞蹈志》等大部头当代舞蹈志书中的地方志舞蹈资料广泛关注；对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著作中的民国时期史料进行了选摘。该书还收录中国古代舞蹈史中一些重要的舞蹈文物图片，以佐证舞史的文字内容。当然，孙景琛、吴曼英的《中国历代舞姿》、《敦煌舞姿》也在书中再现光芒。

舞蹈与灵魂相关。舞蹈的探索也是心灵家园的探索，其步伐当然应该迈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深处。在当下人心为物欲遮蔽、文明为功利掩埋的社会风气里，孙景琛先生生前辛勤积累，茅慧、周元、吴曼英、朱梅这几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的同仁，钻故纸堆，搜百代书，殚精竭虑，孤灯探幽，成书《中国乐舞史料大典》，几乎与当代社会某些浩荡躁动的风气开“顶风船”！他们居然冒这样的“傻气”，做了这样的“傻事”，实在令人震撼、振奋、感动！

为此，请接受一个致敬！向辛勤工作的编写组成员们致敬！由于你们出色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向开创了中国舞史研究和资料搜寻工作的欧阳予倩、吴晓邦、戴爱莲、董锡玖、孙景琛、王克芬、刘骏骧、刘恩伯、彭松、孙颖等等（恕我不能一一写出所有前辈的名字）前贤先知达人们致敬！愿《中国乐舞史料大典》为今后中国舞蹈史学研究点燃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往精神家园之路。

2015年12月21日

编写说明

一、“二十五史编”是以中华书局1997年的繁体竖排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的影印本为依据进行选编校勘的。除了少量字不宜转成简体仍沿用繁体外，其余皆转为简体汉字。

二、“二十五史编”只辑录正文，原典中的注、疏皆不作辑录。原典中的注、疏、正义，以黑体小字标注；书中有编者所加的必要注释，并以“编注”二字标注。

三、每部史书以其原典卷号先后为序，卷号之下只以具体的“纪”、“传”、“志”、“书”为标题。若同标题下有多条史料，则加其原典的数列编号，只有一条者则无数列编号。

四、正文里括号中的仿宋字，为编者所加。多为具体时间、人名的补字，以便于读者顺畅阅读。

五、正文中段首与段尾的省略号为此条史料的前后原文的删除；同条史料下两段文字之间的省略号为其之间一段或数段原文的删除。

六、书中有个别史料条目因核对不到整理点校过的版本，乃保留未加标点的原貌。

目录

3.《后汉书》

4.《三国志》

5.《晋书》

6.《宋书》

7.《南齐书》

8.《梁书》

9.《陈书》

10.《魏书》

11.《北齐书》

12.《北周书》

13.《隋书》

14.《南史》

15.《北史》

16.《旧唐书》

17.《新唐书》

18.《旧五代史》

19.《新五代史》

20.《宋史》

21.《辽史》

22.《金史》

23.《元史》

24.《明史》

25.《清史稿》

1

《史记》

130卷　汉·司马迁

题解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有本纪 12 篇，表 10 篇，书 8 篇，世家 30 篇，列传 70 篇，共 130 篇。

卷一 五帝本纪

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夙夜维敬,直哉维静絜。”伯夷让夔、龙。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

卷二 夏本纪

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然,往钦哉!”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

卷三 殷本纪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大师、

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卷四 周本纪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

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阆立。惠王二年。初，庄王嬖姬姚，生子穨，穨有宠。及惠王即位，夺其大臣园以为囿，故大夫边伯等五人作乱，谋召燕、卫师，伐惠王。惠王奔温，已居郑之栎。立釐王弟穨为王。乐及遍舞，郑、虢君怒。四年，郑与虢君伐杀王穨，复入惠王。

卷六 秦始皇本纪

……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

卢生说始皇曰："……"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

卷七 项羽本纪

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

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卷八 高祖本纪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

……

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

卷十 孝文本纪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丞相臣嘉等言："陛

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卷十二 孝武本纪

其年，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之乐，今郊祠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

卷二十三 礼书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

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事在袁盎语中。是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

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

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茝，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辨也。所谓辨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臭茝，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骤中《韶》《濩》，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斿，所以养信也；寝兕持虎，鲛韅弥龙，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轻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

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怠惰之为安，若者必危；情胜之为安，若者必灭。故圣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

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楚人鲛革犀兕，所以为甲，坚如金石；宛之钜铁施，钻如蜂虿，轻利剽遬，卒如熛风。然而兵殆于垂涉，唐昧死焉；庄蹻起，楚分而为四参。是岂无坚革利兵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阻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鄢郢，举若振槁。是岂无固塞险阻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纣剖比干，囚箕子，为炮格，刑杀无辜，时臣下懔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陖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诎。城郭不集，沟池不掘，固塞不树，机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固者，无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时使而诚爱之，则下应之如景响。有不由命者，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行如流，无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怀，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贵贱。贵贱治，得之本也。郊畴乎天子，社至乎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以辨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

大飨上玄尊，俎上腥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饭稻粱，祭哜先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也。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是谓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鱼也，豆之先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尝也，三侑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废齐也，大庙之未内尸也，始绝之未小敛，一也。大路之素帱也，郊之麻絻，丧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县一钟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一也。

凡礼始乎脱，成乎文，终乎税。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益损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小人不能则也。

礼之貌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诚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说，入焉而望。其貌诚高矣，暴慢恣睢，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队。故绳诚陈，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错，则不可欺以方员；君子审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员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者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

之中，能思索，谓之能虑；能虑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焉，圣矣。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日月者，明之极也；无穷者，广大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

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文貌繁，情欲省，礼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礼之杀也；文貌情欲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礼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广骛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宫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中焉，房皇周浃，曲得其次序，圣人也。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

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嘄嗷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

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犹莫之化。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沉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

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騄耳而后行远乎？”二世然之。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

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

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惉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搥,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极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颂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己,天理灭矣。夫物之

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诎信俯仰级兆舒疾，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袭，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术。作者之谓圣，术者之谓明。明圣者，术作之谓也。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则此所以与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亨孰而祀，非达礼也。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唯大圣乎？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也。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跻，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别则乱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级远；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级短。故观其舞而知其德，闻其谥而知其行。《大章》，章之也；《咸池》，备也；《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烦，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

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闭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

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所谓大路者，天子之舆也；龙旗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缘者，天子之葆龟也；从之以牛羊之群，则所以赠诸侯也。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

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翮奋，角觡生，蛰虫昭稣，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

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陈樽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乐师辩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辩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辩乎丧礼，故后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

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忧；啴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经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也。类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

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育，世乱则礼废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涤荡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废礼不接于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代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

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君子曰：礼乐不可以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者也。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辉动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乎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知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谦，乐主其盈。礼谦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谦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诸声音，形于动静，人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故人不能无乐，乐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绝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信，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齐，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鈇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齐矣。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子夏答曰：“今夫古乐，进旅而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以文，止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淫，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之与音，

相近而不同。”

文侯曰：“敢问如何？”

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祆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与？”

文侯曰：“敢问溺音者何从出也？”

子夏答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骜辟骄志，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诗》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曰：‘诱民孔易’，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序也。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硁，硁以立别，别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

答曰：“病不得其众也。”

“永叹之，淫液之，何也？”

答曰：“恐不逮事也。”

“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

答曰：“及时事也。”

“《武》坐致右宪左，何也？”

答曰：“非武坐也。”

“声淫及《商》，何也？”

答曰：“非《武》音也。”

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

答曰：“有司失其传也。如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

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

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夫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复服；车甲弢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苞之以虎皮；将率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税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悌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

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钩，累累乎殷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贡问乐。

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

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

而卫灵公之时，将之晋，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涓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灵公曰：“可。”因复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平公置酒于施惠之台。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师旷曰：“师延所作也。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涓鼓而终之。

平公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平公曰：“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义薄，不可以听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

平公大喜，起而为师旷寿。反坐，问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义薄，不足以听之，听之将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

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妄兴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馀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

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

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

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

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岂与世儒暗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

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絓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

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厄，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馀钱，

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书》曰七正，二十八舍。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万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气也。

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东壁居不周风东，主辟生气而东之。至于营室。营室者，主营胎阳气而产之。东至于危。危，垝也。言阳气之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应钟。应钟者，阳气之应，不用事也。其于十二子为亥。亥者，该也。言阳气藏于下，故该也。

广莫风居北方。广莫者，言阳气在下，阴莫阳广大也，故曰广莫。东至于虚。虚者，能实能虚，言阳气冬则宛藏于虚，日冬至则一阴下藏，一阳上舒，故曰虚。东至于须女。言万物变动其所，阴阳气未相离，尚相胥如也，故曰须女。十一月也，律中黄钟。黄钟者，阳气踵黄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其于十母为壬癸。壬之为言任也，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也。癸之为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故曰癸。东至牵牛。牵牛者，言阳气牵引万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虽冻，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种万物也。东至于建星。建星者，建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吕。大吕者。其于十二子为丑。

条风居东北，主出万物。条之言条治万物而出之，故曰条风。南至于箕。箕者，言万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蔟。泰蔟者，言万物蔟生也，故曰泰蔟。其于十二子为寅。寅言万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于尾，言万物始生如尾也。南至于心，言万物始生有华心也。南至于房。房者，言万物门户也，至于门则出矣。

明庶风居东方。明庶者，明众物尽出也。二月也，律中夹钟。夹钟者，言阴阳相夹厕也。其于十二子为卯。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其于十母为甲乙。甲者，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南至于氐。氐者，言万物皆至也。南至于亢。亢者，言万物亢见也。南至于角。角者，言万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万物洗生。其于十二子为辰。辰者，言万物之蜄也。

清明风居东南维，主风吹万物而西之。至于轸。轸者，言万物益大而轸轸然。西至于翼。翼者，言万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吕。中吕者，言万物尽旅而西行也。其于十二子为巳。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阳数成于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张。张

者，言万物皆张也。西至于注。注者，言万物之始衰，阳气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宾。蕤宾者，言阴气幼少，故曰蕤；痿阳不用事，故曰宾。

景风居南方。景者，言阳气道竟，故曰景风。其于十二子为午。午者，阴阳交，故曰午。其于十母为丙丁。丙者，言阳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万物之吴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万物可度量，断万物，故曰狼。

凉风居西南维，主地。地者，沈夺万物气也。六月也，律中林钟。林钟者，言万物就死气林林然。其于十二子为未。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于罚。罚者，言万物气夺可伐也。北至于参。参言万物可参也，故曰参。七月也，律中夷则。夷则，言阴气之贼万物也。其于十二子为申。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故曰申。北至于浊。浊者，触也，言万物皆触死也，故曰浊。北至于留。留者，言阳气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吕。南吕者，言阳气之旅入藏也。其于十二子为酉。酉者，万物之老也，故曰酉。

阊阖风居西方。阊者，倡也；阖者，藏也。言阳气道万物，阖黄泉也。其于十母为庚辛。庚者，言阴气庚万物，故曰庚；辛者，言万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阳气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娄。娄者，呼万物且内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杀万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无射。无射者，阴气盛用事，阳气无馀也，故曰无射。其于十二子为戌。戌者，言万物尽灭，故曰戌。

律数：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黄钟长八寸七分一，宫。大吕长七寸五分三分。太蔟长七寸十分二，角。夹钟长六寸七分三分一。姑洗长六寸十分四，羽。仲吕长五寸九分三分二，徵。蕤宾长五寸六分三分二。林钟长五寸十分四，角。夷则长五寸三分二，商。南吕长四寸十分八，徵。无射长四寸四分三分二。应钟长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钟分：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万九千四十九分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黄钟术曰：以下生者，倍其实，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实，

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实如法，得长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钟之宫”。故曰音始于宫，穷于角；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

神生于无，形成于有，形然后数，形而成声，故曰神使气，气就形。形理如类有可类。或未形而未类，或同形而同类，类而可班，类而可识。圣人知天地识之别，故从有以至未有，以得细若气，微若声。然圣人因神而存之，虽妙必效情，核其华道者明矣。非有圣心以乘聪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其去来，故圣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贵焉。

太史公曰：在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

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

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歌《郑》，曰：“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也。”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诎，近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感。”见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护》者，曰：“圣人之弘也，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及之？”见舞《招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焘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无以加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

齐太公世家　卷三十二

四十八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犁钼曰："孔丘知礼而怯，请令莱人为乐，因执鲁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鲁，惧其霸，故从犁钼之计。方会，进莱乐，孔子历阶上，使有司执莱人斩之，以礼让景公。景公惭，乃归鲁侵地以谢，而罢去。

鲁周公世家　卷三十三

周公卒后，秋未穫，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

（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延陵季子使鲁，问周乐，尽知其意，鲁人敬焉。

……

（鲁定公）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齐侯惧，乃止，归鲁侵地而谢过。十二年，使仲由毁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去。

卫康叔世家　卷三十七

献公十三年，公令师曹教宫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恶曹于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献公戒孙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鸿于囿。二子从之，公不释射服与之言。二子怒，如宿。孙文子子数侍公饮，使师曹歌巧言之卒章。师曹又怒公之尝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孙文子，报卫献公。文子语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献公。献公奔齐，齐置卫献公于聚邑。孙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为卫君，是为殇公。

楚世家　卷四十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

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

卷四十三 赵世家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

……

烈侯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公仲曰：“诺。”不与。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烈侯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自代来，谓公仲曰：“君实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赵，于今四年，亦有进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进三人。及朝，烈侯复问：“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择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君说。烈侯使使谓相国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赐相国衣二袭。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

……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钼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袯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

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

……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钼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

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号协律。协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奸，族。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还，而上既夷李氏，后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及李夫人卒，则有尹婕妤之属，更有宠。然皆以倡见，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

朱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高后燕饮，高后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儿子畜之，笑曰："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

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后，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

曾蒧字皙。

侍孔子，孔子曰："言尔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尔叹曰："吾与蒧也！"

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

《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

高闻李斯以为言，乃见丞相曰："关东群盗多，今上急益发繇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闲。"赵高谓曰："君诚能谏，请为君候上闲语君。"于是赵高待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闲，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赵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二世以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审，乃使人案验三川守与盗通状。李斯闻之。

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优俳之观。李斯不得见，因上书言赵高之短……

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

项羽在戏下，欲攻沛公。沛公从百余骑因项伯面见项羽，谢无有闭关事。项羽既飨军士，中酒，亚父谋欲杀沛公，令项庄拔剑舞坐中，欲击沛公，项伯常屏蔽之。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坐，樊哙在营外，闻事急，乃持铁盾入到营。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项羽目之，问为谁。张良曰："沛公参乘樊哙。"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项羽曰："能复饮乎？"哙曰："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项羽默然。沛公如厕，麾樊哙去。既出，沛公留车骑，独骑一马，与樊哙等四人步从，从间道山下归走霸上军，而使张良谢项羽。项羽亦因遂已，无诛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事几殆。

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

孝惠帝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有口者，陆生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一岁中往来过他客，率不过再三过，数见不鲜，无久溷公为也。"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

灌夫有服，过丞相。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灌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解！请语魏其侯帐具，将军旦日蚤临。"武安许诺。灌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曰："夫以服请，宜往。"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鄂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乃驾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饮酒酣，夫起舞属丞相，丞相不起，夫从坐上语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谢丞相。丞相卒饮至夜，极欢而去。

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祖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

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之台，张乐乎轇輵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钜；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迭起，铿铃铛鼟，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而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闲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

……

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给事狗监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久之，浸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语在《田完世家》中。

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窭满篝，汙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溢，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

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帣韝鞠䠞，待酒于前，时赐余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尝在侧。

其后百余年，楚有优孟。

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枣脯。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左右争之，以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

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王曰："何如？"对曰："臣请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椁，楩枫豫章为题凑，发甲卒为穿圹，老弱负土，齐赵陪位于前，韩魏翼卫其后，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王曰："寡人之过一至此乎！为之奈何？"优孟曰："请为大王六畜葬之。以垅灶为椁，铜历为棺，赍以姜枣，荐以木兰，祭以粮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肠。"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无令天下久闻也。

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死，汝必贫困。若往见优孟，言我孙叔敖之子也。"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子也。父且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孟。"优孟曰："若无远有所之。"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余，像孙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后，优孟复来。王曰："妇言谓何？"孟曰："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余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此知可以言时矣。

其后二百余年，秦有优旃。

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雨中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

二世立，又欲漆其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室。"于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无何，二世杀死，优旃归汉，数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者，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常养帝，帝壮时，号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诏使幸臣马游卿以帛五十匹赐乳母，又奉饮糒飧养乳母。乳母上书曰：“某所有公田，愿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赐乳母。乳母所言，未尝不听。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当此之时，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当道掣顿人车马，夺人衣服。闻于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请徙乳母家室，处之于边。奏可。乳母当入至前，面见辞。乳母先见郭舍人，为下泣。舍人曰：“即入见辞去，疾步数还顾。”乳母如其言，谢去，疾步数还顾。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邪？尚何还顾！”于是人主怜焉悲之，乃下诏止无徙乳母，罚谪谮之者。

武帝时，齐人有东方生名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数召至前谈语，人主未尝不说也。时诏赐之食于前。饭已，尽怀其余肉持去，衣尽污。数赐缣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赐钱帛，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更取妇。所赐钱财尽索之于女子。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闻之，曰：“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为郎，又为侍谒者，常持节出使。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

……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治，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

……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2

《汉书》

100卷 汉·班固

题解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65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100篇，后人划分为120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卷一上 高帝纪上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见羽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不自意先入关，能破秦，与将军复相见。今者有小人言，令将军与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毋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饮。范增数目羽击沛公，羽不应。范增起，出谓项庄曰："君王为人不忍，汝入以剑舞，因击沛公，杀之。不者，汝属且为所虏。"庄入为寿。寿毕，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因拔剑舞。项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哙闻事急，直入，怒甚。羽壮之，赐以酒。

卷一下 高帝纪下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军于会缶。布走，令别将追之。

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上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卷五 景帝纪

元年冬十月，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减耆欲，不受献，罪人不帑，不诛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胜识。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礼仪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献祖宗之庙。请宣布天下。"制曰"可"。

卷六 武帝纪

（元朔五年）夏六月，诏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

（元封二年）夏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

（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

（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

（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

（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

（太始三年）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

（太始四年）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

卷八　宣帝纪

（本始二年）夏五月，诏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蛮乡风，款塞来享；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应，宝鼎出，白麟获。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其议奏。"有司奏请宜加尊号。

六月庚午，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献。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国，皆立庙。

（本始）四年春正月，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其令太官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

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

元帝纪 卷九

赞曰：臣（班彪自称）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成帝纪 卷十

（永始四年）六月甲午，霸陵园门阙灾。出杜陵诸未尝御者归家。诏曰：“乃者，地震京师，火灾娄降，朕甚惧之。有司其悉心明对厥咎，朕将亲览焉。”

又曰：“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故民兴行，上义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

哀帝纪 卷十一

（绥和二年）六月，诏曰：“郑声淫而乱乐，圣王所放，其罢乐府。”

平帝纪 卷十二

（元始元年）二月，置羲和官，秩二千石；外史、闾师，秩六百石。班教化，禁淫祀，放郑声。

百官公卿表上 卷十九

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

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王莽改大鸿胪曰典乐。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十六官令丞，……绥和二年，哀帝省乐府。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卷二十一 律历志上

声者，宫、商、角、徵、羽也。所以作乐者，谐八音，荡涤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风易俗也。八音：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柷。五声和，八音谐，而乐成。商之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地。夫声者，中于宫，触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故四声为宫纪也。协之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体也。

卷二十二 礼乐志第二

《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

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畏敬之意难见，则著之于享献、辞受，登降、跪拜；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管弦。盖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财贿，美其欢心而不流其声音。故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此礼乐之本也。故曰："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

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

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于是教化浃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囹圄空虚，四十余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及其衰也，诸侯逾越法度，恶礼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灭学，遂以乱亡。

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高祖说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以通为奉常，遂定仪法，未尽备而通终。

至文帝时，贾谊以为："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修则坏。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乃草具其仪，天子说焉。而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

至武帝即位，进用英隽，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会窦太后好黄老言，不说儒术，其事又废。后董仲舒对策言："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大者，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使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阴入伏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刑罚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以明，习俗以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至周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又益甚之。自古以来，未尝以乱济乱，大败天下如秦者也。习俗薄恶，民人抵冒。今汉继秦之后，虽欲治之，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如以汤止沸，沸俞甚而无益。辟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而灾害日去，福禄日来矣。"是时，上方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

至宣帝时，琅邪王吉为谏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务在于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

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是以诈伪萌生，刑罚无极，质朴日消，恩爱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愿与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纳其言，吉以病去。

至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礼。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救时务也。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为其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且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子孙，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绝，繇不习五常之道也。夫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余敝，民渐渍恶俗，贪饕险诐，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殴以刑罚，终已不改。故曰：‘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初，叔孙通将制定礼仪，见非于齐、鲁之士，然卒为汉儒宗，业垂后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

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因以篡位，海内畔之。世祖受命中兴，拨乱反正，改定京师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宾服，百姓家给，政教清明，乃营立明堂、辟雍。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孔子曰：“辟如为山，未成一匮，止，吾止也。”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以纤微憔瘁之音作，而民思忧；阐谐嫚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和顺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先王耻其

乱也，故制雅颂之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仪，合生气之和，异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也，不使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化百姓，说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汤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继尧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茂也。《六茎》，及根茎也。《咸池》，备矣。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已，殷《颂》犹有存者。周《诗》既备，而其器用张陈，《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师瞽以下，皆选有道德之人，朝夕习业，以教国子。国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学歌九德，诵六诗，习六舞，五声、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敖。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此之谓也。又以外赏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仪足以充目，音声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故闻其音而德和，省其诗而志正，论其数而法立。是以荐之郊庙则鬼神飨，作之朝廷则群臣和，立之学官则万民协。听者无不虚己竦神，说而承流，是以海内遍知上德，被服其风，光辉日新，化上迁善，而不知所以然，至于万物不夭，天地顺而嘉应降。故《诗》曰："钟鼓锽锽，磬管锵锵，降福穰穰。"《书》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鸟兽且犹感应，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故乐者，圣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者也。然自《雅》、《颂》之兴，而所承衰乱之音犹在，是谓淫过凶嫚之声，为设禁焉。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浅薄，则邪胜正。故《书》序："殷纣断弃先祖之乐，乃作淫声，用变乱正声，以说妇人。"乐官师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适诸侯，或入河海。夫乐本情性，浃肌肤而臧骨髓，虽经乎千载，其遗风余烈尚犹不绝。至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舜之后，《招》乐存焉。故孔子适齐闻《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美之甚也。

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时，周室大坏，诸侯恣行，设两观，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属，三归《雍》彻，"八佾"舞廷。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内则致疾损寿，外则乱政伤民。巧

伪因而饰之，以营乱富贵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国以相间。故秦穆遗戎而由余去，齐人馈鲁而孔子行。至于六国，魏文侯最为好古，而谓子夏曰："寡人听古乐则欲寐，及闻郑、卫，余不知倦焉。"子夏辞而辨之，终不见纳，自此礼乐丧矣。

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鎗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

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已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盖乐已所自作，明有制也；乐先王之乐，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大宗庙。至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以尊世宗庙。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者，犹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礼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人无乐者，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出用乐者，言舞不失节，能以乐终也。大氐皆因秦旧事焉。

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

……

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然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颂》，乃上本有娀、姜嫄，卨、稷始生，玄王、公刘、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汤、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兴，下及辅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属，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扬。功德既信美矣，褒扬之声盈乎天地之间，是以光名著于当世，遗誉垂于无穷也。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

至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间乐，能说其义，其弟子宋晔等上书言之，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当以为："汉承秦灭道之后，赖先帝圣德，博受兼听，修废官，立大学，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春秋乡射，作于学官，希阔不讲。故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鎗，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是以行之百有余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晔等守习孤学，大指归于兴助教化。衰微之学，兴废在人。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间区区，小国藩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况于圣主广被之资，修起旧文，放郑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风示海内，扬名后世，诚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

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大乐鼓员六人，《嘉至》鼓员十人，邯郸鼓员二人，骑吹鼓员三人，江南鼓员二人，淮南鼓员四人，巴俞鼓员三十六人，歌鼓员二十四人，楚严鼓员一人，梁皇鼓员四人，临淮鼓员二十五人，兹邡鼓员三人，凡鼓十二，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殿下，应古兵法。外郊祭员十三人，诸族乐人兼《云招》给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给事雅乐用四人，夜诵员五人，刚、别柎员二人，

给《盛德》主调篪员二人，听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钟工、磬工、箫工员各一人，仆射二人主领诸乐人，皆不可罢。竽工员三人，一人可罢。琴工员五人，三人可罢。柱工员二人，一人可罢。绳弦工员六人，四人可罢。郑四会员六十二人，一人给事雅乐，六十一人可罢。张瑟员八人，七人可罢。《安世乐》鼓员二十人，十九人可罢。沛吹鼓员十二人，族歌鼓员二十七人，陈吹鼓员十三人，商乐鼓员十四人，东海鼓员十六人，长乐鼓员十三人，缦乐鼓员十三人，凡鼓八，员百二十八人，朝贺置酒，陈前殿房中，不应经法，治竽员五人，楚鼓员六人，常从倡三十人，常从象人四人，诏随常从倡十六人，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秦倡一人，雅大人员九人，朝贺置酒为乐。楚四会员十七人，巴四会员十二人，铫四会员十二人，齐四会员十九人，蔡讴员三人，齐讴员六人，竽、瑟、钟、磬员五人，皆郑声，可罢。师学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给大官挏马酒，其七十人可罢。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大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奏可。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陵夷坏于王莽。

今海内更始，民人归本，户口岁息，平其刑辟，牧以贤良，至于家给，既庶且富，则须庠序、礼乐之教化矣。今幸有前圣遗制之威仪，诚可法象而补备之，经纪可因缘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

刑法志　卷二十三

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

……

（孝景后）三年复下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

食货志　卷二十四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

郊祀志 卷二十五

其春，既灭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

五行志 卷二十七中之上

昭帝元凤元年九月，燕有黄鼠衔其尾舞王宫端门中，王往视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

……

成帝时童谣曰："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其后帝为微行出游，常与富平侯张放俱称富平侯家人，过阳阿主作乐，见舞者赵飞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张公子"，谓富平侯也。"木门仓琅根"，谓宫门铜锾，言将尊贵也。后遂立为皇后。弟昭仪贼害后宫皇子，卒皆伏辜，所谓"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者也。

五行志 卷二十七下之上

（哀帝建平四年）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

地理志 卷二十八下

郑国，今河南之新郑，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虚也。……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吴札闻《郑》之歌，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后二十三世，为韩所灭。

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吴札闻《陈》之歌，曰："国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后二十三世为楚所灭。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

……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躧，游

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

……

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

卷二十九 沟洫志

（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

……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

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正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一曰：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难。搴长茭兮湛美玉，河公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

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防。

卷三十 艺文志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

《乐记》二十三篇。

《王禹记》二十四篇。《雅歌诗》四篇。

《雅琴赵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师氏》八篇。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

《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

凡《乐》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

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津，世在乐宫，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

《高祖歌诗》二篇。

《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

《宗庙歌诗》五篇。

《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

《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

《李夫人及幸贵人歌诗》三篇。

《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四篇。

《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

《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

《邯郸河间歌诗》四篇。

《齐郑歌诗》四篇。

《淮南歌诗》四篇。

《左冯翊秦歌诗》三篇。

《京兆尹秦歌诗》五篇。

《河东蒲反歌诗》一篇。

《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

《杂各有主名歌诗》十篇。

《杂歌诗》九篇。

《雒阳歌诗》四篇。

《河南周歌诗》七篇。

《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

《周谣歌诗》七十五篇。

《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

《诸神歌诗》三篇。

《送迎灵颂歌诗》三篇。

《周歌诗》二篇。

《南郡歌诗》五篇。

右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卷三十一　陈胜项籍传

（项）羽壁垓下，军少食尽。汉帅诸侯兵围之数重。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乃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饮帐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乃悲歌慷慨，自为歌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数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卷三十八　高五王传

赵幽王友，十一年立为淮阳王。……友以诸吕女为后，不爱，爱它姬。诸吕女怒去，谗之于太后曰："王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国守之，不得食。其群臣或窃馈之，辄捕论之。赵王饿，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快中野兮，苍天与直！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遂幽死。

……

赵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诛，立恢为梁王。十六年，赵幽王死，吕后徙恢王赵，恢心不乐。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也，内擅权，微司赵王，王不得自恣。王有爱姬，王后鸩杀之。王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杀。

……

（哀王弟）章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燕饮，高后令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高后儿子畜之，笑曰："顾乃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太后默然。

卷三十九 萧何曹参传

参为相国三年，薨，谥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

卷四十 张陈王周传

汉十二年，上从破布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以死争太子。上阳许之，犹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问曰："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其姓名。上乃惊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辱，故恐而亡匿。今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视曰："我欲易之，彼四人为之辅，羽翼已成，难动矣。吕氏真乃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以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卷四十三 郦陆朱刘叔孙传

汉王已并天下，诸侯共尊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通知上益餍之，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通曰："上可试观。"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竟朝置酒，无敢谨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

卷四十四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卷五十二 窦田灌韩传

（灌）夫尝有服，过丞相蚡。蚡从容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解！请语魏其具，将军旦日蚤临。"蚡许诺。夫以语婴。婴与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张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司。至日中，蚡不来。婴谓夫曰："丞相岂忘之哉？"夫不怿，曰："夫以服请，不宜。"乃驾，自往迎蚡。蚡特前戏许夫，殊无意往。夫至门，蚡尚卧也。于是夫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尝食。"蚡悟，谢曰："吾醉，忘与仲孺言。"乃驾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饮酒酣，夫起舞属蚡，蚡不起。夫徙坐，语侵之。婴乃扶夫去，谢蚡。蚡卒饮至夜，极欢而去。

卷五十三 景十三王传

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

……

初，武帝复以亲亲故，立敬肃王小子偃为平干王，是为顷王，十一年薨。子缪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鸿胪禹奏："元前以刃贼杀奴婢，子男杀谒者，为刺史所举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迫胁自杀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义，诛君之子不宜立。元虽未伏诛，不宜立嗣。"奏可，国除。

……

建元三年，代王登、长沙王发、中山王胜、济川王明来朝，天子置酒，胜闻乐声而泣。问其故，胜对曰：

> 臣闻悲者不可为累欷，思者不可为叹息。故高渐离击筑易水之上，荆轲为之低而不食；雍门子壹微吟，孟尝君为之于邑。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

……

（中山王）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常与赵王彭祖相非曰："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赵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

……

（广川王）去即缪王齐太子也，师受《易》、《论语》、《孝经》皆通，好文辞、方技、博弈、倡优。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绔长剑，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剑，被服皆效焉。

……

（广川王）后与昭信等饮，诸姬皆侍，去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谋屈奇，起自绝。行周流，自生患，谅非望，今谁怨！”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当有自知者。”

……

（广川王后）昭信欲擅爱，曰：“王使明贞夫人主诸姬，淫乱难禁。请闭诸姬舍门，无令出敖。”使其大婢为仆射，主永巷，尽封闭诸舍，上籥于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见。去怜之，为作歌曰：“愁莫愁，居无卿。心重结，意不舒。内茀郁，忧哀积。上不见天，生何益！日崔隤，时不再。愿弃躯，死无悔。”令昭信声鼓为节，以教诸姬歌之，歌罢辄归永巷，封门。

……

（广川王）初，去年十四五，事师受《易》，师数谏正去，去益大，逐之。内史请以为掾，师数令内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杀师父子，不发觉。后去数置酒，令倡俳裸戏坐中以为乐。相强劾系倡，阑入殿门，奏状。事下考案，倡辞，本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对“皆淫乱自杀”。会赦不治。

卷五十四 李广苏建传

数月，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过。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卷五十六 董仲舒传

（董仲舒对策）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

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筦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

司马相如传　卷五十七上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寓，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倡，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铿鎗闛鞈，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

张汤传　卷五十九

是时上诸舅皆害其宠，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动作不节，甚以过（张）放。时数有灾异，议者归咎（张）放等。于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进奏："放骄蹇纵恣，奢淫不制。……知男子李游君欲献女，使乐府音监景武强求不得，使如康等之其家，贼伤三人。又以县官事怨乐府游徼莽，而使大奴骏等四十余人群党盛兵弩，白昼入乐府攻射官寺，缚束长吏子弟，斫破器物，宫中皆奔走伏匿。莽自髡钳，衣赭衣，及守令史调等皆徒跣叩头谢放，放乃止。

张骞李广利传　卷六十一

而大宛诸国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犛靬眩人献于汉，天子大说。而汉使穷河源，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赏赐，厚具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臧之积，欲以见汉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戏岁增变，其益兴，自此始。而外国使更来更去。

卷六十二 司马迁传

（司马迁报任安书）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卷六十三 武五子传

（燕）王愈忧恐，谓广等曰："谋事不成，妖祥数见，兵气且至，奈何？"会盖主舍人父燕仓知其谋，告之，由是发觉。丞相赐玺书，部中二千石逐捕孙纵之及左将军桀等，皆伏诛。旦闻之，召相平曰："事败，遂发兵乎？"平曰："左将军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发也。"王忧懑，置酒万载宫，会宾客、群臣、妃妾坐饮。王自歌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华容夫人起舞曰："发纷纷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坐者皆泣。

……

（广陵王）胥宫园中枣树生十余茎，茎正赤，叶白如素。池水变赤，鱼死。有鼠昼立舞王后廷中。胥谓姬南等曰："枣水鱼鼠之怪甚可恶也。"居数月，祝诅事发觉，有司按验，胥惶恐，药杀巫及宫人二十余人以绝口。公卿请诛胥，天子遣廷尉、大鸿胪即讯。胥谢曰："罪死有余，诚皆有之。事久远，请归思念具对。"胥既见使者还，置酒显阳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饮，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赵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奉天期兮不得须臾，千里马兮驻待路。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为苦心！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悰为乐亟。蒿里召兮郭门阅，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鸡鸣时罢。胥谓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负之甚。我死，骸骨当暴。幸而得葬，薄之，无厚也。"即以绶自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杀。天子加恩，赦王诸子皆为庶人，赐谥曰厉王。

……

大将军光更尊立武帝曾孙，是为孝宣帝。即位，心内忌贺，元康二年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曰："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敞于是条奏贺居处，著其废亡之效，曰："臣敞地节三年五月视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财物簿。臣敞前书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张修等十人，无子，又非姬，但良人，无官名，王薨当罢归。太傅豹等擅留，以为哀王园中人，所不当得为，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

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后丞相御史以臣敞书闻，奏可。皆以遣。”

卷六十四下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汜乡侯何武为僮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谓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

褒既为刺史作颂，又作其传，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轶材。上乃征褒。既至，诏褒为圣主得贤臣颂其意。……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顷之，擢褒为谏大夫。

卷六十五 东方朔传

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上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帛。

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臣愿令朔复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赐帛。"乃覆树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窭薮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为脍，干肉为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窭数。"上令倡监榜舍人，舍人不胜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诋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上曰："隐云何？"朔曰："夫口无毛者，狗窦也；声謷謷者，鸟哺鷇也；尻益高者，鹤俯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愿复问朔隐语，不知，亦当榜。"即妄为谐语曰："令壶龃，老柏涂，伊优亚，狋吽牙。何谓也？"朔曰："令者，命也。壶者，所以盛也。龃者，齿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涂者，

渐洳径也。伊优亚者，辞未定也。狋吽牙者，两犬争也。”舍人所问，朔应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上以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

……

时，天下侈靡趋末，百姓多离农亩。上从容问朔：“吾欲化民，岂有道乎？”朔对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经历数千载，尚难言也，臣不敢陈。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藂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

卷六十六 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杨恽报会宗书）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岁时伏腊，亨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褎低卬，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

卷六十八 霍光金日磾传

（霍）光与群臣连名奏王，尚书令读奏曰：

……（昌邑王）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

卷七十二 王贡两龚鲍传

元帝初即位，征禹为谏大夫，数虚己问以政事。是时，年岁不登，郡国多困，禹奏言：

……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

天子纳善其忠，乃下诏令太仆减食谷马，水衡减食肉兽，省宜春下苑以与贫民，又罢角抵诸戏及齐三服官。迁禹为光禄大夫。

……

（贡）禹又言：

陛下诚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选贤以自辅，开进忠正，致诛奸臣、远放谄佞，放出园陵之女，罢倡乐，绝郑声，去甲乙之帐，退伪薄之物，修节俭之化，驱天下之民皆归于农，如此不解，则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又罢上林宫馆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宫卫卒，减诸侯王庙卫卒，省其半。余虽未尽从，然嘉其质直之意。

卷七十五 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诏丞相御史曰："……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循，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朕甚悼焉。其与列侯、二千石、博士议。"于是群臣大议廷中，皆曰："宜如诏书。"……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献纳，以明盛德。

……

是岁，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上乃下诏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税；损大官膳，减乐府员，省苑马，诸宫馆稀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少府减食谷马，水衡省食肉兽。

卷七十六 赵尹韩张两王传

居顷之，王太后数出游猎，（张）敞奏书谏曰："臣闻秦王好淫声，叶阳后为不听郑卫之乐；楚严好田猎，樊姬为不食鸟兽之肉。口非恶旨甘，耳非憎丝竹也，所以抑心意，绝耆欲者，将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

……

（韩）延寿在东郡时，试骑士，治饰兵车，画龙虎朱爵。延寿衣黄纨方领，驾四马，傅总，建幢棨，植羽葆，鼓车歌车，功曹引车，皆驾四马，载棨戟。五骑为伍，分左右部，军假司马、千人持幢旁毂。歌者先居射室，望见延寿车，噭咷楚歌。延寿坐射室，骑吏持戟夹陛列立，骑士从者带弓鞬罗后。令骑士兵车四面营陈，被甲鞮鞪居马上，抱弩负籣。又使骑士戏车弄马盗骖。

卷七十七 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

平恩侯许伯入第，丞相、御史、将军、中二千石皆贺，宽饶不行。许伯请之，乃往，从西阶上，东乡特坐。许伯自酌曰："盖君后至。"宽饶曰："无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属目卑下之。酒酣乐作，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舞，为沐猴与狗斗，坐皆大笑。宽饶不说，卬视屋而叹曰："美哉！然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所阅多矣。唯谨慎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趋出，劾奏长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礼不敬。上欲罪少府，许伯为谢，良久，上乃解。

卷八十一 匡张孔马传

（张）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阳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为人恭俭有法度，而崇恺弟多智，二人异行，禹心亲爱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筦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而宣之来也，禹见之于便坐，讲论经义，日晏赐食，不过一肉卮酒相对。

卷八十二 王商史丹傅喜传

建昭之间，元帝被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隤铜丸以擿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丹进曰："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于是上嘿然而咲。

何武王嘉师丹传　卷八十六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县人也。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神爵、五凤之间娄蒙瑞应。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

扬雄传　卷八十七上

扬子曰："……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今夫弦者，高张急徽，追趋逐耆，则坐者不期而附矣；试为之施《咸池》，揄《六茎》，发《箫韶》，咏《九成》，则莫有和也。是故锺期死，伯牙绝弦破琴而不肯与众鼓；獿人亡，则匠石辍斤而不敢妄斫。师旷之调钟，俟知音者之在后也；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与！"

游侠传　卷九十二

初，（陈）遵为河南太守，而弟级为荆州牧，当之官，俱过长安富人故淮阳王外家左氏饮食作乐。后司直陈崇闻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历位，遵爵列侯，备郡守，级州牧奉使，皆以举直察枉宣扬圣化为职，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车入闾巷，过寡妇左阿君置酒歌讴，遵起舞跳梁，顿仆坐上，暮因留宿，为侍婢扶卧。遵知饮酒饫宴有节，礼不入寡妇之门，而湛酒混肴，乱男女之别，轻辱爵位，羞污印韨，恶不可忍闻。臣请皆免。"遵既免，归长安，宾客愈盛，饮食自若。

佞幸传　卷九十三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狗监中。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列《外戚传》。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而李夫人产昌邑王，延年繇是贵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绶，而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久之，延年弟季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李夫人卒后，其爱弛，上遂诛延年兄弟宗族。

匈奴传　卷九十四上

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

※ 索隐："服虔云：'蹛音带。匈奴秋社八月中皆会祭处也。'"颜师古注："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

（细君）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以币、帛赐王左右贵人。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天子闻而怜之，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

……

（乌孙）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凡三百余人，入汉迎取少主。上乃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使长罗侯光禄大夫惠为副，凡持节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

……

宣帝时，长罗侯常惠使乌孙还，便宜发诸国兵，合五万人攻龟兹，责以前杀校尉赖丹。龟兹王谢曰："乃我先王时为贵人姑翼所误，我无罪。"执姑翼诣惠，惠斩之。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主许之。后公主上书，愿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来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绛宾死，其子丞德自谓汉外孙，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

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薄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于是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

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太后闻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赵王诛之。

……

孝武卫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邑。子夫为平阳主讴者，武帝即位，数年无子。平阳主求良家女十余人，饰置家。帝祓霸上，还过平阳主。主见所侍美人，帝不说。既饮，讴者进，帝独说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还坐欢甚，赐平阳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宫。

……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怜闵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

……

史皇孙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须，太始中得幸于史皇孙。皇孙妻妾无号位，皆称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数月，卫太子、皇孙败，家人子皆坐诛，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即尊位后，追尊母王夫人谥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园邑，长丞奉守。语在《戾太子传》。地节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无故，无故弟武皆随使者诣阙。时乘黄牛车，故百姓谓之黄牛妪。

初，上即位，数遣使者求外家。久远，多似类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与丞相御史属杂考问乡里识知者，皆曰王妪。妪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乡。年十四嫁为同乡王更得妻。更得死，嫁为广望王乃始妇，产子男无故、武，女翁须。翁须年八九岁时，寄居广望节侯子刘仲卿宅，仲卿谓乃始曰："予我翁须，自养长之。"媪为翁须作缣单衣，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须歌舞，往来归取冬夏衣。居四五岁，

翁须来言："邯郸贾长儿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与之。"媪即与翁须逃走，之平乡。仲卿载廼始共求媪，媪惶急，将翁须归，曰："儿居君家，非受一钱也，奈何欲予它人？"仲卿诈曰："不也。"后数日，翁须乘长儿车马过门，呼曰："我果见行，当之柳宿。"媪与廼始之柳宿，见翁须相对涕泣，谓曰："我欲为汝自言。"翁须曰："母置之，何家不可以居？自言无益也。"媪与廼始还求钱用，随逐至中山卢奴，见翁须与歌舞等比五人同处，媪与翁须共宿。明日，廼始留视翁须，媪还求钱，欲随至邯郸。媪归，粜买未具，廼始来归曰："翁须已去，我无钱用随也。"因绝至今，不闻其问。贾长儿妻贞及从者师遂辞："往二十岁，太子舍人侯明从长安来求歌舞者，请翁须等五人。长儿使遂送至长安，皆入太子家。"及广望三老更始、刘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辞，皆验。宣奏王媪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见，赐无故、武爵关内侯，旬月间，赏赐以巨万计。顷之，制诏御史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

卷九十七下 外戚传

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说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婕妤，贵倾后宫。

许后之废也，上欲立赵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难之。太后姊子淳于长为侍中，数往来传语，得太后指，上立封赵婕妤父临为成阳侯。后月余，乃立婕妤为皇后。……

……凡立十六年而诛。先是，有童谣曰："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与张放俱，而称富平侯家，故曰张公子。仓琅根，宫门铜锾也。

卷九十八 元后传

自是公卿见（王）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而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廷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其奢僭如此。

……

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据权，五将秉政，天下辐凑自效。根行贪邪，臧累巨万，纵横恣意，……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藩臣，骄奢僭上，坏乱制度，案根骨肉至亲，社稷大臣，先帝弃

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义。及根兄子成都侯况幸得以外亲继父为列侯侍中，不思报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贵人以为妻，皆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

（天凤）六年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予其飨哉！”欲以诳耀百姓，销解盗贼。众皆笑之。

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群臣始冠麟韦之弁。或闻其乐声，曰：“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

3

《后汉书》

120卷 南朝宋·范晔

题解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幾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卷一下 光武帝纪

（建武）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鲁王兴为北海王，以鲁国益东海。赐东海王彊虎贲、旄头、钟虡之乐。

卷二 显宗孝明帝纪

（永平二年）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礼。诏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礼，而未及临飨。眇眇小子，属当圣业。间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车软轮，供绥执授。侯王设酱，公卿馔珍，朕亲袒割，执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后。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修，万舞于庭。朕固薄德，何以克当？《易》陈负乘，《诗》刺彼己，永念惭疚，无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

……

是岁，始迎气于五郊。

（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

（李贤注引《续汉书》）

迎气五郊之兆。四方之兆各依其位。中央之兆在未，坛皆（三）尺。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服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服皆赤，歌朱明，八佾舞云翘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车服皆黄，歌朱明，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车服皆白，歌白藏，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车服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

（永平三年）冬十月，蒸祭光武庙，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卷三 肃宗孝章帝纪

（永平十八年）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圣德淳茂，劬劳日昃，身御浣衣，食无兼珍。泽臻四表，远人慕化，僬侥、儋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开道西域，威灵广被，无思不服。以烝庶为忧，不以天下为乐。备三雍之教，躬养老之礼。作登歌，正予乐，博贯六艺，不舍昼夜。聪明渊塞，著在图谶。至德所感，通于神明。功烈光于四海，仁风行于千载。而深执谦谦，自称不德，无起寝庙，扫地而祭，除日

祀之法，省送终之礼。遂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天下闻之，莫不凄怆。陛下至孝烝烝，奉顺圣德。臣愚以为更衣在中门之外，处所殊别，宜尊庙曰显宗，其四时禘祫，于光武之堂，间祀悉还更衣，共进《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庙故事。”制曰：“可。”

卷四 孝和孝殇帝纪

辛酉，有司上奏：“孝章皇帝崇弘鸿业，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穑。文加殊俗，武畅方表，界惟人面，无思不服。巍巍荡荡，莫与比隆。《周颂》曰：‘于穆清庙，肃雍显相。’请上尊庙曰肃宗，共进《武德》之舞。”制曰：“可。”

卷五 孝安帝纪

（延平元年十二月）甲子，清河王薨，使司空持节吊祭，车骑将军邓骘护丧事。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

……

（永初七年）五月庚子京师大雩。

卷九 孝献帝纪

（建安）八年冬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于北郊，总章始复备八佾舞。

卷十上 皇后纪

（元兴）三年秋，太后体不安，左右忧惶，祷请祝辞，愿得代命。太后闻之，即谴怒，切敕掖庭令以下，但使谢过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旧事，岁终当飨遣卫士，大傩逐疫。太后以阴阳不和，军旅数兴，诏飨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侲子之半，悉罢象橐驼之属。丰年复故。

卷十下 皇后纪

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年十三选入掖庭，又生女舞阳长公主。自汉兴，母氏莫不尊宠。顺帝既未加美人爵号，而冲帝早夭，大将军梁冀秉政，忌恶佗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称“大家”而已。

陈夫人者，家本魏郡，少以声伎入孝王宫，得幸，生质帝。亦以梁氏故，荣宠不及焉。

熹平四年，小黄门赵祐、议郎卑整上言：“《春秋》之义，母以子贵。隆汉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宠。今冲帝母虞大家，质帝母陈夫人，皆诞生圣皇，而未有称号。夫臣子虽贱，尚有追赠之典，况二母见在，不蒙崇显之次，无以述遵先世，垂示后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为宪陵贵人，陈夫人为渤海孝王妃，使中常侍持节授印绶，遣太常以三牲告宪陵、怀陵、静陵焉。

……

明年，山东义兵大起，讨董卓之乱。卓乃置弘农王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鸩，曰："服此药，可以辟恶。"王曰："我无疾，是欲杀我耳！"不肯饮。强饮之，不得已，乃与妻唐姬及宫人饮宴别。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奈我茕独兮心中哀！"因泣下呜咽，坐者皆歔欷。王谓姬曰："卿王者妃，势不复为吏民妻。自爱，从此长辞！"遂饮药而死。时年十八。

卷四十一 刘玄刘盆子列传

会更始都洛阳，遣使降崇。……（更始）三年正月，俱至弘农，与更始诸将连战克胜，众遂大集。乃分万人为一营，凡三十营，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进至华阴。

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

时掖庭中宫女犹有数百千人，自更始败后，幽闭殿内，掘庭中芦菔根，捕池鱼而食之，死者因相埋于宫中。有故祠甘泉乐人，尚共击鼓歌舞，衣服鲜明，见盆子叩头言饥。盆子使中黄门禀之米，人数斗。后盆子去，皆饿死不出。

志第四 礼仪上

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志》。

……

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五供毕，以次上陵。

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折旋升阼阶，拜神坐。退坐东厢，西向。侍中、尚书、陛者皆神坐后。公卿群臣谒神坐，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五行》之舞。乐阕，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孝子事亲尽礼，敬爱之心也。周遍如礼。最后亲陵，遣计吏，赐之带佩。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

……

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闭诸阳，衣皂，兴土龙，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变如故事。反拘朱索萦社，伐朱鼓。祷赛以少牢如礼。

……

先立秋十八日，郊黄帝。是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气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宫，歌《帝临》，冕而执干戚，舞《云翘》、《育命》，所以养时训也。

……

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

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殂，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详，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儛。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儡、苇茭毕，执事陛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

是月也，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飨遣故卫士仪：百官会，位定，谒者持节引故卫士入自端门。卫司马执幡钲护行。行定，侍御史持节慰劳，以诏恩问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毕飨，赐作乐，观以角抵。乐阕罢遣，劝以农桑。

每岁首，为大朝受贺。其仪：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及贽，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贺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举觞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农奉饭，奏食举之乐。百官受赐宴飨，大作乐。其每朔，唯十月旦从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岁首也。

……

……位定，大鸿胪言具，谒者以闻。皇后东向，贵人、公主、宗室妇女以次立后；皇太子、皇子在东，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鸿胪传哭，群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阶，安梓宫内珪璋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礼。东园匠、武士下钉衽，截去牙。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监、中黄门、尚食次奠，执事者如礼。太常、大鸿胪传哭如仪。

……

大驾，太仆御。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立乘四马先驱。旂之制，长三仞，十有二游，曳地，画日、月、升龙，书旐曰“天子之柩”。谒者二人立乘六马为次。大驾甘泉卤簿，金根容车，兰台法驾。丧服大行载饰如金根车。皇帝从送如礼。太常上启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长冠，衣斋衣，乘高车，诣殿止车门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进伏拜受诏。太尉诣南郊。未尽九刻，大鸿胪设九宾随立，群臣入位，太尉行礼。执事皆冠长冠，衣斋衣。太祝令跪读谥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礼告事毕。太尉奉谥策，还诣殿端门。太常上祖奠，中黄门尚衣奉衣登容根车。东园武士载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车前。治礼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车西少南，东面奉谥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后。太常跪曰“进”，皇帝进。太尉读谥策，藏金匮。皇帝次科藏于庙。太史奉哀策苇箧诣陵。太尉旋复公位，再拜立。太常跪曰“哭”，大鸿胪传哭，十五举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礼。请哭止哭如仪。

昼漏上水，请发。司徒、河南尹先引车转，太常跪曰“请拜送”。载车着白系参缪绋，长三十丈，大七寸为挽，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帻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百人，皆赤帻不冠，绛科单衣，持幢幡。候司马丞为行首，皆衔枚。羽林孤儿、《巴俞》擢歌者六十人，为六列。铎司马八人，执铎先。大鸿胪设九宾，随立陵南羡门道东，北面；诸侯、王公、特进道西，北面东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宾东，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里，夹羡道东，西向如礼。容车幄坐羡道西，南向，车当坐，南向，中黄门尚衣奉衣就幄坐。车少前，太祝进醴献如礼。司徒跪曰“大驾请舍”，太史令自车南，北面读哀策，掌故在后，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鸿胪传哭如仪。司徒跪曰“请就下位”，东园武士奉下车。司徒跪曰“请就下房”，都导东园武士奉车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谥、哀策。

……

志第七 祭祀上

陇、蜀平后，乃增广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坛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头，四营群神共用牛四头，凡用牛五头。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翘》、《育命》舞。中营四门，门用席十八枚，外营四门，门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无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实于坛南巳地。

志第八 祭祀中

迎时气，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阳四方。中兆在未，坛皆三尺，阶无等。

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及因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缣各有差。

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旗服饰皆赤。歌《朱明》，八佾舞《云翘》之舞。

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北，祭黄帝后土。车旗服饰皆黄。歌《朱明》，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

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车旗服饰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谒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坛，有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庙，名曰䝙刘。语在《礼仪志》。

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车旗服饰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李贤注引）

《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气北郊，始复用八佾。"《皇览》曰："迎礼春、夏、秋、冬之乐，又顺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则天子迎春于东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阶八等。青税八乘，旗旄尚青，田车载矛，号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乐也。自春分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阶七等。赤税七乘，旗旄尚赤，田车载戟，号曰助天养。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鼗，此迎夏之乐也。自夏至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阶九等。白税九乘，旗旄尚白，田车载兵，号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乐也。自秋分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阶六等。黑税六乘，旗旄尚黑，田车载甲铁鍪，号曰助天诛。唱之以羽，舞之

以干戈，此迎冬之乐也。”

志第九 祭祀下

汉兴八年，有言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祀，于是高帝令天下立灵星祠。言祠后稷而谓之灵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旧说，星谓天田星也。一曰，龙左角为天田官，主谷。祀用壬辰位祠之。壬为水，辰为龙，就其类也。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芸耨、驱爵及获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志第十三 五行一

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

志第二十五 百官二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礼仪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常赞天子。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大射、养老、大丧，皆奏其礼仪。每月前晦，察行陵庙。丞一人，比千石。六百石。本注曰：掌凡行礼及祭祀小事，总署曹事。其署曹掾史，随事为员，诸卿皆然。

……

大予乐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伎乐。凡国祭祀，掌请奏乐，及大飨用乐，掌其陈序。丞一人。

志第三十 舆服下

爵弁，一名冕。广八寸，长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后大，缯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笄，所谓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服之。《礼》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夏》。”此之谓也。

卷二十八上 桓谭冯衍列传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

卷三十一 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

（郭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伋辞谢之。及事讫，诸儿复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伋谓别驾从事，计日告之。行部既还，先期一日，伋为违信于诸儿，遂止于野亭，须期乃入。

卷三十四 梁统列传

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伎女御者，而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妇女，殴击吏卒，所在怨毒。

……

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

卷三十五 张曹郑列传

（张）奋在位清白，无他异绩。九年，以病罢。在家上疏曰："圣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礼乐。《五经》同归，而礼乐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又曰：'揖让而化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孔子谓子夏曰：'礼以修外，乐以制内，丘已矣夫！'又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厝其手足。'臣以为汉当制作礼乐，是以先帝圣德，数下诏书，愍伤崩缺，而众儒不达，议多驳异。臣累世台辅，而大典未定，私窃惟忧，不忘寝食。臣犬马齿尽，诚冀先死见礼乐之定。"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复上疏曰："汉当改作礼乐，图书著明。王者化定制礼，功成作乐。谨条礼乐异议三事，愿下有司，以时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禅告成，而礼乐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诏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犹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为制，诚无所疑。久执谦谦，令大汉之业不以时成，非所以章显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为后世法。"帝虽善之，犹未施行。其冬，复以病罢。明年，卒于家。

……

征拜博士。会肃宗欲制定礼乐，元和二年下诏曰："《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尚书璇玑钤》曰：'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予末小子，托于数终，曷以缵兴，崇弘祖宗，仁济元元？《帝命验》曰：'顺尧考德，题期立象。'且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况予顽陋，无以克堪，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每见图书，中心恧焉。"（曹）褒知帝旨欲有兴作，乃上疏曰："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于言语。

宜定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帝知群僚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时刊立，明年复下诏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鸾凤仍集，麟龙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赤草之类，纪于史官。朕夙夜祗畏，上无以彰于先功，下无以克称灵物。汉遭秦余，礼坏乐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观省，有知其说者，各尽所能。”褒省诏，乃叹息谓诸生曰：“昔奚斯颂鲁，考甫咏殷。夫人臣依义显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当仁不让，吾何辞哉！”遂复上疏，具陈礼乐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从驾南巡，既还，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诏召玄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之宜。固曰：“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招集，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会帝崩，和帝即位，褒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擢褒监羽林左骑。永元四年，迁射声校尉。后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奏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

班彪列传 卷四十下

（班固《两都赋》）

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接百蛮。乃盛礼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僚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大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锵，管弦晔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太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伶》、《俫》、《兜离》，罔不具集。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降烟煴，调元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僚遂退。

光武十王列传 卷四十二

十三年，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遣大鸿胪持节护送，使伎人奴俾工技鼓吹悉从，得乘辎軿，持兵弩，行道射猎，极意自娱。男女为侯主者，食邑如故。

楚太后勿上玺绶，留住楚宫。

……

立五十九年薨，子简王错嗣。错为太子时，爱康鼓吹妓女宋闰，使医张尊招之不得，错怒，自以剑刺杀尊。国相举奏，有诏勿案。永元十一年，封错弟七人为列侯。

（王符《浮侈篇》）

……

《诗》刺“不绩其麻，市也婆娑”。又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忧愦愦，易为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风寒所伤，奸人所利，盗贼所中。或增祸重祟，至于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误，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

（仲长统《理乱篇》）

……

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觝之观，耳穷郑卫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底极。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

又政之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贤愚之分，以开盛衰之数也。日不如古，弥以远甚，岂不然邪？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间，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

卷八十一 李陈庞陈桥列传

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禅独离席举手大言曰："昔齐、鲁为夹谷之会，齐作侏儒之乐，仲尼诛之。又曰：'放郑声，远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技。"尚书陈忠劾奏禅曰："古者合欢之乐舞于堂，四夷之乐陈于门，故《诗》云'以《雅》以《南》，《韎》、《任》、《朱离》'。今掸国越流沙，逾县度，万里贡献，非郑、卫之声，佞人之比，而禅廷讪朝政，请劾禅下狱。"有诏勿收，左转为玄菟候城障尉，诏"敢不之官，上妻子从者名"。禅既行，朝廷多讼之。

卷六十上 马融列传

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尝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卷六十下 蔡邕列传

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帝嘉其才高，会明年大赦，乃宥邕还本郡。邕自徙及归，凡九月焉。将就还路，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贵骄，惭于宾客，诟邕曰："徒敢轻我！"邕拂衣而去。智衔之，密告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内宠恶之。邕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

卷六十四 吴延史卢赵列传

卢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长八尺二寸，音声如钟。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侍讲积年，未尝转眄，融以是敬之。学终辞归，阖门教授。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不好辞赋，能饮酒一石。

卷七十三 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

（李贤注引）

吴书曰："陶谦父，故余姚长。谦少孤，始以不羁闻于县中。年十四，犹缀帛为幡，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皆随之。故仓梧太守同县甘公出遇之，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与语甚悦，许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儿遨戏无度，于何以女许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长大必成。"遂与之。

吴书曰："陶谦察孝廉，拜尚书郎，除舒令。郡太守张磐，同郡先辈，与谦父友，谦耻为之屈。尝（以）舞属谦，谦不为起，固强之乃舞，

舞又不转。磐曰：‘不当转邪？’曰：‘不可转，转则胜人。’”

卷七十八 宦者列传

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藏；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

卷一百十下 文苑列传

（边让《章华赋》）

楚灵王既游云梦之泽，息于荆台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顾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广望，骋观终日。顾谓左史倚相曰：“盛哉斯乐，可以遗老而忘死也！”于是遂作章华之台，筑乾谿之室，穷木土之技，单珍府之实。举国营之，数年乃成。设长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声。于是伍举知夫陈、蔡之将生谋也。乃作斯赋以讽之：

……

尔乃携窈窕，从好仇，径肉林，登糟丘，兰肴山竦，椒酒渊流。激玄醴于清池兮，靡微风而行舟。登瑶台以回望兮，冀弥日而消忧。于是招宓妃，命湘娥，齐倡列，郑女罗。扬《激楚》之清宫兮，展新声而长歌。繁手超于《北里》，妙舞丽于《阳阿》。金石类聚，丝竹群分。被轻袿，曳华文，罗衣飘飖，组绮缤纷。纵轻躯以迅赴，若孤鹄之失群；振华袂以逶迤，若游龙之登云。于是欢嬿既洽，长夜向半，琴瑟易调，繁手改弹。清声发而响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纡绕兮，若绿繁之垂干；忽飘飖以轻逝兮，似鸾飞于天汉。舞无常态，鼓无定节，寻声响应，修短靡跌。长袖奋而生风，清气激而绕结。尔乃妍媚递进，巧弄相加，俯仰异容，忽兮神化。体迅轻鸿，荣曜春华，进如浮云，退如激波。虽复柳惠，能不咨嗟！

卷八十四 列女传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

卷八十五 东夷列传

……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

……

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

可得略记。东夷率皆土著，憙饮酒歌舞，或寇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

……

夫馀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骊、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食饮用俎豆，会同拜爵洗爵，揖让升降。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时断刑狱，解囚徒。有军事亦祭天，杀牛，以蹄占其吉凶。行人无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

……

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二十五年，夫馀王遣使奉贡，光武厚荅报之，于是使命岁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馀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钞乐浪，杀伤吏民，后复归附。永宁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诣阙贡献，天子赐尉仇台印绶金彩。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贺贡献。

……

高句骊，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馀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洁净自憙，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好祠鬼神、社稷、零星，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号禭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皆着帻，如冠帻而无后；其小加着折风，形如弁。

……

濊北与高句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

（濊）无大君长，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旧自谓与句骊同种，言语法俗大抵相类。其人性愚悫，少嗜欲，不请丐。男女皆衣曲领。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造新居。知种麻，养蚕，作绵布。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又祠虎以为神。

……

（马韩）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蹋地为节。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建大木以县铃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

……

（辰韩）俗喜歌舞，饮酒鼓瑟。

……

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余或两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盗窃，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舞为乐。灼骨以卜，用决吉凶。行来度海，令一人不栉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

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

……

永初元年，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

……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诗人诵咏，以为符验。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

《远夷乐德歌诗》曰：

大汉是治（堤官隗构），与天合意（魏冒逾糟）。吏译平端（罔驿刘脾），不从我来（旁莫支留）。闻风向化（征衣随旅），所见奇异（知唐桑艾）。多赐缯布（邪毗堪绱），甘美酒食（推潭仆远）。昌乐肉飞（拓

拒苏便），屈申悉备（局后仍离）。蛮夷贫薄（偻让龙洞），无所报嗣（莫支度由）。愿主长寿（阳雒僧鳞），子孙昌炽（莫稚角存）。

《远夷慕德歌诗》曰：

蛮夷所处（偻让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义向化（绳动随旅），归日出主（路旦拣雒）。圣德深恩（圣德渡诺）。与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综邪流藩），夏多和雨（莋邪寻螺）。寒温时适（藐浔沪漓），部人多有（菌补邪推）。涉危历险（辟危归险），不远万里（莫受万柳）。去俗归德（术叠附德），心归慈母（仍路孳摸）。

《远夷怀德歌》曰：

荒服之外（荒服之仪）。土地垅埆（犁籍怜怜）。食肉衣皮（阻苏邪犁），不见盐谷（莫砀粗沐）。吏译传风（罔译传微），大汉安乐（是汉夜拒）。携负归仁（踪优路仁），触冒险陕（雷折险龙）。高山岐峻（伦狼藏幢），缘崖磻石（扶路侧禄）。木薄发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沥髭雒）。父子同赐（捕莡菌毗），怀抱匹帛（怀稿匹漏）。传告种人（传室呼敕），长愿臣仆（陵阳臣仆）。

卷八十九 南匈奴列传

（二十六年）……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诏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盭䌸绶，安车羽盖，华藻驾驷，宝剑弓箭，黑节三，驸马二，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乐器鼓车，棨戟甲兵，饮食什器。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

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兜楼储先在京师，汉安二年立之。天子临轩，大鸿胪持节拜授玺绶，引上殿。赐青盖驾驷、鼓车、安车、驸马骑、玉具刀剑、什物，给彩布二千匹。赐单于阏氏以下金锦错杂具，軿车马二乘。遣行中郎将持节护送单于归南庭。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顺帝幸胡桃宫临观之。

……

卷九十 乌桓鲜卑列传

乌桓者，本东胡也。……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

4

《三国志》

65卷　汉—晋·陈寿

题解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他在蜀汉做过官，30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沉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阅读《三国志》时，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需要借助于《晋书》。

《三国志》，65卷，包括《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后人更是推崇备至，一直流传到现在。

（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

（景初元年六月）有司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斌之舞。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制。

秋九月，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慠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庙，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是日迁居别宫，年二十三。

（裴松之注引）

是日，景王承皇太后令，诏公卿中朝大臣会议，群臣失色。景王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诸君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宁殷，霍光废昌邑以安汉，夫权定社稷以济四海，二代行之于古，明公当之于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诸君所以望师者重，师安所避之？"于是乃与群臣共为奏永宁宫曰："……臣等闻天子者，所以济育群生，永安万国，三祖勋烈，光被六合。皇帝即位，纂继洪业，春秋已长，未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色，废捐讲学，弃辱儒士，日延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戏，使与保林、女尚等为乱，亲将后宫瞻观。又于广望观上，使怀、信等于观下作辽东妖妇，嬉亵过度，道路行人掩目，帝于观上以为宴笑。于陵云台曲中施帷，见九亲妇女，帝临宣曲观，呼怀、信使入帷共饮酒。怀、信等更行酒，妇女皆醉，戏侮无别。使保林李华、刘勋等与怀、信等戏，清商令令狐景呵华、勋曰：'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职，何以得尔？'华、勋数谗毁景。帝常喜以弹弹人，以此恚景，弹景不避首目。景语帝曰：'先帝持门户急，今陛下日将妃后游戏无度，至乃共观倡优，裸袒为乱，不可令皇太后闻。景不爱死，为陛下计耳。'帝言：'我作天子，不得自在邪？太后何与我事！'使人烧铁灼景，身体皆烂。甄后崩后，帝欲立王贵人为皇后。太后更欲外求，帝恚语景等：'魏家前后立皇后，皆从所爱耳，太后必违我意，知我当往不也？'后卒待张皇后疏薄。太后遭郃阳君丧，帝日在后园，倡优音乐自若，不数往定省。

清商丞庞熙谏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忧，水浆不入口，陛下当数往宽慰，不可但在此作乐。'帝言：'我自尔，谁能奈我何？'皇太后还北宫，杀张美人及禺婉，帝恚望，语景等：'太后横杀我所宠爱，此无复母子恩。'数往至故处啼哭，私使暴室厚殡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见九亲妇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后园竹间戏，或与从官携手共行。熙曰：'从官不宜与至尊相提挈。'帝怒，复以弹弹熙。日游后园，每有外文书入，帝不省，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视。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讲学，不欲，使行来，帝径去；太后来问，辄诈令黄门答言'在'耳。景、熙等畏恐，不敢复止，更共谄媚。帝肆行昏淫，败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弥颓，凶德浸盛。臣等忧惧倾覆天下，危坠社稷，虽杀身毙命不足以塞责。今帝不可以承天绪，臣请依汉霍光故事，收帝玺绶。帝本以齐王践祚，宜归藩于齐。使司徒臣柔持节，与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庙。臣谨昧死以闻。"奏可。

（咸熙二年五月）又命晋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

卷八 魏书八·二公孙陶四张传

（裴松之注引《吴书》）

（陶）谦父，故馀姚长。谦少孤，始以不羁闻于县中。年十四，犹缀帛为幡，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皆随之。故苍梧太守同县甘公出遇之涂，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住车与语，甚悦，因许妻以女。甘公夫人闻之，怒曰："妾闻陶家儿敖戏无度，如何以女许之？"公曰："彼有奇表，长必大成。"遂妻之。

谦性刚直，有大节，少察孝廉，拜尚书郎，除舒令。郡守张磐，同郡先辈，与谦父友，意殊亲之，而谦耻为之屈。与众还城，因以公事进见，坐罢，磐常私还入，与谦饮宴，或拒不为留。常以舞属谦，谦不为起，固强之；及舞，又不转。磐曰："不当转邪？"曰："不可转，转则胜人。"由是不乐，卒以构隙。

卷九 魏书九·诸夏侯曹传

建安十二年，录（夏侯）惇前后功，增封邑千八百户，并前二千五百户。二十一年，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赐伎乐名倡，令曰："魏绛以和戎之功，犹受金石之乐，况将军乎！"

……

其作威如此。（曹）爽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

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诈作诏书，发才人五十七人送邺台，使先帝婕好教习为伎。擅取太乐乐器，武库禁兵。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

卷十二
魏书十二·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

文帝受禅，（鲍）勋每陈“今之所急，唯在军农，宽惠百姓。台榭苑囿，宜以为后。”文帝将出游猎，勋停车上疏曰：“臣闻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圣恻隐，有同古烈。臣冀当继踪前代，令万世可则也。如何在谅闇之中，修驰骋之事乎！臣冒死以闻，唯陛下察焉。”帝手毁其表而竟行猎，中道顿息，问侍臣曰：“猎之为乐，何如八音也？”侍中刘晔对曰：“猎胜于乐。”勋抗辞曰：“夫乐，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万邦咸乂。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况猎，暴华盖于原野，伤生育之至理，栉风沐雨，不以时隙哉？昔鲁隐观渔于棠，春秋讥之。虽陛下以为务，愚臣所不愿也。”

卷二十一
魏书二十一·王卫二刘傅传

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也。

……又以为宜制礼作乐，以移风俗，著乐论十四篇，事成未上。会明帝崩，不施行。

卷二十五
魏书二十五·辛毗杨阜高堂隆传

太祖征汉中，以（杨）阜为益州刺史。还，拜金城太守，未发，转武都太守。郡滨蜀汉，阜请依龚遂故事，安之而已。会刘备遣张飞、马超等从沮道趣下辩，而氐雷定等七部万余落反应之。太祖遣都护曹洪御超等，超等退还。洪置酒大会，令女倡著罗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厉声责洪曰：“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何有于广坐之中裸女人形体！虽桀、纣之乱，不甚于此。”遂奋衣辞出。洪立罢女乐，请阜还坐，肃然惮焉。

青龙中，大治殿舍，西取长安大钟。（高堂）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仪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圣制，既铸大钱，又作大钟，单穆公谏而弗听，泠州鸠对而弗从，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记焉，以为永鉴。然今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与卞兰从。帝以隆表授兰，使难隆曰：“兴衰在政，乐何为也？化之不明，岂钟之罪？”隆曰：“夫礼乐者，为治之大本也。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雷鼓六变，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

错，和之至也。新声发响，商辛以陨，大钟既铸，周景以弊，存亡之机，恒由斯作，安在废兴之不阶也？君举必书，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后？圣王乐闻其阙，故有箴规之道；忠臣愿竭其节，故有匪躬之义也。”帝称善。

卷二十九　魏书二十九·方技传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为雅乐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礼辟，以世乱奔荆州。荆州牧刘表令与孟曜为汉主合雅乐，乐备，表欲庭观之，夔谏曰：“今将军号为天子合乐，而庭作之，无乃不可乎！”表纳其言而止。后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

夔善钟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长。时散郎邓静、尹齐善咏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统研精，远考诸经，近采故事，教习讲肄，备作乐器，绍复先代古乐，皆自夔始也。

黄初中，为太乐令、协律都尉。汉铸钟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为时贵人见知。夔令玉铸铜钟，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谓夔清浊任意，颇拒捍夔。夔、玉更相白于太祖，太祖取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而玉之妄也，于是罪玉及诸子，皆为养马士。文帝爱待玉，又尝令夔与左骥等于宾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难色，由是帝意不悦。后因他事系夔，使骥等就学，夔自谓所习者雅，仕宦有本，意犹不满，遂黜免以卒。

弟子河南邵登、张泰、桑馥，各至太乐丞，下邳陈颃司律中郎将。自左延年等虽妙于音，咸善郑声，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裴松之注）

其后人有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帝以问先生：‘可动否？’对曰：‘可动。’帝曰：‘其巧可益否？’对曰：‘可益。’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掷剑，缘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斗鸡，变巧百端。

卷三十　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

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馀接。都于丸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户三万。多大山深谷，无原泽。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其俗节食，好治宫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灵星、社稷。……汉

时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

濊南与辰韩，北与高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同姓不婚。多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蚕桑作绵。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不以珠玉为宝。常用十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又祭虎以为神。

（韩）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信鬼神，国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诸国各有别邑。名之为苏涂。立大木，县铃鼓，事鬼神。

（弁辰）嫁娶礼俗，男女有别。以大鸟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飞扬。国出铁，韩、濊、倭皆从取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二郡。俗喜歌舞饮酒。有瑟，其形似筑，弹之亦有音曲。儿生，便以石厌其头，欲其褊。今辰韩人皆褊头。男女近倭，亦文身。

（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民俗，田种五谷，畜乘有马、骡、驴、骆驼。桑蚕。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

卷三十二 蜀书二·先主传

先主（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

卷四十 蜀书十·刘彭廖李刘魏杨传

刘琰字威硕，鲁国人也。先主在豫州，辟为从事，以其宗姓，有风流，善谈论，厚亲待之，遂随从周旋，常为宾客。先主定益州，以琰为固陵太守。后主立，封都乡侯，班位每亚李严，为卫尉中军师后将军，迁车骑将军。然不豫国政，但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

卷四十二　蜀书十二·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

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许）慈、（胡）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值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更相克伐，谤讟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挞，以相震撼。其矜己妒彼，乃至于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会，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

卷四十七　吴书二·吴主传

（赤乌）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见。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顾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

卷五十三　吴书八·张严程阚薛传

九真太守儋萌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请大吏，酒酣作乐，功曹番歆起舞属京，京不肯起，歆犹迫强，萌忿杖歆，亡于郡内。歆弟苗帅众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

卷五十四　吴书九·周瑜鲁肃吕蒙传

（周）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卷五十九　吴书十四·吴主五子传

宝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翊营立寝堂，号曰清庙。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备官僚中军步骑二千人，以灵舆法驾，东迎神于明陵。皓引见仁，亲拜送于庭。灵舆当至，使丞相陆凯奉三牲祭于近郊，皓于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于东门之外。其翌日，拜庙荐祭，歔欷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昼夜娱乐。有司奏言“祭不欲数，数则黩，宜以礼断情”，然后止。

卷六十　吴书十五·贺全吕周锺离传

（建安）十六年，吴郡馀杭民郎稚合宗起贼，复数千人，（贺）齐出讨之，即复破稚……及当还郡，权出祖道，作乐舞象。赐齐軿车骏马，罢坐住驾，使齐就车。齐辞不敢，权使左右扶齐上车，令导吏卒兵骑，如在郡仪。

（裴松之注引《吴书》）

权谓齐曰：“今定天下，都中国，使殊俗贡珍，狡兽率舞，非君谁与？”齐曰：“殿下以神武应期，廓开王业，臣幸遭际会，得驱驰风尘之下，佐助末行，效鹰犬之用，臣之愿也。若殊俗贡珍，狡兽率舞，

宜在圣德，非臣所能。”

（陆）凯上疏曰：臣闻五音令人耳不聪，五色令人目不明，此无益于政，有损于事者也。自昔先帝时，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米有畜积，货财有余。先帝崩后，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闻织络及诸徒坐，乃有千数，计其所长，不足为国财，然坐食官廪，岁岁相承，此为无益，愿陛下料出赋嫁，给与无妻者。如此，上应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

5

《晋书》

130卷 唐·房玄龄

题解

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决定重修晋史。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了130卷的《晋书》。唐太宗亲自为书中的《宣帝纪》、《武帝纪》和《陆机陆云传》、《王羲之传》写了论赞，所以《晋书》旧题『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晋书》有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述西晋武帝太始元年（265年）到东晋恭帝元熙九年（420年）两朝共156年的历史。书中还追述晋的先世司马懿等自汉末以来的事迹，旁及十六国的君主和名臣，包罗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宣帝纪 卷一

景初二年，帅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发自京都。车驾送出西明门。诏弟孚、子师送过温，赐以谷帛牛酒，敕郡守典农以下皆往会焉。见父老故旧，宴饮累日。帝叹息，怅然有感，为歌曰："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

（正始）九年春三月，黄门张当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与曹爽为伎人。爽、晏谓帝疾笃，遂有无君之心，与当密谋，图危社稷，期有日矣。

景帝纪 卷二

天子以玄、缉之诛，深不自安。而帝亦虑难作，潜谋废立，乃密讽魏永宁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嫚女德，日近倡优，纵其丑虐，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又为群小所迫，将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庙。"帝召群臣会议，……乃与群公卿士共奏太后曰："臣闻天子者，所以济育群生，永安万国。皇帝春秋已长，未亲万机，日使小优郭怀、袁信等裸袒淫戏。又于广望观下作辽东妖妇，道路行人莫不掩目。清商令令狐景谏帝，帝烧铁炙之。太后遭合阳君丧，帝嬉乐自若。……臣请依汉霍光故事，收皇帝玺绶，以齐王归藩。"奏可，……于是使使者持节卫送，舍河内之重门，诛郭怀、袁信等。

文帝纪 卷二

司空郑冲率群官劝进曰："……前者明公西征灵州，北临沙漠，榆中以西，望风震服，羌戎来驰，回首内向，东诛叛逆，全军独克。禽阖闾之将，虏轻锐之卒以万万计，威加南海，名慑三越，宇内康宁，苛慝不作。是以时俗畏怀，东夷献舞。……

……

（咸熙二年）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悬，位在燕王上。

武帝纪 卷三

（泰始元年十二月）己巳，诏陈留王载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诏曰："……省郡国御调，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

二年春正月丙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节四方，循省风俗，除禳

祝之不在祀典者。……庚寅，罢鸡鸣鼓。

……

（泰始）六年春正月丁亥朔，帝临轩，不设乐。

……

（太康二年）三月丙申，安平王敦薨。赐王公以下吴生口各有差。诏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东夷五国朝献。

……

（太康七年）十二月，遣侍御史巡遭水诸郡。出后宫才人、妓女以下二百七十人归于家。

卷四 惠帝纪

永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临朝，不设乐。

卷六 元帝纪

太兴元年春正月戊申朔，临朝，悬而不乐。

卷六 明帝纪

（太宁元年）三月戊寅朔，改元，临轩，停飨宴之礼，悬而不乐。

……

（太宁）二年春正月丁丑，帝临朝，停飨宴之礼，悬而不乐。

卷八 穆帝纪

（永和）十二年春正月丁卯，帝临朝，以皇太后母丧，悬而不乐。

卷八 废帝海西公纪

帝知天命不可再，深虑横祸，乃杜塞聪明，无思无虑，终日酣畅，耽于内宠，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时人怜之，为作歌焉。

卷十 恭帝纪

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帝受朝，悬而不乐。

卷十一 天文志第一

翼二十二星，天之乐府，主俳倡戏乐，又主夷狄远客、负海之宾。星明大，礼乐兴，四夷宾。

卷十五 地理志下

建安八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为交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诏以边州使持节，郡给鼓吹，以重城镇，加以九锡六佾之舞。

卷十九 礼志上

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案汉仪则仲夏设之，有桃印，无磔鸡。及魏明帝大修禳礼，故何晏禳祭议鸡特

牲供禳衅之事。磔鸡宜起于魏，桃印本汉制，所以辅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详改仲夏在岁旦之所起耳。

礼志中 卷二十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设妓乐百戏，是则魏不以丧废乐也。武帝以来，国有大丧，辄废乐终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丧未除，及元会亦废乐。穆帝永和中，为中原山陵未修复，频年元会废乐。是时太后临朝，后父褚裒薨，元会又废乐也。孝武太元六年，为皇后王氏丧，亦废乐。孝武崩，太傅录尚书会稽王道子议："山陵之后，通婚嫁不得作乐，以一期为断。"

……

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虽音曲摧怆，非经典所制，违礼设衔枚之义。方在号慕，不宜以歌为名。除，不挽歌。挚虞以为："挽歌因倡和而为摧怆之声，衔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众。虽非经典所载，是历代故事。《诗》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为名，亦无所嫌。宜定新礼如旧。"诏从之。

礼志下 卷二十一

汉仪有正会礼，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公侯以下执贽夹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魏武帝都邺，正会文昌殿，用汉仪，又设百华灯。

乐志上 卷二十二

夫性灵之表，不知所以发于咏歌；感动之端，不知所以关于手足。生于心者谓之道，成于形者谓之用。譬诸天地，其犹影响，百兽率舞，而况于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丧乱，以兹援律，乃播其声焉。

农瑟羲琴，倕钟和磬，达灵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来自远。殷氏不纲，遗风余孽，淫奏既兴，雅章奔散，《英》《茎》之制，盖已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风》兼六代。昔黄帝作《云门》，尧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谓因前王之礼，设俯仰之容，和顺积中，英华发外。《书》称命夔典乐，教胄子，则《周官》所谓奏大吕，歌黄钟。天贶来下，人祇动色，抑扬周监，以弘雅音。及褒艳兴灾，平王逢乱，礼废亲疏，乐沉河海。是以延陵季子闻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风焉。"而列壤称孤，各兴吟咏。魏文侯聆古乐而恐卧，晋平公听新声而忘食，先王之道，渐以陵夷。八方殊风，九州异则。秦氏并吞，遂专刑宪，至于弦歌《诗》《颂》，干戚旄羽，投诸烟火，扫地无遗。

汉祖提剑寰中，削平天下，文匪躬于德化，武有心于制作。太后摈儒家之道，大臣排贾氏之言，搢绅先生所以长叹，而子政、仲舒犹不能已也。炎汉中兴，明皇帝即位，表圭景而陈《清庙》，树槐阴而疏璧流；祀光武于明堂，以配上帝；召桓荣于太学，袒而割牲；济济焉，皇皇焉，有足观者。自斯厥后，礼乐弥殷。永平三年，官之司乐，改名大予，式扬典礼，旁求图谶，道邻《雅》《颂》，事迩中和。其有五方之乐者，则所谓"大乐九变，天神可得而礼"也。其有宗庙之乐者，则所谓"肃雍和鸣，先祖是听"者也。其有社稷之乐者，则所谓"琴瑟击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乐者，则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也。其有黄门之乐者，则所谓"宴乐群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短箫之乐者，则所谓"王师大捷，令军中凯歌"者也。

魏武挟天子而令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时逢吞灭，宪章咸荡。及削平刘表，始获杜夔，扬鼙总干，式遵前记。三祖纷纶，咸工篇什，声歌虽有损益，爱玩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诗，抽其藻思，吟咏神灵，赞扬来飨。

武皇帝采汉魏之遗范，览景文之垂则，鼎鼐唯新，前音不改。泰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始作古尺，以调声韵，仍以张华等所制高文，陈诸下管。永嘉之乱，伶官既减，曲台宣榭，咸变污莱。虽复《象舞》歌工，自胡归晋，至于孤竹之管，云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滨之磬，其能备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灵，蕴菁华之气，刚柔递用，哀乐分情。经春阳而自喜，遇秋雕而不悦。游乎金石之端，出乎管弦之外，因物迁逝，乘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轻轩于彭蠡，汉顺听鸣鸟于樊衢。圣人功成作乐，化平裁曲，乃扬节奏，以畅中和，饰其欢欣，止于哀思者也。

凡乐之道，五声、八音、六律、十二管，为之纲纪云。

……

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详经籍，近采故事，考会古乐，始设轩悬钟磬。而黄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复以新声被宠，改其声韵。

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创。泰始二年，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改乐章而已，使傅玄为之词云。

……

《地郊飨神歌》：

整泰折，俟皇祇。众神感，群灵仪。阴祀设，吉礼施。夜将极，时未移。祇之体，无形象。潜泰幽，洞忽荒。祇之出，蕤若有。灵无远，天下母。祇之来，遗光景。昭若存，终冥冥。祇之至，举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既坐，同欢豫。泽雨施，化云布。乐八变，声教敷。物咸亨，祇是娱。齐既洁，侍者肃。玉觞进，咸穆穆。飨嘉豢，歆德馨。祚有晋，暨群生。溢九壤，格天庭。保万寿，延亿龄。

……

《祠庙飨神歌二篇》：

曰晋是常，享祀时序。宗庙致敬，礼乐具举。惟其来祭，普天率土。牺樽既奠，清酤既载。亦有和羹，荐斯羞备。蒸蒸永慕，感时兴思。登歌奏舞，神乐其和。祖考来格，祐我邦家。溥天之下，罔不休嘉。

肃肃在位，济济臣工。四海来格，神仪有容。钟鼓振，管弦理，舞开元，歌永始，神胥乐兮！肃肃在位，臣工济济。小大咸敬，上下有礼。理管弦，振鼓钟，舞象德，歌咏功，神胥乐兮！肃肃在位，有来雍雍。穆穆天子，相维辟公。礼有仪，乐有则，舞象功，歌咏德，神胥乐兮！

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驺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唯因夔《鹿鸣》，全不改易。每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后行礼，东厢雅乐常作者是也。后又改三篇之行礼诗。第一曰《於赫篇》，咏武帝，声节与古《鹿鸣》同。第二曰《巍巍篇》，咏文帝，用延年所改《驺虞》声。第三曰《洋洋篇》，咏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声。第四曰复用《鹿鸣》。《鹿鸣》之声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晋初，食举亦用《鹿鸣》。至泰始五年，尚书奏，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荀勖云：'魏氏行礼、食举，再取周诗《鹿鸣》以为乐章。又《鹿鸣》以宴嘉宾，无取于朝，考之旧闻，未知所应。"勖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四篇，先陈三朝朝宗之义。又为正旦大会、王公上寿歌诗并食举乐歌诗，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诗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与古诗不类，以问司律中郎将陈颀。颀曰："被之金石，未必皆当。"故勖造晋歌，皆为四言，唯王公上寿酒一篇为三言五言焉。张华以为"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辞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留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

不敢有所改易。”此则华、勖所明异旨也。时诏又使中书侍郎成公绥亦作焉。今并采列之云。

四厢乐歌

……

《正旦大会行礼歌成公绥》:

穆穆天子,光临万国。多士盈朝,莫匪俊德。流化罔极,王猷允塞。嘉会置酒,嘉宾充庭。羽旄曜宸极,钟鼓振泰清。百辟朝三朝,彧彧明仪形。济济锵锵,金声玉振。

礼乐具,宴嘉宾。眉寿祚圣皇,景福惟日新。群后戾止,有来雍雍。献酬纳贽,崇此礼容。丰羞万俎,旨酒千钟。嘉乐尽宴乐,福禄咸攸同。

乐哉!天下安宁。道化行,风俗清。《箫韶》作,咏九成。年丰穰,世泰平。至治哉,乐无穷。元首聪明,股肱忠。澍丰泽,扬清风。

嘉瑞出,灵应彰。麒麟见,凤皇翔。醴泉涌,流中唐。嘉禾生,穗盈箱。降繁祉,祚圣皇。承天位,统万国。受命应期,授圣德,四世重光。宣开洪业,景克昌。文钦明,德弥彰。肇启晋邦,流祚无疆。

泰始建元,凤皇龙兴。龙兴伊何,享祚万乘。奄有八荒,化育黎蒸。图书既焕,金石有徵。德光大,道熙隆。被四表,格皇穹。奕奕万嗣,明明显融,高朗令终。保兹永祚,与天比崇。

圣皇君四海,顺人应天期。三叶合重光,泰始开洪基。明曜参日月,功化侔四时。宇宙清且泰,黎庶咸雍熙,善哉雍熙!

惟天降命,翼仁祐圣。于穆三皇,载德弥盛。总齐璇玑,光统七政。百揆时序,化若神圣。四海同风,兴至仁。济民育物,拟陶均。拟陶均,垂惠润。皇皇群贤,峨峨英隽。德化宣,芬芳播来胤。播来胤,垂后昆。清庙何穆穆,皇极辟四门。皇极辟四门,万机无不综。亹亹翼翼,乐不及荒,饥不遑食。大礼既行,乐无极。

登昆仑,上层城。乘飞龙,升泰清。冠日月,佩五星。扬虹霓,建彗旌。披庆云,荫繁荣。览八极,游天庭。顺天地,和阴阳。序四时,曜三光。张帝纲,正皇纲。播仁风,流惠康。迈洪化,振灵威。怀万方,纳九夷。朝阊阖,宴紫微。建五旗,罗钟虡。列四悬,奏《韶》、《武》。铿金石,扬旌羽。纵八佾,《巴渝舞》。咏雅颂,和律吕。于胥乐,乐圣主。

化荡荡,清风泄。总英雄,御俊杰。开宇宙,扫四裔。光缉熙,美圣哲。超百代,扬休烈。流景祚,显万世。

皇皇显祖,翼世佐时。宁济六合,受命应期。神武鹰扬,大化咸熙。廓开皇衢,用成帝基。

光光景皇，无竞惟烈。匡时拯俗，休功盖世。宇宙既康，九域有截。天命降监，启祚明哲。

穆穆烈考，克明克隽。实天生德，诞应灵运。肇建帝业，开国有晋。载德奕世，垂庆洪胤。

明明圣帝，龙飞在天。与灵合契，通德幽玄。仰化青云，俯育重川。受灵之祐，于万斯年。

……

《宗亲会歌》（张华）：

族燕明礼顺，餟食序亲亲。骨肉散不殊，昆弟岂他人。本枝笃同庆，《棠棣》著先民。于皇圣明后，天覆弘且仁。降礼崇亲戚，旁施协族姻。式宴尽酣娱，饮御备羞珍。和乐既宣洽，上下同欢欣。德教加四海，敦睦被无垠。

泰始九年，光禄大夫荀勖以杜夔所制律吕，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吕乖错，乃制古尺，作新律吕，以调声韵。事具《律历志》。律成，遂班下太常，使太乐、总章、鼓吹、清商施用。勖遂典知乐事，启朝士解音律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识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乐章亦张华之所作云。

《正德舞歌》（张华）：

日皇上天，玄鉴惟光。神器周回，五德代章。祚命于晋，世有哲王。弘济区夏，陶甄万方。大明垂曜，旁烛无疆。蚩蚩庶类，风德永康。皇道惟清，礼乐斯经。金石在悬，万舞在庭。象容表庆，协律被声。轶《武》超《濩》，取节《六英》。同进退让，化渐无形。大和宣洽，通于幽冥。

《大豫舞歌》（张华）：

惟天之命，符运有归。赫赫大晋，三后重晖。继明绍世，光抚九围。我皇绍期，遂在璇玑。群生属命，奄有庶邦。慎徽五典，玄教遐通。万方同轨，率土咸雍。爰制《大豫》，宣德舞功。醇化既穆，王道协隆。仁及草木，惠加昆虫。亿兆夷人，悦仰皇风。丕显大业，永世弥崇。

……

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因率賨人以从帝，为前锋。及定秦中，封因为阆中侯，复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

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粲问巴渝帅李管、种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行辞以述魏德。黄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尚书奏，考览三代礼乐遗曲，据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执羽籥。及晋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宁元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勖所使郭夏、宋识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

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太常贺循答云："魏氏增损汉乐，以为一代之礼，未审大晋乐名所以为异。遭离丧乱，旧典不存。然此诸乐皆和之以钟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于歌辞，陈之于舞列。宫悬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乐并作，登歌下管，各有常咏，周人之旧也。自汉氏以来，依仿此礼，自造新诗而已。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歌，食举之乐，犹有未备。太宁末，明帝又访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复置太乐官，鸠集遗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为荆州，与谢尚修复雅乐，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及慕容俊平冉闵，兵戈之际，而邺下乐人亦颇有来者。永和十一年，谢尚镇寿阳，于是采拾乐人，以备太乐，并制石磬，雅乐始颇具。面王猛平邺，慕容氏所得乐声又入关右。太元中，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杨蜀等，闲习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庙歌诗，然郊祀遂不设乐。今列其词于后云。

……

鞞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张衡所赋，皆其事也。旧曲有五篇，一、《关东有贤女》，二、《章和二年中》，三、《乐久长》，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树》，其辞并亡。曹植《鞞舞诗序》云："故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鞞舞，遭世荒乱，坚播越关西，随将军段煨。先帝闻其旧伎，下书召坚。坚年逾七十，中间废而不为，又古曲甚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及泰始中，又制其辞焉。其舞故常二八，桓玄将僭位，尚书殿中郎袁明子启增满八佾。泰始中歌辞今列之后云。

……

鼙舞歌诗五篇。

《洪业篇》(当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关东有贤女》)：

宣文创洪业，盛德在泰始。圣皇应灵符，受命君四海。万国何所乐？上有明天子。唐尧禅帝位，虞舜惟恭己。恭己正南面，道化与时移。大赦荡萌渐，文教被黄支。象天则地，体无为。聪明配日月，神圣参两仪。虽有三凶类，静言无所施。象天则地，体无为。稷契并佐命，伊吕升王臣。兰芷登朝肆，下无失宿人。声发响自应，表立景来附。哮阚顺羁制，潜龙升天路。备物立成器，变通极其数。百事以时叙，万机有常度。训之以克让，纳之以忠恕。群下仰清风，海外同欢慕。象天则地，化云布。昔日贵雕饰，今尚俭与素。昔日多纤介，今去情与故。象天则地，化云布。济济大朝士，夙夜综万机。万机无废理，明明降训谘。臣譬列星景，君配朝日辉。事业并通济，功烈何巍巍。五帝继三皇，三皇世所归。圣德应期运，天地不能违。仰之弥已高，犹天不可阶。将复御龙氏，凤皇在庭栖。

《天命篇》(当魏曲《太和有圣帝》，古曲《章和二年中》)：

圣祖受天命，应期辅魏皇。入则综万机，出则征四方。朝廷无遗理，方表宁且康。道隆舜臣尧，积德逾太王。孟度阻穷险，造乱天一隅。神兵出不意，奉命致天诛。赦善罚有罪，元恶宗为虚。威风震劲蜀，武烈慑强吴。诸葛不知命，肆逆乱天常。拥徒十余万，数来寇边疆。我皇迈神武，执钺镇雍凉。亮乃畏天威，未战先仆僵。盈虚自然运，时变故多艰。东征陵海表，万里克朝鲜。受遗齐七政，曹爽又滔天。群凶受诛殛，百禄咸来臻。黄华应福始，王凌为祸先。

《景皇篇》(当魏曲《魏历长》，古曲《乐久长》)：

景皇帝，聪明命世生，盛德参天地。帝王道大，创基既已难，继世亦未易。外则夏侯玄，内则张与李，三凶构逆，乱帝纪。顺天行诛，穷其奸宄。边将御其渐，潜谋不得起。罪人咸伏辜，威风振万里。平衡综万机，万机无不理。召陵桓不君，内外何纷纷。众小便成群，蒙昧恣心，治乱不分。睿圣独断，济武常以文。顺天惟废立，扫霓披浮云。云霓既已辟，清和未几间，羽檄首尾至，变起东南藩。俭钦为长蛇，外则凭吴蛮。万国纷骚扰，戚戚天下惧不安。神武御六军，我皇执钺征。俭钦起寿春，前锋据项城。出其不意，并纵奇兵。奇兵诚难御，庙胜实难支。两军不期遇，敌退计无施。豹骑惟武进，大战沙阳陂。钦乃

亡魂走，奔虏若云披。天因赦有罪，东土放鲸鲵。

《大晋篇》（当魏曲《天生蒸民》，古曲《四方皇》）：

赫赫大晋，于穆文王。荡荡巍巍，道迈陶唐。世称三皇五帝，及今重其光。九德克明，文既显，武又彰。思弘六合，兼济万方。内举元凯，朝政以纲。外简武臣，时惟鹰扬。靡顺不怀，逆命斯亡。仁配春日，威逾秋霜。济济多士，同兹兰芳。唐虞至治，四凶滔天。致讨俭钦，罔不肃虔。化感海内，海外来宾。献其声乐，并称妾臣。西蜀猾夏，僭号方域。命将致讨，委国稽服。吴人放命，冯海阻江。飞书告喻，响应来同。先王建万国，九服为藩卫。亡秦坏诸侯，序祚不二世。历代不能复，忽逾五百岁。我皇迈圣德，应期创典制。分土五等，藩国正封界。莘莘文武佐，千秋遘嘉会。洪泽溢区内，仁风翔海外。

《明君篇》（当魏曲《为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树》）：

明君御四海，听鉴尽物情。顾望有谴罚，竭忠身必荣。兰芷出荒野，万里升紫庭。茨草秽堂阶，扫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为，有为无不成。暗君不自信，群下执异端。正直罗浸润，奸臣夺其权。虽欲尽忠诚，结舌不敢言。结舌亦何惮，尽忠为身患。清流岂不洁，飞尘浊其源。岐路令人迷，未远胜不还。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顾身。邪正不并存，譬若胡与秦。胡秦有合时，邪正各异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群目统在纲，众星共北辰。设令遭暗主，斥退为凡人。虽薄供时用，白茅犹为珍。冰霜昼夜结，兰桂摧为薪。邪臣多端变，用心何委曲。便辟顺情指，动随君所欲。偷安乐目前，不问清与浊。积伪罔时主，养交以持禄。言行恒相违，难餍甚谿谷。昧死射乾没，觉露则灭族。

拂舞，出自江左。旧云吴舞，检其歌，非吴辞也。亦陈于殿庭。杨泓序云："自到江南见《白符舞》，或言《白凫鸠舞》，云有此来数十年矣。察其辞旨，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思属晋也。"今列之于后云。

拂舞歌诗五篇。

《白鸠篇》：

翩翩白鸠，再飞再鸣。怀我君德，来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鲜。翔庭舞翼，以应仁乾。皎皎鸣鸠，或丹或黄。乐我君惠，振羽来翔。东壁余光，鱼在江湖。惠而不费，敬我微躯。策我良驷，习我驱

驰。与君周旋，乐道忘饥。我心虚静，我志沾濡。弹琴鼓瑟，聊以自娱。陵云登台，浮游太清。攀龙附凤，自望身轻。

《济济篇》：

畅畅飞舞气流芳，追念三五大绮黄。去失有，时可行，去来时同此未央。时冉冉，近桑榆，但当饮酒为欢娱。衰老逝，有何期，多忧耿耿内怀思，深池旷，鱼独希，愿得黄浦众所依。恩感人，世无比，悲歌且舞无极已。

《独禄篇》：

独独禄禄，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雍雍双雁，游戏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风摇轻。我心何合，与之同并。空床低帏，谁知无人。夜衣锦绣，谁别伪真。刀鸣鞘中，倚床无施。父冤不报，欲活何为。猛兽班班，游戏山间。兽欲啮人，不避豪贤。

《碣石篇》：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淡淡，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观沧海》

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鹍鸡晨鸣，雁过南飞。鸷鸟潜藏，熊罴窟栖。耨鎛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冬十月》

乡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入地，丰籁深奥。水竭不流，冰坚可蹈。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土不同》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骥老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龟虽寿》

《淮南王篇》：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楼与天连。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汲寒浆，饮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贤。扬声悲歌音绝天。我欲

渡河河无梁，愿作双黄鹄，还故乡。还故乡，入故里，徘徊故乡，苦身不已。繁舞奇歌无不泰，徘徊桑梓游天外。

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胡角）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

案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弘旧曲，宋识善击节唱和，陈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弹筝，朱生善琵琶，尤发新声。故傅玄著书曰："人若钦所闻而忽所见，不亦惑乎？设此六人生于上世，越今古而无俪，何但夔牙同契哉！"案此说，则自兹以后，皆孙朱等之遗则也。

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

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唱此曲，当时之特妙。自晋以来不复传，遂绝。

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也。

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

……

《杯柈舞》，案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舞》，矜手以按杯柈反覆之。此则汉世惟有柈舞，而晋加之以杯，反覆之也。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传云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汉高祖，且语项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汉王也。今之用巾盖像项伯衣袖之遗式。然案《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则其声所从来已久，俗云项伯，非也。

《白纻舞》，案舞辞有巾袍之言。纻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晋《俳歌》又云："皎皎白绪，节节为双。"吴音呼绪为纻，疑白纻即白绪也。

《铎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并陈于元会。

后汉正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舍利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毕，又化成龙，长八九丈，出水游戏，炫耀日光。以两大丝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魏晋讫江左，犹有《夏育扛鼎》、《巨象

行乳》、《神龟抃舞》、《背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乐。

……

卷二十四 职官志第十四

太常，有博士、协律校尉员，又统太学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庙、太乐、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别置灵台丞。

卷二十五 舆服志 第十五

建华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古用杂木珠，原宪所冠华冠是也。又《春秋左氏传》郑子臧好聚鹬冠，谓建华是也。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汉《育命舞》乐人所服。

方山冠，其制似进贤。郑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縠为之。"汉《大予》、《八佾》、《五行》乐人所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

爵弁，一名广冕。高八寸，长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后大。增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笄，所谓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服之。

卷二十七 五行志第十七

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之舞，手接杯盘而反覆之，歌曰"晋世宁，舞杯盘"。识者曰："夫乐生人心，所以观事也。今接杯盘于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盘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晋世宁》，言晋世之士苟偷于酒食之间，而知不及远，晋世之宁犹杯盘之在手也。"

卷二十八 五行志中

海西公时，庾晞四五年中喜为挽歌，自摇大铃为唱，使左右齐和。又宴会辄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悲切。时人怪之，后亦果败。

……

魏明帝太和中，京师歌《兜铃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诗妖也。

……

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辞，终以擒获斩截之事。

……

建兴中，江南谣歌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甀。扬州破换败，吴兴覆瓿甊。"

……

庾亮初镇武昌，出至石头，百姓于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乌。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流苏。"后连征不入，及薨于镇，以丧还都葬，皆如谣言。

穆帝升平中，童儿辈忽歌于道曰《阿子闻》，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无几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闻不？"

升平末，俗间忽作《廉歌》，有扈谦者闻之曰："廉者，临也。歌云'白门廉，宫庭廉'，内外悉临，国家其大讳乎！"少时而穆帝晏驾。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杨，白马紫游缰。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

……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凤皇生一雏，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马驹，今定成龙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龙与内侍接，生子，以为己子。

桓石民为荆州，镇上明，百姓忽歌曰"黄昙子"。曲中又曰："黄昙英，扬州大佛来上明。"

……

庾楷镇历阳，百姓歌曰："重罗黎，重罗黎，使君南上无还时。"

……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侬》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揽结，女儿可揽擷。"寻而桓玄篡位，义旗以三月二日扫定京都，诛之。玄之宫女及逆党之家子女妓妾悉为军赏，东及瓯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获。故言时则草可结，事则女可擷也。

卷二十九 五行志下

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门马足陷地，得钟一，有文四字。

……

（安帝义熙）十一年五月，霍山崩，出铜钟六枚。十三年七月，汉中成固县水涯有声若雷，既而岸崩，出铜钟十有二枚。

卷三十二 后妃列传下·成恭杜皇后

（咸康）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明年元会，有司奏废乐。诏废管弦，奏金石如故。

……

卷三十二 后妃列传下·安德陈太后

安德陈太后，讳归女，松滋浔阳人也。父广，以倡进，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弹，入宫为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赠夫人。

卷三十三 王祥列传

汉末遭乱，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祥年垂耳顺，固辞不受。览劝之，为具车牛，祥乃应召，虔委以州事。于时寇盗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卷三十三 石苞列传

……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

及贾谧诛，（石）崇以党与免官。时赵王伦专权，崇甥欧阳建与伦有隙。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时在金谷别馆，方登凉台，临清流，妇人侍侧。使者以告。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被罗縠，曰："在所择。"使者曰："君侯服御丽则丽矣，然本受命指索绿珠，不识孰是？"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远照迩，愿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许。秀怒，乃劝伦诛崇、建。崇、建亦潜知其计，乃与黄门郎潘岳阴劝淮南王允、齐王冏以图伦、秀。秀觉之，遂矫诏收崇及潘岳、欧阳建等。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崇曰："吾不过流徙交、广耳。"及车载诣东市，崇乃叹曰："奴辈利吾家财。"收者答曰："知财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无少长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时年五十二。

卷三十四 杜预列传

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杜）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卷三十六 张华列传

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无声。帝以问（张）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

宣五王列传　卷三十八

时诸王自选官属，（梁王）肜以汝阴上计吏张蕃为中大夫。蕃素无行，本名雄，妻刘氏解音乐，为曹爽教伎，蕃又往来何晏所，而恣为奸淫。

……

永康初，共赵王伦废贾后，……及伦篡位，以肜为阿衡，给武贲百人，轩悬之乐十人。

荀颉列传　卷三十九

时以《正德》、《大豫》雅颂未合，命颉定乐。事未终，以泰始十年薨。

荀勖列传　卷三十九

既掌乐事，又修律吕，并行于世。初，（荀）勖于路逢赵贾人牛铎，识其声。及掌乐，音韵未调，乃曰："得赵之牛铎则谐矣。"遂下郡国，悉送牛铎，果得谐者。

贾充列传　卷四十

谧好学，有才思。既为（贾）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至乃锁系黄门侍郎，其为威福如此。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珍丽，歌僮舞女，选极一时。开阁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

山涛列传　卷四十三

永嘉三年，（山简）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假节，镇襄阳。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时有童儿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䍦。举鞭问葛疆：何如并州儿？"疆家在并州，简爱将也。

王戎列传　卷四十三

王戎，字濬冲，琅邪临沂人也。……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号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

阮籍列传　卷四十九

（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知弦歌酣宴而已。……荀勖每与咸论音律，自以为远不及也，疾之，出补始平太守。以寿终。

……

（阮）瞻字千里。性清虚寡欲，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默

识其要，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终日达夜，无忤色。由是识者叹其恬澹，不可荣辱矣。

嵇康列传 卷四十九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铚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初，康尝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

向秀列传 卷四十九

（向）秀乃自此役，作《思旧赋》云：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嵇意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并以事见法。嵇博综伎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曰：

"……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伫驾言其将迈兮，故援翰以写心。"

谢鲲列传 卷四十九

（谢）鲲少知命，通简有高适，不修威仪，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绍并奇之。

……太傅东海王越闻其名，辟为掾，任达不拘，寻坐家僮取官稿除名。于时名士王玄、阮修之徒，并以鲲初登宰府，便至黜辱，为之叹恨。鲲闻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远畅，而恬于荣辱。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时人为之语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鲲闻之，敖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

束皙列传 卷五十一

太康中，郡界大旱，皙为邑人请雨，三日而雨注，众谓皙诚感，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畴之？报束长生。"

卷五十五 潘岳列传

既仕宦不达，乃作《闲居赋》曰：

“……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他。”

卷五十五 张载列传

协字景阳，少有俊才，与（张）载齐名。……

于时天下已乱，所在寇盗，协遂弃绝人事，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拟诸文士作《七命》。其辞曰：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黄钟以吐干，据苍岑而孤生。既乃琼巘层崚，金岸崥崹，右当风谷，左临云溪，上无陵虚之巢，下无跖实之蹊，摇刖峻挺，茗邈嶕峣，晞三春之溢露，溯九秋之鸣飙，零雪写其根，霏霜封其条，木既繁而后绿，草未素而先凋。于是构云梯，陟峥嵘，剪蕤宾之阳柯，剖大吕之阴茎。营匠斫其朴，伶伦均其声。器举乐奏，促调高张，音朗号钟，韵清绕梁。追逸响于八风，采奇律于归昌，启中黄之妙宫，发蓐收之变商。若乃龙火西颓，暄气初收，飞霜迎节，高风送秋，羁旅怀土之徒，流宕百罹之俦，抚促柱则酸鼻，挥危弦则涕流。若乃追清哇，赴严节，奏《渌水》，吐《白雪》，激楚回，流风结，悲蓂荚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茕嫠为之擗摽，孀老为之呜咽，王子拂缨而倾耳，六马嘘天而仰秣。此盖音曲之至妙，子岂能从我而听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然后纵棹随风，弭楫乘波，吹孤竹，抚云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歌曰：“乘鹢舟兮为水嬉，临芳洲兮拔灵芝。”乐以忘戚，游以卒时，穷夜为日，毕岁为期。此盖宴居之浩丽，子岂能从我而处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卷五十九 齐王冏列传

冏于是辅政，居攸故宫，置掾属四十人。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凿千秋门墙以通西阁，后房施钟悬，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见。

卷六十二 刘琨列传

（刘）琨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与范阳祖逖为友，闻逖被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气相期如此。在晋阳，常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卷六十二 刘舆列传

（王）延爱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殓，舆便聘之。未及迎，又为太傅从事中郎王俊所争夺。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问舆，而免俊官。

卷六十二 祖逖列传

（祖逖）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

卷六十四 简文三子列传

嬖人赵牙出自优倡，茹千秋本钱塘捕贼吏，因赂谄进，道子以牙为魏郡太守，千秋骠骑谘议参军。

卷六十六 刘弘列传

时总章太乐伶人，避乱多至荆州，或劝可作乐者。（刘）弘曰："昔刘景升以礼坏乐崩，命杜夔为天子合乐，乐成，欲庭作之。夔曰：'为天子合乐而庭作之，恐非将军本意。'吾常为之叹息。今主上蒙尘，吾未能展效臣节，虽有家伎，犹不宜听，况御乐哉！"乃下郡县，使安慰之，须朝廷旋返，送还本署。

卷六十八 顾荣列传

（顾）荣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灵座。吴郡张翰哭之恸，既而上床鼓琴数曲，抚琴而叹曰："顾彦先复能赏此不？"因又恸哭，不吊丧主而去。

卷六十九 刘隗列传

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颉等三十余人同会，隗奏曰："夫嫡妻长子皆杖居庐，故周景王有三年之丧，既除而宴，《春秋》犹讥，况龛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肃丧纪之礼。请免龛官，削侯爵。颉等知龛有丧，吉会非礼，宜各夺俸一月，以肃其违。"从之。

（刘讷）子畴，字王乔，少有美誉，善谈名理。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

卷六十九 戴若思列传

于时凡百草创，学校未立，邈上疏曰：

……

自顷国遭无妄之祸，社稷有缀旒之危，寇羯饮马于长江，凶狡鸱张于万里，遂使神州萧条，鞠为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忧，黎元怀荼毒之苦，戎首交拜于中原，何遽笾豆之事哉！然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况旷载累纪如此之久邪！

今末进后生目不睹揖让升降之仪，耳不闻钟鼓管弦之音，文章散灭，图谶无遗，此盖圣达之所深悼，有识之所嗟叹也。……

疏奏，纳焉，于是始修礼学。

应詹列传 卷七十

天门、武陵溪蛮并反，（应）詹讨降之。时政令不一，诸蛮怨望，并谋背叛。詹召蛮酋，破铜券与盟，由是怀詹，数郡无虞。其后天下大乱，詹境独全。百姓歌之曰："乱离既普，殆为灰朽。侥幸之运，赖兹应后。岁寒不凋，孤境独守。拯我涂炭，惠隆丘阜。润同江海，恩犹父母。"

钟雅列传 卷七十

时帝崩，迁御史中丞。时国丧未期，而尚书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闻放勋之殂，八音遏密，虽在凡庶，犹能三载。自兹以来，历代所同。肃祖明皇帝崩背万国，当期来月。圣主缟素，泣血临朝，百僚惨怆，动无欢容。陶无大臣忠慕之节，家庭侈靡，声妓纷葩，丝竹之音，流闻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宪。请下司徒，论正清议。"穆后临朝，特原不问。

熊远列传 卷七十一

建兴初，正旦将作乐，远谏曰："谨按《尚书》，尧崩，四海遏密八音。《礼》云，凶年，天子撤乐减膳。……今荣耳目之观，崇戏弄之好，惧违《云》、《韶》、《雅》、《颂》之美，非纳轨物，有尘大教。谓宜设馔以赐群下而已。"元帝纳之。

郭璞列传 卷七十二

时元帝初镇邺，（王）导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东北郡县有'武'名者，当出铎，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县有'阳'名者，井当沸。"其后晋陵武进县人于田中得铜铎五枚，历阳县中井沸，经日乃止。及帝为晋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会稽当出钟，以告成功，上有勒铭，应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辞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兴初，会稽剡县人果于井中得一钟，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半，上有古文奇书十八字，云"会稽岳命"，余字时人莫识之。

桓彝列传 卷七十四

石民遣将军晏谦伐弘农，贼东中郎将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陕二戍。获关中担幢伎，以充太乐。

王湛列传 卷七十五

谢安爱好声律，期功之惨，不废妓乐，颇以成俗。（王）坦之非而苦谏之。安遗坦之书曰："知君思相爱惜之至。仆所求者声，谓称情义，

无所不可为，卿复以自娱耳。若絜轨迹，崇世教，非所拟议，亦非所屑。常谓君粗得鄙趣者，犹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为人。”

范汪列传 卷七十五

帝诏公卿牧守普议得失，（范）宁又陈时政曰：

“……夫人性无涯，奢俭由势。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赡，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无节。蒱酒永日，驰骛卒年，一宴之馔，费过十金，丽服之美，不可赀算，盛狗马之饰，营郑卫之音，南亩废而不垦，讲诵阙而无闻，凡庸竞驰，傲诞成俗。”

王廙列传 卷七十六

王廙，字世将，丞相导从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书郎。廙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辟太傅掾，转参军。

蔡谟列传 卷七十七

成帝临轩，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会将作乐，宿县于殿庭，门下奏，非祭祀燕飨则无设乐之制。事下太常。（蔡）谟议临轩遣使宜有金石之乐，遂从之。临轩作乐，自此始也。

谟性方雅。丞相王导作女伎，施设床席。谟先在坐，不悦而去，导亦不止之。

谢尚列传 卷七十九

谢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鲲之子也。幼有至性。……及长，开率颖秀，辨悟绝伦，脱略细行，不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诸父责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乐，博综众艺。司徒王导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为“小安丰”，辟为掾。袭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谒，导以其有胜会，谓曰：“闻君能作鸲鹆舞，一坐倾想，宁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帻而舞，导令坐者抚掌击节，尚俯仰在中，傍若无人，其率诣如此。

……

（谢尚）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师，署仆射事。寻进号镇西将军，镇寿阳。尚于是采拾乐人，并制石磬，以备太乐。江表有钟石之乐，自尚始也。

谢安列传 卷七十九

（谢安）性好音乐，自弟万丧，十年不听音乐。及登台辅，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

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

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

卷八十 王羲之列传

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曰："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

卷八十一 桓宣列传

（桓）伊性谦素，虽有大功，而始终不替。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师，泊舟青溪侧。素不与徽之相识。伊于岸上过，船中客称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谓伊曰："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伊是时已贵显，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时谢安女婿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会稽王道子昏尤甚，惟狎昵谄邪，于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而好利险诐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饮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无迕，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筝歌，并请一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卷八十三 袁瑰列传

（袁）山松少有才名，博学有文章，著《后汉书》百篇。衿情秀远，善音乐。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初羊昙善唱乐，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谓"湛屋下陈尸，山松道上行殡"。

卷八十四 王恭列传

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石深衔之。

卷八十六 张轨列传

俄而王弥寇洛阳，（张）轨遣北宫纯、张纂、马魴、阴浚等率州军击破之，又败刘聪于河东，京师歌之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鸱苕，寇贼消；鸱苕翩翩，怖杀人。"

……

时焦崧、陈安寇陇石，东与刘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长安谣曰："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至是，谣言验矣。

……

初，（张）骏之立也，姑臧谣曰："鸿从南来雀不惊，谁谓孤雏尾翅生，高举六翮凤皇鸣。"

……

时骏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虽称臣于晋，而不行中兴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

……

永和十年。（张）祚纳尉缉、赵长等议，僭称帝位，立宗庙，舞"八佾"，置百官。

卷八十九 忠义列传

绍尝诣（齐王）冏谘事，遇冏宴会，召董艾、葛旟等共论时政。艾言于冏曰："嵇侍中善于丝竹，公可令操之。"左右进琴，嵇绍推不受。冏曰："今日为欢，卿何吝此邪！"绍对曰："公匡复社稷，当轨物作则，垂之于后。绍虽虚鄙，忝备常伯，腰绂冠冕，鸣玉殿省，岂可操执丝竹，以为伶人之事！若释公服从私宴，所不敢辞也。"冏大惭。艾等不自得而退。

卷九十 良吏列传

（邓）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欢悦，为中兴良守。后称疾去职。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攸去郡，不受一钱。百姓数千人留牵攸船，不得进，攸乃小停，夜中发去。吴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鸡鸣天欲曙。邓侯挽不留，谢令推不去。"

卷九十二 文苑列传·成公绥

绥雅好音律，尝当暑承风而啸，泠然成曲，因为《啸赋》曰：

"逸群公子，体奇好异，敖世忘荣，绝弃人事，希高慕古，长想远思，将登箕山以抗节，浮沧海以游志。于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机，研道德之玄奥，愍流俗之未悟，独超然而先觉，狭世路之厄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遗身，乃慷慨而长啸。于时曜灵俄景，流光濛汜，逍遥携手，踌躇步趾，发妙声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齿，响抑扬而潜转，

气冲郁而熛起，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征，飘浮云于泰清，集长风于万里。曲既终而响绝，遗余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丝竹之所拟。是故声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诸身，役心御气。动唇有曲，发口成音，触类感物，因歌随吟。大而不洿，细而不沈，清激切于竽笙，优润和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灵，精微足以穷幽测深，收激楚之哀荒，节北里之奢淫，济洪灾于炎旱，反亢阳于重阴。引唱万变，曲用无方，和乐怡怿，悲伤摧藏。时幽散而将绝，中矫厉而慨慷，徐婉约而优游，纷繁骛而激扬。情既思而能反，心虽哀而不伤。总八音之至和，固极乐而无荒。

“若乃登高台以临远，披文轩而骋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长引而憀亮。或舒律而自反，或徘徊而复放，或冉弱而柔挠，或澎濞而奔壮。横郁鸣而滔涸，咧缭眺而清昶。逸气奋涌，缤纷交错，烈烈飚扬，啾啾响作。奏胡马之长思，回寒风乎北朔，又似鸿雁之将雏，群鸣号乎沙漠。故能因形创声，随事造曲，应物无穷，机发响速，怫郁冲流，参谭云属，若离若合，将绝复续。飞廉鼓于幽隧，猛兽应于中谷；南箕动于穹苍，清飚振于乔木；散滞积而播扬，荡埃霭之溷浊，变阴阳于至和，移淫风之秽俗。

“若乃游崇冈，陵景山，临岩侧，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皋兰之猗靡，荫修竹之蝉蜎，乃吟咏而发叹，声骈驿而响连，舒蓄思之悱愤，奋久结之缠绵，心涤荡而无累，志离俗而飘然。

“若夫假象金革，拟则陶匏，众声繁奏，若笳若箫；磞硠震隐，訇磕嘞嘈。发徵则隆冬熙烝，骋羽则严霜夏凋，动商则秋霖春降，奏角则谷风鸣条。音均不恒，曲无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滞，随口吻而发扬，假芳气而远逝，音要妙而流响，声激曜而清厉。信自然之极丽，羌殊尤而绝世，越《韶》《夏》与《咸池》，何徒取异乎《郑》《卫》！

“于时绵驹结舌而丧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辍声而止歌，宁子敛手而叹息，钟期弃琴而改听，尼父忘味而不食，百兽率儛而抃足，凤皇来仪而拊翼。乃知长啸之奇妙，此音声之至极。”

卷九十二 文苑列传·顾恺之

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也。父悦之，尚书左丞。恺之博学有才气，尝为《筝赋》成，谓人曰：“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

卷九十四 隐逸列传·夏统

夏统，字仲御，会稽永兴人也。……

会母疾，统侍医药，宗亲因得见之。其从父敬宁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并有国色，庄服甚丽，善歌儛，又能隐形匿影。甲

夜之初，撞钟击鼓，间以丝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云雾杳冥，流光电发。统诸从兄弟欲往观之，难统，于是共给之曰："从父间疾病得瘳，大小以为喜庆，欲因其祭祀，并往贺之，卿可俱行乎？"统从之。入门，忽见丹、珠在中庭，轻步佪舞，灵谈鬼笑，飞触挑柈，酬酢翩翻。统惊愕而走，不由门，破藩直出。归责诸人曰："昔淫乱之俗兴，卫文公为之悲惋；蝃蝀之气见，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纳齐女，仲尼载驰而退；子路见夏南，愤恚而慷忾。吾常恨不得顿叔向之头，陷华父之眼。奈何诸君迎此妖物，夜与游戏，放傲逸之情，纵奢淫之行，乱男女之礼，破贞高之节，何也？"遂隐床上，被发而卧，不复言。众亲踧踖，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

后其母病笃，乃诣洛市药。会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并至浮桥，士女骈填，车服烛路。统时在船中曝所市药，诸贵人车乘来者如云，统并不之顾。太尉贾充怪而问之，统初不应，重问，乃徐答曰："会稽夏仲御也。"充使问其土地风俗，统曰："其人循循，犹有大禹之遗风，太伯之义让，严遵之抗志，黄公之高节。"又问："卿居海滨，颇能随水戏乎？"答曰："可。"统乃操柂正橹，折旋中流，初作鯔鯆跃，后作鯆鲟引，飞鹢首，掇兽尾，夺长梢而船直逝者三焉。于是风波振骇，云雾杳冥，俄而白鱼跳入船者有八九。观者皆悚遽，充心尤异之，乃更就船与语，其应如响，欲使之仕，即俯而不答。充又谓曰："昔尧亦歌，舜亦歌，子与人歌而善，必反而后和之，明先圣前哲无不尽歌。卿颇能作卿土地间曲乎？"统曰："先公惟寓稽山，朝会万国，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泽云布，圣化犹存，百姓感咏，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贞顺之德过越梁宋，其父堕江不得尸，娥仰天哀号，中流悲叹，便投水而死，父子丧尸，后乃俱出，国人哀其孝义，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谏吴王，言不纳用，见戮投海，国人痛其忠烈，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众人佥曰："善。"统于是以足叩船，引声喉啭，清激慷慨，大风应至，含水嗽天，云雨响集，叱咤欢呼，雷电昼冥，集气长啸，沙尘烟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诸人顾相谓曰："若不游洛水，安见是人！听《慕歌》之声，便仿佛见大禹之容。闻《河女》之音，不觉涕泪交流，即谓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谓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卤簿，觊其来观，因而谢之，遂命建朱旗，举幡校，分羽骑为队，军伍肃然。须臾，鼓吹乱作，胡葭长鸣，车乘纷错，纵横驰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襡，炫金翠，绕其船三匝。统危坐如故，若无所闻。充等各散曰："此吴儿是木人石心也。"统归会稽，竟不知所终。

卷九十四 隐逸列传·陶潜

（陶潜）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卷九十七 四夷列传·马韩

（马韩）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种毕，群聚歌舞以祭神；至十月农事毕，亦如之。国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谓为天君。

卷九十七 四夷列传·辰韩

辰韩在马韩之东，……初生子，便以石押其头使扁。喜舞，善弹瑟，瑟形似筑。

卷九十七 四夷列传·吐谷浑

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鲜卑谓兄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岁暮穷思，常歌之。

卷九十八 王敦列传

王敦，字处仲，司徒导之从父兄也。父基，治书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驸马都尉，除太子舍人。时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尝置酒，敦与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殴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尽觞。导还，叹曰："处仲若当世，心怀刚忍，非令终也。"

武帝尝召时贤共言伎艺之事，人人皆有所说，惟敦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击鼓，因振袖扬枹，音节谐韵，神气自得，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

卷九十八 桓温列传

（孟）嘉好酣饮，愈多不乱。（桓）温问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谓也？"嘉答曰："渐近使之然。"一坐咨叹。

卷九十九 桓玄列传

（元兴二年）（桓）玄兄伟卒，……伟服始以公除，玄便作乐。初奏，玄抚节恸哭，既而收泪尽欢，……

十一月，玄矫制加其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儛《八佾》，设钟虡宫县，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其女及孙爵命之号皆如旧制。

玄入建康宫，逆风迅激，旍旗仪饰皆倾偃。及小会于西堂，设妓乐，殿上施绛绫帐，缕黄金为颜，四角作金龙，头衔五色羽葆旒苏，群臣窃相谓曰："此颇似辒车，亦王莽仙盖之流也。龙角，所谓亢龙有悔者也。"

卷九十九 段仲文 列传

初，玄篡位入宫，其床忽陷，群下失色，仲文曰："将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玄大悦。以佐命亲贵，厚自封崇，舆马器服，穷极绮丽，后房伎妾数十，丝竹不绝音。性贪吝，多纳货贿，家累千金，常若不足。

卷一百二 刘聪载记

（刘）聪假怀帝仪同三司，封会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聪引帝入宴，谓帝曰："卿为豫章王时，朕尝与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以卿所制乐府歌示朕，谓朕曰：'闻君善为辞赋，试为看之。'朕时与武子俱为《盛德颂》，卿称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筹，卿与武子俱得九筹，卿赠朕柘弓、银研，卿颇忆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早识龙颜。"

卷一百三 刘曜载记

（陈）安善于抚接，吉凶夷险与众同之，及其死，陇上歌之曰："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𫘪骢父马铁瑕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𫘪骢窜严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曜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

卷一百四 石勒载记上

（石）勒焚平阳宫室，使裴宪、石会修复元海、聪二墓，收刘粲已下百余尸葬之，徙浑仪、乐器于襄国。

卷一百五 石勒载记下

太兴二年，勒伪称赵王，……

勒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为金根大辂，黄屋左纛，天子车旗，礼乐备矣。

卷一百六 石季龙载记上

石季龙，勒之从子也，……勒深嘉之，拜征虏将军。为聘将军郭荣妹为妻。季龙宠惑优僮郑樱桃而杀郭氏，更纳清河崔氏女，樱桃又谮而杀之。所为酷虐。

……

咸康二年，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钟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絙，牛百头，鹿栌引之乃出。造万斛舟以渡之，以四轮缠辋车，辙广四尺，深二尺，运至邺。季龙

大悦，赦二岁刑，赉百官谷帛，百姓爵一级。

苻生载记 卷一百十二

（苻）生虽在谅闇，游饮自若，荒耽淫虐，杀戮无道，常弯弓露刃以见朝臣，锤钳锯凿备置左右。又纳董荣之言，诛其司空王堕以应日蚀之灾。飨群臣于太极前殿，饮酣乐奏，生亲歌以和之。

……

（苻生）及即伪位，残虐滋甚，耽湎于酒，无复昼夜。……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群臣观之，以为嬉乐。

苻坚载记上 卷一百十三

（苻）坚尝如邺，狩于西山，旬余，乐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马谏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万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驰车，袁公止辔；孝武好田，相如献规。陛下为百姓父母，苍生所系，何可盘于游田，以玷圣德。若祸起须臾，变在不测者，其如宗庙何！其如太后何！"坚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闻罪于王洛，吾过也。"自是遂不复猎。

……

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

苻坚载记下 卷一百十四

初，坚之灭燕，（慕容）冲姊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坚纳之，宠冠后庭。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坚又幸之。姊弟专宠，宫人莫进。长安歌之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咸惧为乱。王猛切谏，坚乃出冲。长安又谣曰："凤皇凤皇止阿房。"坚以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乃植桐竹数十万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凤皇，至是，终为坚贼，入止阿房城焉。

……

慕容垂之起于关东，岁在癸未。坚之分氐户于诸镇也，赵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劳旧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坚笑而不纳。

姚兴载记下 卷一百十八

时西胡梁国儿于平凉作寿冢，每将妻妾入冢饮宴，酒酣，升灵床而歌。时人或讥之，国儿不以为意。

李特载记 卷一百二十

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及汉高祖为汉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不供赋税，更名其地为巴郡。土有盐铁丹漆之饶，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爱其舞，诏乐府习之，今《巴渝舞》是也。

吕光载记 卷一百二十二

光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时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语在《西夷传》。光于是大飨文武，博议进止。众咸请还，光从之，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

吕纂载记 卷一百二十二

即序胡安据盗发张骏墓，见骏貌如生，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鞭、马脑钟，水陆奇珍不可胜纪。

慕容垂载记 卷一百二十三

（慕容）垂进围长子，（慕容）永将贾韬潜为内应。垂进军入城，永奔北门，为前驱所获，于是数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云等三十余人。永所统新旧八郡户七万六千八百及乘舆、服御、伎乐、珍宝悉获之，于是品物具矣。

慕容超载记 卷一百二十八

（慕容）超母妻既先在长安，为姚兴所拘，责超称藩，求太乐诸伎，若不可，使送吴口千人。超下书遣群臣详议。左仆射段晖议曰："太上囚楚，高祖不回。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亲之故而降统天之尊。又太乐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与彼，使移风易俗，宜掠吴口与之。"尚书张华曰："若侵掠吴边，必成邻怨。此既能往，彼亦能来，兵连祸结，非国之福也。……权变之道，典谟所许。韩范智能回物，辩足倾人，昔与姚兴俱为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将命，降号修和。所谓屈于一人之下，申于万人之上也。"超大悦曰："张尚书得吾心矣。"使范聘于兴。……超遣其仆射张华、给事中宗正元入长安，送太乐伎一百二十人于姚兴。兴大悦，延华入宴。酒酣，乐作，兴黄门侍郎尹雅谓华曰："昔殷之将亡，乐师归周；今皇秦道盛，燕乐来庭。废兴之兆，见于此矣。"华曰："自古帝王，为道不同，权谲之理，会于功成。故老子曰：'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今总章西入，必由余东归，祸福之验，此其兆乎！"兴怒曰："昔齐、楚竞辩，二国连师。卿小国之臣，何敢抗衡朝士！"华逊辞曰："奉师之始，实愿交欢上国，上国既遣小国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兴善之，于是还超母妻。……

……

（义熙三年）超正旦朝群臣于东阳殿，闻乐作，叹音佾不备，悔送伎于姚兴，遂议入寇。……于是遣其将斛穀提、公孙归等率骑寇宿豫，陷之，执阳平太守刘千载、济阴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简男女二千五百，付太乐教之。

卷一百三十 赫连勃勃 载记

（赫连勃勃）乃赦其境内，改元为凤翔，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复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兽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

6

《宋书》

100卷 南朝梁·沈约

题解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德清）人。齐武帝永明五年（487）春，沈约奉命修撰《宋节》，次年二月完成纪、传部分，梁初写成30卷的志，全书告成。全书共百卷，包括本纪10卷，列传60卷，志30卷。记事始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迄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记载了南朝刘宋政权60年的史事。

《宋书》到北宋时已有很多缺失。后人杂取《高氏小史》、《南史》等书作了增补。现在的《宋书》虽仍为百卷，但有些篇章已非原帙。

卷二 武帝本纪中

（元熙元年）十二月，天子命（宋）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

卷三 武帝本纪下

上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

卷四 少帝本纪

（景平二年）夏五月，江州刺史王弘、南兖州刺史檀道济入朝。帝居处所为多过失。乙酉，皇太后令曰：

> 王室不造，天祸未悔，先帝创业弗永，弃世登遐。义符长嗣，属当天位，不谓穷凶极悖，一至于此。大行在殡，宇内哀惶，幸灾肆于悖词，喜容表于在戚。至乃征召乐府，鸠集伶官，优倡管弦，靡不备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采择媵御，产子就宫，靦然无怍，丑声四达。及懿后崩背，重加天罚，亲与左右执绋歌呼，推排梓宫，抃掌笑谑，殿省备闻。加复日夜媟狎，群小慢戏，兴造千计，费用万端，帑藏空虚，人力殚尽。……岂可复嗣守洪业，君临万邦。今废为营阳王，一依汉昌邑、晋海西故事。

卷十 顺帝本纪

（升明三年夏四月）丙戌，命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

卷十一 律志

《乐经》残缺，其来已远。班氏所述，政抄举《乐记》；马彪《后书》，又不备续。至于八音众器，并不见书，虽略见《世本》，所阙犹众。爰及《雅》《郑》，讴谣之节，一皆屏落，曾无概见。郊庙乐章，每随世改，雅声旧典，咸有遗文。又案今鼓吹铙歌，虽有章曲，乐人传习，口相师祖，所务者声，不先训以义。今乐府铙歌，校汉、魏旧曲，曲名时同，文字永异，寻文求义，无一可了。不知今之铙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

卷十四 礼志一

晋武帝世，更定元会注，今有《咸宁注》是也。傅玄《元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此则兼采众代可知矣。《咸宁注》，先正月一日，守宫宿设王公卿校便坐于端门外，大乐鼓吹又宿设四厢乐及牛马帷阁于殿前。夜漏未尽十

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贺谒报，又贺皇后。……成礼讫，以贽授受贽郎，郎以璧帛付谒者，羔雁雉付太官。太乐令跪请奏雅乐，以次作乐。乘黄令乃出车，皇帝罢入，百官皆坐。昼漏上水六刻，诸蛮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讫，坐。御入三刻，又出。钟鼓作。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谒者引王公至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谒者引王诣尊酌寿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还自酌，置位前。谒者跪奏："蕃王臣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侍中曰："觞已上。"百官伏称万岁，四厢乐作，百官再拜。已饮，又再拜。谒者引诸王等还本位。陛者传就席，群臣皆跪诺。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各于殿上上寿酒，登歌乐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阶，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乐令跪奏："奏登歌。"三。终，乃降。太官令跪请御饭到陛，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饭跪授大司农；尚食持案并授侍郎，侍郎跪进御座前。群臣就席，太乐令跪奏："食。举乐。"太官行百官饭案遍。食毕，太乐令跪奏："请进儛。"儛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请以次进众伎。"乃召诸郡计吏前，授敕戒于阶下。宴乐毕，谒者一人跪奏："请罢退。"钟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江左更随事立位，大体亦无异也。宋有天下，多仍旧仪，所损益可知矣。

……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纳妃，六礼文与纳后不异。百官上礼。其月壬戌，于太极殿西堂叙宴二宫队主副，司徒征北镇南三府佐，扬兖江三州纲，彭城、江夏、南谯、始兴、武陵、庐陵、南丰七国侍郎以上，诸二千石在都邑者，并豫会。又诏今小会可停妓乐，时有临川曹太妃服。

……

旧时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门，以禳恶气。《汉仪》，则仲夏之月设之，有桃卯，无磔鸡。案明帝大修禳礼，故何晏禳祭议据鸡牲供禳衅之事，磔鸡宜起于魏也。桃卯本汉所以辅，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详改仲夏在岁旦之所起耳。宋皆省，而诸郡县此礼往往犹存。

……

元帝为晋王，建武初，骠骑将军王导上疏：

……

自顷皇纲失统，礼教陵替，颂声不兴，于今二纪。《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况如此其

久者乎？……

散骑常侍戴邈又上表曰：

……

自顷遭无妄之祸，杜稷有缀旒之危；寇羯饮马于长江，凶狡虎步於万里，遂使神州萧条，鞠为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有旰食之忧，黎民怀荼毒之痛，戎首交并于中原，何遽笾豆之事哉：然“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况旷载累纪，如此之久邪！今末进后生。目不睹揖让升降之礼，耳不闻钟鼓管弦之音，文章散灭胡马之足，图谶无复孑遗于世。此盖圣达之所深悼，有识之所咨嗟也。

旧说后汉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产二女，上巳产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并亡，俗以为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于东流水上为祈禳，自洁濯，谓之禊祠。分流行觞，遂成曲水。史臣案《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也。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也。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祭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此则其来甚久，非起郭虞之遗风，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阳气和暖，鲔鱼时至，将取以荐寝庙，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论语》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由此礼。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滨，盖出此也。”邕之言然。张衡《南都赋》祓于阳滨又是也。或用秋，《汉书》八月祓于霸上。刘桢《鲁都赋》：“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除，国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燕群臣。晋海西钟山后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

……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设伎乐百戏，是魏不以丧废乐也。晋武帝以来，国有大丧未除，正会亦废乐。太安元年，太子丧未除，正会亦废乐。穆帝永和中，为中原山陵未修复，频年会，辄废乐。是时太后临朝，后父褚裒薨，元会又废乐。晋世孝武太元六年，为皇后王氏丧，亦废乐。宋大丧则废乐。

……

晋世孝武太元六年，为皇后王氏丧，亦废乐。宋大丧则废乐。

（宝鼎二年，孙和）灵舆当至，使丞相陆凯奉三牲祭于近郊。（孙）

礼志三 卷十六

皓于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于东门之外，又拜庙荐飨。比七日，三祭，倡伎昼夜娱乐。有司奏："'祭不欲数，数则黩'，宜以礼断情。"然后止。

礼志五 卷十八

（宋孝武孝建二年）其年十月己未，大司马江夏王义恭、骠骑大将军竟陵王诞表改革诸王车服制度，凡九条，表在《义恭传》。上因讽有司更增广条目。奏曰："……自顷以来，下僭弥盛。器服装饰，乐舞音容，通于王公，达于众庶。上下无辨，民志靡一。今表之所陈，实允礼度。九条之格，犹有未尽，谨共附益，凡二十四条。……胡伎不得彩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庄面蔽花；正冬会不得铎舞、杯柈舞。长跻伎、趫舒、丸剑、博山伎、缘大橦伎、升五案伎，自非正冬会奏舞曲，不得舞。……悉输送台臧。书到后二十日期，若有窃玩犯禁者，及统司无举纠，并临时议罪。"诏可。

乐志一 卷十九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自黄帝至于三代，名称不同。周衰凋缺，又为郑卫所乱。魏文侯虽好古，然犹昏睡于古乐。于是淫声炽而雅音废矣。及秦焚典籍，《乐经》用亡。汉兴，乐家有制氏，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周存六代之乐，至秦唯余《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舞》，舞人悉执干戚，以象天下乐已行武以除乱也。故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周又有《房中之乐》，秦改曰《寿人》。其声，楚声也，汉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高祖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生于《武德》，《礼容》生于《文始》、《五行》也。汉初，又有《嘉至乐》，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迎神之乐也。文帝又自造《四时舞》，以明天下之安和。盖乐先王之乐者，明有法也；乐己所自作者，明有制也。孝景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荐之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荐之世宗之庙。汉诸帝奏《文始》、《四时》、《五行》之舞焉。

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著《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殊。其内史中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记二十四卷。刘向校书，得二十三篇，然竟不用也。至明帝初，东平宪王苍总定公卿之议，曰："宗庙宜各奏乐，不应相袭，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为《大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荐之光武之庙。

汉末大乱，众乐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雅

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邓静、尹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考经籍，近采故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而左延年等，妙善郑声，惟夔好古存正焉。

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嘉至乐》曰《迎灵乐》，《武德乐》曰《武颂乐》，《昭容乐》曰《昭业乐》，《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曰《武颂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众歌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歌及《安世》、《巴渝》诗而已。

明帝太和初，诏曰："礼乐之作，所以类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乐以舞为主，自黄帝《云门》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庙舞名也。然则其所司之官，皆曰太乐，所以总领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庙乐未称，其议定庙乐及舞，舞者所执，缀兆之制，声歌之诗，务令详备。乐官自如故为太乐。"太乐，汉旧名，后汉依谶改太予乐官，至是改复旧。于是公卿奏曰："臣闻德盛而化隆者，则乐舞足以象其形容，音声足以发其歌咏。故荐之郊庙，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则君臣乐其度。使四海之内，遍知至德之盛，而光辉日新者，礼乐之谓也。故先王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盖当其时而制之矣。周之末世，上去唐、虞几二千年，《韶箾》、《南》、《龠》、《武》、《象》之乐，风声遗烈，皆可得而论也。由斯言之，礼乐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武皇帝乐，宜曰《武始之乐》。武，神武也；武，又迹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迹所起也。高祖文皇帝乐，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兴也。言应受命之运，天下由之皆兴也。至于群臣述德论功，建定烈祖之称，而未制乐舞，非所以昭德纪功。夫歌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为斌，兼秉文武，圣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谨制乐舞名《章斌之舞》。昔《箫韶》九奏，亲于虞帝之庭，《武》、《象》、《大武》，亦振于文、武之阼。特以显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辉，习咏其风声者也。自汉高祖、文帝各逮其时，而为《武德》、《四时》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以当今成业之美，播扬弘烈，莫盛于《章斌》焉。《乐志》曰：'钟磬干戚，所以祭先王之庙，又所以献酬酳酢也。在宗庙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长之中，长幼无不从和。'故仲尼答宾牟贾之问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传》云：'鲁有禘乐，宾祭用之。'此皆祭礼大享，通用盛乐之明文也。今有事于天地宗庙，则此三舞宜并以为荐享；及临朝大享，亦宜舞之。然后乃合古制事神训民之道，关于万世，

其义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总名，可名《大钧之乐》。钧，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于名为美，于义为当。”尚书奏：“宜如所上。”帝初不许制《章斌之乐》，三请，乃许之。

于是尚书又奏：“祀圆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袴，绛袜，黑韦鞮。《咸熙舞》者，冠委貌，其余服如前。《章斌舞》者，与《武始》、《咸熙》舞者同服。奏于朝庭，则《武始舞》者，武冠，赤介帻，生绛袍单衣，绛领袖，皂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袴，白布钉，黑韦鞮。《咸熙舞》者，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袴，其余服如前。”奏可。史臣案，《武始》、《咸熙》二舞，冠制不同，而云《章斌》与《武始》、《咸熙》同服，不知服何冠也？

侍中缪袭又奏：“《安世歌》本汉时歌名。今诗歌非往诗之文，则宜变改。案《周礼》注云：《安世乐》，犹周《房中之乐》也。是以往昔议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所以风天下，正夫妇，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乐》。自魏国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歌《安世诗》，专以思咏神灵及说神灵鉴享之意。袭后又依歌省读汉《安世歌》咏，亦说‘高张四县，神来燕享，嘉荐令仪，永受厥福’。无有《二南》后妃风化天下之言。今思惟往者谓《房中》为后妃之歌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娱神，登堂歌先祖功德，下堂歌咏燕享，无事歌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乐歌，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案文帝已改《安世》为《正始》，而袭至是又改《安世》为《享神》，未详其义。王粲所造《安世诗》，今亡。袭又奏曰：“文昭皇后庙，置四县之乐，当铭显其均奏次第，依太祖庙之名，号曰昭庙之具乐。”尚书奏曰：“礼，妇人继夫之爵，同牢配食者，乐不异文。昭皇后今虽别庙，至于宫县乐器音均，宜如袭议。”奏可。

散骑常侍王肃议曰：“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今说者据《周官》单文为经国大体，惧其局而不知弘也。汉武帝东巡封禅还，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皆尽用其乐。言尽用者，为尽用宫县之乐也。天地之性贵质者，盖谓其器之不文尔，不谓庶物当复减之也。礼，天子宫县，舞八佾。今祀圆丘方泽，宜以天子制，设宫县之乐，八佾之舞。”卫臻、缪袭、左延年等咸同肃议。奏可。

肃又议曰：“说者以为周家祀天，唯舞《云门》；祭地，唯舞《咸池》；宗庙，唯舞《大武》，似失其义矣。周礼宾客皆作备乐。《左传》：‘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六代之乐也。然则一会之日，具作六代乐矣。天地宗庙，事之大者，宾客燕会，比之为细。《王制》曰：‘庶羞不逾牲，

燕衣不逾祭服。'可以燕乐而逾天地宗庙之乐乎？《周官》：'以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夫六律、六吕、五声、八音，皆一时而作之，至于六舞独分擘而用之，所以不厌人心也。又《周官》：'韎师掌教韎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东夷之乐也。又：'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乐，乃入宗庙；先代之典，独不得用。大享及燕日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乐，皆主之于宗庙，而后播及其余也。夫作先王乐者，贵能包而用之；纳四夷之乐者，美德广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庙，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钧》之舞。"有司奏："宜如肃议。"奏可。肃私造宗庙诗颂十二篇，不被歌。晋武帝泰始二年，改制郊庙歌，其乐舞亦仍旧也。

汉光武平陇、蜀，增广郊祀，高皇帝配食，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云翘》、《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并奏乐如南郊。迎时气五郊：春歌《青阳》，夏歌《朱明》，并舞《云翘》之舞；秋歌《西皓》，冬歌《玄冥》，并舞《育命》之舞；季夏歌《朱明》，兼舞二舞。章帝元和二年，宗庙乐，故事，食举有《鹿鸣》、《承元气》二曲。三年，自作诗四篇，一曰《思齐皇姚》，二曰《六骐驎》，三曰《竭肃雍》，四曰《陟叱根》。合前六曲，以为宗庙食举。加宗庙食举《重来》、《上陵》二曲，合八曲为上陵食举。减宗庙食举《承元气》一曲，加《惟天之命》、《天之历数》二曲，合七曲为殿中御食饭举。又汉太乐食举十三曲：一曰《鹿鸣》，二曰《重来》，三曰《初造》，四曰《侠安》，五曰《归来》，六曰《远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凉》，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气》，十三曰《海淡淡》。魏氏及晋荀勖、傅玄并为歌辞。魏时以《远期》、《承元气》、《海淡淡》三曲多不通利，省之。魏雅乐四曲：一曰《鹿鸣》，后改曰《于赫》，咏武帝；二曰《驺虞》，后改曰《巍巍》，咏文帝；三曰《伐檀》，后省除；四曰《文王》，后改曰《洋洋》，咏明帝。《驺虞》、《伐檀》、《文王》并左延年改其声。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后行礼，东厢雅乐郎作者是也。今谓之行礼曲，姑洗厢所奏。按《鹿鸣》本以宴乐为体，无当于朝享，往时之失也。

晋武泰始五年，尚书奏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诏又使中书郎成公绥亦作。张华表曰："按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

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词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荀勖则曰：“魏氏歌诗，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与古诗不类。”以问司律中郎将陈颀，颀曰：“被之金石，未必皆当。”故勖造晋歌，皆为四言，唯王公上寿酒一篇为三言五言，此则华、勖所明异旨也。九年，荀勖遂典知乐事，使郭琼、宋识等造《正德》、《大豫》之舞，而勖及傅玄、张华又各造此舞歌诗。勖作新律笛十二枚，散骑常侍阮咸讥新律声高，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勖以其异己，出咸为始平相。晋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宁元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同用《正德》、《大豫》之舞。

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太常贺循答云：“魏氏增损汉乐，以为一代之礼，未审大晋乐名所以为异。遭离丧乱，旧典不存，然此诸乐，皆和之以钟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于歌词，陈之于舞列，宫县在下，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乐并作，登歌下管，各有常咏，周人之旧也。自汉氏以来，依放此礼，自造新诗而已。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歌，食举之乐，犹有未备。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等增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复置太乐官，鸠集遗逸，而尚未有金石也。

初，荀勖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钟磬，事未竟而勖薨。惠帝元康三年，诏其子黄门侍郎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庙。寻值丧乱，遗声旧制，莫有记者。庾亮为荆州，与谢尚共为朝廷修雅乐，亮寻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晋氏之乱也，乐人悉没戎虏。及胡亡，邺下乐人，颇有来者。谢尚时为尚书仆射，因之以具钟磬。太元中，破苻坚，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宋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又改之。语在《律历志》。晋世曹毗、王珣等亦增造宗庙歌诗，然郊祀遂不设乐。何承天曰：“世咸传吴朝无雅乐。案孙皓迎父丧明陵，唯云倡伎昼夜不息，则无金石登歌可知矣。”承天曰：“或云今之《神弦》，孙氏以为宗庙登歌也。”史臣案陆机《孙权诔》“《肆夏》在庙，《云翘》承机”，机不容虚设此言。又韦昭孙休世上《鼓吹铙歌》十二曲表曰：“当付乐官善歌者习歌。”然则吴朝非无乐官，善歌者乃能以歌辞被丝管，宁容止以《神弦》为庙乐而已乎？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庙祀应设雅乐，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歌。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歌辞七首，并合

施用。”诏可。十二月，有司又奏：“依旧正旦设乐，参详属三省改太乐诸歌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试，日近，宜逆诵习。辄申摄施行。”诏可。又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后舞》。元嘉十八年九月，有司奏：“二郊宜奏登歌。”又议宗庙舞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十二人立议同，未及列奏，值军兴，事寝。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歌，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歌诗，庙舞犹阙。

孝建二年九月甲午，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万秋议：按礼，祭天地有乐者，为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乐于圆丘之上，天神皆降。作乐于方泽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乐祭天地，其来尚矣。今郊享阙乐，窃以为疑。《祭统》曰：‘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裸，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至于秦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晋氏，泰始之初，傅玄作晋郊庙歌诗三十二篇。元康中，荀藩受诏成父勖业，金石四县，用之郊庙。是则相承郊庙有乐之证也。今庙祠登歌虽奏，而象舞未陈，惧阙备礼。夫圣王经世，异代同风，虽损益或殊，降杀迭运，未尝不执古御今，同规合矩。方兹休明在辰，文物大备，礼仪遗逸，罔不具举，而况出祇降神，辍乐于郊祭，昭德舞功，有阙于庙享。谓郊庙宜设备乐。”

于是使内外博议。骠骑大将军竟陵王诞等五十一人并同万秋议。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宏议以为：“圣王之德虽同，创制之礼或异，乐不相沿，礼无因袭。自宝命开基，皇符在运，业富前王，风通振古，朝仪国章，并循先代。自后晋东迁，日不暇给，虽大典略备，遗阙尚多。至于乐号庙礼，未该往正。今帝德再昌，大孝御宇，宜讨定礼本，以昭来叶。寻舜乐称《韶》，汉改《文始》，周乐《大武》，秦革《五行》。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汉高祖庙乐称《武德》，太宗庙乐曰《昭德》。魏制《武始》舞武庙，制《咸熙》舞文庙。则祖宗之庙，别有乐名。晋氏之乐，《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为《前》《后》二舞，依据昔代，义舛事乖。今宜厘改权称，以《凯容》为《韶舞》,《宣烈》为《武舞》。祖宗庙乐，总以德为名。若庙非不毁，则乐无别称，犹汉高、文、武，咸有嘉号，惠、景二主，乐无余名。章皇太后庙，依诸儒议，唯奏文乐。何休、杜预、范宁注‘初献六羽’，并不言佾者，佾则干

在其中，明妇人无武事也。郊祀之乐，无复别名，仍同宗庙而已。寻诸《汉志》，《永至》等乐，各有义况，宜仍旧不改。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议者或云庙以居神，恒如在也，不应有迎送之事，意以为并乖其衷。立庙居灵，四时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夫神升降无常，何必恒安所处？故《祭义》云：'乐以迎来，哀以送往。'郑注云：'迎来而乐，乐亲之来；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书》曰'祖考来格'。又《诗》云：'神保遹归。'注曰：'归于天地也。'此并言神有去来，则有送迎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备迎送之乐。古以尸象神，故《仪礼》祝有迎尸送尸，近代虽无尸，岂可阙迎送之礼？又傅玄有迎神送神歌辞，明江左不迎，非旧典也。"

散骑常侍、丹阳尹建城县开国侯颜竣议以为："德业殊称，则干羽异容，时无沿制，故物有损益。至于礼失道愆，称习忘反，中兴厘运，视听所革，先代缪章，宜见刊正。郊之有乐，盖生《周易》、《周官》，历代著议，莫不援准。夫'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质与诚，以章天德，文物之备，理固不然。《周官》曰：'国有故，则旅上帝及四望。'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则知上帝非天。《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豫》之作乐，非郊天也。大司乐职，'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郑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于南郊，则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众经，郊祀有乐，未见明证。宗庙之礼，事炳载籍。爰自汉元，迄乎有晋，虽时或更制，大抵相因，为不袭名号而已。今乐曲沦灭，知音世希，改作之事，臣闻其语。《正德》、《大豫》，礼容具存，宜殊其徽号，饰而用之。以《正德》为《宣化》之舞，《大豫》为《兴和》之舞，庶足以光表世烈，悦被后昆。前汉祖宗，庙处各异，主名既革，舞号亦殊。今七庙合食，庭殿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庙有别制。后汉东平王苍已议之矣。又王肃、韩祇以王者德广无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丝竹之乐，宜备奏宗庙。愚谓苍、肃、祇议，合于典礼，适于当今。"

左仆射建平王宏又议："竣据《周礼》、《孝经》，天与上帝，连文重出，故谓上帝非天，则《易》之作乐，非为祭天也。按《易》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尚书》云：'肆类于上帝。'《春秋传》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无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称，故或谓昊天，或谓上帝，或谓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数称，便谓

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礼》'国有故，则旅上帝'，以知礼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礼天者，谓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经》称'严父莫大于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既天为议，则上帝犹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变上帝尔。《周礼》祀天之言再见，故郑注以前天神为五帝，后冬至所祭为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应以何时致享？《记》云：'扫地而祭，器用陶匏。'旨明所用质素，无害以乐降神。万秋谓郊宜有乐，事有典据。竣又云：'东平王苍以为前汉诸祖别庙，是以祖宗之庙可得各有舞乐。至于袷祭始祖之庙，则专用始祖之舞。故谓后汉诸祖，共庙同庭，虽有祖宗，不宜入别舞。'此诚一家之意，而未统适时之变也。后汉从俭，故诸祖共庙，犹以异室存别庙之礼。晋氏以来，登歌诵美，诸室继作。至于祖宗乐舞，何犹不可迭奏。苟所咏者殊，虽复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乐，岂复是异庙邪？"众议并同宏："祠南郊迎神，奏《肆夏》。皇帝初登坛，奏登歌。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送神，奏《肆夏》。祠庙迎神，奏《肆夏》。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皇帝诣东壁，奏登歌。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终献，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诏可。

孝建二年十月辛未，有司又奏："郊庙舞乐，皇帝亲奉，初登坛及入庙诣东壁，并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仆射建平王宏重参议："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会及二庙斋祠，登歌依旧并于殿庭设作。寻庙祠，依新仪注，登歌人上殿，弦管在下；今元会，登歌人亦上殿，弦管在下。"并诏可。文帝章太后庙未有乐章，孝武大明中使尚书左丞殷淡造新歌，明帝又自造昭太后宣太后歌诗。

后汉正月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舍利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毕，又化成黄龙，长八九丈，出水游戏，炫耀日光。以两大丝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

魏晋讫江左，犹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舞》、《北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乐焉。

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侍郎顾臻表曰："臣闻圣王制乐，赞扬治道，养以仁义，防其邪淫，上享宗庙，下训黎民，体五行之正音，协八风

以陶气。以宫声正方而好义，角声坚齐而率礼，弦歌钟鼓金石之作备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风改俗，致和乐之极。末世之伎，设礼外之观，逆行连倒，头足入筥之属，皮肤外剥，肝心内摧。敦彼行苇，犹谓勿践，矧伊生民，而不恻怆。加以四海朝觐，言观帝庭，耳聆《雅》《颂》之声，目睹威仪之序，足以蹋天，头以履地，反两仪之顺，伤彝伦之大。方今夷狄对岸，外御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难，过泰之戏，日禀五斗。方扫神州，经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远。宜下太常，纂备雅乐，《箫韶》九成，惟新于盛运；功德颂声，永著于来叶。此乃《诗》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后'者也。杂伎而伤人者，皆宜除之。流简俭之德，迈康哉之咏，清风既行，民应如草，此之谓也。愚管之诚，唯垂采察。"于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鳖食》及《齐王卷衣》、《笮儿》等乐。又减其禀。其后复《高絙》、《紫鹿》焉。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义康于东府正会，依旧给伎。总章工冯大列："相承给诸王伎十四种，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为："未详此人数所由。唯杜预注《左传》佾舞云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为非。夫舞者，所以节八音者也。八音克谐，然后成乐。故必以八人为列，自天子至士，降杀以两，两者，减其二列尔。预以为一列又减二人，至士止余四人，岂复成乐。按服虔注《传》云：'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义甚允。今诸王不复舞佾，其总章舞伎，即古之女乐也。殿庭八八，诸王则应六八，理例坦然。又《春秋》，郑伯纳晋悼公女乐二八，晋以一八赐魏绛，此乐以八人为列之证也。若如议者，唯天子八，则郑应纳晋二六，晋应赐绛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级，莫不以两，未有诸侯既降二列，又列辄减二人，近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于两义亦乖，杜氏之谬可见矣。国典事大，宜令详正。"事不施行。

民之生，莫有知其始也。含灵抱智，以生天地之间。夫喜怒哀乐之情，好得恶失之性，不学而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怒则争斗，喜则咏歌。夫歌者，固乐之始也。咏歌不足，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则舞又歌之次也。咏歌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无节，则流淫莫反。故圣人以五声和其性，以八音节其流，而谓之乐，故能移风易俗，平心正体焉。昔有娀氏有二女，居九成之台。天帝使燕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发视之，燕遗二卵，五色，北飞不反。二女作歌，始为北音。禹省南土，涂山之女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始为南

音。夏后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冥，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胜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后析橑，斧破断其足。孔甲曰："呜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周昭王南征，殒于汉中。王右辛余靡长且多力，振王北济，周公乃封之西翟，徙宅西河，追思故处作歌，始为西音。此盖四方之歌也。

黄帝、帝尧之世，王化下洽，民乐无事，故因击壤之欢，庆云之瑞，民因以作歌。其后《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漫之声起。

周衰，有秦青者，善讴，而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伎而辞归。青饯之于郊，乃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谈遂留不去，以卒其业。又有韩娥者，东之齐，至雍门，匮粮，乃鬻歌假食。既而去，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谓其人不去也。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韩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遣之。故雍门之人善歌哭，效韩娥之遗声。卫人王豹处淇川，善讴，河西之民皆化之。齐人绵驹居高唐，善歌，齐之右地，亦传其业。前汉有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尘起。若斯之类，并徒歌也。《尔雅》曰："徒歌曰谣。"

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白头吟》之属是也。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

……

《前溪歌》者，晋车骑将军沈充所制。

……

《鞞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张衡所赋，皆其事也。曹植《鞞舞歌序》曰："汉灵帝《西园故事》，有李坚者，能《鞞舞》。遭乱，西随段煨。先帝闻其旧有技，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晋《鞞舞歌》亦五篇，又《铎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并陈于元会。今《幡》、《鼓》歌词犹存，舞并阙。《鞞舞》，即今之《鞞扇舞》也。又云晋初有《杯盘舞》、《公莫舞》。史臣按：杯盘，今之《齐世宁》也。张衡《舞赋》云："历

七盘而纵蹑。”王粲《七释》云：“七盘陈于广庭。”近世文士颜延之云：“递间关于盘扇。”鲍昭云：“七盘起长袖。”皆以七盘为舞也。《搜神记》云：“晋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舞》，矜手以接杯盘反覆之。”此则汉世唯有盘舞，而晋加之以杯，反覆之也。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传云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汉高祖。且语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云莫害汉王也。今之用巾，盖像项伯衣袖之遗式。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则其声所从来已久，欲云项伯，非也。

江左初，又有《拂舞》。旧云《拂舞》，吴舞。检其歌，非吴词也，皆陈于殿庭。扬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见《白符舞》，或言《白凫鸠舞》，云有此来数十年。察其词旨，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思属晋也。”又有《白纻舞》，按舞词有巾袍之言；纻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晋《俳歌》又云：“皎皎白绪，节节为双。”吴音呼绪为纻，疑白纻即白绪。

《鞞舞》，故二八，桓玄将即真，太乐遣众伎，尚书殿中郎袁明子启增满八佾，相承不复革。宋明帝自改舞曲歌词，并诏近臣虞龢并作。又有西、伧、羌、胡诸杂舞。随王诞在襄阳，造《襄阳乐》；南平穆王为豫州，造《寿阳乐》；荆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乌飞歌曲》，并列于乐官。歌词多淫哇不典正。

前世乐饮，酒酣，必起自舞。《诗》云“屡舞仙仙”是也。宴乐必舞，但不宜屡尔。讥在屡舞，不讥舞也。汉武帝乐饮，长沙定王舞又是也。魏、晋已来，尤重以舞相属。所属者代起舞，犹若饮酒以杯相属也。谢安舞以属桓嗣是也。近世以来，此风绝矣。

孝武大明中，以《鞞》、《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殿庭。顺帝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表言之，并论三调歌曰：“臣闻《风》、《雅》之作，由来尚矣。大者系乎兴衰，其次者著于率舞。在于心而木石感，铿锵奏而国俗移。故郑相出郊，辩声知戚；延陵入聘，观乐知风。是则音不妄启，曲岂徒奏。歌倡既设，休戚已征，清浊是均，山琴自应。斯乃天地之灵和，升降之明节。今帝道四达，礼乐交通，诚非寡陋所敢裁酌。伏以三古缺闻，六代潜响，舞咏与日月偕湮，精灵与风云俱

灭。追余操而长怀，抚遗器而太息，此则然矣。夫钟县之器，以雅为用，凯容之制，八佾为体。故羽籥击拊，以相谐应，季氏获诮，将在于此。今总章旧佾二八之流，袿服既殊，曲律亦异，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歌钟一肆，克谐女乐，以歌为称，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宫县合和《鞞》、《拂》，节数虽会，虑乖雅体。将来知音，或讥圣世。若谓钟舞已谐，不欲废罢，别立歌钟，以调羽佾，止于别宴，不关朝享，四县所奏，谨依雅则，斯则旧乐前典，不坠于地。臣昔已制歌磬，犹在乐官，具以副钟，配成一部，即义沿理，如或可安。又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谅以金县干戚，事绝于斯。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危，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典正，崇长烦淫。士有等差，无故不可以去礼；乐有攸序，长幼不可以共闻。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韵，独尽于衣冠。夫川震社亡，同灾异戒，哀思靡漫，异世齐欢。咎征不殊，而欣畏并用，窃所未譬也。方今尘静畿中，波恬海外，《雅》《颂》得所，实在兹辰。臣以为宜命典司，务勤课习，缉理旧声，迭相开晓，凡所遗漏，悉使补拾。曲全者禄厚，艺敏者位优。利以动之，则人思自劝；风以靡之，可不训自革。反本还源，庶可跂踵。”诏曰：“僧虔表如此。夫钟鼓既陈，《雅》《颂》斯辨，所以惠感人祇，化动翔泳。顷自金籥弛韵，羽佾未凝，正俗移风，良在兹日。昔阮咸清识，王度昭奇，乐绪增修，异世同功矣。便可付外遵详。”

……

蔡邕论叙汉乐曰：一曰郊庙神灵，二曰天子享宴，三曰大射辟雍，四曰短箫铙歌。

……

魏《俞儿舞歌》四篇，王粲造。

汉初建国家，匡九州。

(《矛俞新福歌》：)

蛮荆震服，五刃三革休。安不忘备武乐修。宴我宾师，敬用御天，永乐无忧。子孙受百福，常与松乔游。蒸庶德，莫不咸欢柔。

(《弩俞新福歌》：)

材官选士，剑弩错陈。应桴蹈节，俯仰若神。绥我武烈，笃我淳仁。自东自西，莫不来宾。

(《安台新福歌曲》:)

我功既定,庶士咸绥。乐陈我广庭,式宴宾与师。昭文德,宣武威。平九有,抚民黎。荷天宠,延寿尸。千载莫我违。

(《行辞新福歌曲》:)

神武用师士素厉。仁恩广覆,猛节横逝。自古立功,莫我弘大。桓桓征四国,爰及海裔。汉国保长庆,垂祚延万世。

晋《宣武舞歌》四篇,傅玄造。

《惟圣皇篇》,《矛俞》第一:

惟圣皇,德巍巍,光四海。礼乐犹形影,文武为表里,乃作《巴俞》。肆舞士,剑弩齐列,戈矛为之始。进退疾鹰鹞,龙战而豹起。如乱不可乱,动作顺其理,离合有统纪。

《短兵篇》,《剑俞》第二:

剑为短兵,其势险危。疾逾飞电,回旋应规。武节齐声,或合或离。电发星骛,若景若差。兵法攸象,军容是仪。

《军镇篇》,《弩俞》第三:

弩为远兵军之镇,其发有机。体难动,往必速,重而不迟。锐精分镈,射远中微。《弩俞》之乐,一何奇!变多姿,退若激,进若飞。五声协,八音谐。宣武象,赞天威。

《穷武篇》,《安台行乱》第四:

穷武者丧,何但败北。柔弱亡战,国家亦废。秦始徐偃,既已作戒前世。先王鉴其机,修文整武艺。文武足相济,然后得光大。

乱曰:高则亢,满则盈。亢必危,盈必倾。去危倾,守以平。冲则久,浊能清。混文武,顺天经。

晋《宣文舞歌》二篇,傅玄造:

《羽籥舞歌》:

羲皇之初,天地开元。网罟禽兽,群黎以安。神农教耕,创业诚难。民得粒食,澹然无所患。黄帝始征伐,万品造其端。军驾无常居,是曰轩辕。轩辕既勤止,尧舜匪荒宁。夏禹治水,汤武又用兵。孰能保安逸,坐致太平?圣皇迈乾乾,

天下兴颂声，穆穆且明明。惟圣皇，道化彰。澄四海，清三光。万机理，庶事康。潜龙升，仪凤翔。风雨时，物繁昌。却走马，降瑞祥。扬仄陋，简忠良。百禄是荷，眉寿无疆。

《羽铎舞歌》：

昔在浑成时，两仪尚未分。阳升垂清景，阴降兴浮云。中和含氛氲，万物各异群。人伦得其序，众生乐圣君。三统继五行，然后有质文。皇王殊运代，治乱亦缤纷。伊大晋，德兼往古。越牺农，邈舜禹。参天地，陵三五。礼唐周，乐《韶武》。岂唯《箫韶》六代具举。泽霑地境，化充天宇。圣明临朝，元凯作辅，普天同乐胥。浩浩元气，遐哉太清。五行流迈，日月代征。随时变化，庶物乃成。圣皇继天，光济群生。化之以道，万国咸宁。受兹介福，延于亿龄。

……

晋《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傅玄造。

（《正德舞歌》：）

天命有晋，光济万国。穆穆圣皇，文武惟则。在天斯正，在地成德。载韬政刑，载崇礼教。我敷玄化，臻于中道。

（《大豫舞歌》：）

于铄皇晋，配天受命。熙帝之光，世德惟圣。嘉乐《大豫》，保祐万姓。渊兮不竭，冲而用之。先天弗违，虔奏天时。

……

晋《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荀勖造。

《正德歌舞》

人文垂则，盛德有容。声以依咏，舞以象功。干戚发挥，节以笙镛。羽籥云会，翊宣令踪。敷美尽善，允协时邕。焕炳其章，光乎万邦。万邦洋洋，承我晋道。配天作享，元命有造。上化如风，民应如草。穆穆斌斌，形于缀兆。文武旁作，庆流四表。无竞为烈，永世是绍。

（《大豫舞歌》：）

豫顺以动，大哉惟时。时迈其仁，世载邕熙。兆我区夏，宣文是基。大业惟新，我皇隆之。重光累曜，钦明文思。迄用有成，惟晋之祺。穆穆圣皇，受命既固。品物咸宁，芳烈云布。文教旁通，笃以淳素。玄化洽畅，被之暇豫。作乐崇德，同美《韶》、《濩》。濬邈幽遐，式遵王度。

……

晋《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张华造。

《正德舞》歌诗：

曰皇上天，玄鉴惟光。神器周回，五德代章。祚命于晋，世有哲王。弘济区夏，甄陶万方。大明垂曜，旁烛无疆。蚩蚩庶类，风德永康。皇道惟清，礼乐斯经。金石在县，万舞在庭。象容表庆，协律被声。轶《武》超《濩》，取节六英。同进退让，化渐无形。太和宣洽，通于幽冥。

《大豫舞》歌诗：

惟天之命，符运有归。赫赫大晋，三后重晖。继明绍世，光抚九围。我皇绍期，遂在璿玑。群生属命，奄有庶邦。慎徽五典，玄教遐通。万方同轨，率土咸雍。爰制《大豫》，宣德舞功。淳化既穆，王道协隆。仁及草木，惠加昆虫。亿兆夷人，说仰皇风。丕显大业，永世弥崇。

《前舞歌》一章（晋《正德之舞》，蕤宾厢作。）：

于赫景明，天监是临。乐杰伊阳，礼作惟阴。歌自德富，儛由功深。庭列宫县，陛罗瑟琴。翻籥繁会，笙磬谐音。《箫韶》虽古，九成在今。道志和声，德音孔宣。光我帝基，协灵配乾。仪刑六合，化穆自然。如彼云汉，为章于天。熙熙万类，陶和当年。击辕中《韶》，永世弗骞。

（《后舞歌》一章。晋《大豫之舞》，蕤宾厢作。）

假乐圣后，实天诞德。积美自中，王猷四塞。龙飞在天，仪刑万国。钦明惟神，临朝渊默。不言之化，品物咸德。告成于天，铭勋是勒。翼翼厥犹，娓娓其仁。顺命创制，因定和神。海外有截，九围无尘。冕旒司契，垂拱临民。乃舞《大豫》，钦若天人。纯嘏孔休，万载弥新。

《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唱此曲，当时特妙。自晋以来，不复传，遂绝。《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

……

汉《鼙舞歌》五篇:《关东有贤女》、《章和二年中》、《乐久长》、《四方皇》、《殿前生桂树》。

魏《鼙舞歌》五篇:《明明魏皇帝》、《太和有圣帝》、《魏历长》、《天生烝民》、《为君既不易》。

魏陈思王《鼙舞歌》五篇:

《圣皇篇》,当《章和二年中》:

圣皇应历数,正康帝道休。九州咸宾服,威德洞八幽。三公奏诸公,不得久淹留。蕃位任至重,旧章咸率由。侍臣省文奏,陛下体仁慈。沉吟有爱恋,不忍听可之。迫有官典宪,不得顾恩私。诸王当就国,玺绶何累缞。便时舍外殿,宫省寂无人。主上增顾念,皇母怀苦辛。何以为赠赐,倾府竭宝珍。文钱百亿万,采帛若烟云。乘舆服御物,锦罗与金银。龙旗垂九旒,羽盖参斑轮。诸王自计念,无功荷厚德。思一效筋力,糜躯以报国。鸿胪拥节卫,副使随经营。贵戚并出送,夹道交辎軿。车服齐整设,韡晔耀天精。武骑卫前后,鼓吹箫笳声。祖道魏东门,泪下沾冠缨。扳盖因内顾,俯仰慕同生。行行将日莫,何时还阙庭。车轮为裴回,四马踌躇鸣。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

《灵芝篇》,当《殿前生桂树》:

灵芝生玉地,朱草被洛滨。荣华相晃耀,光采晔若神。古时有虞舜,父母顽且嚚。尽孝于田陇,烝烝不违仁。伯瑜年七十,采衣以娱亲,慈母笞不痛,歔欷涕沾巾。丁兰少失母,自伤蚤孤茕,刻木当严亲,朝夕致三牲。暴子见陵侮,犯罪以亡形,丈人为泣血,免戾全其名。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岁月不安居,乌乎我皇考!生我既已晚,弃我何期蚤!《蓼莪》谁所兴,念之令人老。退咏《南风》诗,洒泪满袆抱。乱曰:圣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万国咸礼让,百姓家肃虔。庠序不失仪,孝悌处中田。户有曾闵子,比屋皆仁贤。髫龀无夭齿,黄发尽其年。陛下三万岁,慈母亦复然。

《大魏篇》,当《汉吉昌》:

大魏应灵符,天禄方甫始。圣德致泰和,神明为驱使。

左右宜供养，中殿宜皇子。陛下长寿考，群臣拜贺咸说喜。积善有余庆，荣禄固天常。众善填门至，臣子蒙福祥。无患及阳遂，辅翼我圣皇。众吉咸集会，凶邪奸恶并灭亡。黄鹄游殿前，神鼎周四阿。玉马充乘舆，芝盖树九华。白虎戏西除，舍利从辟邪。骐骥蹑足舞，凤凰拊翼歌。丰年大置酒，玉尊列广庭。乐饮过三爵，朱颜暴已形。式宴不违礼，君臣歌《鹿鸣》。乐人舞鼙鼓，百官雷抃赞若惊。储礼如江海，积善若陵山。皇嗣繁且炽，孙子列曾玄。群臣咸称万岁，陛下长乐寿年！御酒停未饮，贵戚跪东厢。侍人承颜色，奉进金玉觞。此酒亦真酒，福禄当圣皇。陛下临轩笑，左右咸欢康。杯来一何迟，群僚以次行。赏赐累千亿，百官并富昌。

《精微篇》，当《关东有贤女》：

精微烂金石，至心动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子丹西质秦，乌白马角生。邹羡囚燕市，繁霜为夏零。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太仓令有罪，远征当就拘。自悲居无男，祸至无与俱。缇萦痛父言，何担西上书。盘桓北阙下，泣泪何涟如。乞得并姊弟，没身赎父躯。汉文感其义，肉刑法用除。其父得以免，辨义在列图。多男亦何为，一女足成居。简子南渡河，津吏废舟船。执法将加刑，女娟拥棹前。"妾父闻君来，将涉不测渊。畏惧风波起，祷祝祭名川。备礼飨神祇，为君求福先。不胜醽祀诚，至令犯罚艰。君必欲加诛，乞使知罪愆。妾愿以身代"，至诚感苍天。国君高其义，其父用赦原。河激奏中流，简子知其贤。归娉为夫人，荣宠超后先。辨女解父命，何况健少年。黄初发和气，明堂德教施。治道致太平，礼乐风俗移。刑错民无枉，怨女复何为。圣皇长寿考，景福常来仪。

《孟冬篇》，当《狡兔》：

孟冬十月，阴气厉清。武官诫田，讲旅统兵。元龟袭吉，元光著明。蚩尤跸路，风弭雨停。乘舆启行，鸾鸣幽轧。虎贲采骑，飞象珥鹖。钟鼓铿锵，箫管嘈喝。万骑齐镳，千乘等盖。夷山填谷，平林涤薮。张罗万里，尽其飞走。翟翟狡兔，扬白跳翰。猎以青骹，掩以修竿。韩卢宋鹊，呈才骋足。噬

不尽压，牵麋掎鹿。魏氏发机，养基抚弦。都卢寻高，搜索猴猨。庆忌孟贲，蹈谷超峦。张目决眦，发怒穿冠。顿熊扼虎，蹴豹搏貙。气有余势，负象而趋。获车既盈，日侧乐终。罢役解徒，大飨离宫。乱曰：圣皇临飞轩，论功校猎徒。死禽积如京，流血成沟渠。明诏大劳赐，太官供有无。走马行酒醴，驱车布肉鱼。鸣鼓举觞爵，钟击位无余。绝网纵麟麑，弛罩出凤雏。收功在羽校，威灵振鬼区。陛下长欢乐，永世合天符。

《晋鼙舞歌》五篇。

《洪业篇》、《鼙舞歌》，当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关东有贤女》：

宣文创洪业，盛德在泰始。圣皇应灵符，受命君四海。万国何所乐，上有明天子。唐尧禅帝位，虞舜惟恭己。恭己正南面，道化与时移。大赦荡萌渐，文教被黄支。象天则地，体无为。聪明配日月，神圣参两仪。虽有三凶类，静言无所施。象天则地，体无为。稷契并佐命，伊吕升王臣。兰芷登朝肆，下无失宿民。声发响自应，表立景来附。虓虎从羁制，潜龙升天路。备物立成器，变通极其数。百事以时叙，万机有常度。训之以克让，纳之以忠恕。群下仰清风，海外同欢慕。象天则地，化云布。昔日贵雕饰，今尚俭与素。昔日多纤介，今去情与故。象天则地，化云布。济济大朝士，夙夜综万机。万机无废理，明明降畴咨。臣譬列星景，君配朝日晖。事业并通济，功烈何巍巍。五帝继三皇，三王世所归。圣德应期运，天地不能违。仰之弥已高，犹天不可阶。将复御龙氏，凤皇在庭栖。

《天命篇》、《鼙舞歌》，当魏曲《太和有圣帝》，古曲《章和二年中》：

圣祖受天命，应期辅魏皇。入则综万机，出则征四方。朝廷无遗理，方表宁且康。道隆舜臣尧，积德逾太王。孟度阻穷险，造乱天一隅。神兵出不意，奉命致天诛。赦善戮有罪，元恶宗为虚。威风震劲蜀，武烈慑强吴。诸葛不知命，肆逆乱天常。拥徒十余万，数来寇边疆。我皇迈神武，秉钺镇雍凉。亮乃畏天威，未战先仆僵。盈虚自然运，时变固多难。东征陵海表，万里枭贼渊。受遗齐七政，曹爽又滔天。群凶受诛殛，百禄咸来臻。黄华应福始，王凌为祸先。

《景皇帝》、《鼙舞歌》，当魏曲《魏历长》，古曲《乐久长》：

景皇帝，聪明命世生，盛德参天地。帝王道，创基既已难，继世亦未易。外则夏侯玄，内则张与李，三凶称逆，乱帝纪。从天行诛，穷其奸宄。遏将御其渐，潜谋不得起。罪人咸伏辜，威风震万里。平衡综万机，万机无不理。召陵桓不君，内外何纷纷，众小便成群。蒙昧恣心，治乱不分。睿圣独断，济武常以文。从天惟废立，扫霓披浮云。云霓既已辟，清和未几间。羽檄首尾至，变起东南蕃。俭钦为长蛇，外则冯吴蛮。万国纷骚扰，戚戚天下惧不安。神武御六军，我皇秉钺征。俭钦起寿春，前锋据项城。出其不意，并纵奇兵。奇兵诚难御，庙胜实难支。两军不期遇，敌退计无施。虎骑惟武进，大战沙阳陂。钦乃亡魂走，奔虏若云披。天恩赦有罪，东土放鲸鲵。

《大晋篇》、《鼙舞歌》，当魏曲《天生烝民》，古曲《四方皇》：

赫赫大晋，于穆文皇。荡荡巍巍，道迈陶唐。世称三皇五帝，及今重其光。九德克明，文既显，武又章。恩弘六合，兼济万方。内举元凯，朝政以纲。外简虎臣，时惟鹰扬。靡从不怀，逆命斯亡。仁配春日，威逾秋霜。济济多士，同兹兰芳。唐虞至治，四凶滔天。致讨俭钦，罔不肃虔。化感海外，海外来宾。献其声乐，并称妾臣。西蜀猾夏，僭号方域。命将致讨，委国稽服。吴人放命，冯海阻江。飞书告谕，响应来同。先王建万国，九服为蕃卫。亡秦坏诸侯，序胙不二世。历代不能复，忽逾五百岁。我皇迈圣德，应期创典制。分土五等，蕃国正封界。莘莘文武佐，千秋遘嘉会。洪业溢区内，仁风翔海外。

《明君篇》《鼙舞歌》，当魏曲《为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树》：

明君御四海，听鉴尽物情。顾望有谴罚，竭忠身必荣。兰茝出荒野，万里升紫庭。茨草秽堂阶，扫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为，有为无不成。暗君不自信，群下执异端。正直罹谮润，奸臣夺其权。虽欲尽忠诚，结舌不敢言。结舌亦何惮，尽忠为身患。清流岂不洁，飞尘浊其源。歧路令人迷，未远胜不还。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顾身。邪正不并存，譬若胡与秦。秦胡有合时，邪正各异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群目统在纲，众星拱北辰。设令遭暗主，斥退为凡民。虽薄供时用，白茅犹可珍。冰霜昼夜结，兰桂摧为薪。

邪臣多端变，用心何委曲。便辟从情指，动随君所欲。偷安乐目前，不问清与浊。积伪罔时主，养交以持禄。言行恒相违，难餍甚溪谷。昧死射乾没，觉露则灭族。

右五篇《鼙舞歌行》。

《铎舞》歌诗二篇。

《圣人制礼乐篇》：

昔皇文武邪，弥弥舍善，谁吾时吾。行许帝道，衔来治路万邪。治路万邪，赫赫意黄运道吾。治路万邪，善道明邪金邪。善道，明邪金邪帝邪。近帝武武邪邪。圣皇八音，偶邪尊来，圣皇八音，及来义邪同邪。乌及来义邪，善草供国吾。咄等邪乌，近帝邪武邪。近帝武邪武邪。应节合用，武邪尊邪；应节合用，酒期义邪同邪。酒期义邪善草供国吾，咄等邪乌，近帝邪武邪。近帝武武邪邪，下音足木，上为鼓义邪，应众义邪。乐邪邪延否，已邪乌已礼祥，咄等邪乌，素女有绝其圣乌乌武邪。

《云门篇》、《铎舞歌行》，当魏《太和时》：

黄《云门》，唐《咸池》，虞《韶舞》，夏殷《濩》。列代有五，振铎鸣金，近《大武》。清歌发倡，形为主。声和八音，协律吕。身不虚动，手不徒举。应节合度，周其叙。时奏宫商，杂之以徵羽。下餍众目，上从钟鼓。乐以移风，与德礼相辅，安有失其所。

右二篇《铎舞歌行》。

《拂舞》歌诗五篇。

《白鸠篇》：

翩翩白鸠，再飞再鸣。怀我君德，来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鲜。翔庭舞翼，以应仁乾。交交鸣鸠，或丹或黄。乐我君惠，振羽来翔。东壁余光，鱼在江湖。惠而不费，敬我微躯。策我良驷，习我驱驰。与君周旋，乐道亡饥。我心虚静，我志沾濡。弹琴鼓瑟，聊以自娱。陵云登台，浮游太清。扳龙附凤，日望身轻。

《济济篇》：

畅飞畅舞，气流芳。追念三五，大绮黄。去失有，时可行。去来同时，此未央。时冉冉，近桑榆。但当饮酒，为欢娱。衰老逝，有何期。多忧耿耿，内怀思。渊池广，鱼独希。愿得黄浦，众所依。恩感人，世无比。悲歌具舞，无极已。

《独禄篇》：

独禄独禄，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雍雍双雁，游戏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风遥轻。我心何合，与之同并。空床低帷，谁知无人。夜衣锦绣，谁别伪真。刀鸣削中，倚床无施。父冤不报，欲活何为。猛虎班班，游戏山间。虎欲啮人，不避豪贤。

《碣石篇》：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观沧海》：

孟冬十月，北风裴回。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鹍鸡晨鸣，雁过南飞。鸷乌潜藏，熊罴窟栖。钱镈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右五篇《拂舞行》。

《杯盘舞》歌诗一篇：

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盘。舞杯盘，何翩翩，举坐翻覆寿万年。天与日，终与一，左回右转不相失。筝笛悲，酒舞疲，心中慷慨可健儿。樽酒甘，丝竹清，愿令诸君醉复醒。醉复醒，时合同，四坐欢乐皆言工。丝竹音，可不听，亦舞此盘左右轻。自相当，合坐欢乐人命长。人命长，当结友，千秋万岁皆老寿。

右《杯盘舞歌行》。

《巾舞》歌诗一篇：

吾不见公莫时吾何婴公来婴姥时吾哺声何为茂时为来婴当思吾明月之上转起吾何婴土来婴转去吾哺声何为土转南来婴当去吾城上羊下食草吾何婴下来吾食草吾哺声汝何三年针缩何来婴吾亦老吾平平门淫涕下吾何婴何来婴涕下吾哺声昔结吾马客来婴吾当行吾度四州洛四海吾何婴海何来婴海何来婴四海吾哺声熇西马头香来婴吾洛道吾治五丈度汲水吾噫邪哺谁当求儿母何意零邪钱健步哺谁当吾求儿母何吾哺声三针一发交时还弩心意何零意弩心遥来婴弩心哺声复相头巾意何零何邪相哺头巾相吾来婴头巾母何何吾复来推排意何零相哺推相来婴推非母何吾复车轮意何零子以邪相哺转轮吾来婴转母何吾使君去时意何零子以邪使君去时使来婴去时母何吾思君去时意何零子以邪思君去时思来婴吾去时母何何吾吾

右《公莫巾舞歌行》。

《白纻舞》歌诗三篇：

高举两手白鹄翔。轻躯徐起何洋洋。凝停善睐容仪光。宛若龙转乍低昂。随世而变诚无方。如推若引留且行。宋世方昌乐未央。舞以尽神安可忘。爱之遗谁赠佳人。质如轻云色如银。袍以光躯巾拂尘。制以为袍余作巾。四坐欢乐胡可陈。清歌徐舞降祇神。

右一篇。

双袂齐举鸾凤翔。罗裾飘飖昭仪光。趋步生姿进流芳。鸣弦清歌及三阳。人生世间如电过。乐时每少苦日多。幸及良辰曜春花。齐倡献舞赵女歌。羲和驰景逝不停。春露未晞严霜零。百草凋索花落英。蟋蟀吟牖寒蝉鸣。百年之命忽若倾。蚤知迅速秉烛行。东造扶桑游紫庭。西至昆仑戏曾城。

右一篇。

阳春白日风花香。趋步明玉舞瑶珰。声发金石媚笙簧。罗袿徐转红袖扬。清歌流响绕凤梁。如矜若思凝且翔。转盼遗精艳辉光。将流将引双雁翔。欢来何晚意何长。明君御世永歌倡。

……

《圣人制礼乐》一篇，《巾舞歌》一篇，按《景祐广乐记》言，字讹谬，

声辞杂书。宋鼓吹铙歌辞四篇，旧史言，诂不可解。汉鼓吹铙歌十八篇，按《古今乐录》，皆声、辞、艳相杂，不复可分。

太昊帝宓牺氏，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燧人氏没，宓牺代之，受《龙图》，画八卦，所谓"河出《图》"者也。有景龙之瑞。

炎帝神农氏，母曰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山，生炎帝。人身牛首，有圣德，致大火之瑞。嘉禾生，醴泉出。

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弱而能言，龙颜，有圣德，劾百神朝而使之。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以女魃止淫雨。……黄帝黄服斋于中宫，坐于玄扈洛水之上，有凤皇集，不食生虫，不履生草，或止帝之东园，或巢于阿阁，或鸣于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

帝挚少昊氏，母曰女节，见星如虹，下流华渚，既而梦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凤凰之瑞。

帝颛顼高阳氏，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登帝位。

帝喾高辛氏，生而骈齿，有圣德，代高阳氏王天下。使鼓人拊鞞鼓，击钟磬，凤凰鼓翼而舞。

帝尧之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护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彩，鬓发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於唐，梦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归之。……

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华。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舜父母憎舜，使其涂廪，自下焚之，舜服鸟工衣服飞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龙工衣自傍而出。耕于历山，梦眉长与发等。及即帝位，蓂荚生于阶，凤皇巢于庭，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景星出房，地出乘黄之马，西王母献白环、玉玦。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钟石笙筦未罢，而天大雷雨，疾风发屋拔木，桴鼓播此，钟磬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舜乃拥璿持衡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见于钟石笙筦乎。"乃荐禹于天，使行天下事。于时和气普应，庆云兴焉，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百工相和而歌庆云。帝乃倡之曰："庆

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毕，旦复旦兮。”群臣咸进，稽首曰：“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百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圣贤，莫不咸听。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以竭，褰裳去之。”……

帝禹有夏氏，母曰修己，出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虎鼻大口，两耳参镂，首戴钩钤，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

高辛氏之世妃曰简狄，以春分玄鸟至之日，从帝祀郊禖，与其妹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而坠之，五色甚好，二人竞取，覆以玉筐。简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

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禖，见大人迹履之，当时歆如有人道感己，遂有身而生男。以为，不祥，弃之厄巷，羊牛避而不践；又送之山林之中，会伐林者荐覆之；又取而置寒冰上，大鸟来以一翼借覆之。姜嫄以为异，乃收养焉，名之曰弃。

卷三十 五行志一

太康之中，天下为《晋世宁》之舞，手接杯盘反覆之，歌曰：“晋世宁，舞杯盘。”夫乐生人心，所以观事。故《记》曰：“总干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又曰：“其治民劳者，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舞行缀近。今接杯盘于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杯盘者，酒食之器也。而名曰《晋世宁》者，言晋世之士，偷苟于酒食之间，而其知不及远，晋世之宁，犹杯盘之在手也。”

卷三十一 五行志二

晋海西时，庾晞四五年中，喜为挽歌，自摇大铃为唱，使左右齐和。又燕会，辄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悲切。时人怪之，后亦果败。

……

魏明帝太和中，京师歌《兜铃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诗妖也。其后曹爽见诛，曹氏遂废。

……

太康末，京、洛始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词，终以禽获斩截之事。是时三杨贵盛而族灭，太后废黜而幽死。

……

庾亮初出镇武昌，出石头，百姓于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流苏。”后连征不入，及薨，还都葬。

……

晋穆帝升平中，童子辈忽歌于道曰“阿子闻”，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无几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闻不？”

……

升平末，民间忽作《廉歌》。有扈谦者闻之，曰：“廉者临也。歌云‘白门廉，宫廷廉’，内外悉临，国家其大讳乎？”少时而穆帝晏驾。

晋哀帝隆和初，童儿歌曰：“升平不满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走。”帝闻而恶之，复改年曰兴宁。民复歌曰：“虽复改兴宁，亦复无聊生。”哀帝寻崩。升平五年，穆帝崩。不满斗，不至十年也。

晋海西公太和中，民歌曰：“青青御路杨，白马紫游缰。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

……

晋海西公生皇子，百姓歌云：“凤凰生一雏，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马驹，今定成龙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龙与内侍接，生子以为己子。

桓石民为荆州，镇上明，民忽歌曰“黄昙子”。曲终又曰：“黄昙英，扬州大佛来上明。”顷之而石民死，王忱为荆州。“黄昙子”乃是王忱之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来上明”也。

……

庾楷镇历阳，民歌曰：“重罗犁，重罗犁，使君南上无还时。”后楷南奔桓玄，为玄所诛。

……

晋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恼歌》，其曲中有“草生可揽结，女儿可揽抱”之言。桓玄既篡居天位，义旗以三月二日扫定京都，玄之宫女及逆党之家子女伎妾，悉为军赏。东及瓯、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获焉。时则草可结，事则女可抱，信矣。

卷三十九 百官志上

太乐令，一人。丞一人。掌凡诸乐事。周时为大司乐。汉西京曰太乐令。汉东京曰大予乐令。魏复为太乐令。

卷五十 张兴世列传

（张兴世）由兴世致位给事中。兴世欲将往襄阳，爱恋乡里，不肯去。尝谓兴世：“我虽田舍老公，乐闻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时吹之。”兴世素恭谨畏法宪，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

卷六十一 武三王列传

（孝建元年）有司奏曰：

……降于顷世，下僭滋极。器服装饰，乐舞音容，通于王公，达于众庶。上下无辨，民志靡壹。义恭所陈，实允礼度。九条之格，犹有未尽，谨共附益，凡二十四条：

……胡伎不得彩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装面蔽花；正冬会不得铎舞、杯柈舞；长跷、透狭、舒丸剑、博山、缘大橦、升五案，自非正冬会奏舞曲，不得舞；……

诏可。

卷六十三 沈演之列传

（沈演之）性好举才，申济屈滞，而谦约自持，上赐女伎，不受。……

（沈）勃好为文章，善弹琴，能围棋，而轻薄逐利。历尚书殿中郎。太宗泰始中，为太子右卫率，加给事中。时欲北讨，使勃还乡里募人，多受货贿。上怒，下诏曰："沈勃琴书艺业，口有美称，而轻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酣放纵，无复剂限。……"于是徙付梁州。

卷六十五 刘道产列传

（襄阳太守刘道产）善于临民，在雍部政绩尤著，蛮夷前后叛戾不受化者，并皆顺服，悉出缘沔而居。百姓乐业，民户丰赡，由此有《襄阳乐歌》，自道产始也。

卷六十五 杜骥列传

（杜）幼文所莅贪横，家累千金，女伎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与沈勃、孙超之居止接近，常相从，又并与阮佃夫厚善。

卷六十九 范晔列传

元嘉九年冬，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弟广渊，时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宿广渊许，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左迁晔宣城太守。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

卷七十一 徐湛之列传

湛之善于尺牍，音辞流畅。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

臧质列传 卷七十四

高祖入京城，熹族子穆斩桓修。进至京邑，桓玄奔走，高祖使熹入宫收图书器物，封闭府库。有金饰乐器，高祖问熹："卿得无欲此乎？"熹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将军首建大义，劬劳王家。虽复不肖，无情于乐。"高祖笑曰："聊以戏卿尔。"

宗悫列传 卷七十六

宗悫，字元干，南阳人也。……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悫自奋请行。……林邑王范阳迈倾国来拒，以具装被象，前后无际，士卒不能当。悫曰："吾闻师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众因溃散，遂克林邑。

颜师伯列传 卷七十七

师伯居权日久，天下辐辏，游其门者，爵位莫不逾分。多纳货贿，家产丰积，伎妾声乐，尽天下之选，园池第宅，冠绝当时，骄奢淫恣，为衣冠所嫉。

沈庆之列传 卷七十七

（沈庆之）广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身享大国，家素富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妓妾数十人，并美容工艺。

萧思话列传 卷七十八

（萧）思话年十许岁，未知书，以博诞游遨为事，好骑屋栋，打细腰鼓，侵暴邻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节，数年中，遂有令誉。好书史，善弹琴，能骑射。高祖一见，便以国器许之。

……

太祖赐以弓琴，手敕曰："丈人顷何所作？事务之暇，故以琴书为娱耳，所得不曰义邪！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是旧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是戴颙意于弹抚，响韵殊胜，直尔嘉也。并往桑弓一张，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废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叹息。良材美器，宜在尽用之地，丈人真无所与让也。"

谢庄列传 卷八十五

时河南献舞马，诏群臣为赋，（谢）庄所上其词曰：

……观其双璧应范，三封中图，玄骨满，燕室虚，阳理竟，潜策纡，汗飞赭，沫流朱。至于《肆夏》已升，《采齐》既荐，始徘徊而龙俯，终沃若而鸾眄，迎调露于飞钟，赴承云于惊箭，写秦垧之弥尘，状吴门之曳练，穷虞庭之蹈蹀，究遗野之环袨。若夫蹠实之态未卷，凌远之气方摅，历岱野而过碣石，跨沧流而轶姑余，朝送日于西坂，夕归风于北都，寻琼宫于倏瞬，望银台于须臾。……是以击辕之蹈，抚埃之舞，相与

而歌曰："笄朝盖兮泛晨霞，灵之来兮云汉华。山有寿兮松有茂，祚神极兮贶皇家。"……

又使庄作《舞马歌》，令乐府歌之。

卷九十三 隐逸列传

戴颙，字仲若，谯郡铚人也。父逵，兄勃，并隐遁有高名。

颙年十六，遭父忧，几于毁灭，因此长抱羸患。以父不仕，复修其业。父善琴书，颙并传之，凡诸音律，皆能挥手。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颙及兄勃，并受琴于父。父没，所传之声，不忍复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颙十五部。颙又制长弄一部，并传于世。中书令王绥常携宾客造之，勃等方进豆粥，绥曰："闻卿善琴，试欲一听。"不答，绥恨而去。……

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颙姻通，迎来止黄鹄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涧甚美。颙憩于此涧，义季亟从之游，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为义季鼓琴，并新声变曲，其三调《游弦》、《广陵》、《止息》之流，皆与世异。太祖每欲见之，尝谓黄门侍郎张敷曰："吾东巡之日，当宴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长给正声伎一部。颙合《何尝》、《白鹄》二声，以为一调，号为清旷。

……

（陶）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

沈道虔，吴兴武康人也。……受琴于戴逵，王敬弘深敬之。

卷九十四 恩幸列传

时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执权柄，亚于人主。……（阮佃夫）大通货贿，凡事非重赂不行。人有饷绢二百匹，嫌少，不答书。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妓女数十，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也。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

卷九十六 鲜卑、吐谷浑列传

阿柴虏吐谷浑，辽东鲜卑也。父弈洛韩，有二子，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若洛廆别为慕容氏，……后廆追思浑，作《阿干之歌》。鲜卑呼兄为"阿干"。廆子孙窃号，以此歌为辇后大曲。

……

世祖大明五年，拾寅遣使献善舞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马歌》者二十七首。

7

《南齐书》

59卷　南朝梁·萧子显

题解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南齐书》现存59卷，其中帝纪8卷，志11卷，列传40卷。所缺1卷为《自序》。《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烦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卷一 高帝本纪

（宋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帝微行出北湖，常单马先走，羽仪禁卫随后追之，于堤塘相蹈藉。左右张互儿马坠湖，帝怒，取马置光明亭前，自驰骑刺杀之，因共屠割，与左右作羌胡伎为乐。

……

（杨）玉夫与其党陈奉伯等二十五人同谋，于毡屋中取千牛刀杀苍梧王，称敕，使厢下奏伎，因将首出与王敬则，敬则送太祖。

……

大明、泰始以来，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辅政，罢御府，省二尚方诸饰玩。至是，又上表禁民间华伪杂物：……不得以七宝饰乐器又诸杂漆物，不得以金银为花兽，不得辄铸金铜为像。皆须墨敕，凡十七条。

……

（宋升明三年）三月甲辰，诏进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备九锡之礼，……甲寅，策相国齐公曰：

"……公居身以谦，导物以义，镕钧庶品，罔不和悦，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儛。……"

四月癸酉，诏进齐公爵为王，……丙戌，命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儛八佾，设钟虡宫县。王世子为太子，王女王孙爵命一如旧仪。

辛卯，宋帝禅位，……是日宋帝逊于东邸。备羽仪，乘画轮车，出东掖门，问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

卷三 武帝本纪

（永明二年）八月，丙午，车驾幸旧宫小会，设金石乐，在位者赋诗。

卷四 郁林王本纪

文惠皇太子薨，昭业每临哭，辄号咷不自胜，俄尔还内，欢笑极乐。在世祖丧，哭泣竟，入后宫，尝列胡妓二部夹阁迎奏。

卷七 东昏侯本纪

性重涩少言，不与朝士接，唯亲信阉人及左右御刀应敕等，自江祏、始安王遥光诛后，渐便骑马。日夜于后堂戏马，与亲近阉人倡伎鼓叫。……

陈显达事平，渐出游走，所经道路，屏逐居民，从万春门由东宫以东至于郊外，数十百里，皆空家尽室。巷陌悬幔为高障，置仗人防守，谓之"屏除"。或于市肆左侧过亲幸家，环回宛转，周遍京邑。每三四更中，鼓声四出，幡戟横路，百姓喧走相随，士庶莫辨。出辄

不言定所，东西南北，无处不驱入。高鄣之内，设部伍羽仪。复有数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夜出昼反，火光照天。

……

帝有膂力，能担白虎幢。自制杂色锦伎衣，缀以金花玉镜众宝，逞诸意态。

……

王珍国、张稷惧祸及，率兵入殿，分军又从西上阁入后宫断之，御刀丰勇之为内应。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卧未熟，闻兵入，趋出北户，欲还后宫。

卷八 和帝本纪

（中兴二年三月）（甲）[壬]午，命梁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簴宫悬。……丙辰，禅位梁王。

卷九 礼志上

建武二年旱，有司议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议曰："《周礼·司巫》云：'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郑玄云：'雩，旱祭也。天子于上帝，诸侯以下于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则舞雩'。郑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阴也。'郑众云：'求雨以女巫。'《礼记·月令》云：'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郑玄云：'阳气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兴云致雨者也。众水所出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谓为坛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鼗鞞至柷敔为盛乐，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谓勾龙、后稷之类也。《春秋传》曰龙见而雩，[雩之]（止）[正]当以四月。'王肃云：'大雩，求雨之祭也。传曰龙见而雩，谓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礼》于五月著雩义也。'晋永和中，中丞启，雩制在国之南为坛，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云汉》诗，皆以孟夏，得雨报太牢。于时博士议，旧有坛，汉、魏各自讨寻。《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则大雩所祭，唯应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郑玄说，宜配食于庭也。郑玄云'雩坛在南郊坛之旁'，而不辨东西。寻地道尊右，雩坛方郊坛为轻，理应在左。宜于郊坛之东、营域之外筑坛。既祭五帝，谓坛宜员。寻雩坛高广，《礼》、《传》无明文，案《觐礼》设方明之祀，为坛高四尺，用圭璋等六玉，礼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诸侯亲礼，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谓今筑坛宜崇四

尺，其广轮仍以四为度，径四丈，周员十二丈而四阶也。设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仪。皇齐以世祖配五精于明堂，今亦宜配飨于雩坛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谷，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虽殊，而所为者一。礼唯有冬至报天，初无得雨赛帝。今虽阙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报之礼，理不容别有赛答之事也。礼祀帝于郊，则所尚省费，周祭灵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犊，斯外悉如南郊之礼也。武皇遏密未终，自可不奏盛乐。至于旱祭舞雩，盖是吁嗟之义，既非存欢乐，谓此不涉嫌。其余祝史称辞，仰祈灵泽而已。礼舞雩乃使无阙，今之女巫，并不习歌舞，方就教试，恐不应速。依晋朝之议，使童子，或时取舍之宜也。司马彪《礼仪志》云雩祀著皂衣，盖是崇阴之义。今祭服皆缁，差无所革。其所歌之诗，及诸供须，辄勒主者申摄备辨。”从之。

……

汉末，蔡邕立汉《朝会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为岁首，汉初习以大飨会，后用夏正，飨会犹未废十月旦会也。东京以后，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鸣钟受贺，公侯以下执贽来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张衡赋云“皇舆夙驾，登天光于扶桑”。然则虽云夙驾，必辨色而行事矣。魏武都邺，正会文昌殿，用汉仪，又设百华灯。后魏文修洛阳宫室，权都许昌，宫殿狭小，元日于城南立毡殿，青帷以为门，设乐飨会。后还洛阳，依汉旧事。晋武帝初，更定朝会仪，夜漏未尽十刻，庭燎起火，群臣集。傅玄《朝会赋》云：“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此则因魏仪与庭燎并设也。漏未尽七刻，群臣入白贺，未尽五刻，就本位，至漏尽，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贺，如汉仪。礼毕罢入，群臣坐，谓之辰贺。昼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寿酒，大飨作乐，谓之昼会。别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复晨贺，夜漏未尽十刻，开宣阳门，至平旦始开殿门；昼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贺。宋世至十刻乃受贺。其余升降拜伏之仪，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夕牲拜授吊祭，皆有仪注，文多不载。

三月三日曲水会，古禊祭也。汉《礼仪志》云“季春月上巳，官民皆洁濯于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疾为大洁”。不见东流为何水也。晋中朝云，卿已下至于庶民，皆禊洛水之侧，事见诸《禊赋》及《夏仲御传》也。赵王伦篡位，三日，会天渊池诛张林。怀帝亦会天渊池赋诗。陆机云：“天渊池南石沟，引御沟水，池西积石为禊堂。跨水，流杯饮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诏罢三日弄具。今相承为百戏之具，雕弄技巧，增损无常。

史臣曰：案禊与曲水，其义参差。旧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姑洗洁之也。巳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说，三月三日，清明之节，将修事于水侧，祷祀以祈丰年。应劭云："禊者，洁也，言自洁濯也。或云汉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频生皆死，时俗以为大忌，民人每至其日，皆适东流水祈祓自洁濯，浮酌清流，后遂为曲水。"案高后祓霸上，马融《梁冀西第赋》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输。虾蟆吐写，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也。今据禊为曲水事，应在永寿之前已有，祓除则不容在高后之后。祈农之说，于事为当。

九月九日马射。或说云，秋金之节，讲武习射，像汉立秋之礼。

史臣曰：案晋中朝元会，设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此亦角抵杂戏之流也。宋武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项羽戏马台，至今相承，以为旧准。

南郊乐舞歌辞，二汉同用，见《前汉志》，五郊互奏之。魏歌舞不见，疑是用汉辞也。晋武帝泰始二年，郊祀明堂，诏礼遵用周室肇称殷祀之义，权用魏仪。后使傅玄造《祠天地五郊夕牲歌》诗一篇，《迎神歌》一篇。宋文帝使颜延之造《郊天夕牲》、《迎送神》、《飨神歌》诗三篇，是则宋初又仍晋也。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庙雅乐歌辞旧使学士博士撰，搜简采用，请敕外，凡义学者普令制立。参议："太庙登歌宜用司徒褚渊，余悉用黄门郎谢超宗辞。"超宗所撰，多删颜延之、谢庄辞以为新曲，备改乐名。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宜集英儒，删纂雅乐。诏付外详，竟不行。

……

明堂歌辞，祠五帝。汉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谢庄造辞，庄依五行数，木数用三，火数用七，土数用五，金数用九，水数用六。案《鸿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月令》木数八，火数七，土数五，金数九，水数六。蔡邕云："东方有木三土五，故数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数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数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数六。"又纳音数，一言得土，三言得火，五言得水，七言得金，九言得木。若依《鸿范》木数用三，则应水一火二金四也。若依《月令》金九水六，则应木八火七也。当以《鸿范》一二之数，言不成文，故有取舍，而使两义并违，未详以数立言为何依据也。《周颂·我将》祀文王，言皆四，其一句五，一句七。谢庄歌宋太祖亦无定句。建元初，诏黄门郎谢超宗造明堂夕牲等辞，并采用庄辞。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谢朓造辞，一依谢庄，唯世祖四言也。

……

《雩祭》歌辞：

清明畅，礼乐新。候龙景，选贞辰。阳律亢，阴晷伏。耗下土，荐璟稑。震仪警，王度乾。嗟云汉，望昊天。张盛乐，奏《云舞》。集五精，延帝祖。雩有讽，勲有秩。翊邕芬，圭瓒瑟。灵之来，帝阍开。车煜耀，吹徘徊。停龙軿，遍观此。冻雨飞，祥风靡。坛可临，奠可歆。对泯祉，鉴皇心。

……

元会大飨四厢乐歌辞，晋泰始五年太仆傅玄撰。正旦大会行礼歌诗四章，寿酒诗一章，食举东西厢乐十三章，黄门郎张华作。上寿食举行礼诗十八章，中书监荀勖、侍郎成公绥，言数各异。宋黄门郎王韶之造《肆夏》四章，《行礼》一章，《上寿》一章，《登歌》三章，《食举》十章，前后《舞歌》一章。齐微改革，多仍旧辞。其前后舞二章新改。其临轩乐，亦奏《肆夏·于铄》四章。

《肆夏乐》歌辞：

于铄我皇，体仁苞元。齐明日月，比景乾坤。陶甄百王，稽则黄轩。讦谟定命，辰告四蕃。

右一曲，客入，四厢奏。

将将蕃后，翼翼群僚。盛服待晨，明发来朝。飨以八珍，乐以《九韶》。仰祗天颜，厥猷孔昭。

右一曲，皇帝当阳，四厢奏。皇帝入变服，四厢并奏前二曲。

法章既设，初筵长舒。济济列辟，端委皇除。饮和无盈，威仪有余。温恭在位，敬终如初。

九功既歌，六代惟时。被德在乐，宣道以诗。穆矣大和，品物咸熙。庆积自远，告成在兹。

右二曲，皇帝入变服，黄钟太蔟二厢奏。

《大会行礼》歌辞：

大哉皇齐，长发其祥：祚隆姬夏，道迈虞唐。德之克明，休有烈光。配天作极，辰居四方。

皇矣我后，圣德通灵：有命自天，诞授休祯。龙飞紫极，造我齐京；光宅宇宙，赫赫明明。

右二曲，姑洗厢奏。

《上寿》歌辞：

献寿爵，庆圣皇。灵祚穷二仪，休明等三光。

右一曲，黄钟厢奏。

《殿前登》歌辞：

明明齐国，缉熙皇道。则天垂化，光定天保。天保既定，肆觐万方。礼繁乐富，穆穆皇皇。

沔彼流水，朝宗天池。洋洋贡职，抑抑威仪。既习威仪，亦闲礼容。一人有则，作孚万邦。

烝哉我皇，实灵诞圣。履端惟始，对越休庆。如天斯崇，如日斯盛。介兹景福，永固洪命。

右三曲，别用金石，太乐令跪奏。

《食举》歌辞：

晨仪载焕，万物咸睹。嘉庆三朝，礼乐备举。元正肇始，典章徽明。万方来贺，华夷充庭。多士盈九德，俯仰观玉声。惝惝俯仰，载烂其晖。钟鼓震天区，礼容塞皇闱。思乐穷休庆，福履同所归。

五玉既献，三帛是荐。尔公尔侯，鸣玉华殿。皇皇圣后，降礼南面。元首纳嘉礼，万邦同钦愿。休哉休哉，君臣熙宴。建五旗，列四县。《乐》有文，《礼》无倦。融《王风》，穷一变。

礼至和，感阴阳。德无不柔，系休祥。瑞徽辟，应嘉钟。舞云凤，跃潜龙。景星见，甘露坠。木连理，禾同穗。玄化洽，仁泽敷。极祯瑞，穷灵符。

怀荒远，绥齐民。荷天佑，靡不宾。靡不宾，长世盛。昭明有融，繁嘉庆。繁嘉庆，熙帝载。含气感和，苍生欣戴。三灵协瑞，惟新皇代。

王道四达，流仁德。穷理咏乾元，垂训从帝则。灵化侔四时，幽诚通玄默。德泽被八纮，礼章轨万国。

皇猷缉，咸熙泰。礼仪焕帝庭，要荒服遐外。被发袭缨冕，右衽回衿带。天覆地载，泽流汪濊。声教布濩，德光大。

开元辰，毕来王。奉贡职，朝后皇。鸣珩佩，观典章。乐王庆，悦徽芳。陶盛化，游大康。惟昌明，永克昌。

惟建元，德丕显。齐七政，敷五典。彝伦序，洪化阐。

王泽流，太平始。树灵祇，恭明祀。介景祚，膺嘉祉。礼有容，乐有仪。金石陈，干羽施。迈《武》《濩》，均《咸

池》。歌《南风》，德永称。文明焕，颂声兴。

王道纯，德弥淑。宁八表，康九服。导礼让，移风俗。移风俗，永克融。歌盛美，告成功。咏休烈，邈无穷。

右黄钟先奏《晨仪》篇，太蔟奏《五玉》篇，余八篇二厢更奏之。

《前舞》阶步歌辞（新辞）：

天挺圣哲，三方维纲。川岳伊宁，七耀重光。茂育万物，众庶咸康。道用潜通，仁施遐扬。德厚巛极，功高昊苍。舞象盛容，德以歌章。八音既节，龙跃凤翔。皇基永树，二仪等长。

《前舞凯容》歌诗（旧辞）：

于赫景命，天鉴是临。乐来伊阳，礼作惟阴。歌自德富，舞由功深。庭列宫县，陛罗瑟琴。翿籥繁会，笙磬谐音。《箫韶》虽古，九奏在今。导志和声，德音孔宣。光我帝基，协灵配乾。仪形六合，化穆自宣。如彼云汉，为章于天。熙熙万类，陶和当年。击辕中韶，永世弗骞。

《后舞》阶步歌辞（新辞）：

皇皇我后，绍业盛明。涤拂除秽，宇宙载清。允执中和，以莅苍生。玄化远被，兆世轨形。何以崇德，乃作九成。妍步恂恂，雅曲芬馨。八风清鼓，应以祥祯。泽浩天下，功齐百灵。

《后舞凯容》歌辞（旧辞）：

假乐圣后，实天诞德。积美自中，王猷四塞。龙飞在天，仪形万国。钦明惟神，临朝渊默。不言之化，品物咸得。告成于天，铭勋是勒。翼翼厥猷，亹亹其仁。从命创制，因定和神。海外有截，九国无尘。冕旒司契，垂拱临民。乃舞《凯容》，钦若天人。纯嘏孔休，万载弥新。

《宣烈舞》，执干戚。郊庙奏，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袴，绛袜。朝廷，则武冠，赤帻，生绛袍单衣，绢领袖，皂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袴，白布彩，皆黑韦缇。周《大武舞》，秦改为《五行》。汉高造《武德舞》，执干戚，象天下乐已除乱。按《礼》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则汉放此舞而立也。魏文帝改《五行》还为《大武》，而《武德》曰《武颂舞》。明帝改造《武始舞》。晋世仍旧。傅玄六代舞歌有《武》辞，此《武舞》非一也。宋孝建初，朝议以《凯容舞》为《韶舞》，《宣烈舞》为《武舞》。据《韶》为言，《宣

烈》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今世谚呼为武王伐纣。其冠服，魏明帝世尚书所奏定《武始舞》服，晋、宋承用，齐初仍旧，不改宋舞名。其舞人冠服，见魏尚书奏，后代相承用之。

《凯容舞》，执羽籥。郊庙，冠委貌，服如前。朝廷，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裤，余如前。本舜《韶舞》，汉高改曰《文始》，魏复曰《大韶》。又造《咸熙》为《文舞》。晋傅玄六代舞有《虞韶舞》辞。宋以《凯容》继《韶》为《文舞》。相承用魏咸熙冠服。

《前舞》、《后舞》，晋泰始九年造。《正德大豫舞》，傅玄、张华各为歌辞。宋元嘉中，改《正德》为《前舞》，《大豫》为《后舞》。

右朝会乐辞。

舞曲，皆古辞雅音，称述功德，宴享所奏。傅玄歌辞云："获罪于天，北徙朔方，坟墓谁扫，超若流光。"如此十余小曲，名为舞曲，疑非宴乐之辞。然舞曲总名起此矣。

《明君》辞：

明君创洪业，盛德在建元。受命君四海，圣皇应灵乾。五帝继三皇，三皇世所归。圣德应期运，天地不能违。仰之弥已高，犹天不可阶。将复结绳化，静拱天下齐。

右一曲，汉章帝造《鼙舞歌》，云"关东有贤女"。魏明帝代汉曲云"明明魏皇帝"。傅玄代魏曲作晋《洪业篇》云："宣文创洪业，盛德存泰始。圣皇应灵符，受命君四海。"今前四句错综其辞，从"五帝"至"不可阶"六句全玄辞，后二句本云"将复御龙氏，凤皇在庭栖"，又改易焉。

《圣主曲》辞：

圣主受天命，应期则虞唐。升旒综万机，端扆驭八方。盈虚自然数，揖让归圣明。北化陵河塞，南威越沧溟。广德齐七政，敷教腾三辰。万宇必承庆，百福咸来臻。圣皇应福始，昌德洞佑先。

《明君》辞：

明君御四海，总鉴尽人灵。仰成恩已洽，竭忠身必荣。圣泽洞三灵，德教被八乡。草木变柯叶，川岳洞嘉祥。愉乐盛明运，舞蹈升泰时。微霜永昌命，轨心长欢怡。

《铎舞》歌辞：

黄《云门》，唐《咸池》，虞《韶舞》，夏《夏》殷《濩》，列代有五。振铎鸣金，延《大武》。清歌发唱，形为主。声和八音，协律吕。身不虚动，手不徒举。应节合度，周期序。时奏宫角，杂之以徵羽。乐以移风，礼相辅，安有出其所！

右一曲，傅玄辞，以代魏《太和时》。“徵羽”下除“下厌众目，上从钟鼓”二句。

《白鸠》辞：

翩翩白鸠，再飞再鸣。怀我君德，来集君庭。

右一曲，《舞叙》云：“《白符》或云《白符鸠舞》，出江南，吴人所造。其辞意言患孙皓虐政，慕政化也。其诗本云‘平平白符，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言白者金行，符，合也，鸠亦合也。符鸠虽异，其义是同。”

《济济》辞：

畅飞畅舞，气流芳。追念三五，大绮黄。

右一曲，晋《济济舞歌》，六解，此是最后一解。

《独禄》辞：

独禄独禄，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

右一曲，晋《独鹿舞歌》，六解，此是前一解。古辞《明君曲》后云：“勇安乐无慈，不问清与浊。清与无时浊，邪交与独禄。”《伎禄》云：“求禄求禄，清白不浊。清白尚可，贪污杀我！”晋歌为鹿字，古通用也。疑是风刺之辞。

《碣石》辞：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淡淡，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言志。

右一曲，魏武帝辞，晋以为《碣石舞歌》。诗四章，此是中一章。

《淮南王》辞：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楼与天连。我欲渡河河无梁，愿作双黄鹄，还故乡。

右一曲，晋《淮南王舞歌》。六解，前是第一，后是第五。

《齐世昌》辞：

齐世昌，四海安乐齐太平。人命长，当结久。千秋万岁，

皆老寿。

右一曲，晋《杯槃歌》。十解，第三解云："舞杯槃，何翩翩，举坐翻覆寿万年。"干宝云："太康中有此舞。杯槃翻覆，至危之像。言晋世之士，苟贪饮食，智不及远。"其第一解首句云"晋世宁"，宋改为"宋世宁"。恶其杯槃翻覆，辞不复取。齐改为"齐世昌"。余辞同后一。

《公莫》辞：

吾不见公莫时 吾何婴公来 婴姥时吾 思君去时 吾何零子以耶 思君去时 思来婴 吾云时母那 何去吾。

右一曲，晋《公莫舞歌》，二十章，无定句。前是第一解，后是第十九、二十解。杂有三句，并不可晓解。建武初，明帝奏乐至此曲，言是似《永明乐》，流涕忆世祖云。

《白纻》辞：

阳春白日风花香，趍步明月舞瑶堂。情发金石媚笙簧，罗袿徐转红袖扬。清歌流响绕凤梁，如惊若思凝且翔。转眄流精艳辉光，将流将引双雁行。欢来何晚意何长，明君驭世永歌昌。

右五曲，尚书令王俭造。《白纻歌》，周处《风土记》云："吴黄龙中童谣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骊马'。后孙权征公孙渊，浮海乘舶，舶，白也。今歌和声犹云'行白纻'焉。"

《俳歌》辞：

俳不言不语，呼俳噏所。俳适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断肤耳。马无悬蹄，牛无上齿。骆驼无角，奋迅两耳。

右侏儒导舞人自歌之。古辞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擿取之也。

角抵、像形、杂伎，历代相承有也。其增损源起，事不可详，大略汉世张衡《西京赋》是其始也。魏世则事见陈思王乐府《宴乐篇》，晋世则见傅玄《元正篇》、《朝会赋》。江左咸康中，罢紫鹿、跂行、鳖食、笮鼠、齐王卷衣、绝倒、五案等伎，中朝所无，见《起居注》，并莫知所由也。太元中，苻坚败后，得关中檐橦胡伎，进太乐，今或有存亡，案此则可知矣。

……

百官志 卷十六

太乐令一人，丞一人。

祥瑞志 卷十八

世祖于南康郡内作伎，有弦无管，于是空中有篪声，调节相应。

五行志 卷十九

永明初，百姓歌曰："白马向城啼，欲得城边草。"后句间云"陶郎来"。白者金色，马者兵事。三年，妖贼唐宇之起，言唐来劳也。

皇后列传 卷二十

旧显阳、昭阳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无太后、皇后，羊贵嫔居昭阳殿西，范贵妃居昭阳殿东，宠姬荀昭华居凤华柏殿。宫内御所居寿昌画殿南阁，置白鹭鼓吹二部，乾光殿东西头，置钟磬两厢，皆宴乐处也

豫章文献王列传 卷二十二

太祖在领军府，（萧）嶷居青溪宅。苍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袭宅内，嶷令左右舞刀戟于中庭，苍梧从墙间窥见，以为有备，乃去。

褚渊列传 卷二十三

（褚）渊涉猎谈议，善弹琵琶。世祖在东宫，赐渊金镂柄银柱琵琶。

王俭列传 卷二十三

上曲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

柳世隆列传 卷二十四

（柳）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善弹琴，世称柳公双璅，为士品第一。常自云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

张瑰列传 卷二十四

张瑰，字祖逸，吴郡吴人也。……父永，右光禄大夫。晓音律，宋孝武问永以太极殿前钟声嘶，永答"钟有铜滓"。乃扣钟求其处，凿而去之，声遂清越。

……

瑰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有子十余人，常云"其中要应有好者"。建武末，屡启高宗还吴，见许。优游自乐。或有讥瑰衰暮畜伎，瑰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无复一存，唯未能遣此处耳。"

卷二十六 王敬则列传

王敬则，晋陵南沙人也。母为女巫，生敬则而胞衣紫色，谓人曰："此儿有鼓角相。"敬则年长，两腋下生乳各长数寸。梦骑五色师子。年二十余，善拍张。补刀戟左右。景和使敬则跳刀，高与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无不中。

……

仲雄善弹琴，当时新绝。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上敕五日一给仲雄。仲雄于御前鼓琴作《懊侬曲歌》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帝愈猜愧。

卷二十七 刘怀珍列传

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焕，泰始中没虏，灵哲为布衣，不听乐。

卷二十八 崔祖思列传

上初即位，祖思启陈政事曰："……宋武节俭过人，张妃房唯碧绡蚊帱，三齐茄席，五盏盘桃花米饭。殷仲文劝令畜伎，答云'我不解声'。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历观帝王，未尝不以约素兴，侈丽亡也。……"

又曰："乐者动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伦，其义大矣。按前汉编户千万，太乐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罢不合经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乐定员，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糜废力役，伤败风俗。今欲拨邪归道，莫若罢杂伎，王庭唯置钟虡、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则官充给养，国反淳风矣。"

卷三十三 王僧虔列传

（王）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时太祖辅政，僧虔上表曰："夫悬钟之器，以雅为用；凯容之礼，八佾为仪。今总章羽佾，音服舛异。又歌钟一肆，克谐女乐，以歌为务，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宫悬合和《鞞》、《拂》，节数虽会，虑乖《雅》体，将来知音，或讥圣世。若谓钟舞已谐，重违成宪，更立歌钟，不参旧例。四县所奏，谨依《雅》条，即义沿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实由铜爵，三祖风流，遗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弥贵。谅以金石干羽，事绝私室，桑濮郑卫，训隔绅冕，中庸和雅，莫复于斯。而情变听移，稍复销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士有等差，无故不可去乐，礼有攸序，长幼不可共闻。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响，独尽于衣冠。宜命有司，务勤功课，缉理遗逸，迭相开晓，

所经漏忘，悉加补缀。曲全者禄厚，艺妙者位优。利以动之，则人思刻厉。反本还源，庶可跂踵。”事见纳。

……

僧虔留意雅乐，升明中所奏，虽微有厘改，尚多遗失。是时上始欲通使，僧虔与兄子俭书曰：“古语云‘中国失礼，问之四夷’。计乐亦如。苻坚败后，东晋始备金石乐，故知不可全诬也。北国或有遗乐，诚未可便以补中夏之阙，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旧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谓北使会有散役，得令乐署一人粗别同异者，充此使限。虽复延州难追，其得知所知，亦当不同。若谓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闻否？试为思之。”事竟不行。

卷三十五 高帝十二王列传

（临川献王）映善骑射，解声律，……第二子子游，州陵侯。解褐员外郎，太子洗马，历琅邪、晋陵二郡太守，黄门侍郎。好音乐，解丝竹杂艺。

……

广汉什邡民段祖以錞于献鉴，古礼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围二尺四寸，圆如筒，铜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铜马，以绳悬马，令去地尺余，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茎当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则其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古所以节乐也。

卷三十七 到㧑列传

（到）㧑资籍豪富，厚自奉养，宅宇山池，京师第一，妓妾姿艺，皆穷上品。才调流赡，善纳交游，庖厨丰腆，多致宾客。爱妓陈玉珠，明帝遣求，不与，逼夺之，㧑颇怨望。帝令有司诬奏㧑罪，付廷尉，将杀之。㧑入狱，数宿须鬓皆白。免死，系尚方，夺封与弟贲。㧑由是屏斥声玩，更以贬素自立。

卷三十八 萧景先列传

（萧景先）遇疾，遗言曰：“此度疾病，异于前后，自省必无起理。……自丁荼毒以来，妓妾已多分张，所余丑猥数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儿、玉女、美玉上台，美满、艳华奉东宫。私马有二十余匹，牛数头，可简好者十匹、牛二头上台，马五匹、牛一头奉东宫，大司马、司徒各奉二匹，骠骑、镇军各奉一匹。应私仗器，亦悉输台。……”

卷四十二 王晏列传

（王）晏弟诩，永明中为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妓。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锢十年。敕特原诩禁锢。

卷四十四 沈文季列传

后豫章王北宅后堂集会，文季与（褚）渊并善琵琶，酒阑，渊取乐器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儿。"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当不损仲容之德。"渊颜色无异，曲终而止。

卷四十六 王秀之列传

秀之宗人僧祐，太尉俭从祖兄也。……竟陵王子良闻僧祐善弹琴，于座取琴进之，不肯从命。

卷四十六 萧惠基列传

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

卷五十四 高逸列传

是时员外郎刘思效表陈谠言曰："宋自大明以来，渐见凋弊，征赋有增于往，天府尤贫于昔。兼军警屡兴，伤夷不复，戍役残丁，储无半菽，小民嗷嗷，无乐生之色。贵势之流，货室之族，车服伎乐，争相奢丽，亭池第宅，竞趣高华，至于山泽之人不敢采饮其水草。贫富相辉，捐源尚末。陛下宜发明诏，吐德音，布惠泽，禁邪伪，薄赋敛，省徭役，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变历运之化，应质文之用，不亦大哉！……"

卷五十七 魏虏列传

蜡日逐除，岁尽，城门磔雄鸡。苇索桃梗如汉仪。

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

8

《梁书》

56卷 唐·姚察 姚思廉

题解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梁书》有本纪6卷，列传50卷，合56卷。记事起于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称帝，止于557年陈霸先灭梁。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卷一 武帝本纪上

丙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号，一依旧仪。

丙辰，齐帝禅位于梁王。

卷二 武帝本纪中

（四年春正月）丙午，省《凤皇衔书伎》。戊申，诏曰：“夫禋郊飨帝，至敬攸在，致诚尽悫，犹惧有违；而往代多令宫人纵观兹礼，帷宫广设，辎軿耀路，非所以仰虔苍昊，昭感上灵。属车之间，见讥前世，便可自今停止。”

卷六 敬帝本纪

（太平二年）冬十月戊辰，进陈公爵为王，增封十郡，并前为二十郡。命陈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旂，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

卷八 昭明太子列传

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侯惭而止。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少时，敕赐太乐女妓一部，略非所好。

卷九 曹景宗列传

为人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作野虖逐除，遍往人家乞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高祖颇知之，景宗乃止。

卷十 蔡道恭列传

（蔡道恭三年五月卒，）八年，魏许还道恭丧，其家以女乐易之，葬襄阳。

卷十六 王亮列传

（天监四年夏，高祖）玺书诘缜曰：“……亮协固凶党，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乐盈房，势危事逼，自相吞噬。……”

卷三十八 贺琛列传

（贺琛遂启陈事条封奏曰：）“……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举二条，言其尤者。夫食方丈于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儛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锡，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无有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盖由宴醑所费，既破数家之产；歌谣之具，必俟千金之资。

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

……

（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曰：）“……卿又云女妓越滥，此有司之责，虽然，亦有不同：贵者多畜妓乐，至于勋附若两掖，亦复不闻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并宜具言其人，当令有司振其霜豪。……”

卷三十九　元法僧列传

法僧请还朝，高祖遣中书舍人朱异迎之。既至，甚加优宠。时方事招携，抚悦降附，赐法僧甲第女乐及金帛，前后不可胜数。

卷三十九　杨华列传

（杨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华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辞甚凄惋焉。

卷三十九　羊侃列传

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穷极奢靡。有弹筝人陆太喜，著鹿角爪长七寸。儛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孙荆玉，能反腰帖地，衔得席上玉簪。敕赉歌人王娥儿，东宫亦赉歌者屈偶之，并妙尽奇曲，一时无对。初赴衡州，于两艖䑧，起三间通梁水斋，饰以珠玉，加之锦缋，盛设帷屏，陈列女乐，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傍水，观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阳斐，与侃在北尝同学，有诏令侃延斐同宴。宾客三百余人，器皆金玉杂宝，奏三部女乐，至夕，侍婢百余人，俱执金花烛。侃不能饮酒，而好宾客交游，终日献酬，同其醉醒。

卷五十　文学列传下

（刘峻著《辨命论》曰：）“……夫食稻粱，进刍豢，衣狐貉，袭冰纨，观窈眇之奇儛，听云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为也。修道德，习仁义，敦孝悌，立忠贞，渐礼乐之腴润，蹈先王之盛则，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为也。……”

卷五十四　诸夷列传

“沟娄”者，句骊名“城”也。其置官，有对卢则不置沛者，有沛者则不置对卢。其俗喜歌儛，国中邑落男女，每夜群聚歌戏。

卷五十六　侯景列传

（侯）景又矫萧栋诏，追崇其祖为大将军，考为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儛八佾，钟虡宫悬之乐，一如旧仪。

景又矫萧栋诏，禅位于己。于是南郊，柴燎于天，升坛受禅文物，并依旧仪。以辒车床载鼓吹，橐驼负牺牲，辇上置筌蹄、垂脚坐。

9

《陈书》

36卷 唐·姚察 姚思廉

题解

《陈书》36卷，有本纪6卷，列传30卷。记事起于557年陈霸先称帝，终于589年隋灭陈，包括陈朝一代33年的历史。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8卷，《天嘉起居注》23卷，《天康光大起居注》10卷，《太建起居注》56卷，《至德起居注》4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如顾野王的《陈书》3卷，傅縡的《陈书》3卷，陆琼的《陈书》42卷等。

卷一 高祖本纪上

（太平二年九月辛丑，策曰：）

以公调理阴阳，燮谐风雅，三灵允降，万国同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

……

十月戊辰，进高祖爵为王，……又命陈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

卷二 高祖本纪下

（永定二年十二月）丙寅，高祖于太极殿东堂宴群臣，设金石之乐，以路寝告成也。

……

高祖智以绥物，武以宁乱，英谋独运，人皆莫及，故能征伐四克，静难夷凶。……其充闱房者，衣不重彩，饰无金翠，歌钟女乐，不列于前。

卷五 宣帝本纪

（太建八年）夏西月甲寅，诏曰："元戎凯旋，群师振旅，旌功策赏，宜有飨宴。今月十七日，可幸乐游苑，设丝竹之乐，大会文武。"

……

（太建十一年十二月）己巳，诏曰："……朕企仰前圣，思求讼平，正道多违，浇风靡乂。至今贵里豪家，金铺玉舄，贫居陋巷，彘食牛衣，称物平施，何其辽远。……靖怀众弊，宜事改张。弗弘王道，安拯民蠹？今可宣勒主衣、尚方诸堂署等，自非军国资须，不得缮造众物。后宫僚列，若有游长，掖庭启奏，即皆量遣。大予秘戏，非会礼经，乐府倡优，不合雅正，并可删改。……"

（太建十二年八月）诏以消难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总督安随等九州八镇诸军事、车骑将军、司空，封随郡公，给鼓吹、女乐各一部。

卷六 后主本纪

（至德三年十二月）辛丑，释奠于先师，礼毕，设金石之乐，会宴王公卿士。

卷七 后主沈皇后列传

后主张贵妃，名丽华，兵家女也。家贫，父兄以织席为事。后主为太子，以选入宫。是时龚贵嫔为良娣，贵妃年十岁，为之给使，后主见而说焉，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后主即位，拜为贵妃。性聪惠，甚被宠遇。后主每引贵妃与宾客游宴，贵妃荐诸宫女预焉，后宫等咸德之，兢言贵妃之善，由是爱倾后宫。又好厌魅之术，假鬼道以惑后主，置淫祀于宫中，聚诸妖巫使之鼓舞。因参访外事，人间有

一言一事，妃必先知之，以白后主。由是益重妃，内外宗族，多被引用。及隋军陷台城，妃与后主俱入于井，隋军出之，晋王广命斩贵妃，榜于青溪中桥。

卷九 欧阳頠列传

（梁左卫将军兰）钦南征夷獠，擒陈文彻，所获不可胜计，献大铜鼓，累代所无，頠预其功。

……

时頠弟盛为交州刺史，次弟邃为衡州刺史，合门显贵，名振南土。又多致铜鼓、生口，献奉珍异，前后委积，颇有助于军国焉。

卷十一 章昭达列传

昭达性严刻，每奉命出征，必昼夜倍道……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尽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对寇敌，旗鼓相望，弗之废也。

卷十三 鲁悉达列传

敬帝即位，王琳据有上流，留异、余孝顷、周迪等所在锋起，悉达抚绥五郡，甚得民和，士卒皆乐为之用。琳授悉达镇北将军，高祖亦遣赵知礼授征西将军、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乐，悉达两受之，迁延顾望，皆不就。

卷十四 南康愍王昙朗列传

（太建十一年）八月，高宗幸大壮观，因大阅武，命都督任忠领步骑十万，陈于玄武湖，都督陈景领楼舰五百，出于瓜步江，高宗登玄武门观，宴群臣以观之。因幸乐游苑，设丝竹会。

卷十七 王冲列传

（王）冲性和顺，事上谨肃，习于法令，政在平理，佐藩莅人，鲜有失德，虽无赫赫之誉，久而见思，由是推重，累居二千石。又晓音乐，习歌舞，善与人交，贵游之中，声名藉甚。

侯景之乱，梁元帝于荆州承制，冲求解南郡，以让王僧辩，并献女伎十人，以助军赏。

卷二十 华皎列传

（华）皎起自下吏，善营产业，湘川地多所出，所得并入朝廷，……又征伐川洞，多致铜鼓、生口，并送于京师。

卷二十七 姚察列传

（姚察）迁尚书祠部侍郎。此曹职司郊庙，昔魏王肃奏祀天地，设宫县之乐，八佾之舞，尔后因循不革。梁武帝以为事人礼缛，事神礼简，古无宫县之文。陈初承用，莫有损益。高宗欲设备乐，付有司

立议，以梁武帝为非。时硕学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并即注同。察乃博引经籍，独违群议，据梁乐为是，当时惊骇，莫不惭服，仆射徐陵因改同察议。

卷三十三 儒林列传

（沈不害）又表改定乐章，诏使制三朝乐歌八首，合二十八曲，行之乐府。

卷三十四 文学列传

（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释奠于国学，时乐府无孔子、颜子登歌词，尚书参议令（杜）之伟制其文，伶人传习，以为故事。

卷三十五 周迪列传

迪性质朴，不事威仪，冬则短身布袍，夏则紫纱袜腹，居常徒跣，虽外列兵卫，内有女伎，挼绳破篾，傍若无人。

10

《魏书》

114卷 北齐·魏收

题解

魏收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

《魏书》是北齐政权设立史馆修撰的一部史书。它的撰写工作开始于北齐天保二年（551），完成于天保五年（554）。

《魏书》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130卷，80余万字，有十二本纪14卷，列传96卷，十志20卷。《魏书》主要记述自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到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北魏和东魏两个政权共160多年的历史。

卷二 太祖帝纪

（皇始四年）二月丁亥，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

卷四下 世祖纪

初，恭宗监国，曾令曰……又禁饮酒、杂戏、弃本沽贩者。

卷七上 高祖纪上

（延兴二年）二月乙巳，诏曰："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媟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自今已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

……

（延兴二年）夏四月庚子，诏工商杂伎，尽听赴农。

卷七下 高祖纪下

十有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

卷十五 昭成子孙列传

子仪，长七尺五寸，容貌甚伟，美须髯，有算略，少能舞剑，骑射绝人。……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仪入。太祖曰："卿闻夜唤，乃不怪惧乎？"仪曰："臣推诚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辄自安。忽奉夜诏，怪有之，惧实无也。"太祖告以世祖生，仪起拜而歌舞，遂对饮申旦。

卷三十四 卢鲁元列传

真君三年冬，车驾幸阴山，鲁元以疾不从。侍臣问疾送医药，传驿相属于路。及薨，世祖甚悼惜之。还，临其丧，哭之哀恸。东西二宫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临，讫则备奏钟鼓伎乐。舆驾比葬三临之。

卷四十八 高允列传

（高）允以高宗纂承平之业，而风俗仍旧，婚娶丧葬，不依古式，允乃谏曰：

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革变。……《礼》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以为嬉戏，而独禁细民，不得作乐，此一异也。……乐非雅声则不奏，物非正色则不列。今之大会，内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仪式。又俳优鄙艺，污辱视听。朝庭积习以为美，而责风俗之清纯，此五异也。

……

性好音乐，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击节称善。

卷五十六 郑羲列传

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江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

卷六十 韩麒麟列传

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卖买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假令一处弹筝吹笛，缓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宣令童龀，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此则伎作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训，贤圣明诲，若此之重。令伎作家习士人风礼，则百年难成；令士人儿童效伎作容态，则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处，则礼教易兴；伎作杂居，则风俗难改。

卷六十一 薛安都列传

初，真度有女妓数十人，每集宾客，辄命奏之，丝竹歌舞，不辍于前，尽声色之适。庶长子怀吉居丧过周，以父妓十余人并乐器献之，世宗纳焉。

卷七十三 奚康生列传

正光二年三月，肃宗朝灵太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为力士舞，及于折旋，每顾视太后，举手、蹈足、瞋目、颔首为杀缚之势。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

卷八十二 祖莹列传

初，庄帝末，尔朱兆入洛，军人焚烧乐署，钟石管弦，略无存者。敕（祖）莹与录尚书事长孙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乐，三载乃就，事在《乐志》。

及（胡）国珍神主入庙，诏太常权给以轩悬之乐、六佾之舞。

……

灵太后反政，征（胡虔）为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礼与亲族宴戏，

虔常致谏，由是后宴谑多不预焉。

卷八十四 儒林列传

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四年春，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

卷八十四 儒林列传·刁冲

当令所存者，棺厚不过三寸，高不过三尺，弗用缯彩，敛以时服。辆车止用白布为幔，不加画饰，名为清素车。又去挽歌、方相，并盟器杂物。

卷八十四 儒林列传·李业兴

天平二年，除镇南将军，寻为侍读。于时尚书右仆射、营构大将高隆之被诏缮治三署乐器、衣服及百戏之属，乃奏请（李）业兴共参其事。

卷九十三 恩幸列传·王叡

太和二年，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与诸方客临虎圈，有逸虎登门阁道，几至御座。左右侍御皆惊靡，（王）叡独执戟御之，虎乃退去，故亲任转重。……（及薨，高祖）又诏褒叡，图其捍虎状于诸殿，命高允为之赞。京都士女謟称叡美，造新声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乐》。诏班乐府，合乐奏之。

卷九十八 岛夷萧道成列传

昭业呼杨氏为婆。刘氏以来，民间亦作《杨婆儿歌》，盖为此也。……（赜）大敛之始，（昭业）呼赜伎人备举众乐，诸伎虽畏威从事，莫不哽咽流涕。

昭业为龙驹置美女伎乐，常住含章殿。

卷一百一 獠列传

獠者，盖南蛮之别种……种类甚多，散居山谷……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卷一百二 西域列传·般国

仍诏有司以其鼓舞之节施于乐府。自后每使贡献。

卷一百二 西域列传·粟特国

以六月为岁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设会作乐，以极欢娱。

卷一百三 高车列传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喜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币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竖之，以乳酪灌焉。妇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萦屈发鬓而缀之，有似轩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矟，无异于生，而露坎不掩。时有震死及疫疠，则为之祈福。若安全无佗，则为报赛。多杀杂畜，烧骨以燎，走马绕旋，多者数百币，男女无小大皆集会，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死丧之家则悲吟哭泣。

……

（弥俄突）又遣使献龙马五匹、金银貂皮及诸方物，诏东城子于亮报之，赐乐器一部，乐工八十人，赤绸十匹，杂彩六十匹。

卷一百九 乐志

气质初分，声形立矣。圣者因天然之有，为入用之物；缘喜怒之心，设哀乐之器。蒉桴苇籥，其来自久。伏羲弦琴，农皇制瑟，垂钟和磬，女娲之簧，随感而作，其用稍广。轩辕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茎》、《五英》、《大章》、《韶》、《夏》、《濩》、《武》之属，圣人所以移风易俗也。故在《易》之《豫》，义明崇德。《书》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周礼》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奏之六变，天神可得而降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变，地示可得而礼矣；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招》之舞，奏之九变，人鬼可得而礼矣。此所以协三才，宁万国也。凡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滞之音。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奸声感人，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气感人，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莫

不和顺；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莫不和亲。又有昧任离禁之乐，以娱四夷之民。斯盖立乐之方也。

三代之衰，邪音间起，则有烂漫靡靡之乐兴焉。周之衰也，诸侯力争，浇伪萌生，淫慝滋甚，竞其邪，忘其正，广其器，蔑其礼，或奏之而心疾，或撞之不令。晋平公闻清角而颠陨，魏文侯听古雅而眠睡，郑、宋、齐、卫，流宕不反，于是正乐亏矣。大乐感于风化，与世推移，治国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随时隆替，不常厥声。延陵历听诸国，盛衰必举，盖所感者著，所识者深也。乐之崩矣，秦始灭学，经亡义绝，莫采其真。人重协俗，世贵顺耳，则雅声古器几将沦绝。汉兴，制氏但识其铿锵鼓舞，不传其义，而于郊庙朝廷，皆协律新变，杂以赵、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晔上书切谏，丙强、景武显著当时，通儒达士所共叹息矣。后汉东平王苍总议乐事，颇有增加，大抵循前而已。及黄巾、董卓以后，天下丧乱，诸乐亡缺。魏武即获杜夔，令其考会古乐，而柴玉、左延年终以新声宠爱。晋世荀勖典乐，与郭夏宋识之徒共加研集，谓为合古，而阮咸讥之。金行不永，以至亡败，哀思之来，便为验矣。夫大乐与天地同和，苟非达识至精，何以体其妙极。自汉以后，舞称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则不袭之义也。

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慕容儁平冉闵，遂克之。王猛平邺，入于关右。苻坚既败，长安纷扰，慕容永之东也，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愍帝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获其乐县，既初拨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世历分崩，颇有遗失。

天兴元年冬，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诸帝，乐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开大始祖之业。后更制宗庙。皇帝入庙门，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庙门，奏迎神曲，犹古降神之乐；乾豆上奏登歌，犹古清庙之乐；曲终，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飨也；皇帝行礼七庙，奏《陛步》，以为行止之节；皇帝出门，奏《总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旧礼：孟秋祀天西郊，兆内坛西，备列金石，乐具，皇帝入兆内行礼，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东庙，用乐略与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圜丘，乐用《皇矣》，奏《云和》之舞，事讫，奏《维皇》，将燎；夏至祭地祇于北郊方泽，乐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焉。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

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

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觝、麒麟、凤皇、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桥、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为钟鼓之节。

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

高宗、显祖无所改作。诸帝意在经营，不以声律为务，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声曲多亡。

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求集中秘群官议定其事，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诏“可”。虽经众议，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金石羽旄之饰，为壮丽于往时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

七年秋，中书监高允奏乐府歌词，陈国家王业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随时歌谣，不准古旧，辨雅、郑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乐，所以和风改俗，非雅曲正声不宜庭奏。可集新旧乐章，参探音律，除去新声不典之曲，裨增钟县铿锵之韵。”

十五年冬，高祖诏曰：“乐者所以动天地，感神祇，调阴阳，通人鬼。故能关山川之风，以播德于无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迟，正声顿废，多好郑卫之音以悦耳目，故使乐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遂简置焉。

十六年春，又诏曰：“礼乐之道，自古所先，故圣王作乐以和中，制礼以防外。然音声之用，其致远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风易俗。至乃《箫韶》九奏，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于闻《韶》，正乐于返鲁。逮汉魏之间，乐章复阙，然博采音韵，粗有篇条。自魏室之兴，太祖之世尊崇古式，旧典无坠。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乐失治定之雅音，习不典之繁曲。比太乐奏其职司，求与中书参议。览其所请，愧感兼怀。然心丧在躬，未忍阙此。但礼乐事大，乃为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书监高闾器识详富，志量明允，每间陈奏乐典，颇体音律，可令与太乐详采古今，以备兹典。

其内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参议也。”闾历年考度，粗以成立，遇迁洛不及精尽，未得施行。寻属高祖崩，未几，闾卒。

先是，闾引给事中公孙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乐事。正始元年秋，诏曰：“太乐令公孙崇更调金石，燮理音准，其书二卷并表悉付尚书。夫礼乐之事，有国所重，可依其请，八座已下、四门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太乐署，考论同异，博采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十月，尚书李崇奏：“前被旨敕，以兼太乐令公孙崇更调金石，并其书表付外考试，登依旨敕以去。八月初，诣署集议。但六乐该深，五声妙远。至如仲尼渊识，故将忘味；吴札善听，方可论辨。自斯已降，莫有详之。今既草创，悉不穷解，虽微有诘论，略无究悉。方欲商榷淫滥，作范将来，宁容聊尔一试，便垂竹帛。今请依前所召之官并博闻通学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穷音律，辨括权衡。若可施用，别以闻请。”制“可”。时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孙崇复表言：“伏惟皇魏龙跃凤举，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静荒嵎，廓宁宇内，凶丑尚繁，戎轩仍动，制礼作乐，致有阙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钟后仁之期，道协先天之日，顾《云门》以兴言，感《箫韶》而忘味。以故中书监高闾博识明敏，文思优洽，绍踪成均，实允所寄。乃命闾广程儒林，究论古乐，依据《六经》，参诸国志，错综阴阳，以制声律。钟石管弦，略以完具，八音声韵，事别粗举。值迁邑崧瀍，未获周密，五权五量，竟不就果。自尔迄今，率多褫落，金石虚悬，宫商未会。伏惟陛下至圣承天，纂戎鸿烈，以金石未协，诏臣缉理。谨即广搜秬黍，选其中形，又采梁山之竹，更裁律吕，制磬造钟，依律并就。但权量差谬，其来久矣，顷蒙付并州民王显进所献古铜权，稽之古范，考以今制，钟律准度，与权参合。昔造犹新，始创若旧，异世同符，如合规矩。乐府先正声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鸣》之属六十余韵，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兴，置《皇始》之舞，复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乐府之内，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庙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窃惟周之文武，颂声不同；汉之祖宗，庙乐又别。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迈隆周，功超鸿汉，颂声庙乐，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亲、雅量渊远、博识洽闻者其孰能识其得失。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臣高肇器度淹雅，神赏入微，淹赞大猷，声光海内，宜委之监就，以成皇代典谟之美。昔晋中书监荀勖前代名贤，受命成均，委以乐务，崇述旧章，仪刑古典，事光前载，岂远乎哉。又先帝明诏，内外儒林亦任高闾申请。今之所须，求依前比。”世宗知肇非才，诏曰：“王者功成治定，制礼作乐，

以宣风化，以通明神，理万品，赞阴阳，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详之。可令太常卿刘芳亦与主之。”

永平二年秋，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等奏言：“案太乐令公孙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刘芳及朝之儒学，执诸经传，考辨合否，尺寸度数悉与《周礼》不同。问其所以，称必依经文，声则不协，以情增减，殊无准据。窃惟乐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赞祖宗之茂功，垂之后王。不刊之制，宜宪章先圣，详依经史。且二汉、魏、晋历诸儒哲，未闻器度依经，而声调差谬。臣等参议，请使臣芳准依《周礼》更造乐器，事讫之后，集议并呈，从其善者。”诏“可”。芳上尚书言：“词乐谐音，本非所晓，且国之大事，亦不可决于数人。今请更集朝彦，众辨是非，明取典据，资决元凯，然后营制。”肇及尚书邢峦等奏许，诏“可”。于是芳主修营。时扬州民张阳子、义阳民儿凤鸣、陈孝孙、戴当千、吴殿、陈文显、陈成等七人颇解雅乐正声，《八佾》、文武二舞、钟声、管弦、登歌声调，芳皆请令教习，参取是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观古帝王，罔不据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诸乐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庙，请参制二舞之名。窃观汉魏已来，鼓吹之曲亦不相缘，今亦须制新曲，以扬皇家之德美。”诏芳与侍中崔光、郭祚，黄门游肇、孙惠蔚等四人参定舞名并鼓吹诸曲。其年冬，芳又上言：“臣闻乐者，感物移风，讽氓变俗，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汤武所以（阙一版）改章功德。晋氏失政，中原纷荡。刘石以一时奸雄，跋扈魏赵；苻姚以部帅强豪，越趄关辅。于是礼坏乐隳，废而莫理。大魏应期启运，奄有万方，虽日不暇给，常以礼乐为先。古乐亏阙，询求靡所，故顷年以来，创造非一，考之经史，每乖典制。遂使铿锵之礼，未备于效庙；鼓舞之式，尚阙于庭陛。臣忝官宗伯，礼乐是司，所以仰惭俯愧，不遑宁处者矣。自献春被旨，赐令博采经传，更制金石，并教文武二舞及登歌、鼓吹诸曲。今始校就，谨依前敕，延集公卿并一时儒彦讨论终始，莫之能异。谨以申闻，请与旧者参呈。若臣等所营形合古制，击拊会节，元日大飨，则须陈列。既岁聿云暮，三朝无远，请共本曹尚书及郎中部率呈试。如蒙允许，赐垂敕判。”诏曰：“舞可用新，余且仍旧。”鼓吹杂曲遂寝焉。

……

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天神可得而礼；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地示可得而礼；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至于布置，不得相生之次，两均异宫，并无商声，而

同用一徵。《书》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八音克谐，神人以和。计五音不具，则声岂成文;七律不备，则理无和韵。八音克谐，莫晓其旨。圣道幽玄，微言已绝，汉魏已来，未能作者。案《春秋》鲁昭公二十年，晏子言于齐侯曰:“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一悬十九钟，十二悬二百二十八钟，八十四律。”即如此义，乃可寻究。今案《周礼》小胥之职，乐悬之法，郑注云:“钟磬编县之，二八十六枚。”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献呈，汉以为瑞，复依《礼图》编悬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悬之器。检太乐所用钟、磬，各一悬十四，不知何据。魏侍中缪袭云:《周礼》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今之乐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乐制既亡，汉成谓《韶武》、《武德》、《武始》、《大钧》可以备四代之乐。奏黄钟，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蔟，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宾，舞《武始》、《大钧》以祀宗庙。祀圜丘、方泽，群庙祫祭之时则可兼舞四代之乐。汉亦有《云翘》、《育命》之舞，罔识其源，汉以祭天。魏时又以《云翘》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泽地郊。今二舞久亡，无复知者。臣等谨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记》凫氏为钟鼓之分、磬氏为磬倨（阙）之法，《礼运》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义，以律吕为之剂量，奏请制度，经纪营造。依魏晋所用四厢宫悬，钟、磬各十六悬，埙、篪、筝、筑声韵区别。盖理三稔，于兹始就，五声有节，八音无爽，笙镛和合，不相夺伦，元日备设，百僚允瞩。虽未极万古之徽踪，实是一时之盛事。

窃惟古先哲王制礼作乐，各有所称:黄帝有《咸池》之乐，颛顼作《承云》之舞，《大章》、《大韶》尧舜之异名，《大夏》、《大濩》禹汤之殊称，周言《大武》，秦曰《寿人》。及焚书绝学之后，旧章沦灭，无可准据。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迎神庙门奏《嘉至》，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乐》、《礼容乐》，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乐已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

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为《昭德》，孝宣以《昭德舞》为《盛德》。光武庙奏《大武》，诸帝庙并奏《文始》、《五行》、《四时》之舞。及卯金不祀，当涂勃兴，魏武庙乐改云《韶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总号《大钧》也。曹失其鹿，典午乘时，晋氏之乐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损益相缘，徽号殊别者也。而皇魏统天百三十载，至于乐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风，章明功德，赞扬懋轨，垂范无穷者矣。

……

周存六代之乐，《云门》、《咸池》、《韶》、《夏》、《濩》、《武》用于郊庙，各有所施，但世运遥缅，随时亡缺。汉世唯有虞《韶》、周《武》，魏为《武始》、《咸熙》，错综风声，为一代之礼。晋无改造，易名《正德》。今圣朝乐舞未名，舞人冠服无准，称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来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庙：武舞执干戚，着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裤袜、黑韦鞮;文舞执羽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于庙庭：武舞，武弁、赤介帻、生绛袍、单衣绛领袖、皂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裤、白布袜、黑韦鞮;文舞者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裤，服同上。其魏晋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别所，故声歌各异。今之太庙，连基接栋，乐舞同奏，于义得通。

……

……案周兼六代之乐，声律所施，咸有次第。灭学以后，经礼散亡，汉来所存，二舞而已。请以《韶舞》为《崇德》，《武舞》为《章烈》，总名曰《嘉成》。汉乐章云：‘高张四县，神来燕飨。’宗庙所设，宫悬明矣。计五郊天神，尊于人鬼;六宫阴极，体同至尊。理无减降，宜皆用宫悬。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旧式。庶得以光赞鸿功，敷扬大业。”录尚书事长孙稚已下六十人同议申奏，诏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以‘成’为号，良无间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为名，今可准古为《大成》也。凡音乐以舞为主，故干戈羽籥，礼亦无别，但依旧为文舞、武舞而已。余如议。”

……

初，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收其声伎。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四声，总谓《清商》。至于殿庭飨宴兼奏之。其圜丘、方泽、上辛、地祇、五郊、四时拜庙、三元、冬至、社稷、马射、籍田，乐人之数，各有差等焉。

11

《北齐书》

50卷 唐·李百药

李百药（565—6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84岁。

《北齐书》50卷，其中本纪8卷，列传42卷。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20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80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17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为我们了解东魏、北齐历史提供了一部断代史著作。中国舞史上著名的《兰陵王入阵曲》的诞生，在此部史书中有记载，有多处提及『胡舞』之概念。

卷六 孝昭帝纪

（皇建元年）九月壬申，诏议定三祖乐。

（冬十一月）癸丑，有司奏太祖献武皇帝庙宜奏《武德》之乐，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庙宜奏《文德》之乐，舞《宣政》之舞；显祖文宣皇帝庙宜奏《文正》之乐，舞《光大》之舞。诏曰“可”。

卷八 后主、幼主帝纪

初，琅邪王举兵，人告者误云厍狄伏连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后，诸武官举高思好堪大将军，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无遗算，乃益骄纵。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尝出见群厉，尽杀之，或剥人面皮而视之。任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韩长鸾等宰制天下，陈德信、邓长颙、何洪珍参预机权。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诸宫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万数。

卷十 高祖十一王列传

（永安简平王浚）八年来朝，从幸东山。帝裸裎为乐，杂以妇女，又作狐掉尾戏。浚进言此非人主所宜。（文宣）帝甚不悦。

卷十一 文襄六王列传

初，文襄于邺东起山池游观，时俗眩之。孝瑜遂于第作水堂、龙舟，植幡矟于舟上，数集诸弟宴射为乐。武成幸其第，见而悦之，故盛兴后园之玩，于是贵贱慕敩，处处营造。

……

兰陵武王长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迁并州刺史。突厥入晋阳，长恭尽力击之。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

……

及至长安，周武与齐君臣饮酒，令后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屡欲仰药自裁，傅婢苦执谏而止。未几，周武诬后主及延宗等，云遥应穆提婆反，使并赐死。

卷十六 段荣列传

（武定）五年春，高祖崩于晋阳，秘不发丧。俄而侯景构乱，世宗还邺，韶留守晋阳。世宗还，赐女乐十数人，金十斤，缯帛称是，封长乐郡公。

……

大宁二年，除并州刺史。高归彦作乱冀州，诏与东安王娄睿率众

讨平之，迁太傅，赐女乐十人，并归彦果园一千亩。

卷十八 高隆之列传

（魏）齐受禅，进爵为王。寻以本官录尚书事，领大宗正卿，监国史。隆之性小巧，至于公家羽仪、百戏、服制时有改易，不循典故，时论非之。

卷三十七 魏收列传

收既轻疾，好声乐，善胡舞。文宣末，数于东山与诸优为猕猴与狗斗，帝宠狎之。

卷三十九 祖珽列传

（祖）珽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仓曹虽云州局，乃受山东课输，由此大有受纳，丰于财产。又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为娱，游集诸倡家。

……

珽善为胡桃油以涂画，乃进之长广王，……及即位，是为武成皇帝，擢拜中书侍郎。帝于后园使珽弹琵琶，和士开胡舞，各赏物百段。

卷五十 恩幸列传

又有何海及子洪珍皆为王，尤为亲要。洪珍侮弄权势，鬻狱卖官。又有史丑多之徒胡小儿等数十，咸能舞工歌，亦至仪同、开府封王……其以音乐至大官者：沈过儿官至开府仪同，王长通年十四五，便假节通州刺史。

12

《北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

题解

令狐德棻，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出生于名声显赫的士族之家。唐高宗乾封元年（666）逝世，年84岁。

贞观三年（629）周史的修撰由令狐德棻和岑文本负责，贞观十年（637），《周书》全部完成。

《周书》有帝纪8卷，列传42卷，共50卷。记载北周（包括西魏）的历史，时间溯自534年东西魏分裂，止于581年隋文帝灭周立隋。

卷五 武帝纪上

（保定元年二月）甲午，朝日于东郊。乙未，突厥、宕昌并遣使献方物。丙午，省舆辇，去百戏。

（保定四年五月）丁亥，改礼部为司宗，大司礼为礼部，大司乐为乐部。

（天和元年冬十月）甲子，初造《山云舞》，以备六代之乐。

（天和六年九月）癸酉，省掖庭四夷乐、后宫罗绮工人五百余人。

（建德二年冬十月）甲辰，六代乐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观之。

卷七 宣帝纪

（大象元年）冬十月壬戌，岁星犯轩辕大星。是日，帝幸道会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讫，论议于行殿。是岁，初复佛像及天尊像。至是，帝与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陈杂戏，令京城士民纵观。

（大象元年十二月）甲子，还宫。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妓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为戏乐。

（大象二年四月）壬午，幸仲山祈雨，至咸阳宫，雨降。甲申，还宫。令京城士女于衢巷作音乐以迎候。

帝之在东宫也，高祖虑其不堪承嗣，遇之甚严……

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殡，曾无戚容，即阅视先帝宫人，逼为淫乱。才及逾年，便恣声乐，采择天下子女，以充后宫。……

每召侍臣论议，唯欲兴造变革，未尝言及治政。其后游戏无恒，出入不节，羽仪仗卫，晨出夜还。或幸天兴宫，或游道会苑，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为妇人服饰，入殿歌舞，与后宫观之，以为喜乐。

卷八 静帝纪

（大定元年）二月庚申，大丞相、随王杨坚为相国，总百揆，更封十郡，……。又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悬。

卷十一 晋荡公护列传

（天和五年）又诏曰："光宅曲阜，鲁用郊天之乐；地处参墟，晋有大蒐之礼。所以言时计功，昭德纪行。使持节、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柱国大将军、大冢宰晋国公，体道居贞，含和诞德，地居戚右，才表栋隆。国步艰难，寄深夷险，皇纲缔构，事均休戚。故以迹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轨尚隔，方隅犹阻，典策未备，声名多阙，宜赐轩悬之乐，六佾之舞。"

列传 于谨 卷十五

（于谨）立萧詧为梁主，振旅而旋。太祖亲至其第，宴语极欢。赏谨奴婢一千口，及梁之宝物，并金石丝竹乐一部，别封新野郡公，邑二千户。谨固辞，太祖不许。又令司乐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

及晋公护东伐，谨时老病，护以其宿将旧臣，犹请与同行，询访戎略。军还，赐钟磬一部。

列传 达奚武 卷十九

（建德）五年，又从（高祖）东伐，……进位上柱国。仍从平邺，赐妾二人、女乐一部及珍玩等，拜大宗伯。

列传 司马消难 卷二十一

初，杨忠之迎消难，结为兄弟，情好甚笃。隋文每以叔礼事之。及陈平，消难至京，特免死，配为乐户。经二旬放免。犹被旧恩，特蒙引见。

列传 周惠达 卷二十二

自关右草创，礼乐缺然。惠达与礼官损益旧章，至是仪轨稍备。魏文帝因朝奏乐，顾谓惠达曰："此卿之功也。"寻拜仪同三司。

长孙绍远列传 卷二十六

初，绍远为太常，广召工人，创造乐器，土木丝竹，各得其宜。为黄钟不调，绍远每以为意。尝因退朝，经韩使君佛寺前过，浮图三层之上，有鸣铎焉。忽闻其音，雅合宫调，取而配奏，方始克谐。绍远乃启世宗行之。绍远所奏乐，以八为数。故梁黄门侍郎裴正上书，以为昔者大舜欲闻《七始》，下洎周武，爰创七音。持林钟作黄钟，以为正调之首。诏与绍远详议往复，于是遂定以八为数焉。授小司空。高祖读史书，见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废八而悬七，并除黄钟之正宫，用林钟为调首。绍远奏云："天子悬八，肇自先民，百王共轨，万世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详诸经义，又无废八之典。且黄钟为君，天子正位，今欲废之，未见其可。"后高祖竟行七音。

斛斯徵列传 卷二十六

自魏孝武西迁，雅乐废缺，徵博采遗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又乐有錞于者，近代绝无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徵见之曰，："此錞于也。"众弗之信。徵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振，众乃叹服。徵乃取以合乐焉。六官建，拜司乐中大夫，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

……

（宣）帝之为太子也，宫尹郑译坐不能以正道调护，被谪除名。

而帝雅亲爱译，至是拜译内史大夫，甚委任之。译乃献新乐，十二月各一笙，每一笙用十六管。帝令与徵议之，徵驳而奏，帝颇纳焉。及高祖山陵还，帝欲作乐，复令议其可不。徵曰：“《孝经》云：‘闻乐不乐’。闻尚不乐，其况作乎。”郑译曰：“既云闻乐，明即非无。止可不乐，何容不奏。”帝遂依译议。译因此衔之。……

隋文践极，例复官，除太子太傅，诏修撰乐书。开皇初，薨。子谚。徵所撰《乐典》十卷。

卷二十八 陆腾列传

魏恭帝三年，……陵州木笼獠恃险粗犷，每行抄劫，诏（陆）腾讨之。獠既因山为城，攻之未可拔。腾遂于城下多设声乐及诸杂伎，示无战心。诸贼果弃其兵仗，或携妻子临城观乐。腾知其无备，密令众军俱上，诸贼惶惧，不知所为。遂纵兵讨击，尽破之，斩首一万级，俘获五千人。

卷三十 于翼列传

建德二年，出为安随等六州五防诸军事、安州总管。时属大旱，涢水绝流。旧俗，每逢亢阳，祷白兆山祈雨。高祖先禁群祀，山庙已除。（于）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沾洽，岁遂有年。民庶感之，聚会歌舞，颂翼之德。

卷三十四 裴宽列传

魏恭帝元年，（裴尼）以本官从于谨平江陵，大获军实，谨恣诸将校取之。余人皆竞取珍玩，尼唯取梁元帝素琴一张而已。

卷三十五 崔猷列传

（太统五年）时太庙初成，四时祭祀，犹设俳优角抵之戏，其郊庙祭官，多有假兼。猷屡上疏谏，书奏，并纳焉。迁京兆尹。时婚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织成文绣者，猷又请禁断，事亦施行。

卷三十九 辛庆之列传

（辛昂）使还，属巴州万荣郡民反叛，攻围郡城，遏绝山路。……于是遂募开、通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众皆作中国歌，直趣贼垒。贼既不以为虞，谓有大军赴救，于是望风瓦解，郡境获宁。

卷四十 尉迟运列传

俄而卫刺王直作乱，率其党袭肃章门。……（尉迟）运率留守兵，因其退以击之，直大败而走。是日微运，宫中已不守矣。高祖嘉之，授大将军，赐以直田宅、妓乐、金帛、车马及什物等，不可胜数。

卷四十 颜之仪列传

（乐）运乃舆榇诣朝堂，陈帝八失。

……

六曰：都下之民，徭赋稍重。必是军国之要，不敢惮劳。岂容朝夕征求，唯供鱼龙烂漫，士民从役，只为俳优角觝。纷纷不已，财力俱竭，业业相顾，无复聊生。凡此无益之事，请并停罢。

卷四十八 萧察列传

及高祖平齐，岿朝于邺。……后高祖复与之宴，齐氏故臣吒列长义亦预焉。高祖指谓岿曰："是登陴骂朕者也。"岿曰："长义未能辅桀，翻能吠尧。"高祖大笑。及酒酣，高祖又命琵琶自弹之。仍谓岿曰："当为梁主尽欢。"岿乃起，请舞。高祖曰："梁主乃能为朕舞乎？"岿曰："陛下既亲抚五弦，臣何敢不同百兽。"高祖大悦，赐杂缯万段、良马数十匹，并赐齐后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骏马以遗之。

13

《隋书》

85卷

唐·魏徵等

《隋书》共85卷，其中帝纪5卷，列传50卷，志30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35年。唐武德四年（621），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629），重修五朝史，由魏徵“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徵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在本书乐志中有些议论是概括总结性质的，如“《韶》、《护》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指明了至南朝后期，先秦著名的六代舞基本皆已失传。也记录了北周时期宫廷以复现先秦“六代舞”的名义，添置本朝新乐舞，而制成的新“六乐”，章法严密，功用详备。隋代是唐代乐舞辉煌的先声，无论是宫廷雅乐的文舞武舞，还是四方各族裔的百戏杂技之巧技，或是来自异域的各种表演，有的属于官方原创，有的是汇集展示，林林总总都在这个时代闪亮登场，《隋书》的乐志部分详细生动地记载了这些史料。

卷一 高祖纪上

……（大定元年春二月）甲寅，策曰：

咨尔假黄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王：……

……公乐以移风，雅以变俗，遐迩胥悦，天地咸和，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

……

丙辰，诏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悬。……

……

……（开皇元年四月）戊戌，太常散乐并放为百姓。禁杂乐百戏。……

卷二 高祖纪下

……（开皇八年三月）戊寅，诏曰：

> 昔有苗不宾，唐尧薄伐，孙皓僭虐，晋武行诛。有陈窃据江表，逆天暴物。……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欺天造恶，祭鬼求恩，歌儛衢路，酣醉宫闱。

……

……（开皇九年）十二月甲子，诏曰："朕祗承天命，清荡万方。百王衰敝之后，兆庶浇浮之日，圣人遗训，扫地俱尽，制礼作乐，今也其时。朕情存古乐，深思雅道。郑卫淫声，鱼龙杂戏，乐府之内，尽以除之。今欲更调律吕，改张琴瑟。且妙术精微，非因教习，工人代掌，止传糟粕，不足达神明之德，论天地之和。区域之间，奇才异艺，天知神授，何代无哉！盖晦迹于非时，俟昌言于所好，宜可搜访，速以奏闻，庶睹一艺之能，共就九成之业。"仍诏太常牛弘、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秘书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议定作乐。……

……

（开皇）十四年夏四月乙丑，诏曰："在昔圣人，作乐崇德，移风易俗，于斯为大。自晋氏播迁，兵戈不息，雅乐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无由辨正。赖上天鉴临，明神降福，拯兹涂炭，安息苍生，天下大同，归于治理，遗文旧物，皆为国有。比命所司，总令研究，正乐雅声，详考已讫，宜即施用，见行者停。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浮宕不归，遂以成俗。宜加禁约，务存其本。"……

……

……（开皇十七年十月）戊申，道王静薨。庚午，诏曰："五帝异乐，三王殊礼，皆随事而有损益，因情而立节文。仰惟祭享宗庙，瞻敬如在，

罔极之感，情深兹日。而礼毕升路，鼓吹发音，还入宫门，金石振响。斯则哀乐同日，心事相违，情所不安，理实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弘礼教。自今已后，享庙日不须备鼓吹，殿庭勿设乐悬。”……

卷三　炀帝纪上

……高祖密令善相者来和遍视诸子，和曰：“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

……

……（大业三年七月）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

……

……（大业五年六月）丙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

……

……（大业六年春正月）丁丑，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终月而罢。帝数微服往观之。……（大业六年二月）庚申，征魏、齐、周、陈乐人，悉配太常。……

卷四　炀帝纪下

（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乙卯，大会蛮夷，设鱼龙曼延之乐，颁赐各有差。……

卷七　礼仪志二

《春秋》“龙见而雩”，梁制不为恒祀。……大雩礼，立圆坛于南郊之左，高及轮广四丈，周十二丈，四陛。牲用黄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于其上，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于青帝之南，五官配食于下。七日乃去乐。又遍祈社稷山林川泽，就故地处大雩。国南除地为墠，舞童六十四人。祈百辟卿士于雩坛之左，除地为墠，舞童六十四人，皆袨服，为八列，各执羽翳。每列歌《云汉》诗一章而毕。……

卷八　礼仪志三

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十二以下为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帻、皂褠衣，执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裤褶，执鞞角。方相氏黄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执戈扬楯。又作穷奇、

祖明之类，凡十二兽，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开诸里门，傩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戊夜四唱，开诸城门，二卫皆严。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执事官第一品已下、从六品已上，陪列预观。傩者鼓噪，入殿西门，遍于禁内。分出二上阁，作方相与十二兽儛戏，喧呼周遍，前后鼓噪。出殿南门，分为六道，出于郭外。

隋制，季春晦，傩，磔牲于宫门及城四门，以禳阴气。秋分前一日，禳阳气。季冬傍磔、大傩亦如之。其牲，每门各用羝羊及雄鸡一。选侲子如后齐。冬八队，二时傩则四队。问事十二人，赤帻褠衣，执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其一人为唱师，着皮衣，执棒。鼓角各十。有司预备雄鸡羝羊及酒，于宫门为坎。未明，鼓噪以入。方相氏执戈扬楯，周呼鼓噪而出，合趣显阳门，分诣诸城门。将出，诸祝师执事，预副牲胸，磔之于门，酌酒禳祝。举牲并酒埋之。

……

大业七年，征辽东……

众军将发，帝御临朔宫，亲授节度。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㧏鼓打、金钲各二具。后部铙吹一部，铙二面，歌箫及笳各四具，节鼓一面，吴吹筚篥、横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

卷九 礼仪志四

后齐将讲于天子，先定经于孔父庙，……讲毕，以一太牢释奠孔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

卷十 礼仪志五

鼓吹车，上施层楼，四角金龙，衔旒苏羽葆。凡鼓吹，陆则楼车，水则楼船，在殿庭则画笋虡为楼。楼上有翔鹭栖乌，或为鹄形。

卷十三 音乐志上

……

梁武帝本自诸生，博通前载，未及下车，意先风雅，爰诏凡百，各陈所闻。帝又自纠擿前违，裁成一代。周太祖发迹关陇，躬安戎狄，群臣请功成之乐，式遵周旧，依三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挥文。而《下武》之声，岂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协鲜卑之音，情动于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返鲁，风雅斯正，所谓有其艺而无其时。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贯，制氏全出于胡人，迎神犹带于边曲。及颜、何骤请，颇涉雅音，而继想闻《韶》，去之弥远。若夫二《南》斯理，八《风》扬节，

顺序旁通，妖淫屏弃，宫徵流唱，翱翔率舞，弘仁义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无悔，非大乐之懿，其孰能与于此者哉！是以舜咏《南风》而虞帝昌，纣歌北鄙而殷王灭。大乐不紊，则王政在焉。故录其不相因袭，以备于志。《周官》大司乐一千三百三十九人。汉郊庙及武乐，三百八十人。炀帝矜奢，颇玩淫曲，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情，奏括周、齐、梁、陈乐工子弟，及人间善声调者，凡三百余人，并付太乐。倡优獶杂，咸来萃止。其哀管新声，淫弦巧奏，皆出邺城之下，高齐之旧曲云。

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僚曰："夫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所以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而《韶》、《护》之称空传，《咸》、《英》之实靡托，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旧事匪存，未获厘正，寤寐有怀，所为叹息。卿等学术通明，可陈其所见。"于是散骑常侍、尚书仆射沈约奏答曰："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至于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授常山王禹。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向《别录》，有《乐歌诗》四篇、《赵氏雅琴》七篇、《师氏雅琴》八篇、《龙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晋中经簿》无复乐书，《别录》所载，已复亡逸。案汉初典章灭绝，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氏春秋》，《中庸》、《表记》、《防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礼既是行已经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补缀以备事用。乐书事大而用缓，自非逢钦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见详议。汉氏以来，主非钦明，乐既非人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圣之德，应乐推之符，实宜作乐崇德，殷荐上帝。而乐书沦亡，寻案无所。宜选诸生，分令寻讨经史百家，凡乐事无小大，皆别纂录。乃委一旧学，撰为乐书，以起千载绝文，以定大梁之乐。使《五英》怀惭，《六茎》兴愧。"

是时对乐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词，皆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又立为四器，名之为通。……

……

初宋、齐代，祀天地，祭宗庙，准汉祠太一后土，尽用宫悬。又太常任昉亦据王肃议云："《周官》'以六律、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

以致鬼神，以和邦国，以谐兆庶，以安宾客，以悦远人。’是谓六同，一时皆作。今六代舞独分用之，不厌人心。”遂依肃议，祀祭郊庙，备六代乐。至是帝曰：“《周官》分乐飨祀，《虞书》止鸣两悬，求之于古，无宫悬之议。何？事人礼缛，事神礼简也。天子袭衮，而至敬不文，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则以少为贵矣。大合乐者，是使六律与五声克谐，八音与万舞合节耳。岂谓致鬼神只用六代乐也？其后即言‘分乐序之，以祭以享。’此乃晓然可明，肃则失其旨矣。推检载籍，初无郊禋宗庙遍舞六代之文。唯《明堂位》曰：‘禘祀周公于太庙，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纳夷蛮之乐于太庙，言广鲁于天下也。’夫祭尚于敬，无使乐繁礼黩。是以季氏逮暗而祭，继之以烛，有司跛倚。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与焉，质明而始，晏朝而退。孔子闻之，曰：“谁谓由也不知礼乎？’若依肃议，郊既有迎送之乐，又有登歌，各颂功德；遍以六代，继之出入，方待乐终。此则乖于仲尼韪晏朝之意矣。”于是不备宫悬，不遍舞六代，逐所应须。即设悬，则非宫非轩，非判非特，宜以至敬所应施用耳。宗庙省迎送之乐，以其閟宫灵宅也。齐永明中，舞人冠帻并簪笔，帝曰：“笔笏盖以记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笔？岂有身服朝衣，而足綦宴履？”于是去笔。

又晋及宋、齐，悬钟磬大准相似，皆十六架。……

乃定郊禋宗庙及三朝之乐，以武舞为《大壮舞》，取《易》云“大者壮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也。以文舞为《大观舞》，取《易》云“大观在上”，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也。国乐以“雅”为称，取《诗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则天数也。乃去阶步之乐，增撤食之雅焉。……

……

太祖太夫人庙舞歌：

閟宫肃肃，清庙济济。于穆夫人，固天攸启。祚我梁德，膺斯盛礼。文櫋达向，重檐丹陛。饰我俎彝，洁我粢盛。躬事奠飨，推尊尽敬。悠悠万国，具承兹庆。大孝追远，兆庶攸咏。

……

《大壮舞》奏夷则，《大观舞》奏姑洗，取其月王也。二郊、明堂、太庙，三朝并同用。今亦列其歌诗二曲云。

《大壮舞》歌，一曲，四言：

高高在上，实爱斯人。眷求圣德，大拯彝伦。率土方燎，如火在薪。惏惏黔首，暮不及晨。朱光启耀，兆发穹旻。我皇郁起，龙跃汉津。言届牧野，电激雷震。阙巩之甲，彭濮之人。或貔或武，漂杵浮轮。我邦虽旧，其命惟新。六伐乃止，七德必陈。君临万国，遂抚八寅。

《大观舞》歌，一曲，四言：

皇矣帝烈，大哉兴圣。奄有四方，受天明命。居上不怠，临下唯敬。举无愆则，动无失正。物从其本，人遂其性。昭播九功，肃齐八柄。宽以惠下，德以为政。三趾晨仪，重轮夕映。栈壑忘阻，梯山匪夐。如日有恒，与天无竟。载陈金石，式流舞咏。《咸》、《英》、《韶》、《夏》，于兹比盛。

……

天监四年，掌宾礼贺玚，请议皇太子元会出入所奏。帝命别制养德之乐。玚谓宜名《元雅》，迎送二傅亦同用之。取《礼》“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之义。明山宾、严植之及徐勉等，以为周有九《夏》，梁有十二《雅》。此并则天数，为一代之曲。今加一雅，便成十三。玚又疑东宫所奏舞，帝下其议。玚以为，天子为乐，以赏诸侯之有德者。观其舞，知其德。况皇储养德春宫，式瞻攸属，谓宜备《大壮》、《大观》二舞，以宣文武之德。帝从之。于是改皇太子乐为《元贞》，奏二舞。是时礼乐制度，粲然有序。……

……

陈初，武帝诏求宋、齐故事。太常卿周弘让奏曰：“齐氏承宋，咸用元徽旧式，宗祀朝飨，奏乐俱同，唯北郊之礼，颇有增益。皇帝入壝门，奏《永至》;饮福酒，奏《嘉胙》;太尉亚献，奏《凯容》;埋牲，奏《隶幽》;帝还便殿，奏《休成》;众官并出，奏《肃成》。此乃元徽所阙，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乐，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永明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是时并用梁乐，唯改七室舞辞，今列之云。……

……至太建元年，定三朝之乐，采梁故事：第一，奏《相和》五引，各随王月，则先奏其钟。唯众官入，奏《俊雅》，林钟作，太簇参应之，取其臣道也。鼓吹作。皇帝出阁，奏《皇雅》，黄钟作，太簇、夹钟、姑洗、大吕皆应之。鼓吹作。皇太子入至十字陛，奏《胤雅》，太簇作，南吕参应之，取其二月少阳也。皇帝延王公登，奏《寅雅》，

夷则作，夹钟应之，取其月法也。皇帝入宁变服，奏《皇雅》，黄钟作，林钟参应之。鼓吹作。皇帝出宁及升座，皆奏《皇雅》，并如变服之作。上寿酒，奏《介雅》，太簇作，南吕参应之，取其阳气盛长，万物辐凑也。食举，奏《需雅》，蕤宾作，大吕参应之，取火主于礼，所谓"食我以礼"也。撤馔，奏《雍雅》，无射作，中吕参应之，取其津润已竭也。武舞奏《大壮》，夷则作，夹钟参应之，七月金始王，取其坚断也。鼓吹引而去来。文舞奏《大观》，姑洗作，应钟参应之，三月万物必荣，取其布惠者也。鼓吹引而去来。众官出，奏《俊雅》，蕤宾作，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太簇参应之。鼓吹作。皇帝起，奏《皇雅》，黄钟作，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参应之。鼓吹作。祠用宋曲，宴准梁乐，盖取人神不杂也。制曰："可。"

五年，诏尚书左丞刘平、仪曹郎张崖定南北郊及明堂仪注。改天嘉中所用齐乐，尽以韶为名。工就位定，协律校尉举麾，太乐令跪赞云："奏《懋韶》之乐。"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洁韶》；帝入坛及还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执干楯，曲终复缀。出就悬东，继舞《九序》，工执羽籥。献爵于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饮福酒，奏《嘉韶》；就望燎，奏《报韶》。

至六年十一月，侍中尚书左仆射、建昌侯徐陵，仪曹郎中沈罕奏来年元会仪注，称舍人蔡景历奉敕，先会一日，太乐展宫悬、高絙、五案于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黄门侍郎举麾于殿上，掌故应之，举于阶下，奏《康韶》之乐。诏延王公登，奏《变韶》。奉珪璧讫，初引下殿，奏亦如之。帝兴，入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举酒，奏《绥韶》。进膳，奏《侑韶》。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请进舞《七德》，继之《九序》。其鼓吹杂伎，取晋、宋之旧，微更附益。旧元会有黄龙变、文鹿、师子之类，太建初定制，皆除之。至是蔡景历奏，悉复设焉。其制，鼓吹一部十六人，则箫十三人，笳二人，鼓一人。东宫一部，降三人，箫减二人，笳减一人。诸王一部，又降一人，减箫一。庶姓一部，又降一人，复减箫一。

……

汉明帝时，乐有四品：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之所用焉。则易所谓"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之所用焉。则《孝经》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者也。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则《诗》所谓"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之所用焉。黄帝时，

岐伯所造，以建武扬德，风敌励兵，则《周官》所谓“王师大捷，则令凯歌”者也。又采百官诗颂，以为登歌，十月吉辰，始用蒸祭。董卓之乱，正声咸荡。

及（陈）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

齐神武霸迹肇创，迁都于邺，犹曰人臣，故咸遵魏典。及文宣初禅，尚未改旧章。宫悬各设十二镈钟于其辰位，四面并设编钟磬各一簨虡，合二十架。设建鼓于四隅。郊庙朝会同用之。其后将有创革，尚药典御祖珽自言，旧在落下，晓知旧乐，上书曰：“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奏上庙乐，创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回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逊之伎，宾嘉大礼，皆杂用焉。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至永熙中，录尚书长孙承业，共臣先人太堂卿莹等，斟酌缮修，戎华兼采，至于钟律，焕然大备。自古相袭，损益可知，今之创制，请以为准。”珽因采魏安丰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始具宫悬之器，仍杂西凉之曲，乐名《广成》，而舞不立号，所谓“洛阳旧乐”者也。

武成之时，始定四郊、宗庙、三朝之乐。群臣入出，奏《肆夏》。牲入出，荐毛血，并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献、礼五方上帝，并奏《高明》之乐，为《覆寿》之舞。皇帝入坛门及升坛饮福酒，就燎位，还便殿，并奏《皇夏》。以高祖配飨，奏《武德》之乐。为《昭烈》之舞。祼地，奏登歌。其四时祭庙及禘祫皇六世祖司空、五世祖吏部尚书、高祖秦州刺史、曾祖太尉武贞公、祖文穆皇帝诸神室，并奏《始基》之乐，为《恢祚》之舞。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乐，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乐，为《宣政》之舞。显祖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乐，为《光大》之舞。肃宗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乐，为《休德》之舞。其入出之仪，同四郊之礼。今列其辞云。……

……

周太祖迎魏武入关，乐声皆阙。恭帝元年，平荆州，大获梁氏乐器，以属有司。及建六官，乃诏曰：“六乐尚矣，其声歌之节，舞蹈之

容，寂寥已绝，不可得而详也。但方行古人之事，可不本于兹乎？自宜依准，制其歌舞，祀五帝日月星辰。”于是有司详定：郊庙祀五帝日月星辰，用黄帝乐，歌大吕，舞《云门》。祭九州、社稷、水旱雩禜，用唐尧乐，歌应钟，舞《大咸》。祀四望，飨诸侯，用虞舜乐，歌南吕，舞《大韶》。祀四类，幸辟雍，用夏禹乐，歌函钟，舞《大夏》。祭山川，用殷汤乐，歌小吕，舞《大护》。享宗庙，用周武王乐，歌夹钟，舞《大武》。皇帝出入，奏《皇夏》。宾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蕃国客出入，奏《纳夏》。有功臣出入，奏《章夏》。皇后进羞，奏《深夏》。宗室会聚，奏《族夏》。上酒宴乐，奏《陔夏》。诸侯相见，奏《骜夏》。皇帝大射，歌《驺虞》，诸侯歌《狸首》，大夫歌《采蘋》，士歌《采蘩》。虽著其文，竟未之行也。

及闵帝受禅，居位日浅。明帝践阼，虽革魏氏之乐，而未臻雅正。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云舞》，以备六代。南北郊、雩坛、太庙、禘祫、俱用六舞。南郊则《大夏》降神，《大濩》献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云之舞》。北郊则《大护》降神，《大夏》献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云之舞》。雩坛以《大武》降神，《正德》献熟，次作《大夏》、《大护》、《武德》、《山云之舞》。太庙祫禘，则《大武》降神，《山云》献熟，次作《正德》、《大夏》、《大护》、《武德之舞》。时享太庙，以《山云》降神，《大夏》献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濩》降神，《大武》献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濩》献熟。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护》献熟。

建德二年十月甲辰，六代乐成，奏于崇信殿。群臣咸观。其宫悬，依梁三十六架。朝会则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骜夏》。五等诸侯正日献玉帛，奏《纳夏》。宴族人，奏《族夏》。大会至尊执爵，奏登歌十八曲。食举，奏《深夏》，舞六代《大厦》、《大护》、《大武》、《正德》、《武德》、《山云之舞》。于是正定雅音，为郊庙乐。创造钟律，颇得其宜。宣帝嗣位，郊庙皆循用之，无所改作。今采其辞云。……

……

高祖既受命，定令，宫悬四面各二虡，通十二镈钟，为二十虡。虡各一人。建鼓四人，柷敔各一人。歌、琴、瑟、箫、筑、筝、挡筝、卧箜篌、小琵琶，四面各十人，在编磬下。笙、竽、长笛、横笛、箫、筚篥、篪、埙，四面各八人，在编钟下，舞各八佾。……。文舞，进贤冠，绛纱连裳，帛内单，皂领袖襈，乌皮鞮，左执籥，右执翟。二人执纛，引前，在舞人数外，衣冠同舞人。武弁，朱褠衣，乌皮履。

三十二人，执戈，龙楯。三十二人执戚，龟。二人执旍，居前。二人执鼗，二人执铎，二人执铙，二人执錞。四人执弓矢，四人执殳，四人执戟，四人执矛。自旍已下夹引，并在舞人数外，衣冠同舞人。

……

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於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虽行幸道路，或时马上奏之，乐往哀来，竟以亡国。

……

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及天和六年，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

明帝武成二年正月朔旦，会群臣于紫极殿，始用百戏。武帝保定元年，诏罢之。及宣帝即位，而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鱼龙漫衍之伎，常陈殿前，累日继夜，不知休息。好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妇人服而歌舞相随，引入后庭，与宫人观听。戏乐过度，游幸无节焉。

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由是牛弘奏曰：

> 臣闻周有六代之乐，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帝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礼容》，增演其意。《昭容》生于《武德》，盖犹古之《韶》也。《礼容》生于《文始》，矫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时》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弦，荐于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更造新歌，荐于武帝之庙。据此而言，递相因袭，纵有改作，并宗于《韶》。至明帝时，东平献王采《文德舞》为《大武》之舞，荐于光武之庙。
>
> 汉末大乱，乐章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以为军谋祭酒，使创雅乐。时散骑侍郎邓静善咏雅歌，乐师尹胡能习

宗祀之曲，舞师冯肃晓知先代诸舞。总练研精，复于古乐，自夔始也。文帝黄初，改《昭容》之乐为《昭业乐》，《武德》之舞为《武颂舞》，《文始》之舞为《大韶舞》，《五行》之舞为《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乐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乐曰《咸熙》之舞。又制乐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于天地宗庙及临朝大飨，并用之。

晋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礼及上寿食举歌诗。张华表曰："按汉、魏所用，虽诗章辞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并系于旧，一皆因袭，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勖典乐，使郭夏、宋识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贺循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乐。大宁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间，鸠集遗逸，邺没胡后，乐人颇复南度，东晋因之，以具钟律。太元间，破苻永固，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金石始备。寻其设悬音调，并与江左是同。

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尽获苻氏旧乐。垂息为魏所败，其钟律令李佛等，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邺。德迁都广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没姚兴，超以太乐伎一百二十人诣兴赎母。及宋武帝入关，悉收南渡。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后舞》。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至十四年，典书令奚纵，复改定之。又有《凯容》、《宣业》之舞，齐代因而用之。萧子显《齐书·志》曰："宋孝建初，朝议以《凯容舞》为《韶舞》，《宣业舞》为《武德舞》。据《韶》为言，《宣业》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凯容》歌辞，《后舞凯容》歌辞者矣。至于梁初，犹用《凯容》、《宣业》之舞，后改为《大壮》、《大观》焉。今人犹唤《大观》为《前舞》，故知乐名虽随代而改，声韵曲折，理应常同。

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且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其后魏洛阳之曲，据《魏史》云"太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后周所用者，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

制曰："制礼作乐，圣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议之。今宇内初平，正化未洽。遽有变革，我则未暇。"晋王广又表请，帝乃许之。

牛弘遂因郑译之旧，又请依古五声六律，旋相为宫。雅乐每宫但一调，唯迎气奏五调，谓之五音。缦乐用七调，祭祀施用。各依声律尊卑为次。高祖犹忆妥言，注弘奏下，不许作旋宫之乐，但作黄钟一宫而已。于是牛弘及秘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详议曰：

……

……奏无射，歌夹钟，以祭巡狩方岳。无射所以示人轨物，观风望秩，故奏无射以祀之。同用文武二舞。……荐献郊庙，奏《诚夏》。宴飨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为八曲。……

……。

又文舞六十四人，并黑介帻，冠进贤冠，绛纱连裳，内单，皂褾、领、襈、裾、革带，乌皮履。十六人执翜。十六人执帗。十六人执旄。十六人执羽，左手皆执籥。二人执纛，引前，在舞人数外，衣冠同舞人。武舞六十四人，并服武弁，朱褠衣，革带，乌皮履。左执朱干，右执大戚，依朱干玉戚之文。二人执旌，居前，二人执鼗，二人执铎。金錞二，四人舆，二人作。二人执铙次之。二人执相，在左，二人执雅，在右，各工一人作。自旌以下来引，并在舞人数外，衣冠同舞人。《周官》所谓“以金錞和鼓，金镯节鼓，金铙止鼓，金铎通鼓”也。又依《乐记》象德拟功，初来就位，总干而山立，思君道之难也。发扬蹈厉，威而不残也。舞乱皆坐，四海咸安也。武，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东，三成而平蜀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江南是拓，六成复缀，以阐太平。高祖曰：“不须象功德，直象事可也。”然竟用之。近代舞出入皆作乐，谓之阶步，咸用《肆夏》。今亦依定，即《周官》所谓乐出入奏钟鼓也。又魏、晋故事，有《矛俞》、《弩俞》及朱儒导引。今据《尚书》直云干羽，《礼》文称羽籥干戚。今文舞执羽籥，武舞执干戚，其《矛俞》、《弩俞》等，盖汉高祖自汉中归，巴、俞之兵，执仗而舞也。既非正典，悉罢不用。

……

先是高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卢思道等，列清庙歌辞十二曲。令齐乐人曹妙达于太乐教习，以代周歌。其初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献奠登歌六言，象《倾杯曲》，送神礼毕五言，象《行天曲》。至是弘等但改其声，合于钟律，而辞经敕定，不敢易之。至仁寿元年，炀帝初为皇太子，从飨于太庙，闻而非之。乃上言曰：“清庙歌辞，文多浮丽，不足以述宣功德，请更议定。”于是制诏吏部尚书、奇章公弘，开府仪同三司、领太子洗马柳顾言，秘书丞、摄太常少卿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礼部侍郎蔡徵等，更详故实，创制雅乐歌辞。其祠圆

丘，皇帝入，至版位定，奏《昭夏》之乐，以降天神。升坛，奏《皇夏》之乐。受玉帛，登歌，奏《昭夏》之乐。皇帝降南陛，诣罍洗，洗爵讫，升坛，并奏《皇夏》。初升坛，俎入，奏《昭夏》之乐。皇帝初献，奏《诚夏》之乐。皇帝既献，作文舞之舞。皇帝饮福酒，作《需夏》之乐。皇帝反爵于坫，还本位，奏《皇夏》之乐。武舞出，作《肆夏》之乐。送神作《昭夏》之乐。就燎位，还大次，并奏《皇夏》。

……

大业元年，炀帝又诏修高庙乐，曰：……

自汉至梁、陈乐工，其大数不相逾越。及周并齐，隋并陈，各得其乐工，多为编户。至六年，帝乃大括魏、齐、周、陈乐人子弟，悉配太常，并于关中为坊置之，其数益多前代。顾言等又奏，仙都宫内，四时祭享，还用太庙之乐，歌功论德，别制其辞。七庙同院，乐依旧式。又造飨宴殿庭宫悬乐器，布陈簨虡，大抵同前，而于四隅各加二建鼓、三案。又设十二镈，镈别钟磬二架，各依辰位为调，合三十六架。至于音律节奏，皆依雅曲，意在演令繁会，自梁武帝之始也，开皇时，废不用，至是又复焉。高祖时，宫悬乐器，唯有一部，殿庭飨宴用之。平陈所获，又有二部，宗庙郊丘分用之。至是并于乐府藏而不用。更造三部：五郊二十架，工一百四十三人。庙庭二十架，工一百五十人。飨宴二十架，工一百七人。舞郎各二等，并一百三十二人。

顾言又增房内乐，益其钟磬，奏议曰：……制曰："可。"于是内宫悬二十虡。其镈钟十二，皆以大磬充。去建鼓，余饰并与殿庭同。

皇太子轩悬，去南面，设三镈钟于辰丑申，三建鼓亦如之。编钟三虡，编磬三虡，共三镈钟为九虡。其登歌减者二人。簨虡金三博山。乐器应漆者朱漆之。其二舞用六佾。

……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其后牛弘请存《鞞》、《铎》、《巾》、《拂》等四舞，与新伎并陈。因称："四舞，按汉、魏以来，并施于宴飨。《鞞舞》，汉巴、渝舞也。至章帝造《鞞舞辞》云'关东有贤女'，魏明代汉曲云'明明魏皇帝'。《铎舞》，傅玄代魏辞云'振铎鸣金'，成公绥赋云'《鞞铎》舞庭，八音并陈'是也。《拂舞》者，沈约《宋志》云：'吴舞，吴人思晋化。'其辞本云'白符鸠'是也。《巾舞》者，《公莫舞》也。伏滔云：'项庄因舞，欲剑高祖，项伯纡长袖以扞其锋，魏、晋传为舞焉。'

检此虽非正乐，亦前代旧声。故梁武报沈约云：‘《鞞》、《铎》、《巾》、《拂》，古之遗风。’杨泓云：‘此舞本二八人，桓玄即真，为八佾。后因而不改。’齐人王僧虔已论其事。平陈所得者，犹充八佾，于悬内继二舞后作之，为失斯大。检四舞由来，其实已久。请并在宴会，与杂伎同设，于西凉前奏之。”帝曰：“其声音节奏及舞，悉宜依旧。惟舞人不须捉鞞拂等。”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

《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始于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虽赏逐时迁，而古致犹在。可以此为本，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其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五人。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挡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拔、贝等十九种，为一部。工二十七人。

《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闬。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衒公王之间，举时争相慕尚。高祖病之，谓群臣曰：“闻公等皆好新变，所奏无复正声，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国，化成人风，勿谓天下方然，公家家自有风俗矣。存亡善恶，莫不系之。乐感人深，事资和雅，公等对亲宾宴饮，宜奏正声；声不正，何可使儿女闻也！”帝虽有此敕，而竟不能救焉。炀帝不解音律，略不关怀。后大制艳篇，辞极淫绮。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

《七夕相逢乐》、《投壶乐》、《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及《十二时》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断绝。帝悦之无已，谓幸臣曰："多弹曲者，如人多读书。读书多则能撰书，弹曲多即能造曲。此理之然也。"因语明达云："齐氏偏隅，曹妙达犹自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欲贵汝，宜自修谨。"六年，高昌献《圣明乐》曲，帝令知音者于馆所听之，归而肄习。及客方献，先于前奏之，胡夷皆惊焉。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拔、贝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人。

《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拔、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

《康国》，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歌曲有《戢殿农和正》，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奚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乐器有笛、正鼓、加鼓、铜拔等四种，为一部。工七人。

《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后渐繁会其声，以别于太乐。

《疏勒》，歌曲有《亢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十种，为一部，工十二人。

《安国》，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祇》。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双筚篥、正鼓、和鼓、铜拔等十种，为一部。工十二人。

《高丽》，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箫、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齐鼓、担鼓、贝等十四种，为一部。工十八人。

《礼毕》者，本出自晋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执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之为《文康乐》。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故以礼毕为名。其行曲有《单交路》，舞曲有《散花》。乐器有笛、笙、箫、篪、铃槃、鞞、腰鼓等七种，三悬为一部。工二十二人。

始齐武平中，有鱼龙烂漫、俳优、朱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周时，郑译有宠于宣帝，奏征齐散乐人，并会京师为之。盖秦角骶之流者也。开皇初，并放遣之。及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初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帝帷宫女观之。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鳌，水人虫鱼，遍覆于地。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曰《黄龙变》。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瓮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腾透而换易之。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染干大骇之。自是皆于太常教习。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初课京兆、河南制此衣服，而两京缯锦，为之中虚。三年，驾幸榆林，突厥启民朝于行宫，帝又设以示之。六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钜亿万。关西以安德王雄总之，东都以齐王暕总之，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擫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

……

至大业中，炀帝制宴飨设鼓吹，依梁为十二案。案别有錞于、钲、铎、军乐鼓吹等一部。案下皆熊罴貙豹，腾倚承之，以象百兽之舞。……

卷二十二　五行志上

东魏武定五年，后齐文襄帝时为世子，属神武帝崩，秘不发丧，朝魏帝于邺。魏帝宴之，文襄起儛。及嗣位，又朝魏帝于邺，侍宴而惰。……

……

梁天监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讲于重云殿，沙门志公忽然起儛歌乐，须臾悲泣，因赋五言诗曰："乐哉三十余，悲哉五十里，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灾起。佞臣作欺妄，贼臣灭君子。若不信吾语，龙时侯贼起。且至马中间，衔悲不见喜。"……

……

陈时，江南盛歌王献之《桃叶》之词曰："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

楫。但度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陈后主造齐云观，国人歌之曰：“齐云观，寇来无际畔。”功未毕，而为隋师所虏。

祯明初，后主作新歌，词甚哀怨，令后宫美人习而歌之。其辞曰：“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时人以歌谶，此其不久兆也。

……

周宣帝与宫人夜中连臂蹋蹀而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烛夜行游。”帝即位三年而崩。

卷二十三 五行志下

齐后主有宠姬冯小怜，慧而有色，能弹琵琶，尤工歌儛。后主惑之，拜为淑妃。选彩女数千，为之羽从，一女之饰，动费千金。帝从禽于三堆，而周师大至，边吏告急，相望于道。帝欲班师，小怜意不已，更请合围。帝从之。由是迟留，而晋州遂陷。后与周师相遇于晋州之下，坐小怜而失机者数矣，因而国灭。……

……

武平，后主自并州还邺，至八公岭，夜与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发狂，意后主以为狐媚，伏草中弯弓而射之。伤数人，几中后主。后主执而斩之。其人不自觉也。……时帝不恤国政，专与内人阉竖酣歌为乐。或衣褴缕衣，行乞为娱。……

卷二十五 刑法志

……（周宣）帝既酣饮过度，尝中饮，有下士杨文祐白宫伯长孙览，求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次。”郑译奏之，帝怒，命赐杖二百四十而致死。……

卷二十六 百官志上

……天监七年，以太常为太常卿，……而太常视金紫光禄大夫，统明堂、二庙、太史、太祝、廪牺、太乐、鼓吹、乘黄、北馆、典客馆等令丞，及陵监、国学等。又置协律校尉、总章校尉监、掌故、乐正之属，以掌乐事。太乐又有清商署丞，太史别有灵台丞。……

卷二十八 百官志下

太常寺又有博士四人，协律郎二人，奉礼郎十六人。统郊社、太庙、诸陵、太祝、衣冠、太乐、清商、鼓吹、太医、太卜、廪牺等署。各置令、（并一人。太乐、太医则各加至二人。）丞。（各一人。郊社、太乐、鼓吹则各加至二人。）郊社署又有典瑞。（四人。）太祝署有太祝。（二人。）太乐署、清商署，各有乐师员。（太乐八人，清商二人。）鼓吹署有哄师。（二人。）……

……

……（炀帝即位，多所改革，太常寺）改乐师为乐正，置十人。……罢衣冠、清商二署。

卷三十一 地理志下

……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俗少争讼，而尚歌舞。……

……（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旧事，尉陀于汉，自称"蛮夷大酋长、老夫臣"，故俚人犹呼其所尊为"倒老"也。言讹，故又称"都老"云。

……九江襟带所在，江夏、竟陵、安陆，各置名州，为藩镇重寄，人物乃与诸郡不同。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二郡又有牵钩之戏，云从讲武所出，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群噪歌谣，振惊远近，俗云以此厌胜，用致丰穰。其事亦传于他郡。梁简文之临雍部，发教禁之，由是颇息。

其死丧之纪，虽无被发袒踊，亦知号叫哭泣。……当葬之夕，女婿或三数十人，集会于宗长之宅，着芒心接篱，名曰茅绥。各执竹竿，长一丈许，上三四尺许，犹带枝叶。其行伍前却，皆有节奏，歌吟叫呼，亦有章典。传云盘瓠初死，置之于树，乃以竹木刺而下之，故相承至今，以为风俗。隐讳其事，谓之刺北斗。既葬设祭，则亲疏咸哭，哭毕，家人既至，但欢饮而归，无复祭哭也。其左人则又不同，无衰服，不复魄。始死，置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绕尸而歌，以箭扣弓为节。其歌词说平生乐事，以至终卒，大抵亦犹今之挽歌。歌数十阕，乃衣衾棺敛，送往山林，别为庐舍，安置棺柩。……

卷三十六 后妃列传

开皇二年，著内官之式，略依周礼，省减其数。……二曰尚仪，掌礼仪教学。管司乐三人，掌音律之事；……

（炀帝）时又增置女官，准尚书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二曰尚仪局，管司籍，掌经史教学，纸笔几案；司乐，掌音律；……唯司乐、

司膳员各四人。

李穆列传 卷三十七

（李）敏字树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养宫中者久之。及长，袭爵广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仪，善骑射，歌舞管弦，无不通解。开皇初，周宣帝后封乐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择婚对，……至敏而合意，竟为姻媾。……及进见上，上亲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悦，……上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今授卿柱国。"敏乃拜而蹈舞。……

郑译列传 卷三十八

……未几，诏（郑）译参议乐事。译以周代七声废缺，自大隋受命，礼乐宜新，更修七始之义，名曰《乐府声调》，凡八篇。奏之，上嘉美焉。俄迁岐州刺史。在职岁余，复奉诏定乐于太常，前后所论乐事，语在《音律志》。上劳译曰："律令则公定之，音乐则公正之。礼乐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

卢贲列传 卷三十八

岁余，（卢）贲复爵位，检校太常卿。贲以古乐宫悬七八，损益不同，历代通儒，议无定准，于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鹑火、天驷之应，其音用七。汉兴，加应钟，故十六枚而在一虡。郑玄注《周礼》，二八十六为虡。此则七八之义，其来远矣。然世有沿革，用舍不同，至周武帝，复改悬七，以林钟为宫。夫乐者，治之本也，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以吴札观而辩兴亡。然则乐也者，所以动天地，感鬼神，情发于声，治乱斯应。周武以林钟为宫，盖将亡之徵也。且林钟之管，即黄钟下生之义。黄钟，君也，而生于臣，明为皇家九五之应。又阴者臣也，而居君位，更显国家登极之祥。斯实冥数相符，非关人事。伏惟陛下握图御宇，道迈前王，功成作乐，焕乎曩策。臣闻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此盖随时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从之，即改七悬八，以黄钟为宫。诏贲与仪同杨庆和删定周、齐音律。

阴寿列传 卷三十九

阴寿，字罗云，武威人也。……从武帝平齐，进位开府，赐物千段，奴婢百口，女乐二十人。……

窦荣定列传 卷三十九

窦荣定，扶风平陵人也。……遇尉迥初平，朝廷颇以山东为意，乃拜荣定为洛州总管以镇之。前后赐缣四千匹，西凉女乐一部。

卷三十九　元景山列传

元景山，字琁岳，河南洛阳人也。……从武帝平齐，每战有功，拜大将军，改封平原郡公，邑二千户，赐女乐一部，帛六千匹，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数千。

卷三十九　贺若谊列传

……谊家富于财，于郊外构一别庐，多植果木。每邀宾客，列女乐，游集其间。……

卷四十一　高颎列传

炀帝即位，拜（高颎）为太常。时诏收周、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颎奏曰："此乐久废。今若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帝不悦。帝时侈靡，声色滋甚，又起长城之役。颎甚病之，谓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遥，安可复尔！"……有人奏之，帝以为谤讪朝政，于是下诏诛之，诸子徙边。

卷四十四　蔡王智积列传

蔡王智积，高祖弟整之子也。……家有女妓，唯年节嘉庆，奏于太妃之前，其简静如此。……

卷四十五　文四子列传

秦孝王俊，字阿祇，高祖第三子也。……为妃作七宝幂䍦，又为水殿，香涂粉壁，玉砌金阶。梁柱楣栋之间，周以明镜，间以宝珠，极荣饰之美。每与宾客妓女弦歌于其上。……

高祖曰："……，初，长宁诞育，朕与皇后共抱养之，自怀彼此，连遣来索。且云定兴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来，何必是其体胤！昔晋太子取屠家女，其儿即好屠割。今傥非类，便乱宗社。又刘金驎，谄佞人也，呼定兴作亲家翁，定兴愚人，受其此语。我前解金驎者，为其此事。（杨）勇尝引曹妙达共定兴女同燕，妙达在外说云："我今得劝妃酒。"直以其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纵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虽德惭尧、舜，终不以万姓付不肖子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

卷四十六　长孙平列传

……邺都俗薄，旧号难治，前后刺史多不称职。朝廷以平所在善称，转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数年，会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戏，画衣裳为鳌甲之象，上怒而免之。……

卷四十九　牛弘列传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诏改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

……

上甚善其义，诏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事在《音律志》。……

卷五十二 贺若弼列传

……上驿召之，及见，迎劳曰："克定三吴，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赐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国，进爵宋国公，真食襄邑三千户，加以宝剑、宝带、金瓮、金盘各一，并雉尾扇、曲盖，杂彩二千段，女乐二部，又赐陈叔宝妹为妾。……

卷五十九 炀三子列传

……又京兆人达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贵游宴聚，多或要致，于是展转亦出入王家。御史韦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余大索暕第，因穷治其事。……

卷六十一 云定兴列传

凡述所荐达，皆至大官。赵行枢以太常乐户，家财亿计，述谓为儿，多受其贿。称其骁勇，起家为折冲郎将。

卷六十二 刘行本列传

……时唐令则亦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内人。行本责之曰："庶子当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间哉！"令则甚惭而不能改。……

卷六十二 柳彧列传

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曰："臣闻昔者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资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康哉《雅》《颂》，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无为之至乐。敢有犯者，请以故违敕论。"诏可其奏。……

卷六十三 樊子盖列传

又检校河南内史。车驾至高阳，追诣行在所。既而引见，帝逆劳之曰："昔高祖留萧何于关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内，公其人也。"子盖谢曰："臣任重器小，宁可窃譬两贤！但以陛下威灵，小盗不足除耳。"

进位光禄大夫，封建安侯，尚书如故。赐缣三千匹，女乐五十人。子盖固让，优诏不许。……

卷六十三 史祥列传

（史详周本汉王谏军功）进位上大将军，赐缣彩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马二十匹。转太仆卿。

卷六十三 杨义臣列传

（杨义臣）以功进位上大将军，赐物二千段，杂彩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马二十匹。寻授相州刺史。

卷六十四 沈光列传

沈光字总持，吴兴人也。……光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之最。……初建禅定寺，其中幡竿高十余丈，适遇绳绝，非人力所及，诸僧患之。光见而谓僧曰："可持绳来，当相为上耳。"诸僧惊喜，因取而与之。光以口衔索，拍竿而上，直至龙头。系绳毕，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数十步。观者骇悦，莫不嗟异，时人号为"肉飞仙"。

卷六十五 周法尚列传

法尚逐归于周宣帝甚优宠之，拜开府、顺州刺史，封归义县公，邑千户。赐良马五匹，女妓五人，彩物五百段，加以金带。……后上幸洛阳，召之，及引见，赐金钿酒钟一双，彩五百段，良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给鼓吹一部。法尚固辞，上曰："公有大功于国，特给鼓吹者。欲令公乡人知朕之宠公也。"固与之。

卷六十五 李景列传

……景寻被征入京，进位柱国，拜右武卫大将军，赐缣九千匹，女乐一部，加以珍物。

卷六十五 王仁恭列传

炀帝嗣位，汉王谅举兵反，从杨素击平之。以功进位大将军，拜吕州刺史，赐帛四千匹，女妓十人。

卷六十五 董纯列传

以（军）功拜柱国，进爵为郡公，增邑二千户。转左备身将军，赐女妓十人，缣彩五千匹。

卷六十七 裴蕴列传

……大业初，考绩连最。炀帝闻其善政，征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声技，遣牛弘定乐，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儛之色，皆罢遣从民。至是，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帝大悦，迁民部侍郎。

卷六十七 裴矩列传

……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儛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并遣兵戍之。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蕃慑惧，朝贡相续。帝谓矩有绥怀之略，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其冬，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

卷七十 赵元淑列传

……时长安富人宗连，家累千金，仕周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连独奇之，每求贤夫，闻元淑如是，请与相见。连有风仪，美谈笑，元淑亦异之。及至其家，服玩居处拟于将相。酒酣，奏女乐，元淑所未见也。元淑辞出，连曰："公子有暇，可复来也。"后数日，复造之，宴乐更侈。……

卷七十三 梁彦光列传

初，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唯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郭。由是人情险诐，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

卷七十五 儒林列传·何妥

……其后上令（何）妥考定钟律，妥又上表曰：

……

……汉高祖之初，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之乐。迎神于庙门，奏《嘉至》之乐，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之乐，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茅》、《肆夏》也。乾豆上荐，奏《登歌》之乐，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奏《休成》之乐，美神飨也。皇帝就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孙通所制也。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儛，当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是舜后，故齐有《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灭齐，得齐《韶》乐。汉高祖灭秦，《韶》传于汉，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儛》者，本周《大武》乐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复作四时之儛，以示天下安和，四时顺也。孝景采《武德儛》以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为《盛德》，虽变其名，大抵皆因秦旧事。至于魏、晋，皆用古乐。魏之三祖，并制乐辞。自永嘉播越，五都倾荡，乐声南度，是以大备江东。宋、齐已来，至于梁代，所行乐事，犹皆传古，三雍四始，实称大盛。及

侯景篡逆，乐师分散，其四儛、三调，悉度伪齐。齐氏虽知传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及东土克定，乐人悉返，访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调、四儛并皆有手，虽不能精熟，亦颇具雅声。若令教习传授，庶得流传古乐。然后取其会归，撮其指要，因循损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当今，传雅正于来叶，岂不美与！谨具录三调、四舞曲名，又制歌辞如别。其有声曲流宕，不可以陈于殿庭者，亦悉附之于后。

书奏，别敕太常取妥节度。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鞞》、《铎》、《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传宗庙雅乐，数十年唯作大吕，废黄钟。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请用黄钟。诏下公卿议，从之。……

卷七十五 儒林列传·房晖远

……高祖尝谓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乐乎？"杨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无女乐。晖远进曰："臣闻'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即王者房中之乐，著于《雅颂》，不得言无。"高祖大悦。……

卷七十八 艺术列传·万宝常

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父大通，从梁将王琳归于齐。后复谋还江南，事泄，伏诛。由是宝常被配为乐户，因而妙达钟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献于齐。又尝与人方食，论及声调。时无乐器，宝常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于丝竹，大为时人所赏。然历周洎隋，俱不得调。

开皇初，沛国公郑译等定乐，初为黄钟调。宝常虽为伶人，译等每召与议，然言多不用。后译乐成奏之，上召宝常，问其可不，宝常曰："此亡国之音，岂陛下之所宜闻！"上不悦。宝常因极言乐声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上从之。宝常奉诏，遂造诸乐器，其声率下郑译调二律。并撰《乐谱》六十四卷，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改弦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一千八百声。时人以《周礼》有旋宫之义，自汉、魏已来，知音者皆不能通，见宝常特创其事，皆哂之。至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无所凝滞，见者莫不嗟异。于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又太子洗马苏夔以钟律自命，尤忌宝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乐者，皆附之而短宝常。数诣公卿怨望，苏威因诘宝常，所为何所传受。有一沙门谓宝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悦之。先生当言就胡僧受学，云是佛家菩萨所传音律，则上必悦。先生所为，可以行矣。"宝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

"胡僧所传，乃是四夷之乐，非中国所宜行也。"其事竟寝。宝常尝听太常所奏乐，泫然而泣。人问其故，宝常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将尽。"时四海全盛，闻其言者皆谓为不然。大业之末，其言卒验。

宝常贫无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窃其资物而逃。宝常饥馁，无人赡遗，竟饿而死。将死也，取其所著书而焚之，曰："何用此为？"见者于火中探得数卷，见行于世，时论哀之。

开皇之世，有郑译、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至于天然识乐，不及宝常远矣。安马驹、曹妙达、王长通、郭令乐等，能造曲，为一时之妙，又习郑声，而宝常所为，皆归于雅。此辈虽公议不附宝常，然皆心服，谓以为神。

卷七十八 艺术列传·王令言

时有乐人王令言，亦妙达音律。大业末，炀帝将幸江都，令言之子尝从，于户外弹胡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令言时卧室中，闻之大惊，蹶然而起曰："变，变！"急呼其子曰："此曲兴自早晚？"其子对曰："顷来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谓其子曰："汝慎无从行，帝必不返。"子问其故，令言曰："此曲宫声往而不反，宫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杀于江都。

卷七十九 外戚列传·萧岿

萧岿，字仁远，梁昭明太子统之孙也。……周武帝平齐之后，岿来贺，帝享之甚欢。亲弹琵琶，令岿起舞，岿曰："陛下亲御五纮，臣敢不同百兽！"……

卷八十一 东夷列传·高丽

高丽之先，出自夫余。……

……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初终哭泣，葬则鼓舞作乐以送之。……

卷八十一 东夷列传·百济

百济之先，出自高丽国。……

……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投壶、围棋、樗蒲、握槊、弄珠之戏。……

卷八十一 东夷列传·靺鞨

靺鞨，在高丽之北，……

……其国西北与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后因其使来，高祖诫之曰："我怜念契丹与尔无异，宜各守土境，岂不安乐？何为辄相攻击，甚乖我意！"使者谢罪。高祖因厚劳之，令宴饮于前。使者与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战斗之容。上顾谓侍臣曰："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

意，何其甚也！”……

卷八十一 东夷列传·流求国

流求国，居海岛之中，……

……凡有宴会，执酒者必待呼名而后饮。上王酒者，亦呼王名。衔杯共饮，颇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众皆和，音颇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手而舞。……

卷八十一 东夷列传·倭国

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

……

……乐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点面文身，没水捕鱼。……死者敛以棺郭，亲宾就尸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

卷八十二 南蛮列传·林邑

……（林邑）乐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同。每击鼓以警众，吹蠡以即戎。

……每有婚媾，令媒者赍金银钏、酒二壶、鱼数头至女家。于是择日，夫家会亲宾，歌舞相对。……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尸，鼓舞导从，舆至水次，积薪焚之。……

卷八十二 南蛮列传·赤土

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

……

……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皆坐。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

卷八十三 西域列传·党项

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

卷八十三 西域列传·康国

康国者，康居之后也。……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

卷八十三 西域列传·附国

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好歌舞，鼓簧，吹长笛。有死者，无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兽皮。子孙不哭，带甲舞剑而呼云：“我父为鬼所取，我欲报冤杀鬼。”自余亲戚哭三声而止。……

14

《南史》

80卷 唐·李大师 李延寿

李大师（570—628），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南朝末期由隋入唐的历史学家。隋末，李大师曾参加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建立的夏政权，任尚书礼部侍郎。因此，在唐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唐太宗贞观二年（628），所撰《南史》与《北史》未能成书。此后，由李延寿继续撰成，合称为《南北史》。

李延寿，字遐龄，生卒年代已不可确知，大约卒于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唐初历史学家，曾任崇贤馆学士，官至符玺郎。唐太宗时，李延寿曾参加《隋书》纪、传、志和《晋书》的编写，又参预唐朝国史的编纂工作。但他主要成就在于承接其父未竟的事业，完成《南史》与《北史》的写作。

《南史》是合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为一编的纪传体史著，记事起自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止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记述南朝四代170年的历史。

《南史》以《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为本，删繁就简，重新编纂，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南史》有本纪和列传，无表、志。本纪10卷，列传70卷，共80卷。其编撰方法按朝代顺序、帝王在位先后，排列各朝帝王、宗室、诸王、大臣等纪传。

卷一 宋武帝本纪

（義熙十二年）十二月壬申，晋帝加（宋武）帝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策曰：

……公闲邪纳正，移风改俗，陶钧品物，如乐之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

……（元熙元年）十二月，晋帝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儛八佾，设钟虡宫县。……

……

上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初，朝廷未备音乐，长史殷仲文以为言，帝曰："日不暇给，且所不解。"仲文曰："屡听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

卷二 宋孝武帝本纪

（大明三年）婆皇、河西、高丽、肃慎等国各遣使朝贡。西域献儛马。

卷三 宋后废帝本纪

……凡诸鄙事，过目则能，锻银、裁衣、作帽，莫不精绝。未尝吹篪，执管便韵。……与左右作羌胡伎为乐。……

卷四 齐高帝、武帝本纪

……（升明三年）三月甲辰，宋帝诏进（齐高）帝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策曰：

……

……公居身以谦，导物以义。熔钧庶品，罔不和悦。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儛。……

……

……（升明三年四月）丙戌，命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儛八佾，设钟虡宫县，……

……

……王子年歌曰："欲知其姓草肃肃，谷中最细低头熟，鳞身甲体永兴福。"谷中精细者，稻也，即道也；熟犹成也。又歌曰："金刀利刃齐刈之。"金刀"刘"字，刈犹剪也。……

……

……（永昭十一年七月）魏军将至，上虑朝野忧惶，力疾召乐府奏正声伎。……

（建元三年）九月辛未，蠕蠕国王遣使欲俱攻魏，献师子皮袴褶。

……武帝往东宫，帝迎拜号恸，绝而复苏，武帝自下舆抱持之，宠爱日隆。又在西州令女巫杨氏祷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谓由杨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杨婆。宋氏以来，人间有《杨婆儿哥》，盖此征也。武帝有疾，又令杨氏日夜祷祈，令宫车早晏驾。……（武帝崩）大敛始毕，乃悉呼武帝诸伎，备奏众乐，诸伎虽畏威从事，莫不哽咽流涕。

……及武帝梓宫下渚，帝于端门内奉辞，辒辌车未出端门，便称疾还内。裁入阁，即于内奏胡伎，鞞铎之声，震响内外。……

……

建武元年，诏海陵王依汉东海王彊故事，给虎贲、旄头、画轮车，设钟虡宫县。……

……

……（永元三年二月）始内横吹五部于殿内，昼夜奏之。……

……

……自江祏、始安王遥光等诛后，无所忌惮，日夜于后堂戏马，鼓噪为乐。合夕，便击金鼓吹角，令左右数百人叫，杂以羌胡横吹诸伎。……

……

……巷陌县幔为高障，置人防守，谓之“屏除”。高障之内，设部伍羽仪，复有数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夜反火光照天。……

……江左旧物，有古玉律数枚，悉裁以钿笛。……

……

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于时百姓歌云：“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

……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

（齐）废帝东昏侯讳宝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又甚有筋力，牵弓至三斛五斗。能担幢，初学担幢，每倾倒在幢杪者，必致踠伤。其后，白虎幢七丈五尺，齿上担之，折齿不倦。担幢诸校具服饰，皆自制之，缀以金华玉镜众宝。舍人、主书及至左右主帅，并皆侍侧，逞诸变态，曾无愧颜。始欲骑马，未习其事，俞灵韵为作木马，人在其中，行动进退，随意所适，其后遂为善骑。

卷六 梁武帝本纪上

……（中兴二年正月）甲寅，齐帝进（梁武）帝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梁公，……策曰：

……

……公镕钧所被，变《风》以《雅》，易俗陶人，载和邦国；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儛。公文德广覃，义声远洽，椎髻鬉首，夷歌请吏；是用锡公朱户以居。……

……

……（中兴二年三月）丙午，齐帝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儛八佾，设钟虡宫县，……

……

天监元年夏四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南郊，……

……

……封齐帝为巴陵王，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齐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齐典。……

……

……（天监四年春正月）丙午，省《凤凰衔书伎》。……

卷七 梁武帝本纪下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县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蛇斗隧中，其一被伤奔走。

卷九 陈武帝本纪

（太平二年）九月辛丑，梁帝进（陈武）帝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陈公，……策曰：

……

……以公调理阴阳，燮谐风雅，三灵允降，万国同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

（太平二年）十月戊辰，又进帝爵为王。……又命陈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

卷十 陈宣帝本纪

……（太建十年四月）又诏御府堂署所营造，礼乐仪服军器之外，悉皆停息。……

卷十 陈后主本纪

……起齐云观，国人歌曰：“齐云观，寇来无际畔。”……

卷十一 后妃列传·武穆裴皇后

……宫内御所居寿昌画殿南阁，置白鹭鼓吹二部，乾光殿东西头，置钟磬两厢，皆宴乐处也。……

卷十一 后妃列传·孝武文穆王皇后

殷淑仪，南郡王义宣女也。丽色巧笑。义宣败后，帝密取之，宠冠后宫。……及薨，（宋孝武）帝常思见之，遂为通替棺，欲见辄引替睹尸。如此积日，形色不异。追赠贵妃，谥曰宣。……时有巫者能见鬼，说帝言贵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少倾，果于帷中见形如平生。帝欲与之言，默然不对。将执手，奄然便歇，帝尤哽恨，于是拟《李夫人赋》以寄意焉。

卷十二 后妃列传·元徐妃

……太清三年，遂逼令自杀。妃知不免，乃透井死。帝以尸还徐氏，谓之出妻。葬江陵瓦官寺。帝制《金楼子》述其淫行。……

卷十二 后妃列传·后主沈皇后

……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大抵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张贵妃发长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慧，有神彩，进止闲华，容色端丽。……又工厌魅之术，假鬼道以惑后主。置淫祀于宫中，聚诸女巫使之鼓舞。

卷十三 宋宗室及诸王列传

……澄之弟琨之，为竟陵王诞司空主簿。诞有宝琴，左右犯其徽，诞罚焉。琨之谏，诞曰：“此余宝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为宝，不以珠玉为宝，故王孙圉称观父为楚国之宝。未闻以琴瑟为宝。”诞忸然不悦。……

卷十三 武帝诸子列传

……又与骠骑大将军竟陵王诞奏陈贬损之格九条，诏外详议，于是有司奏九条之格犹有未尽，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条。大抵“……胡伎不得彩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庄面；……”诏可。

卷十四 文帝诸子列传

……有女巫严道育，夫为劫，坐没入奚官。劭姊东阳公主应阁婢王鹦鹉白公主，道育通灵，主乃白上，托云善蚕，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当赐符应。"时主夕卧，见流光相随，状若萤火，遂入巾箱化为双珠，圆青可爱。于是主及劭并信惑之。始兴王濬素佞事劭，并多过失，虑上知，使道育祈请，欲令过不上闻。歌舞咒诅，不舍昼夜。……

卷十五 刘穆之列传

……河东王歆之尝为南康相，素轻邕。后歆之与邕俱豫元会并坐，邕嗜酒，谓歆之曰："卿昔见臣，今能见劝一杯酒不？"歆之因敩孙皓歌答曰："昔为汝作臣，今与汝比肩，既不劝汝酒，亦不愿汝年。"……

卷十五 徐羡之列传

……湛之善尺牍，音辞流畅；贵戚豪强，产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

……

（羡之玄孙）绲子君蒨，字怀简，幼聪朗好学，尤长丁部书，问无不对。善弦歌，为梁湘东王镇西谘议参军。颇好声色，侍妾数十，皆佩金翠，曳罗绮，服玩悉以金银。饮酒数升便醉，而闭门尽日酣歌。每遇欢谑，则饮至斗。有时载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毕践。朋从游行，莫得见之。时襄阳鱼弘亦以豪侈称，于是府中谣曰："北路鱼，南路徐。"然其服玩次于弘也。君蒨辩于辞令，湘东王尝出军，有人将妇从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诛女子；将非孙武，遂欲驱战妇人。"君蒨应声曰："项籍壮士，犹有虞兮之爱；纪信成功，亦资姬人之力。"君蒨文冠一府，特有轻艳之才，新声巧变，人多讽习，竟卒于官。

卷十五 檀道济列传

……（元嘉）十二年，上疾笃，会魏军南伐，召道济入朝。……十三年春，将遣还镇，下渚未发，有似鵩鸟集船悲鸣。会上疾动，义康矫诏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等八人并诛。时人歌曰："可怜《白浮鸠》，枉杀檀江州。"……

卷十七 刘康祖列传

……（刘道产）善于临职，在雍部政绩尤著。蛮夷前后不受化者皆顺服，百姓乐业，由此有《襄阳乐歌》，自道产始也。……

卷十八 萧思话列传

思话十许岁时，未知书，好骑屋栋，打细腰鼓，侵暴邻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节，数年中遂有令誉。颇工隶书，善弹琴，能骑射。后袭爵封阳县侯。

……

（元嘉）十四年，迁临川王义庆平西长史、南蛮校尉。文帝赐以弓琴，手敕曰："前得此琴，言是旧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张，材理乃快。良材美器，宜在尽用之地，丈人真无所与让也。"尝从文帝登钟山北岭，中道有盘石清泉，上使于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钟酒，谓曰："相赏有松石间意。"……

……

……（思话长子萧惠开）后拜益州刺史，路经江陵。时吉翰子在荆州，共惠开有旧，为设女乐。乐人有美者，惠开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许。惠开怒，收吉斩之，即纳其妓。启云："吉为刘义宣所遇，交结不逞，向臣讪毁朝政，辄已戮之。"孝武称快。

……

……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而雅乐正声鲜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

卷十八　臧熹列传

……（臧熹）从宋武入京城，进至建邺。桓玄走，武帝便使熹入宫收图书器物，封府库。有金饰乐器，武帝问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将军首建大义，劬劳王室，虽复不肖，实无情于乐。"帝笑曰："聊以戏耳。"……

卷十九　谢裕列传

……恂子孺子，少与族兄庄齐名。多艺能，尤善声律。车骑将军王彧，孺子姑之子也。尝与孺子宴桐台，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既而叹曰："今日真使人飘摇有伊、洛间意。"……

卷十九　谢灵运列传

……（谢幾卿）居白杨石井宅，朝中交好者载酒从之，客恒满坐。时左丞庾仲容亦免归，二人意相得，并肆情诞纵，或乘露车历游郊野，醉则执铎挽歌，不屑物议。……

卷二十　谢弘微列传

……（大明）时河南献舞马，诏群臣为赋，庄所上甚美。又使庄作《舞马歌》，令乐府歌之。……

卷二十一　王弘列传

……（王僧祐）雅好博古，善《老》、《庄》，不尚繁华。工草隶，善鼓琴。亭然独立，不交当世。……竟陵王子良闻其工琴，于座取琴进之，不从命。……

……

冲，字长深，弘玄孙也。……晓音乐，习歌儛，善与人交，贵游之中，

声名藉甚。……

卷二十二 王昙首列传

（齐高）帝幸乐游宴集，谓俭曰：“卿好音乐，孰与朕同？”俭曰：“沐浴唐风，事兼比屋，亦既在齐，不知肉味。”帝称善。后幸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

（王僧虔）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人间竞造新声。时齐高帝辅政，僧虔上表请正声乐，高帝乃使侍中萧惠基调正清商音律。……

卷二十三 王华列传

……大明中，尚书仆射颜师伯豪贵，下省设女乐，琨时为度支尚书，要琨同听，传酒行炙，皆悉内妓。琨以男女无亲授，传行每至，令置床上，回面避之然后取，毕又如此，坐上莫不抚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师伯后为设乐邀琨，琨不往。……

卷二十四 王镇之列传

……（宋武帝时）晏弟诩，位少府卿。敕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锢十年。……

卷二十四 王准之列传

（陈）猛，字世雄，本名勇。……以父遇酷，终文帝之世不听音乐，蔬食布衣，以丧礼自处。……

卷二十五 到彦之列传

……㧑资藉豪富，厚自奉养，供一身一月十万。宅宇山池，伎妾姿艺，皆穷上品。才调流赡，善纳交游。爱伎陈玉珠，明帝遣求不与，逼夺之，㧑颇怨，帝令有司诬奏，将杀之。㧑入狱，数宿须鬓皆白，免死，系尚方。夺封与弟贲，㧑由是更以贬素自立。明帝崩，弟贲让封还㧑，朝议许之。……

卷二十五 张兴世列传

……父仲子，由兴世致位给事中，兴世欲将往襄阳，爱乡里不肯去。尝谓兴世曰：“我虽田舍老公，乐闻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时欲吹之。”兴世素恭谨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欣泰通涉雅俗，交结多是名素，下直辄著鹿皮冠，衲衣锡杖，挟素琴。有以启武帝，帝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屏居家巷，置宅南冈下，面接松山，欣泰负弩射雉，恣情闲放，声伎杂艺，颇多

开解。……

卷二十六 袁湛列传

彖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孙也。父景隽，宋世为淮南太守，以非罪见诛。廓之终身不听音乐，布衣蔬食，足不出门，示不臣于宋，时人以比晋之王裒。……齐国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俭、柳世隆倾心待之。为太子洗马。于时何涧亦称才子，为文惠太子作《杨畔歌》，辞甚侧丽，太子甚悦。廓之谏曰："夫《杨畔》者，既非典雅，而声甚哀思，殿下当降意《箫》《韶》，奈何听亡国之响？"太子改容谢之。

……昂容质修伟，冠绝人伦，以父亡不以理，终身不听音乐。……

卷二十八 褚裕之列传

……彦回美仪貌，善容止，俯仰进退，咸有风则。……尝聚袁粲舍，初秋凉夕，风月甚美，彦回援琴奏《别鹄》之曲，宫商既调，风神谐畅。王彧、谢庄并在粲坐，抚节而叹曰："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宫商暂离，不可得已。"

……

……彦回善弹琵琶，齐武帝在东宫宴集，赐以金镂柄银柱琵琶。……

卷三十一 张裕列传

……（张）永晓音律，太极殿前钟声嘶，孝武尝以问永。永答钟有铜滓，乃扣钟求其处，凿而去之，声遂清越。

……

（张）瑰，字祖逸，宋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

……

……建武末，屡启求还吴，见许。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者讥其衰暮畜伎。瑰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无复一存，唯未能遣此耳。"……

……

……（梁天监）四年，禊饮华光殿，其日河南国献赤龙驹，能拜伏，善舞。诏率与到溉、周兴嗣为赋，武帝以率及兴嗣为工。其年，父忧去职。有父时妓数十人，其善讴者有色貌，邑子仪曹郎顾珖之求娉，讴者不愿，遂出家为尼。尝因斋会率宅，珖之乃飞书言与率奸。南司以事奏闻，武帝惜其才，寝其奏，然犹致时论。服阕，久之不仕。……

……

（张）稷，字公乔，瑰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刘无宠，遘疾。时稷年十一，侍养衣不解带，每剧则累夜不寝。及终，毁瘠过人，杖

而后起。见年辈幼童，辄哽咽泣泪，州里谓之淳孝。长兄玮，善弹筝，稷以刘氏先执此伎，闻玮为《清调》，便悲感顿绝，遂终身不听之。

……

（张）嵊，字四山。……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祸，终身蔬食布衣，手不执刀刃，不听音乐。……

卷三十二 张邵列传

……太武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筝、笛等器及棋子。……

卷三十三 范泰列传

（范）晔，字蔚宗，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出继从伯弘之，后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为秘书丞，父忧去职。……

元嘉九年，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广，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彭城王义康大怒，左迁宣城太守。……

……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鬓，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

……

……收晔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住止单陋，唯有二厨盛樵薪。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

……

……晔狱中与诸生侄书，以自序其略曰：

……

> ……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可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亦尝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传矣。……

卷三十三 裴松之列传

……时议立五庙乐，松之以妃臧氏庙用乐，亦宜与四庙同。……

颜延之列传 卷三十四

……文帝尝召延之，传诏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他日醉醒乃见。……

……

师伯少孤贫，涉猎书传，颇解声乐。……

师伯居权日久，天下辐凑，游其门者，爵位莫不逾分。多纳货贿，家产丰积。妓妾声乐，尽天下之选，园池第宅，冠绝当时，骄奢淫恣，为衣冠所疾。……

庾悦列传 卷三十五

……又仲文请急还家，吏部令史钱泰、主客令史周伯齐出仲文宅谘事。泰能弹琵琶，伯齐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书制，令史谘事不得宿停外，虽八座命亦不许，为有司所奏。……

……

帝乃可有司之奏，免仲文官，卒于家。……

沈庆之列传 卷三十七

庆之居清明门外，有宅四所，室宇甚丽。又有湖舍在娄湖，庆之一夜携子孙徙居之，以宅还官，悉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闬焉。……妓妾十数人，并美容工艺。……

……

文季风采稜岸，善于进止，司徒褚彦回当时贵望，颇以门户裁之。文季不为之屈。……后豫章王北宅后堂集会，文季与彦回并善琵琶，酒阑，彦回取乐器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儿。"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当不损仲容之德。"彦回颜色无异，终曲而止。

柳元景列传 卷三十八

（柳）惔度量宽博，家人未尝见其喜愠。甚重其妇，颇成畏惮。性爱音乐，女伎精丽，略不敢视。仆射张稷与惔狎密，而为惔妻赏敬。稷每诣惔，必先相问夫人。惔每欲见妓，恒因稷请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后出。惔因得留目。……

惔弟恽，字文畅，少有志行。……初，宋时有嵇元荣、羊盖者，并善琴，云传戴安道法。恽从之学，恽特穷其妙。齐竟陵王子良闻而引为法曹行参军，唯与王暕、陆杲善。每叹曰："暕虽名家，犹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赏狎。子良尝置酒后园，有晋太傅谢安鸣琴在侧，援以授恽，恽弹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体，良质美手，信在今夜。岂止当今称奇，亦可追踪古烈。"……

……

……恽父世隆弹琴，为士流第一，恽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复变体备写古曲。尝赋诗未就，以笔捶琴，坐客过，以箸扣之，恽惊其哀韵，乃制为雅音。后传击琴自于此。恽常以今声转弃古法。乃著《清调论》，具有条流。……

……

仲礼弟敬礼，少以勇烈闻。粗暴无行检，恒略卖人，为百姓所苦，故襄阳有《柳四郎歌》。……

卷四十二 齐高帝诸子列传上

梁初，郊庙未革牲牷，乐辞皆沈约撰，至是承用。子云启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云撰定。敕曰："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子云作成，敕并施用。

……

是时武帝奢侈，后宫万余人，宫内不容，太乐、景第、暴室皆满，犹以为未足。嶷后房亦千余人。颍川荀丕献书于嶷，极言其失，嶷咨嗟良久，为书答之，又为之减遣。

卷四十三 齐高帝诸子列传下

……时有广汉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献鉴，古礼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围三尺四寸，圆如筩，铜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铜马，以绳县马，令去地尺余，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茎当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则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古所以节乐也。……

……

江夏王锋，字宣颖，高帝第十二子也。……

好琴书，盖亦天性，尝觐武帝，赐以宝装琴，仍于御前鼓之，大见赏。帝谓鄱阳王锵曰："阇梨琴亦是柳令之流亚，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试以临人。"锵曰："昔邹忌鼓琴，威王委以国政。"乃出为南徐州刺史。……

卷四十五 王敬则列传

王敬则，临淮射阳人也。侨居晋陵南沙县。……善拍张，补刀戟左右。宋前废帝使敬则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无不中。仍抚髀拍张，甚为儇捷。……

……

……仲雄善弹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上敕五日一给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侬曲》，歌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又曰："君行不净心，那得恶人题。"帝愈猜愧。

张敬儿列传　卷四十五

……（张敬儿）又使于乡里为谣言，使小儿辈歌曰："天子在何处？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谁？非猪如是狗。"敬儿家在冠军，宅前有地名赤谷。……

崔慧景列传　卷四十五

恭祖先劝慧景遣二千人断西岸军，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应散，不许。恭祖请击义师，又不许。乃遣子觉将精甲数千人度南岸，义师昧旦进战，觉大败。慧景人情离沮。恭祖顿军兴皇寺，于东宫掠得女妓，觉来逼夺，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与骁将刘灵运诣城降。慧景乃将腹心数人潜去，欲北度江，城北诸军不知，犹为拒战。城内出荡，杀数百人，慧景余众皆奔。慧景围城凡十二日，军旅散在都下，不为营垒。

曹武列传　卷四十六

武形干甚毅，善于诱纳。晚节在雍州，致见钱七千万，皆厚轮大郭，他物称是，马八百匹。仆妾蔬食，膳无膏腴。尝为梅虫儿、茹法珍设女伎，金翠曜眼，器服精华，虫儿等因是欲诬而夺之。人传武每好风景，辄开库招拍张武戏。帝疑武旧将领，兼利其财，新除未及拜，遇诛。及收兵至，叹曰："诸人知我无异意，所以杀我，政欲取吾财货伎女耳。恨令众辈见之。"……

周盘龙列传　卷四十六

……（王）敬则有一内妓，帝令奉叔求。奉叔不通迳前，从者执单刀皆半拔。敬则跣走入内，既而自计不免，乃出，遥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顾？"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释。……

崔祖思列传　卷四十七

武帝即位，祖思启陈政事，……又曰："案前汉编户千万，太乐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罢不合经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乐定员，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靡费力役，伤败风俗。今欲拨邪归道，莫若罢杂伎，王庭唯置钟虡羽戚登歌而已。"上诏报答。……

陆慧晓列传　卷四十八

中大通七年，（陆襄）为鄱阳内史。先是郡人鲜于琮服食修道法，……大同元年，遂结门徒杀广晋令王筠，号上愿元年，署置官属。其党转相诳惑，有众万余人，将出攻郡。襄先已率人吏修城隍为备，及贼至，破之，生获琮。时邻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党与，因求货贿，皆不得其实。或有善人尽室罹祸，唯襄郡枉直无滥。人作歌曰："鲜于抄后善恶分，人无横死赖陆君。"

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争，遂相诬告。襄引入内室，不加责诮，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为设酒食令其尽欢，酒罢同载而还，因相亲厚。人又歌曰："陆君政，无怨家。斗既罢，雠共车。"在政六年，郡中大宁。……

卷五十 刘瓛列传

显，字嗣芳，瓛族子也。父瞖，字仲翔，博识强正，名行自居。幼为外祖臧质所鞠养。质既富盛，恒有音乐。质亡后，母没十许年，瞖每闻丝竹之声，未尝不歔欷流涕。……

时波斯献生师子，帝问曰："师子有何色？"显曰："黄师子超不及白师子超。"

卷五十二 梁宗室列传

……范虽无学术，而以筹略自命。爱奇玩古，招集文才，率意题章，亦时有奇致。尝得旧琵琶，题云"齐竟陵世子"。范嗟人往物存，揽笔为咏，以示湘东王，王吟咏其辞，作《琵琶赋》和之。……

……

（始兴忠武王憺）天监元年，加安西将军，封始兴郡王。……七年，慈母陈太妃薨，水浆不入口六日，居丧过礼，武帝优诏勉之，使摄州任。是冬，诏征以本号还朝。人歌曰："始兴王，人之爹，徙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哺乳我。"荆土方言谓父为爹，故云。……

卷五十三 梁武帝诸子列传

……（昭明太子）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出宫二十余年，不畜音声。未薨少时，敕赐太乐女伎一部，略非所好。

卷五十五 王茂列传

……茂以元勋，武帝赐钟磬之乐。茂在州，梦钟磬在格，无故自坠，心恶之。及觉，命奏乐，既成列，钟磬在格，果无故编皆绝坠地。茂谓长史江诠曰："此乐，天子所以惠劳臣也。乐既极矣，能无忧乎？"俄而病卒。

卷五十五 曹景宗列传

先是旱甚，诏祈蒋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载荻欲焚蒋庙并神影。尔日开朗，欲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伞，倏忽骤雨如写，台中宫殿皆自振动。帝惧，驰诏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畏信遂深。

景宗好内，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性躁动，不能沉默。……为

人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

卷五十五 夏侯详列传

亶历六郡三州，不为产业，禄赐所得，随散亲故。性俭率，居处服用充足而已，不事华侈。晚年颇好音乐，有妓妾十数人。并无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帘奏之，时谓帘为夏侯妓衣。……

……（夏侯夔）中大通六年，为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积岁连兵，人颇失业，夔乃率军人于仓陵立堰，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以充储备，兼赡贫人，境内赖之。夔兄亶先经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并有恩惠于乡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频得夏侯。前兄后弟，布政优优。"……性奢豪，后房伎妾曳罗绮饰金翠者百数。……

卷五十五 蔡道恭列传

（蔡道恭字怀俭，南阳冠军人也。……齐和帝即位，为右卫将军，出为司州刺史。梁天监初三年，魏围司卅。道恭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转急）至八月，城内粮尽，魏克之。赠镇西将军，并寻购丧榇。八年，魏许还道恭丧，其家以女乐易之。

卷五十七 沈约列传

约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聪明过人，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都下无比。……尝侍宴，有妓婢帅是齐文惠宫人，帝问识座中客不？曰："唯识沈家令。"约伏地流涕，帝亦悲焉，为之罢酒。……

卷五十八 裴邃列传

……武帝设无遮会，儛象惊，排突陛卫，王公皆散，唯之礼与散骑常侍臧盾不动。……

卷六十 徐勉列传

……普通末，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妓各一部，并华少赉勉，因此颇好声酒。……

卷六十一 陈庆之列传

暄素通脱，以俳优自居，文章谐谬，语言不节，后主甚亲昵而轻侮之。

卷六十二 贺玚列传

……伯祖道养，工卜筮经，遇工歌女人病死，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块加其心上，俄顷而苏。……

卷六十三 王神念列传

时复有杨华者，能作惊军骑，亦一时妙捷，（梁武）帝深赏之。华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为魏名将。华少有勇力，容貌瑰伟，魏胡太后逼幸之。华惧祸，及大眼死，拥部曲，载父尸，改名华，来降。胡太后追思不已，为作《杨白花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蹄歌之，声甚凄断。……

卷六十三 羊侃列传

侃少雄勇，膂力绝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马上用六石弓。尝于兖州尧庙蹋壁，直上至五寻，横行得七迹。泗桥有数石人，长八尺，大十围。侃执以相击，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穷极奢靡。有弹筝人陆太喜，著鹿角，爪长七寸。儛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上儛。又有孙荆玉能反腰帖地，衔得席上玉簪。敕赉歌人王娥儿，东宫亦赉歌者屈偶之，并妙尽奇曲，一时无对。初赴衡州，于两艖䑠起三间通梁水斋，饰以珠玉，加之锦缋，盛设帷屏，列女乐。乘潮解缆，临波置酒，缘塘傍水，观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阳斐与侃在北尝同学，有诏命侃延斐同宴。宾客三百余人，食器皆金玉杂宝，奏三部女乐。至夕，侍婢百余人俱执金花烛。侃不饮酒而好宾游，终日献酬，同其醉醒。……

卷六十五 陈宗室诸王列传

……其年（太建十一年）八月，宣帝幸大壮观，因大阅武。命都督任忠领步骑十万，阵于玄武湖，都督陈景领楼舰五百，出于瓜步江。上登玄武门，宴群臣以观之。因幸乐游苑，设丝竹会。……

……

……（始兴王）叔陵修饰虚名，每入朝，常于车中马上，执卷读书，高声长诵，阳阳自若。归坐斋中，或自执斧斤，为沐猴百戏。……

卷六十六 吴明彻列传

昭达性严刻，每奉命出征，必昼夜倍道。然其所克，必推功将帅。厨膳饮食，并同群下，将士亦以此附之。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敌弗之废也。……

卷六十八 蔡景历列传

……（蔡徵）初拜吏部尚书，启后主借鼓吹，后主谓所司曰："鼓吹军乐，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历既有缔构之功，宜且如启，拜讫即追还。"……

卷六十八 华皎列传

……（华）皎起自下吏，善营产业，又征川洞，多致铜鼓及生口，并送都下。废帝即位，改封重安县公。

卷六十九 虞荔列传

……初，荔母随荔入台，卒于台内，寻而城陷，情礼不申，由是终身蔬食布衣，不听音乐。……

卷六十九 姚察列传

……旧魏王肃奏祀天地，设宫悬之乐，八佾之舞，尔后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为事人礼缛，事神礼简，古无宫悬之文。陈初承用，莫有损益。宣帝欲设备乐，付有司立议，以梁武为非。时硕学名儒，朝端在位，咸希旨注同。察乃博引经籍，独违群议，据梁乐为是。当时惊骇，莫不惭服。……

……初，梁室沦没，察父僧垣入长安，察蔬食布衣，不听音乐，至是凶问因聘使到江南。……

卷七十 循吏列传

……文帝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服，六戎薄伐，兴师命将，动在济时。费由府实，事无外扰。自此方内晏安，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儛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永明继运，垂心政术，……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

卷七十一 儒林列传

……（沈不害）又表改定乐章，诏使制三朝乐歌词八首，合二十曲，行之乐府。……

卷七十二 文学列传

王子云，太原人，及江夏费昶，并为闾里才子。昶善为乐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异。昔郎恽博物，卞兰巧辞。束帛之赐，实惟劝善。可赐绢十匹。"……

……

……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释奠于国学，时乐府无孔子、颜子登歌词，令（杜）之伟制文，伶人传习，以为故事。……

卷七十三 孝义列传

龚颖，遂宁人也。少好学，益州刺史毛璩辟为劝学从事。璩为谯纵所杀，故佐吏并逃亡，颖号哭奔赴，殡送以礼。纵后设宴延颖，不获已而至。乐奏，颖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举觞闻乐，蹈迹逆乱乎？"……

卷七十五 隐逸列传上

（陶）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

……

戴颙，字仲若，谯郡铚人也。……父善琴、书，颙并传之。凡诸音律，皆能挥手。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颙及兄勃并受琴于父，父没，所传之声不忍复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颙制十五部，颙又制长弄一部，并传于世。中书令王绥尝携客造之，勃等方进豆粥，绥曰：“闻卿善琴，试欲一听。”不答，绥恨而去。……

……

……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颙姻通，迎来止黄鹄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涧甚美，颙憩于此涧。义季亟从之游，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为义季鼓琴，并新声变曲；其三调《游弦》、《广陵》、《止息》之流，皆与世异。文帝每欲见之，尝谓黄门侍郎张敷曰：“吾东巡之日，当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长给正声伎一部。颙合《何尝》、《白鹄》二声以为一调，号为清旷。

卷七十六 隐逸列传下

（沈）麟士无所营求，以笃学为务，恒凭素几鼓素琴，不为新声。……

卷七十七 恩幸列传

……（阮佃夫）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女妓数十，艺貌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也。每制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

……庐江何恢有妓张耀华美而有宠，为广州刺史将发，要佃夫饮，设乐，见张氏，悦之，频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户，曰：“惜指失掌邪？”遂讽有司以公事弹恢。……

……

（徐）龙驹以奄人本给安陆侯，后度东宫为斋帅。帝即位后，以便佞见宠。凡诸鄙黩杂事，皆所诱劝。位羽林监、后阁舍人、黄门署令、淮陵太守。帝为龙驹置嫔御妓乐。……

……

帝自群公诛后，无复忌惮，无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则伎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于是改姓曰潘，其父宝庆亦从改焉。……

卷七十九 夷貊列传

……（高句丽）俗喜歌儛，国中邑落，男女每夜群聚歌戏。……

……（梁太清二年）贼既不克，士卒死者甚多，乃止攻，筑长围以绝内外。又启求诛朱异、陆验、徐驎、周石珍等。城内亦射赏格出外，有能斩（侯）景首，授以景位，并钱一亿万，布绢各万疋，女乐二部。……

……

（大宝元年）四月辛卯，景又召简文幸西州，……上闻丝竹，凄然下泣。景起谢曰："陛下何不乐？"上为笑曰："丞相言索超世闻此，以为何声？"景曰："臣且不知，岂独超世？"上乃命景起舞，景即下席应弦而歌。上顾命淑妃，淑妃固辞乃止。景又上礼，遂逼上起舞。……

……

……（大宝二年）十一月，景矫萧栋诏，自加九锡，汉国置丞相以下百官，陈备物于庭。……景又矫栋诏，追崇其祖为大将军，父为大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钟虡宫悬之乐，一如旧仪。……

15

《北史》

100卷 唐·李大师 李延寿

题解

《北史》100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88卷。记述北朝从公元386年到618年，魏、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233年的历史。作者李延寿，唐初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曾任史官，参与修撰《隋书》、《晋书》，并另外著有《南史》。《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

总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炼，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

卷一 魏本纪第一

天兴元年春正月，……徙山东六州人吏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慕容宝子盛杀兰汗而自立为长乐王。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遣使循行郡国，举奏守宰不法者，亲览察黜陟之。冬十月，起天文殿。十一月辛亥，尚书吏部郎中邓彦海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宏总裁之。闰月，左丞相卫王仪及王公卿士，诣阙上书曰："臣等闻宸极居中，则列宿齐其晷。帝王顺天，则群后仰其度。伏惟陛下德协二仪，道隆三五，仁风被于四海，盛化塞于天区，泽及昆虫，恩沾行苇，讴歌所属，八表归心。而躬履谦虚，退身后己，宸仪未彰，衮服未御，非所以上允皇天之意，下副乐推之心。臣等谨昧死以闻。"

卷二 魏本纪第二

……（神麚三年正月）癸卯，行幸广宁，临温泉，作《温泉歌》。……

……

……（景穆皇帝）及监国，命有司使百姓有牛家以人牛相贸。又禁饮酒杂戏弃本沽贩者，于是垦田大增。

……

……（和平三年）十二月乙卯，制战阵之法十有余条，因大傩曜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

卷三 魏本纪第三

……（太和十五年十二月）辛卯，诏简选乐官。……

十六年春正月戊午朔，朝飨群臣于太华殿。帝始为王公兴县而不乐。……

……

（延兴二年）二月乙巳，诏曰："顷者淮徐未宾，尼父庙隔非所，致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自今有祭孔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杂合，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礼。"

……

（太和）九年春正月戊寅，诏禁图谶秘纬及名《孔子闭房记》，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神鬼，妄说吉凶，及委巷诸非坟典所裁者，严加禁断。

卷五 魏本纪第五

……（大统五年五月）免妓乐杂役之徒，皆从编户。……

（大统）六年春正月庚戌，朝群臣。自西迁至此，礼乐始备。……

卷六 齐本纪上

……（武定四年十一月）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卷七 齐本纪中

（文宣帝）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后，以功业自矜。遂留情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讴不息，从旦通宵，以夜继昼；或袒露形体，涂傅粉黛，散发胡服，杂衣锦彩，拔刃张弓，游行市肆。……或担胡鼓而拍之。亲戚贵臣，左右近习，侍从错杂，无复差等。征集淫妪，悉去衣裳，分付从官，朝夕临视。或聚棘为马，纽草为索，逼遣乘骑，牵引来去，流血洒地，以为娱乐。……

……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两栋相距二百余尺，工匠危怯，皆系绳自防。帝登脊疾走，都无怖畏。时复雅舞，折旋中节；傍人见者，莫不寒心。……

……

……（皇建元年）九月壬申，诏议定三祖乐。冬十一月……癸丑，有司奏太祖献武皇帝庙宜奏《武德之乐》，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庙宜奏《文德之乐》，舞《宣政之舞》；高祖文宣皇帝庙宜奏《文正之乐》，舞《光大之舞》。诏曰："可。"……

卷八 齐本纪下

……（后主）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诸官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以万数。……

卷九 周本纪上

（武成）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会群臣于紫极殿，始用百戏。……

卷十 周本纪下

……（保定元年二月）丙午，省辇舆，去百戏。……

……

……（天和元年）冬十月甲子，初造《山云舞》，以备六代乐。……

……

……（建德二年十月）甲辰，奏六代乐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观之。……

……

……（大象元年）冬十月壬戌，幸道会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

初复佛象及天尊象，帝与二象俱南坐。大陈杂戏，令京城士庶纵观。……（大象元年十二月）甲子，还宫，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内人、内外命妇，大列妓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以为戏乐。……

……（大象二年三月）辛卯，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驱式道，为三百六十重，自应门至幸岸泽，数十里间，幡旗相蔽，鼓乐俱作。……

（夏四月）甲申，还宫。令京城士女于衢巷作音乐以迎候。……

……（宣帝）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殡，曾无戚容，即通乱先帝宫人。才逾年，便恣声乐，采择天下子女，以充后宫。……（宣帝）其后游戏无恒，出入不节；羽仪仗卫，晨出夜还；或幸天兴宫，或游道会苑，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为妇人服饰，入殿歌舞，与后宫观之，以为喜乐。……

……（大定元年二月）丙辰，周帝又诏（隋文）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宫县；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前后三让，乃受。……

……

……（开皇元年）夏四月辛巳，大赦。戊戌，太常散乐并免为编户。禁杂乐百戏。……

……

……（开皇九年四月）毁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又设亡陈女乐，谓公卿等曰："此声似啼，朕闻之甚不喜，故与公等一听亡国之音，俱为永鉴焉。"……（开皇九年）十二月甲子，诏太常卿牛弘、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秘书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议定乐。

……

（开皇）十四年夏四月乙丑，诏曰："比命有司，总令研究，正乐雅声，详定已讫，宜即施用，见行者停。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流宕不归，遂以成俗。宜加禁约，务存其本。"……

……

……（开皇十七年）九月甲申，车驾至自仁寿宫。庚寅，上谓侍臣曰："庙庭设乐，本以迎神。斋祭之日，触目多感，当此之际，何可为心？在路奏乐，礼为未允。公卿宜更详之。"冬十月丁未，颁铜武符于骠骑、车骑府。戊申，道王静薨。庚午，诏曰："五帝异乐，三王殊礼，皆随事而有损益，因情而立节文。仰惟祭享宗庙，瞻敬如在，罔极之感，情深兹日。而礼毕升路，鼓吹发音，还入宫门，金石振响；斯则哀乐同日，心事相违，情所不安，理实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弘礼教。自今享庙日，

不须备鼓吹，殿庭勿设乐县。”辛未，京下大索。……

卷十二 隋本纪下

……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之玩。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

……

……（大业五年六月）丙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

……（大业六年二月）庚申，征魏、齐、周、陈乐人，悉配太常。……

……

（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傅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乙卯，大会蛮夷，设鱼龙曼延之乐，颁赐各有差。……

……

……（义宁二年）五月乙巳朔，诏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金根车，驾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车；儛八佾，设钟虡宫县。……

卷十三 后妃列传上

……（隋文）又采汉、晋旧仪，置六尚、六司、六典，递相统摄，以掌宫掖之政。一曰尚宫，……二曰尚仪，掌礼仪教学。管司乐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赞三人，掌导引内外命妇朝见。……

……

……（炀帝）时又增置女官，准尚书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二曰尚仪局，管……司乐，掌音律；司宾，掌宾客；司赞，掌礼仪赞相导引。……

……

（魏文昭）太后曾与孝文幸灵泉池，宴群臣及蕃国使人、诸方渠帅，各令为其方舞。孝文上寿，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于是和歌者九十人。……

卷十四 后妃列传下

……（齐武昭）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绯袍如故。未几，登三台，置酒作乐；宫女进白袍，帝怒，投诸台下。和士开请止乐，帝大怒，挞之。……

……

（齐）冯淑妃名小怜，大穆后从婢也。穆后爱衰，以五月五日进之，号曰“续命”。慧黠能弹琵琶，工歌舞。后主惑之，坐则同席，出则并马，愿得生死一处。……

及帝遇害，以淑妃赐代王达，甚嬖之。淑妃弹琵琶，因弦断，作诗曰：“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胶上弦。”达妃为淑妃所谮，几致于死。隋文帝将赐达妃兄李询，令著布裙配舂。询母逼令自杀。

……

乐人曹僧奴进二女，大者忤旨，剥面皮；少者弹琵琶，为昭仪。以僧奴为日南王。僧奴死后，又贵其兄弟妙达等二人，同日皆为郡王。为昭仪别起隆基堂，极为绮丽。陆媪诬以左道，遂杀之。

又有董昭仪、毛夫人、彭夫人、王夫人、小王夫人、二李夫人，皆嬖宠之。毛能弹筝，本和士开荐人。帝所幸彭夫人，亦音妓进；死于晋阳，造佛寺，与总持相埒。一李是隶户女，以五弦进。一李即孝贞之女也。……

卷十五 魏诸宗室列传

……及帝还代，丕请作歌，诏许之。歌讫，帝曰：“公倾朕还车，故亲歌述志。今经构已有次第，故暂还旧京，愿后时亦同兹适。”……

（魏秦王翰）子仪，长七尺五寸，容貌甚伟，美髯，有算略。少能舞剑，骑射绝人。

卷十六 太武五王列传

永安末，乐器残缺，庄帝命孚监仪注。孚上表曰：

昔太和中，中书监高闾、太乐令公孙崇修造金石，数十年间，乃奏成功。时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刘芳请别营造，久而方就。复召公卿量校合否，论者沸腾，莫有适从。登被旨敕，并见施用。往岁大军入洛，戎马交驰，所有乐器，亡失垂尽。臣至太乐署，问太乐令张乾龟等，云承前以来，置宫悬四箱，栒虡六架，东北架编黄钟之磬十四。虽器名黄钟，而声实夷则；考之音制，不甚谐韵。姑洗悬于东北，太蔟编于西北，蕤宾列于西南。并皆器象差位，调律不和。又有仪钟十四，虡悬架首，初不叩击，今便删废，以从正则。臣今据《周礼凫氏》修广之规，《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声，叩钟求音；损除繁杂，讨论实录。依十二月为十二宫。各准辰次，当位悬设。月声既备，随用击奏。则会还相为宫之义，又得律吕相生之体。今量钟磬之数，各以十二架

为定。

奏可。于时搢绅之士，咸往观听，靡不咨嗟叹服而反。太傅、录尚书长孙承业妙解声律，特复称善。

……

……（南安王）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遗群下，取悦于众。为长夜之饮，声乐不绝。旬月之间，帑藏空罄。……

卷十七　景穆十二王列传上

……孝武帝泛舟天泉池，命宗室诸王陪宴。（乐良王）忠愚而无智，性好衣服，遂著红罗襦，绣作领，碧绸裤，锦为缘。帝谓曰："朝廷衣冠，应有常式，何为著百戏衣？"忠曰："臣少来所爱，情存绮罗，歌衣舞服，是臣所愿。"帝曰："人之无良乃至此乎？"

卷十九　献文六王列传

……（咸阳王禧赐死）其宫人为之歌曰："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与露。洛水湛湛弥岸长，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虽富贵，闻弦管奏之，莫不洒泣。

卷二十二　长孙道生列传

道生廉约，身为三司，而衣不华饰，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数十年不易，时人比之晏婴。……太武世，所在著绩，每建大议，多合时机。为将有权略，善待士众。帝命歌工历颂群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

……

初，绍远为太常，广召工人，创造乐器，唯黄钟不调，每恒恨之。尝经韩使君佛寺，闻浮图三层上铎鸣，其音雅合宫调，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谐。乃启明帝曰："魏氏来宅秦、雍，虽祖述乐章，然黄钟为君，天子之正位，往经创造，历稔无成。方知水行将季，木运伊始，天命有归，灵乐自降。此盖乾坤祐助，宗庙致感。方当降物和神，祚隆万世。"诏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当之。此盖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达鉴所致也。"俄改授礼部中大夫。时犹因魏氏旧乐，未遑更造，但去小吕，加大吕而已。绍远上疏陈雅乐，诏并行之。绍远所奏乐，以八为数。故梁黄门侍郎裴正上书，以为昔者大舜欲闻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钟作黄钟，以为正调之首。诏与绍远详议。

正曰："天子用八，非无典故；县而不击，未闻厥理。且黄钟为天，大吕为地，太蔟为人。今县黄钟而击太蔟，便是虚天位专用人矣。"

绍远曰："夫天不言，四时行焉。地不言，万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气，居变通之道。今县黄钟而击太蔟，是天子端拱，群司奉职。从此而议，

何往不可？”

正曰：“案《吕氏春秋》曰：‘楚之衰也，为作巫音；齐之衰也，为作大吕。’且大吕以下七钟，皆是林钟之调，何得称为十一月调？专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犹行季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

绍远曰：“卿之所言，似欲求胜。若穷理尽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礼》祀天乐云：‘黄钟为宫，大吕为角。’此则大吕之用，宛而成章。虽知引吕氏之小文，不觉失周公之大礼。且今县大吕，则有黄钟、林钟，二均乃备。春夏则奏林钟，秋冬则奏黄钟，作黄钟不击大吕，作林钟不击黄钟。此所谓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县大吕，止有黄钟一宫，便是季夏之时仍作仲冬之调。以此为至理，无乃不可乎！然《周礼》又云：‘乃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谓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于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礼，并用仲冬之调。又曰：‘奏太蔟，歌应钟，以祭地祇。’谓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礼，唯奏孟春之宫。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并各周宫，不依月变。略举大纲，则三隅可反。然则还相为宫，虽有其义，引《礼》取证，乃不月别变宫。且黄钟为君，则阳之正位，若随时变易，是君无定体。而卿用林钟，以为正调，便是君臣易位，阴阳相反。正之名器，将何取焉？”

正曰：“今用林钟为黄钟者，实得相生之义。既清且韵，妙合真体。然八音平浊，何足可称？”

绍远曰：“天者阳位，故其音平而浊，浊则君声。地者阴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则臣调。然急清者于体易绝，平浊者在义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于郑、卫新声，非不清韵，若欲施之圣世，吾所不取也。”于是遂定，以八为数焉。

……

武帝读史书，见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废八县七，并除黄钟之正宫，用林钟为调首。绍远奏云：“天子县八，百王共轨。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详诸经义，又无废八之典。且黄钟为君，天子正位，今欲废之，未见其可。臣案《周礼》奏黄钟，歌大吕，此则先圣之弘范，不易之明证。愿勿轻变古典，趣改乐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废八县七者，所望体本求直，岂苟易名。当更思其义。”后竟行七音。

属绍远遘疾，未获面陈。虑有司遽捐乐器，乃与乐部齐树书曰：“伏闻朝廷前议，而欲废八县七。然则天子县八，有自来矣。古先圣王，殊涂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顺守，专用干戈，事乖揖让。反求经义，是用七音，盖非万代不易之典。其县八笱虡，不得毁之。宜待吾疾瘳，

当别奏闻。”此后绍远疾笃，乃命其子览曰：“夫黄钟者，天子之宫。大吕者，皇后之位。今废黄钟之位，是禄去王室。若用林钟为首，是政出私门。将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既为人臣，义无寝默，必舆疾固争阙庭。”后疾甚，乃上遗表曰：“谨案《春秋》隐公《传》云：‘天子用八。’周礼云天子县二八，倕氏之钟十六，母句氏之磬十六。汉成帝获古磬十六。《周礼图》县十六。此数事者，照烂典章。扬搉而言，足为龟镜。伏惟陛下受图苍帝，接统玄精，秦、汉以还，独为称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独鄙之，而况陛下。以臣自揣余息，匪夕伊朝。伏愿珍御万机，不劳改八从七。”帝省表涕零，重赠柱国大将军，谥曰献，号乐祖，配飨庙庭。……

列传 于栗磾 卷二十三

……（周文）赏谨奴婢一千口。及梁宝物，并金石丝竹乐一部，别封新野郡公。谨固辞，不许。又令司乐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

列传 卢鲁元 卷二十五

……真君三年，驾幸阴山，鲁元以疾不从。侍臣问疾，医药传驿，相属于路。及薨，帝甚悼惜之，还临其丧，哭之哀恸。东西二宫，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临，讫则备奏钟鼓伎乐。……

列传 陆俟 卷二十八

……陵州木笼獠恃险，每行抄劫，诏腾讨之。獠因山为城，攻之未可拔。腾遂于城下多设声乐及诸杂伎，示无战心。诸贼果弃其兵仗，或携妻子临城观乐。腾知其无备，遂纵兵讨击，尽杀破之。

列传 源贺 卷二十八

怀性宽简，不好烦碎。……好接宾客，雅善音律，虽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丝竹。

列传 卢玄 卷三十

道虔好《礼》学，……奴在马上弹琵琶，道虔闻之，杖奴一百。……

列传 卢观 卷三十

怀道弟宗道，性粗率，动作狂侠，位南营州刺史。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遗之。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其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

列传 卢同 卷三十

……保定四年，改宗伯为纳言，礼部为司宗，大司礼为礼部，大司乐为乐部。……

……

……岁余，赍复爵位，检校太常卿。以古乐宫县七八，损益不同，历代通儒，议无定准，乃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鹑火天驷之应，其音用七。汉兴，加应钟，故十六枚而在一虡。郑玄注《周礼》，“二八十六为虡”，此则七八之义，其来远矣。然世有沿革，用舍不同。至周武帝复改县七，以林钟为宫。夫乐者，政之本也，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以吴札观而辩兴亡。然则乐也者，所以动天地，感鬼神，情发于声，安危斯应。周武以林钟为宫，盖将亡之征也。且林钟之管，即黄种下生之义。黄钟，君也，而生于臣，明于皇朝九五之应。又阴者臣也，而居君位，更显国家登极之祥。斯实冥数相符，非关人事。臣闻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此盖随时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从之，改七县八，黄钟为宫。诏赍与仪同杨庆和刊定周、齐音律。

卷三十一 高允列传

允以文成纂承平之业，而风俗仍旧，婚娶丧葬，不依古式，乃谏曰：

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绝。虽条旨久班，而不革变，将由居上者未能悛改，为下者习以成俗，教化陵迟，一至于此。《诗》云‘尔之教矣，人胥效矣。’人君举动，不可不慎。《礼》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举乐。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以为嬉戏，而独禁细人不得作乐，此一异也。

……

夫大飨者，所以定礼仪，训万国，故圣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饮，肴乾而不食，乐非雅声则不奏，物非正色则不列。今之大会，内外相混，酒醉喧哓，罔有仪式，又俳优鄙亵，污辱视听。朝廷积习以为美，而责风俗之清纯，此五异也。

……

（高允）虽年渐期颐，而志识无损，犹心存旧职，披考史书。又诏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贫养薄，可令乐部丝竹十人，五日一诣允，以娱其志。”……

……（允）性好音乐，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击节称善。……

卷三十二 崔挺列传

……（大统五年）时太庙初成，四时祭祀犹设俳优角抵之戏；其郊庙祭官，多有假兼。猷上疏谏；书奏，并纳焉。迁京兆尹。时婚姻礼嫁聚会之辰，多举音乐。又廛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织成文绣者。

猷请禁断，事并施行。……

……

……文襄为中书监，移门下机事，总归中书。又季舒善音乐，故内伎亦回隶焉。内伎属中书，自季舒始也。……

……

……临淮王孝友被文襄狎爱，数歌舞戏谑于前，顾见遏，辄敛容而止。……

李灵列传　卷三十三

及庄帝幽崩，元忠弃官，潜图义举。会齐神武东出，元忠便乘露车载素筝浊酒以奉迎。……门者以告，神武遽见之。引入，觞再行，元忠车上取筝鼓之，长歌慷慨。……

……

元忠虽处要任，初不以物务干怀，唯以声酒自娱，大率常醉。……后自中书令复求为太常卿，以其有音乐而多美酒故。……

……

搔字德沈，少聪敏，有才艺。曾采诸声，别造一器，号曰八弦，时人称有思理。……

李义深列传　卷三十三

义深族弟神威，幼有风裁，家业《礼》学，又善音乐，撰集乐书近百卷，卒于尚书左丞。

高闾列传　卷三十四

（太和三年）是年冬至，大飨群官，孝文亲舞于太后前，群臣皆舞。帝乃长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寿。……

郑羲列传　卷三十五

……孝文飨侍臣于县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乐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日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孝文谓道昭曰："自比迁务虽猥，与诸才俊不废咏缀，未若今日。"遂命邢峦总集叙记。……

……

……（郑述祖）迁光州刺史。

……有人入市盗布，其父怒曰："何负吾君？"执之以归首。述祖

特原之，自是境内无盗。百姓歌曰："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犹尚同。"

述祖能鼓琴，自造《龙吟十弄》，云尝梦人弹琴，寤而写得。当时以为绝妙。……

……

译字正义。幼聪敏，涉猎群书，工骑射，尤善音乐，有名于世。……

……

……未几，诏译参议乐事。译以周代七声废缺，自大隋受命，礼乐宜新。更修七始之义，名曰《乐府声调》，凡八篇，奏之。帝嘉美焉。俄拜岐州刺史。岁余，复奉诏定乐于太常。帝劳译曰："律、令，则公定之；音乐，则公正之。礼、乐、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寻还岐州。开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谥曰达。……

卷三十六 薛辩列传

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书舍人元翙献酒肴，帝因与元翌及孝通等宴，兼奏弦管，命翙吹笛；帝亦亲以和之。……

卷三十七 奚康生列传

……正光二年三月，明帝朝灵太后于西林园。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乃为力士舞，及于折旋。每顾视太后，举手蹈足，嗔目颔首，为杀缚之势。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携帝宿宣光殿。侯刚曰："至尊已朝讫，嫔御在南，何劳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儿，随陛下将东西，更复访问谁！"群臣莫敢应。灵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万岁于后，近侍皆唱万岁。明帝引前入阁，左右竞相排，阁不得闭。康生夺其子难千牛刀，斫直后元思辅，乃得定。

卷三十八 裴佗列传

……大业三年，帝有事于恒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啗以厚利，导之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张掖、武威士女盛饰纵观，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

其年冬，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伎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万数。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而罢。……

卷三十八 裴侠列传

除河北郡守。侠躬履俭素，爱人如子，所食唯菽麦盐菜而已，吏人莫不怀之。……去职之日，一无所取。人歌曰："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

卷三十九 薛安都列传

……真度有女妓数十人。每集宾客，辄命之丝竹歌舞，不辍于前，尽声色之适。庶长子怀吉，居丧过周，以父妓十余人并乐器献之，宣武纳焉。

卷四十 韩麒麟列传

……显宗又上言：

……

又曰："伏见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然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令四人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业定则不伪，志专则不淫，故耳目所习，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肃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买卖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浑杂。假令一处弹筝吹笛，缓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宣令童龀，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此则伎作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训。贤圣明诲，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习士人风礼，则百年难成；令士人儿童效伎作容态，则一朝可得。以士人同处，则礼教易兴；伎作杂居，则风俗难改。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官，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伎作官涂，得与膏粱华望接闬连甍，何其略也。今稽古建极，光宅中区，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于一言，有何为疑，而亏盛美？

……

帝善之。

卷四十一 杨敷列传

……时长安富人宗连家累千金，仕周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连每求贤夫，闻（赵）元淑，请与相见。连有风仪，美谈笑，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居处，拟于将相，酒酣，奏女乐，元淑所未见也。及出，连又致殷勤。元淑再三来，宴乐更侈于前。……

卷四十六 孙绍列传

……绍兄世元善弹筝，早卒。绍后闻筝声，便涕泗呜咽，舍之而去。……

卷四十六 鹿悆列传

（鹿悆）初为真定公子直国中尉，恒劝以忠廉之节。尝赋五言诗曰："峄山万丈树，雕镂作琵琶，由此材高远，弦响藹中华。"又曰："援琴起何调？幽兰与白雪，丝管韵未成，莫使弦响绝！"子直少有令问，悆欲其善终，故以讽焉。……

卷四十七 祖莹列传

……（祖莹）以参义律历，赐爵容城县子。坐事系于廷尉。会尔朱兆入，焚烧乐署，钟石管弦略无存者。敕莹与录尚书事长孙承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乐，三载乃就。……

……

珽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仓曹虽云州局，及受山东课输，由此大有受纳，丰于财产。又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为娱，游集诸倡家，与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

……

……（武成）帝于后园使珽弹琵琶，和士开胡舞，各赏物百段。……

卷四十八 尔朱荣列传

荣虽威名大振，而举止轻脱，正以驰射为伎艺，每入朝见，更无所为，唯戏上下马。于西林园宴射，恒请皇后出观，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见天子射中，辄自起舞叫，将相卿士，悉皆盘旋，乃至妃主妇人，亦不免随之举袂。及酒酣耳热，必自匡坐，唱虏歌，为《树梨普梨》之曲。见临淮王彧从容闲雅，爱尚风素，固令为敕勒舞。日暮罢归，便与左右连手蹋地，唱《回波乐》而出。……

……

……文略聪明俊爽，多所通习。齐文襄尝令章永兴马上弹琵琶，奏十余曲，试使文略写之，遂得八。……

卷四十九 斛斯椿列传

徵字士亮，博涉群书，尤精三礼，兼解音律。……大统末，起家通直散骑常侍，稍迁兼太常少卿。

自魏孝武迁西，雅乐废缺，徵博采遗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又乐有錞于者，近代绝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徵见之曰："此錞于也。"众弗信之，徵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清，众乃叹服。徵仍取以合乐焉。六官建，拜司乐下大夫，迁司乐中大夫，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转内史下大夫。天和

三年，周武帝以徽经有师法，诏令授皇诸子。……宣帝嗣位，迁上大将军、大宗伯。……

帝之为太子也，宫尹郑译坐不能以正道调护，被谪除名。而帝雅亲爱译。至是，拜译内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译乃献新乐，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帝令与徽议之。徽驳而奏之曰："《礼》云，十二律转相生，声五具在十六焉，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然译一笙十六管，总一百九十二管，既无相生之理，又无还宫之义。臣恐郑声乱乐，未合于古。夫音乐之起，本于人心，天之应人，有如影响。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谴之以殃。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化。纣为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灭。是知乐也者，和情性，移风俗，动天地，感鬼神，祸福所基，盛衰攸系，安可不慎哉！案译之所为，不师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则钟鼓诸色，各须一十有二。雅乐之备，已充庙廷，今若益之，于何陈列？方须更辟阶墀，增修廊宇，非急之务，宁可劳人？如谓笙管之外，不须加造，则乐之损益，岂系于笙？进退无据，窃谓不可。"帝颇纳之，且令停译所献。

及武帝山陵回，帝欲作乐，复令议其可不。徽曰："《孝经》云'闻乐不乐。'闻尚不乐，其况作乎！"郑译曰："既云闻乐，明即非无，止可不乐，何容不奏。"帝遂依译议，译因此衔之。……

隋文帝践极，例复官爵，除太子太傅，仍诏徽修撰乐书。开皇四年薨，年五十六。……徽所撰《乐典》十卷。

卷五十一 齐宗室诸王列传上

……（清河王）岳自讨寒山、长社，及出随、陆，并有功，威名弥重。性华侈，尤悦酒色，歌姬舞女，陈鼎击钟，诸王皆莫及。……

……

文宣末年多酒，……八年，（永安简平王浚）来朝，从幸东山。帝裸裎为乐，杂以妇女，又作狐掉尾戏。浚进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悦。……

……

……文宣崩，（高阳康穆王）湜兼司徒，导引梓宫。吹笛云："至尊颇知臣不？"又击胡鼓为乐。太后杖湜百余，未几薨。……

卷五十二 齐宗室诸王列传下

后周武帝在云阳宴齐君臣，自弹胡琵琶，命（广宁王）孝珩吹笛。辞曰："亡国之音，不足听也。"固命之，举笛裁至口，泪下呜咽，武帝乃止。……

……

兰陵武王长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迁并州刺史。突厥入晋阳，长恭尽力击之。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

……

……及至长安，周武与齐君臣饮酒，令后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

（兰陵王）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尝入朝而出，仆从尽散，唯有一人，长恭独还，无所遣罚。武成赏其功，命贾护为买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责券，临死悉燔之。

卷五十三 独孤永业列传

独孤永业，字世基。本姓刘，中山人也。……天保初，除中书舍人。永业解书计，善歌舞，甚为文宣所知。……

卷五十六 魏收列传

……（魏）收既轻疾，好声乐，善胡舞。文宣末，数于东山与诸优为猕猴与狗斗，帝宠狎之。……

卷五十七 周宗室列传

……初改雍州刺史为牧，（邵惠公颢之子）以护为之，并赐金石之乐。

……

……天和二年，护母薨，寻诏起令视事。五年，诏赐护轩悬之乐，六佾之舞。

卷五十九 李贤列传

敏字树生，文帝以其父死王事，养于宫中。及长，袭爵广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容，善骑射，工歌舞弦管。开皇初，周宣帝后乐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择婚对，敕贵公子弟集弘圣宫者，日以百数。公主选取敏，礼仪如尚帝女。后将侍宴，公主谓敏曰："我以天下与至尊，唯一女夫，当为汝求柱国。若授余官，慎无谢。"及进见上，上亲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悦，谓公主曰："敏何官？"对曰："一白丁耳。"谓敏曰："今授仪同。"敏不答。上曰："不满尔意耶？今授开府。"又不谢。上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今授卿柱国。"敏乃拜而蹈舞。……

卷六十一 窦炽列传

……遇尉迟迥初平，朝廷颇以山东为意，拜荣定为洛州总管以镇之。前后赐缣四千匹、西凉女乐一部。……

历位宁州刺史、右武候大将军、秦州总管，赐吴乐一部。……

卷六十二 尉迟迥列传

建德三年，帝幸云阳宫，又令运以本官兼司武，与长孙览辅皇太子居守。俄而卫剌王直作乱，率其党袭肃章门。览惧，走行在所。……是夜微运，宫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将军，赐以直田宅、妓乐、金帛、车马、什物等不可胜数。

卷六十二 王轨列传

……（乐）运乃舆榇诣朝堂，陈帝八失：

……

六曰：都下之人，徭赋稍重。必是军国之要，不敢惮劳。岂容朝夕征求，唯供鱼龙烂漫；士庶从役，只为俳优角抵？纷纷不已，财力俱竭，业业相顾，无复聊生。凡无益之事，请并停罢。

……

（周宣帝）帝大怒，将戮之。内史元严谏，因而获免。……

卷六十三 周惠达列传

……自关右草创，礼乐缺然。惠达与礼官损益旧章，是以仪轨稍备。魏文帝因朝奏乐，顾谓惠达曰："此卿功也。"……

卷六十三 苏绰列传

威子夔以公子盛名，引致宾客，四海士大夫多归之。时议乐，夔与国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于是夔、妥各为一议，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间函丈四十余年，反为昨暮儿之所屈也！"……

……

……（苏夔）后与郑译、何妥议乐，得罪，议寝不行。著乐志十五篇以见其志。……

卷六十五 达奚武列传

……建德初，（达奚武）袭爵郑国公。从平邺，赐妾二人、女乐一部，拜大宗伯。……

卷六十七 唐永列传

瑾次子令则，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轻艳，为时人所传。……大象中，官至乐部下大夫。……

卷六十八 韩雄列传

……大业五年，从幸太原。时有京兆人达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观之，僧寿亦预焉。坐除名。……

卷六十八 贺若敦列传

……上闻弼有功，大悦，下诏褒扬之。……加位上柱国。进爵宋国公，……并雉尾扇、曲盖，杂彩二千段，女乐二部，又赐陈叔宝妹为妾。……

卷七十 刘璠列传

……时唐令则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内人。行本责之曰："庶子当匡太子以正道，何嬖昵房帷之间哉！"令则甚惭而不能改。……

卷七十一 隋宗室诸王列传

智积在同州，未尝嬉戏游猎，听政之暇，端坐读书。门无私谒。……家有女妓，唯年节嘉庆奏于太妃前。……

……

帝曰："……勇昔在宫，引曹妙达共定兴女同宴，妙达在外云'我今得劝妃酒。'直以其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纵之，欲收天下望耳。……"

……

又下诏："……太子左庶子唐令则，策名储贰，位长宫僚，谄曲取容，音技自进，躬执乐器，亲教内人，赞成骄侈，导引非法。……

……

……（秦王俊）又为水殿，香涂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栋之间，周以明镜，间以宝珠，极莹饰之美。每与宾客伎女弦歌于上。

……

……又京兆人达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贵游宴聚，多或要致，于是展转亦入王家。御史韦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余，大索暕第，因穷其事。

卷七十二 高颎列传

炀帝即位，拜太常卿。时有诏收周、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颎奏："此乐久废。今若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帝不悦。……

卷七十二 牛弘列传

（开皇）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诏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牛）弘上议云：

> 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蔟，歌应钟，皆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

令章句》曰："孟春月则太蔟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余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递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蔟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钟律书》云："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钟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

上曰："不须作旋相为宫，且作黄钟一均也。"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

又议曰：

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者，用黄钟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下四县，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钟之宫，乃以林钟为调，与古典有违。案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钟，是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

上甚善其议，诏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

……初，文帝不好声技，遣牛弘定乐，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罢遣从百姓。至是，（裴）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帝大悦，迁户部侍郎。……

列传 来护儿 卷七十六

……（来护儿之子）整尤骁勇，善抚御，讨击群盗，所向皆捷。诸贼歌曰："长白山头百战场，十十五五把长枪。不畏官军千万众，只怕荣公第六郎。"……

列传 樊子盖 卷七十六

……车驾至高阳，（樊子盖）追诣行在所，（炀）帝劳之，以比萧何、寇恂，加光禄大夫，封建安侯，赐女乐五十人。……

列传 李景 卷七十六

……（李）景寻被徵，进柱国，拜右武卫大将军。赐女乐一部，加以珍物。

柳彧列传 卷七十七

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伎，诡状异形。外内共观，曾不相避。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非益于化，实损于人。请颁天下，并即禁断。"诏可其奏。

列传 宇文述 卷七十九

又有赵行枢者，本太常乐户，家财亿计。述谓为儿，受其赂遗，称为骁勇，起家为折冲郎将。

列传 外戚 卷八十

……及国珍神主入庙，诏太常权给以轩县之乐，六佾之舞。

列传上 儒林 卷八十一

齐神武生于边朔，长于戎马，杖义建旗，扫清区县。因魏氏丧乱，属尔朱残酷，文章咸荡，礼乐同奔，弦歌之音且绝，俎豆之容将尽。……

……

……（高）闾被敕理定雅乐，（孙）惠蔚参其事。及乐成，闾上疏请集朝士于太乐，共研是非。秘书令李彪，自以才辩，立难于其前。闾命惠蔚与彪抗论，彪不能屈。……

儒林列传下 卷八十二

……上令（何）妥考定钟律。妥又上表曰：

臣闻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礼乐。又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临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臣闻乐有二：一曰奸声，二曰正声。夫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故

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孔子曰："放郑声，远佞人。"故郑、卫、宋、赵之声出，内则发疾，外则伤人。是以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破，其官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则国亡无日矣。

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欲寐；听郑卫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对曰："夫古乐者，始奏以文，复乱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郑卫之音者，奸声以乱，溺而不止，优杂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问者，乐也，所爱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为人君者，谨审其好恶。"案圣人之作乐也，非止苟悦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庙之内，君臣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乡里之内，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同听之，则莫不和敬。此先王立乐之方也。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故黄钟、大吕，弦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乐者，其惟君子。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道矣。纣为无道，太师抱乐器以奔周。晋君德薄，师旷固惜清徵。

上古之时，未有音乐，鼓腹击壤，乐在其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武王作《大武》。从夏以来，年代久远，唯有名字，其声不可得闻。自殷至周，备于《诗·颂》。故自圣贤已下，多习乐者，至如伏羲减瑟，文王足琴，仲尼击磬，子路鼓瑟，汉高击筑，元帝吹箫。

汉祖之初，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之乐。迎神于庙门，奏《嘉至之乐》，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之乐》，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荐，奏《登歌之乐》，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奏《休成之乐》，美神飨也。皇帝就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孙通所制也。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当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是舜后，故齐有《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灭齐，《韶》乐传于秦。汉高祖灭秦，《韶》乐传于汉。汉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大

武》乐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复作《四时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时顺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为《盛德》。虽变其名，大抵皆因秦旧事。至于晋、魏，皆用古乐。魏之三祖，并制乐辞。自永嘉播越，五都倾荡，乐声南度，以是大备江东。宋、齐已来，至于梁代，所行乐事，犹皆传古。三雍四始，实称大盛。及侯景篡逆，乐师分散，其四舞三调，悉度伪齐。齐氏虽知传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

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及东土克定，乐人悉反，问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调四舞，并皆有手，虽不能精熟，亦颇具雅声。若令教习传授，庶得流传古乐。然后取其会归，撮其指要，因循损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当今，传雅正于来叶，岂不美欤。谨具录三调四舞曲名，又制歌辞如别。其有声曲流宕，不可以陈于殿庭者，亦悉附之于后。

书奏，别敕太常，取妥节度。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鞞》、《铎》、《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传宗庙雅乐，历数十年，唯作大吕，废黄钟。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请用黄钟。诏下公卿议，从之。……

……

……文帝尝谓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乐乎？"杨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无女乐。（房）晖远曰："臣闻'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即王者房中之乐，著于《雅》《颂》，不得言无。"帝大悦。……

卷八十六 循吏列传

……（梁彦光）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邺都杂俗，人多变诈，为之作歌，称其不能理政。上闻而遣之，竟坐免。……

卷九十 艺术列传

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父大通，从梁将王琳归齐，后谋还江南，事泄伏诛。由是宝常被配为乐户，因妙达钟律，遍工八音。与人方食，论及声调。时无乐器，宝常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于丝竹，大为时人所赏。然历周、隋，俱不得调。

开皇初，沛国公郑译等定乐，初为黄钟调。宝常虽为伶人，译等每召与议，然言多不用。后译乐成，奏之。上召宝常，问其可不。宝常曰："此亡国之音，岂陛下所宜闻！"上不悦。宝常因极言乐声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其声率下郑译调二律。并撰

《乐谱》六十四卷。且论八音旋相为宫法，改弦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一千八百声。时以《周礼》有旋宫之义，自汉已来，知音不能通，见宝常特创其事，皆哂之。至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无所疑滞，见者莫不嗟异。于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又太子洗马苏夔以钟律自命，尤忌宝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乐者附之而短宝常。数诣公卿怨望，苏威因诘宝常所为，何所传受。有一沙门谓宝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征祥者，上皆悦之。先生当言徒胡僧受学，云是佛家菩萨所传音律，则上必悦。先生当言，所为可以行矣。"宝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传，乃四夷之乐，非中国宜行。"其事竟寝。宝常听太常所奏乐，泫然泣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将尽。"时四海全盛，闻言者皆谓不然。大业之末，其言卒验。

宝常贫而无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窃其资物而逃，宝常竟饿死。将死，取其所著书焚之，曰："何用此为？"见者于火中探得数卷，见行于世。

开皇中，郑译、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时所用，至于天然识乐，不及宝常远矣。安马驹、曹妙达、王长通、郭令乐等能造曲，为一时之妙，又习郑声，而宝常所为，皆归于雅。此辈虽公议不附宝常，然皆心服，谓以为神。

时乐人王令言亦妙达音律。大业末，炀帝将幸江都，令言之子尝于户外弹胡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令言时卧室中，闻之惊起，曰："变！变！"急呼其子曰："此曲兴自早晚？"其子曰："顷来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谓其子曰："汝慎无从行，帝必不反。"子问其故，令言曰："此曲宫声往而不反。宫，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于江都。

卷九十二 恩幸列传

……而齐末又有甚焉。乃自书契以降，未之有也。若乃心利锥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麦，当机衡之重。亦有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开府，接武比肩。非直独守幸臣，且复多干朝政。……

……

……京邑士女，谄称（王）睿美，造新声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诏班乐府，合乐奏之。

……

武平时有胡小儿，俱是康阿驮、穆叔儿等富家子弟，简选黠慧者数十人以为左右，恩眄出处，殆与阉官相埒。亦有至开府仪同者。其

曹僧奴、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开府封王，尤为亲要。洪珍侮弄权势，鬻狱卖官。其何朱弱、史丑多之徒十数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乐者，亦至仪同开府。

……

其以音乐至大官者：沈过儿，官至开府仪同；王长通，年十四五便假节、通州刺史。

僭伪附庸列传 卷九十三

……（北周武帝）后帝复与之宴，……及酒酣，帝又命琵琶自弹之，仍谓（萧）岿曰："当为梁主尽欢。"岿乃起请舞，帝曰："王乃能为朕舞乎？"岿曰："陛下既亲抚五弦，臣何敢不同百兽？"帝大悦，赐杂缯万段、良马数十疋，并赐齐后主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骏马以遗之。……

高丽列传 卷九十四

……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每年初，聚戏浿水上，王乘腰辇、列羽仪观之。……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为饰。……葬则鼓舞作乐以送之。……

百济列传 卷九十四

……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投壶、樗蒲、弄珠、握槊等杂戏。尤尚奕棋。……

勿吉列传 卷九十四

……其国西北与契丹接，每相劫掠，后因其使来，文帝诫之，使勿相攻击。使者谢罪。文帝因厚劳之，令宴饮于前，使者与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战斗容。上顾谓侍臣曰："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

乌落侯列传 卷九十四

……乐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

琉求列传 卷九十四

……凡有宴会，执酒者必待呼名而后饮，上王酒者，亦呼王名后衔杯共饮，颇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众皆和，音颇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手而舞。……

倭国列传 卷九十四

……其王朝会，必陈设仪仗，奏其国乐。……死者敛以棺椁，亲宾就尸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

卷九十五 獠列传

……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乃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卷九十五 林邑列传

……乐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同。每击鼓以警众，吹蠡以即戎。……每有婚媾，令媒者赍金银钏、酒二壶、鱼数头至女家，于是择日，夫家会亲宾，歌舞相对，女家请一婆罗门送女至男家，婿盥手，因牵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尸，鼓舞导从，舆至水次，积薪焚之。……

卷九十五 赤土列传

……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

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百艘来迎，吹蠡击鼓乐隋使，……至王宫，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皆坐，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骏等还馆。……后数日，请骏等入宴，……延骏升床，从者于地席，各以金锺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

卷九十五 真腊列传

……丧葬，儿女皆七日不食，剔发而丧，僧尼、道士、亲故皆来聚会，音乐送之。……

卷九十六 吐谷浑列传

……若洛廆追思吐谷浑，作《阿于歌》，徒河以兄为阿于也。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鼓吹大曲。

卷九十六 党项列传

……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

卷九十六 附国列传

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人皆轻捷，便击剑。漆皮为牟甲，弓长六尺，竹为箭。……好歌舞，鼓簧，吹长角。有死者，无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兽皮。子孙不哭，带甲舞剑而呼云："我父为鬼所取，我欲报冤杀鬼。"自余亲戚，哭三声而止。……

卷九十七 西域列传

隋开皇、仁寿之间，尚未云经略。炀帝时，乃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藩诸国，至罽宾得玛瑙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

卷九十七 西域列传·悦般国

真君九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或数升或盈斗，以草药纳其口中，令嚼咽之，须臾血止，养疮一月复常，又无痕瘢。……仍诏有司，以其鼓舞之节，施于乐府。……

卷九十七 西域列传·康国

……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

卷九十八 高车列传

……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

……男女无小大，皆集会。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

……

……（北魏宣武时）又遣使献龙马五匹，金、银、貂皮及诸方物。诏东城子于亮报之，赐乐器一部、乐工八十人、赤紬十匹，杂彩六十匹。……

卷九十九 突厥、铁勒列传

男子好摴蒱，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

16

《旧唐书》

200卷　后晋·刘昫等

《旧唐书》的正式编撰始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完成于出帝开运二年（945），历时4年多。最初由宰相赵莹监修，做主持工作，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确定体例上，做了大量工作。以后担任宰相的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参加具体编写的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等9人。在全书最后完成时，正好是刘昫任监修，由他领衔奏上，所以《旧唐书》题为刘昫等撰。《旧唐书》由纪、传、志三部分组成，共有200卷。

《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音乐舞蹈的发展高峰时期，积前朝乐舞之积累，仰仗开放自信的文化胸襟，汇八方表演艺术于一体，在乐舞政策、机构设置、文化理念、人才建设各方面都取得辉煌的成果。乐志立足于正统和官方立场和诉求，全面掌握各方史料，梳理了历朝历代乐舞思想的来龙去脉，也详述了本朝各种乐舞形制的细枝末节。尤其围绕宫廷皇帝做了历朝皇帝礼乐歌舞建设丰功伟绩的陈述。乐志的记载常在同一乐种的不同使用场合和具体歌章内容方面颇费笔墨。这让后世的乐舞研究者能够从中分析出宫廷礼仪乐舞在不同对象不同场合中的细微变量，以及这种变量中折射出的文化内涵。

卷一 高祖本纪

是岁（贞观八年），阅武于城西，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置酒于未央宫，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

卷二 太宗本纪上

（武德四年）六月，凯旋。太宗亲披黄金甲，阵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于太庙。高祖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乃别表徽号，用旌勋德。

十月，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增邑二万户，通前三万户。赐金辂一乘，衮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

卷三 太宗本纪下

（贞观五年八月）戊申，初令天下决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诸司五覆奏，其日尚食进蔬食，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

……

是日（贞观七年春正月戊子），上制《破阵乐舞图》。

……

（贞观十六年）冬十一月丙辰，狩于岐山。辛酉，使祭隋文帝陵。丁卯，宴武功士女于庆善宫南门。酒酣，上与父老等涕泣论旧事，老人等递起为舞，争上万岁寿，上各尽一杯。

（贞观九年）夏四月壬寅，康国献狮子。

卷四 高宗本纪上

（显庆元年）二月庚寅，名《破阵乐》为《神功破阵乐》。

……

是日（显庆六年夏五月丙申），皇后请禁天下妇人为俳优之戏，诏从之。

……

是日（显庆六年九月壬子），敕中书门下五品已上诸司长官、尚书省侍郎并诸亲三等已上，并诣沛王宅设宴礼，奏《九部乐》。礼毕，赐帛杂彩等各有差。

卷五 高宗本纪下

乾封元年正月五日已前，大赦天下，赐酺七日。癸酉，宴群臣，陈《九部乐》，赐物有差，日昳而罢。

……

（咸亨四年）十一月丙寅，上制乐章，有《上元》、《二仪》、《三才》、

《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庆云》之曲，诏有司诸大祠享即奏之。

……

（上元三年）十一月丁卯，敕新造《上元舞》，圆丘、方泽、享太庙用之，余祭则停。

……

（调露）二年春正月乙酉，宴诸王、诸司三品已上、诸州都督刺史于洛城南门楼，奏新造《六合还淳》之舞。

卷七 中宗、睿宗本纪

（神龙元年）十一月戊寅，加皇帝尊号曰应天，皇后尊号曰顺天。壬午，皇帝、皇后亲谒太庙，告受徽号之意，大赦天下，赐酺三日。己丑，御洛城南门楼观泼寒胡戏。

……

（景龙三年十二月）乙酉，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

四年春正月乙卯，于化度寺门设无遮大斋。丙寅上元夜，帝与皇后微行观灯，因幸中书令萧至忠之第。是夜，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丁卯夜，又微行看灯。

……

（延和二年）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

……

（延和元年秋七月）己卯，上观乐于安福门，以烛继昼，经日乃止。

……（延和二年二月）初，有僧婆陀请夜开门然灯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门观灯纵乐，凡三日夜。左拾遗严挺之上疏谏之，乃止。

卷八 玄宗本纪上

开元元年十二月己亥，禁断泼寒胡戏。

……

（开元十年冬十月）波斯国遣使献狮子。

……

（开元十八年）是春，命侍臣及百僚每旬暇日寻胜地宴乐，仍赐钱令所司供帐造食。丁卯，侍臣已下宴于春明门外宁王宪之园池，上御花萼楼邀其回骑，便令坐饮，递起为舞，颁赐有差。

卷九 玄宗本纪下

（开元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寅，以望日御勤政楼宴群臣，连夜烧灯，会大雪而罢，因命自今常以二月望日夜为之。

……

（天宝三年十一月）癸丑，每载依旧取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开坊市门燃灯，永以为常式。

……

（天宝）十四载春三月丙寅，宴群臣于勤政楼，奏《九部乐》，上赋诗敩柏梁体。

卷十一 代宗本纪

（大历二年三月）甲戌，鱼朝恩宴子仪、宰相、节度、度支使、京兆尹于私第。乙亥，子仪亦置宴于其第。戊寅，田神功宴于其第。时以子仪元臣，寇难渐平，蹈舞王化，乃置酒连宴。酒酣，皆起舞。公卿大臣列坐于席者百人。子仪、朝恩、神功一宴费至十万贯。

……

（大历十二年春正月）渤海使献日本国舞女十一人。

卷十二 德宗本纪上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停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留者皆隶太常。……。丁亥，诏文单国所献舞象三十二，令放荆山之阳，五坊鹰犬皆放之，出宫女百余人。

……

（兴元元年秋七月）辛卯，御丹凤楼，大赦天下。赐李晟永崇里第，女乐八人。甲午，命宰臣诸将送晟入新赐第。教坊乐，京兆府供帐食馔，鼓吹导从，京城以为荣观。

……

（兴元元年九月）赐浑瑊大宁里第，并女乐五人，诏宰臣诸将赐乐馔赠如送李晟入第故事。

……

（贞元三年夏四月）庚午，御麟德殿，试《定难乐曲》，马燧所献。

卷十三 德宗本纪下

（贞元四年春正月）甲寅，地震。宴群臣于麟德殿，设《九部乐》，内出舞马，上赋诗一章，群臣属和。

……

（贞元十二年）十一月辛卯，昭义王虔休造《诞圣乐曲》以献。

……

（贞元十四年）二月壬子朔。戊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僚，

初奏《破陈乐》，遍奏《九部乐》，及宫中歌舞妓十数人列于庭。先是上制《中和乐舞曲》，是日奏之，日晏方罢。比诏二月一日中和节宴，以雨雪，改用此日。上又赋《中春麟德殿宴群臣诗》八韵，群臣颁赐有差。

……

（贞元十六年春正月）南诏献奉圣乐舞曲，上阅于麟德殿前。

……

（贞元）十八年春正月戊午朔，大雨雪，罢朝贺。乙丑，骠国王遣使悉利移来朝贡，并献其国乐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

卷十四 顺宗本纪

（贞元二十一年）三月庚午，出宫女三百人于安国寺，又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于九仙门，召其亲族归之。

卷十四 宪宗本纪上

（元和元年九月）己巳，罢教坊乐人授正员官之制。

……

（元和元年八月）韩全义子进女乐八人，诏还之。

……

（元和六年）六月甲子朔，减教坊乐人衣粮。

卷十五 宪宗本纪下

（元和八年冬十月）壬辰，汴州韩弘进所撰《圣朝万岁乐谱》，共三百首。

……

（元和十三年）二月乙亥，御麟德殿，宴群臣，大合乐，凡三日而罢，颁赐有差。

……

（元和十四年五月）以宣歙观察使窦易直为润州刺史，充浙西观察使韩弘进助平淄青绢二十万匹，女乐十人。女乐还之。

卷十六 穆宗本纪

（元和十五年）二月癸酉朔。丁丑，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宣制毕，陈俳优百戏于丹凤门内，上纵观之。丁亥，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日昃而罢。

……

（元和十五年六月）癸巳，皇太后移居兴庆宫，皇帝与六宫侍从大合宴于南内，回幸右军，颁赐中尉等有差。自是凡三日一幸左右军及御宸晖、九仙等门，观角抵、杂戏。

……

（元和十五年秋七月）甲寅，御新成永安殿观百戏，极欢而罢。

……

（元和十五年 八月）乙亥，赐教坊钱五千贯，充息利本钱。

……

（元和十五年九月）辛丑，大合乐于鱼藻宫，观竞渡。

……

（长庆元年二月）丙子，上观杂伎乐于麟德殿，欢甚，顾谓给事中丁公著曰："比闻外间公卿士庶时为欢宴，盖时和民安，甚慰予心。"公著对曰："诚有此事。然臣之愚见，风俗如此，亦不足嘉。百司庶务，渐恐劳烦圣虑。"上曰："何至于是？"对曰："夫宾宴之礼，务达诚敬，不继以淫。故诗人美'乐且有仪'。讥其屡舞。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谈赋诗，投壶雅歌，以杯酌献酬，不至于乱。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则是物务多废。独圣心求理，安得不劳宸虑乎！陛下宜颁训令，禁其过差，则天下幸甚。"时上荒于酒乐，公著因对讽之，颇深嘉纳。

……

（长庆二年四月）云阳县角抵力人张莅负羽林官骑康宪钱。宪往徵之。莅乘醉打宪将殒，宪男买德年十四，持木钟击莅首破，三日而卒。刑部奏覆，敕曰："买德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为父可哀。若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意。可减死罪一等。"

（长庆四年二月）丁未，御中和殿击球，赐教坊乐官绫绢三千五百匹。戊申，击球于飞龙院。己酉，大合乐于中和殿，极欢而罢，内官颁赐有差。

……

（长庆四年三月）乙亥，幸教坊，赐伶官绫绢三千五百匹。

……

（宝历元年五月）庚戌，幸鱼藻宫观竞渡。

……

（宝历元年七月）己未，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只供进，仍以船材京内造。时计其功，当半年转运之费。谏议大夫张仲方切谏，乃改进十只。

……

（宝历）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庚午，贬殿中侍御史王源植为昭州司马。时源植街行，为教坊乐伎所侮，导从呵之，遂成纷竞。京兆尹刘栖楚决责乐伎，御史中丞独孤朗论之太切，上怒，遂贬源植。

……

（宝历二年三月）戊寅，幸鱼藻宫观竞渡。

……

（宝历二年）五月戊辰朔，上御宣和殿，对内人亲属一千二百人，并于教坊赐食，各颁锦彩。……戊寅，幸鱼藻宫观竞渡。

……

（宝历二年六月）庚申，郓州进驴打球人石定宽等四人。……甲子，上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戏酣，有碎首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罢。

……

（宝历二年）九月丁丑朔，大合宴于宣和殿，陈百戏，自甲戌至丙子方已。

（宝历二年十二月）己酉，敕凤翔、淮南先进女乐二十四人，并放归本道。……庚申，诏：……教坊乐官、翰林待诏、伎术官并总监诸色职掌内冗员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并宜停废。……先供教坊衣粮一百分，厢家及诸司新加衣粮三千分，并宜停给。……东头御马坊、球场，宜却还龙武军。其殿及亭子，所司毁拆，余舍赐本军。应行从处张陈，不得用花蜡结彩华饰。今年已来诸道所进音声女人，各赐束帛放还。

……

（大和三年三月）乙酉，敕兵戈未息，教坊每日祗候乐人宜权停。

……

（大和四年八月）戊辰，幸梨园亭，会昌殿奏新乐。

……

（大和六年二月）己丑，寒食节，上宴群臣于麟德殿。是日，杂戏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师，安得侮渎。"亟命驱出。

……

（大和七年）闰七月乙卯朔，诏曰："朕嗣守丕图，覆妪生类，竞业寅畏，上承天休。而阴阳失和，膏泽愆候，害我稼穑，灾于黔黎。有过在予，敢忘咎责。从今避正殿，减供膳，停教坊乐，厩马量减刍粟，百司厨馔亦宜权减。阴阳郁堙，有伤和气，宜出宫女千人。五坊鹰犬

量须减放。内外修造事非急务者，并停。”时久无雨，上心忧劳。

……

（大和八年九月）壬寅，翰林院宴李仲言，赐《法曲》弟子二十人奏乐以宠之。

……

（大和九年八月）上幸左军龙首殿，因幸梨园，含元殿大合乐。

……

（大和九年冬十月）内出曲江新造紫云楼彩霞亭额，左军中尉仇士良以百戏于银台门迎之。

卷十七 文宗本纪下

（开成二年）三月甲子朔，内出音声女妓四十八人，令归家。……辛未，宣徽院《法曲》乐官放归。

……

（开成三年四月）乙酉，改《法曲》为《仙韶曲》，仍以伶官所处为仙韶院。

……

（开成三年冬十月）甲午，庆成节，命中人以酒酺、《仙韶乐》赐群臣宴于曲江亭。

……

（开成四年春正月）丁卯夜，于咸泰殿观灯作乐，三宫太后诸公主等毕会。

……

（开成四年二月）丙寅，寒食节，上御通化门以观游人。戊辰，幸勤政楼观角抵、蹴鞠。

卷十八 武宗本纪

（会昌二年）五月，敕庆阳节百官率醵外，别赐钱三百贯，以备素食合宴，仍令京兆府供帐，不用追集坊市乐人。

卷十九 懿宗本纪

（咸通三年七月）田牟镇徐日，每与骄卒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

……

（咸通十三年五月）乙亥，国子司业韦殷裕于阁门进状，论淑妃弟郭敬述阴事。上怒甚，即日下京兆府决杀殷裕，籍没其家。殷裕妻崔氏，音声人郑羽客、王燕客，婢微娘、红子等九人配入掖庭。

卷二十 昭宗本纪

乾宁元年春正月乙丑朔，上御武德殿受朝，宣制大赦，改元乾宁。凤翔李茂贞来朝，大陈兵卫，献妓女三十人，宴之内殿，数日还藩。

……

（乾宁四年）七月甲戌，帝与学士、亲王登齐云楼，西望长安，令乐工唱御制《菩萨蛮》词，奏毕，皆泣下沾襟，覃王已下并有属和。

……

（天复三年春正月）辛未，宴全忠于内殿，内第子奏乐。

卷二十 哀帝本纪

（天祐二年二月）己亥，敕："今月十一日，大行皇帝启攒宫。准故事，坊市禁音乐，至二十日掩玄宫毕，如旧。"

……

己未，昭宗皇帝神主祔太庙，礼院奏昭宗庙乐，曰《咸宁之舞》。

……

（天祐二年五月）又以将卜郊禋，预调雅乐，宜以太常卿张廷范充修乐悬使。

卷二十四 礼仪志

自至德二载收两京，唯元正含元殿受朝贺，设宫悬之乐，虽郊庙大祭，只有登歌乐，亦无文、武二舞。其时军容使鱼朝恩知监事，庙庭乃具宫悬之乐于讲堂前，又有教坊乐府杂会，竟日而罢。

……

（永泰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于国子监上。诏宰相及中书门下官、诸司常参官、六军军将送上。京兆府造食，内教坊音乐、竿木浑脱，罗列于论堂前。朝恩辞以中官不合知南衙曹务，宰相、仆射、大夫皆劝之，朝恩固辞，乃奏之。宰相引就食。奏乐，中使送酒及茶果，赐充宴乐，竟日而罢。

……

旧仪，大祭祀，宫悬、轩县奏于庭，登歌于堂上。自至德二载克复两京后，乐工不备，时又艰食，诸坛庙祭享，空有登歌，无坛下、庭中乐及二舞。

……

旧仪，有协律郎立于阼阶上，麾竿以节乐，今无协律之位。

卷二十八 音乐志一

……

三五之代，世有厥官，故虞廷振干羽之容，周人立弦诵之教。洎苍精道丧，战国尘飞，礼乐出于诸侯，《雅》、《颂》沦于衰俗。齐竽燕筑，

俱非嗷绎之音；东缶西琴，各写哇淫之状。乃至播鼗人汉，师挚寝弦。延陵有自郐之讥，孔子起闻《韶》之叹。及始皇一统，傲视百王。钟鼓满于秦宫，无非《郑》、《卫》；歌舞陈于汉庙，并匪《咸》、《韶》。而九成、六变之容，八佾、四悬之制，但存其数，罕达其情。而制氏所传，形容而已。武、宣之世，天子弘儒，采夜诵之诗，考从臣之赋，朝吟兰殿，暮奏竹宫，乃命协律之官，始制礼神之曲。属河间好古，遗籍充庭，乃约《诗颂》而制乐章，体《周官》而为舞节。自兹相袭，代易其辞，虽流管磬之音，恐异《茎》、《英》之旨。其后卧听桑、濮，杂以《兜离》，孤竹、空桑，无复旋宫之义；崇牙树羽，惟陈备物之仪。烦手即多，知音盖寡。自永嘉之后，咸、洛为墟，礼坏乐崩，典章殆尽。江左掇其遗散，尚有治世之音。而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传于清乐，人各习其旧风。虽得两京工胥，亦置四厢金奏。殊非入耳之玩，空有作乐之名。隋文帝家世士人，锐兴礼乐，践祚之始，诏太常卿牛弘、祭酒辛彦之增修雅乐。弘集伶官，措思历载无成，而郊庙侑神，黄钟一调而已。开皇九年平陈，始获江左旧工及四悬乐器，帝令廷奏之，叹曰："此华夏正声也，非吾此举，世何得闻。"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调，宾、祭用之。隋氏始有雅乐，因置清商署以掌之。既而协律郎祖孝孙依京房旧法，推五音十二律为六十音，又六之，有三百六十音，旋相为宫，因定庙乐。诸儒论难，竟不施用。隋世雅音，惟清乐十四调而已。隋末大乱，其乐犹全。

高祖受禅，擢祖孝孙为吏部郎中，转太常少卿，渐见亲委。孝孙由是奏请作乐。时军国多务，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武德九年，始命孝孙修定雅乐，至贞观二年六月奏之。……孝孙又奏：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调。祭圜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林钟为宫，宗庙以太簇为宫。五郊、朝贺、飨宴，则随月用律为宫。初，隋但用黄钟一宫，惟扣七钟，余五钟虚悬而不扣。及孝孙建旋宫之法，皆遍扣钟，无复虚悬者矣。祭天神奏《豫和》之乐，地祇奏《顺和》，宗庙奏《永和》。天地、宗庙登歌，俱奏《肃和》。皇帝临轩，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举及饮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政和》。皇太子轩悬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礼会登歌，奏《昭和》。郊庙俎入，奏《雍和》。皇帝祭享酌酒、读祝文及饮福、受胙，奏《寿和》。五郊迎气，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又郊庙祭享，奏《化康》、《凯安》之舞。《周礼》旋宫之义，亡绝已久，

时莫能知，一朝复古，自此始也。及孝孙卒后，协律郎张文收复采《三礼》，言孝孙虽创其端，至于郊禋用乐，事未周备。诏文收与太常掌礼乐官等更加厘改。于是依《周礼》，祭昊天上帝以圆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奏《豫和》之舞。若封太山，同用此乐。若地祇方丘，以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奏《顺和》之舞。禅梁甫，同用此乐。祫禘宗庙，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奏《永和》之舞。……

十四年，敕曰："殷荐祖考，以崇功德，比虽加以诚洁，而庙乐未称。宜令所司详诸故实，制定奏闻。"八座议曰："七庙观德，义冠于宗祀；三祖在天，式章于严配。……皇祖弘农府君、宣简公、懿王三庙乐，请同奏《长发》之舞。太祖景皇帝庙乐，请奏《大基》之舞。世祖元皇帝庙乐，请奏《大成》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庙乐，请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庙乐，请奏《光大》之舞。七庙登歌，请每室别奏。"制可之。二十三年，太尉长孙无忌、侍中于志宁议太宗庙乐曰："《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请乐名《崇德》之舞。"制可之。后文德皇后庙，有司据礼停《光大》之舞，惟进《崇德》之舞。

光宅元年九月，高宗庙乐，以《钧天》为名。中宗庙乐，奏《太和》之舞。开元六年十月敕，睿宗庙奏《景云》之舞。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奏："准十二年东封太山日所定雅乐，其乐曰《元和》六变，以降天神。《顺和》八变，以降地祇。……享太庙也，迎神用《永和》之乐；献祖宣皇帝酌献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献用《长发》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献用《大政》之舞，世祖元皇帝酌献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尧皇帝酌献用《大明》之舞，太宗文皇帝酌献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大帝酌献用《钧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献用《太和》之舞，睿宗大圣贞皇帝酌献用《景云》之舞；彻豆，用《雍和》之舞；送神，用黄钟宫《永和》之乐。臣以乐章残缺，积有岁时。自有事东巡，亲谒九庙，圣情慎礼，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日考定音律，请编入史册，万代施行。"下制曰："王公卿士，爰及有司，频诣阙上言，请以'唐乐'为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而辞焉。然则《大咸》、《大韶》、《大濩》、《大夏》，皆以大字表其乐章，今之所定，宜曰《大唐乐》。"皇祖弘农府君至高祖大武皇帝六庙，贞观中已诏颜师古等定乐章舞号。洎今太常寺又奏有司所定献祖宣皇帝至睿宗圣贞皇帝九庙酌献用舞之号。

天宝元年四月，命有司定玄元皇帝庙告享所奏乐，降神用《混成》之乐，送神用《太一》之乐。宝应二年六月，有司奏：玄宗庙乐请奏《广运》之舞，肃宗庙乐请奏《惟新》之舞。大历十四年，代宗庙乐请奏

《保大》之舞。永贞元年十月，德宗庙乐请奏《文明》之舞。元和元年，顺宗庙乐请奏《大顺》之舞。元和十五年，宪宗庙乐请奏《象德》之舞。穆宗庙乐请奏《和宁》之舞。敬宗庙乐请奏《大钧》之舞。文宗庙乐请奏《文成》之舞。武宗庙乐请奏《大定》之舞。

贞观元年，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阵之曲。太宗谓侍臣曰："朕昔在藩，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于乐章，示不忘于本也。"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进曰："陛下以圣武戡难，立极安人，功成化定，陈乐象德，实弘济之盛烈，为将来之壮观。文容习仪，岂得为比。"太宗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公谓文容不如蹈厉，斯为过矣。"德彝顿首曰："臣不敏，不足以知之。"其后令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药改制歌辞，更名《七德》之舞，增舞者至百二十人，被甲执戟，以象战阵之法焉。六年，太宗行幸庆善宫，宴从臣于渭水之滨，赋诗十韵。其宫即太宗降诞之所。车驾临幸，每特感庆，赏赐闾里，有同汉之宛、沛焉。于是起居郎吕才以御制诗等于乐府，被之管弦，名为《功成庆善乐》之曲，令童儿八佾，皆进德冠、紫袴褶，为《九功》之舞。冬至享宴，及国有大庆，与《七德》之舞皆奏于庭。七年，太宗制《破阵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鱼丽鹅贯，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令吕才依图教乐工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数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癸巳，奏《七德》《九功》之舞，观者见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凛然震竦。武臣列将咸上寿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群臣咸称万岁。蛮夷十余种自请率舞，诏许之，久而乃罢。十四年，有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歌》，名曰宴乐，奏之管弦，为诸乐之首，元会第一奏者是也。

永徽二年十一月，高宗亲祀南郊，黄门侍郎宇文节奏言："依仪，明日朝群臣，除乐悬，请奏《九部乐》。"上因曰："《破阵乐舞》者，情不忍观，所司更不宜设。"言毕，惨怆久之。显庆元年正月，改《破阵乐舞》为《神功破阵乐》。……六年三月，上欲伐辽，于屯营教舞，召李义府、任雅相、许敬宗、许圉师、张延师、苏定方、阿史那忠、于阗王伏阇、上官仪等，赴洛城门观乐。乐名《一戎大定乐》。赐观乐者杂彩有差。麟德二年十月，制曰："国家平定天下，革命创制，纪功旌德，久被乐章。今郊祀四悬，犹用干戚之舞，先朝作乐，韬而未伸。其郊庙享宴等所奏宫悬，文舞宜用《功成庆善》之乐，皆著履执

拂，依旧服袴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阵》之乐，皆被甲持戟，其执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数并依八佾，仍量加箫、笛、歌鼓等，并于悬南列坐，若舞即与宫悬合奏。其宴乐内二色舞者，仍依旧别设。”上元三年十一月敕：“供祠祭《上元舞》，前令大祠享皆将陈设。自今已后，圆丘方泽，太庙祠享，然后用此舞，馀祭并停。”

仪凤二年十一月六日，太常少卿韦万石奏曰：“据《贞观礼》，郊享日文舞奏《豫和》、《顺和》、《永和》等乐，其舞人著委貌冠服，并手执籥翟。其武舞奏《凯安》，其舞人并著平冕，手执干戚。奉麟德二年十月敕，文舞改用《功成庆善乐》，武舞改用《神功破阵乐》，并改器服等。自奉敕以来，为《庆善乐》不可降神，《神功破阵乐》未入雅乐，虽改用器服，其舞犹依旧，迄今不改。事既不安，恐须别有处分者。”以今月六日录奏，奉敕：“旧文舞、武舞既不可废，并器服总宜依旧。若悬作《上元舞》日，仍奏《神功破阵乐》及《功成庆善乐》，并殿庭用舞，并须引出悬外作。其安置舞曲，宜更商量作安稳法。并录《凯安》六变法象奏闻。”万石又与刊正官等奏曰：谨按《凯安舞》是贞观中所造武舞，准《贞观礼》及今礼，但郊庙祭享奏武舞之乐即用之。凡有六变：一变象龙兴参野，二变象克靖关中，三变象东夏宾服，四变象江淮宁谧，五变象猃狁詟伏，六变复位以崇，象兵还振旅。谨按《贞观礼》，祭享日武舞惟作六变，亦如周之《大武》，六成乐止。按乐有因人而作者，则因人而止。如著成数者，数终即止，不得取行事赊促为乐终早晚，即礼云三阕、六成、八变、九变是也。今礼奏武舞六成，而数终未止，既非师古，不可依行。其武舞《凯安》，望请依古礼及《贞观礼》，六成乐止。

立部伎内《破阵乐》五十二遍，修入雅乐，只有两遍，名曰《七德》。立部伎内《庆善乐》七遍，修入雅乐，只有一遍，名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遍，今入雅乐，一无所减。每见祭享日三献已终，《上元舞》犹自未毕，今更加《破阵乐》、《庆善乐》，兼恐酳献已后，歌舞更长。其雅乐内《破阵乐》、《庆善乐》及《上元舞》三曲，并望修改通融，令长短与礼相称，冀望久长安稳。《破阵乐》有象武事，《庆善乐》有象文事。按古六代舞，有《云门》、《大咸》、《大夏》、《大韶》，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依古义，先儒相传，国家以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望请应用二舞日，先奏《神功破阵乐》，次奏《功成庆善乐》。

先奉敕于圆丘、方泽、太庙祠享日，则用《上元》之舞。臣据见行礼，欲于天皇酳献降复位已后，即作《凯安》，六变乐止。其《神功破阵乐》、

《功成庆善乐》、《上元》之舞三曲，待修改讫，以次通融作之，即得与旧乐前后不相妨破。若有司摄行事日，亦请据行事通融。

从之。

三年七月，上在九成宫咸亨殿宴集，有韩王元嘉、霍王元轨及南北军将军等。乐作，太常少卿韦万石奏称："《破阵乐舞》者，是皇祚发迹所由，宣扬宗祖盛烈，传之于后，永永无穷。自天皇临驭四海，寝而不作，既缘圣情感怆，群下无敢关言。臣忝职乐司，废缺是惧。依礼，祭之日，天子亲总干戚以舞先祖之乐，与天下同乐之也，今《破阵乐》久废，群下无所称述，将何以发孝思之情？"上矍然改容，俯遂所请，有制令奏乐舞。既毕，上欷歔感咽，涕泗交流，臣下悲泪，莫能仰视。久之，顾谓两王曰："不见此乐，垂三十年，乍此观听，实深哀感。追思往日，王业艰难勤苦若此，朕今嗣守洪业，可忘武功？古人云：'富贵不与骄奢期，骄奢自至。'朕谓时见此舞，以自诫勖，冀无盈满之过，非为欢乐奏陈之耳。"侍宴群臣咸呼万岁。

调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则天御洛城南楼赐宴，太常奏《六合还淳》之舞。长寿二年正月，则天亲享万象神宫。先是，上自制《神宫大乐》，舞用九百人，至是舞于神宫之庭。……

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先一日，金吾引驾仗北衙四军甲士，未明陈仗，卫尉张设，光禄造食。候明，百僚朝，侍中进中严外办，中官素扇，天子开帘受朝。礼毕，又素扇垂帘，百僚常参供奉官、贵戚、二王后、诸蕃酋长，谢食就坐。太常大鼓，藻绘如锦，乐工齐击，声震城阙。太常卿引雅乐，每色数十人，自南鱼贯而进，列于楼下。鼓笛鸡娄，充庭考击。太常乐立部伎、坐部伎依点鼓舞，间以胡夷之伎。日旰，即内闲厩引蹀马三十匹，为《倾杯乐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又令宫女数百人自帷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虽太常积习，皆不如其妙也。若《圣寿乐》，则回身换衣，作字如画。又五坊使引大象入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振，中于音律，竟日而退。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太常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太乐署。别教院廪食常千人，宫中居宜春院。玄宗又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楼，观灯作乐，贵臣戚里，借看楼观望。夜阑，太常乐府县散乐毕，即遣宫女于楼前缚架出眺，歌舞以娱之。若绳戏竿木，诡异巧妙，固无其比。天宝十五载，玄宗西幸，

禄山遣其逆党载京师乐器乐伎衣尽入洛城。寻而肃宗克复两京，将行大体，礼物尽阙。命礼仪使太常少卿于休烈使属吏与东京留台领，赴于朝廷。诏给钱，使休烈造伎衣及大舞等服，于是乐工二舞始备矣。

……（贞元）十四年二月，德宗自制《中和舞》，又奏《九部乐》及禁中歌舞。伎者十数人，布列在庭，上御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仍令太子书示百官。贞元十六年正月，南诏异牟寻作《奉圣乐舞》，因韦皋以进。十八年正月，骠国王来献本国乐。

……

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安乐》者，后周武帝平齐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谓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猰皮帽。舞蹈姿制，犹作羌胡状。《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足，持绳者服饰作昆仑象。《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及即位，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徵等制歌辞。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银饰之。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兴。《庆善乐》，太宗所造也。太宗生于武功之庆善宫，既贵，宴宫中，赋诗，被以管弦。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大定乐》，出自《破阵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彩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纮同轨乐”，以象平辽东而边隅大定也。《上元乐》，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人。画云衣，备五色，以象元气，故曰“上元”。《圣寿乐》，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铜冠，五色画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变而毕。有“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字。《光圣乐》，玄宗所造也。舞者八十人。鸟冠，五彩画衣，兼以《上元》、《圣寿》之容，以歌王迹所兴。

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破阵》、《上元》、《庆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钟磬，以享郊庙。以《破阵》为武舞，谓之《七德》；《庆善》为文舞，谓之《九功》。自武后称制，毁唐太庙，此礼遂有名而亡实。《安乐》等八舞，声乐皆立奏之，乐府谓之立部伎。

其馀总谓之坐部伎。则天、中宗之代，大增造坐立诸舞，寻以废寝。

坐部伎有《宴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宴乐》，张文收所造也。工人绯绫袍，丝布袴。舞二十人，分为四部:《景云乐》，舞八人，花锦袍，五色绫袴，云冠乌皮靴;《庆善乐》，舞四人，紫绫袍，大袖，丝布袴，假髻。《破阵乐》，舞四人，绯绫袍，锦衿褾，绯绫裤。《承天乐》，舞四人，紫袍，进德冠，并铜带。乐用玉磬一架，大方响一架，搊筝一，卧箜篌一，小箜篌一，大琵琶一，大五弦琵琶一，小五弦琵琶一，大笙一，小笙一，大筚篥一，小筚篥一，大箫一，小箫一，正铜拔一，和铜拔一，长笛一，短笛一，楷鼓一，连鼓一，鞉鼓一，桴鼓一，工歌二。此乐惟《景云舞》仅存，余并亡。《长寿乐》，武太后长寿年所造也。舞十有二人。画衣冠。《天授乐》，武太后天授年所造也。舞四人。画衣五采，凤冠。《鸟歌万岁乐》，武太后所造也。武太后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又常称万岁，为乐以象之。舞三人。绯大袖，并画鸲鹆，冠作鸟像。今案岭南有鸟，似鸲鹆而稍大，乍视之，不相分辨。笼养久则能言，无不通，南人谓之吉了，亦云料。开元初，广州献之，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识人情，慧于鹦鹉远矣，疑即此鸟也。《汉书·武帝本纪》书南越献驯象、能言鸟。注《汉书》者，皆谓鸟为鹦鹉。若是鹦鹉，不得不举其名，而谓之能言鸟。鹦鹉秦、陇尤多，亦不足重。所谓能言鸟，即吉了也。北方常言鸲鹆逾岭乃能言，传者误矣。岭南甚多鸲鹆，能言者非鸲鹆也。《龙池乐》，玄宗所作也。玄宗龙潜之时，宅在隆庆坊，宅南坊人所居，变为池，望气者亦异焉。故中宗季年，泛舟池中。玄宗正位，以坊为宫，池水逾大，弥漫数里，为此乐以歌其祥也。舞十有二人，人冠饰以芙蓉。《破阵乐》，玄宗所造也。生于立部伎《破阵乐》。舞四人，金甲胄。自《长寿乐》已下皆用龟兹乐，舞人皆著靴。惟《龙池》备用雅乐，而无钟磬，舞人蹑履。

《清乐》者，南朝旧乐也。永嘉之乱，五都沦覆，遗声旧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间，南朝文物，号为最盛;人谣国俗，亦世有新声。后魏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随平陈，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遭梁、陈亡乱，所存盖鲜。隋室已来，日益沦缺。武太后之时，犹有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惟有《白雪》、《公莫舞》、《巴渝》、《明君》、《凤将雏》、《明之君》、《铎舞》、《白鸠》、《白纻》、《子夜》、《吴声四时歌》、《前溪》、《阿子》及《欢闻》、《团扇》、《懊侬》、《长史》、《督护》、《读曲》、《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栖乌夜飞》、《估客》、《杨伴》、《雅歌》、《骁壶》、《常

林欢》、《三洲》、《采桑》、《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泛龙舟》等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时歌》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声无辞：《上林》、《凤雏》、《平调》、《清调》、《瑟调》、《平折》、《命啸》，通前为四十四曲存焉。

《白雪》，周曲也。《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也。汉世谓之三调。《公莫舞》，晋、宋谓之巾舞。其说云："汉高祖与项籍会于鸿门，项庄剑舞，将杀高祖。项伯亦舞，以袖隔之，且云公莫害沛公也。汉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项伯衣袖之遗式也。《巴渝》，汉高帝所作也。帝自蜀汉伐楚，以版盾蛮为前锋，其人勇而善斗，好为歌舞，高帝观之曰："武王伐纣歌也。"使工习之，号曰《巴渝》。渝，美也。亦云巴有渝水，故名之。魏、晋改其名，梁复号《巴渝》，隋文废之。《明君》，汉元帝时，匈奴单于入朝，诏王嫱配之，即昭君也。及将去，入辞。光彩射人，耸动左右，天子悔焉。汉人怜其远嫁，为作此歌。晋石崇妓绿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自制新歌曰："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昔为匣中玉，今为粪土英。"晋文王讳昭，故晋人谓之《明君》。此中朝旧曲，今为吴声，盖吴人传受讹变使然。《凤将雏》，汉世旧歌曲也。《明之君》，本汉世《鞞舞曲》也。梁武时，改其辞以歌君德。《铎舞》，汉曲也。《白鸠》，吴朝《拂舞曲》也。杨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见《白符舞》，或言《白凫鸠》，云有此来数十年。察其辞旨，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思属晋也。"隋牛弘请以鞞、铎、巾、拂等舞陈之殿庭。帝从之，而去其所持巾拂等。《白纻》，沈约云：纻本吴地所出，疑是吴舞也。梁帝又令约改其辞。其《四时白纻》之歌，约集所载是也。今中原有《白纻曲》，辞旨与此全殊。《子夜》，晋曲也。晋有女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晋日常有鬼歌之。《前溪》，晋车骑将军沈玩所制。……

当江南之时，《巾舞》、《白纻》、《巴渝》等衣服各异。梁以前舞人并二八，梁舞省之，咸用八人而已。令工人平巾帻，绯袴褶。舞四人，碧轻纱衣，裙襦大袖，画云凤之状。漆鬟髻，饰以金铜杂花，状如雀钗；锦履。舞容闲婉，曲有姿态。沈约《宋书》志江左诸曲哇淫，至今其声调犹然。观其政已乱，其俗已淫，既怨且思矣。而从容雅缓，犹有古士君子之遗风。他乐则莫与为比。乐用钟一架，磬一架，琴一，三弦琴一，击琴一，瑟一，秦琵琶一，卧箜篌一，筑一，筝一，节鼓一，笙二，笛二，箫二，篪二，叶二，歌二。

自长安已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转缺，能合于管弦者，唯《明君》、《杨伴》、《骁壶》、《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

江花月》等八曲。旧乐章多或数百言。武太后时,《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传二十六言,就之讹失,与吴音转远。……汉有《盘舞》,今隶《散乐》部中。又有《幡舞》、《扇舞》,并亡。自周、隋已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惟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瑟调》,蔡邕杂弄,非朝廷郊庙所用,故不载。

《西凉乐》者,后魏平沮渠氏所得也。晋、宋末,中原丧乱,张轨据有河西,苻秦通凉州,旋复隔绝。其乐具有钟磬,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魏世共隋咸重之。工人平巾帻,绯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今阙。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钗,紫丝布褶,白大口袴,五彩接袖,乌皮靴。乐用钟一架,磬一架,弹筝一,搊筝一,卧箜篌一,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箫一,筚篥一,小筚篥一,笛一,横笛一,腰鼓一,齐鼓一,檐鼓一,铜拔一,贝一。编钟今亡。

《周官》:"韎师掌教《韎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东夷之乐名也。举东方,则三方可知矣。又有"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祭祀则龡而歌之,宴亦如之。"作先王乐者,贵能包而用之。纳四夷之乐者,美德广之所及也。东夷之乐曰《韎离》,南蛮之乐曰《任》,西戎之乐曰《禁》,北狄之乐曰《昧》。《离》,言阳气始通,万物离地而生也。《任》,言阳气用事,万物怀任也。《禁》,言阴气始通,禁止万物之生长也。《昧》,言阴气用事,万物众形暗昧也。其声不正,作之四门之外,各持其方兵,献其声而已。自周之衰,此礼寻废。

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胡儿令羯人白智通教习,颇杂以新声。张重华时,天竺重译贡乐伎,后其国王子为沙门来游,又传其方音。宋世有高丽、百济伎乐。魏平拓跋,亦得之而未具。周师灭齐,二国献其乐。隋文帝平陈,得《清乐》及《文康礼毕曲》,列九部伎,百济伎不预焉。炀帝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乐》转写其声,而不齿乐部。西魏与高昌通,始有高昌伎。我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又造《宴乐》,而去《礼毕曲》。今著令者,惟此十部。虽不著令,声节存者,乐府犹隶之。德宗朝,又有骠国亦遣使献乐。

《高丽乐》,工人紫罗帽,饰以鸟羽,黄大袖,紫罗带,大口袴,赤皮靴,五色绦绳。舞者四人,椎髻于后,以绛抹额,饰以金珰。二

人黄裙襦，赤黄袴，极长其袖，乌皮靴，双双并立而舞。乐用弹筝一，掐筝一，卧箜篌一，竖箜篌一，琵琶一，义觜笛一，笙一，箫一，小筚篥一，大筚篥一，桃皮筚篥一，腰鼓一，齐鼓一，檐鼓一，贝一。武太后时尚二十五曲，今惟习一曲，衣服亦浸衰败，失其本风。《百济乐》，中宗之代，工人死散。岐王范为太常卿，复奏置之，是以音伎多阙。舞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皮履。乐之存者，筝、笛、桃皮筚篥、箜篌、歌。此二国，东夷之乐也。

《扶南乐》，舞二人，朝霞行缠，赤皮靴。隋世全用《天竺乐》，今其存者，有羯鼓、都昙鼓、毛员鼓、箫、笛、筚篥、铜拔、贝。《天竺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白练襦，紫绫袴，绯帔。舞二人，辫发，朝霞袈裟，行缠，碧麻鞋。袈裟，今僧衣是也。乐用铜鼓、羯鼓、毛员鼓、都昙鼓、筚篥、横笛、凤首箜篌、琵琶、铜拔、贝。毛员鼓、都昙鼓今亡。《骠国乐》，贞元中，其王来献本国乐，凡一十二曲，以乐工三十五人来朝。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辞。此三国，南蛮之乐。

《高昌乐》，舞二人，白袄锦袖，赤皮靴，赤皮带，红抹额。乐用答腊鼓一腰鼓一，鸡娄鼓一，羯鼓一，箫二，横笛二，筚篥二，琵琶二，五弦琵琶二，铜角一，箜篌一。箜篌今亡。《龟兹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袴。舞者四人，红抹额，绯袄，白袴帑，乌皮靴。乐用竖箜篌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横笛一，箫一，筚篥一，毛员鼓一，都昙鼓一，答腊鼓一，腰鼓一，羯鼓一，鸡娄鼓一，铜拔一，贝一。毛员鼓今亡。《疏勒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白丝布袴，锦襟褾，舞二人，白袄，锦袖，赤皮靴，赤皮带。乐用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横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康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领。舞二人，绯袄，锦领袖，绿绫浑裆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乐用笛二，正鼓一，和鼓一，铜拔一。《安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锦褾领，紫袖袴。舞二人，紫袄，白袴帑，赤皮靴。乐用琵琶、五弦琵琶、竖箜篌、箫、横笛、筚篥、正鼓、和鼓、铜拔、箜篌。五弦琵琶今亡。此五国，西戎之乐也。

南蛮、北狄国俗，皆随发际断其发，今舞者咸用绳围首，反约发杪，内于绳下。又有新声河西至者，号胡音声，与《龟兹乐》、《散乐》俱为时重，诸乐咸为之少寝。

《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

《散乐》者，历代有之，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汉天子临轩设乐，舍利兽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

雾翳日，化成黄龙，修八丈，出水游戏，辉耀日光。绳系两柱，相去数丈，二倡女对舞绳上，切肩而不倾。如是杂变，总名百戏。江左犹有《高絙紫鹿》、《跂行鳖食》、《齐王卷衣》、《絳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戏背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伎。……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汉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安帝时，天竺献伎，能自断手足，刳剔肠胃，自是历代有之。我高宗恶其惊俗，敕西域关令不令入中国。苻坚尝得西域倒舞伎。睿宗时，婆罗门献乐，舞人倒行，而以足舞于极銛刀锋，倒植于地，低目就刃，以历脸中，又植于背下，吹筚篥者立其腹上，终曲而亦无伤。又伏伸其手，两人蹑之，施身绕手，百转无已。汉世有橦木伎，又有盘舞。晋世加之以柸，谓之《柸盘舞》。乐府诗云，"妍袖陵七盘"，言舞用盘七枚也。梁谓之《舞盘伎》。梁有《长跷伎》、《掷倒伎》、《跳剑伎》、《吞剑伎》，今并存。又有《舞轮伎》，盖今戏车轮者。《透三峡伎》，盖今《透飞梯》之类也。《高絙伎》，盖今之戏绳者是也。梁有《猕猴幢伎》，今有《缘竿》，又有《猕猴缘竿》，未审何者为是。又有《弄碗珠伎》、《丹珠伎》。

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礧子》等戏。玄宗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婆罗门乐》，与四夷同列。《婆罗门乐》用漆筚篥二，齐鼓一。《散乐》，用横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其馀杂戏，变态多端，皆不足称。《大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像之也。《踏摇娘》，生于隋末。隋末河内有人貌恶而嗜酒，常自号郎中，醉归必殴其妻。其妻美色善歌，为怨苦之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弦管，因写其妻之容。妻悲诉，每摇顿其身，故号《踏摇娘》。近代优人颇改其制度，非旧旨也。《窟礧子》，亦云《魁礧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齐后主高纬尤所好。高丽国亦有之。

……

乐县，横曰簨，竖曰虡。饰簨以飞龙，饰趺以飞廉，钟虡以挚兽，磬虡以挚鸟，上列树羽，旁垂流苏，周制也。县以崇牙，殷制也。饰以博山，后世所加也。宫县每架金博山五，轩县三。鼓，承以花趺，覆以华盖，上集翔鹭。隋氏二十架，先置建鼓于四隅，镈钟方面各三，依其辰位，杂列编钟、磬各四架于其间。二十六架，则编钟十二架，磬亦如之。轩县九架，镈钟三架，在辰、丑、申地，编钟、磬皆三架。

设路鼓二于县内戌、巳地之北。设柷敔于四隅，舞人立于其中。錞于、铙、铎、抚拍、舂牍，列于舞人间。唐礼，天子朝庙用三十六架。高宗成蓬莱宫，充庭七十二架。武后迁都，乃省之。皇后庙及郊祭并二十架，同舞八佾。先圣庙及皇太子庙并九架，舞六佾。县间设柷敔各一，柷于左，敔于右。錞于、抚拍、顿相、铙、铎，次列于路鼓南。舞人列于县北。登歌二架，登于堂上两楹之前。编钟在东，编磬在西。登歌工人坐堂上，竹人立堂下，所谓"琴瑟在堂，竽笙在庭"也。殿庭加设鼓吹于四隅。

宴享陈《清乐》、《西凉乐》。架对列于左右厢，设舞筵于其间。旧皇后庭但设丝管，大业尚侈，始置钟磬，犹不设镈钟，以镈磬代。武太后称制，用钟，因而莫革。乐县，庭庙以五彩杂饰，轩县以朱，五郊则各从其方色。每先奏乐三日，太乐令宿设县于庭，其日率工人入居其次。协律郎举麾，乐作；仆麾，乐止。文舞退，武舞进。若常享会，先一日具坐、立部乐名封上，请所奏御注而下。及会，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马，次奏《散乐》而毕矣。

……

贞观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孙既定雅乐，至六年，诏褚亮、虞世南、魏徵等分制乐章。其后至则天称制，多所改易，歌辞皆是内出。……

冬至祀昊天于圆丘乐章八首贞观二年，祖孝孙定雅乐。贞观六年，褚亮、虞世南、魏徵等作此词，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

上灵眷命兮膺会昌，盛德殷荐叶辰良。景福降兮圣德远。玄化穆兮天历长。

皇帝行用《太和》：

穆穆我后，道应千龄。登三处大，得一居贞。礼唯崇德，乐以和声。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登歌奠玉帛用《肃和》：

阊阳播气，甄耀垂明。有赫圆宰，深仁曲成。日丽苍璧，烟开紫营。聿遵虔享，式降鸿祯。

迎俎入用《雍和》：

钦惟大帝，载仰皇穹。始命田烛，爰启郊宫。《云门》骇听，雷鼓鸣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酌献饮福用《寿和》：

八音斯奏，三献毕陈。宝祚惟永，晖光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叠璧凝影皇坛路，编珠流彩帝郊前。已奏黄钟歌大吕，还符宝历祚昌年。

武舞作用《凯安》：

昔在炎运终，中华乱无象。酆郊赤乌见，邙山黑云上。大赉下周车，禁暴开殷网。幽明同叶赞，鼎祚齐天壤。

送神用《豫和》：

歌奏毕兮礼献终，六龙驭兮神将升。明德感兮非黍稷，降福简兮祚休征。

又郊天乐章一首太乐旧有此辞，不详所起。

送神用《豫和》：

蘋蘩礼著，黍稷诚微。音盈凤管，彩驻龙旗。洪歆式就，介福攸归。送乐有阕，灵驭遄飞。

则天大圣皇后大享昊天乐章十二首（御撰）：……

……

玄宗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祀天乐章十四首（中书令燕国公张说作，今行用。）……

……

玄宗开元十一年祭皇地祇于汾阴乐章十一首……

……

享太庙乐章十三首（贞观中魏徵褚亮等作）。迎神用《永和》（黄钟宫三成，大吕角二成，太簇徵二成，应钟羽二成，总九变同用。）：

于穆烈祖，弘此丕基。永言配命，子孙保之。百神既洽，万国在兹。是用孝享，神其格思。

皇帝行用《太和》（词同冬至圆丘）。

登歌酌鬯用《肃和》（夹钟均之黄钟羽）：

大哉至德，允兹明圣。格于上下，聿遵诚敬。喜乐斯登，鸣珠以咏。神其降止，式隆景命。

迎俎用《雍和》：

崇兹享祀，诚敬兼至。乐以感灵，礼以昭事。粢盛咸洁，牲牷孔备。永言孝思，庶几不匮。

皇祖宣简公酌献用《长发》（无射宫）：

浚哲惟唐，长发其祥。帝命斯祐，王业克昌。配天载德，就日重光。本枝百代，申锡无疆。

皇祖懿王酌献用《长发》（同前词，黄钟宫）。

太祖景皇帝酌献用《大基》（太簇宫）：

猗欤祖业，皇矣帝先。翦商德厚，封唐庆延。在姬犹稷，方晋逾宣。基我鼎运，于万斯年。

世祖元皇帝酌献用《大成》（姑洗宫）：

周称王季，晋美帝文。明明盛德，穆穆齐芬。藏用四履，屈道三分，铿锵钟石，载纪鸿勋。

高祖大武皇帝酌献用《大明》（蕤宾宫）：

五纪更运，三正递升。勋华既没，禹汤勃兴。神武命代，灵眷是膺。望云彰德，察纬告征。上纽天维，下安地轴。征师涿野，万国咸服。偃伯灵台，九官允穆。殊域委赆，怀生介福。大礼既饰，大乐已和。黑章扰囿，赤字浮河。功宣载籍，德被咏歌。克昌厥后，百禄是荷。

皇帝饮福用《寿和》：

八音斯奏，三献毕陈。宝祚惟永，晖光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圣敬通神光七庙，灵心荐祚和万方。严禋克配鸿基远，明德惟馨凤历昌。

武舞用《凯安》（词同冬至圆丘）。

彻俎用《雍和》：

于穆清庙，聿修严祀。四县载陈，三献斯止。笾豆彻荐，人祇介祉。神惟格思，锡祚不已。

送神用《永和》：

肃肃清祀，蒸蒸孝思。荐享昭备，虔恭在兹。雍歌彻俎，祝嘏陈辞。用光武志，永固鸿基。

……

玄宗开元七年享太庙乐章十六首（左丞相燕国公张说作）。

迎神用《永和》三章：……

皇帝行用《太和》一章：……

登歌酌瓒用《肃和》一章：……

迎俎用《雍和》二章：……

皇帝酌醴齐用文舞一章：

圣暮九德，真言五千。庆集昌胄，符开帝先。高文杖钺，

克配彼天。三宗握镜，六合焕然。帝其承祀，率礼罔愆。图书雾出，日月清悬。舞形德类，咏谂功传。黄龙蜿蟺，彩云蹁跹。五行气顺，八佾风宣。介此百禄，于皇万年。

献祖宣皇帝室奠献用《光大》之舞一章：

肃肃艺祖，滔滔浚源。有雄玉剑，作镇金门。玄王贻绪，后稷谋孙。肇禋九庙，四海来尊。

懿祖光皇帝室奠献用《长发》之舞一章：

具礼崇德，备乐承风。魏推幢主，周赠司空。不行而至，无成有终。神兴王业，天归帝功。

太祖景皇帝室奠献用《大政》之舞一章：

于赫元命，权舆帝文。天齐八柱，地半三分。宗庙观德，笙镛乐勋。封唐之兆，成天下君。

代祖元皇帝室奠献用《大成》之舞一章：

帝舞季历，衮圣生昌。后歌有蟜，胎炎孕黄。天地合德，日月齐光。肃邕孝享，祚我万方。

高祖神尧皇帝室奠献用《大明》之舞一章：

赤精乱德，四海困穷。黄旗举义，三灵会同。旱望春雨，云披大风。溥天来祭，高祖之功。

太宗文武圣皇帝室奠献用《崇德》之舞一章：

皇合一德，朝宗百神。削平天下，大拯生人。上帝配食，单于入臣。戎歌陈舞，哗哗震震。

高宗天皇大帝室奠献用《钧天》之舞一章：

高皇迈道，端拱无为。化怀獯鬻，兵戢句骊。礼尊封禅，乐盛来仪。合位娲后，同称伏羲。

中宗孝和皇帝室奠献用《太和》之舞一章：

退居江水，郁起丹陵。礼物还旧，朝章中兴。龙图友及，骏命恭膺。鸣球秉瓒，大糦是承。

睿宗大圣真皇帝室奠献用《景云》之舞一章：

景云霏烂，告我帝符。嘻帝冲德，与天为徒。笙镛遥远，俎豆虚无。春秋孝献，回复此都。

……

武德初，以诸道军务事繁，分置行台尚司省。其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令一人，（正第二品。）掌管内军人，总判省事。……食货监一人，（正第八品下，诸监同。）掌膳羞、财物、宾客、铺设、音乐、医药事。

卷四十三 职官志二

凡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

……其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其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

……

凡元日，大陈设于含元殿，服衮冕临轩，展宫县之乐，陈历代宝玉舆辂，备黄麾仗，二王后及百官、朝集使、皇亲，并朝服陪位。大会之日，陈设如初。凡冬至，大陈设如元正之仪。其异者，无诸州表奏祥瑞贡献。凡元正、冬至大会之明日，百官、朝集使等皆诣东宫庆贺。凡千秋节，御楼设九部之乐，百官袴褶陪位。……凡诸蕃国来朝，皆设宫县之乐及黄麾仗。……凡乐，有五声、八音、六律、六吕，陈四悬之度，分二舞之节，以和人伦，以调节气，以享鬼神，以序宾客。凡私家不得设钟磬。三品已上，得备女乐。五品女乐不得过三人。

……

（中书省）内教坊。（武德已来，置于禁中，以按习雅乐，以中官人充使。则天改为云韶府，神龙复为教坊。）

卷四十四 职官志三

（宫官）司乐四人，（正六品。）典乐四人，（正七品。）掌乐二人，（正八品。）……司乐掌率乐人习乐，陈悬、拊击、进退。

……

（太常寺）太常卿之职，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之：一曰郊社，二曰太庙，三曰诸陵，四曰太乐，五曰鼓吹，六曰太医，七曰太卜，八曰廪牺。总其官属，行其政令。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礼，则赞相礼仪。有司摄事，则为之亚献。率太乐官属，宿设乐悬，以供其事。宴会，亦如之。

……

协律郎掌和六吕六律，辨四时之气，八风五音之节。凡太乐，则监试之，为之课限。若大祭祀飨宴奏于廷，则升堂执麾以为之节制，举麾工鼓柷而后乐作，偃麾戛敔而后止。

……

（太常寺）太乐署：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下。）府三人，史六人。乐正八人，（从九品下。）典事八人，掌固八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太乐令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享宴。丞为之贰。凡天子宫悬钟磬，凡三十六虡，（镈钟十二，编钟十二，编磬十二，共为三十六架。东方西方，磬虡起北，钟虡次之。南方

北方，磬虡起西，钟虡次之。镈钟在编钟之间，各依辰位。四隅建鼓，左柷右敔。又设巢、竽、笛、管、篪、埙、系于编钟之下。偶歌琴、瑟、筝、筑，系于编磬之下。其在殿廷前，则加鼓吹十二案，于建鼓之外，羽葆之鼓、大鼓、金錞、歌箫、笳置于其上。又设登歌钟、节鼓、瑟、琴、筝、笳于堂上，笙、和、箫、篪于堂下。太子之廷，陈轩悬，去其南面镈钟、编钟编磬各三，凡九虡，设于辰、丑、申之位。三建鼓亦如之。凡宫悬之作，则奏文武舞，事在《音乐志》也。）凡大宴会，则设十部伎。凡大祭祀、朝会用乐，辨其曲度章服，而分始终之次。在事于太庙，每室酌献各用舞。（事具《音乐志》。）凡祀昊天上帝及五方《大明》、《夜明》之乐，皆六成，祭皇地祇神州社稷之乐，皆八成，享宗庙之乐，皆九成。其余祭祀，三成而已。（五音有成数，观其数而用之也。）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申礼部。十年大校之，量优劣而黜陟焉。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籍，核其名数，分番上下。

（太常寺）鼓吹署：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三人，（从八品下。）府三人，史六人。乐正四人，（从九品下。）典事四人，掌固四人。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丞为之贰。凡大驾行幸，卤簿则分前后二部以统之。法驾则三分减一，小驾则减大驾之半。皇太后、皇后出，则如小驾之例。皇太子之鼓吹，亦有前后二部。亲王已下各有差。凡大驾行幸，有夜警晨严之制。（大驾夜警十二部，晨严三通。太子诸王公卿已下，警严有差。）

凡合朔之变，则率工人设五鼓于太社。大傩，则帅鼓角以助侲子唱之。

……

（太常寺，太卜署）岁季冬之晦，帅侲子入宫中堂赠大傩。（赠，送也，堂中舞侲子，以送不祥也。）

……

（国子监）凡春秋二分之月，上丁释奠于孔宣父，祭以太牢，乐用登歌轩悬。

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

……

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上疏曰：

……又士庶亲迎之仪，备诸六礼，所以承宗庙，事舅姑，当须昏

以为期，诘朝谒见。往者下俚庸鄙，时有障车，邀其酒食，以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逾万计。遂使障车礼贶，过于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感。即亏名教，实蠹风猷，违紊礼经，须加节制。望请婚姻家障车者，并须禁断。其有犯者，有荫家请准犯名教例附簿，无荫人决杖六十，仍各科本罪。

制从之。

卷五十一 后妃列传上

（神龙三年）右骁卫将军、知太史事迦叶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时，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时，天下歌《秦王破阵乐》；高宗未受命时，天下歌《侧堂堂》；天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武媚娘》。伏惟应天皇帝未受命时，天下歌《英王石州》；顺天皇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桑条韦也》、《女时韦也》。阙五行六合之内，齐首蹀足，应四时八节之会，歌舞同欢。岂与夫《箫韶》九成、百兽率舞同年而语哉！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为国母，主蚕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于斯为盛。谨进《桑条歌》十二篇，伏请宣布中外，进入乐府，皇后先蚕之时，以享宗庙。"帝悦而许之，特赐志忠庄一区、杂彩七百段。太常少卿郑愔又引而申之，播于舞咏，亦受厚赏。

……

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

卷五十二 后妃列传下

华阳公主先葬于城东，地卑湿，至是徙葬，祔于庄陵之园，……乃诏常参官为挽歌，上自选其伤切者，令挽士歌之。

……

开成中正月望夜，帝于咸泰殿陈灯烛，奏《仙韶乐》，三宫太后俱集，奉觞献寿，如家人礼，诸亲王、公主、驸马、戚属皆侍宴。

卷五十八 柴绍列传

吐谷浑与党项俱来寇边，命绍讨之。虏据高临下，射绍军中，矢下如雨。绍乃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虏异之，驻弓矢而相与聚观。绍见虏阵不整，密使精骑自后击之，虏大溃，斩首五百余级。

……

六年，薨。及将葬，诏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辂、麾幢、班剑四十人、虎贲甲卒。太常奏议，以礼，妇人无鼓吹。高祖曰："鼓吹，军乐也。往者公主于司竹举兵以应义旗，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勋。周之文母，列于十乱；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妇人之所匹也。何得无鼓吹！"遂特

加之，以旌殊绩。

卷五十九 丘和列传

及铣平，和以海南之地归国。诏使李道裕即授上柱国、谭国公、交州总管。和遣司马高士廉奉表请入朝，诏许之。高祖遣其子师利迎之。及谒见，高祖为之兴，引入卧内，语及平生，甚欢，奏《九部乐》以飨之，拜左武候大将军。

卷六十一 窦威列传

琎颇晓音律，武德中，与太常少卿祖孝孙受诏定正声雅乐，琎讨论故实，撰《正声调》一卷，行于代。

卷六十二 李纲列传

隋开皇末，为太子洗马。皇太子勇尝以岁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自请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纲自勇曰："令则身任宫卿，职当调护，乃于宴座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事若上闻，令则罪在不测，岂不累于殿下？臣请遽正其罪。"勇曰："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纲趋而出。

……

时高祖拜舞人安叱奴为散骑常侍，纲上疏谏曰："谨案《周礼》，均工、乐胥不得预于仕伍。虽复才如子野，妙等师襄，皆身终子继，不易其业。故魏武使祢衡击鼓，衡先解朝服，露体而击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为伶人之衣。虽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授安马驹为开府，既招物议，大斁彝伦，有国有家者以为殷鉴。方今新定天下，开太平之基。起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鸣玉曳组，趋驰廊庙，顾非创业垂统贻厥子孙之道也。"高祖不纳。

卷六十三 裴矩列传

（大业）三年，帝有事于恒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盛服珠玉锦罽，焚香奏乐，歌舞相趋，谒于道左。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帝见之大悦。及灭吐谷浑，蛮夷纳贡，诸蕃慑服，相继来庭。……其年，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大征四方奇技，作鱼龙曼延角觝于洛邑，以夸诸戎狄，终月而罢。

卷六十四 高祖二十二子列传

鲁王灵夔，高祖第十九子也。少有美誉，善音律，好学，工草隶。

卷六十八 尉迟敬德列传

敬德末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

卷六十九 张亮列传

初，亮之在州也，弃其本妻，更娶李氏。李素有淫行，骄妒特甚，亮宠惮之。后至相州，有邺县小儿，以卖笔为业，善歌舞，李见而悦之，遂与私通。假言亮先与其母野合所生，收为亮子，名曰慎幾。

卷七十 王珪列传

时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教宫人声乐不称旨，为太宗所让。珪及温彦博谏曰："孝孙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顾问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视听。且孝孙雅士，陛下忽为教女乐而怪之，臣恐天下怪愕。"

卷七十五 孙伏伽列传

孙伏伽，贝州武城人。大业末，自大理寺史累补万年县法曹。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谏。……

其二曰：

> 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有隋之末，大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可不改。近者，太常官司于人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具，以充散妓之服，云拟五月五日于玄武门游戏。臣窃思审，实损皇猷，亦非贻厥子孙谋，为后代法也。故《书》云："无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恐从小至于大故也。《论语》云："放郑声，远佞人。"又云："乐则《韶》舞。"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乐也。如臣愚见，请并废之。则天下不胜幸甚。

卷七十六 太宗诸子列传

承乾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衅隙。有太常乐人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宠幸，号曰称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称心杀之，坐称心死者又数人。承乾意泰告讦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称心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车马于前，令宫人朝暮奠祭。承乾数至其处，徘徊流涕。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并赠官树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托疾不朝参者辄逾数月。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人椎髻，翦彩为舞衣，寻

橦跳剑，昼夜不绝，鼓角之声，日闻于外。

卷七十七 韦挺列传

弟万石，颇有学业，而特善音律。上元中，自吏部郎中迁太常少卿。当时郊庙乐调及宴会杂乐，皆万石与太史令姚玄辩增损之，时人以为称职。

卷七十八 于志宁列传

时皇太子承乾尝以盛农之时，营造曲室，累月不止，所为多不法。志宁上书谏曰：

……又郑、卫之乐，古谓淫声。昔朝歌之乡，回车者墨翟；夹谷之会，挥剑者孔丘。先圣既以为非，通贤将以为失。顷闻宫内，屡有鼓声大乐，伎儿入便不出。……

卷七十八 张行成列传

久视元年，改控鹤府为奉宸府，又以易之为奉宸令，引辞人阎朝隐、薛稷、员半千并为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则令嘲戏公卿以为笑乐。若内殿曲宴，则二张、诸武侍坐，樗蒲笑谑，赐与无算。时谀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晋后身。乃令被羽衣，吹箫，乘木鹤，奏乐于庭，如子晋乘空。

卷七十九 祖孝孙列传

祖孝孙，幽州范阳人也。父崇儒，以学业知名，仕至齐州长史。孝孙博学，晓历算，早以达识见称。初，开皇中，钟律多缺，虽何妥、郑译、苏夔、万宝常等亟共讨详，纷然不定。及平江左，得陈乐官蔡子元、于普明等，因置清商署。时牛弘为太常卿，引孝孙为协律郎，与子元、普明参定雅乐。时又得陈阳山太守毛爽，妙知京房律法，布琯飞灰，顺月皆验。爽时年老，弘恐失其法，于是奏孝孙从其受律。孝孙得爽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又祖述沈重，依淮南本数，用京房旧术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为一部。以律数为母，以一中气所有日为子，以母命子，随所多少，分直一岁，以配七音，起于冬至。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其余日建律，皆依运行。每日各以本律为宫。旋宫之义，由斯著矣。然牛弘既初定乐，难复改张。至大业时，又采晋、宋旧乐，唯奏《皇夏》等十有四曲，旋宫之法，亦不施用。

高祖受禅，擢孝孙为著作郎，历吏部郎、太常少卿，渐见亲委，孝孙由是奏请作乐。时军国多务，未遑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武德七年，始命孝孙及秘书监窦琎修定雅乐。孝孙又以陈、梁旧乐杂用吴、

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大唐雅乐》。以十二月各顺其律，旋相为宫，制十二乐，合三十二曲、八十四调。事具《乐志》。旋宫之义，亡绝已久，世莫能知，一朝复古，自孝孙始也。孝孙寻卒。其后，协律郎张文收复采《三礼》，增损乐章，然因孝孙之本音。

卷七十九 吕才列传

吕才，博州清平人也。少好学，善阴阳方伎之书。贞观三年，太宗令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乃与明音律人王长通、白明达递相长短。太宗令侍臣更访能者，中书令温彦博奏才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请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盛称才学术之妙，徵曰："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太宗即征才，令直引文馆。

……

显庆中，高宗以琴曲古有《白雪》，近代顿绝，使太常增修旧曲。才上言曰："臣按《礼记》及《家语》云，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是知琴操曲弄，皆合于歌。又张华《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又楚大夫宋玉对襄王云，有客于郢中歌《阳春白雪》，国中和者数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来，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今准敕，依琴中旧曲，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又案古今乐府，奏正曲之后，皆别有送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今取太尉长孙无忌、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等《奉和雪诗》以为送声，合十六节，今悉教讫，并皆合韵。"高宗大悦，更作《白雪歌词》十六首，付太常编于乐府。

卷八十 褚遂良列传

时薛延陀遣使请婚，太宗许以女妻之，纳其财聘，既而不与。遂良上疏曰：

> ……顷者频年遣使，请婚大国，陛下复降鸿私，许其姻媾。於是报吐蕃，告思摩，示中国，五尺童子人皆知之。於是御幸北门，受其献食，于时百僚端笏，戎夷左衽，虔奉欢宴，皆承德音，口歌手舞，乐以终日。百官会毕，亦各有言，咸以为陛下欲得百姓安宁，不欲边境交战，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欲在含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为国家惜兹声听。

卷八十四 郝处俊列传

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东翔鸾阁观大酺。时京城四县及太常音乐分为东西两朋，帝令雍王贤为东朋，周王讳为西朋，务以角胜为乐。处俊谏曰：："臣闻礼所以示童子无诳者，恐其欺诈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当须推多让美，相敬如一。今忽分为二朋，递相夸竞。且俳优小人，言辞无度，酣乐之后，难为禁止，恐其交争胜负，讥诮失礼。非所以导仁义，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远识，非众人所及也。"遽令止之。

卷八十五 唐临列传

景龙二年，韦庶人上言："自妃、主及命妇、宫官，葬日请给鼓吹。"中宗特制许之。（唐）绍上疏谏曰："窃闻鼓吹之乐，本为军容。昔黄帝涿鹿有功，以为警卫。故枫鼓曲有《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类，自昔功臣备礼，适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以恩加宠锡。假如郊天祀地，诚是重仪，惟有宫悬，本无案据。故知军乐所备，尚不洽于神祇；钲鼓之音，岂能接于闺阃。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礼，惟有团扇、方扇、彩帷、锦鄣之色。加之鼓吹，历代未闻。又准令，五品官婚葬，元无鼓吹，惟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为仪。令特给五品以上母妻，五品官则不当给限，便是班秩本因夫子，仪饰乃复过之。事非伦次，难为定制，参详义理，不可常行。请停前敕，各依常典。"疏奏不纳。

卷八十五 张文瓘列传

（张）文琮从父弟文收，隋内史舍人虔威子也。尤善音律，尝览萧吉《乐谱》，以为未甚详悉，更博采群言及历代沿革，裁竹为十二律吹之，备尽旋宫之义。时太宗将创制礼乐，召文收于太常，令与少卿祖孝孙参定雅乐。太乐有古钟十二，近代惟用其七，余有五，俗号哑钟，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调之，声皆响彻，时人咸服其妙。寻授协律郎。十一年，文收表请厘正太乐，上谓侍臣曰："乐本缘人，人和则乐和。至如隋炀帝末年，天下丧乱，纵令改张音律，知其终不和谐。若使四海无事，百姓安乐，音律自然调和，不藉更改。"竟不依其请。十四年，景云见，河水清，文收采《朱雁天马》之义，制《景云河清》乐，名曰"燕乐"，奏之管弦，为乐之首，今元会第一奏者是也。咸亨元年，迁太子率更令，卒官。撰《新乐书》十二卷。

卷八十六 高宗中宗诸子列传

燕王忠，字正本，高宗长子也。高宗初入东宫而生忠，宴宫僚于弘教殿。太宗幸宫，顾谓宫臣曰："顷来王业稍可，非无酒食，而唐突卿等宴会者，朕初有此孙，故相就为乐耳。"太宗酒酣起舞，以属群臣，

在位于是遍舞，尽日而罢，赐物有差。

……

守礼以外枝为王，才识猥下，尤不逮岐、薛。多宠嬖，不修风教，男女六十余人，男无中才，女负贞称，守礼居之自若，高歌击鼓。

韦思谦列传 卷八十八

承庆，字延休。……仪凤四年五月，诏皇太子贤监国。时太子颇近声色，与户奴等款狎，承庆上书谏曰：

……伏承北门之内，造作不常，玩好所营，或有烦费。倡优杂伎，不息于前，鼓吹繁声，亟闻于外，既喧听览，且黩宫闱。兼之仆隶小人，缘此得亲左右，亦既奉承颜色，能不恃托恩光。作福作威，莫不由此，不加防慎，必有愆非。

王方庆列传 卷八十九

神功元年七月，清边道大总管建安王攸宜破契丹凯还，欲以是月诣阙献俘。内史王及善以为将军入城，例有军乐，既今上孝明高皇帝忌月，请备而不奏。方庆奏曰："臣按礼经，但有忌日，而无忌月。晋穆帝纳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于时持疑不定。下太常，礼官荀讷议称：'礼只有忌日，无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时、忌岁，益无理据。'当时从讷所议。军乐是军容，与常不等，臣谓振作于事无嫌。"则天从之。

杨再思列传 卷九十

再思为御史大夫时，张易之兄司礼少卿同休尝奏请公卿大臣宴于司礼寺，预其会者皆尽醉极欢。同休戏曰："杨内史面似高丽。"再思欣然，请剪纸自贴于巾，却披紫袍，为高丽舞，萦头舒手，举动合节，满座嗤笑。

睿宗诸子列传 卷九十五

玄宗于兴庆宫西南置楼，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玄宗时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咸召登楼同榻宴谑，或便幸其第，赐金分帛，厚其欢赏。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

宋璟列传 卷九十六

（开元）十七年，迁尚书右丞相，与张说、源乾曜同日拜官。敕太官设馔，太常奏乐，于尚书都省大会百僚。……

子昇，天宝初太仆少卿。次尚，汉东太守。次浑，与右相李林甫善，引为谏议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东京采访使。次恕，都官郎中、剑南采访判官，依倚权势，颇为贪暴。……然兄弟尽善饮谑，俳优杂戏，

衡最粗险，广平之风教，无复存矣。

张说列传 卷九十七

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戏。说上疏谏曰："臣闻韩宣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请和，选使朝谒，所望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易，焉知无驹支之辩，由余之贤哉？且泼寒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礼。"自是此戏乃绝。

严挺之列传 卷九十九

睿宗好乐，听之忘倦，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睿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门楼观百司酺宴，以夜继昼，经月余日。挺之上疏谏曰：

……

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醵为欢，无相夺伦，不至糜弊。且臣卜其昼，史册攸存，君举必书，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于上路，罗妓乐于中宵。杂郑、卫之音，纵倡优之乐。陛下还淳复古，宵衣旰食，不矜细行，恐非圣德所宜。臣以为一不可也。……

且一人向隅，满堂不乐；一物失所，纳隍增虑。陛下北宫多暇，西墉暂临。青春日长，已积埃尘之弊；紫微漏永，重穷歌舞之乐。倘令有司跛倚，下人饥倦，以陛下近犹不恤，而况于远乎！圣情攸闻，岂不懔然只畏。臣以为三不可也。……

上纳其言而止。

……

"酺即过于往年。王公贵人，各承微旨；州县坊曲，竞为课税。吁嗟道路，贸易家产，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

裴漼列传 卷一百

礼部拟国忌之辰享庙用乐，下太常，宽深达礼节，特建新意，以为庙尊忌卑则登歌，庙卑忌尊则去禽。中书令张说谓宽明识，举而行之

卷一百五 韦坚列传

天宝元年三月，（韦坚）擢为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自西汉及隋，有运渠自关门西抵长安，以通山东租赋。奏请于咸阳拥渭水作兴成堰，截灞、浐水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与渭合。于长安城东九里长乐坡下、浐水之上架苑墙，东面有望春楼，楼下穿广运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

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先是，人间戏唱歌词云："得体纥那也，纥囊得体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体歌》。"至开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云有宝符在陕州桃林县古关令尹喜宅"，发中使求而得之，以为殊祥，改桃林为灵宝县。及此潭成，陕县尉崔成甫以坚为陕郡太守凿成新潭，又致扬州铜器，翻出此词，广集两县官，使妇人唱之，言："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成甫又作歌词十首，自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红罗抹额，于第一船作号头唱之。和者妇人一百人，皆鲜服靓妆，齐声接影，鼓笛胡部以应之。馀船洽进，至楼下，连樯弥亘数里，观者山积。京城百姓多不识驿马船樯竿，人人骇视。

坚跪上诸郡轻货，又上百牙盘食，府县进奏，教坊出乐迭奏。玄宗欢悦。

卷一百六 李林甫列传

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城东有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于都邑，特以赐之，及女乐二部，天下珍玩，前后赐与，不可胜纪。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

卷一百六 张暐列传

张暐，汝州襄城人也。祖德政，武德中郓州刺史。暐，景龙初为铜鞮令，家本豪富，好宾客，以弋猎自娱。会临淄王为临州别驾，暐潜识英姿，倾身事之，日奉游处。及乐人赵元礼自山东来，有女美丽，善歌舞，王幸之，止于暐第，生废太子瑛。

卷一百一十八 元载列传

载长子伯和，……次子仲武……伯和恃父威势，唯以聚敛财货，征求音乐为事。

载在相位多年，权倾四海，外方珍异，皆集其门，资货不可胜计，故伯和、仲武等得肆其志。轻浮之士，奔其门者，如恐不及。名姝、異乐，禁中无者有之。兄弟各贮妓妾于室，倡优偎亵之戏，天伦同观，略无愧耻。

王缙列传 卷一百一十八

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已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舁出内，陈于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僚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而识者嗤其不典，其伤教之源始于缙也。

颜真卿列传 卷一百二十八

希烈大宴逆党，召真卿坐，使观倡优斥黩朝政为戏，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惭，亦呵止。

韩滉列传 卷一百二十九

皋生知音律，尝观弹琴，至《止息》，叹曰："妙哉！嵇生之为是曲也，其当晋、魏之际乎！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也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晏乎！又晋乘金运，商，金声，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也。慢其商弦，与宫同音，是臣夺君之义也，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司马懿受魏明帝顾托后嗣，反有篡夺之心，自诛曹爽，逆节弥露。王陵都督扬州，谋立荆王彪；毌丘俭、文钦、诸葛诞前后相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匡复魏室之谋，皆为懿父子所杀。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败散于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也。其哀愤躁蹙，憯痛迫胁之旨，尽在于是矣。永嘉之乱，其应乎！叔夜撰此，将贻后代之知音者，且避晋、魏之祸，所以托之神鬼也。"

李勉列传 卷一百三十一

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简易，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属诗，妙知音律，能自制琴，又有巧思。

王虔休列传 卷一百三十二

虔休性恭勤，俭省节用，管内州仓庾皆积粮储，可支军人数岁。又尝撰《诞圣乐曲》以进，其表曰：

臣闻于师，夫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音以知声，审乐以知政，则理道备矣。清明广大，终始周旋，与天地同其和，与四时合其序，岂止于钟鼓管磬云乎哉！臣伏见开元中天长节著于甲令，每于是日海县欢娱，称万寿之无疆，乐一人之有庆，故能追尧接舜，迈禹逾汤，自周已后，不能议矣。臣窃以陛下降诞之辰，未有惟新之曲。虽太和已布于六气，而大乐未宣于八音，无乃臣子之分，或有所阙。愚臣不揆顽昧，敢思祖述，每思歌窃抃，忘寝与食久矣。适遇有知音者，

与臣论及乐章，探微赜奥，穷理尽性，臣乃遣造《继天诞圣乐》一曲。大抵以宫为调，表五音之奉君也；以土为德，知五运之居中也。凡二十五遍，法二十四气而足成一岁也。每遍一十六拍，象八元、八凯登庸于朝也。所冀《云门》、《咸池》，永传于律吕，空桑、孤竹，合荐于宫悬，不闻沾滞之声，长作中和之乐。可使九域之人，顿忘于肉味；四夷之俗，皆播于薰风。与唐惟休，终古尽善。臣不胜恳款屏营之至，谨昧死陈献以闻。其所造谱，谨同封进。

先时，有太常乐工刘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进，今《中和乐》起此也。

李晟列传　卷一百三十三

是月，御殿大赦，赠晟父钦太子太保，母王氏赠代国夫人，赐永崇里第及泾阳上田、延平门之林园、女乐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帐酒馔，赐教坊乐具，鼓吹迎导，宰臣节将送之，京师以为荣观。

……

听七岁以荫授太常寺协律郎，常入公署，吏胥小之，不为致敬，听令鞭之见血，父晟奇之。

李实列传　卷一百三十五

（贞元）二十年春夏旱，关中大歉，（京兆尹）实为政猛暴，方务聚敛进奉，以固恩顾，百姓所诉，一不介意。因入对，德宗问人疾苦，实奏曰："今年虽旱，谷田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无告，乃彻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优人成辅端因戏作语，为秦民艰苦之状云："秦城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凡如此语有数十篇。实闻之怒，言辅端诽谤国政，德宗遽令决杀，当时言者曰："瞽诵箴谏，取其诙谐以托讽谏，优伶旧事也。设谤木，采刍荛，本欲达下情，存讽议，辅端不可加罪。"德宗亦深悔，京师无不切齿以怒实。

李益列传　卷一百三十七

李益，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进士第，长为歌诗。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

卷一百三十七 李贺列传

李贺，字长吉，宗室郑王之后。父名晋肃，以是不应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辨》，贺竟不就试。手笔敏捷，尤长于歌篇。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士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其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补太常寺协律郎，卒，时年二十四。

卷一百四十 卢群列传

群博涉，有口辨，好谈论，与少诚言古今成败之事，无不耸听。又与唱和赋诗，自言以反侧，常蒙隔在恩外，群于筵中醉而歌曰："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卫、霍真诚奉主，貔虎十万一身。江、河潜注息浪，蛮貊款塞无尘。但得百僚师长肝胆，不用三军罗绮金银。"少诚大感悦。

卷一百四十一 张孝忠列传

德宗方欲委之以边任，明年晏驾，茂昭入临于太极殿，每朝晡预列，声哀气咽，人皆奖其忠恳。顺宗听政，加中书门下平章事，且令还镇，赐女乐二人，三表辞让。及中使押犊车至第，茂昭立谓中使曰："女乐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睹。昔汾阳、咸宁、西平、北平尝受此赐，不让为宜。茂昭无四贤之功，述职入觐，人臣常礼，奈何当此宠赐！后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赏？"顺宗闻之，深加礼异，允其所让。

卷一百四十二 王武俊列传

士平，以父勋补原王府咨议。贞元二年，选尚义阳公主，加秘书少监同正、驸马都尉。元和中，累迁至安州刺史。时公主纵恣不法，士平与之争忿；宪宗怒，幽公主于禁中，士平幽于私第，不令出入。后释之，出为安州刺史。坐与中贵交结，贬贺州司户。时轻薄文士蔡南、独孤申叔为义阳主歌词，曰《团雪》、《散雪》等曲，言其游处离异之状，往往歌于酒席。宪宗闻而恶之，欲废进士科，令所司纲捉搦，得南、申叔贬之，由是稍止。

卷一百四十五 刘玄佐列传

（刘）玄佐在镇，李纳每使来，必重赠遗，饰美女名乐，从其游娱，故多得其阴事，常先为备，故纳惮其心计。

卷一百四十六 杜亚列传

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并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杜）亚乃令以漆涂船底，贵其速进；又为绮罗之服，涂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而不濡。

杜佑列传 卷一百四十七

（杜）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与公卿宴集其间，广陈妓乐。诸子咸居朝列，当时贵盛，莫之与比。

于休烈列传 卷一百四十九

肃宗以太常钟磬，自隋已来，所传五音，或有不调，乾元初谓休烈曰："古者圣人作乐，以应天地之和，以合阴阳之序，则人不夭札，物不疵疠。且金石丝竹，乐之器也。比亲享郊庙，每听悬乐，宫商不备，或钟磬失度。可尽将钟磬来，朕当于内自定。"太常集乐工考试，数日审知差错，然后令别铸造磨刻。及事毕，上临殿亲试考击，皆合五音，群臣称庆。

归崇敬列传 卷一百四十九

又司业者，义在《礼记》，云"乐正司业"。正，长也，言乐官之长，司主此业。《尔雅》云："大板谓之业。"按《诗·周颂》："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则业是悬钟磬之栒虡也。今太学既不教乐，于义则无所取，请改司业一为左师，一为右师，位正四品。……

诏下尚书集百僚定议以闻。……其余大抵以习俗既久，重难改作，其事不行。

刘昌列传 卷一百五十二

士泾，德宗朝尚主，官至少列十余年，家富于财。结托中贵，交通权幸。……士泾善胡琴，多游权幸之门，以此为之助，时论鄙之。

武元衡列传 卷一百五十八

高崇文既发成都，尽载其军资、金帛、帟幕、伎乐、工巧以行。……

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

元衡为盗所害，年五十八。……先是，长安谣曰"打麦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

卫次公列传 卷一百五十九

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齐运使其子交欢，意欲次公授之琴。次公拒之，由是终身未尝操弦。

刘禹锡列传 卷一百六十

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卷一百六十一 李光进列传

时韩弘为汴帅，骄矜倔强。常倚贼势索朝廷姑息，恶光颜力战，阴图挠屈，计无所施。遂举大梁城求得一美妇人，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艺，饰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计费数百万，命使者送遗光颜，冀一见悦惑而怠于军政也。使者即赍书先造光颜垒曰："本使令公德公私爱，忧公暴露，欲进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谨以候命。"光颜曰："今日已暮，明旦纳焉。"诘朝，光颜乃大宴军士；三军咸集，命使者进妓。妓至，则容止端丽，殆非人间所有，一座皆惊。光颜乃于座上谓来使曰："令公怜光颜离家室久，舍美妓见赠，诚有以荷德也。然光颜受国家恩深，誓不与逆贼同生日月下。今战卒数万，皆背妻子，蹈白刃，光颜奈何以女色为乐？"言讫，涕泣呜咽。堂下兵士数万，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缣帛酬其来使，俾领其妓自席上而回，谓使者曰："为光颜多谢令公。光颜事君许国之心，死无贰矣！"自此兵众之心，弥加激励。

卷一百六十三 李绛列传

时教坊忽称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京师嚣然。绛谓同列曰："此事大亏损圣德，须有论谏。"或曰："此嗜欲间事，自有谏官论列。"绛曰："相公居常病谏官论事，此难事即推与谏官，可乎？"乃极言论奏。翌日延英，宪宗举手谓绛曰："昨见卿状所论采择事，非卿尽忠于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过，不谕朕意，以至于此。朕缘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无侍者，朕令于乐工中及闾里有情愿者，厚其钱帛，只取四人，四王各与一人。伊不会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罚，其所取人，并已放归。若非卿言，朕宁知此过？"

卷一百六十五 柳公绰列传

公权志耽书学，不能治生，……性晓音律，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

卷一百六十六 白居易列传

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罢归，每独酌赋咏于舟中……

（开成）四年冬，得风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诸妓女樊、蛮等，仍自为墓志，病中吟咏不辍。

……

乐天罢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洎臧获之习管磬弦歌者指百以归。先是颍川陈孝仙与酿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与琴，韵甚清；蜀客姜发授《秋思》，声甚淡；弘农杨贞一与青石三，方长平滑，可以坐卧。

大和三年夏，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与，洎吾不才身，今率为池中物。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石上矣。

……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

赵宗儒列传　卷一百六十七

长庆元年二月，检校右仆射，守太常卿。太常有《师子乐》，备五方之色，非会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诞，伶官纵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违，以状白宰相。宰相以为事在有司执守，不合关白。以宗儒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师。

……

段文昌列传　卷一百六十七

文昌于荆、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赎为浮图祠。又以先人坟墓在荆州，别营居第，以置祖祢影堂，岁时伏腊，良辰美景享荐之。徹祭，即以音声歌舞继之，如事生者，搢绅非焉。

冯宿列传　卷一百六十八

大和九年八月，为太常少卿。文宗每听乐，鄙郑、卫声，诏奉常习开元中《霓裳羽衣舞》，以《云韶乐》和之。舞曲成，定总乐工阅于庭，定立于其间。文宗以其端凝若植，问其姓氏。翰林学士李珏对曰："此冯定也。"

李训列传　卷一百六十九

其年（大和八年）十月，迁国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讲学士。入院日，赐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宠之。

王涯列传　卷一百六十九

大和三年正月，入为太常卿。文宗以乐府之音，郑卫太甚，欲闻古乐，命涯询于旧工，取开元时雅乐，选乐童按之，名曰《云韶乐》。乐曲成，涯与太常丞李廓、少府监庾承宪、押乐工献于黎园亭，帝按之于会昌殿。上悦，赐涯等锦彩。

陈夷行列传 卷一百七十三

仙韶院乐官尉迟璋授王府率，右拾遗窦洵直当衙论曰：“伶人自有本色官，不合授之清秩。”郑覃曰：“此小事，何足当衙论列！王府率是六品杂官，谓之清秩，与洵直得否？此近名也。”嗣复曰：“尝闻洵直幽，今当衙论一乐官，幽则有之，亦不足怪。”夷行曰：“谏官当衙，只合论宰相得失，不合论乐官。然业已陈论，须与处置。今后乐人每七八年与转一官，不然，则加手力课三数人。”帝曰：“别与一官。”乃授光州长史，赐洵直绢百疋。

文宗二子列传 卷一百七十五

初，上以太子稍长，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废黜。迫于公卿之请，乃止。太子终不悛改，至是暴薨。时传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宠衰。贤妃杨氏，恩渥方深。惧太子他日不利于已，故日加诬谮，太子终不能自辨明也。太子既薨，上意加悔。（开成）四年，因会宁殿宴。小儿缘橦，有一夫在下，忧其堕地，有若狂者。上问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谓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乐官刘楚材、宫人张十十等责之，曰：“陷吾太子，皆尔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耶？”立命杀之。

魏谟列传 卷一百七十六

御史中丞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训诛，有女没入掖廷。谟谏曰：

……陛下即位以来，诞敷文德，不悦声色，出后宫之怨妇，配在外之鳏夫。洎今十年，未尝采择。自数月已来，天睠稍回，留神妓乐，教坊百人、二百人，选试未已；庄宅司收市，亹亹有闻。昨又宣取李孝本之女入内。宗姓不異，宠幸何名？此事深累慎修，有亏一篑。……

谚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谤莫若自修。”伏希陛下照鉴不惑；崇千载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教坊停息，宗女遣还，则大正人伦之风，深弘王者之体。

疏奏，帝即日出孝本女，迁谟右补阙。

教坊副使云朝霞善吹笛，新声变律，深惬上旨。自左骁卫将军宣授兼扬府司马。宰臣奏曰：“扬府司马品高，郎官刺史迭处，不可授伶官。”上意欲授之，因宰臣对，亟称朝霞之善。谟闻之，累疏陈论，乃改授润州司马。

曹确列传 卷一百七十七

确精儒术，器识谨重，动循法度。懿宗以伶官李可及为威卫将军，确执奏曰：“臣览贞观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顾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大和中，文宗欲以乐官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直极谏，乃改授光州长史。伏乞以两朝故事，别授可及之官。”帝不之听。

可及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效之，呼为“拍弹”。同昌公主除丧后，帝与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饰者数百人，画鱼龙地衣，用官䌷五千匹。曲终乐阕，珠玑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涕流，帝故宠之。尝于安国寺作《菩萨蛮舞》，如佛降生，帝益怜之。可及尝为子娶妇，帝赐酒二银樽，启之非酒，乃金翠也。人无敢非之者，唯确与中尉西门季玄屡论之，帝犹顾待不衰。僖宗即位，崔彦昭奏逐之，死于岭表。

卷一百八十三 外戚列传

延秀，承嗣第二子也。则天时，突厥默啜上言有女请和亲，制延秀与阎知微俱往突厥，将亲迎默啜女为妻。既而默啜执知微，入寇赵、定等州，故延秀久不得还。神龙初，默啜更请通和，先令延秀送款，始得归，封桓国公，又授左卫中郎将。时武崇训为安乐公主婿，即延秀从父兄，数引至主第。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常于主第，延秀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之。

卷一百八十六上 酷吏列传

时西蕃酋长阿史那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俊臣因令其党罗告斛瑟罗反，将图其婢。诸蕃长诣阙割耳剺面讼冤者数十人，乃得不族。

卷一百八十七上 忠义列传

李玄通，雍州蓝田人。仕隋鹰扬郎将。义兵入关，率所部归国，累除定州总管。刘黑闼反叛，攻之，城陷被擒。黑闼重其才，欲以为大将，玄通叹息曰：“吾荷朝恩，作藩东夏，孤城无援，遂陷虏庭。当守臣节，以忠报国，岂能降志，辄受贼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馈之者，玄通曰：“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食来相宽慰，吾当为诸君一醉。”遂与乐饮。谓守者曰：“吾能舞剑，可借吾刀。”守者与之。及曲终，太息而言：“大丈夫受国厚恩，镇抚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视息世间哉！”因溃腹而死。

……

王义方，泗州涟水人也。……

无何，坐与刑部尚书张亮交通，贬为儋州吉安丞。……蛮俗荒梗，义方召诸首领，集生徒，亲为讲经，行释奠之礼；清歌吹籥，登降有序，蛮酋大喜。

……

安金藏，京兆长安人，初为太常工人。载初年，则天称制，睿宗号为皇嗣。少府监裴匪躬、内侍范云仙并以私谒皇嗣腰斩。自此公卿已下，并不得见之，唯金藏等工人得在左右。或有诬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则天令来俊臣穷鞫其状。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唯金藏确然无辞，大呼谓俊臣曰："公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并出，流血被地，因气绝而仆。则天闻之，令舆入宫中，遣医人却纳五藏，以桑白皮为线缝合，傅之药。经宿，金藏始甦。则天亲临视之，叹曰："吾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即令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免难。

卷一百八十八 孝友列传

又《神功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二舞，每奏，上皆立对。守真又议曰：窃唯二舞肇兴，讴吟攸属，赞九功之茂烈，叶万国之欢心。义均《韶》、《夏》，用兼宾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孙享之。详览传记，未有皇王立观之礼。况升中大事，华夷毕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蛮怀率舞之庆。甄陶化育，莫匪神功，岂于乐舞，别申严敬。臣等详议，奏二舞时，天皇不合起立。时并从守真议。会高宗不豫，事竟不行。

卷一百八十九下 儒学列传

郭山恽，蒲州河东人。少通《三礼》。景龙中，累迁国子司业。时中宗数引近臣及修文学士，与之宴集，尝令各效伎艺，以为笑乐。工部尚书张锡为《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獐》，左金吾卫将军杜元琰诵《婆罗门咒》，给事中李行言唱《驾车西河》，中书舍人卢藏用效道士上章。山惲独奏曰："臣无所解，请诵古诗两篇。"帝从之，于是诵《鹿鸣》、《蟋蟀》之诗。奏未毕，中书令李峤以其词有"好乐无荒"之语，颇涉规讽，怒为忤旨，遽止之。

卷一百九十上 文苑列传上

永隆二年，王立为皇太子，百官上礼。高宗将会百官及命妇于宣政殿，并设九部伎及散乐。利贞上疏谏曰："臣以前殿正寝，非命妇宴会之地；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望诏命妇会于别殿，九部伎从东西门入，散乐一色，伏望停省。若于三殿别所，自可备极恩私。微臣庸蔽，不闲典则，忝预礼司，轻陈狂瞽。"帝纳其言，即令移于麟德殿。

卷一百九十上 文苑列传中

乔知之，同州冯翊人也。……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丽善歌舞，为武承嗣所夺。知之怨惜，因作《绿珠篇》以寄情，密送与婢，婢感愤自杀。承嗣大怒，因讽酷吏罗织诛之。

……

玄宗在东宫，盛择宫僚，拜（贾）曾为太子舍人。时太子频遣使访召女乐，命宫臣就率更署阅乐，多奏女妓。曾启谏曰：

臣闻作乐崇德，以感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节，妇人媟黩，无豫其间。昔鲁用孔子，几至于霸，齐人惧之，馈以女乐，鲁君既受，孔子所以行。戎有由余，兵强国富，秦人反间，遗之女妓，戎王耽悦，由余乃奔。斯则大圣名贤，嫉之已久。良以妇人为乐，必务冶容，哇姣动心，蛊惑丧志，上行下效，淫俗将成，败国乱人，实由兹起。

伏惟殿下神武命代，文思登庸，宇内颙颙，瞻仰德化。而渴贤之美，未被于民心；好妓之声，或闻于人听。岂所以追启、诵之徽烈，袭尧、舜之英风者哉！至若监抚余闲，宴私多豫，后庭妓乐，古或有之，非以风人，为弊犹隐。至于所司教习，章示群僚，慢伎淫声，实亏睿化。伏愿下教令，发德音，屏倡优，敦《雅》、《颂》，率更女乐，并令禁断，诸使采召，一切皆停。则朝野内外，皆知殿下放郑远佞，辉光日新，凡在含生，孰不欣戴。

……

王瀚，并州晋阳人。少豪荡不羁。登进士第，日以蒱酒为事。并州长史张嘉贞奇其才，礼接甚厚。瀚感之，撰乐词以叙情，于席上自唱自舞，神气豪迈。……枥多名马，家有妓乐。

华宗人翰，亦以进士知名。天宝中，寓居阳翟。为文精密，用思苦涩。常从阳翟令皇甫曾求音乐，每思涸则奏乐，神逸则著文。

……

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王）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

……

（李）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

……

温庭筠者，太原人，本名岐，字飞卿。大中初，应进士。苦心砚席，尤长于诗赋。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测艳之词

……

（司空）图既脱柳璨之祸还山，乃预为寿藏终制。……图布衣鸠杖，出则以女家人鸾台自随。岁时村社雩祭祠祷，鼓舞会集，图必造之，与野老同席，曾无傲色。

卷一百九十一 方伎列传

李嗣真，滑州匡城人也。父彦琮，赵州长史。嗣真博学晓音律，兼善阴阳推算之术。……时章怀太子居春宫，嗣真尝于太清观奏乐，谓道士刘概、辅俨曰："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概、俨曰："此太子所作《宝庆乐》也。"居数日，太子废为庶人。

……

时又有雍州人裴知古，善于音律。长安中为太乐丞。神龙元年正月，春享西京太庙，知古预其事。谓万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谐和，当有吉庆之事，其在唐室子孙乎？"其月，中宗即位，复改国为唐。知古又能听婚夕环佩之声，知其夫妻终始。后卒于太乐令。

……

高宗在东宫，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经院，内出大幡，敕《九部乐》及京城诸寺幡盖众伎，送玄奘及所翻经像、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

卷一百九十二 隐逸列传

潘师正，赵州赞皇人也。少丧母，庐于墓侧，以至孝闻。大业中，度为道士，……初置奉天宫，帝令所司于逍遥谷口特开一门，号曰仙游门；又于苑北面置寻真门，皆为师正立名焉。时太常奏新造乐曲，帝又令以《祈仙》、《望仙》、《翘仙》为名。

卷一百九十四上 突厥列传

武德元年，始毕使骨咄禄特勤来朝，宴于太极殿，奏《九部乐》，赉锦彩布绢各有差。

卷一百九十五 回纥列传

元帅雍王领子昂等从而见之，可汗责雍王不于帐前舞蹈，礼倨。子昂辞以元帅是嫡孙，两宫在殡，不合有舞蹈。回纥宰相及车鼻将军庭诘曰："唐天子与登里可汗约为兄弟，今可汗即雍王叔，叔侄有礼数，何得不舞蹈？"子昂苦辞以身有丧礼，不合。又报云："元帅即唐太子也，太子即储君也，岂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前舞蹈。"

卷一百九十六 吐蕃列传

长安二年，赞普率众万余人寇悉州，都督陈大慈与贼凡四战，皆破之，斩首千余级。于是吐蕃遣使论弥萨等入朝请求和，则天宴之于麟德殿，奏百戏于殿庭。论弥萨曰："臣生于边荒，由来不识中国音乐，乞放臣亲观。"则天许之。于是论弥萨等相视笑忭拜谢曰："臣自归投圣朝，前后礼数优渥，又得亲观奇乐，一生所未见。自顾微琐，何以仰答天恩，区区褊心，唯愿大家万岁。"

卷一百九十七 南蛮、西南蛮列传

武德六年，其王范梵志遣使来朝。八年，又遣使献方物。高祖为设《九部乐》以宴之，及赐其王锦彩。

……

婚姻之礼，以牛酒为聘。女归夫家，皆母自送之。女夫惭，逃避经旬方出。宴聚则击铜鼓，吹大角，歌舞以为乐。好带刀剑，未尝舍离。

……

古未尝通中国。贞元中，其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十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

卷一百九十八 西戎列传

泥婆罗国，在吐蕃西。……以板为屋，壁皆雕画。俗重博戏，好吹蠡击鼓。

……

康国，即汉康居之国也。……人多嗜酒，好歌舞于道路。……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

（中天竺）人皆深目长鼻。致敬极者，舐足摩踵。家有奇乐倡伎。

自开元十年至天宝六载，凡十遣使来朝，并献方物。四月，遣使献玛瑙床。九年四月，献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

卷一百九十九上 东夷列传

贞观五年，遣使献女乐二人，皆鬒发美色。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声色之娱，不如好德。且山川阻远，怀土可知。近日林邑献白鹦鹉，尚解思乡，诉请还国。鸟犹如此，况人情乎！朕愍其远来，必思亲戚，宜付使者，听遣还家。"

卷一百九十九下 北狄列传

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日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

（大历）十二年正月，遣使献日本国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

卷两百上 安禄山列传

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

卷两百上 高尚列传

会田乾真自潼关至，晓谕禄山曰："自古帝王，皆有胜败，……尚、庄等皆佐命元勋，何得隔绝不与相见，令其忧惧？只此数人，岂不能为患乎？外间闻之，必心摇动。"禄山喜曰："阿浩，非汝谁能开豁我心里事，今无忧矣！为之奈何？"乾真曰："不如唤取慰劳之。"遂召尚等饮宴作乐，禄山自唱歌以送酒，待之如初。

17

《新唐书》

225卷

宋·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是由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编撰的。庆历五年（1045），宋仁宗下诏开局修《唐书》，至嘉祐五年（1060）最后完成。全书由纪、志、表、传四部分组成，共225卷。《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首先，《新唐书》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没有的《仪卫志》、《兵志》。其他几个志也各增补了新资料，质量多在《旧唐书》之上。

乐志中有对初唐五礼形制行程过程的详细记录，这对后世研究唐代开国时期对自我形象的认知和塑造有生动的依据。有关『大傩』之礼的记录，既能看出这一古老礼种在唐代的传承，又能看出有唐一代自身的时代特点。在『礼乐十一』中所言『三代既亡，礼乐失其本，至其声器、有司之守，亦以散亡。自汉以来，历代莫不有乐，作者各因其所学，虽清浊高下时有不同，然不能出于法数。至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则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实则道出了一代自有一代乐舞的历史规律。文献中述及唐代特创之舞《七德舞》即《秦王破阵乐》，详述其舞图、结构、表演记载。初唐三大舞的缘起消亡亦有明文记载。

卷二 太宗本纪

……（武德四年二月）高祖以谓太宗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乃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增邑户至三万，赐衮冕、金辂、双璧、黄金六千斤，前后鼓吹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

卷三 高宗本纪

……（显庆元年正月）丙戌，禁胡人为幻戏者。……

卷四 中宗本纪

……（神龙元年十一月）己丑，幸洛城南门，观泼寒胡戏。……

……

（景龙）四年正月丙寅，及皇后微行以观灯，遂幸萧至忠第。丁卯，微行以观灯，幸韦安石、长宁公主第。……

卷五 睿宗本纪

……（景云二年）十二月丁未，作泼寒胡戏。

……（先天元年正月）己卯，幸安福门观乐，三日而止。……

卷七 德宗本纪

……（大历十四年闰五月）癸未，罢梨园乐工三百人、剑南贡生春酒。……丁亥，出宫人，放舞象三十有二于荆山之阳。……

卷七 顺宗本纪

……后侍宴鱼藻宫，张水嬉彩舰，宫人为棹歌，众乐间发，德宗欢甚，顾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诵《诗》"好乐无荒"以为对。……

……

……（贞元二十一年三月）癸酉，放后宫及教坊女妓六百人。……

卷八 穆宗本纪

……（元和十五年二月）幸丹凤楼观俳优。丁亥，幸左神策军观角觝、倡戏。……九月辛丑，观竞渡、角觝于鱼藻宫，用乐。……

……（长庆元年）二月乙亥，观乐于麟德殿。丙子，观神策诸军杂伎。……

卷八 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本纪

（长庆四年）二月辛巳，始听政。……丁未，击鞠于中和殿。戊申，击鞠于飞龙院。……己酉，击鞠，用乐。……

四月丙申，击鞠于清思殿。梁坊匠张韶反，幸左神策军，韶伏诛。

（宝历元年）五月庚戌，观竞渡于鱼藻宫。……

二年正月甲戌，发神策六军穿池于禁中。……

三月戊寅，观竞渡于鱼藻宫。……

五月戊寅，观竞渡于鱼藻宫。……

六月辛酉，观渔于临碧池。甲子，观驴鞠、角觝于三殿。……

八月丙午，观竞渡于新池。

九月甲戌，观百戏于宣和殿，三日而罢。……

十二月，中官刘克明反。辛丑，皇帝崩，年十八。

卷八 敬宗本纪

……（宝历二年）六月辛酉，观渔于临碧池。甲子，观驴鞠、角觝于三殿。……九月甲戌，观百戏于宣和殿，三日而罢。……

卷八 文宗本纪

……（宝历二年十二月）庚申，出宫人三千，省教坊乐工、翰林伎术冗员千二百七十人，纵五坊鹰犬，停贡纂组雕镂、金筐宝饰床榻。

卷八 宣宗本纪

……（大中元年）二月癸未，以旱避正殿，减膳，理京师囚，罢太常教坊习乐，损百官食，出宫女五百人，放五坊鹰犬，停飞龙马粟。……

卷十一 礼乐志一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

及三代已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用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记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况欲识礼乐之盛，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呜呼！习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

又不能备具，所谓朝觐、聘问、射乡、食飨、师田、学校、冠婚、丧葬之礼在者几何？自梁以来，始以其当时所行傅于《周官》五礼之名，各立一家之学。

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徵，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卿韦琨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显庆礼》。其文杂以式令，而义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会。事既施行，议者皆以为非。上元三年，诏复用《贞观礼》。由是终高宗世，《贞观》、《显庆》二礼兼行。而有司临事，远引古义，与二礼参考增损之，无复定制。武氏、中宗继以乱败，无可言者，博士掌礼，备官而已。

玄宗开元十年，以国子司业韦縚为礼仪使，以掌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礼记》不刊之书，去圣久远，不可改易，而唐《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为学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为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贞元中，太常礼院修撰王泾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号，而图其坛屋陟降之序，为《郊祀录》十卷。元和十一年，秘书郎、修撰韦公肃又录开元已后礼文，损益为《礼阁新仪》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彦威为《曲台新礼》三十卷，又采元和以来王公士民昏祭丧葬之礼为《续曲台礼》三十卷。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谓“礼乐为虚名”也哉！

五礼：

一曰吉礼。……

二曰斋戒。……

三曰陈设。……

四曰省牲器。……

五曰奠玉帛。祀日，未明三刻，郊社令、良醖令各帅其属入实尊、罍，太祝以玉币置于篚，太官令帅进馔者实诸笾、豆、簠、簋于馔幔。未明二刻，奉礼郎帅赞者先入就位。赞者引御史、博士、诸太祝及令史、祝史与执事者，入自东门坛南，北向西上。奉礼郎曰："再拜。"赞者承传，御史以下皆再拜。执尊、罍、篚、幂者各就位。赞者引御史、诸太祝升坛东陛。御史一人，太祝二人，行扫除于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七人，行扫除于下。未明一刻，谒者、赞引各引群臣就门外位。太乐令帅工人、二舞以次入，文舞陈于县内，武舞立于县南。谒者引司空入，奉礼郎曰："再拜。"司空再拜，升自东陛，行扫除于上，降，行乐县于下。谒者、赞引各引群臣入就位。初，未明三刻，诸卫列大驾仗卫。侍中版奏"请中严"。乘黄令进玉辂于行宫南门外，南向。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衮冕，乘舆以出。皇帝升辂，如初。黄门侍郎奏"请进发"。至大次门外，南向。侍中请降辂。皇帝降辂，乘舆之次。半刻顷，太常博士引太常卿位于大次外，当门北向。侍中版奏"外办"。质明，皇帝服大裘而冕，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至中壝门外。殿中监进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镇珪授殿中监以进。皇帝搢大珪、执镇珪，礼部尚书与近侍者从。皇帝至版位，西向立。太常卿前奏："请再拜。"皇帝再拜。奉礼郎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曰："有司谨具，请行事。"协律郎跪，俯伏，举麾，乐舞六成。偃麾，戛敔，乐止。太常卿前奏："请再拜。"皇帝再拜。奉礼郎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诸太祝跪取玉币于篚，各立于尊所。皇帝升坛自南陛，北向立。太祝以玉币授侍中，东向以进。皇帝搢镇珪受之，跪奠于昊天上帝，俯伏，兴，少退，再拜，立于西方，东向。太祝以币授侍中以进，皇帝受币，跪奠于高祖神尧皇帝，俯伏，兴，拜，降自南陛，复于位。皇帝将奠配帝之币，谒者七人，分引献官奉玉币俱进，跪奠于诸神之位；祝史、斋郎助奠。初，众官再拜，祝史各奉毛血之豆入，各由其陛升，诸太祝迎取于坛上奠之，退立于尊所。

若宗庙，曰晨祼。享日，未明四刻，太庙令、良醖令各帅其属入实尊、罍，太官令帅进馔者实诸笾、豆、簠、簋。未明三刻，奉礼郎帅赞者先入就位。赞者引御史、博士、宫闱令、太祝及令史、祝史与执事者，入自东门，当阶间，北向西上。奉礼郎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执尊、罍、篚、幂者各就位。赞者引御史、诸太祝升自东阶，行扫除于堂上，令史、祝史行扫除于下。太庙令帅其属陈瑞物太阶之西，上瑞为前列，次瑞次之，下瑞为后，又陈伐国宝器亦如之，皆北

向西上，藉以席。未明二刻，陈腰舆于东阶之东，每室各二，皆西向北上。赞者引太庙令、太祝，宫闱令帅内外执事者，以腰舆升自东阶，入献祖室，开埳室。太祝、宫闱令奉神主各置于舆，出，置于座，次出懿祖以下神主如献祖。銮驾将至，谒者、赞者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从享群官、九庙子孙、诸方客使，皆就门外位。銮驾至大次门外，回辂南向。将军降，立于辂右。侍中请降辂，皇帝降辂，乘舆之大次。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从享之官皆就门外位。大乐令帅工人、二舞入。谒者引司空入，就位。奉礼郎曰："再拜。"司空再拜，升自东阶，行扫除于堂上，降，行乐县于下。初，司空行乐县，谒者、赞引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九庙子孙、从享群官、诸方客使入，就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顷，侍中版奏"外办"。皇帝出。太常卿引皇帝至庙门外，殿中监进镇珪，皇帝执镇圭。近侍者从入，皇帝至版位，西向立。太常卿前曰："再拜。"皇帝再拜。奉礼郎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曰："有司谨具，请行事。"协律郎举麾，鼓柷，乐舞九成。偃麾，戛敔，乐止。太常卿曰："再拜。"皇帝再拜。奉礼郎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诣罍洗，侍中跪取匜，兴，沃水；又跪取盘，兴，承水。皇帝搢珪。盥手。黄门侍郎跪，取巾于篚，兴，以帨受巾，跪奠于篚。又取瓒于篚，兴，以进，皇帝受瓒。侍中酌水奉盘，皇帝洗瓒，黄门侍郎授巾如初。黄帝拭瓒，升自阼阶，就献祖尊彝所。执尊者举幂，侍中赞酌郁酒，进献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鬯裸地奠之，俯伏，兴，少退，北向再拜。又就懿祖尊彝所，执尊者举幂，侍中取瓒于坫以进，皇帝受瓒，侍中赞酌郁酒，进懿祖神座前，南向跪，以鬯裸地奠之。次裸太祖以下，皆如懿祖。皇帝降自阼阶，复于版位。初，群官已再拜，祝史各奉毛、血及肝、膋之豆立于东门外，斋郎奉炉炭、萧、稷、黍各立于其后，以次入自正门，升自太阶。诸太祝各迎取毛、血、肝、膋于阶上，进奠于神座前。祝史退立于尊所，斋郎奉炉炭置于神座之左，其萧、稷、黍各置于其下，降，自阼阶以出。诸太祝取肝、膋燔于炉，还尊所。

六曰进熟。……斋郎以俎载牲体、稷、黍饭及爵酒，各由其陛降坛，诣柴坛，自南陛登，以币、祝版、馔物置于柴上。户内诸祝又以内官以下礼币皆从燎。奉礼郎曰："可燎。"东、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曰："礼毕。"皇帝还大次，出中壝门，殿中监前受镇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监又前受大珪。皇帝入次，谒者、赞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从祀群官、诸方客使以次出。赞者引御史、太祝以下俱

复执事位。奉礼郎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若宗庙，曰馈食。……皇帝每受，以授左右，乃跪取爵，饮，卒爵。侍中进，受虚爵，以授太祝，复于坫。皇帝降自阼阶，复于版位。文舞出，武舞入。……太常卿前奏："请再拜。"皇帝再拜。奉礼郎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乐一成止。太常卿前曰："礼毕。"皇帝出门，殿中监前受镇珪。通事舍人、谒者、赞引各引享官、九庙子孙及从享群官、诸方客使以次出。赞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复执事位。奉礼郎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以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庙令与太祝、宫闱令帅腰舆升，纳神主。其祝版燔于斋坊。

……

卷十三 礼乐志三

自周衰，礼乐坏于战国而废绝于秦。汉兴，《六经》在者，皆错乱、散亡、杂伪，而诸儒方共补缉，以意解诂，未得其真，而谶纬之书出以乱经矣。自郑玄之徒，号称大儒，皆主其说，学者由此牵惑没溺，而时君不能断决，以为有其举之，莫可废也。由是郊、丘、明堂之论，至于纷然而莫知所止。

……

古者祭天于圆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所以顺阴阳，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类也。其方位既别，而其燎坛、瘗坎、乐舞变数亦皆不同，而后世有合祭之文。则天天册万岁元年，亲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

卷十五 礼乐志五

……

（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诏夫子既称先圣，可谥曰文宣王，遣三公持节册命，以其嗣为文宣公，任州长史，代代勿绝。先时，孔庙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贞观中，废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国子监、天下州县夫子始皆南向，以颜渊配。赠诸弟子爵公侯：子渊兖公，子骞费侯，伯牛郓侯，仲弓薛侯，子有徐侯，子路卫侯，子我齐侯，子贡黎侯，子游吴侯，子夏魏侯。又赠曾参以降六十七人：参成伯，颛孙师陈伯，澹台灭明江伯，密子贱单伯，原宪原伯，公冶长莒伯，南宫适郯伯，公皙哀郳伯，曾点宿伯，颜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共伯，漆雕开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马牛向伯，樊迟樊伯，有若卞伯，公西赤邵伯，巫马期鄫伯，梁鳣梁伯，颜柳萧伯，冉孺郜伯，曹衅丰伯，伯虔邹伯，公孙龙黄伯，冉季产东平伯，秦子南少梁伯，

漆雕敛武城伯，颜子骄琅邪伯，漆雕徒父须句伯，壤驷赤北征伯，商泽睢阳伯，石作蜀郈邑伯，任不齐任城伯，公夏首亢父伯，公良孺东牟伯，后处营丘伯，秦开彭衙伯，奚容蒧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颜襄临沂伯，鄡单铜鞮伯，句井强淇阳伯，罕父黑乘丘伯，秦商上洛伯，申党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荣子旗雩娄伯，县成钜野伯，左人郢临淄伯，燕伋渔阳伯，郑子徒荥阳伯，秦非汧阳伯，施常乘氏伯，颜哙朱虚伯，步叔乘淳于伯，颜之仆东武伯，原亢籍莱芜伯，乐欬昌平伯，廉洁莒父伯，颜何开阳伯，叔仲会瑕丘伯，狄黑临济伯，邽巽平陆伯，孔忠汶阳伯，公西与如重丘伯，公西翙祝阿伯。于是二京之祭，牲太牢、乐宫县、舞六佾矣。州县之牲以少牢而无乐。

二十八年，诏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摄事，若会大祀，则用中丁，州、县之祭，上丁。上元元年，肃宗以岁旱罢中、小祀，而文宣之祭，至仲秋犹祠之于太学。永泰二年八月，修国学祠堂成，祭酒萧昕始奏释奠，宰相元载、杜鸿渐、李抱玉及常参官、六军将军就观焉。自复二京，惟正会之乐用宫县，郊庙之享，登歌而已，文、武二舞亦不能具。至是，鱼朝恩典监事，乃奏宫县于论堂，而杂以教坊工伎。贞元九年季冬，贡举人谒先师日与亲享庙同，有司言上丁释奠与大祠同，即用中丁，乃更用日谒于学。元和九年，礼部奏贡举人谒先师，自是不复行矣。

……

……

其三曰军礼。

皇帝亲征。纂严。……

乃禷于昊天上帝。……

其宜于社，造于庙，皆各如其礼而一献。……

其凯旋，则陈俘馘于庙南门之外，军实陈于其后。

其解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君臣再拜以退，而无所诏。其余皆如纂严。

若祃于所征之地，则为壝再重，以熊席祀轩辕氏。……

其軷于国门，右校委土于国门外为軷，又为瘗埳于神位西北，太祝布神位于軷前，南向。……

其所过山川，遣官告，以一献。若遣将出征，则皆有司行事。

贼平而宣露布。其日，守宫量设群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闻，承制集文武群官、客使于东朝堂，各服其服。奉礼设版位于其前，近南，文东武西，重行北向。又设客使之位。设中书令位于群官之北，

南面。吏部、兵部赞群官、客使，谒者引就位。中书令受露布置于案。令史二人绛公服。对举之以从。中书令出，就南面位，持桉者立于西南，东面。中书令取露布，称“有制”。群官、客使皆再拜。遂宣之，又再拜，舞蹈，又再拜。兵部尚书进受露布，退复位，兵部侍郎前受之。中书令入，群官、客使各还次。

……

合朔伐鼓。

其日前二刻，郊社令及门仆赤帻绛衣，守四门，令巡门监察。鼓吹令平巾帻、袴褶，帅工人以方色执麾旐，分置四门屋下，设龙蛇鼓于右。东门者立于北塾，南面；南门者立于东塾，西面；西门者立于南塾，北面；北门者立于西塾，东面。队正一人平巾帻、袴褶，执刀，帅卫士五人执五兵立于鼓外，矛在东，戟在南，斧、钺在西，槊在北。郊社令立穳于社坛四隅，以朱丝绳萦之。太史一人赤帻、赤衣，立于社坛北，向日观变。黄麾次之；龙鼓一次之，在北；弓一、矢四次之。诸兵鼓立候变。日有变，史官曰：“祥有变。”工人举麾，龙鼓发声如雷。史官曰：“止。”乃止。

其日，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废务，自府史以上皆素服，各于其厅事之前，重行，每等异位，向日立。明复而止。

贞元三年八月，日有食之，有司将伐鼓，德宗不许。太常卿董晋言：“伐鼓所以责阴而助阳也，请听有司依经伐鼓。”不报，由是其礼遂废。

大傩之礼。

选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为侲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为一队，六人为列。执事十二人，赤帻、赤衣，麻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黄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执楯；其一人为唱帅，假面，皮衣，执棒；鼓、角各十，合为一队。队别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监所部；巫师二人。以逐恶鬼于禁中。有司预备每雄鸡及酒，拟于宫城正门、皇城诸门磔攘，设祭。太祝一人，斋郎三人，右校为瘗埳，各于皇城中门外之右。前一日之夕，傩者赴集所，具其器服以待事。

其日未明，诸卫依时刻勒所部，屯门列仗，近仗入陈于阶。鼓吹令帅傩者各集于宫门外。内侍诣皇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备，请逐疫。”出，命寺伯六人，分引傩者于长乐门、永安门以入，至左右上阁，鼓噪以进。方相氏执戈扬楯唱，侲子和，曰：“甲作食殅，胇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一十二神追恶凶，赫

汝躯，拉汝干，节解汝肉，抽汝肺肠，汝不急去，后者为粮。”周呼讫，前后鼓噪而出，诸队各趋顺天门以出，分诣诸城门，出郭而止。

傩者将出，祝布神席，当中门地南向。出讫，宰手、斋郎疈牲匈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斋郎酌清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于座右，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臣姓名昭告于太阴之神。”兴，尊版于席，乃举牲并酒瘗于埳。

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而会。

……

其日，将士填诸街，勒所部列黄麾大仗屯门及陈于殿庭，群官就次。侍中版奏：“请中严。”诸侍卫之官诣阁奉迎，吏部兵部主客户部赞群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引四品以下及诸亲、客等应先置者入就位。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衮冕，冬至则服通天冠、绛纱袍，御舆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宝郎奉宝置于前，公、王以下及诸客使等以次入就位。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上公一人诣西阶席，脱舄，跪，解剑置于席，升，当御座前，北面跪贺，称：“某官臣某言：元正首祚，景福惟新，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与天同休。”（冬至云：“天正长至，伏惟陛下如日之升。”）乃降阶诣席，跪，佩剑，俯伏，兴，纳舄，复位。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诏，降，诣群官东北，西面，称“有制”。在位者皆再拜。宣制曰：“履新之庆，与公等同之。”（冬至云：“履长。”）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

……

冬至，不奏祥瑞，无诸方表。其会，则太乐令设登歌于殿上，二舞入，立于县南。尚舍设群官升殿者座：……皇帝改服通天冠、绛纱袍，御舆出自西房，即御座。典仪一人升就东阶上，通事舍人引公、王以下及诸客使以次入就位。侍中进，当御座前北面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延诸公、王等升。”又侍中称：“制曰可。”侍中诣东阶上，西面，称：“制延公、王等升殿上。”典仪承传，阶下赞者又承传，在位者皆再拜。应升殿者诣东、西阶，至解剑席，脱舄，解剑，升。上公一人升阶，少东，西面，立于座后。光禄卿进诣阶间，跪奏称：“臣某言：请赐群臣上寿。”侍中称：“制曰可。”光禄卿退，升诣酒尊所，西向立。上公诣酒尊所，北面。尚食酌酒一爵授上公，上公受爵，进前，北面授殿中监，殿中监受爵，进，置御前，上公退，北面跪称：“某官臣某等稽首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长至。”），臣某等不胜大

庆，谨上千秋万岁寿。”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立于席后。侍中前承制，退称：“敬举公等之觞。”在位者又再拜。殿中监取爵奉进，皇帝举酒，在位者皆舞蹈，三称万岁。皇帝举酒讫，殿中监进，受虚爵，以授尚食，尚食受爵于坫。

初，殿中监受虚爵，殿上典仪唱：“再拜。”阶下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上公就座后立，殿上典仪唱：“就座。”阶下赞者承传，俱就座。歌者琴瑟升坐，笙管立阶间。尚食进，酒至阶，殿上典仪唱：“酒至，兴。”阶下赞者承传，坐者皆俯伏，起，立于席后。殿中监到阶省酒，尚食奉酒进，皇帝举酒。太官令又行群官酒，酒至，殿上典仪唱：“再拜。”阶下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搢笏受觯。殿上典仪唱：“就座。”阶下赞者承传，皆就座。皇帝举酒，尚食进，受虚爵，复于坫。觞行三周，尚食进御食，食至阶，殿上典仪唱：“食至，兴。”阶下赞者承传，坐者皆起，立座后。殿中监到阶省桉，尚食品尝食讫，以次进置御前。太官令又行群安桉，设食讫，殿上典仪唱：“就座。”阶下赞者承传，皆就座。皇帝乃饭，上下俱饭。御食毕，仍行酒，遂设庶羞，二舞作。若赐酒，侍中承诏诣东阶上，西面称：“赐酒。”殿上典仪承传，阶下赞者又承传，坐者皆起，再拜，立，受觯，就席坐饮，立，授虚爵，又再拜，就座。酒行十二遍。

……

皇帝若服翼善冠、袴褶，则京官袴褶，朝集使公服。设九部乐，则去乐县，无警跸。太乐令帅九部伎立于左、右延明门外，群官初唱万岁，太乐令即引九部伎声作而入，各就座，以次作。

三代既亡，礼乐失其本，至其声器、有司之守，亦以散亡。自汉以来，历代莫不有乐，作者各因其所学，虽清浊高下时有不同，然不能出于法数。至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则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

自汉、魏之乱，晋迁江南，中国遂没于夷狄。至隋灭陈，始得其乐器，稍欲因而有作，而时君褊迫，不足以堪其事也。是时郑译、牛弘、辛彦之，何妥、蔡子元、于普明之徒，皆名知乐，相与撰定。依京房六十律。因而六之，为三百六十律，以当一岁之日，又以一律为七音，音为一调，凡十二律为八十四调，其说甚详。而终隋之世，所用者黄钟一宫，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调而已。

《记》曰：“功成作乐，盖王者未作乐之时，必因其旧而用之。唐兴即用隋乐。武德九年，始诏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琎等定乐。初，

隋用黄钟一宫，惟击七钟，其五钟设而不击，谓之哑钟。唐协律郎张文收乃依古断竹为十二律，高祖命与孝孙吹调五钟，叩之而应，由是十二钟皆用。孝孙又以十二月旋相为六十声、八十四调。其法，因五音生二变，因变徵为正徵，因变宫为清宫。七音起黄钟，终南吕，迭为纲纪。黄钟之律，管长九寸，王于中宫土。半之，四寸五分，与清宫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变，循环无间。故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徵、五徵、六羽、七变宫，其声繇浊至清为一均。凡十二宫调，皆正宫也。正宫声之下，无复浊音，故五音以宫为尊。十二商调，调有下声一，谓宫也。十二角调，调有下声二，宫、商也。十二徵调，调有下声三，宫、商、角也。十二羽调，调有下声四，宫、商、角、徵也。十二变徵调，居角音之后，正徵之前。十二变宫调，在羽音之后，清宫之前。雅乐成调，无出七声，本宫递相用。唯乐章则随律定均，合以笙、磬，节以钟、鼓。乐既成，奏之。

太宗谓侍臣曰："古者圣人沿情以作乐，国之兴衰，未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陈将亡也。有《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有《伴侣曲》，闻者悲泣，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以是观之，亦乐之所起。"帝曰：夫声之所感，各因人之哀乐。将亡之政，其民苦，故闻以悲。今《玉树》、《伴侣》之曲尚存，为公奏之，知必不悲。"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孔子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在音也。"十一年，张文收复请重正余乐，帝不许，曰："朕闻人和则乐和，隋末丧乱，虽改音律而乐不和。若百姓安乐，金石自谐矣。"

文收既定乐，复铸铜律三百六十、铜斛二、铜秤二、铜瓯十四、秤尺一。斛左右耳与臀皆方，积十而登，以至于斛，与古玉尺、玉斗同。皆藏于太乐署。武后时，太常卿武延秀以为奇玩，乃献之。及将考中宗庙乐，有司奏请出之，而称尺已亡，其迹犹存，以常用度量校之，尺当六之五，量、衡皆三之一。至肃宗时，山东人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辅国献之，云："太常诸乐调皆下，不合黄钟，请悉更制诸钟磬。"帝以为然，乃悉取太常诸乐器入于禁中，更加磨剡，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观之，以还太常。然以汉律考之，黄钟乃太簇也，当时议者以为非是。

其后黄巢之乱，乐工逃散，金奏皆亡。昭宗即位，将谒郊庙，有司不知乐县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孙按周法以算数除镈钟轻重高印，黄钟九寸五分，倍应钟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图上口项之量及径衡之围。乃命铸镈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宰相张浚为脩奉乐县使，求知声者，得处士萧承训等，校石磬，合而击拊之，音遂谐。

唐为国而作乐之制尤简，高祖、太宗即用隋乐与孝孙、文收所定而已。其后世所更者，乐章舞曲。至于昭宗，始得盈孙焉，故其议论罕所发明。若其乐歌庙舞，用于当世者，可以考也。

乐县之制，宫县四面，天子用之。若祭祀，则前祀二日，……

……

初，祖孝孙已定乐，乃曰大乐与天地同和者也，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数，号《大唐雅乐》：一曰《豫和》二曰《顺和》，三曰《永和》，四曰《肃和》，五曰《雍和》，六曰《寿和》，七曰《太和》，八曰《舒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用于郊庙、朝廷，以和人神。孝孙已卒，张文收以为《十二和》之制未备，乃诏有司釐定，而文收考正律吕，超居郎吕才叶其声音，乐曲遂备。自高宗以后，稍更其曲名。开元定礼，始复遵用孝孙《十二和》。其著于礼者：

一曰《豫和》，以降天神。冬至祀圆丘，上辛祈谷，孟夏雩，季秋享明堂，朝日，夕月，巡狩告于圆丘，燔柴告至，封祀太山，类于上帝，皆以圜钟为宫，三奏；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气，黄帝以黄钟为宫。赤帝以函钟为徵，白帝以太簇为商，黑帝以南吕为羽，青帝以姑洗为角，皆文舞六成。

二曰《顺和》，以降地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社，巡狩告社，宜于社，禅社首，皆以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于山川，以蕤宾为宫，三奏。

三曰《永和》，以降人鬼。时享、禘祫，有事而告谒于庙，皆以黄钟为宫，三奏；大吕为角，太簇为征，应钟为羽，各二奏。文舞九成。祀先农，皇太子释奠，皆以姑洗为宫，文舞三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兼天地人，以黄钟奏《豫和》，蕤宾、姑洗、太族奏《顺和》，无射、夷则奏《永和》，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

四曰《肃和》，登歌以奠玉帛。于天神，以大吕为宫；于地祇，以应钟为宫；于宗庙，以圜钟为宫；祀先农、释奠，以南吕为宫；望于山川，以函钟为宫。

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黄钟为宫；地祇之俎，以太簇为宫；人鬼之俎，以无射为宫。又以彻豆。凡祭祀，俎入之后，接神之曲亦如之。

六曰《寿和》，以酌献、饮福。以黄钟为宫。

七曰《太和》，以为行节。亦以黄钟为宫。凡祭祀，天子入门而即位，与其升降，至于还次，行则作，止则止。其在朝廷，天子将自内出，撞黄钟之钟，右五钟应，乃奏之，其礼毕，兴而入，撞蕤宾之种，左五钟应，乃奏之。皆以黄钟为宫。

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群后、国老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宫臣，出入门则奏之。皆以太族之商。

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举酒。

十曰《休和》，皇帝以饭，以肃拜三老，皇太子亦以饭。皆以其月之律均。

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册以行。

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宫，有会以行。若驾出，则撞黄钟，奏《太和》。出太极门而奏《采茨》，至于嘉德门而止。其还也亦然。

初，隋有文舞、武舞，至祖孝孙定乐，更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凯安》，舞者各六十四人。文舞：左籥右翟，与执纛而引者二人，皆委貌冠，黑素，绛领，广袖，白绔，革带，乌皮履。武舞：左干右戚，执旌居前者二人，执鼗执铎皆二人，金錞二，舆者四人，奏者二人，执铙二人，执相在左，执雅在右，皆二人夹导，服平冕，余同文舞。朝会则武弁，平巾帻，广袖，金甲，豹文绔，乌皮鞾。执干戚夹导，皆同郊庙。凡初献，作文舞之舞；亚献、终献，作武舞之舞。太庙降神以文舞，每室酌献，各用其庙之舞。禘祫迁庙之主合食，则舞亦如之。仪凤二年，太常卿韦万石定《凯安舞》六变：一变象龙兴参墟；二变象克定关中；三变象东夏宾服；四变象江淮平；五变象獫狁伏从；六变复位以崇。象兵还振旅。

初，太宗时，诏秘书监颜师古等撰定弘农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六庙乐曲舞名。其后变更不一，而自献祖而下庙舞，略可见也。献祖曰《光大之舞》，懿祖曰《长发之舞》，太祖曰《大政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大明之舞》，太宗曰《崇德之舞》，高宗曰《钧天之舞》，中宗曰《太和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大明之舞》，太宗曰《崇德之舞》，高宗曰《钧天之舞》，中宗曰《太和之舞》，睿宗曰《景云之舞》，玄宗曰《大运之舞》，肃宗曰《惟新之舞》，代宗曰《保大之舞》，德宗曰《文明之舞》，顺宗曰《大顺之舞》，宪宗曰

《象德之舞》，穆宗曰《和宁之舞》，敬宗曰《大钧之舞》，文宗曰《文成之舞》，武宗曰《大定之舞》，昭宗曰《咸宁之舞》，其余阙而不著。

唐之自制乐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

《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阵乐》。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及即位，宴会必奏之，谓侍臣曰："虽发扬蹈厉，异乎文容，然功业由之，被于乐章，示不忘本也。"右仆射封德彝曰："陛下以圣武戡难，陈乐象德，文容岂足道也！"帝矍然曰："朕虽以武功兴，终以文德绥海内，谓文容不如蹈厉，斯过矣。"乃制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交错屈伸，以象鱼丽、鹅鹳。命吕才以图教乐工百二十八人，被银甲执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后令魏徵与员外散骑常侍褚亮、员外散骑常侍虞世南、太子右庶子李百药更制歌辞，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观者皆扼腕踊跃，诸将上寿，群臣称万岁，蛮夷在庭者请相率以舞。太常卿萧瑀曰："乐所以美盛德，形容而有所未尽，陛下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原图其状以识。"帝曰："方四海未定，攻伐以平祸乱，制乐阵其梗概而已。若备写禽获，今将相有尝为其臣者，观之有所不忍，我不为也。"自是元日、冬至朝会庆贺，与《九功舞》同奏。舞人更以进贤冠，虎文袴，螣蛇带，乌皮鞾，二人执旌居前。其后更号《神功破阵乐》。

《九功舞》者，本名《功成庆善乐》。太宗生于庆善宫，贞观六年幸之，宴从臣，赏赐闾里，同汉沛、宛。帝欢甚，赋诗，起居郎吕才被之管弦，名曰《功成庆善乐》，以童儿六十四人，冠进德冠，紫袴褶，长袖，漆髻，屣履而舞，号《九功舞》。进蹈安徐，以象文德。麟德二年诏："郊庙、享宴奏文舞，用《功成庆善乐》，曳履，执绋，服袴褶，童子冠如故，武舞用《神功破阵乐》，衣甲，持戟，执纛者被金甲，八佾，加箫、笛、歌鼓，列坐县南，若舞即与宫县合奏。其宴乐二舞仍别设焉。"

《上元舞》者，高宗所作也。舞者百八十人，衣画云五色衣，以象元气。其乐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庆云》之曲，大祠享皆用之。至上元三年，诏："惟圆丘，方泽、太庙乃用，余皆罢。"又曰："《神功破阵乐》不入雅乐，《功成庆善乐》不可降神，亦皆罢。"而效庙用《治康》、《凯安》如故。

仪凤二年，太常卿韦万石奏："请作《上元舞》，兼奏《破阵》、《庆善》二舞。而《破阵乐》五十二遍，著于雅乐者二遍；《庆善乐》五十遍，

著于雅乐者一遍;《上元舞》二十九遍,皆著于雅乐。”又曰:“《云门》、《大咸》、《大磬》、《大夏》,古文舞也。《大濩》、《大武》,古武舞也。为国家者,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舞;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神功破阵乐》有武事之象,《功成庆善乐》有文事之象,用二舞,请先奏《神功破阵乐》。”初,朝会常奏《破阵舞》,高宗即位,不忍观之,乃不设。后幸九成宫,置酒,韦万石曰:“《破阵乐》舞,所以宣扬祖宗盛烈,以示后世,自陛下即位,寝而不作者久矣。礼,天子亲总干戚,以舞先祖之乐。今《破阵乐》久废,群下无所称述,非所以发孝思也。”帝复令奏之,舞毕,叹曰:“不见此乐垂三十年,追思王业勤劳若此,朕安可忘武功邪!”群臣皆称万岁。然遇飨燕奏二乐,天子必避位,坐者皆兴。太常博士裴守真以谓“奏二舞时,天子不宜起立”。诏从之。及高宗崩,改《治康舞》曰《化康》以避讳。武后毁唐太庙。《七德》、《九功》之舞皆亡,唯其名存。自后复用隋文舞、武舞而已。

燕乐。高祖即位,仍隋制设九部乐:《燕乐伎》,乐工舞人无变者。《清商伎》者,隋清乐也。有编钟,编磬、独弦琴,击琴、瑟、秦琵琶、卧箜篌、筑、筝、节鼓皆一;笙、笛、箫、篪、方响、跋膝皆二。歌二人,吹叶一人,舞者四人,并习《巴渝舞》。《西凉伎》,有编钟、编磬皆一;弹筝、搊筝,臣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萧、觱篥、小觱篥、笛、横笛、腰鼓、齐鼓、檐鼓皆一;铜钹二,贝一。白舞一人,方舞四人。《天竺伎》,有铜鼓,羯鼓、都昙鼓、毛员鼓,觱篥,横笛,凤首箜篌,琵琶、五弦,贝,绋一;铜钹二,舞者二人。《高丽伎》,有弹筝、搊筝、凤首箜篌、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以蛇皮为槽,厚寸余,有鳞甲。楸木为面,象牙为捍拨,画国王形。又有五弦、义觜笛、笙、葫芦笙、箫、小觱篥、桃皮觱篥、腰鼓、齐鼓、檐鼓、龟头鼓、铁版、贝、大觱篥。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龟兹伎》,有弹筝、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笙、萧、觱篥、答腊鼓、毛员鼓、都昙鼓,侯提鼓、鸡娄鼓、腰鼓、齐鼓、檐鼓、贝,皆一;铜钹二。舞者四人。设五方师子,高丈余,饰以方色。每师子有十二人,画衣,执红拂,首加红袜,谓之师子郎。《安国伎》,有竖箜篌、琵琶、五弦、横笛、箫、觱篥、正鼓、和鼓、铜钹,皆一;舞者二人。《疏勒伎》,有坚箜篌、琵琶、五弦、箫、横笛、觱篥、答腊鼓、羯鼓、侯提鼓、腰鼓、鸡娄鼓,皆一;舞者二人。《康国伎》,有正鼓、和鼓,皆一;笛、铜钹,皆二。舞者二人。工人之服皆从其国。

隋乐,每奏九部乐终,辄奏《文康乐》,一曰《礼毕》。太宗时,命削去之,其后遂亡。及平高昌,收其乐。有竖箜篌、铜角,一;琵琶、五弦、横笛、箫、觱篥、答腊鼓、腰鼓、鸡娄鼓、羯鼓,皆二人。工

人布巾，袷袍，锦襟，金铜带，画绔。舞者二人，黄袍袖，练襦，五色绦带，金铜耳珰；赤鞾。自是初有十部乐。

其后因内宴，诏长孙无忌制《倾杯曲》，魏徵制《乐社乐曲》，虞世南制《英雄乐曲》。帝之破窦建德也。乘马名黄骢骠，及征高丽，死于道，颇哀惜之，命乐工制《黄骢叠曲》四曲，皆宫调也。

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旧以木拨弹，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太宗悦甚，后人习为搊琵琶。

高宗即位，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谊为《景云河清歌》，亦名燕乐。有玉磬、方响、搊筝、筑、卧箜篌、大小箜篌、大小琵琶、大小五弦、吹叶、大小笙、大小觱篥、箫、铜钹、长笛、尺八、短笛，皆一；毛员鼓、连鼗鼓、桴鼓、贝，皆二。每器工一人，歌二人。工人绛袍，金带，乌鞾。舞者二十人。分四部：一《景云舞》，二《庆善舞》，三《破阵舞》，四《承天舞》。《景云乐》，舞八人，五色云冠，锦袍，五色裤，金铜带。《庆善乐》，舞四人，紫袍，白裤。《破陈乐》，舞四人，绫袍，绛裤。《承天乐》，舞四人，进德冠，紫袍，白裤。《景云舞》，元会第一奏之。

高宗以琴曲浸绝，虽有传者，复失宫商，令有司修习。太常丞吕才上言："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是知琴操曲弄皆合于歌。今以御《雪诗》为《白雪歌》。古今奏正曲复有送声，君唱臣和之义，以群臣所和诗十六韵为送声十六节。"帝善之，乃命太常著于乐府。才复撰《琴歌》、《白雪》等曲，帝亦制歌词十六，皆著乐府。

帝将伐高丽，燕洛阳城门，观屯营教舞，按新征用武之势，名曰《一戎大定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槊而舞，歌者和之，曰"八弦同轨乐。"象高丽平而天下大定也。及辽东平，行军大总管李勣作《夷美宾》之曲以献。

调露二年，幸洛阳城南楼，宴群臣，太常奏《六合还淳》之舞，其容制不传。

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后也，于是命乐工制道调。

自周、陈以上，雅郑淆杂而无别，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当"。

凡所谓俗乐者，二十有八调：正宫、高宫、中吕宫、道调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为七宫；越调、大食调、高大食调、双调、小食调、歇指调、林钟商为七商；大食角、高大食角，双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为七角；中吕调、正平调、高平调、仙吕调，黄钟羽。

般涉调、高般涉为七羽。皆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则益浊，上则益清，慢者过节，急者流荡。其后声器浸殊，或有宫调之名，或以倍四为度，有与律吕同名，而声不近雅者。其宫调乃应夹钟之律，燕设用之。

丝有琵琶、五弦、箜篌、筝，竹有觱篥、箫、笛，匏有笙，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则附革而为鞚，木有拍板、方响，以体金应石而备八音。倍四本属清乐，形类雅音，而曲出于胡部。复有银字之名，中管之格，皆前代应律之器也。后人失其传，而更以异名，故俗部诸曲，悉源于雅乐。

周、隋管弦杂曲数百，皆西凉乐也。鼓舞曲，皆龟兹乐也。唯琴工犹传楚、汉旧声及《清调》，蔡邕五弄、楚调四弄，谓之九弄。隋亡，清乐散缺，存者才六十三曲。其后传者:《平调》、《清调》，周《房中乐》遗声也;《白雪》，楚曲也;《公莫舞》，汉舞也;《巴渝》，汉高帝命工人作也;《明君》，汉元帝时作也;《明之君》，汉《鞞舞》曲也;《铎舞》，汉曲也;《白鸠》，吴《拂舞》曲也;《白纻》，吴舞也;《子夜》，晋曲也;《前溪》，晋车骑将军沈玩作也;《团扇》，晋王珉歌也;《懊侬》，晋隆安初谣也;《长史变》，晋司徒左长史王廞作也;《丁督护》，晋、宋间曲也;《读曲》，宋人为彭城王义康作也;《乌夜啼》，宋临川王义庆作也;《石城》，宋臧质作也;《莫愁》《石城乐》所出也;《襄阳》，宋随王诞作也;《乌夜飞》，宋沈攸之作也;《估客乐》，齐武帝作也;《杨叛》，北齐歌也;《骁壶》，投壶乐也;《常林欢》，宋、梁间曲也;《三洲》，商人歌也;《采桑》，《三洲曲》所出也;《玉树后庭花》、《堂堂》，陈后主作也;《泛龙舟》，隋炀帝作也。又有《吴声四时歌》、《雅歌》、《上林》、《凤雏》、《平折》、《命啸》等曲，其声与其辞皆讹失，十不传其一二。

盖唐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杂用于燕乐，其他诸曲出于一时之作，虽非纯雅，尚不至于淫放。武后之祸，继以中宗昏乱，固无足言者。玄宗为平王，有散乐一部，定韦后之难，颇有预谋者。及即位，命宁王主藩邸乐，以亢太常，分两朋以角优劣。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居新声、散乐、倡优之伎，有谐谑而赐金帛朱紫者，酸枣县尉袁楚客上疏极谏。

初，帝赐第隆庆坊，坊南之地变为池，中宗常泛舟以厌其祥。帝即位，作《龙池乐》，舞者十有二人，冠芙蓉冠，蹑履，备用雅乐，唯无磬。又作《圣寿乐》，以女子衣五色绣襟而舞之。又作《小破阵乐》，舞者被甲胄。又作《光圣乐》，舞者乌冠、画衣，以歌王迹所兴。又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太常阅坐部，不可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立部伎八：一《安舞》，二《太平乐》，三《破阵乐》，四《庆善乐》，五《大定乐》，

六《上元乐》，七《圣寿乐》，八《光圣乐》。《安舞》、《太平乐》，周、隋遗音也。《破阵乐》以下皆用大鼓，杂以龟兹乐，其声震厉。《大定乐》又加金钲。《庆善舞》颛用西凉乐，声颇闲雅。每享郊庙，则《破阵》、《上元》、《庆善》三舞皆用之。坐部伎六：一《燕乐》，二《长寿乐》，三《天授乐》，四《鸟歌万岁乐》，五《龙池乐》，六《小破阵乐》。《天授》、《鸟歌》，皆武后作也。天授，年名。鸟歌者，有鸟能人言万岁，因以制乐。自《长寿乐》以下，用龟兹舞，唯《龙池乐》则否。

是时，民间以帝自潞州还京师，举兵夜半诛韦皇后，制《夜半乐》、《还京乐》二曲。帝又作《文成曲》，与《小破阵乐》更奏之。其后，河西节度使杨敬忠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终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将毕，引声益缓。帝方浸喜神仙之事，诏道士司马承祯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会元制《大罗天曲》，工部侍郎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太清宫成，太常卿韦縚制《景云》、《九真》、《紫极》、《小长寿》、《承天》、《顺天乐》六曲，又制商调《君臣相遇乐》曲。

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铙、钹、钟、磬、幢箫、琵琶。琵琶圆体修颈而小，号曰“秦汉子”，盖弦鼗之遗制，出于胡中，传为秦、汉所作。其声金、石、丝、竹以次作，隋炀帝厌其声澹，曲终复加解音。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帝又好羯鼓，而宁王善吹横笛，达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帝尝称：“羯鼓，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方也。”盖本戎羯之乐，其音太蔟一均，龟兹、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声焦杀，特异众乐。

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明年，安禄山反，凉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

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

玄宗又尝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倾杯》数十曲，壮士举榻，马不动。乐工少年姿秀者十数人，衣黄衫、文玉带，立左右。每千秋节，舞于勤政楼下，后赐宴设酺，亦会勤政楼。其日未明，金吾引驾骑，北衙四军陈仗，列旗帜，被金甲、短后绣袍。太常卿引雅乐，每部数十人，间以胡夷之技。内闲厩使引戏马，五坊使引象、犀，入场拜舞。宫人数百衣锦绣衣，出帷中，击雷鼓，奏《小破阵乐》，岁

以为常。

千秋节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节，而君臣共为荒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其后巨盗起，陷两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离宫苑囿遂以荒堙，独其余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盖其事适足为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复著其详。自肃宗以后，皆以生日为节，而德宗不立节，然止于群臣称觞上寿而已。

代宗繇广平王复二京，梨园供奉官刘日进制《宝应长宁乐》十八曲以献，皆宫调也。

大历元年，又有《广平太一乐》。《凉州曲》，本西凉所献也，其声本宫调，有大遍、小遍。贞元初，乐工康昆仑寓其声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号《玉宸宫调》，合诸乐，则用黄钟宫。其后方镇多制乐舞以献。河东节度使马燧献《定难曲》。昭义军节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诞辰未有大乐，乃作《继天诞圣乐》，以宫为调，帝因作《中和乐舞》。山南节度使于頔又献《顺圣乐》，曲将半，而行缀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伎为佾舞，雄健壮妙，号《孙武顺圣乐》。

文宗好雅乐，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云韶乐》有玉磬四虡，琴、瑟、筑、箫、篪、籥、跋膝、笙、竽皆一，登歌四人，分立堂上下，童子五人，绣衣执金莲花以导，舞者三百人，阶下设锦筵，遇内宴乃奏。谓大臣曰："笙磬同音，沈吟忘味，不图为乐至于斯也。"自是臣下功高者，辄赐之。乐成，改法曲为仙韶曲。会昌初，宰相李德裕命乐工制《万斯年曲》以献。

大中初，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宣宗每宴群臣，备百戏。帝制新曲，教女伶数十百人，衣珠翠缇绣，连袂而歌，其乐有《播皇猷》曲，舞者高冠方履，褒衣博带，趋走俯仰，中于规矩。又有《葱岭西曲》，士女蹹歌为队，其词言葱岭之民乐河，湟故地归唐也。

咸通间，诸王多习音声、倡优杂戏，天子幸其院，则迎驾奏乐。是时，藩镇稍复舞《破阵乐》，然舞者衣画甲，执旗旆，才十人而已。盖唐之盛时，乐曲所传，至其末年，往往亡缺。

周、隋与北齐、陈接壤，故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南蛮有扶南、天竺、南诏、骠国，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乐。

中宗时，百济乐工人亡散，岐王为太常卿，复奏置之，然音伎多阙。舞者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衣履。乐有筝、笛、桃皮觱篥、箜篌、歌而已。

北狄乐皆马上之声，自汉后以为鼓吹，亦军中乐，马上奏之，故隶鼓吹署。后魏乐府初有《北歌》，亦曰《真人歌》，都代时，命宫人朝夕歌之。周、隋始与西凉乐杂奏。至唐存者五十三章，而名可解者六章而已：一曰《慕容可汗》，二曰《吐谷浑》，三曰《部落稽》，四曰《钜鹿公主》，五曰《白净王》，六曰《太子企喻》也。其余辞多可汗之称，盖燕、魏之际鲜卑歌也。隋鼓吹有其曲而不同。贞观中，将军侯贵昌，并州人，世传《北歌》，诏隶太乐，然译者不能通，岁久不可辨矣。金吾所掌有大角，即魏之"簸逻回"，工人谓之角手，以备鼓吹。

南蛮、北狄俗断发，故舞者以绳围首约发。有新声自河西至者，号胡音，龟兹散乐皆为之少息。

扶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天竺伎能自断手足，刺肠胃，高宗恶其惊俗，诏不令入中国。睿宗时，婆罗门国献人倒行以足舞，仰植銛刀，俯身就锋，历脸下，复植于背，觱篥者立腹上，终曲而不伤。又伏伸其手，二人蹑之，周旋百转。开元初，其乐犹与四夷乐同列。

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皋乃作《南诏奉圣乐》，用黄钟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执羽而舞"南诏奉圣乐"字，曲将终，雷鼓作于四隅，舞者皆拜，金声作而起，执羽稽首，以象朝觐。每拜跪，节以钲鼓。又为五均：一曰黄钟，宫之宫；二曰太蔟，商之宫；三曰姑洗，角之宫；四曰林钟，徵之宫；五曰南吕，羽之宫。其文义繁杂，不足复纪。德宗阅于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庭宴则立奏，宫中则坐奏。

十七年，骠国王雍羌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又图其舞容、乐器以献。凡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贝、丝、竹、匏、革、牙、角，大抵皆夷狄之器，其声曲不隶于有司，故无足采云。

仪卫志　卷二十三

凡鼓吹五部：一鼓吹，二羽葆，三铙吹，四大横吹，五小横吹，总七十五曲。

鼓吹部有扛鼓、大鼓、金钲小鼓、长鸣、中鸣。扛鼓十曲：一《警雷震》，二《猛兽骇》，三《鸷鸟击》，四《龙媒蹀》，五《灵夔吼》，六《雕鹗争》，七《壮士怒》，八《熊罴吼》，九《石坠崖》，十《波荡壑》。大鼓十五曲，严用三曲：一《元骥合逻》，二《元骥他固夜》、三《元骥跋至虑》。警用十二曲：一《元咳大至游》，二《阿列乾》，三《破

达析利纯》，四《贺羽真》，五《鸣都路跋》，六《他勃鸣路跋》，七《相雷析追》，八《元咳赤赖》，九《赤咳赤赖》，十《吐咳乞物真》，十一《贪大讦》，十二《贺粟胡真》。小鼓九曲：一《渔阳》，二《鸡子》，三《警鼓》，四《三鸣》，五《合节》，六《覆参》，七《步鼓》，八《南阳会星》，九《单摇》。皆以为严、警，其一上马用之。长鸣一曲三声：一《龙吟声》，二《彪吼声》，三《河声》。中鸣一曲三声：一《荡声》，二《牙声》，三《送声》。

羽葆部十八曲：一《太和》，二《休和》，三《七德》，四《驺虞》，五《基王化》，六《纂唐风》，七《厌炎精》，八《肇皇运》，九《跃龙飞》，十《殄马邑》，十一《兴晋阳》，十二《济渭险》，十三《应圣期》，十四《御宸极》，十五《宁兆庶》，十六《服遐荒》，十七《龙池》，十八《破阵乐》。

铙吹部七曲：一《破阵乐》，二《上车》，三《行车》，四《向城》，五《平安》，六《欢乐》，七《太平》。

大横吹部有节鼓二十四曲：一《悲风》，二《游弦》，三《间弦明君》，四《吴明君》，五《古明君》，六《长乐声》，七《五调声》，八《乌夜啼》，九《望乡》，十《跨鞍》，十一《间君》，十二《瑟调》，十三《止息》，十四《天女怨》，十五《楚客》，十六《楚妃叹》，十七《霜鸿引》。十八《楚歌》，十九《胡笳声》，二十《辞汉》，二十一《对月》，二十二《胡笳明君》，二十三《湘妃怨》，二十四《沈湘》。

小横吹部有角、笛、箫、笳、觱篥、桃皮觱篥六种，曲名失传。

伶工谓夜警为严。凡大驾严，夜警十二曲，中警三曲，五更严三遍。天子谒郊庙，夜五鼓过半，奏四严；车驾至桥，复奏一严。元和初，礼仪使高郢建议罢之。

卷三十四 五行志一

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

卷三十五 五行志二

永徽后，民歌《武媚娘曲》。

……

永徽末，里歌有《桑条韦也》、《女时韦也》乐。

龙朔中……又里歌有《突厥盐》。……

永淳后，民歌曰："杨柳杨柳漫头驼。"

垂拱后，东都有《契苾儿歌》，皆淫艳之词。契苾，张易之小字也。

如意初，里歌曰："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尔伤。"其后，王孝

杰败于黄獐谷。

……

元和初，童谣曰；"打麦打麦三三三。"乃转身曰："舞了也。"

……

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有《伊州》、《甘州》、《凉州》等，至其曲遍繁声，皆谓之"入破"。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以旋转便捷为巧，时又尚之。破者，盖破碎云。

卷四十六　百官志一

……太常音声人，得五品以上勋，非征讨功不除簿。……

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

卷四十七　百官志二

尚仪局　尚仪二人，掌礼仪起居。总司籍、司乐、司宾、司赞。

……

司乐、典乐、掌乐各四人，掌宫县及诸乐陈布之仪，涖其阅习。（有女史二人）

卷四十八　百官志三

太常寺

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上。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总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诸祠庙等署，少卿为之贰。……

……

协律郎二人，正八品上。……

……

太乐署

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下；乐正八人，从九品下。令掌调钟律，以供祭飨。凡习乐，立师以教，而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三等，以上礼部。十年大校，未成，则五年而校，以番上下。有故及不任供奉，则输资钱，以充伎衣乐器之用。散乐，闰月人出资钱百六十，长上者复繇役，音声人纳资者岁钱二千。博士教之，功多者为上第，功少者为中第，不勤者为下第，礼部覆之。十五年有五上考、七中考者，授散官，直本司，年满考少者，不叙。教长上弟子四考，难色二人、次难色二人业成者，进考，得难曲五十以上任供奉者为业成。习难色大部伎三年而成，次部二年而成，易色小部伎一年而成，皆入等第三为

业成。业成、行脩谨者，为助教；博士缺，以次补之。长上及别教未得十曲，给资三之一；不成者隶鼓吹署。习大小横吹，难色四番而成，易色三番而成；不成者，博士有谪。内教博士及弟子长教者，给资钱而留之。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唐改太乐为乐正，有府三人，史六人，典事八人，掌固六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散乐三百八十二人，仗内散乐一千人，音声人一万二十七人。有别教院。开成三年，改法曲所处院曰仙韶院。）

鼓吹署

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下；乐正四人，从九品下。令掌鼓吹之节。合朔有变，则帅工人设五鼓于太社，执麾旒于四门之塾，置龙床，有变则举麾击鼓，变复而止。马射，设㭊鼓金钲，施龙床。大傩，帅鼓角以助侲子之唱。（有府三人，史六人，典事四人，掌固四人。唐并清商、鼓吹为一署，增令一人。）

……

太卜署

……季冬，帅侲子堂赠大傩，天子六队，太子二队，方相氏右执戈、左执楯而导之，唱十二神名，以逐恶鬼，傩者出，磔雄鸡于宫门、城门。

卷五十三 食货志三

……齐物入为鸿胪卿，以长安令韦坚代之，兼水陆运使。坚治汉、隋运渠，起关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又于长乐坡瀕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以聚漕舟。坚因使诸舟各揭其郡名，陈其土地所产宝货诸奇物于袱上。先时民间唱俚歌曰"得体纥那邪"。其后得宝符于桃林，于是陕县尉崔成甫更《得体歌》为《得宝弘农野》。坚命舟人为吴、楚服，大笠、广袖、芒屩以歌之。成甫又广之为歌辞十阕，自衣缺后绿衣、锦半臂、红抹额，立第一船为号头以唱，集两县妇女百余人，鲜服靓妆，鸣鼓吹笛以和之。众艘以次辏楼下，天子望见大悦，赐其潭名曰广运潭。……

卷五十五 食货志五

唐世百官俸钱，会昌后不复增减，今著其数：……左右丞，侍郎，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秘书、殿中、内侍监，御史中丞，太常、宗正、大理、司农、太府、鸿胪、太仆、光禄、卫尉卿，国子祭酒，将作、少府监，太子宾客、詹事，诸府尹，大都督府

长史，都团练使、副使，上州刺史，八万；太常、宗正少卿，太子左右庶子，节度副使，刺史知军事，七万。员外郎，起居郎，通事舍人，起居舍人，著作郎，内常侍，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太常、宗正、殿中、秘书丞，大理正，国子博士，京都宫苑总监监，都水使者，太子中舍、中允，王府长史，归德将军，节度推官、支使，防御判官，上州录事参军事，畿县、上县令，四万。

太常博士，三万。太常寺协律郎，二万。

太常寺奉礼郎、太祝、郊社、太乐、鼓吹署令，四门助教，京都宫苑总监副监，九成宫总监监、主事，十六卫、六军卫佐，尚书省都事，万六千。

乐正、太乐、鼓吹署丞，三千。

卷七十六　后妃列传上

太皇虽春秋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悟其衰。俄而二齿生，下诏改元为长寿。明年，享神宫，自制大乐，舞工用九百人，以武承嗣为亚献，三思为终献。……

……

……太史迦叶志忠表上《桑条歌》十二篇，言后当受命，曰："昔高祖时，天下歌《桃李》；太宗时，歌《秦王破阵》；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条韦》，盖后妃之德专蚕桑，共宗庙事也。"乃赐志忠第一区，彩七百段。太常少卿郑愔因之被乐府。……

……

初，帝在潞，赵丽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开元初，父兄皆美官。及妃进，丽妃恩亦弛，以十四年卒，谥曰和。生太子瑛。……

……

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徙籍蒲州，遂为永乐人。幼孤，养叔父家。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后廷无当帝意者。或言妃姿质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晓音律，且智算警颖，迎意辄悟。帝大悦，遂专房宴，宫中号"娘子"，仪体与皇后等。

卷七十七　后妃列传下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葬靖陵，置令丞如它陵台。立庙，奏《坤元之舞》。敕宰相张延赏、柳浑等制乐曲，……

……

武宗贤妃王氏，邯郸人，失其世。年十三，善歌舞，得入宫中。穆宗以赐颍王。性机悟。开成末，王嗣帝位，妃阴为助画，故进号才人，遂有宠。状纤颀，颇类帝。每畋苑中，才人必从，袍而骑，校服光侈，略同至尊，相与驰出入，观者莫知孰为帝也。帝欲立为后，宰相李德裕曰："才人无子，且家不素显，恐诒天下议。"乃止。

帝稍惑方士说，欲饵药长年，后寖不豫。才人每谓亲近曰："陛下日燎丹，言我取不死。肤泽消槁，吾独忧之。"俄而疾侵，才人侍左右，帝熟视曰："吾气奄奄，情虑耗尽，顾与汝辞。"答曰："陛下大福未艾，安语不祥？"帝曰："脱如我言，奈何？"对曰："陛下万岁后，妾得以殉。"帝不复言。及大渐，才人悉取所常贮散遗宫中，审帝已崩，即自经幄下。当时嫔媛虽常妒才人专上者，返皆义才人，为之感动。宣宗即位，嘉其节，赠贤妃，葬端陵之柏城。

开成中，正月望夜，帝御咸泰殿，大然镫作乐，迎三宫太后，奉觞进寿，礼如家人，诸王、公主皆得侍。

卷七十八 宗室列传

……（河间元王孝恭平辅公祏反）玺书褒美，赐甲第一区、女乐二部、奴婢七百口、宝玩不赀。……

……

（河间元王孝恭）性奢豪，后房歌舞伎百馀，然宽恕退让，无矜伐色，太宗用是亲重之，宗室莫比也。……

陇西恭王博义，武德初，与奉慈例王。高宗时，擢累礼部尚书，特进。骄侈不循法度，伎妾数百，曳罗纨，甘粱肉，放于声乐以自娱。

卷七十九 高祖诸子列传

……（汉王元昌）附太子承乾，通馈谢。来朝京师，宿东宫，尝有丑语；又见帝侧有宫人善琵琶，乃曰："事成幸赐我。"承乾许之，割臂血盟。……

……

滕王元婴，贞观十三年始王，实封千户。为金州刺史，骄纵失度。在太宗丧，集官属燕饮歌舞，狎昵厮养；巡省部内，从民借狗求罝，所过为害；以丸弹人，观其走避则乐；城门夜开，不复有节。……

卷八十 太宗诸子列传

……东宫有俳儿，善姿首，承乾嬖爱，帝闻震怒，收儿杀之，坐死者数人。承乾意为泰告，望甚。内念儿不已，筑室图其象，赠官树碑，为起冢苑中，朝夕祭。承乾至其处裴回，涕数行下，愈怨怼，称

疾不朝，累数月。又使户奴数十百人习音声，学胡人椎髻，剪彩为舞衣，寻橦跳剑，鼓鞞声通昼夜不绝。造大铜炉、六熟鼎，招亡奴盗取人牛马，亲视烹焊，召所幸厮养共食之。……

卷八十一 三宗诸子列传

燕王忠，字正本。帝始为太子而忠生，宴宫中，俄而太宗临幸，诏宫臣曰："朕始有孙，欲共为乐。"酒酣，帝起舞，以属群臣，在位皆舞，赉赐有差。……

……

天子于宫西、南置楼，其西署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帝时时登之，闻诸王作乐，必亟召升楼，与同榻坐，或就幸第，赋诗燕嬉，赐金帛侑欢。诸王日朝侧门，既归，即具乐纵饮，击球、斗鸡、驰鹰犬为乐，如是岁月不绝，所至辄中使劳赐相踵，世谓天子友悌，古无有者。……

……

……又凉州献新曲，帝御便坐，召诸王观之。宪曰："曲虽佳，然宫离而不属，商乱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咏歌，见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迁之祸。"帝默然。及安、史乱，世乃思宪审音云。

……

……瑀亦知音，尝早朝过永兴里，闻笛音，顾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它日识之，曰："何故卧吹？"笛工惊谢。又闻康昆仑奏琵琶，曰："琵声多，琶声少，是未可弹五十四丝大弦也。"乐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顺鼓曰琶云。……

卷八十二 十一宗诸子列传

太子瑛，始王真定，进王郢。开元三年，立为皇太子。……初，瑛母以倡进，善歌舞，帝在潞得幸。及即位，擢妃父元礼、兄常奴皆至大官。……

……

……明年，广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献捷。泌与帝雅素，从容语倓事，……泌曰："陛下尝闻《黄台瓜》乎？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自为行，而睿宗最幼。长曰弘，为太子，仁明孝友，后方图临朝，鸩杀之，而立次子贤。贤日忧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作乐章，使工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后。其言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归。'而贤终为后所斥，死黔中。陛下今一摘矣，慎无再！"……遣使迎丧彭原，既至城门，丧辅不动。

帝谓泌曰："岂有恨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倓艰难定策者。"泌为挽词二解，追述倓志，命挽士唱，泌因进酹，辒乃行，观者皆为垂泣。

……

明年（开成四年），下诏以陈王为太子，置酒殿中。有俳儿缘橦，父畏其颠，环走橦下。帝感动，谓左右曰："朕有天下，返不能全一儿乎！"因泣下。即取坊工刘楚才等数人付京兆榜杀之，及禁中女倡十人毙永巷，皆短毁太子者。……

卷八十三 诸帝公主列传

……（平阳昭公主）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贲、甲卒、班剑。太常议："妇人葬，古无鼓吹。"帝不从，曰："鼓吹，军乐也。往者主身执金鼓，参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

……

太平公主，则天皇后所生，后爱之倾诸女。荣国夫人死，后丐主为道士，以幸冥福。仪凤中，吐蕃请主下嫁，后不欲弃之夷，乃真筑宫，如方士薰戒，以拒和亲事。久之，主衣紫袍玉带，折上巾，具纷砺，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儿不为武官，何遽尔？"主曰："以赐驸马可乎？"帝识其意，择薛绍尚之。……

……

魏国宪穆公主，始封义阳。下嫁王士平。主恣横不法，帝幽之禁中；锢士平于第，久之，拜安州刺史，坐交中人贬贺州司户参军。门下客蔡南史、独孤申叔为主作《团雪散雪辞》状离旷意。帝闻，怒，捕南史等逐之，几废时士科。……

……

卫国文懿公主，郭淑妃所生。始封同昌。下嫁韦保衡。咸通十年薨。帝既素所爱，自制挽歌，群臣毕和。……

卷八十九 尉迟敬德列传

敬德晚节，谢宾客不与通。饬观、沼，奏清商乐，自奉养甚厚。……

卷八十九 段志玄列传

……文昌先墓在荆州，岁时享祠，必荐以音乐歌舞，习礼者讥其非，……

柴绍列传 卷九十

……吐谷浑、党项寇边，敕绍讨之，虏据高射绍军，雨矢，士失色。绍安坐，遣人弹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虏疑之，休射观。绍伺其懈，以精骑从后掩击，虏大溃，斩首五百级。……

丘和列传 卷九十

……和遣士廉奉表请入朝，诏其子师利迎之。及谒见，高祖为兴，引入卧内，语平生，欢甚，奏九部乐飨之，除左武候大将军。……

刘政列传 卷九十

广有大贾，约倡女夜集，而它盗杀女，遗刀去。贾入倡家，践其血乃觉，乘觗亡。吏迹贾捕劾，得约女状而不杀也。崇龟方大飨军中，悉集宰人，至日入，乃遣。阴以遗刀易一杂置之。诘朝，群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问之，得其主名。往视，则亡矣。崇龟取它囚杀之，声言贾也，陈诸市。亡宰归，捕诘具伏。其精明类此。

李嗣真列传 卷九十一

调露中，为始平令，风化大行。时章怀太子作《宝庆曲》，阅于太清观，嗣真谓道人刘概、辅俨曰："宫不召商，君臣乖也；角与徵戾，父子疑也。死声多且哀，若国家无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废，概等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礼仪，封常山县子。嗣真常曰："隋乐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侧堂堂，桡堂堂'之谣，侧，不正也，桡，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决中宫，持权与人，收之不易。宗室虽众，居中制外，势且不敌。诸王殆为后所蹂践，吾见难作不久矣。"太常缺黄钟，铸不能成，嗣真居崇业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车，有铎声甚厉，嗣真曰："宫声也。"市以归，振于空地，若有应者，掘之得钟，众乐遂和。……

……

时雍州人裴知古亦善乐律，长安中，为太乐令。神龙元年正月，享太庙，乐作，知古密语万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谐婉，将有大庆，在唐室子孙乎！"是月，中宗复位。……

窦威列传 卷九十五

……东都平，册勋于庙者九人，(窦)抗与从弟轨与焉。赐女乐一部，珍币不赀。……

……

……(窦)琎有巧思，工书。武德中，与太常少卿祖孝孙受诏定雅乐，是正钟律云。

魏徵列传 卷九十七

……帝本以兵定天下，虽已治，不忘经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阵武德舞》，则俯首不顾，至《庆善乐》，则谛玩无斁，举有所讽切如此。……

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训事诛死，其二女没入宫。（魏）谟上言："陛下即位，不悦声色，于今十年，未始采择。数月以来，稍意声伎，教坊阅选，百十未已，庄宅收市，沄沄有闻。今又取孝本女内之后宫，宗姓不育，宠幸为累，伤治道之本，速尘秽之嫌。谚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谤莫若自修。'惟陛下崇千载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

王珪列传 卷九十八

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孙以乐律授宫中音家，伎不进，数被让。珪与温彦博同进曰："孝孙，修谨士，陛下使教女乐，又责谯之，天下其以士为轻乎！"……

韦挺列传 卷九十八

（韦）万石，颇涉学，善音律。上元中，迁累太常少卿。当时郊庙燕会乐曲，皆万石与太史令姚元辩增损之，号任职。始，万石奏"太乐博士弟子遭丧者，先无它业，请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刘思立劾奏万石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睦亲化人，莫善于孝。所以三年之礼，天下通丧。今遣音声人释服为乐，带绖治音，岂以小人不能执礼，遂欲约为非法？万石官太常，首紊风化，请付吏论罪。"高宗方委任万石，罢其奏。……

李纲列传 卷九十九

……太子勇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纲曰："令则官调护，乃自比倡优，进淫声，惑视听，诚使上闻之，岂不为殿下累乎？臣请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为乐耳！"……

……帝以舞工安叱奴为散骑常侍，（李）纲谏曰："周家均工乐胥不得预士伍，虽复妙如师襄，才如子野，皆继世不易业。故魏武使祢衡击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为伶人衣。'齐高纬封曹妙达为王，以安马驹开府，有国家者，可为鉴戒。今新造天下，开太平之基，功臣赏未及遍，高才犹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鸣玉曳组，位五品，趋丹地，殆非创业垂统、贻子孙之道也。"帝不纳。

裴矩列传 卷一百

大业三年，帝有事恒山，西方来助祭者十余国。矩遣人说高昌、尹吾等，啗以厚利，使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国谒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锦罽，奏乐歌舞，令士女盛饰纵观，亘数十里，示中国强富。……帝在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踵至，讽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

大陈端门前，曳锦縠、珥金琲者十余万，诏百官都人列缯楼幔阁夹道，被服光丽。廛邸皆供帐，池酒林胾。译长纵蛮夷与民贸易，在所令邀饮食，相娱乐。蛮夷嗟咨，谓中国为"仙晨帝所"。……

卷一百三 孙伏伽列传

孙伏伽，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劳补万年县法曹。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

……

其二：百戏散乐，本非正声，隋末始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得不变。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称，以衣妓工，待玄武门游戏。臣以为非诒子孙之谋。传曰："放郑声，远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请并废之，以复雅正。

其三：臣闻"性相近，习相远"。今皇太子诸王左右执事，不可不择。大抵不义无赖及驰骋射猎歌舞声色慢游之人，止可悦耳目，备驱驰，至拾遗补阙，决不能也。泛观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乱之。愿选贤才，澄僚友之选。

帝大悦。

卷一百四 于志宁列传

时太子（承乾）以农时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乐过度。志宁谏，以为"今东宫乃隋所营，当时号为侈丽，岂容复事磨砻彩饰于其间？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钳凿槌杵，往来出入，监门、宿卫、直长、千牛不得苛问。爪牙在外，厮役在内，其可无忧乎？又宫中数闻鼓声，太乐伎儿辄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宁，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纳。……

卷一百四 张行成列传

（则天）后每燕集，则二张诸武杂侍，摴博争道为笑乐，或嘲诋公卿，淫蛊显行，无复羞畏。时无检轻薄者又谄言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后使被羽裳、吹箫、乘寓鹤，裴回庭中，如仙去状，词臣争为赋诗以媚后。……

卷一百七 吕才列传

吕才，博州清平人。贞观时，祖孝孙增损乐律，与音乐家王长通、白明达更质难，不能决。太宗诏侍臣举善音者，中书令温彦博白才天悟绝人，闻见一接，辄穷其妙；侍中王珪、魏徵盛称才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即召才直弘文馆，参论乐事。

卷一百九 杨再思列传

易之兄司礼少卿同休，请公卿宴其寺，酒酣，戏曰："公面似高丽。"再思欣然，翦谷缀巾上，反披紫袍，为高丽舞，举动合节，满坐鄙笑。……

卷一百九 祝钦明列传

初，后属婚，上食禁中，帝（中宗）与群臣宴，钦明自言能《八风舞》，帝许之。钦明体肥丑，据地摇头睆目，左右顾眄，帝大笑。吏部侍郎卢藏用叹曰："是举《五经》扫地矣！"……

……

山恽者，河东人。善治《礼》。景龙中，累迁国子司业。帝昵宴近臣及修文学士，诏遍为伎。工部尚书张锡为《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为《浑脱舞》，左卫将军张洽为《黄獐舞》，给事中李行言歌《贺车西河曲》，余臣各有所陈，皆鄙黩；而山恽奏："无所习，惟知诵诗。"乃诵《鹿鸣》、《蟋蟀》二篇，未毕，中书令李峤以其近规讽，止之。帝嘉其直，下诏褒咨，赐服一称。其后与钦明僻论阿世，不能终其守。……

卷一百十一 薛仁贵列传

……时九姓众十余万，令骁骑数十来挑战，仁贵发三矢，辄杀三人，于是虏气慑，皆降。……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卷一百十三 唐临列传

……韦庶人请妃、公主、命妇以上葬给鼓吹，诏可。绍曰："鼓吹本军容，黄帝战涿鹿，以为警卫，故曲有《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类。惟功臣诏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宠。虽郊祀天地，不参设，容得接闺阃哉？在令，五品官昏葬，无给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则假四品，盖班秩在夫若子。请置前诏，用旧典。"不省。

卷一百十三 张文瓘列传

文琮从父弟文收，终太子率更令。善音律，著《新乐书》十余篇。

卷一百十四 崔徐苏豆卢列传

初，蛮寇五管，陷交趾，诏节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旧制，三年一更。至期请代，而彦曾亲吏尹戡、徐行俭贪不恤士，乃议禀赐乏，请无发兵，复留屯一年。戍者怒，杀都将王仲甫，胁粮料判官庞勋为将，取库兵，剽湘、衡，虏丁壮，合众千余北还，自浙西趋淮南，达泗口。所过先遣倡儿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

郝处俊列传　卷一百十五

上元初，帝观酺翔鸾阁，时赤县与太常音技分东西朋，帝诏雍王贤主东，周王显主西，因以角胜，处俊曰："礼所以示童子无诳者，恐其欺诈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党使相夸，彼俳儿优子，言辞无度，争负胜，相讥诮，非所以导仁义，示雍和也。"帝遽止，叹曰："处俊远识，非众臣所逮。"……

韦思谦列传　卷一百十六

仪凤中，诏太子监国，太子稍嗜声色，兴土功。承庆见造作玩好浮广，倡优鼓吹喧哗，户奴小人皆得亲左右、承颜色，恐因是作威福，宜加绳察，乃上疏极陈其端，又进《谕善箴》，太子颇嘉纳。……

韩思复列传　卷一百十八

朝宗初，历左拾遗。睿宗诏作乞寒胡戏，谏曰："昔辛有过伊川，见被发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无乃为狄？又道路籍籍，咸言皇太子微服观之。且匈奴在邸，刺客卒发，大忧不测，白龙鱼服，深可畏也。况天象变见，疫疠相仍，厌兵助阴，是谓无益。"帝称善，特赐中上考。……

宋务光列传　卷一百十八

时又有清源尉吕元泰，亦上书言时政曰："……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督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欢，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诗》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则。'非先王之礼乐而示则于四方，臣所未谕。《书》曰：'谋，时寒若。'何必羸形体，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书闻不报。

武平一列传　卷一百十九

后宴两仪殿，帝（中宗）命后兄光禄少卿婴监酒，婴滑稽敏给，诏学士嘲之，婴能抗数人。酒酣，胡人袜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浅秽，因倨肆，欲夺司农少卿宋廷瑜赐鱼。平一上书谏曰："乐，天之和，礼，地之序；礼配地，乐应天。故音动於心，声形于物，因心哀乐，感物应变。乐正则风化正，乐邪则政教邪，先王所以达废兴也。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昔齐衰，有《行伴侣》，陈灭，有《玉树后庭花》，趋数惊骜僻，皆亡国之音。夫礼慊而不进即销，乐流而不反则放。臣愿屏流僻，崇肃雍，凡胡乐，备四夷外，一皆罢遣。况两仪、承庆殿者，陛下受朝听讼之所，比大飨群臣，不容以倡优媟狎

亏污邦典。若听政之暇，苟玩耳目，自当奏之后廷可也。”不纳。

贾曾列传 卷一百十九

曾少有名，景云中，为吏部员外郎。玄宗为太子，遴选宫僚，以曾为舍人。太子数遣使采女乐，就率更寺肄习，曾谏曰：“作乐崇德，以和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节，而女乐不与其间。昔鲁用孔子几霸，戎有由余而强，齐、秦遗以女乐，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冶容哇咬，蛊心丧志，圣贤疾之最甚。殿下渴贤之美未彰，好伎之声先闻，非所以追启诵、嗣尧舜之烈也。余闲宴私，后廷伎乐，古亦有之，犹当秘隐，不以示人，况阅之所司，明示群臣哉！愿下令屏倡优女子，诸使者采召，一切罢止。”太子手令嘉答。

白居易列传 卷一百十九

……（元和四年）是时，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内禁中，或言普宁公主取以献，皆頔嬖爱。居易以为不如归之，无令頔得归曲天子。……

王琚列传 卷一百二十

初，太子在潞州，襄城张暐为铜鞮令，性豪殖，喜宾客弋猎事，厚奉太子，数集其家。山东倡人赵元礼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暐第，其后生子瑛者也。……

崔日用列传 卷一百二十一

……时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权宠交煽，日用多所结纳，骤拜兵部侍郎。宴内殿，酒酣，起为《回波舞》，求学士，即诏兼修文馆学士。

张说列传 卷一百二十五

始，武后末年，为泼寒胡戏，中宗尝乘楼从观。至是，因四夷来朝，复为之。说上疏曰：“韩宣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天朝乎？今四夷请和，使者入谒，当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也。焉知无驹支之辩，由余之贤哉？且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汨泥挥水，盛德何观焉？恐非干羽柔远，樽俎折冲之道。”纳之，自是遂绝。

韩休列传 卷一百二十六

皋貌类父，既孤，不复视鉴。生知音律，常曰：“长年后不愿听乐，以门内事多逆知之。”闻鼓琴，至《止息》，叹曰：“美哉！嵇康之为是曲，其当晋、魏之际乎。其音主商，商为秋，秋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晏乎。晋乘金运，商又金声，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晋将代也。缓其商弦，与宫同音，臣夺君之义，知司马氏之将篡也。王陵、毌丘俭、文钦、诸葛

诞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兴复之谋，皆为司马懿父子所杀。康以扬州故广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广陵散》，言魏散亡自广陵始。‘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其哀愤、躁蹙、憯痛、迫胁之音，尽于是矣。永嘉之乱，其兆乎！康避晋、魏之祸，托以鬼神，以俟后世知音云。”

卷一百二十九 裴守真列传

……（高宗）是时，《破阵》、《庆善》二乐舞入，帝常立以视，须乐阕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诚祖宗盛德，然古无天子立观者。化育治庞，孰非阙功，不应鼓舞别申严奉。”诏可，未及行。……

卷一百二十九 严挺之列传

睿宗好音律，每听忘倦。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请然百千灯，因弛门禁，又追赐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门纵观，昼夜不息，阅月未止。挺之上疏谏，以为：“酺者因人所利，合醵为欢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罗伎乐，杂郑、卫之音，纵倡优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罢剧，府县里阎课赋苛严，呼嗟道路，贸坏家产，营百戏，扰方春之业，欲同其乐而反遗之患。”乃陈“五不可”，诚意忠到，帝纳焉。

卷一百三十 崔隐甫列传

……玄宗立，擢汾州长史，兼河东道支度营田使，迁洛阳令。梨园弟子胡雏善笛，有宠，尝负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隐甫，从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对曰：“陛下轻臣而重乐工，请解官。”再拜出，帝遽谢，与胡雏，隐甫杀之，有诏贳死，不及矣。……

卷一百三十一 宗室宰相列传

李勉，字玄卿，郑惠王元懿曾孙。……

……

……善鼓琴，有所自制，天下宝之，乐家传《响泉》、《韵磬》，勉所爱者。

……

……始，韦皋作奉圣乐，于頔作《顺圣乐》，常奏之军中，夷简辄废去，谓礼乐非诸侯可擅制，语其属曰：“我欲盖前人非，以诒戒后来。”

卷一百三十三 郭知运列传

……初，玄宗在蜀时旧宫为道士祠，冶金作帝象，尽绘乘舆侍卫，每尹至，先拜祠，后视事。英乂爱其地胜选，辄坏绘像自居之，众始不平。又教女伎乘驴击球，钿鞍宝勒及它服用，日无虑数万费，以资倡乐，未尝问民间事，为政苛暴，人以目相谓。……

卷一百三十四 韦坚列传

初，浐水衔苑左，有望春楼，坚于下凿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为升楼，诏群臣临观。坚豫取洛、汴、宋山东小斛舟三百首贮之潭，篙工柁师皆大笠、侈袖、芒屦，为吴、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产暴陈其上。若广陵则锦、铜器、官端绫绣；会稽则罗、吴绫、绛纱；南海玳瑁、象齿、珠琲、沉香；豫章力士瓷饮器、茗铛、釜；宣城空青、石绿；始安蕉葛、蚺胆、翠羽；吴郡方文绫。船皆尾相衔进，数十里不绝。关中不识连樯挟橹，观者骇异。先是，人间唱《得体纥那歌》，有"扬州铜器"语。开元末，得宝符于桃林，而陕尉崔成甫以坚大输南方物与歌语叶，更变为《得宝歌》，自造曲十余解，召吏唱习。至是，衣缺胯衫、锦半臂、绛冒额，立舻前，倡人数百，皆巾構鲜治，齐声应和，鼓吹合作。船次楼下，坚跪取诸郡轻货上于帝，以给贵戚、近臣。上百牙盘食，府县教坊音乐迭进，惠宣妃亦出宝物供具。帝大悦，擢坚左散骑常侍，官属赏有差，蠲役人一年赋，舟工赐钱二百万，名潭曰广运。

卷一百四十一 韩全义列传

……宪宗在藩，疾之，既嗣位，全义大惧，愿入觐，不复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其子献女乐八人，帝不纳，曰："我方以俭治天下，恶用是为？"

卷一百四十二 杨绾列传

绾俭约，……始辅政，御史中丞崔宽本豪侈，城南别墅池观堂皇，为当时第一，即日遣人毁之；京兆尹黎幹，出入从驺驭百数，省损才留十余骑；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方大会，除书至，音乐散五之四；它闻风靡然自化者，不可胜纪。……

卷一百四十五 元载列传

……（元载）城中开南北二第，室宇奢广，当时为冠。近郊作观榭，帐帘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别墅，疆畛相望，且数十区。名姝异伎，虽禁中不逮。帝尽得其状。载尝独见，帝深戒之，瞀然不悛。客有赋《都卢寻橦篇》讽其危，载泣下而不知悟。……

……

王氏，河西节度使忠嗣女，悍骄戾沓，载叵禁。而诸子牟贼，聚敛无涯艺，轻浮者奔走。争蓄妓妾，为倡优亵戏，亲族环观不愧也。……

卷一百四十五 黎幹列传

（黎幹）俄迁京兆尹，颇以治称。京师苦樵薪乏，幹度开漕渠，兴南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运载。帝为御安福门观之。幹密具舸船作倡优水嬉，冀以媚帝。久之，渠不就。俄改刑部侍郎。鱼朝恩败，坐交通，出为桂管观察使。大历八年，复召为京兆尹。时大旱，幹造

土龙，自与巫觋对舞，弥月不应。又祷孔子庙，帝笑曰："丘之祷久矣。"使毁土龙，帝减膳节用，既而霪雨。……

卷一百四十七　李叔明列传

……（李叔明）迁京兆尹，长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后尹熙熙，具瞻允斯。"……

卷一百四十七　王虔休列传

……（王虔休）尝得太常乐家刘玠撰《继天诞圣乐》，因帝诞日以献。其乐，以宫为均，示五声有君也；以土为德，本五运在中也；奏二十五叠，取二十四气而成一岁；奏十六节，象元、凯登庸于朝云。后《中和乐》本于此。

卷一百四十八　张孝忠列传

顺宗立，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遣之镇，赐女乐二人，固辞，车至第门，茂昭引诏使辞曰："天子女乐，非臣下所宜见。昔汾阳、咸宁、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当是赐。今下臣述职以朝，奈何滥赏？后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复赐安仁里第，亦让不受。……

卷一百四十八　田弘正列传

……初，（刘）悟既平贼，大张饮军中，凡三日，设角抵戏，引魏博使至廷以为欢，悟盱衡攘臂助其决，坐中皆惮悟勇。……

卷一百五十一　赵宗儒列传

……太常有《五方师子乐》，非大朝会不作。帝嗜声色，宦官领教坊者，乃移书取之。宗儒不敢违，以诉宰相。宰相以事专有司，不应关白。以懦不职，罢为太子少师。……

卷一百五十二　武元衡列传

是时（元和宪宗），蜀新定，高崇文为节度，不知吏治，帝难其代。诏元衡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繇萧县伯封临淮郡公，帝御安福门慰遣之。崇文去成都，尽以金帛、帟幕、伎乐、工巧行，蜀几为空。……

卷一百五十二　李绛列传

教坊使称密诏阅良家子及别宅妇人内禁中，京师嚣然。绛将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谏官所论列。"绛曰："公尝病谏官论事，此难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讽诏使止之，绛以吉甫畏不敢谏，遂独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无侍者，比命访闾里，以赀致之，彼不谕朕意，故至哗扰。"乃悉归所取。

……

……旧制，设次郊丘，太仆盘车载乐，召群臣临观，璋奏罢之。……

卷一百五十四 李晟列传

……有诏赐第永崇里、泾阳上田、延平门之林园、女乐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帐，教坊鼓吹迎导，诏将相送之。……

卷一百五十六 戴休颜列传

……（戴休颜）从乘舆至京师，赐女乐、甲第，拜左龙武军统军。……

卷一百五十六 李元谅列传

……（李元谅）让功于晟，退壁近郊。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实封户五百，赐甲第、女乐、一子六品官。

李怀光反，与马燧、浑瑊讨之。其将徐廷光素易元谅，数嫚骂，为优胡戏，斥侮其祖。……

卷一百五十七 陆贽列传

京师已平，帝欲召浑瑊访奔亡内人，给装使赴行在。贽谏曰："大难始平，而百役疲瘵之甿、重伤残废之卒，皆忍死扶疾，想闻德音。盖事有先后，义有轻重，重者宜先，轻者宜后。……葺宫室，治服玩，耳目之娱，巾栉之侍，是皆宜后不可先也。且内人当离溃之后，或为将士所私。昔人掩绝缨、饮盗马者，岂忘其爱邪？知为君之体然也。天下固多亵人，何必独此？"帝不复下诏，犹遣使谕瑊资遣。

卷一百五十九 卢坦列传

……有善笛者，大将等悦之，诣复请为重职。坦笑曰："大将久在军，积劳亟迁，乃及右职。奈何自薄，欲与吹笛少年同列邪？"诸将惭，遽出就坦谢。……

卷一百六十二 独孤及列传

……（独孤及）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听之专也。……

卷一百六十三 崔邠列传

……（崔邠）久乃为太常卿，知吏部尚书铨。故事，太常始视事，大阅四部乐，都人纵观。邠自第去帽，亲导母舆，公卿见者皆避道，都人荣之。……

卷一百六十四 卫次公列传

次公本善琴，方未显时，京兆尹李齐运使子与游，请授之法，次公拒绝，因终身不复鼓。其节尚终始完洁。

卷一百六十六 杜佑列传

（杜）子式方，字考元，以荫授扬州参军事。再迁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卿高郢称之。……

……

会昌初，（杜悰）为淮南节度使。武宗诏扬州监军取倡家女十七人进禁中，监军请悰同选，又欲阅良家有姿相者，悰曰："吾不奉诏而辄与，罪也。"监军怒，表于帝。帝以悰有大臣体，乃诏罢所进伎，有意倚悰为相矣。……

卷一百六十八 刘禹锡列传

宪宗立，叔文等败，禹锡贬连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马。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声伧伫。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卷一百七十一 李光进列传

（韩）弘素蹇纵，阴挟贼自重，且恶（李）光颜忠力，思有以挠蔑之。乃饬名姝，教歌舞、六博，襦襹珠琲，举止光丽，费百钜万，遣使以遗光颜，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进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颜约旦日纳焉。乃大合将校置酒，引使者以侍姝至，秀曼都雅，一军惊视。光颜徐曰："我去家室久，以为公忧，诚无以报德。然战士皆弃妻子，蹈白刃，奈何独以女色为乐？为我谢公：天子于光颜恩厚，誓不与贼同生！"指心曰："虽死不贰。"因呜咽泣下，将卒数万皆感激流涕，乃厚赂使者还之，于是士气益励。

卷一百七十二 于王二、杜范列传

方春，南民为竞度戏，（杜）亚欲轻驶，乃髹船底，使篙人衣油彩衣，没水不濡，观沼华邃，费皆千万。

卷一百七十二 于頔列传

頔尝制《顺圣乐舞》献诸朝。又教女伎为八佾，声态雄侈，号《孙吴顺圣乐》云。

卷一百七十七 韦表微列传

……（韦表微）又以学者薄师道，不如声乐贱工能尊其师，著《九经师授谱》诋其违。……

卷一百七十七 冯宿列传

……文宗尝诏开元《霓裳羽衣舞》参以《云韶》，肄于廷。……

卷一百七十七 封敖列传

……（封敖）还为太常卿。始视事，廷设九部乐，敖宴私第，为御史所劾，徙国子祭酒。……

卷一百七十九 李训列传

……（李训）服除，起为四门助教，赐绯袍、银鱼，时大和八年也。其十月，迁《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士。入院，诏法曲弟子二十人侑宴，示优宠。……

卷一百八十一 陈夷行列传

……仙韶乐工尉迟璋授王府率，右拾遗窦洵直当衙论奏，郑覃、嗣复嫌以细故，谓洵直近名。夷行曰："谏官当衙，正须论宰相得失，彼贱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长史，以百缣赐洵直。进门下侍郎。

卷一百八十一 曹确列传

（曹）确邃儒术，器识方重，动循法度。时（懿宗）帝薄于德，昵宠优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声，自度曲，辞调悽折，京师媮薄少年争慕之，号为"拍弹"。同昌公主丧毕，帝与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为帝造曲，曰《叹百年》，教舞者数百，皆珠翠襐饰，刻画鱼龙地衣，度用缯五千，倚曲作辞，哀思裴回，闻者皆涕下。舞阕，珠宝覆地，帝以为天下之至悲，愈宠之。家尝娶妇，帝曰："第去，吾当赐酒。"俄而使者负二银榼与之，皆珠珍也。可及凭恩横甚，人无敢斥，遂擢为威卫将军。确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待天下贤士。工商杂流，假使技出等夷，正当厚给以财，不可假以官，与贤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乐工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洵直固争，卒授光州长史。今而位将军，不可。"帝不听。至僖宗立，始贬死。方幸时，惟（曹）确屡言之。而神策中尉西门季玄者，亦刚鲠，谓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当族灭！"尝见其受赐，谓曰："今载以官车，后籍没亦当尔。"

卷一百八十一 李蔚列传

……咸通十四年春，诏迎佛骨凤翔，……京师高赀相与集大衢，作缯台缦阙，注水银为池，金玉为树木，聚桑门罗像，考鼓鸣螺继日夜。锦车绣舆，载歌舞从之。……

卷一百八十二 刘瑑列传

……先时，大飨杂进倡舞，瑑曰："岂军中乐邪？"取壮士千人，被铠拥矛盾，习击刺，与吏士临观。……

卷一百八十四 杨收列传

涔阳耕得古钟，高尺余，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两栾，果然。尝言："琴通黄钟、姑洗、无射三均，侧出诸调，由罗茑附灌木然。"时有安说者，世称善琴，且知音。收问："五弦外，其二云何？"说曰："世谓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为《文王操》乎？"说即以黄钟为宫而奏之，以少商应大弦，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弦也。且文世安得武声乎？"说大惊，因问乐意，收曰："乐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庙，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吕、舞《云门》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吕、黄钟之合，阳声之首。而《云门》，黄帝乐也;《咸池》，尧乐也。不敢用黄钟，而以太蔟次之。然则祭天者，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祭地者，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讫不用商及二少。盖商声刚而二少声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汉祭天则用商，而宗庙不用，谓鬼神畏商之刚。西京诸儒惑圜钟、函钟之说，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庙乐，唯用黄钟一均。章帝时，太常丞鲍业始旋十二宫。夫旋宫以七声为均，均，言韵也，古无韵字，犹言一韵声也。始以某律为宫，某律为商，某律为角，某律为徵，某律为羽，某律少宫，某律少徵，亦曰'变'，曰'比'。一均成则五声为之节族，此旋宫也。"乃取律次之以示说。说时七十余，以为未始闻，而收未冠也。

卷一百九十一 忠义列传

玄通，蓝田人。为隋鹰扬郎将，高祖入关，率所部自归，拜定州总管。为黑闼所破，爱其才，欲以为将。玄通曰："吾当守节以报，乌能降志贼邪？"不听，囚之。故吏有饷饮馔者，玄通曰："诸君见哀，吾能一醉。"遂纵饮，谓守者曰："吾能剑舞，可借刀。"守士与之。曲终，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抚方面，不能保所守，尚可视息邪？"乃溃腹死。……

……

安金藏，京兆长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为皇嗣，少府监裴匪躬、中官范云仙坐私谒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复见，唯工优给使得进。俄有诬皇嗣异谋者，武后诏来俊臣问状，左右畏惨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剚腹中，肠出被地，眩而仆。后闻大惊，舆致禁中，命高医内肠，褫桑皮紩之，阅夕而苏。后临视，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即诏停狱，睿宗乃安。当是时，朝廷士大夫翕然称其谊，自以为弗及也。

卷一百九十四 卓行列传

玄宗在东都，酺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县令、刺史各以声乐集。是时颇言帝且第胜负，加赏黜。河内太守辇优伎数百，被锦绣，或作犀

象，瑰谲光丽。德秀惟乐工数十人，联袂歌《于蒍于》。《于蒍于》者，德秀所为歌也。……

卷一百九十六 隐逸列传

潘师正者，贝州宗城人。少丧母，庐墓，以孝闻。事王远知为道士，得其术，居逍遥谷。高宗幸东都，召见，问所须，对曰："茂松清泉，臣所须也，既不乏矣。"帝尊异之，诏即其庐作崇唐观。及营奉天宫，又敕直逍遥谷作门曰仙游，北曰寻真。时太常献新乐，帝更名《祈仙》、《望仙》、《翘仙曲》。……

卷一百九十七 循吏列传

……永徽中，（田仁会）为平州刺史，岁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谷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诚兮上天闻，中田致雨兮山出云，仓廪实兮礼义申，愿君常在兮不患贫。"……

卷二百 儒学列传

……（景云中）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之，其声亮雅，乐家遂谓之"阮咸"。

卷二百一 文艺列传上

……及王立为太子，百官上礼，帝欲大会群臣、命妇合宴宣政殿，设九部伎、散乐。利贞上疏谏，以为："前殿路门，非命妇宴会、倡优进御之所，请徙命妇别殿，九部伎从左右门入，罢散乐不进。"帝纳之。……

卷二百二 文艺列传中

……既侍宴，帝诏学士等舞《回波》，佺期为弄辞悦帝，还赐牙、绯。……

……

（宋）之悌为连州参军，刺史闻其善歌，使教婢，日执笏立帘外，唱吟自如。

……

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人。少豪健恃才，及进士第，然喜蒱酒。张嘉贞为本州长史，伟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属嘉贞，神气轩举自如。……家畜声伎，目使颐令，自视王侯，人莫不恶之。……

……

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

……

……（张）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

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

……

安禄山反，玄宗西狩，（王）维为贼得，以药下利，阳喑。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阳，迫为给事中。禄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园诸工合乐，诸工皆泣，维闻悲甚，赋诗悼痛。贼平，皆下狱。……

……

……（王维）画思入神，至山水平远，云势石色，绘工以为天机所到，学者不及也。客有以《按乐图》示者，无题识，维徐曰："此《霓裳》第三叠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卷二百四 方技列传

神龙中，武后丧公除，太常请大习乐，供郊庙，诏未许。善思奏曰："乐者气化，所以感天地、调五行。汉、魏丧礼，以日易月，盖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礼，阴也；乐，阳也。乐崩阳伏，礼废阴慝，故变以适时，孝道之大。安人神，公也；茹哀戚，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请如太常奏。"帝从之。……

卷二百五 列女列传

樊彦琛妻魏者，扬州人。……彦琛卒，值徐敬业难，陷兵中。闻其知音，令鼓筝，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弦，祸由我发。"引刀斩其指。……

卷二百六 外戚列传

……（武承嗣）性暴轻忍祸，闻左司郎中乔知之婢窈娘美，且善歌，夺取之，知之作《绿珠篇》以讽，婢得诗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杀之，残其家。

……

……神龙初，默啜请和，因延秀送款，还，封柏国公，左卫中郎将。宗兄崇训尚安乐公主，数与宴昵，颇通突厥语。仿虏讴舞，姿度闲冶，主爱悦。……

卷二百七 宦者列传上

朝恩好引轻浮后生处门下，讲《五经》大义，作文章，谓才兼文武，徼伺误宠。

永泰中，诏判国子监，兼鸿胪、礼宾、内飞龙、闲厩使，封郑国公。始诣学，诏宰相、常参官、六军将军悉集，京兆设食，内教坊出音乐俳倡侑宴，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杂然为附学生，列庑次。又赐钱千万，取子钱供秩饭。……

卷二百八 宦者列传下

时太上皇居兴庆宫，帝自复道来起居，太上皇亦间至大明宫，或相逢道中。帝命陈玄礼、高力士、王承恩、魏悦、玉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梨园弟子日奏声伎为娱乐。……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悦溱州，如仙媛归州，公主居玉真观；更料后宫声乐百余，更侍太上皇，备洒扫；诏万安、咸宜二公主视服膳。……辅国以功迁兵部尚书。南省视事，使武士戎装夹道，陈跳丸舞剑，百骑前驱，御府设食，太常备乐，宰相群臣毕会。……

……

刘克明，亦亡所来，得幸敬宗。敬宗善击球，于是陶元皓、靳遂良、赵士则、李公定、石定宽以球工得见便殿，内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隶卒或里闾恶少年，帝与狎息殿中为戏乐。四方闻之，争以趫勇进于帝。尝阅角觝三殿，有碎首断臂，流血廷中，帝欢甚，厚赐之，夜分罢。……

卷二百九 酷吏列传

……（来俊臣）以官户无面首，闻吐蕃酋阿史那斛瑟罗有婢善歌舞，令其党告以谋反，而求其婢，诸蕃长数十人，割耳剺面讼冤，仅得解。……

卷二百一十五 突厥列传

……武德元年，骨咄禄特勒来朝，帝宴太极殿，为奏九部乐，引升御坐。……

卷二百一十六 吐蕃列传上

……其戏，棋、六博。其乐，吹螺、击鼓。……

……

……明年，吐蕃更遣使者纳贡，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请昏。帝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赞咄名悉腊等逆公主。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

卷二百一十六 吐蕃列传下

……唐使者始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

卷二百一十七 回鹘列传

……乐有笛、鼓、笙、觱篥、盘铃。戏有弄驼、师子、马伎、绳伎。……

北狄列传 卷二百一十九

室韦，契丹别种，东胡之北边，盖丁零苗裔也。……其俗，富人以五色珠垂领，婚嫁则男先佣女家三岁，而后分以产，与妇共载，鼓舞而还。……

……

……宝应元年，诏以渤海为国，钦茂王之，进检校太尉。大历中，二十五来，以日本舞女十一献诸朝。……

东夷列传 卷二百二十

……至元和末，（高丽）遣使者献乐工云。

……

贞观五年，（新罗）献女乐二。太宗曰："比林邑献鹦䳇，言思乡，丐还，况于人乎？"付使者归之。……

（焉耆国）俗尚娱遨，二月朏出野祀，四月望日游林，七月七日祀生祖，十月望日王始出游，至岁尽止。

（龟兹）俗善歌乐。

岁朔，斗羊马橐它七日，观胜负以卜岁盈耗云。

西域列传上 卷二百二十一

……（于阗）人喜歌舞，工纺绩。……

……

……（中天竺）人富乐，无簿籍，耕王地者乃输税。以舐足摩踵为致礼。家有奇乐倡伎。……

……会唐浮屠玄奘至其国，尸罗逸多召见曰："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玄奘粗言太宗神武，平祸乱，四夷宾服状。王喜，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尉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曰："无有。"戎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

西域列传下 卷二百二十一

……（康国）人嗜酒，好歌舞于道。……以十二月为岁首，尚浮图法，祠祆神，出机巧技。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泼为乐。

……

……开元初，贡锁子铠、水精杯、码磁瓶、驼鸟卵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

……

米，或曰弥末，曰弥秣贺。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钵息德城，永徽时为大食所破。显庆三年，以其地为南谧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

自是朝贡不绝。开元时，献璧、舞筵、师子、胡旋女。……

……

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开元十五年，君忽必多献舞女、文豹。……

……

俱蜜者，治山中。在吐火罗东北，南临黑河。其王突厥延陀种。贞观十六年，遣使者入朝。开元中，献胡旋舞女，……

……

骨咄，或曰珂咄罗。……

开元十七年，王俟斤遣子骨都施来朝。二十一年，王颉利发献女乐，又遣大首领多博勒达干朝贡。……

……

……开元、天宝间，（波斯）遣使者十辈献码碯床、火毛绣舞筵。……

卷二百二十二 南蛮列传上

……（南诏）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盏劝酹。……

……

明年（贞观五年）夏六月，册异牟寻为南诏王。以祠部郎中袁滋持节领使，成都少尹庞颀副之，……滋至大和城，异牟寻遣兄蒙细罗勿等以良马六十迎之，金鍐玉珂，兵振铎夹路陈。……因大会其下，享使者，出银平脱马头盘二，谓滋曰："此天宝时先君以鸿胪少卿宿卫，皇帝所赐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滋曰："此先君归国时，皇帝赐胡部、龟兹音声二列，今丧亡略尽，唯二人故在。"……

……

吹瓢笙，笙四管，酒至客前，以笙推盏劝酹。

……

磨蛮、些蛮与施、顺二蛮皆乌蛮种，居铁桥、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土多牛羊，俗不颒泽，男女衣皮，俗好饮酒歌舞。

卷二百二十二 南蛮列传下

诃陵，亦曰社婆，曰阇婆，在南海中。……咸通中，遣使献女乐。

……

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又献侏儒、僧祇女各二及歌舞。……

……

贞元中，（骠）王雍羌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异牟寻遣使杨加明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于是皋作

《南诏奉圣乐》，用正律黄钟之均。宫、徵一变，象西南顺也；角、羽终变，象戎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舞“南诏奉圣乐”字。舞人十六，执羽翟，以四为列。舞“南”字，歌《圣主无为化》；舞“诏”字，歌《南诏朝天乐》；舞“奉”字，歌《海宇修文化》；舞“圣”字，歌《雨露覃无外》；舞“乐”字，歌《辟土丁零塞》。皆一章三叠而成。

舞者初定，执羽，箫、鼓等奏散序一叠，次奏第二叠，四行，赞引以序入。将终，雷鼓作于四隅，舞者皆拜，金声作而起，执羽稽首，以象朝觐。每拜跪，节以钲鼓。次奏拍序一叠，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终，舞者拜，复奏一叠，蹈舞抃揖，以合“南”字。字成遍终，舞者北面跪歌，导以丝竹。歌已，俯伏，钲作，复揖舞。余字皆如之，唯“圣”字词末皆恭揖，以明奉圣。每一字，曲三叠，名为五成。次急奏一叠，四十八人分行罄折，象将臣御边也。字舞毕，舞者十六人为四列，又舞《辟四门》之舞。遽舞入遍两叠，与鼓吹合节，进舞三，退舞三，以象三才、三统。舞终，皆稽首逡巡。又一人舞《亿万寿》之舞，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叠六成而终。七者，火之成数，象天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数，象西南向化。

凡乐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龟兹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军乐部。龟兹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鸡娄鼓、短笛、大小觱篥、拍板，皆八；长短箫、横笛、方响、大铜钹、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属舞筵四隅，以合节鼓。大鼓部，以四为列，凡二十四，居龟兹部前。胡部，有筝、大小箜篌、五弦琵琶、笙、横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觱篥，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属舞筵之隅，以导歌咏。军乐部，金铙、金铎，皆二；㧊鼓、金钲，皆四。钲、鼓，金饰盖，垂流苏。工十二人，服南诏服，立《壁四门》舞筵四隅，节拜合乐。又十六人，画半臂，执㧊鼓，四人为列。舞人服南诏衣、绛裙襦、黑头囊、金佉苴、画皮靴，首饰抹额，冠金宝花鬘，襦上复加画半臂。执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画鸟兽草木，文以八彩杂华，以象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无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无不载；分四列，以象四气；舞为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节鼓，以象号令远布；振以铎，明采诗之义；用龟兹等乐，以象远夷悦服。钲鼓则古者振旅献捷之乐也。黄钟，君声，配运为土，明土德常盛。黄钟得《乾》初九，自为其宫，则林钟四律以正声应之，象大君南面提天统于上，乾道明也。林钟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于下，坤体顺也。太蔟得《乾》九二，是为人统，天地正而三才通，

故次应以太蔟。三才既通，南吕复以羽声应之。南吕，酉，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悦而应乎时，以象西戎、北狄悦服。然后姑洗以角音终之。姑，故也；洗，濯也。以象南诏背吐蕃归化，洗过日新。

皋以五宫异用，独唱殊音，复述《五均谱》，分金石之节奏：

一曰黄钟，宫之宫，军士歌《奉圣乐》者用之。舞人服南诏衣，秉翟俯伏拜抃，合"南诏奉圣乐"五字，倡词五，舞人乃易南方朝天之服，绛色，七节襦袖，节有青褾排衿，以象鸟翼。乐用龟兹、胡部，金钲、掆鼓、铙、贝、大鼓。

二曰太蔟，商之宫，女子歌《奉圣乐》者用之。合以管弦。若奏庭下，则独舞一曲。乐用龟兹、鼓、笛各回部，与胡部等合作。琵琶、笙、箜篌，皆八；大小觱篥、筝、弦、五弦琵琶、长笛、短笛、方响，各四。居龟兹部前。次贝一人，大鼓十二分左右，余皆坐奏。

三曰姑洗，角之宫，应古律林钟为徵宫，女子歌《奉圣乐》者用之。舞者六十四人，饰罗彩襦袖，间以八采，曳云花履，首饰双凤、八卦、彩云、花鬘，执羽为拜抃之节。以林钟当地统，象岁功备、万物成也。双凤，明律吕之和也。八卦，明还相为用也。彩云，象气也。花鬘，象冠也。合"奉圣乐"三字，唱词三，表天下怀圣也。小女子字舞，则碧色襦袖，象角音主木；首饰巽卦，应姑洗之气；以六人略后，象六合一心也。乐用龟兹、胡部，其钲、掆、铙、铎，皆覆以彩盖，饰以花趺，上陈锦绮，垂流苏。按《瑞图》曰："王者有道，则仪凤在鼓。"故羽葆鼓栖以凤凰，钲栖孔雀，铙、铎集以翔鹭，钲、掆顶足又饰南方鸟兽，明泽及飞走翔伏。钲、掆、铙、铎，皆二人执击之。贝及大鼓工伎之数，与军士《奉圣乐》同，而加鼓、笛四部。

四曰林钟，徵之宫，敛拍单声，奏《奉圣乐》，丈夫一人独舞。乐用龟兹，鼓、笛每色四人。方响二，置龟兹部前。二隅有金钲，中植金铎二、贝二、铃钹二、大鼓十二分左右。

五曰南吕，羽之宫，应古律黄钟为君之宫。乐用古黄钟方响一，大琵琶、五弦琵琶、大箜篌倍，黄钟觱篥、小觱篥、竽、笙、埙、篪、搊筝、轧筝、黄钟箫，笛倍。笛、节鼓、拍板等工皆一人，坐奏之。丝竹缓作，一人独唱，歌工复通唱军士《奉圣乐》词。

骠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贝、丝、竹、匏、革、牙、角。金二、贝一、丝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二。铃钹四，制如龟兹部，周圆三寸，贯以韦，击磕应节。铁板二，长三寸五分，博二寸五分，面平，背有柄，系以韦，与铃钹皆饰絛纷，

以花氍毹为蕊。螺贝四，大者可受一升，饰绦纷。有凤首箜篌二：其一长二尺，腹广七寸，凤首及项长二尺五寸，面饰虺皮，弦一十有四，项有轸，凤首外向；其一顶有条，轸有鼍首。筝二：其一形如鼍，长四尺，有四足，虚腹，以鼍皮饰背，面及仰肩如琴，广七寸，腹阔八寸，尾长尺余，卷上虚中，施关以张九弦，左右一十八柱；其一面饰彩花，傅以虺皮为别。有龙首琵琶一，如龟兹制，而项长二尺六寸余，腹广六寸，二龙相向为首；有轸柱各三，弦随其数，两轸在项，一在颈，其覆形如师子。有云头琵琶一，形如前，面饰虺皮，四面有牙钉，以云为首，轸上有花象品字，三弦，覆手皆饰虺皮，刻捍拨为舞昆仑状而彩饰之。有大匏琴二，覆以半匏，皆彩画之，上加铜瓯。以竹为琴，作虺文横其上，长三尺余，头曲如拱，长二寸，以绦系腹，穿瓯及匏本，可受二升。大弦应太蔟，次弦应姑洗。有独弦匏琴，以班竹为之，不加饰，刻木为虺首；张弦无轸，以弦系顶，有四柱如龟兹琵琶，弦应太蔟。有小匏琴二，形如大匏琴，长二尺；大弦应南吕，次应应钟。有横笛二：一长尺余，取其合律，去节无爪，以蜡实首，上加师子头，以牙为之，穴六以应黄钟商，备五音七声；又一，管唯加象首，律度与荀勖《笛谱》同，又与清商部钟声合。有两头笛二，长二尺八寸，中隔一节，节左右开冲气穴，两端皆分洞体为笛量。左端应太蔟，管末三穴：一姑洗，二蕤宾，三夷则。右端应林钟，管末三穴：一南吕，二应钟，三大吕。下托指一穴，应清太蔟。两洞体七穴，共备黄钟、林钟两均。有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凤翼，大管长四尺八寸五分，余管参差相次，制如笙管，形亦类凤翼，竹为簧，穿匏达本。上古八音，皆以木漆代之，用金为簧，无匏音，唯骠国得古制。又有小匏笙二，制如大笙，律应林钟商。有三面鼓二，形如酒缸，高二尺，首广下锐，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广不过首，冒以虺皮，束三为一，碧绦约之，下当地则不冒，四面画骠国工伎执笙鼓以为饰。有小鼓四，制如腰鼓，长五寸，首广三寸五分，冒以虺皮，牙钉彩饰，无柄，摇之为乐节，引赞者皆执之。有牙笙，穿匏达本，漆之，上植二象牙代管，双簧皆应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达本，漆之，上植三牛角，一簧应姑洗，余应南吕，角锐在下，穿匏达本，柄觜皆直。有两角笙，亦穿匏达本，上植二牛角，簧应姑洗，匏以彩饰。

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骠云《没驮弥》，国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赞娑罗花》，骠云《咙莽第》，国人以花为衣服，能净其身也。三曰《白鸽》，骠云《苔都》，美其飞止遂情也。四曰《白鹤游》，骠云《苏谩底哩》，谓翔则摩空，行则徐步也。五曰《斗羊

胜》，膘云《来乃》。昔有人见二羊斗海岸，强者则见，弱者入山，时人谓之“来乃”。来乃者，胜势也。六曰《龙首独琴》，骠云《弥思弥》，此一弦而五音备，象王一德以畜万邦也。七曰《禅定》，骠云《掣览诗》，谓离俗寂静也。七曲唱舞，皆律应黄钟商。八曰《甘蔗王》，骠云《遏思略》，谓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悦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骠云《桃台》，谓毛采光华也。十曰《野鹅》，谓飞止必双，徒侣毕会也。十一曰《宴乐》，骠云《嚨聪网摩》，谓时康宴会嘉也。十二曰《涤烦》，亦白《笙舞》，骠云《扈那》，谓时涤烦暋，以此适情也。五曲律应黄钟两均：一黄钟商伊越调，一林钟商小植调。乐工皆昆仑，衣绛氍，朝霞为蔽膝，谓之裓襔。两肩加朝霞，络腋。足臂有金宝环钏。冠金冠，左右珥珰，绦贯花鬘，珥双簪，散以毳。初奏乐，有赞者一人先导乐意，其舞容随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冒，拜首稽首以终节。其乐五译而至，德宗授舒难陀太仆卿，遣还。开州刺史唐次述《骠国献乐颂》以献。……

……

西爨之南，有东谢蛮，居黔州西三百里，……婚姻以牛酒为聘。女妇夫家，夫惭涩避之，旬日乃出。会聚，击铜鼓，吹角。……

卷二百二十三 奸臣列传上

……（李林甫）从幸华清宫，给御马、武士百人、女乐二部。薛王别墅胜丽甲京师，以赐林甫，它邸第、田园、水硙皆便好上腴。车马衣服侈靡，尤好声伎。侍姬盈房，男女五十人。……

卷二百二十三 奸臣列传下

……全忠还东，到长乐，群臣班辞，胤独至霸桥置酒，乙夜乃还。帝即召问：“全忠安否？”与饮，命宫人为舞剑曲，戊夜乃出，赐二宫人，固让乃许。……

卷二百二十四 叛臣列传上

……奉先过怀恩，升堂拜母，母让曰：“若与我儿约兄弟，今何自亲云京？然前事勿论，自今宜如初。”酒酣，怀恩舞，奉先厚纳以币。……

卷二百二十四 叛臣列传下

（高）骈造迎仙等楼，皆度高八十尺，饰以金珠�украй玉，侍女衣羽衣，新声度曲，以拟钧天，薰斋其上，祈与仙接。……

……用之每出入，驺御至千人；建大第，军胥营署皆备。建百尺楼，托云占星，实窥伺城中之有变者。左右姬侍百余，皆娟秀光丽，善歌舞，巾韝束带以侍。……

……（安）禄山德林甫，呼十郎。骆谷每奏事还，先问："十郎何如？"有好言辄喜；若谓"大夫好检校"，则反手据床曰："我且死！"优人李龟年为帝学之，帝以为乐。

晚益肥，腹缓及膝，奋两肩若挽牵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乃疾如风。……

……至大会，禄山踞重床，燎香，陈怪珍，胡人数百侍左右，引见诸贾，陈牺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

18

《旧五代史》

150卷　宋·薛居正等

题解

《旧五代史》原来称为《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共150卷。完成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四月至第二年闰十月，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张澹、李昉等人同修。后来欧阳修《五代史记》问世后，称为《新五代史》，薛居正等所修的史书就被称为《旧五代史》。《旧五代史》由《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杂传》、《志》7个部分组成。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

卷二 梁书·太祖纪二

（天后二年四月）丁酉，唐丞相崔胤自华来谒帝，屡述艰运危急，事不可缓，又虑群阉拥昭宗幸蜀，且告帝，帝为动容。胤将辞，启宴于府署，帝举酒，胤情激于衷，因自持乐板，声曲以侑酒。帝甚悦，座中以良马珍玩之物赉，既行，命诸将缮戎具。

卷四 梁书·太祖纪四

（开平二年秋七月）甲午，以高明门外繁台为讲武台。是台西汉梁孝王之时，尝按歌阅乐于此，当时因名曰吹台。其后有繁氏居于其侧，里人乃以姓呼之，时代绵寖，虽官吏亦从俗焉。

……

（开平三年正月）己卯，备法驾六军仪仗入西都。是日，御文明殿受朝贺。诏曰：“近年以来，风俗未泰，兵革且繁，正月燃灯，废停已久。今属创开鸿业，初建洛阳，方在上春，务达阳气，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

卷五 梁书·太祖纪五

（开平四年四月）乙丑，宴崇政院。帝在藩及践阼，励精求理，深戒逸乐，未尝命堂上歌舞。是日，止令内妓升阶，击鼓弄曲甚欢，至午而罢。

……

（开平四年八月）丙子，宴文武从官军使已下，设龟兹乐，赐物有差。

卷七 梁书·太祖纪七

乾化二年正月，宣：“上元夜，任诸市及坊市各点彩灯，金吾不用禁夜。”近年以来，以都下聚兵太广，未尝令坊市点灯故也。

卷十三 梁书·朱瑾列传

（朱）瑾有所乘名马，冬以锦帐贮之，夏以罗帱护之。爱妓桃氏有绝色，善歌舞。及知训至，奉卮酒为寿，初以名马奉，知训喜而言曰：“相公出镇，与吾暂别，离恨可知，愿此尽欢。”瑾即延知训于中堂，出桃氏。酒既醉，瑾斩知训首，示其部下。

卷十四 梁书·罗绍威列传

（罗）绍威形貌魁伟，有英杰气，工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每歌酒宴会，与宾佐赋诗，颇有情致。

卷十五　梁书·韩建列传

昭宗东迁，以（韩）建为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尹。车驾至陕，召太祖与建侍宴，宫妓奏乐，何皇后举觞以赐太祖，建蹑足，太祖遽起曰：“臣醉不任。”伪若颠仆即去。

卷二十二　梁书·杨师厚列传

向时河朔之俗，上元比无夜游，及（杨）师厚作镇，乃课魏人户立灯竿，千釭万炬，洞照一城，纵士女嬉游。复彩画舟舫，令女妓棹歌于御河，纵酒弥日。

卷二十七　唐书·庄宗纪一

帝洞晓音律，常令歌舞于前。

……

唐龙纪元年，帝才五岁，从武皇校猎于三垂岗，岗上有玄宗原庙在焉。武皇于祠前置酒，乐作，伶人奏《百年歌》者，陈其衰老之状，声调悽苦。

卷三十　唐书·庄宗纪四

是日，赐乐工周匝币帛。周匝者，帝之宠伶也，胡柳之役陷于梁，帝每思之，至是谒见，欣然慰接。周匝因言梁教坊使陈俊保庇之恩，垂泣推荐，请除郡守，帝亦许之。

卷三十一　唐书·庄宗纪五

同光二年春正月庚子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式。壬寅，南郊礼仪使、太常卿李燕进太庙登歌酌献乐舞名，懿祖室曰《昭德之舞》，献祖室曰《文明之舞》，太祖室曰《应天之舞》，昭宗室曰《永平之舞》。

卷三十二　唐书·庄宗纪六

（同光三年夏四月）辛巳，以旱甚，诏河南府徙市，造五方龙，集巫祷祭。

卷三十七　唐书·明宗纪三

天成元年秋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有司上言：“庄宗庙室酌献，请奏《武成之舞》。”从之。

卷三十八　唐书·明宗纪四

（天成二年八月）。癸巳，幸皇子从荣第，宣禁中伎乐观宴，从荣进马及器币，帝因以伎乐赐之。

卷三十九　唐书·明宗纪五

（天成三年夏四月）幽州上言，契丹有书求乐器。

……

（天成三年闰八月）乙丑，陕州节度使李从敏移镇沧州。以宣徽

南院使张延朗为陕州节度使。诏："在京遇行极法日，宜不举乐，兼减常膳。诸州遇行极法日，禁声乐。"

卷四十五 唐书·闵帝纪

（应顺元年春正月）戊寅，御明堂殿，仗卫如仪，宫悬乐作，群臣朝服就位，宣制大赦天下，改长兴五年为应顺元年。时议者以梓宫在殡，宫县乐作，非礼也，悬而不作可也。

卷四十九 唐书·后妃列传

庄宗善音律，喜伶人谑浪，太后常提耳诲之。

……

庄宗神闵敬皇后刘氏。(《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二。案：《刘后传》，《永乐大典》原本阙佚。考《北梦琐言》云：庄宗刘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安，得后，时年五六岁。归晋阳宫，为太后侍者，教吹笙。及笄，姿色绝众，声伎亦所长。太后赐庄宗，为韩国夫人侍者。后诞皇子继岌，宠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刘叟诣邺宫见上,称夫人之父。有内臣刘建丰认之,即昔日黄须丈人,后之父也。刘氏方与嫡夫人争宠，皆以门族夸尚，刘氏耻为寒家，白庄宗曰："妾去乡之，妾父死于乱兵，是时环尸而哭。妾固无父，是何田舍翁诈伪及此！"乃于宫门笞之，其实后即叟之长女也。庄宗好俳优，宫中暇日，自负蓍囊药箧，令继岌相随，以后父刘叟以医卜为业也。后方昼眠，及造其卧内，自称刘衙推访女，后大恚，笞继岌。……先是，庄宗自为俳优，名曰李天下，杂于涂粉优杂之间，时为诸优扑抶掴搭，竟为嚚妇恶伶之倾玷，有国者得不以为前鉴！）

卷五十三 唐书·李存贤列传

（李）存贤少有材力，善角觝。初，庄宗在藩邸，每宴，私与王郁角觝斗胜，郁频不胜。庄宗自矜其能，谓存贤曰："与尔一博，如胜，赏尔一郡。"即时角觝，存贤胜，得蔚州刺史。

卷六十七 唐书·任圜列传

（任圜）尝与重诲会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诲求之不得，嫌隙自兹而深矣。

卷六十九 唐书·刘延皓列传

（刘）延皓始以后戚自藩邸出入左右，甚以温厚见称，故末帝嗣位之后，委居近密。及出镇大名，而所执一变，掠人财贿，纳人园宅，聚歌僮为长夜之饮，而三军所给不时，内外怨之，因为令昭所逐。

唐书·卷七十一　马郁列传

（马郁）尝聘王镕于镇州，官妓有转转者，美丽善歌舞，因宴席，郁累挑之。幕客张泽亦以文章名，谓郁曰："子能座上成赋，可以此妓奉酬。"郁抽笔操纸，即时成赋，拥妓而去。

唐书·卷七十二　张承业列传

庄宗岁时还晋阳宫省太后，须钱蒱博、给伶官，尝置酒于泉府，庄宗酣饮，命兴圣宫使李继岌为承业起舞，既竟，承业出宝带币马奉之。庄宗指钱积谓承业曰："和哥无钱使，七哥与此一积，宝马非殊惠也。"承业谢曰："郎君歌舞，承业自出已俸钱。此钱是大王库物，准拟支赡三军，不敢以公物为私礼也。"庄宗不悦，使酒侵承业。

晋书·卷七十八　高祖纪四

（天福四年十二月）庚戌，礼官奏："来岁正旦，王公上寿，皇帝举酒，奏《玄同之乐》；再饮，奏《文同之乐》；三饮，奏同前。"从之，歌辞不录。……壬戌，礼官奏："正旦上寿，宫悬歌舞未全，且请杂用九部雅乐，歌教坊法曲。"从之。

晋书·卷七十九　高祖纪五

（天福五年）八月丁酉，帝观稼于西郊。己亥，详定院以先奉诏详定冬正朝会礼节、乐章、二舞行列等事上之，事具《乐志》。

……

（天福五年十一月）丙子，冬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贺，始用二舞。帝举觞，奏《玄同之乐》；登歌，奏《文同之乐》；举食，文舞歌《昭德之舞》，武舞歌《成功之舞》。典礼久废，至是复兴，观者悦之。

晋书·卷八十二　少帝纪二

（开运元年二月）庚申，宰臣冯道等再上表请听乐，皆不允。时帝自期年之后，于宫中间举细声女乐，及亲征以来，日于左右召浅蕃军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击节鸣鼓，更舞迭歌，以为娱乐。常谓侍臣曰："此非音乐也。"故冯道等奏请举乐，诏旨未允而止。

晋书·卷八十五　少帝纪五

有禅奴舍利者，即（契丹）永康之妻兄也，知帝有小公主在室，诣帝求之，帝辞以年幼不可。又有东西班数辈善于歌唱，禅奴又请之，帝乃与之。

晋书·卷九十　马全节列传

（马）全节自上党携歌妓一人之中山，馆于外舍，有人以谗言中之，全节害之。及诏除恒阳，遇疾，数见其妓，厌之复来。妓曰："我已得请，要公俱行。"全节具告家人，数日而卒。

卷九十七 晋书·范延光列传

天福二年夏六月，遣锐与晖将步骑二万，南抵黎阳。时锐以女妓十余辈从之，拥盖操扇，必歌吹而后食，将士烦热，睹之解体，寻为王师所败，贼众退还邺城。

卷九十七 晋书·杨光远列传

（杨光远）后逾岁入觐，高祖为置曲宴，教坊伶人以光远暴敛重赋，因陈戏讥之，光远殊无惭色。

卷一百一 汉书·隐帝纪

（乾祐元年秋二月）乙卯，礼仪使张昭上高祖庙尊号，献舞名并歌辞，舞曲请以“观德”为名，歌辞不录。

卷一百七 汉书·史宏肇列传

帝始听乐，赐教坊使玉带，诸伶官锦袍，往谢宏肇，（史）宏肇让之曰：“健儿为国戍边，忍寒冒暑，未能遍有沾赐，尔辈何功，敢当此赐！”尽取袍带还官。……

卷一百十八 周书·世宗纪五

（显德五年）十一月丁未朔，诏翰林学士窦俨，集文学之士，撰集《大周通礼》、《大周正乐》，从俨之奏也。

卷一百十九 周书·世宗纪六

（显德六年春正月）是月，枢密使王朴详定雅乐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并造律准，上之。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亦以为可。语在《乐志》。

卷一百二十 周书·恭帝纪

（显德六年秋七月）庚午，翰林学士、判太常寺窦俨撰进大行皇帝太室歌酌献辞，舞曰《定功之舞》，歌辞不录。

卷一百三十 周书·王峻列传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阳人也。父丰，本郡乐营使。峻幼慧黠善歌，梁贞明初，张筠镇相州，怜峻敏惠，遂畜之。及庄宗入魏州，筠弃镇南渡，以峻自随。时租庸使赵岩访筠于其第，筠召峻声歌以侑酒，岩悦，筠因以赠之，颇得亲爱。

卷一百三十七 外国列传一

及梁祖建号，（契丹）安巴坚（阿保机）亦遣使送名马、女乐、貂皮等求封册。

外国列传二 卷一百三十八

明宗时，诏沿边置场市马，诸夷皆入市中国，有回鹘、党项马最多。明宗招怀远人，马来无驽壮皆集，而所售过常直，往来馆给，道路倍费。其每至京师，明宗为御殿见之，劳以酒食，既醉，连袂歌呼，道其土风以为乐，去又厚以赐赍，岁耗百万计。

乐志上 卷一百四十四

古之王者，理定制礼，功成作乐，所以昭事天地，统和人神，历代已来，旧章斯在。洎唐季之乱，咸、镐为墟；梁运虽兴，《英》、《茎》扫地。庄宗起于朔野，经始霸图，其所存者，不过边部郑声而已，先王雅乐，殆将泯绝。当同光、天成之际，或有事清庙，或祈祀泰坛，虽簨虡犹施，而宫商孰辨？遂使磬襄、鼗武，入河、汉而不归；汤濩、舜韶，混陵谷而俱失。洎晋高祖奄登大宝，思迪前规，爰诏有司，重兴二舞。旋属烽火为乱，明法罔修，汉祚几何，无暇制作。周显德五年冬，将立岁仗，有司以崇牙树羽，宿设于殿庭。世宗因亲临乐悬，试其声奏，见钟磬之类，有设而不击者，讯于工师，皆不能对。世宗恻然，乃命翰林学士、判太常寺事窦俨参详其制，又命枢密使王朴考正其声。朴乃用古累黍之法，以审其度，造成律准，其状如琴而巨，凡设十三弦以定六律、六吕旋相为宫之义。世宗善之，申命百官议而行之。今亦备纪于后，以志五代雅乐沿革之由焉。

梁开平初，太祖受禅，始建宗庙，凡四室，每室有登歌、酌献之舞：

肃祖宣元皇帝室曰《大合之舞》。

敬祖光宪皇帝室曰《象功之舞》。

宪祖昭武皇帝室曰《来仪之舞》。

烈祖文穆皇帝室曰《昭德之舞》。

登歌乐章各一首。（《五代会要》云：太常少卿杨焕撰。）

二年春，梁祖将议郊禋，有司撰进乐名、舞名：

乐曰《庆和之乐》。

舞曰《崇德之舞》。

皇帝行奏《庆顺》。

奠玉帛登歌奏《庆平》。

迎俎奏《庆肃》。

酌献奏《庆熙》。

饮福酒奏《庆隆》。

送文舞迎武舞奏《庆融》。

亚献奏《庆和》。

终献奏《庆休》。

乐章各一首。太庙迎神，舞名《开平》。

皇帝行盥手、登歌、饮福酒、彻豆、送神，皆奏乐。

乐章各一首。

唐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庙室酌献，舞《武成之舞》。

登歌乐章一首。（《五代会要》云：尚书兵部侍郎崔君俭撰。）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庙室酌献，舞《雍熙之舞》。

登歌乐章一首。（《五代会要》云：太常卿卢文纪撰。）

晋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庙室酌献，舞《咸和之舞》。

登歌乐章一首。（《五代会要》云：太子宾客、判太常寺事赵光辅撰。）

汉文祖明元皇帝庙室酌献，舞《灵长之舞》。

德祖恭僖皇帝庙室酌献，舞《积善之舞》。

翼祖昭献皇帝庙室酌献，舞《显仁之舞》。

显祖章圣皇帝庙室酌献，舞《章庆之舞》。

登歌乐章各一首。（《五代会要》云：太常卿张昭撰。）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庙室酌献，舞《观德之舞》。

登歌乐章一首。

周信祖睿和皇帝庙室酌献，舞《肃雍之舞》。

僖祖明宪皇帝庙室酌献，舞《章德之舞》。

义祖翼顺皇帝庙室酌献，舞《善庆之舞》。

庆祖章肃皇帝庙室酌献，舞《观成之舞》。

登歌乐章各一首。

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庙室酌献，舞《明德之舞》。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庙室酌献，舞《定功之舞》。

登歌乐章各一首。(《五代会要》云：太祖庙室乐章，太常卿田敏撰。世宗庙室乐章，翰林学士、判太常寺事窦俨撰。)

乐章词多不录。

右乐章

晋天福四年十二月，礼官奏："来岁正旦，王公上寿，皇帝举酒，请奏《玄同之乐》；再举酒，奏《文同之乐》。"从之。

五年，始议重兴二舞，诏曰："正冬二节，朝会旧仪，废于离乱之时，兴自和平之代。将期备物，全系用心；须议择人，同为定制。其正冬朝会礼节、乐章、二舞行列等事宜，差太常卿崔棁、御史中丞窦贞固、刑部侍郎吕琦、礼部侍郎张允与太常寺官一一详定。礼从新意，道在旧章，庶知治世之和，渐见移风之善。"其年秋，棁等具述制度上奏云：

按《礼》云："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又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故乐书议舞云：夫乐在耳曰声，在目曰容。声应乎耳，可以听知；容藏于心，难以貌睹。故圣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发扬蹈厉以见其意，声容和合，则大乐备矣。又按《义镜》，问鼓吹十二按合于何所？答云：《周礼》鼓人掌六鼓四金，汉朝乃有黄门鼓吹。崔豹《古今注》云：因张骞使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为二十八曲。梁置鼓吹清商令二人。唐又有㭎鼓、金钲、大鼓、长鸣、歌箫、笳、笛，合为鼓吹十二按，大享会则设于悬外。此乃是设二舞及鼓吹十二按之由也。

今议一从令式，排列教习。文舞郎六十四人，分为八佾，每佾八人。左手执籥。《礼》云："苇籥，伊耆氏之乐也。"《周礼》有"籥师教国子"。《尔雅》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大者七孔，谓之篎。历代已来，文舞所用，凡用籥六十有四。右手执翟，《周礼》所谓羽舞也。《书》云："舞干羽于两阶。"翟，山雉也，以雉羽分析连攒而为之。二人执纛前引，数于舞人之外。舞人冠进贤冠，服黄纱袍，白纱中单，皂领褾，白练褴裆，白布大口袴，革带，乌皮履，白布袜。武舞郎六十四人，分为八佾。左手执干。干，楯也，今之旁牌，所以翳身也，其色赤，中画兽形，故谓之朱干。《周礼》所谓兵舞，取其武象，用楯六十有四。

右手执戚。戚，斧也，上饰以玉，故谓之玉戚。二人执旌前引，旌似旗而小，绛色，画升龙。二人执鼗鼓，二人执铎。《周礼》有四金之奏，其三曰金铎，以通鼓，形如大铃，仰而振之。金錞二，每錞二人举之，一人奏之。《周礼》四金之奏，一曰金錞，以和鼓，铜铸为之，其色玄，其形圆，若椎，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有六分，围二尺四寸，上有伏虎之状，旁有耳，兽形衔镮。二人执铙以次之。《周礼》四金之奏，二曰金铙，以止鼓，如铃无舌，摇柄以鸣之。二人掌相在左，《礼》云："理乱以相。"制如小鼓，用皮为表，实之以糠，抚之以节乐。二人掌雅在右，《礼》云："讯疾以雅。"以木为之，状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尺围，长五尺六寸，以羖皮鞔之，旁有二纽，髹画，宾醉而出，以器筑地，明行不失节。武舞人服弁，平巾帻，金支绯丝大袖，绯丝布裲裆，甲金饰，白练襠裆，锦腾蛇起梁带，豹文大口布袴，乌皮靴。工人二十，数于舞人之外。武弁朱褠，革带，乌皮履，白练襠裆，白布袜。殿庭仍加鼓吹十二按。《义镜》云：常设毡案，以毡为床也。今请制大床十二，床容九人，振作歌乐，其床为熊罴貙豹腾倚之状以承之，象百兽率舞之意。分置于建鼓之外，各三案，每案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二人，箫二人，笳二人。十二案，乐工百有八人，舞郎一百三十有二人，取年十五已上，弱冠已下，容止端正者。其歌曲名号、乐章词句，中书条奏，差官修撰。

从之。（《欧阳史·崔棁传》：高祖诏太常复文武二舞，详定正冬朝会礼及乐章。自唐末之乱，礼乐制度亡失已久，棁与御史中丞窦贞固、刑部侍郎吕琦、礼部侍郎张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会朝崇元殿，廷设宫悬，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进贤。黄纱袍，白中单，白练襠裆，白布大口袴，革带履，左执籥，右秉翟，执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帻，绯丝布大袖绣裆，甲金饰，白练襠裆，锦腾蛇起梁带，豹文大口袴，乌皮靴，左执干，右执戚，执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案，负以熊豹，以象百兽率舞。案设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箫、笳各二人。王公上寿，天子举爵，奏《玄同》；二举，登歌奏《文同》；举食，文舞《昭德》，武舞《成功》之曲。礼毕，高祖大悦，赐棁金帛，群臣左右睹者皆赞叹之。然礼乐废久，而制作简缪，又继以龟兹部《霓裳法曲》，参乱雅音。其乐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贾、州县避役之人，又无老师良工教习。明年正旦，复奏于廷，而登歌发声，悲离烦慝，如《薤露》、《虞殡》之音，舞者行列进退，皆不应节，闻者皆悲愤。开运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废二舞。）

汉高祖受命之年，秋九月，权太常卿张昭上疏，奏改一代乐名，其略曰：

昔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殿庭遍奏六代舞，所谓《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周室既衰，王纲不振，诸乐多废，惟《大韶》、《大武》二曲存焉。秦、汉以来，名为二舞：文舞，《韶》也；武舞，《武》也。汉时改为《文始》、《五行之舞》，历代因而不改。贞观作乐之时，祖孝孙改隋文舞为《治康之舞》，武舞为《凯安之舞》。贞观中，有《秦王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二舞，乐府又用为二舞，是舞有四焉。前朝行用年深，不可遽废，俟国家偃伯灵台，即别召工师，更其节奏，今改其名，具书如左：祖孝孙所定二舞名，文舞曰《治康之舞》，请改《治安之舞》；武舞曰《凯安之舞》，请改为《振德之舞》。贞观中二舞名，文舞《功成庆善乐》，前朝名《九功舞》，请改为《观象之舞》；武舞《秦王破阵乐》，前朝名为《七德舞》，请改为《讲功之舞》。其《治安》、《振德》二舞，请依旧郊庙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观象》、《讲功》二舞，请依旧宴会行用。

又请改《十二和乐》云：

> 昔周朝奏六代之乐，即今二舞之类是也。其宾祭常用，别有《九夏之乐》，即《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乐，改《九夏》为《十二雅》，前朝祖孝孙改雅为和，示不相沿也。臣今改和为成，取《韶》乐九成之义也。《十二成乐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之乐》，请改为《禋成》；祭地祇奏《顺和》，请改为《顺成》；祭宗庙奏《永和》，请改为《裕成》；祭天地、宗庙，登歌奏《肃和》，请改为《肃成》；皇帝临轩奏《太和》，请改为《政成》；王公出入奏《舒和》，请改为《弼成》；皇帝食举及饮宴奏《休和》，请改为《德成》；皇帝受朝、皇后入宫奏《正和》，请改为《骍成》；皇太子轩悬出入奏《承和》，请改为《胤成》；元日、冬至皇帝礼会，登歌奏《昭和》，请改为《庆成》；郊庙俎入奏《雍和》，请改为《扆成》；皇帝祭享、酌献、读祝文及饮福、受胙奏《寿和》，请改为《寿成》。

祖孝孙元定《十二和曲》，开元朝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凡制作礼法，动依典故，梁置《十二雅》，盖取十二天之成数，契八音十二律之变，辄益三和，有乖稽古。又缘祠祭所用，不可尽去，臣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齐太公庙降神奏《宣和》，请改为《师雅之乐》；三公升殿、会讫下阶履行奏《祴和》，请废，同用《弼成》；享先农、

耕籍田奏《丰和》，请废，同用《顺成》。

已上四舞、《十二成》、《雅乐》等曲，今具录合用处所及乐章首数，一一条例在下。

其歌词文不录。

周广顺元年，太祖初即大位，惟新庶政，时太常卿边蔚上疏请改舞名，其略云："前朝改祖孝孙所定二舞名，文舞曰《治安之舞》，武舞曰《振德之舞》，今请改《治安》为《政和之舞》，《振德》为《善胜之舞》。前朝改贞观中二舞名，文舞曰《观象之舞》，武舞曰《讲功之舞》，今请改《观象》为《崇德之舞》，《讲功》为《象成之舞》。又议改《十二成》，今改为顺。《十二顺乐曲》名：祭天神奏《禋成》，请改为《昭顺之乐》；祭地祇奏《顺成》，请改为《宁顺之乐》；祭宗庙奏《裕成》，请改为《肃顺之乐》；祭天地、宗庙，登歌奏《肃成》，今请改为《感顺之乐》；皇帝临轩奏《政成》，请改为《治顺之乐》；王公出入奏《弼成》，请改为《忠顺之乐》；皇帝食举奏《德成》，请改为《康顺之乐》；皇帝受朝、皇后入宫奏《扆成》，请改为《雍顺之乐》；皇太子轩悬出入奏《允成》，请改为《温顺之乐》；元日、冬至皇帝礼会，登歌奏《庆成》，请改为《礼顺之乐》；郊庙俎入奏《骍成》，请改为《禋顺之乐》；皇帝祭享、酌献、读祝及饮福、受胙奏《寿成》，请改为《福顺之乐》。梁武帝改《九夏》为《十二雅》，以协阳律、阴吕、十二管旋宫之义，祖孝孙改为《十二和》。开元中，乃益三和，前朝去二和，改一雅。今去雅，只用《十二顺》之曲。祭孔宣父、齐太公庙降神奏《师雅》，请同用《礼顺之乐》；三公升殿、会讫下阶履行同用《弼成》，请同用《忠顺之乐》；享先农及籍田同用《顺成》，请同用《宁顺之乐》。"曲词文多不载。（《五代会要》：边蔚请添召乐师，令在寺习乐。敕太常寺见管两京雅乐节级乐工共四十人外，更添六十人，内三十八人宜抽教坊贴部乐官兼充，余二十二人宜令本寺照名充填。仍令三司定支春冬衣粮，月报闻奏。其旧管四十人，亦量添请。）

世宗显德元年即位，有司上太祖庙室酌献，奏《明德之舞》。

五年六月，命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雅乐。十一月，翰林学士窦俨上疏论礼乐刑政之源，其一曰："请依《唐会要》所分门类，上自五帝，迄于圣朝，凡所施为，悉命编次，凡关礼乐，无有阙漏，名之曰大周通礼，俾礼院掌之。"其二曰："伏请命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于圣朝，凡乐章沿革，总次编录，系于历代乐录之后，永为定式，名之曰大周正乐，俾乐寺掌之。依文教习，务在齐肃。"诏曰："窦俨所上封章，备陈政要，

举当今之急务，疾近世之因循，器识可嘉，辞理甚当，故能立事，无愧莅官。所请编集大周通礼、大周正乐，宜依。仍令于内外职官前资前名中，选择文学之士，同共编集，具名以闻。委俨总领其事。所须纸笔，下有司供给。”

六年春正月，枢密使王朴奉诏详定雅乐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法，并造律准，上之。其奏疏略曰：

夫乐作于人心，成声于物，声气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数。九者，成数也，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钟之声，为乐之端也。半之，清声也。倍之，缓声也。三分其一以损益之，相生之声也。十二变而复黄钟，声之总数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为均，均有七调，合八十四调，播之于八音，著之于歌颂。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声废。洎东汉虽有大予丞鲍邺兴之，人亡而音息，无嗣续之者。汉至隋垂十代，凡数百年，所存者黄钟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声，其余五律，谓之哑钟，盖不用故也。唐太宗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在悬之器，方无哑者，安、史之乱，京都为墟，器之与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渐多纰缪。逮乎黄巢之余，工器都尽，购募不获，文记亦亡，集官详酌，终不知其制度。时有太常博士商盈孙，按《周官·考工记》之文，铸镈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悬者是也。虽有乐器之状，殊无相应之和。逮乎朱梁、后唐，历晋与汉，皆享国不远，未暇及于礼乐。以至于十二镈钟，不问声律宫商，但循环而击，编钟、编磬徒悬而已。丝、竹、匏、土，仅有七声，作黄钟之宫一调，亦不和备，其余八十三调，于是乎泯绝，乐之缺坏，无甚于今。

陛下天纵文武，奄宅中区，思复三代之风，临视乐悬，亲自考听，知其亡失，深动上心。乃命中书舍人窦俨参详太常乐事，不逾月调品八音，粗加和会。以臣尝学律历，宣示古今乐录，令臣讨论，臣虽不敏，敢不奉诏。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钟之管，与见在黄钟之声相应。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为众管互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钟之声。以第八弦六尺，设柱为林钟；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钟；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太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钟；第十一弦五尺一分，

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中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钟之清声。十二律中，旋用七声为均，为均之主者，宫也，徵、商、羽、角、变宫、变徵次焉，发其均主之声，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而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歌奏之曲，由之出焉。

伏以旋宫之声久绝，一日而补，出臣独见，恐未详悉，望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较其得失，然后依调制曲。八十四调，曲有数百，见存者九曲而已，皆谓之黄钟之宫。今详其音数，内三曲即是黄钟宫声，其余六曲，错杂诸调，盖传习之误也。唐初虽有旋宫之乐，至于用曲，多与礼文相违。既不敢用唐为则，臣又懵学独力，未能备究古今，亦望集多闻知礼文者，上本古曲，下顺常道，定其义理。于何月行何礼，合用何调何曲，声数长短，几变几成，议定而制曲，方可久长行用。所补雅乐旋宫八十四调，并所定尺、所吹黄钟管、所作律准，谨同上进。

世宗善之，诏尚书省集百官详议。兵部尚书张昭等议曰：

昔帝鸿氏之制乐也，将以范围天地，协和人神，候八节之风声，测四时之正气。气之清浊不可以笔授，声之善否不可以口传，故凫氏铸金，伶伦截竹，为律吕相生之算，宫商正和之音。乃播之于管弦，宣之于钟石，然后覆载之情䜣合，阴阳之气和同，八风从律而不奸，五声成文而不乱。空桑、孤竹之韵，足以礼神；《云门》、《大夏》之容，无亏观德。然月律有还宫之法，备于太师之职。经秦灭学，雅道凌夷。汉初制氏所调，惟存鼓舞，旋宫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闻。汉元帝时，京房善《易》、别音，探求古义，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准调，旋相为宫，成六十调。又以日法析为三百六十，传于乐府，而编悬复旧，律吕无差。遭汉中微，雅音沦缺，京房准法，屡有言者，事终不成。钱乐空记其名，沈重但条其说，六十律法，寂寥不传。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变之音，旋相为宫，得八十四调，与律准所调，音同数异。侯景之乱，其音又绝。隋朝初定雅乐，群党沮议，历载不成。而沛公郑译，因龟兹琵琶七音，以应月律，五正、二变，七调克谐，旋相为宫，复为八十四调。工人万宝常又减其丝数，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乐，令儒官集议。博士何妥驳奏，其郑、万所奏八十四调并废。隋氏郊庙所奏，唯黄钟一均，与五郊迎气，杂用蕤宾，但七调而已；其余五钟，悬而不作。三朝

宴乐，用缦乐九部，迄于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旧工祖孝孙、张文收整比郑译、万宝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调，方得丝管并施，钟石俱奏，七始之音复振，四厢之韵皆调。自安、史乱离，咸秦荡覆。崇牙树羽之器，扫地无余；戛击搏拊之工，穷年不嗣。郊庙所奏，何异南箕，波荡不还，知音殆绝。

臣等窃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旷不能长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则音息，世乱则乐崩，若不深知礼乐之情，安能明制作之本。陛下心苞万化，学富三雍。观兵耀武之功，已光鸿业；尊祖礼神之致，尤轸皇情。乃眷奉常，痛沦乐职，亲阅四悬之器，思复九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调钟律。枢密使王朴，采京房之准法，练梁武之通音，考郑译、宝常之七均，校孝孙、文收之九变，积黍累以审其度，听声诗以测其情，依权衡嘉量之前文，得备数和声之大旨，施于钟虡，足洽《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于太常寺集，命太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黄钟调七均，音律和谐，不相凌越。其余十一管诸调，望依新法教习，以备礼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庙、社稷、三朝大礼，合用十二管诸调，并载唐史、《开元礼》，近代常行。广顺中，太常卿边蔚奉敕定前件祠祭朝会舞名、乐曲、歌词，寺司合有薄籍，伏恐所定与新法曲调声韵不协，请下太常寺检详校试。如或乖舛，请本寺依新法声调，别撰乐章舞曲，令歌者诵习，永为一代之法，以光六乐之书。

世宗览奏，善之。乃下诏曰："礼乐之重，国家所先，近朝以来，雅音废坠，虽时运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击拊之音，空留梗概；旋相之法，莫究指归。枢密使王仆，博识古今，悬通律吕，讨寻旧典，撰集新声，定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宫之法，宜依张昭等议状行。仍令有司依调制曲，其间或有疑滞，更委王朴裁酌施行。"自是雅乐之音，稍克谐矣。

右雅乐制作。

19

《新五代史》

74卷　宋·欧阳修

题解

《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修的史书。中国古代本来有私家修史的传统，但隋文帝时下诏禁止私人修史，正史都由官修，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唐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景祐三年（1036）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1053）基本完成。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

《新五代史》由本纪、列传、考、世家、年谱、四夷附录六部分组成，共74卷。在编撰体例上，欧阳修不按朝代界限，打破了《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体系，把五代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欧阳修还分类编排列传，分列了《家人传》、《死节传》、《杂臣传》等等。

卷一　梁本纪第一

天祐元年正月，王如河中，遣牙将寇彦卿如京师，请迁都洛阳，并徙长安居人以东。……是时，六军诸卫兵已散亡。其从以东者，小黄门十数人，打球供奉、内园小儿等二百余人。

卷一　梁本纪第一

（天复三年）二月甲戌，天子赐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辉王祚为诸道兵马元帅，王为副元帅。王乃留子友伦为护驾指挥使，以为天子卫，引兵东归。天子饯于延喜楼，赐《杨柳枝》五曲。

卷五　唐本纪第五

存勖，克用长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还军上党，置酒三垂岗，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际，声甚悲，坐上皆凄怆。时存勖在侧，方五岁，克用慨然捋须，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儿也，后二十年，其能代我战于此乎！”……及长，善骑射，胆勇过人，稍习《春秋》，通大义，尤喜音声歌舞俳优之戏。

卷七　唐本纪第七

应顺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视朝于广寿殿。……戊寅，大赦，改元，用乐。

卷八　晋本纪第八

（天福五年）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舞。

卷九　晋本纪第九

（开运二年）秋八月甲子朔，废二舞。

卷十二　周本纪

（显德五年）十一月庚戌，作《通礼》、《正乐》。

卷十四　唐家人传

及破蜀，蜀之贵臣大将，自王宗弼已下，皆争以蜀宝货，妓乐奉崇韬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马、束帛、唾壶、麈柄而已。

……

后父刘叟，黄须，善医卜，自号刘山人。后生五六岁，晋王攻魏，掠成安，裨将袁建丰得后，纳之晋宫，贞简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庄宗见而悦之。庄宗已为晋王，太后幸其宫，置酒为寿，自起歌舞，太后欢甚，命刘氏吹笙佐酒，酒罢去，留刘氏以赐庄宗。

卷十七 晋家人传

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悦之。高祖崩，梓宫在殡，出帝居丧中，纳之以为后。是日，以六军仗卫、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庄，见于高祖影殿。群臣皆贺。帝顾谓冯道等曰："皇太后之命，与卿等不任大庆。"群臣出，帝与皇后酣饮歌舞，过梓宫前，醊而告曰："皇太后之命，与先帝不任大庆。"

卷二十四 唐臣传第十二

河南县令罗贯，为人强直，颇为（郭）崇韬所知。贯正身奉法，不受权豪请托，宦官、伶人有所求请，书积几案，一不以报，皆以示崇韬。崇韬数以为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齿。

卷二十五 唐臣传第十三

符存审，字德详，陈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贱，尝犯法当死，临刑，指旁坏垣顾主者曰："愿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许之，为徙垣下。而主将方饮酒，顾其爱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为妾歌，甚善。"主将驰骑召存审，而存审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悦之，存审因得不死。

卷二十六 唐臣传第十四

（毛）璋累历藩镇，又在华州得魏王继岌伐蜀余赀，既富而骄，益为淫侈。尝服赭袍饮酒，使其所得蜀妓为王衍宫中之戏于前。明宗闻而恶之，召为金吾上将军。

卷二十八 唐臣传第十六

（安）重诲尝过（任）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诲欲之，圜不与，由是二人益相恶。

……

（张）全义养子郝继孙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赀财，固请籍没，（赵）凤又上书言："继孙为全义养子，不宜有别籍之财，而于法不至籍没，刑人利财，不可以示天下。"是时，皇后及群小用事，凤言皆不见纳。

……

郭崇韬伐蜀，荐（张）宪可任为相，而宦官、伶人不欲宪在朝廷，枢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则为患不细。宪材诚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

卷三十 汉臣传

（隐）帝始听乐，赐教坊使等玉带、锦袍，往谢（史）弘肇，弘肇怒曰："健儿为国征行者未有偏赐，尔曹何功，敢当此乎！"悉取所赐还官。

他日，会饮章第，酒酣，为手势令，（史）弘肇不能为，客省使阎晋卿坐次弘肇，屡教之。苏逢吉戏曰："坐有姓阎人，何忧罚爵！"弘肇妻阎氏，酒家倡，以为讥己，大怒，以丑语诟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殴之，逢吉先出。

……

后赞，兖州瑕丘人。其母，倡也。赞幼善讴，事张延朗。延朗死，赞更事汉高祖，高祖爱之，以为牙将。

卷三十一 周臣传

……（显德）六年，又诏朴考正雅乐，朴以谓十二律管互吹，难得其真，乃依京房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短寸分设柱，用七声为均，乐成而和。

……

是时，天子英武，乐延天下奇才，而尤礼文士，（扈）载与张昭、窦俨、陶穀、徐台符等俱被进用。穀居数人中，文辞最劣，尤无行。……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进谀取合人主，事无大小，必称美颂赞，至于广京城、为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类，皆为颂以献，其辞大抵类俳优。

卷三十三 死事传

应顺元年二月，潞王从珂反凤翔，驰檄四邻，言奸臣幸先帝疾病，贼杀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动摇藩方，陈己所以兴兵讨乱之状。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弦谒（王）思同，欲因其欢以通意。是时，诸镇皆怀向背，所得潞王书檄，虽以上闻，而不绝其使。独思同执十十及从珂所使推官郝诩等送京师。

（孙）晟事（李）昪父子二十余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骄，每食不设几案，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号"肉台盘"，时人多效之。

卷三十六 义儿传

庄宗灭梁，继韬将走契丹，会赦至，乃已，因随其母朝于京师，……乃赍银数十万两至京师，厚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继韬初无恶意，为奸人所误耳。"杨夫人亦以赂谒刘皇后，刘皇后为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贷。"由是庄宗释继韬。尝从猎，宠倖无间。李存渥尤切齿，数诋责之，继韬怀不自安，复赂宦官、伶人求归镇，庄宗不许。

……

存贤，许州人也，本姓王名贤。少为军卒，善角觝，太祖击黄巢于陈州，得之，赐以姓名，养为子。……

庄宗即位，拜右武卫上将军。庄宗亦好角觝，尝与王较而屡胜，

颇以自矜，因顾存贤曰："尔能胜我，与尔一镇。"存贤搏而胜之。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庄宗既好俳优，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晋之俗，往往能歌其声，谓之"御制"者皆是也。其小字亚子，当时人或谓之亚次。又别为优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为王，至于为天子，常身与俳优杂戏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于亡。

皇后刘氏素微，其父刘叟，卖药善卜，号刘山人。刘氏性悍，方与诸姬争宠，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讳其事。庄宗乃为刘叟衣服，自负蓍囊药笈，使其子继岌提破帽而随之，造其卧内，曰："刘山人来省女。"刘氏大怒，笞继岌而逐之。宫中以为笑乐。

其战于胡柳也，嬖伶周匝为梁人所得。其后灭梁入汴，周匝谒于马前，庄宗得之喜甚，赐以金帛，劳其良苦。周匝对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乞二州以报此两人。"庄宗皆许以为刺史。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于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逾年，而伶人屡以为言，庄宗谓崇韬曰："吾已许周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

庄宗好畋猎，猎于中牟，践民田。中牟县令当马切谏，为民请，庄宗怒，叱县令去，将杀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诸伶走追县令，擒至马前责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邪？奈何纵民稼穑以供税赋！何不饥汝县民而空此地，以备吾天子之驰骋？汝罪当死！"

因前请亟行刑，诸伶共唱和之，庄宗大笑，县令乃得免去。庄宗尝与群优戏于庭，四顾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庄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惊骇，共持新磨诘曰："汝奈何批天子颊？"新磨对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于是左右皆笑，庄宗大喜，赐与新磨甚厚。新磨尝奏事殿中，殿中多恶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纵儿女啮人！"庄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讳狗，故新磨以此讥之。庄宗大怒，弯弓注矢将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无杀臣！臣与陛下为一体，杀之不祥！"庄宗大惊，问其故，对曰："陛下开国，改元同光，天下皆谓陛下同光帝。且同，铜也，若杀敬新磨，则同无光矣。"庄宗大笑，乃释之。

然时诸伶，独新磨尤善俳，其语最著，而不闻其佗过恶。其败政乱国者，有景进、史彦琼、郭门高三人为最。

是时，诸伶人出入宫掖，侮弄缙绅，群臣愤嫉，莫敢出气，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倖，四方藩镇，货赂交行，而景进最居中用事。庄宗遣进等出访民间，事无大小皆以闻。每进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军机国政皆与参决，三司使孔谦兄事之，呼为"八哥"。庄宗初入洛，居唐故宫室，而嫔御未备。阉宦希旨，多言宫中夜见鬼物，相惊恐，庄宗问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时，后宫万人，今空宫多怪，当实以人乃息。"庄宗欣然。其后幸邺，乃遣进等采邺美女千人，以充后宫。而进等缘以为奸，军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数千人。庄宗还洛，进载邺女千人以从，道路相属，男女无别。魏王继岌已破蜀，刘皇后听宦者谗言，遣继岌贼杀郭崇韬。崇韬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乐其死。皇弟存乂，崇韬之婿也，进谗于庄宗曰："存乂且反，为妇翁报仇。"乃囚而杀之。朱友谦，以梁河中降晋者，及庄宗入洛，伶人皆求赂于友谦，友谦不能给而辞焉。进乃谗友谦曰："崇韬且诛，友谦不自安，必反，宜并诛之。"于是及其将五六人皆族灭之，天下不胜其冤。进，官至银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国。

史彦琼者，为武德使，居邺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决彦琼，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俯首承事之。是时，郭崇韬以无罪见杀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见京师杀其诸子，因相传曰："崇韬杀魏王继岌而自王于蜀矣，以故族其家。"邺人闻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谦又见杀。友谦子廷徽为澶州刺史，有诏彦琼使杀之，彦琼秘其事，夜半驰出城。邺人见彦琼无故夜驰出，因惊传曰："刘皇后怒崇韬之杀继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彦琼计事。"邺都大恐。贝州人有来邺者，传此语以归。戍卒皇甫晖闻之，由此劫赵在礼作乱。在礼已至馆陶，邺都巡检使孙铎，

见彦琼求兵御贼，彦琼不肯与，曰："贼未至，至而给兵岂晚邪？"已而贼至，彦琼以兵登北门，闻贼呼声，大恐，弃其兵而走，单骑归于京师。在礼由是得入于邺以成其叛乱者，由彦琼启而纵之也。

郭门高者，名从谦，门高其优名也。虽以优进，而尝有军功，故以为从马直指挥使。从马直，盖亲军也。从谦以姓郭，拜崇韬为叔父，而皇弟存义又以从谦为养子。崇韬死，存义见囚，从谦置酒军中，愤然流涕，称此二人之冤。是时，从马直军士王温宿卫禁中，夜谋乱，事觉被诛。庄宗戏从谦曰："汝党存义、崇韬负我，又教王温反。复欲何为乎？"从谦恐，退而激其军士曰："罄尔之赀，食肉而饮酒，无为后日计也。"军士问其故，从谦因曰："上以王温故，俟破邺，尽坑尔曹。"军士信之，皆欲为乱。李嗣源兵反，向京师，庄宗东幸汴州，而嗣源先入。庄宗至万胜，不得进而还，军士离散，尚有二万余人。居数日，庄宗复东幸汜水，谋扼关以为拒。四月丁亥朔，朝群臣于中兴殿，宰相对三刻罢。从驾黄甲马军阵于宣仁门、步军阵于五凤门以俟。庄宗入食内殿，从谦自营中露刃注矢，驰攻兴教门，与黄甲军相射。庄宗闻乱，率诸王卫士击乱兵出门。乱兵纵火焚门，缘城而入，庄宗击杀数十百人。乱兵从楼上射帝，帝伤重，踣于绛霄殿廊下，自皇后、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时，帝崩，五坊人善友聚乐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从谦为景州刺史，已而杀之。

《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庄宗好伶，而弑于门高，焚以乐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卷三十八　宦者传

庄宗岁时自魏归省亲，须钱蒲博、赏赐伶人，而（张）承业主藏，钱不可得。庄宗乃置酒库中，酒酣，使子继岌为承业起舞，舞罢，承业出宝带、币、马为赠，庄宗指钱积呼继岌小字以语承业曰："和哥乏钱，可与钱一积，何用带、马为也？"承业谢曰："国家钱，非臣所得私也。"

卷四十　杂传第二十八

昭宗登齐云楼，西北顾望京师，作《菩萨蛮辞》三章以思归，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酒酣，与从臣悲歌泣下，（韩）建与诸王皆属和之。

……

庄宗灭梁，（温）韬自许来朝，因伶人景进纳赂刘皇后，皇后为言之，庄宗待韬甚厚，赐姓名曰李绍冲。

卷四十五
杂传第三十三

庄宗灭梁入洛，(朱)友谦来朝，赐姓名曰李继麟，赐予巨万。明年，加守太师、尚书令，赐铁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为遂州节度使，令锡忠武军节度使，诸子及其将校为刺史者十余人，恩宠之盛，时无与比。

是时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赂于友谦，友谦不能给而辞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谦阅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将以从军。及郭崇韬见杀，伶人景进言："唐兵初出时，友谦以为讨己，阅兵自备。"又言："与崇韬谋反。"且曰："崇韬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谦为内应。友谦见崇韬死，谋与存乂为郭氏报冤。"庄宗初疑其事，群伶、宦官日夜以为言。友谦闻之大恐，将入朝以自明，将吏皆劝其毋行。友谦曰："郭公有大功于国，而以谗死，我不自明，谁为我言者！"乃单车入朝。景进使人诈为变书，告友谦反。庄宗惑之，乃徙友谦义成军节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围其馆，驱友谦出徽安门外，杀之，复其姓名。诏魏王继岌杀令德于遂州，王思同杀令锡于许州，夏鲁奇族其家属于河中。鲁奇至其家，友谦妻张氏率其宗族二百余口见鲁奇曰："朱氏宗族当死，愿无滥及平人。"乃别其婢仆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张氏入室取其铁券示鲁奇曰："此皇帝所赐也，不知为何语！"鲁奇亦为之惭。

友谦死，其将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谦族诛，天下冤之。

……

(袁象先)在宋州十余年，诛敛其民，积货千万。庄宗灭梁，象先来朝洛阳，辇其资数十万，赂唐将相、伶官、宦者及刘皇后等，由是内外翕然称其为人。

……

庄宗灭梁，罢(朱)汉宾为右龙武统军，待之颇薄。后庄宗因出游幸其第，汉宾妻有色而惠，因侍左右，进酒食，奏歌舞，庄宗欢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去，汉宾自此有宠。

……

……(段)凝出入唐朝无媿色，见唐将相若倡优，因伶人景进纳赂刘皇后，以求恩宠。庄宗甚亲爱之，赐姓名曰李绍钦，以为泰宁军节度使。

卷五十
杂传第三十八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阳人也。父丰，为乐营将。峻少以善歌事梁节度使张筠。唐庄宗已下魏博，筠弃相州，走归京师。租庸使赵岩过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岩见而悦之。是时岩方用事，筠因以峻遗岩。梁亡，岩族诛，峻流落民间。

卷五十一　杂传第三十九

朱守殷，少事唐庄宗为奴，名曰会儿。庄宗读书，会儿常侍左右。……同光二年，领镇武军节度使。是时，庄宗初入洛，守殷巡检校京师，恃恩骄恣，凌侮勋旧，与伶人景进相为表里。

卷五十五　杂传第四十三

（天福）五年，高祖诏太常复文武二舞，详定正、冬朝会礼及乐章。自唐末之乱，礼乐制度亡失已久，（崔）棁与御史中丞窦贞固、刑部侍郎吕琦、礼部侍郎张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会朝崇元殿，廷设宫县，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进贤，黄纱袍，白中单，白练襦裆，白布大口袴，革带履。左执籥，右秉翟。执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帻，绯丝布大袖、绣裆甲金饰，白练襦，锦腾蛇起梁带，豹文大口袴，乌靴。左执干，右执戚。执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负以熊豹，以象百兽率舞。按设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箫、笳各二人。王公上寿，天子举爵，奏《玄同》；三举，登歌奏《文同》；举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礼毕，高祖大悦，赐棁金帛，群臣左右睹者皆嗟叹之。然礼乐废久，而制作简缪，又继以龟兹部《霓裳法曲》，参乱雅音，其乐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贾、州县避役之人，又无老师良工教习。明年正旦，复奏于廷，而登歌发声悲离烦慝，如《薤露》、《虞殡》之音，舞者行列进退，皆不应节，闻者皆悲愤。

卷五十七　杂传第四十五

（王）仁裕性晓音律，晋高祖初定雅乐，宴群臣于永福殿，奏黄钟，仁裕闻之曰："音不纯肃而无和声，当有争者起于禁中。"已而两军校斗升龙门外，声闻于内，人以为神。

卷六十一　吴世家

徐氏之专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徐）知训尤凌侮之。尝饮酒楼上，命优人高贵卿侍酒，知训为参军，隆演鹑衣髽髻为苍鹘。知训尝使酒骂坐，语侵隆演，隆演愧耻涕泣，而知训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训杀吏一人，乃止。吴人皆仄目。

卷六十二　南唐世家

周师步骑数万，水陆齐进，军士作《檀来》之歌，声闻数十里。

……

煜尝以熙载尽忠，能直言，欲用为相，而熙载后房妓妾数十人，多出外舍私侍宾客，煜以此难之，左授熙载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载尽斥诸妓，单车上道，煜喜留之，复其位。已而诸妓稍稍复还，煜曰："吾无如之何矣！"是岁，熙载卒，煜叹曰："吾终不得熙载为相也。"

卷六十三 前蜀世家

唐袭本以舞僮见幸于（王）建，（王）宗佶尤易之，后为枢密使，犹名呼袭，袭虽内恨，而外奉宗佶愈谨。建闻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枢密使，是将反也。"

……

蜀人富而喜遨，当王氏晚年，俗竞为小帽，仅覆其顶，俯首即堕，谓之"危脑帽"。（王）衍以为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间，民间以大帽识之，因令国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状如锥。而后宫皆戴金莲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号"醉妆"，国中之人皆效之。尝与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宫人衣服，皆画云霞，飘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状，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宫人皆和之。

……

庄宗召衍入洛，……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驿，庄宗用伶人景进计，遣宦者向延嗣诛其族。

卷六十四 后蜀世家

昶又遣子玄喆率精兵数万守剑门。玄喆辇其爱姬，携乐器、伶人数十以从，蜀人见者皆窃笑。

卷六十五 南汉世家

玢立，果不能任事。龑在殡，召伶人作乐，饮酒宫中，裸男女以为乐，或衣墨縗与倡女夜行，出入民家。

……

洪熙日益进声妓诱玢为荒恣。玢亦颇疑诸弟图己，敕宦官守宫门，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阴遣陈道庠养勇士刘思潮、谭令禋、林少强、少良、何昌廷等，习为角觝以献玢。玢宴长春宫以阅之，玢醉起，道庠与思潮等随至寝门拉杀之，尽杀其左右。

……

宦者林延遇、宫人卢琼仙，内外专恣为杀戮，晟不复省。常夜饮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楼项，拔剑斩之以试剑，因并斩其首。明日酒醒，复召玉楼侍饮，左右白已杀之，晟叹息而已。

……

（龚）澄枢等既专政，（刘）鋹乃与宫婢波斯女等淫戏后宫，不复出省事。延寿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鋹于内殿设帐幄，陈宝贝，胡子冠远游冠，衣紫霞裾，坐帐中宣祸福，呼鋹为太子皇帝，国事皆决于胡子，卢琼仙、龚澄枢等争附之。

卷六十六 楚世家

（吕）师周，勇健豪侠，颇通纬候、兵书，自言五世将家，惧不能免，常与酒徒聚饮，醉则起舞，悲歌慷慨泣下。

卷六十七 吴越世家

（开平）四年，（钱）镠游衣锦军，作《还乡歌》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

卷六十八 闽世家

（王）审知婢金凤，姓陈氏，鏻嬖之，遂立以为后。初，鏻有嬖吏归守明者，以色见倖，号归郎，鏻后得风疾，陈氏与归郎奸。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归郎以通陈氏。鏻命锦工作九龙帐，国人歌曰："谁谓九龙帐，惟贮一归郎？"

……

（陈）守元教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龙脑、薰陆诸香数斤，作乐于台下，昼夜声不辍，云如此可求大还丹。

卷七十二 四夷附录第一

庄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阿保机即慰劳坤曰："理正当如是尔！"又曰："吾闻此儿有宫婢二千人，乐官千人，放鹰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败也。我自闻其祸，即举家断酒，解放鹰犬，罢散乐官。我亦有诸部乐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为类吾儿，则亦安能长久？"

卷七十三 四夷附录第二

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谓西楼也。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

卷七十四 四夷附录第三

明宗时，诏沿边置场市马，诸夷皆入市中国，而回鹘、党项马最多。明宗招怀远人，马来无驽壮皆售，而所售常过直，往来馆给，道路倍费。其每至京师，明宗为御殿见之，劳以酒食，既醉，连袂歌呼，道其土风以为乐，去又厚以赐赉，岁耗百万计。

20

《宋史》

496卷　元·脱脱等

题解

《宋史》，元脱脱（托克托）等主持修撰。496卷。包括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字数多达500多万。元至正三年，设局重修《宋》、《辽》、《金》三史，以丞相脱脱为都总裁，五年四月《宋史》告成。于北宋及南宋高孝光宁四朝，据宋王朝国史旧本，比较详赡；于理宗、度宗两朝，缺漏很多。成书时间不及三年，纪志表传间时有矛盾；至有一人两传、一事数见等毛病。全书篇幅浩大，所收列传人物多至两千人，诸志保存了不少原始资料。

卷一 太祖本纪一

……（建隆元年）夏四月癸酉，窦俨上二舞十二乐曲名、乐章。……（五月）壬寅，窦俨上太庙舞曲名。……

……

……（乾德元年六月）庚子，百官三上表请举乐，从之。……（九月）丙寅，宴广政殿，始用乐。……

卷二 太祖本纪二

……（乾德四年）冬十月辛酉朔，命太常复二舞。……

卷三 太祖本纪三

（开宝六年二月）己亥，吴越国进银装花舫、金香师子。

卷四 太宗本纪一

……（开宝九年十二月）甲寅，御乾元殿受朝，乐县而不作。……

……（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壬寅，大宴崇德殿，不作乐。……

……

（太平兴国四年五月）辛卯，（北汉主刘）继元献官妓百余，以赐将校。

……

（太平兴国七年）十一月己酉，……禁民丧葬作乐。……

……

（雍熙元年）三月丁巳，滑州河决既塞，帝作《平河歌》赐近臣，蠲水所及州县今年租。……

卷五 太宗本纪二

（雍熙四年四月）丁未，幸金明池观水嬉，遂习射琼林苑，登楼，掷金钱缯彩于楼下，纵民取之。

（淳化三年三月）庚申，帝幸金明池观水戏，纵京城观者，赐高年白金器皿。

卷六 真宗本纪一

……（咸平二年八月）丁巳，大宴崇德殿，始作乐。……

（咸平三年五月）己丑，幸金明池观水嬉，遂幸琼林苑宴射。

卷七 真宗本纪二

（景德三年）六月丙子，群臣固请听乐，从之。……

……（七月）甲子，大宴含光殿，始用乐。……

八月甲戌，阅太常新集雅乐。……

……

……（景德三年十二月）辛卯，朝陵，缘路禁乐。……

……

……（景德四年八月）丁未，中书门下言庄穆皇后祥除已久，秋宴请举乐，不允。……

……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癸未，……诏离京至封禅以前不举乐，所经州县勿以声伎来迓。……

……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甲子，契丹国母葬，废朝，禁边城乐。……

卷八 真宗本纪三

……（大中祥符四年三月）壬辰，诏朝陵自西京至巩县不举乐。……

……

……（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戊子，御制配享乐章并二舞名，文曰《发祥流庆》，武曰《降真观德》。

……

……（天禧二年正月）辛亥，赐寿春郡王《恤民歌》。……

卷九 仁宗本纪一

……（乾兴元年十月）己未，祔真宗神主于太庙，庙乐曰《大明之舞》，以庄穆皇后配。……

……

（乾兴二年）八月丙辰朔，宴崇德殿，初用乐之半。……

……

……（天圣九年四月）乙巳，阅大乐。

卷十 仁宗本纪二

……（景祐元年十月）乙亥，作郊庙《景安》、《兴安》、《祐安》之曲。

……（十一月）癸丑，作《大安》之曲以飨圣祖。……

……

（景祐二年）二月戊午，御延福宫观大乐。……

……

……（景祐二年八月）甲寅，宴紫宸殿，初用乐。……

九月壬寅，按新乐。……

……

（景祐三年）二月丙辰，命官较太常钟律。……

……（三月）乙未，观新定钟律。……

卷十二 仁宗本纪四

（皇祐二年）六月己未，出新制明堂乐八曲。丁卯，以自制黄钟五音五曲，并肄于太常。……

……

（皇祐二年）九月丁亥，阅雅乐。……

……（闰十一月）丁卯，诏中书门下省、两制及太常官详定大乐。……

……

……（皇祐三年七月）丁巳，两制、礼官上大乐，名曰《大安》。……

……

……（皇祐四年十二月）壬辰，观新乐。……

……

（皇祐五年）夏四月甲午，命刘沆、梁适监议大乐。

……

六月乙亥，御紫宸殿，按《大安乐》，观宗庙祭器。……

……

九月乙酉，观新乐。

……

……（嘉祐元年八月）甲子，出恭谢乐章，肄于太常。……

……

（嘉祐七年）八月乙亥朔，出明堂乐章，肄于太常。……

卷十三 英宗本纪

……（治平二年八月）己亥，以水灾罢开乐宴。……

卷十四 神宗本纪一

……（治平四年九月）乙酉，祔英宗神主于太庙，乐曰《大英之舞》。……

卷十五 神宗本纪二

（熙宁三年）夏四月癸亥，幸金明池观水嬉，宴射琼林苑。

（元丰二年）夏四月辛丑，幸金明池观水嬉，宴射琼林苑。

卷十六 神宗本纪三

……（元丰四年十二月）乙亥，慈圣光献皇后禫祭，宰臣王珪等上表请听乐，不许，自是五表，乃从之。……

……

……（元丰五年）十二月丁巳，新乐成。……

六年春正月丁丑朔，御大庆殿受朝，始用新乐。……

卷十七 哲宗本纪一

……（元丰八年十一月）丁酉，祧翼祖，祔神宗于太庙，庙乐曰《大明之舞》。……

……（元祐二年七月）戊午，以辽萧德崇等贺坤成节，曲宴垂拱殿，始用乐。……

……

……（元祐四年十一月）辛卯，改发运、转运、提刑预妓乐宴会徒二年法。……

（元祐四年十二月）癸丑，更定朝仪二舞曰《威加四海》、《化成天下》。……

卷十八 哲宗本纪二

……（元符元年四月）壬寅，学士院上《宝玺》、《灵光》、《翔鹤》乐章。……

卷十九 徽宗本纪一

……（元符三年八月）癸亥，祔哲宗神主于太庙，庙乐曰《大成之舞》。

……

……（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辛未，出御制南郊亲祀乐章。……

卷二十 徽宗本纪二

……（崇宁四年八月）辛卯，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

……

……（大观元年五月）甲午，诏班新乐于天下。……

……

……（大观三年五月）丙辰，令辟雍宴用雅乐。……

六月甲戌朔，诏修《乐书》。……

（大观四年）夏四月己卯，班乐尺于天下。

卷二十一 徽宗本纪三

……（政和三年五月）己酉，班新燕乐。

……

（政和三年）八月甲戌，以燕乐成进执政官一等。……

……

冬十月乙丑，阅新乐器于崇政殿，出古器以示百官。戊辰，诏冬祀大礼及朝景灵宫，并以道士百人执威仪前导。……

……

……（政和四年四月）癸丑，阅太学、辟雍诸生雅乐。……

（政和七年六月）壬午，诏禁巫觋。

卷二十三 钦宗本纪

（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

卷二十四 高宗本纪一

……（建炎元年六月）庚辰，以二帝未还，禁州县用乐。……

卷三十 高宗本纪七

（建炎十二年）冬十月乙丑，始听中外用乐。……

……

（建炎十六年）冬十月戊戌，帝观新作礼器于射殿，撞景钟，奏新乐。……

卷三十一 高宗本纪八

……（建炎二十八年七月）庚辰，亲制郊庙乐章。……

卷三十二 高宗本纪九

……（建炎三十一年六月）乙丑，放女乐二百余人。……

卷三十三 孝宗本纪一

……（隆兴二年五月）乙巳，率群臣诣德寿宫贺天申节，始用乐。……

卷三十四 孝宗本纪二

（乾道四年）秋七月壬戌，……申禁异服异乐。……

卷三十五 孝宗本纪三

……（淳熙十二年三月）辛卯，禁习渤海乐。……

……

（淳熙十五年）秋七月戊戌，上高宗庙乐曰《大勋》，舞曰《大德》。……

卷三十七 宁宗本纪

……（绍熙元年十二月）癸酉，……上孝宗庙乐曰《大伦之舞》。……

本纪 理宗 卷四十四

……（宝祐三年正月）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张灯侈靡，倡优下贱，奇技献笑，媟汙清禁，上累圣德。今因震霆示威，臣愿圣明觉悟，天意可回。”帝纳其言。……

五行志 卷六十六

建隆中，京师士庶及乐工、少年竞唱歌曰《五来子》。自建隆、开宝，凡平荆、湖、川、广、江南，五国皆来朝。……

……

淳熙中，淮西竞歌汪秀才曲曰：“骑驴渡江，过江不得。”又为猱舞以和之。后舒城狂生汪格谋不轨，州兵入其家，缚之。其子拒杀，聚恶少数千为乱，声言渡江。事平，格亦伏诛。……十四年，都城市井歌曰：“汝亦不来我家，我亦不来汝家。”至绍熙二三年，其事始应于两宫。

嘉定三年，都城市井作歌词，末句皆曰“东君去后花无主”，朝廷恶而禁之。未几，太子询薨。

……

嘉泰四年，越人盛歌《铁弹子白塔湖曲》。俄有盗金十一者自号“铁弹子”，缪传其斗死于白塔湖中，后获于诸暨县。

律历志 卷六十八

昔黄帝作律吕，以调阴阳之声，以候天地之气。……《汉志》有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之目，后代因之，今亦用次序以志于篇：

……

曰和声。《周礼》，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古之圣人推律以制器，因器以宣声，和声以成音，比音而为乐。然则律吕之用，其乐之本欤！以其相生损益，数极精微，非聪明博达，则罕能详究。故历代而下，其法或存或阙，前史言之备矣。周显德中，王朴始依周法，以秬黍校正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钟之管，作律准以宣其声。宋乾德中，太祖以雅乐声高，诏有司重加考正。时判太常寺和岘上言曰：“古圣设法，先立尺寸，作为律吕，三分损益，上下相生，取合真音，谓之形器。但以尺寸长短非书可传，故累秬黍求为准的，后代试之，或不符会。西京铜望臬可校古法，即今司天台影表铜臬下石尺是也。及以朴所定尺比校，短于石尺四分，则声乐之高，盖由于此。况影表测于天地，则管律可以准绳。”上乃令依古法，以造新尺并黄钟九寸之管，命工人校其声，果下于朴所定管一律。又内出上党羊头山秬黍，累尺校律，亦相符合。遂下尚书省集官详定，众议佥同。由是重造十二律管，自此雅音和畅。

地理志四 卷八十八

荆湖南、北路，盖禹贡荆州之域。……其土宜谷稻，赋入稍多。而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深耕溉种，率致富饶，自是好讼者亦多矣。北路农作稍惰，多旷土，俗薄而质。归，峡信巫鬼，重淫祀，故尝下令禁之。

地理志五 卷八十九

川峡四路，盖禹贡梁、雍、荆三州之地，而梁州为多。……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涪陵之民尤尚鬼俗，有父母疾病，多不省视医药，及亲在多别籍异财。

礼志一 卷九十八

五礼之序，以吉礼为首，主邦国神祇祭祀之事。凡祀典皆领於太常。岁之大祀三十：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正月上辛又祀感生帝，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东西太一，腊日大蜡祭百神，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四孟季冬荐享太庙、后庙，春秋二仲及腊日祭太社、太稷，二仲九宫贵神。中祀九：仲春祭五龙，立春后丑日祀风师、亥日享先农，季春巳日享先蚕，立夏后申日祀雨师，春秋二仲上丁释奠文宣王，上戊释奠武成王。小祀九：仲春祀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马社，仲冬祭马步，季夏土王日祀中霤，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秋分享寿星，立冬后亥日祠司中、司命、司人、司禄，孟冬祭司寒。

礼志二 卷九十九

神宗元丰六年十一月二日，帝将亲郊，奉仁宗、英宗徽号册宝于太庙。是日晚，斋于大庆殿。三日，荐享于景灵宫，斋于太庙。四日，朝享七室，斋于南郊之青城。五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是日，帝服靴袍，乘辇至大次。有司请行礼。服大裘，被衮冕以出，至坛中壝门外，殿中监进大圭，帝执以入，宫架乐作，至午阶下版位，西向立，乐止。礼仪使赞曰："有司谨具，请行事。"宫架奏《景安》之乐，文舞作六成，止，帝再拜，诣罍洗，宫架乐作，至洗南北向，乐止。帝搢圭，盥帨讫，乐作，至坛下，乐止。升午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殿中监进镇圭，《嘉安》乐作，诣上帝神坐前，北向跪，奠镇圭于缫藉，执大圭，俯伏，兴，搢圭跪，三上香，奠玉币，执圭，俯伏，兴，再拜。内侍举镇圭授殿中监，乐止。《广安》乐作，诣太祖神坐前，东向，奠圭币如上帝仪。登歌乐作，帝降坛，乐止。宫架乐作，还位，西向立，乐止。礼部尚书、户部尚书以下奉馔俎，宫架《丰安》

乐作，奉奠讫，乐止。再诣罍洗，帝搢大圭，盥帨，洗爵拭爵讫，执大圭，宫架乐作，至坛下，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登歌《禧安》乐作，诣上帝神坐前，搢圭跪，执爵祭酒，三奠讫，执圭，俯伏，兴，乐止。太祝读册，帝再拜讫，乐作。次诣太祖神坐前，如前仪。登歌乐作，帝降自午阶，乐止。宫架乐作，还位，西向立，乐止。文舞退，武舞进，宫架《正安》之乐作，乐止。亚献盥帨讫，《正安》乐作，礼毕，乐止。终献行礼并如上仪，献毕，宫架乐作，帝升自午阶，乐止。登歌乐作，至饮福位，乐止。《禧安》乐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抟黍豆，再受爵，饮福讫，奠爵，执圭，俯伏，兴，再拜，乐作。帝降，还位如前仪。礼部、户部尚书徹俎豆，礼直官曰："赐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宫架《宴安》乐作，一成止。宫架乐作，帝诣望燎位，南向立，乐止。礼直官曰："可燎。"俟火燎半柴，礼仪使跪奏："礼毕。"宫架乐作，帝出中壝门，殿中监受大圭，归大次，乐止。有司奏解严。

政和《祈谷仪》：前期降御札，以来年正月上辛祈谷，祀上帝。前祀十日，太宰读誓于朝堂，刑部尚书莅之；少宰读誓于太庙斋房，刑部侍郎莅之。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前祀一日，服通天冠、绛纱袍，乘玉辂，诣青城。祀日，自斋殿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至大次，服衮冕，执圭，入正门，宫架《仪安》之乐作。礼仪使奏请行事，宫架作《景安》之乐，《帝临降康》之舞六成，止。太常升烟，礼仪使奉请再拜。盥洗，升坛上，登歌《嘉安》之乐作。皇帝搢大圭，执镇圭，诣上帝神位前，北向，奠镇圭于缫藉，执大圭，俯伏，兴。又奏请搢大圭，跪，受玉币。尊讫，诣太宗神位前，东向，奠币如上仪，登歌作《仁安》之乐。皇帝降阶，有司进熟，礼仪使奏请执大圭，升坛，登歌《歆安》之乐作。皇帝诣上帝神位前酌献，执爵祭酒，读册文讫，奏请皇帝再拜。诣太宗神位前酌献，并如上仪，登歌作《绍安》之乐。皇帝降阶，入小次，文舞退，武舞进，宫架《容安》之乐作。亚献酌献，宫架作《隆安》之乐，《神保锡羡》之舞。终献如之。礼仪使奏请皇帝诣饮福位，宫架《禧安》之乐作。皇帝受爵。又请再拜。有司徹俎，登歌《成安》之乐作。送神，宫架《景安》之乐作。皇帝诣望燎位。礼毕，还大次。雩祀上帝仪亦如之。惟太宗神位奠币作《献安》之乐，酌献作《感安之乐》。

宴飨之设，所以训恭俭，示惠慈也。宋制，尝以春秋之季仲及圣节、郊祀、籍田礼毕，巡幸还京，凡国有大庆皆大宴，遇大灾、大札则罢。天圣后，大宴率于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则不拘常制。……

……

……（元丰）九年，阁门言："大宴不用两军妓女，只用教坊小儿之舞。"王拱辰请以女童代之。元祐八年，诏罢独看。故事，大宴前一日，御殿阅百戏，谓之独看。修国史范祖禹言："是日进《神宗纪》草，陛下览先帝史册甫毕，即观百戏，理似未安，故请罢之。"

……

大观三年，议礼局上集英殿春秋大宴仪：

……

酒初行，群官搢笏受酒，先宰相，次百官，皆作乐。皇帝再举酒，（并殿中监、少监进。）群臣俱立席后，乐作，饮讫，赞各就坐。复行群臣酒，饮讫。皇帝三举酒，皆如第一之仪。尚食典奉御进食，太官设群臣食，乐作。赐祗应臣僚酒食，赞谢拜讫，复位。皇帝四举酒，（并典御进酒。）乐工致语，群官皆立席后，致语讫，赞百官再拜，就坐，乐作。皇帝五举酒，乐工奏乐，庭下舞队致词，乐作，舞队出。

东上阁门奏再坐时刻。俟放队讫，内侍举御茶床，皇帝降坐，鸣鞭，群臣退。赐花，再坐。前二刻，御史台、东上阁门催班，群官戴花北向立，内侍进班齐牌，皇帝诣集英殿，百官谢花再拜，又再拜就坐。内侍进御茶床，皇帝举酒，殿上奏乐，庭下作乐。皇帝再举酒，殿上奏乐，庭下舞队前致语，乐作，出。皇帝三举酒、四举酒皆如上仪。若宣示盏，即随所向，阁门官以下揖称宣示盏，躬赞就坐。若宣劝，即立席后躬饮讫，赞再拜。内侍举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阶再拜，舞蹈，又再拜讫，分班出。阁门官侧奏无公事，皇帝降坐，鸣鞭。

……

曲宴。凡幸苑囿、池籞、观稼、畋猎，所至设宴，惟从官预，谓之曲宴。……

……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诏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赏花曲宴自此始。……

……

游观。天子岁时游豫，则上元幸集观禧、相国寺、御宣德门观灯；首夏幸金明池观水嬉，琼林苑宴射；大祀礼成，则幸太一宫、集禧观、

相国寺恭谢，或诣诸寺观焚香，或至近郊阅武、观稼，其事盖不一焉。

……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四月，幸金明池习水战，帝御水殿，召近臣观之，谓宰相曰："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战耳。"因幸讲武台，阅诸军都试，军中之绝技者递加赐赉。遂登琼林苑楼，陈百戏，掷金钱，令乐人争之，极欢而罢。五月二日，出南薰门观稼，召从官列坐田中，令民刈麦，咸赐以钱帛。回幸玉津园观渔，张乐、习射，既宴而归。明年五月，幸城南观麦，赐田夫布帛有差。雍熙四年四月，幸金明池观水嬉，赐从官饮。帝曰："雨霁天凉，中外无事，宜勿惜醉。"因登苑中楼，尽欢而罢。淳化三年三月，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波间，令人泅波取之。因御船奏教坊乐，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帝顾视高年皓首者，就赐白金器皿。九月，幸潜龙园，驻辇池东岸，临水谓近臣曰："朕不至此已十年，昔尹京日，无事常痛饮池上，今池边之木已成林矣。"因顾教坊使郭守忠等数人曰："汝等前日以乐童从我，今亦皓首，光阴迅速如此。"嗟叹久之。……

真宗咸平元年八月，幸诸王宫。二年九月，幸开宝寺、福圣院。是后，二寺临幸者凡十有四。三年五月，幸金明池观水戏，扬旗鸣鼓，分左右翼，植木系彩，以为标识，方舟疾进，先至者赐之。移幸琼林苑，登露台，钧容直奏乐，台下百戏竞集，从臣皆醉。自是凡四临幸。九月，幸大相国寺。是后再幸者九。幸上清宫者十有二，幸玉津园者十，幸太一宫、玉清昭应宫各六，余不尽载。大中祥符八年正月十九日，中书门下上言："伏睹今月十四日，皇帝诣诸宫寺焚香，总三十余处，过百拜以上。臣等侍从，倍增忧灼，昨崇政殿已面奏陈。……乃诏礼仪院详定差减焉。

……

三元观灯，本起于方外之说。自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然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天子先幸寺观行香，遂御楼，或御东华门及东西角楼，饮从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列于楼下。东华、左右掖门、东西角楼、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皇城雉堞亦遍设之。其夕，开旧城门达旦，纵士民观。后增至十七、十八夜。

太祖建隆二年上元节，御明德门楼观灯，召宰相、枢密、宣徽、三司使、端明、翰林、枢密直学士两省五品以上官、见任前任节度观

察使饮宴，江南、吴越朝贡使预焉。四夷蕃客列坐楼下，赐酒食劳之，夜分而罢。三年正月十三夜然灯，罢内前排场戏乐，以昭宪皇太后丧制故也。

太平兴国二年七月中元节，御东角楼观灯，赐从官宴饮。五年十月下元节，依中元例，张灯三夜。雍熙五年上元节，不观灯，躬耕籍田故也。后凡遇用兵及灾变、诸臣之丧，皆罢。

真宗景德元年正月十四日，赐大食、三佛齐、蒲端诸国进奉使缗钱，令观灯宴饮。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诏天庆节听京城然灯一昼夜。六年四月十六日，先天降圣节亦如之。天圣二年六月，罢降圣节然灯。

政和三年正月，诏放灯五日。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诏景龙门预为元夕之具，实欲观民风、察时态、黼饰太平、增光乐国，非徒以游豫为事。特赐公、师、宰执以下宴，及御制诗四韻赐太师蔡京。……宣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赐太师蔡京以下应两府赴睿谟殿宴，景龙门观灯。续有旨，宣太傅王黼赴宴。七年正月十八日，宴辅臣，观灯。

赐酺，自秦始，秦法，三人以上会饮则罚金，故因事赐酺，吏民会饮，过则禁之。唐尝一再举行。

……

太宗雍熙元年十二月，诏曰："王者赐酺推恩，与众共乐，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亿兆之欢心。累朝以来，此事久废，盖逢多故，莫举旧章。今四海混同，万民康泰，严禋始毕，庆泽均行。宜令士庶之情，共庆休明之运，可赐酺三日。"二十一日，御丹凤楼观酺，召侍臣赐饮。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作山车、旱船，往来御道。又集开封府诸县及诸军乐人列于御街，音乐杂发，观者溢道，纵士庶游观，迁市肆百货于道之左右。召畿甸耆老列坐楼下，赐之酒食。明日，赐群臣宴于尚书省，仍作诗以赐。明日，又宴群臣，献歌、诗、赋、颂者数十人。

真宗景德三年九月，诏许群臣、士庶选胜宴乐，御史台、皇城司毋得纠察。四年二月甲申，上御五凤楼观酺，宗室、近臣侍坐，楼前露台奏教坊乐，召父老五百人列坐，赐饮于楼下。……凡赐酺，命内诸司使三人主其事，于乾元楼前露台上设教坊乐。又骈系方车四十乘，上起彩楼者二，分载钧容直、开封府乐。复为棚车二十四，每十二乘为之，皆驾以牛，被之锦绣，萦以彩纼，分载诸军、京畿伎乐，又于中衢编木为栏处之。徙坊市邸肆对列御道，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版为饰。上御乾元门，召京邑父老分番列坐楼下，传旨问安否，赐以衣服、茶帛。若五日，则第一日近臣侍坐，特召丞、郎、给、谏，上举觞，

教坊乐作，二大车自升平桥而北，又有旱船四挟之以进，棚车由东西街交骛，并往复日再焉。东距望春门，西连阊阖门，百戏竞作，歌吹腾沸。宗室亲王、近列牧伯洎旧臣、宗室官，为设彩棚于左右廊庑。士庶纵观，车骑填溢，欢呼震动。第二日宴群臣百官于都亭驿、宗室于亲王宫。第三日宴宗室内职于都亭驿、近臣于宰相第。第四日宴百官于都亭驿、宗室于外苑。第五日复宴宗室内职于都亭驿、近臣于外苑。上多作诗，赐令属和，及别为劝酒诗。禁军将校日会于殿前马、步军之廨。

是岁，东封泰山，所过州府，上御子城门楼，设山车、彩船载乐，从臣侍坐，本州父老、进奉使、蕃客悉预。……

卷一百一十五 礼志十八

皇子冠，前期择日奏告景灵宫，太常设皇子冠席文德殿东阶上，稍北东向，设褥席，陈服于席南，东领北上。……

其日质明，皇帝通天冠、绛纱袍，御文德殿。皇子自东房出，内侍二人夹侍，王府官从，《恭安》之乐作，即席南向坐，乐止。掌冠者进折上巾，北向跪冠，《修安》之乐作；赞冠者进，北面跪正冠，皇子兴，内侍跪进服讫，乐止。掌冠者揖皇子复坐，以爵跪进，祝曰："酒醴和旨，笾豆静嘉。授尔元服，兄弟具来。永言保之，降福孔皆。"皇子搢笏，跪受爵，《翼安》之乐作，饮讫，太官令进馔讫。再加七梁冠，《进安》之乐作。掌冠者进爵，祝曰："宾赞既戒，肴核惟旅。申加厥服，礼仪有序。允观尔成，承天之祜。"皇子跪受爵，《辅安之乐》作，太官奉馔。三加九旒冕，《广安之乐》作。掌冠者进爵，祝曰："旨酒嘉栗，甘荐令芳。三加尔服，眉寿无疆。永承天休，俾炽而昌。"皇子跪受爵，《贤安》之乐作，太官奉馔，馔徹。

卷一百一十六 礼志十九

大朝会。宋承前代之制，以元日、五月朔、冬至行大朝会之礼。太祖建隆二年正月朔，始受朝贺于崇元殿，服衮冕，设宫县、仗卫如仪。仗退，群臣诣皇太后宫门奉贺。帝常服御广德殿，群臣上寿，用教坊乐。五月朔，受朝贺于崇元殿，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宫县、仪仗如元会仪。乾德三年冬至，受朝贺于文明殿，四年于朝元殿，贺毕，常服御大明殿，群臣上寿，始用雅乐登歌、二舞，群臣酒五行罢。

太宗淳化三年正月朔，命有司约《开元礼》定上寿仪，皆以法服行礼，设宫县、万舞，酒三行罢。

……

绍兴十二年十月，臣僚言："窃以元正一岁之首，冬至一阳之复，

圣人重之，制为朝贺之礼焉。自上世以来，未之有改也。……主上临御十有六年，正、至朝贺，初未尝讲，艰难之际宜不遑暇。兹者太母还宫，国家大庆，四方来贺，亶惟其时。欲望自今元正、冬至举行朝贺之礼，以明天子之尊，庶几旧典不至废坠。”礼部太常寺考定朝会之礼，依国故事，设黄麾、大仗、车辂、法物、乐舞等，百寮服朝服，再拜上寿，宣王公升殿，间饮三周。诏：“自来年举行。”……

明年，阁门言：“依汴京故事，遇行大礼，则冬至及次年正旦朝会皆罢。”

十四年九月，有司言：“明年正旦朝会，请权以文德殿为大庆殿，合设黄麾大仗五千二十七人，欲权减三分之一；合设八宝于御坐之东西，及登歌、宫架、乐舞、诸州诸蕃贡物。行在致仕官、诸路贡士举首，并令立班。”诏从之。十五年正旦，御大庆殿受朝，文武百官朝贺如仪。

田猎。太祖建隆二年，始校猎于近郊。先出禁军为围场，五坊以鸷禽细犬从。帝亲射走兔三，从官贡马称贺。其后多以秋冬或正月田于田郊，从官或赐窄袍暖靴，亲王以下射中者赐以马。

太宗将北征，因阅武猎近郊。以多盗措狐兔者，命禁之。……帝常以腊日校猎，谕从臣曰：“腊日出狩，以顺时令，缓辔从禽，是非荒也。”回幸讲武台，张乐，赐群臣饮。……

至仁宗时，言者言校猎之制所以顺时令，训戎事，请修此礼。于是诏枢密院奏定制度。猎日五鼓，帝御内东门，赐从官酒三行，奏钧容乐，幸琼林苑门，赐从官食。遂猎于杨村，宴于幄殿，奏教坊乐。遣使以所获驰荐太庙。

……

打球，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三月，会鞠大明殿。有司除地，竖木东西为球门，高丈余，首刻金龙，下施石莲华坐，加以采缋。左右分朋主之，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御龙官锦绣衣持哥舒棒，周卫球场。殿阶下，东西建日月旗。教坊设龟兹部鼓乐于两廊，鼓各五。又于东西球门旗下各设鼓五。阁门豫定分朋状取裁。亲王、近臣、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驸马都尉、诸司使副使、供奉官、殿直悉预。其两朋官，宗室、节度以下服异色绣衣，左朋黄襴；右朋紫襴；打球供奉官左朋服紫绣，右朋服绯绣，乌皮靴，冠以华插脚折上巾。天厩院供驯习马并鞍勒。帝乘马出，教坊大合《凉州曲》，诸司使以下前导，从臣奉迎。既御殿，群臣谢，宣召以次上马，马皆结尾，分朋自两厢入，序立于西厢。帝乘马当庭西南驻。内侍发

金合，出朱漆球掷殿前。通事舍人奏云：御朋打东门。帝击球，教坊作乐奏鼓。球既度，飐旗、鸣钲、止鼓。帝回马，从臣奉觞上寿，贡物以贺。赐酒，即列拜，饮毕上马。帝再击之，始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擂鼓。将及门，逐厢急鼓。球度，杀鼓三通。球门两旁置绣旗二十四，而设虚架于殿东西阶下。每朋得筹，既插一旗架上以识之。帝得筹，乐少止，从官呼万岁。群臣得筹则唱好，得筹者下马称谢。凡三筹毕，乃御殿召从臣饮。又有步击者、乘驴骡击者，时令供奉者朋戏以为乐云。

有宋之乐，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乐声高，不合中和，乃诏和岘以王朴律准较洛阳铜望臬石尺为新度，以定律吕，故建隆以来有和岘乐。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肃言器久不谐，复以朴准考正。时李照以知音闻，谓朴准高五律，与古制殊，请依神瞽法铸编钟。既成，遂请改定雅乐，乃下三律，炼白石为磬，范中金为钟，图三辰、五灵为器之饰，故景祐中有李照乐。未几，谏官、御史交论其非，竟复旧制。其后诏侍从、礼官参定声律，阮逸、胡瑗实预其事，更造钟磬，止下一律，乐名《大安》。乃试考击，钟声弇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故皇祐中有阮逸乐。神宗御历，嗣守成宪，未遑制作，间从言者绪正一二。知礼院杨杰条上旧乐之失，召范镇、刘几与杰参议。几、杰请遵祖训，一切下王朴乐二律，用仁宗时所制编钟，追考成周分乐之序，辨正二舞容节；而镇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钟量，废四清声。诏悉从几、杰议。乐成，奏之郊庙，故元丰中有杨杰、刘几乐。范镇言其声杂郑、卫，请太府铜制律造乐。哲宗嗣位，以乐来上，按试于庭，比李照乐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镇乐。杨杰复议其失，谓出于镇一家之学，卒置不用。徽宗锐意制作，以文太平，于是蔡京主魏汉津之说，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以帝指为律度，铸帝鼐、景钟。乐成，赐名《大晟》，谓之雅乐，颁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宁以来有魏汉津乐。

夫《韶》、《濩》之音，下逮战国，历千数百年，犹能使人感叹作兴。当是时，桑间、濮上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乐犹存，岂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继承亦代有其人欤？由是论之，郑卫、《风》《雅》，不异器也。知此道也，则虽百世不易可也。礼乐道丧久矣，故宋之乐屡变，而卒无一定不易之论。考诸家之说，累黍既各执异论，而身为度之说尤为荒唐。方古制作，欲垂万世，难哉！观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说，虽贤者有所未知，直曰乐声高下于歌声，则童子可知矣；八音

克谐之说，智者有所未谕，直以歌声齐箫声，以箫声定十六声而齐八器，则愚者可谕矣。审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声应，自不夺伦，移宫换羽，特余事耳。去沾滞靡曼而归之和平澹泊，大雅之音，不是过也。

南渡之后，大抵皆用先朝之旧，未尝有所改作。其后诸儒朱熹、蔡元定辈出，乃相与讲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归极，著为成书，理明义析，具有条制，粲然使人知礼乐之不难行也。惜乎宋祚告终，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

今集累朝制作损益因革、议论是非，悉著于编，俾来者有考焉。为《乐志》。

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其二曰乐，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历代相因，咸有制作。唐定乐令，惟著器服之名。后唐庄宗起于朔野，所好不过北鄙郑、卫而已，先王雅乐，殆将扫地。晋天福中，始诏定朝会乐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周世宗尝观乐县，问宫人，不能答。由是患雅乐凌替，思得审音之士以考正之，乃诏翰林学士窦俨兼判太常寺，与枢密使王朴同详定，朴作律准，编古今乐事为《正乐》。

宋初，命俨仍兼太常。建隆元年二月，俨上言曰："三、五之兴，礼乐不相沿袭。洪惟圣宋，肇建皇极，一代之乐，宜乎立名。乐章固当易以新词，式遵旧典。"从之，因诏俨专其事。俨乃改周乐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盖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祭天为《高安》，祭地为《静安》，宗庙为《理安》，天地、宗庙登歌为《嘉安》，皇帝临轩为《隆安》，王公出入为《正安》，皇帝食饮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宫为《顺安》，皇太子轩县出入为《良安》，正冬朝会为《永安》，郊庙俎豆入为《丰安》，祭享、酌献、饮福、受胙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农用《静安》。

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献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顺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宁》之舞，翼祖简恭皇帝室奏《大顺》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庆》之舞。"从之。

乾德元年，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等奉诏撰定祀感生帝之乐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币用《庆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献用《崇安》，饮福用《广安》，亚献、终献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来，乐工未具，是岁秋，行郊享之礼，诏选开封府乐工八百三十人，权隶太常习鼓吹。

四年春，遣拾遗孙吉取成都孟昶伪宫县至京师，太常官属阅视，考其乐器，不协音律，命毁弃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岘言："大乐署旧制，

宫县三十六虡设于庭，登歌两架设于殿上。望诏有司别造，仍令徐州求泗滨石以充磬材。”许之。先是，晋开运末，礼乐之器沦陷，至是，始令有司复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视教坊、开封乐籍，选乐工子弟以备其列，冠服准旧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设毡床十二，为熊罴腾倚之状，以承其下；每案设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

……

自国初已来，御正殿受朝贺，用宫县；次御别殿，群臣上寿，举教坊乐。是岁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贺毕，群臣诣大明殿行上寿礼，始用雅乐、登歌、二舞。是月，和岘又上言：

郊庙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缀兆未称《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义，以揖让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让受禅，宜先奏文舞。按《尚书》，舜受尧禅，玄德升闻，乃命以位。请改殿宇所用文舞为《玄德升闻》之舞。其舞人，约唐太宗舞图，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数，分为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执拂，服裤褶，冠进贤冠。引舞二人，各执五采纛，其舞状、文容、变数，聊更增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内，即当次奏武舞。按《尚书》，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请改为《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数、行列悉同文，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执五采旗。其舞六变：一变象六师初举，二变象上党克平，三变象维扬底定，四变象荆湖归复，五变象邛蜀纳款，六变象兵还振旅。乃别撰舞典、乐章。其铙、铎、雅、相、金錞、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即依乐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请于郊庙仍旧通用。

又按，唐贞观十四年，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作《景云河清歌》，名燕乐，元会第二奏者是也。伏见今年荆南进甘露，京兆、果州进嘉禾，黄州进紫芝，和州进绿毛龟，黄州进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龟》、《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会登歌，首奏之。

有诏："二舞人数衣冠悉仍旧制，乐章如所请。"

……

淳化二年，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和𡺚上言："兄岘尝于乾德中约《唐志》故事，请改殿庭二舞之名，舞有六变之象，每变各有乐章，歌咏太祖功业。今睹来岁正会之仪，登歌五瑞之曲已从改制，则文武二舞亦当定其名。《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辞，谓文德也；汉史有'威加海内'之歌，谓武功也。望改殿庭旧用《玄德升闻》之舞为《化成天

下》之舞，《天下大定》之舞为《威加海内》之舞。其舞六变：一变象登台讲武，二变象漳、泉奉土，三变象杭、越来朝，四变象克殄并、汾，五变象肃清银、夏，六变象兵还振旅。每变乐章各一首。”诏可。

三年，元日朝贺毕，再御朝元殿，群臣上寿，复用宫县、二舞，登歌五瑞曲，自此遂为定制。幪又请取今朝祥瑞之殊尤者作为四瑞乐章，备郊庙奠献，以代旧曲，诏从之。有司虽承诏，不能奉行，故今阙其曲。

……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四月，详定所言：“东封道路稍远，欲依故事，山上园台及山下封祀坛前俱设登歌两架，坛下设二十架并二舞，其朝觐坛前亦设二十架，更不设熊罴十二案。”从之。

……

十月，真宗亲习封禅仪于崇德殿，睹亚献、终献皆不作乐，因令检讨故事以闻。有司按《开宝通礼》，亲郊，坛上设登歌，皇帝升降、尊献、饮福则作乐；坛下设宫县，降神、迎俎、退文舞、引武舞、迎送皇帝则作。亚献、终献、升降在退文舞引武舞之间。有司摄事，不设宫架、二舞，故三献、升降并用登歌。今山上设登歌，山下设宫县、二舞，其山上圜台亚献、终献准亲祠例，无用乐之文。于时特诏亚、终献并用登歌。

五年，圣祖降，有司言：“按唐太清宫乐章，皆明皇亲制，其崇奉玉皇、圣祖及祖宗配位乐章，并望圣制。”诏可之。圣制荐献圣祖文舞曰《发祥流庆》之舞，武舞曰《降真观德》之舞。自是，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亲荐皆备乐，用三十六虡。景灵宫以庭狭，止用二十虡。上又取太宗所撰《万国朝天曲》曰《同和》之舞，《平晋曲》曰《定功》之舞，亲作乐辞，奏于郊庙。自时厥后，仁宗以《大明》之曲尊真宗，英宗以《大仁》之曲尊仁宗，神宗以《大英》之曲尊英宗。

仁宗天圣五年十月，翰林侍讲学士孙奭言：“郊庙二舞失序，愿下有司考议。”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刘筠等议曰：“周人奏《清庙》以祀文王，《执竞》以祀武王，汉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庙，每室乐歌异名。盖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随变。属者，有司不详旧制，奠献止登歌而乐舞不作，其失明甚。请如旧制，宗庙酌献复用文舞，皇帝还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亚献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献已奠还位则正。盖庙室各颂功德，故文舞迎神后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则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献，惟登歌奏《禧安》之乐，而县乐舞缀不作，亚献、终献仍用武舞。”诏从之。是时，仁宗始大朝会，群臣上寿，作《甘

露》、《瑞木》、《嘉禾》之曲。

……

古者，镈钟击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大射有二镈，皆乱击焉。后周以十二镈相生击之。景德中，李宗谔领太常，总考十二镈钟，而乐工相承，殿庭习用三调六曲。三调者，黄钟、大簇、蕤宾也；六曲者，调别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庙之县则环而击之。宗谔上言曰："金部之中，镈钟为难和，一声不及，则宫商失序，使十二镈工皆精习，则迟速有伦，随月用律，诸曲无不通矣。"真宗因诏黄钟、太簇二宫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

……

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乐图义》，其论武舞所执九器，经、礼但举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后先，故旅进辈作而无终始之别。且翿者，所谓导舞也；铎者，所谓通鼓也；錞者，所谓和鼓也；铙者，所谓止鼓也；相者，所谓辅乐也；雅者，所谓陔步也。宁有导舞方始而参以止鼓，止鼓既摇而乱以通铎？臣谓当舞入之时，左执干，右执戚，离为八列，别使工人执旌最前，翿、铎以发之，錞以和之，左执相以辅之，右执雅以节之。及舞之将成也，则鸣铙以退行列，筑雅以陔步武，翿、铎、錞、相皆止而不作。如此则庶协舞仪，请如祁所论。"其冬，帝躬款奉慈庙，乐县罢建鼓，始以磬代镈钟。

礼官又言："《春秋·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何休、范宁等咸谓，不言佾者，明佾则干舞在其中，妇人无武事，独奏文乐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据以为说，故章皇后庙独用文舞。至唐垂拱以来，中宫之县既用镈钟，其后相承，故仪坤等庙献武舞，备钟石之乐，尤为失礼。前诏议奉慈之乐，有司援旧典，已用特磬代镈钟，取阴教尚柔，以静为体。今乐去大钟而舞进干盾，颇戾经旨，请止用《文德》之舞。"奏可。

……

景祐三年七月，冯元等上新修《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诏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取邓保信、阮逸、胡瑗等钟律，详定得失可否以闻。

康定元年，阮逸上《钟律制议》并图三卷。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礼仪使言："明堂所用乐皆当随月用律，九月以无射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乐。"于是内出明堂乐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诚安》；皇帝升降行止曰《仪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币曰《镇安》，

酌献曰《庆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币曰《信安》,酌献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饎安》;五帝位奠玉币曰《镇安》,酌献曰《精安》,皇帝饮福曰《胙安》;退文舞、迎武舞、亚献、终献皆曰《穆安》,彻豆曰《歆安》,送神曰《诚安》归大次曰《憩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又出御撰乐章《镇安》、《庆安》、《信安》、《孝安》四曲,余诏辅臣分撰。庚戌,诏:"御所撰乐曲名与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圜丘寓祭明堂《诚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庆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庙《信安》之曲曰《慈安》。

……

七月,御撰明堂无射宫乐曲谱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变七律一曲,饮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亚献、终献、彻豆用之。

……

九月,帝服靴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馆阁、台谏官阅雅乐,自宫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遍作之,因出太宗琴、阮谱及御撰明堂乐曲音谱,并按习大乐新录,赐群臣。……

……

三年正月,诏徐、宿、泗、耀、江、郑、淮阳七州军采磬石,仍令诸路转运司访民间有藏古尺律者上之。二月,诏两制及礼官参稽典制,议定国朝大乐名,中书门下审加详阅以闻。初,胡瑗请太祖庙舞用干戚,太宗庙兼用干、羽,真宗庙用羽、籥,以象三圣功德。然议者谓国朝七庙之舞,名虽不同,而干、羽并用,又庙制与古异。及瑗建言,止降诏定乐名而已。

……

(至和)四年九月,御制祫享乐舞名:僖祖奏《大基》,顺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统》,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静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怀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怀安》,皇帝升降奏《肃安》,奠瓒奏《顾安》,奉俎、彻豆奏《充安》,饮福奏《禧安》,亚献、终献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显安》,皇帝归大次奏《定安》,登楼礼成奏《圣安》,驾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制迎神、送神乐章,诏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词十八。七年八月,御制明堂迎神乐章,皆肄于太常。

……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奏,仁宗配飨明堂,奠币歌《诚安》,

酌献歌《德安》。二年九月，礼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庙二舞郎总六十八，文舞罢，舍羽籥，执干戚，就为武舞。臣谨按旧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圜丘、祀宗庙，太乐令率工人以入，就位，文舞入，陈于架北，武舞立于架南。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进退同时，行缀先定，步武容体，各应乐节。夫《玄德升闻》之舞象揖让，《天下大定》之舞象征伐，柔毅舒急不侔，而所法所习亦异，不当中易也。窃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谐，祖考来格，天子亲执珪币，‘相维辟公’，‘严恭寅畏’，可谓极矣。而舞者纷然纵横于下，进退取舍，蹙迫如是，岂明有德、象有功之谊哉？国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八室，而舞者阙如，名曰二舞，实一舞也。且如大朝会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备其数；郊庙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减其半：殊未为称。事有近而不可迹，礼有繁而不可省，所系者大，而有司之职不敢废也。伏请南郊、太庙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备帝王之礼乐，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

四年八月，学士院建言：“国朝宗庙之乐，各以功德名舞。洪惟英宗，继天遵业，钦明勤俭，不自暇逸。践祚未几，而恩行威立，固已超轶百王之上。今厚陵复土，祔庙有期，而乐名未立，亡以诏万世。请上乐章及名庙所用舞曰《大英》之舞。自后礼官、御史有所建明，而详定朝会及郊庙礼文官于乐节有议论，率以时考正之。”

神宗熙宁九年，礼官以宗庙乐节而有请者三：

其一、今祠太庙《兴安》之曲，举柷而声已过，举敔而声不止，则始终之节未明。请祠祭用乐，一奏将终，则戛敔而声少止，击柷则乐复作，以尽合止之义。

其二、大乐降神之乐，均声未齐，短长不协，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请以一曲为一变，六变用六，九变用九，则乐舞始终莫不应节。

其三、周人尚臭，盖先灌而后作乐；本朝宗庙之礼多从周，请先灌而后作乐。

元丰二年，详定所以朝会乐而有请者十：

其一、……

其二、……

其三、定文舞、武舞各为四表，表距四步为酇缀，各六十四。文舞者服进贤冠，左执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执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进蹈安徐，进一步则两两相顾揖，三步三揖，四步为三辞之容，是为一成。余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为第一成，至第三表为再成，

至北第一表为三成，覆身却行至第三表为四成，至第二表为五成，复至南第一表为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则集雉尾置于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实无所本。聂崇义图，羽舞所执类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结绶系于柄，此纛翳之谓也。请按图以翟羽为之。

其四、武舞服平巾帻，左执干，右执戈。二工执旌居前；执鼗、执铎各二工；金錞二，四工举；二工执镯、执铙；执相在左，执雅在右，亦各二工；夹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于南表前，先振铎以通鼓，乃击鼓以警戒，舞工闻鼓声，则各依鄭缀总干正立定位，堂上长歌以咏叹之。于是播鼗以导舞，舞者进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见舞渐。然后左右夹振铎，次击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镯节之，以相而辅乐，以雅而陔步。舞者发扬蹈厉，为猛贲趫速之状。每步一进，则两两以戈盾相向，一击一刺为一伐，四伐为一成，成谓之变。至第二表为一变；至第三表为二变；至北第一表为三变；舞者覆身向堂，却行而南，至第三表为四变；乃击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舂、雅节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为五变；舞蹈而进，为兵还振旅之状，振铎、摇鼗、击鼓，和以金錞，废镯鸣铙，复至南第一表为六变而舞毕。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执干戚。若用八佾而为击刺之容，则舞者执干戈。说者谓武舞战象，乐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击刺。戈则击兵，矛则刺兵，玉戚非可施于击刺，今舞执干戚，盖沿袭之误。请左执干，右执戈。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太常以谓："堂上钟磬去之，则歌声与宫县远。汉、唐以来，宫室之制浸广，堂上益远庭中，其上下乐节苟不相应，则繁乱而无序。况朝会之礼，起于西汉，则后世难以纯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钟磬、庭中歌工与筝筑之器，从旧仪便。"遂如太常议。

元丰三年五月，诏秘书监致仕刘几赴详定所议乐，以礼部侍郎致仕范镇与几参考得失。而几亦请命杨杰同议，且请如景祐故事，择人修制大乐。诏"可"。

初，言大乐七失：一曰歌不永言，声不依永，律不和声。……

二曰八音不谐，钟磬阙四清声。……

三曰金石夺伦。……

四曰舞不象成。国朝郊庙之乐，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节六变：一变象六师初举，所向宜北；二变象上党克平，所向宜北；三变象维扬底定，所向宜东南；四变象荆湖来归，所向宜南；五变象邛蜀纳款，所向宜西；六变象兵还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发扬蹈厉、进退俯仰，既不足以称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节尤无法度，则舞不象成也。

五曰乐失节奏。……

六曰祭祀、飨无分乐之序。……

七曰郑声乱雅。……

遂为十二均图，并上之。

……

（元丰）五年正月，开封布衣叶防上书论乐器、律曲不应古法，复下杨杰议。杰论防增编钟、编磬二十有四为簨制，管箫视钟磬数，登歌用玉磬，去乐曲之近清声者，舞不立表，皆非是。……

……

七年正月，诏从协律郎荣咨道请，于奉宸库选玉造磬，令太常审定音律。六月，礼部言："亲郊之岁，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遣冢宰摄事，礼容乐舞谓宜加于常祀。而其乐虡二十、乐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与常岁南北郊上公摄事无异，未足以称钦崇之意。乞自今准亲祠用三十六虡，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二十有四。"诏可。

元祐元年，咨道又言："先帝诏臣制造玉磬，将用于庙堂之上，依旧同编钟以登歌。今年亲祠明堂，请用之，以章明盛典。"从之。三年，范镇乐成，上其所制乐章三、铸律十二、编钟十二、镈钟一、衡一、尺一、斛一，响石为编磬十二、特磬一，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并书及图法。帝与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诏执政、侍从、台阁、讲读官皆往观焉。赐镇诏曰："朕惟春秋之后，礼乐先亡；秦、汉以来，《韶》、《武》仅在。散乐工于河、海之上，往而不还；聘先生于齐、鲁之间，有莫能致。魏、晋以下，曹、郐无讥。岂徒郑、卫之音，已杂华、戎之器。间有作者，犹存典刑。然铢、黍之一差，或宫、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独知五降之非。审声知音，以律生尺。览诗书之来上，阅簨虡之在廷。君臣同观，父老太息。方诏学士、大夫论其法，工师、有司考其声。上追先帝移风易俗之心，下慰老臣爱君忧国之志。究观所作，

嘉叹不忘。”

镇为《乐论》，其自叙曰：“臣昔为礼官，从诸儒难问乐之差谬，凡十余事。厥初未习，不能不小牴牾。后考《周官》、《王制》、司马迁《书》、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贯穿，悉取旧书，去其牴牾。掇其要，作为八论。”其《论律》、《论黍》、《论尺》、《论量》、《论声器》，言在《律历志》。

《论钟》曰：

夫钟之制，《周官·凫氏》言之甚详，而训解者其误有三：若云：“带，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钲、舞、甬、衡之间。”介于、鼓、钲、舞之间则然，非在甬、衡之上，其误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横为修，从为广，舞广四分。”今亦去径之二分以为之间，则舞间之方常居铣之四也。舞间方四，则鼓间六亦其方也。鼓六、钲六、舞四，即言鼓间与舞俯相应，则鼓与舞皆六，所云“钲六、舞四”，其误二也。又云：“鼓外二，钲外一。”彼既以钲、鼓皆六，无厚薄之差，故从而穿凿，以迁就其说，其误三也。

今臣所铸编钟十二，皆从其律之长，故钟口十者，其长十六以为钟之身。钲者，正也，居钟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为之鼓，上去二以为之舞，则钲居四而鼓与舞皆六。是故于、鼓、钲、舞、篆、景、栾、隧、甬、衡、旋虫，钟之文也，著于外者也；广、长、空径、厚、薄、大、小，钟之数也，起于内者也。若夫金锡之齐与铸金之状率按诸《经》，差之毫厘则声有高下，不可不审。其镈钟亦以此法而四倍之。

……

《论磬》曰：……

《论八音》曰：……

《议宫架加磬》曰：……

《议十六钟磬》曰：……

……礼部、太常亦言“镇乐法自系一家之学，难以参用”，而乐如旧制。

（元祐）四年十二月，始命大乐正叶防撰朝会二舞仪。

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

第一变：舞人去南表三步，总干而立，听举乐，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顾作猛贲趫速之状；再鼓，皆转身向里，以干戈相击刺，足不动；再鼓，皆回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皆正立举手，蹲；再鼓，皆舞，进一

步转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鼓，各前进，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后，左手执干当前，右手执戈在腰为进旅；再鼓，各相击刺；再鼓，各退身复位，整其干为退旅；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转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鼓，各相击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为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二变：听举乐，依前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正面，作猛贲趫速之状；再鼓，皆转身向里相击刺，足不动；再鼓，各转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陈其干戈，左右相顾为猛贲趫速之状；再鼓，皆并入行，以八为四；再鼓，皆两两对相击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举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扬其干戈；再鼓，交相击刺；再鼓，皆总干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而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台讲武；再鼓，皆击刺于东南；再鼓，皆按盾举戈，东南向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鼓，皆击刺于正南；再鼓，皆按盾举戈，南向而望，以象杭、越来朝，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击刺于西北；再鼓，皆按盾举戈，西北向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击刺于正西；再鼓，皆按盾举戈，西向而望，以象肃清银、夏；再鼓，皆舞，进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鼓，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鼓，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尽即止，以象兵还振旅。

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

第一变：舞人立南表之南，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皆右顾右揖；再鼓，皆开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却身，初辞，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顾，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后为再辞；再鼓，皆左顾，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为固辞；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进一步正立；再鼓，皆俯身相顾，初谦，合手当胸；再鼓，皆右侧身、左垂手为再谦；再鼓，皆左侧身、右垂手为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遇节乐则蹲。

第二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转面相向；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顾左揖；再鼓，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为初辞；再鼓，皆舞，辞如上仪；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

再鼓，相向；再鼓，皆顾为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节乐则蹲。

第三变：听举乐则蹲；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趋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鼓，皆开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复相向；再鼓，皆却身初辞；再鼓，皆再辞；再鼓，皆固辞；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进一步两两相向；再鼓，皆相顾初谦；再鼓，皆再谦；再鼓，皆三谦，躬而授之，正立，节乐则蹲。

凡二舞缀表器及引舞振作，并与大祭祀之舞同。协律郎陈沂按阅，以谓节奏详备，自是朝会则用之。

（元祐）八年，太常博士孙谔言："臣尝奉社稷之祠，亲睹陈设，初疑其阙略而不备，退而考元祐祀仪，乃与所亲见者合焉。其登歌之乐，虽有钟、磬、簨虡、搏拊、柷敔之属，独陈太社坛上，而太稷阙焉。夫宫架不备，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官》制祭祀之法，则有灵鼓以鼓之，有帗帗舞以舞之，有太簇、应钟、《咸池》以极其歌舞之节，此乐文之备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于开元，亦循三代之遗法，于坛之北，宫架备陈，别异天神，中建灵鼓，歌钟、歌虡各设二坛，下舞上歌，何其盛也！臣稽考典礼，凡祭太社、太稷，宜仿《周官》及《开元礼》文，于坛之北备设宫架，钟、匏、竹各列二坛，南架之内，更植灵鼓。"于是集侍从、礼官议增稷坛乐，而添用宫架之说不行。

……

（大观）四年四月，议礼局言："国家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为大祠，以僖祖、太祖配侑，而有司行事不设宫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乞皆用宫架、二舞。"诏可。六月，诏近选国子生教习二舞，以备祠祀先圣，本《周官》教国子之制。然士子肄业上庠，颇闻耻于乐舞与乐工为伍、坐作、进退。盖今古异时，致于古虽有其迹，施于今未适其宜。其罢习二舞，愿习雅乐者听。"

八月，帝亲制《大晟乐记》，命太中大夫刘昺编修《乐书》，为八论：……

又为图十二：一曰五声，二曰八音，三曰十二律应二十八宿，四曰七均应二十八宿，五曰八十四调，六曰十二律所生，七曰十二律应二十四气，八曰十二律钟正声，九曰堂上乐，十曰金钟玉磬，十一曰宫架，十二曰二舞。图虽不能具载，观其所序，亦可以知其旨意矣：

……新乐肇兴，法夏籥九成之数：文舞九成，终于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武舞九成，终于偃武修文，投戈讲艺。每成进退疾徐，抑扬顾揖，皆各象方今之勋烈。文武八佾，左执籥，右秉翟。盖籥为声之中，翟为文之华，秉中声而昌文德。武舞八佾，执干戈而进，以金鼓为节。其图二舞以此。

又列八音之器，金部有七：曰景钟，曰镈钟，曰编钟，曰金錞，曰金镯，曰金铙，曰金铎。其说以谓：……

政和二年，赐贡士闻喜宴于辟雍，仍用雅乐，罢琼林苑宴。兵部侍郎刘焕言："州郡岁贡士，例有宴设，名曰'鹿鸣'，乞于斯时许用雅乐，易去倡优淫哇之声。"八月，太常言："宗庙、太社、太稷并为大祠，今太社、太稷登歌而不设宫架乐舞，独为未备，请迎神、送神、诣罍洗、归复位、奉俎、退文舞、迎武舞、亚终献、望燎乐曲，并用宫架乐，设于北墉之北。"诏皆从之。

……

又上亲祠二舞之制（大朝会同）：

文舞六十四人，执籥翟；武舞六十四人，执干戚，俱为八佾。文舞分立于表之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执纛在前，东西相向。舞色长二人，在执纛之前，分东西（若武舞则在执旌之前）。引武舞，执旌二人，鼗二人，双铎二人，单铎二人，铙二人，持金錞四人，奏金錞二人，钲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各立于宫架之东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后。舞色长幞头、抹额、紫绣袍。引二舞头及二舞郎，并紫平冕、皂绣鸾衫、金铜革带、乌皮履（大朝会引文舞头及文舞郎并进贤冠、黄鸾衫、银褐裙、绿褡裆、革带、乌皮履；引武舞头及武舞郎并平巾帻、绯鸾衫、黄画甲身，紫褡裆、豹文大口裤、起梁带，乌皮靴。）引武舞人，武弁、绯绣鸾衫、抹额、红锦臂鞲、白绢裤、金铜革带、乌皮履（大朝会同）。

……

又上大祠宫架、二舞之制：

四方各设镈钟三，各依月律。编钟一，编磬一。北方，应钟起西，编钟次之，黄钟次之，编磬次之，大吕次之，皆北向。东方，太簇起北，编钟次之，夹钟次之，编磬次之，姑洗次之，皆东向。南方，仲吕起东，编钟次之，蕤宾次之，编磬次之，林钟次之，皆北向。西方，夷则起南，编钟次之，南吕次之，编磬次之，无射次之，皆西向。设十二特磬，各在镈钟之内。

植建鼓、鞞鼓、应鼓于四隅。设柷、敔于北架内，柷在左，敔在右。雷鼓、雷鼗各二（地祇以灵鼓，灵鼗，太庙、别庙以路鼓、路鼗）。分东西，在歌工之侧。瑟二，在柷东。次，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二，各为一列。敔西亦如之。巢笙、箫、竽、篪、埙、篴各四，为四列，在雷鼓之后（若地祇即在灵鼓后，太庙、别庙在路鼓后）。晋鼓一，在篴之后：俱北向。副乐正二人在柷、敔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柷、敔之南，东西相向。执麾挟仗色掌事一名，在宫架西，北向。副乐正本色公服，执麾挟仗色掌事及乐正平巾帻，服同登歌乐工（凡轩架之乐三面，其制，去宫架之南面；判架之乐二面，其制，又去轩架之北面；特架之乐一面）。文武二舞并同亲祠，惟二舞郎并紫平冕、皂绣袍、银褐裙、白绢抹带，与亲祠稍异。

诏并颁行。

……

七年二月，典乐裴宗元言："乞按习《虞书》赓载之歌，夏《五子之歌》，商之《那》，周之《关雎》、《麟趾》、《驺虞》、《鹊巢》、《鹿鸣》、《文王》、《清庙》之诗。"诏可。中书省言："高丽，赐雅乐，乞习教声律、大晟府撰乐谱辞。"诏许教习，仍赐乐谱。

三月，议礼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舞之大，用羽、籥；文舞之小，则有羽无籥，谓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之小，则有干无戚，谓之干舞。武又有戈舞焉，而戈不用于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尝用戚。乞武舞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庶协古制。"

……

及政和末，明堂成，议欲为布政调燮事，乃召武臣前知宪州任宗尧换朝奉大夫，为大晟府典乐。宗尧至，则言太、少之说本出于古人，虽王朴犹知之，而刘昺不用。乃自创黄钟为两律。黄钟，君也，不宜有两。

蔡攸方提举大晟府，不喜佗人预乐。有士人田为者，善琵琶，无行，攸乃奏为大晟府典乐，遂不用中声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为一律，长尺有八寸，曰太声；一律长四寸有半，曰少声：是为三黄钟律矣。律与容盛又不翅数倍。黄钟既四寸有半，则圜钟几不及二寸。诸器大小皆随律，盖但以器大者为太，小者为少。乐始成，试之于政事堂，执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于明堂布政，望鹤愈不至。

绦又曰："宴乐本杂用唐声调，乐器多夷部，亦唐律。徵、角二调，其均自隋、唐间已亡。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声下唐乐已两律。然刘昺止用所谓中声八寸七分琯为之，又作匏、笙、埙、篪，

皆入夷部。至于《徵招》、《角招》，终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见徵音。然其曲谱颇和美，故一时盛行于天下，然教坊乐工嫉之如仇。其后，蔡攸复与教坊用事乐工附会，又上唐谱徵、角二声，遂再命教坊制曲谱，既成，亦不克行而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传于世矣。"

二年八月，罢大晟府制造所并协律官。四年十月，洪州奏丰城县民锄地得古钟，大小九具，状制奇异，各有篆文。验之《考工记》，其制正与古合。令乐工击之，其声中律之无射。绘图以闻。七年十二月，金人败盟，分兵两道入，诏革弊事，废诸局，于是大晟府及教乐所、教坊额外人并罢。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乐轩架、乐舞图、舜文二琴、教坊乐器、乐书、乐章、明堂布政闰月体式、景阳钟并虡、九鼎皆亡矣。

高宗南渡，经营多难，其于稽古饰治之事，时靡遑暇。建炎元年，首诏有司曰："朕承祖宗遗泽，获托臣民之上，扶颠持危，夙夜痛悼。况于闻乐以自为乐，实增感于朕心。"二年，复下诏曰："朕方日极忧念，屏远声乐，不令过耳。承平典故，虽实废名存，亦所不忍，悉从减罢。"是岁，始据光武旧礼，以建武二载创立郊祀，乃十一月壬寅祀天配祖，敕东京起奉大乐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维扬江都筑坛行事。凡卤簿、乐舞之类，率多未备，严更警场，至就取中军金鼓，权一时之用。

绍兴元年，始飨明堂。时初驻会稽，而渡江旧乐复皆毁散。太常卿苏迟等言："国朝大礼作乐，依仪合于坛殿上设登歌，坛殿下设宫架。今亲祠登歌乐器尚阙，宣和添用籥色，未及颁降，州郡无从可以创制，宜权用望祭礼例，止设登歌，用乐工四十有七人。"乃访旧工，以备其数。

……

十年，太常卿苏携言："将来明堂行礼，除登歌大乐已备，见阙宫架、乐舞，诸路州军先有颁降登歌大乐，乞行搜访应用。"丞周执羔言："大乐兼用文、武二舞，今殿前司将下任道，系前大晟府二舞色长，深知舞仪，宜令赴寺教习。"卿陈桷言："前期五使，例合按阅，仍诏应侍祠执事朝臣，并作乐教习。"礼仪博士周林复言："神位席地陈设，至尊亲行酌献，堂上下皆地坐作乐，而钟磬工乃设木小榻，当教习日，使立以考击，庶革循习简陋之弊。

……

十有三年，郊祀，……每祭各用乐正二人，执色乐工、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计用一百二十八人，就以文舞番充。其二舞引头二十四人，皆召募补之。乐工、舞师照在

京例，分三等廪给。其乐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习；引舞、色长、文武舞头、舞师及诸乐工等，自八月一日教习。于是乐工渐集。

十四年，……太常博士张晟又言："大乐所用武舞之饰，以干配刀，《周礼·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先儒谓'授以朱干、玉戚'，《郊特牲》'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乃从所请，仿《三礼图》，令造玉戚，以配舞干。

……

天子亲祀南郊，圜钟为宫，三奏，乐凡六成，歌《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飨明堂，夹钟为宫，三奏，乐凡九成，歌《诚安》，用《佑文化俗》、《威功睿德》之舞。前二日，朝献景灵宫，圜钟为宫，三奏，凡六成，所奏乐与南郊同，歌《兴安》，用《发祥流庆》、《降真观德》之舞。前一日，朝飨太庙，黄钟为宫，三奏，乐凡九成，歌《兴安》，所用文、武二舞与南郊同。僖祖庙用《基命》之乐舞，翼祖庙用《大顺》之乐舞，宣祖庙用《天元》之乐舞，太祖庙用《皇武》之乐舞》，太宗庙用《大定》之乐舞。真宗、仁宗庙乐舞曰《熙文》、曰《美成》，英宗、神宗庙乐舞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钦宗庙乐舞曰《重光》、曰《承元》、曰《端庆》，皆以无射宫奏之。

每岁祀昊天上帝者凡四：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飨明堂，冬至祀圜丘是也。圜钟为宫，乐奏六成，与南郊同，乃用《景安》之歌、《帝临嘉至》、《神娭锡羡》之舞。祀地祇者二：夏至祀皇地祇，乐奏八成，乃用《宁安》之歌、《储灵锡庆》、《严恭将事》之舞；立冬后祀神州地祇，乐奏八成，歌《宁安》，与祀皇地祇同名而异曲，用《广生储祐》、《厚载凝福》之舞。孟春上辛祀感生帝，其歌《大安》，其乐舞则与岁祀昊天同。三年一袷及时飨太庙，九成之乐、《兴安》之歌，与大礼前事朝飨同，而用《孝熙昭德》、《礼洽储祥》之舞。太社、太稷用《宁安》，八成之乐，与岁祀地祇同。……

……

文、武二舞皆用八佾。国初，始改《崇德》之舞曰《文德》，改《象成》之舞曰《武功》。……至绍兴祀皇地祇，易以《储灵锡庆》、《严恭将事》，而用宣和所制舞以分祀神州地祇，转相缉熙，乐舞浸备。至中兴而赓续裁定，实集其成。中祀而下，多有乐而无舞，则在《礼》"凡小祭祀不兴舞"之义也。

……

孝宗初践大位，立班设仗于紫宸殿，备陈雅乐。礼官寻请车驾亲行朝飨，用登歌、金玉大乐及彩绘宫架、乐舞；仗内鼓吹，以钦宗丧

制不用。迨安穆皇后祔庙，礼部侍郎黄中首言：“国朝故事，神主升祔，系用鼓吹导引，前至太庙，乃用乐舞行事。宗庙荐享虽可用乐，鼓吹施于道路，情所未安，请备而不作。”续下给、舍详议，谓：“荐享宗庙，为祖宗也，故以大包小，则别庙不嫌于用乐。今祔庙之礼为安穆而行，岂可与荐享同日语？将来祔礼，谒祖宗诸室，当用乐舞；至别庙奉安，宜停而不用。……

……

前三日，太常设登歌乐于坛上，稍南，北向，设宫架于坛南内壝之外，立舞表于酂缀之间（明堂登歌设于堂上前楹间，宫架设于庭中）。前一日，设协律郎位二：一于坛上乐虡西北，一于宫架西北。押乐官位二：太常丞于登歌乐虡北，太常卿于宫架北。省牲之夕，押乐太常卿及丞入行乐架，协律郎展视乐器。

祀之日，乐正帅工人、二舞以次入。……

文舞进，左丞相等升，诣神位前，乐作，六成止。……

武舞进，宫架《正安》之乐作（明堂作《穆安》）。舞者立定，乐止。……

……

孝宗素恭俭，每贺正使赴宴作乐，多遇上辛斋禁，有司条治平用乐典故以进。……

其后因雨泽愆期，分祷天地、宗庙，精修雩祀。按礼，大雩，帝用盛乐。而唐开元祈雨雩坛，谓之特祀，乃不以乐荐。于是太常朱时敏言：“《通典》载雩礼用舞僮歌《云汉》，晋蔡谟议谓：‘《云汉》之诗，兴于宣王，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灾，以和阴阳之义。’乞用舞僮六十四人，衣玄衣，歌《云汉》之诗。”诏亟从之。

……

……

其议古乐止用十二宫：

周六乐奏六律、歌六吕，惟十二宫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随月用律，亦十二宫也。十二管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古人于十二宫又特重黄钟一宫而已。齐景公作《徵招》、《角招》之乐，师涓、师旷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汉、魏以来，燕乐或用之，雅乐未闻有以商、角、徵、羽为调者，惟迎气有五引而已，《隋书》云“梁、陈雅乐，并用宫声”是也。若郑译之八十四调，出于苏祗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语；《伊州》、《石州》、《甘州》、《婆罗门》者，胡曲；《绿腰》、《诞黄龙》、《新水调》者，华声

而用胡乐之节奏。惟《瀛府》、《献仙音》谓之法曲，即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法曲无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调者，其实则有黄钟、太簇、夹钟、仲吕、林钟、夷则、无射七律之宫、商、羽而已，于其中又阙太簇之商、羽焉。国朝大乐诸曲，多袭唐旧。窃谓以十二宫为雅乐，周制可举；以八十四调为宴乐，胡部不可杂。郊庙用乐，咸当以宫为曲，其间皇帝升降、盥洗之类，用黄钟者，群臣以太簇易之，此周人王用《王夏》、公用《骜夏》之义也。

……

诗乐 虞庭言乐，以诗为本。孔门礼乐之教，自兴于《诗》始。《记》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咏歌以养其性情，舞蹈以养其血脉，此古之成材所以为易也。宋朝湖学之兴，老师宿儒痛正音之寂寥，尝择取《二南》、《小雅》数十篇，寓之埙籥，使学者朝夕咏歌。自尔声诗之学，为儒者稍知所尚。张载尝慨然思欲讲明，作之朝廷，被诸郊庙矣。朱熹述为诗篇，汇于学礼，将使后之学者学焉。

朱熹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乡饮酒》及《乡射礼》：'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燕礼》云：'遂歌乡乐。'即此六篇也。合乐，谓歌舞与众声皆作。《周南》、《召南》，古房中之乐歌也。《关雎》言后妃之志，《鹊巢》言国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夫人之不失职，《采蘋》言卿大夫妻能循法度。夫妇之道，生民之本，王化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国君与其臣下及四方之宾燕，用之合乐也。"

燕乐 古者，燕乐自周以来用之。唐贞观增隋九部为十部，以张文收所制歌名燕乐，而被之管弦。厥后至坐部伎琵琶曲，盛流于时，匪直汉氏上林乐府、缦乐不应经法而已。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政和间，诏以大晟雅乐施于燕飨，御殿按试，补徵、角二调，播之教坊，颁之天下。然当时乐府奏言：乐之诸宫调多不正，皆俚俗所传。及命刘昺辑《燕乐新书》，亦惟以八十四调为宗，非复雅音，而曲燕昵狎，至有援"君臣相说之乐"以藉口者。末俗渐靡之弊，愈不容言矣。绍兴中，始蠲省教坊乐，凡燕礼，屏坐伎。乾道继志述事，间用杂攒以充教坊之号，取具临时，而廷绅祝颂，务在严恭，亦明以更不用女乐，颁示子孙守之，以为家法。于是中兴燕乐，比前代犹简，而有关乎君德者良多。

蔡元定尝为《燕乐》一书，证俗失以存古义，今采其略附于下：……

……

教坊 自唐武德以来，置署在禁门内。开元后，其人浸多，凡祭祀、大朝会则用太常雅乐，岁时宴享则用教坊诸部乐。前代有宴乐、清乐、散乐，本隶太常，后稍归教坊，有立、坐二部。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

每春秋圣节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坐，宰相进酒，庭中吹觱栗，以众乐和之；赐群臣酒，皆就坐，宰相饮，作《倾杯乐》；百官饮，作《三台》。第二、皇帝再举酒，群臣立于席后，乐以歌起。第三、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以次进食。第四、百戏皆作。第五、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第六、乐工致辞，继以诗一章，谓之“口号”，皆述德美及中外蹈咏之情。初致辞，群臣皆起，听辞毕，再拜。第七、合奏大曲。第八、皇帝举酒，殿上独弹琵琶。第九、小儿队舞，亦致辞以述德美。第十、杂剧罢，皇帝起更衣。第十一、皇帝再坐，举酒，殿上独吹笙。第十二、蹴踘。第十三、皇帝举酒，殿上独弹筝。第十四、女弟子队舞，亦致辞如小儿队。第十五、杂剧。第十六、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七、奏鼓吹曲，或用法曲，或用《龟兹》。第十八、皇帝举酒，如第二之制，食罢。第十九、用角觝，宴毕。

其御楼赐酺同大宴。崇德殿宴契丹使，惟无后场杂剧及女弟子舞队。每上元观灯，楼前设露台，台上奏教坊乐、舞小儿队。台南设灯山，灯山前陈百戏，山棚上用散乐、女弟子舞。余曲宴会、赏花、习射、观稼，凡游幸但奏乐行酒，惟庆节上寿及将相入辞赐酒，则止奏乐。（都知、色长二人摄太官令，升殿对立，逡巡周，大宴则酒、唱遍，曲宴宰相虽各举酒，通用慢曲而舞《三台》。）

所奏凡十八调、四十大曲：一曰正宫调，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齐天乐》；二曰中吕宫，其曲二，曰《万年欢》、《剑器》；三曰道调宫，其曲三，曰《梁州》、《薄媚》、《大圣乐》；四曰南吕宫，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曰仙吕宫，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寿乐》；六曰黄钟宫，其曲三，曰《梁州》、《中和乐》、《剑器》；七曰越调，其曲二，曰《伊州》、《石州》；八曰大石调，其曲二，曰《清平乐》、《大明乐》；九曰双调，其曲三，曰《降圣乐》、《新水调》、《采莲》；十曰小石调，其曲二，曰《胡渭州》、《嘉庆乐》；十一曰歇指调，其曲三，曰《伊州》、《君臣相遇乐》、《庆云乐》；十二曰林钟商，其曲三，曰《贺皇恩》、《泛清波》、《胡渭州》；十三曰中吕调，其曲二，曰《绿腰》、

《道人欢》；十四曰南吕调，其曲二，曰《绿腰》《罢金钲》；十五曰仙吕调，其曲二，曰《绿腰》、《采云归》；十六曰黄钟羽，其曲一，曰《千春乐》；十七曰般涉调，其曲二，曰《长寿仙》、《满宫春》；十八曰正平调，无大曲，小曲无定数。不用者有十调：一曰高宫，二曰高大石，三曰高般涉，四曰越角，五曰大石角，六曰高大石角，七曰双角，八曰小石角，九曰歇指角，十曰林钟角。乐用琵琶、箜篌、五弦琴、筝、笙、觱栗、笛、方响、羯鼓、杖鼓、拍板。

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调宫《望瀛》，二曰小石调《献仙音》。乐用琵琶、箜篌、五弦、筝、笙、觱栗、方响、拍板。龟兹部，其曲二，皆双调，一曰《宇宙清》，二曰《感皇恩》。乐用觱栗、笛、羯鼓、腰鼓、揩鼓、鸡楼鼓、鼗鼓、拍板。鼓笛部，乐用三色笛、杖鼓、拍板。

队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儿队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队，衣五色绣罗宽袍，戴胡帽，系银带；二曰剑器队，衣五色绣罗襦，裹交脚幞头，红罗绣抹额，带器仗；三曰婆罗门队，紫罗僧衣，绯挂子，执锡镮拄杖；四曰醉胡腾队，衣红锦襦，系银鞊鞢，戴毡帽；五曰诨臣万岁乐队，衣紫绯绿罗宽衫，诨裹簇花幞头；六曰儿童感圣乐队，衣青罗生色衫，系勒帛，总两角；七曰玉兔浑脱队，四色绣罗襦，系银带，冠玉兔冠；八曰异域朝天队，衣锦袄，系银束带，冠夷冠，执宝盘；九曰儿童解红队，衣紫绯绣襦，系银带，冠花砌凤冠，绶带；十曰射雕回鹘队，衣盘雕锦襦，系银鞊鞢，射雕盘。

女弟子队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萨蛮队，衣绯生色窄砌衣，冠卷云冠；二曰感化乐队，衣青罗生色通衣，背梳髻，系绶带；三曰抛球乐队，衣四色绣罗宽衫，系银带，奉绣球；四曰佳人剪牡丹队，衣红生色砌衣，戴金冠，剪牡丹花；五曰拂霓裳队，衣红仙砌衣，碧霞帔，戴仙冠，红绣抹额；六曰采莲队，衣红罗生色绰子，系晕裙，戴云鬟髻，乘彩船，执莲花；七曰凤迎乐队，衣红仙砌衣，戴云鬟凤髻；八曰菩萨献香花队，衣生色窄砌衣，戴宝冠，执香花盘；九曰彩云仙队，衣黄生色道衣，紫霞帔，冠仙冠，执旌节、鹤扇；十曰打球乐队，衣四色窄绣罗襦，系银带，裹顺风脚簇花幞头，执球杖。大抵若此，而复从宜变易。

百戏有蹴球、踏蹻、藏擫、杂旋、狮子、弄枪、铃瓶、茶碗、毡龊、碎剑、踏索、上竿、筋斗、擎戴、拗腰、透剑门、打弹丸之类。（锡庆院宴会，诸王赐食及宰相筵设时赐乐者，第四部充。）

建隆中，教坊都知李德升作《长春乐曲》；乾德元年，又作《万岁升平乐曲》。明年，教坊高班都知郭延美又作《紫云长寿乐》鼓吹

曲，以奏御焉。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凡制大曲十八：

正宫《平戎破阵乐》，南吕宫《平晋普天乐》，中吕宫《大宋朝欢乐》，黄钟宫《宇宙荷皇恩》，道调宫《垂衣定八方》，仙吕宫《甘露降龙庭》，小石调《金枝玉叶春》，林钟商《大惠帝恩宽》，歇指调《大定寰中乐》，双调《惠化乐尧风》，越调《万国朝天乐》，大石调《嘉禾生九穗》，南吕调《文兴礼乐欢》，仙吕调《齐天长寿乐》，般涉调《君臣宴会乐》，中吕调《一斛夜明珠》，黄钟羽《降圣万年春》，平调《金觞祝寿春》。

……

因旧曲造新声者五十八：

正宫、南吕宫、道调宫、越调、南吕调，并《倾杯乐》、《三台》；仙吕宫、高宫、小石调、大石调、高大石调、小石角、双角、高角、大石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高般涉调、黄钟羽、平调，并《倾杯乐》、中吕宫《倾杯乐》、《剑器》、《感皇化》、《三台》；黄钟宫《倾杯乐》、《朝中措》、《三台》；双调《倾杯乐》、《摊破抛球乐》、《醉花间》、《小重山》、《三台》；林钟商《倾杯乐》、《洞中仙》、《望行宫》、《三台》；歇指调《倾杯乐》、《洞仙歌》、《三台》；仙吕调《倾杯乐》、《月宫仙》、《戴仙花》、《三台》；中吕调《倾杯乐》、《菩萨蛮》、《瑞鹧鸪》、《三台》；般涉调《倾杯乐》、《望征人》、《嘉宴乐》、《引驾回》、《拜新月》、《三台》。

……

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词，未尝宣布于外。太平兴国中，伶官蔚茂多侍大宴，闻鸡唱，殿前都虞候崔翰问之曰："此可被管弦乎？"茂多即法其声，制曲曰《鸡叫子》。又民间作新声者甚众，而教坊不用也。太宗所制曲，乾兴以来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调，总四十八曲：黄钟、道调、仙吕、中吕、南吕、正宫、小石、歇指、高平、般涉、大石、中吕、仙吕、双越调，黄钟羽。其急慢诸曲几千数。又法曲、《龟兹》、鼓笛三部，凡二十有四曲。

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天圣中，帝尝问辅臣以古今乐之异同，王曾对曰："古乐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鬼神，而听者莫不和悦。今乐则不然，徒虞人耳目而荡人心志。自昔人君流连荒亡者，莫不谣此。"

……

教坊本隶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天圣五年，以内侍二人为钤辖。嘉祐中，诏乐工每色额止二人，教头止三人，有阙即填。异时或传诏增置，许有司论奏。使、副岁阅

杂剧，把色人分三等，遇三殿应奉人阙，即以次补。诸部应奉及二十年、年五十已上，许补庙令或镇将，官制行，以隶太常寺。同天节，宝慈、庆寿宫生辰，皇子、公主生，凡国之庆事，皆进歌乐词。

熙宁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言："乐声高，歌者难继。方响部器不中度，丝竹从之。宜去噍杀之急，归啴缓之易，请下一律，改造方向，以为乐准。丝竹悉从其声，则音律谐协，以导中和之气。"诏从之。十一月，奏新乐于化成殿，帝谕近臣曰："乐声第降一律，已得宽和之节矣。"增赐方响为架三十，命太常下法驾、卤部乐一律，如教坊云。初，熙宁二年五月，罢宗室正任以上借教坊乐人，至八年，复之，许教乐。

政和三年五月，诏："比以《大晟乐》播之教坊，嘉与天下共之，可以所进乐颁之天下。"八月，尚书省言："大晟府宴乐已拨归教坊，所有诸府从来习学之人，元降指挥令就大晟府教习，今当并就教坊习学。"从之。四年正月，礼部奏："教坊乐，春或用商声，孟或用季律，甚失四时之序。乞以大晟府十二月所定声律，令教坊阅习，仍令秘书省撰词。"

高宗建炎初，省教坊。绍兴十四年复置，凡乐工四百六十人，以内侍充钤辖。绍兴末复省。孝宗隆兴二年天申节，将用乐上寿，上曰："一岁之间，只两宫诞日外，余无所用，不知作可名色。"大臣皆言："临时点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乾道后，北使每岁两至，亦用乐，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内司先两旬教习。旧例用乐人三百人，百戏军百人，百禽鸣二人，小儿队七十一人，女童队百三十七人，筑球军三十二人，起立门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以上并临安府差。）相扑等子二十一人。（御前忠佐司差。）命罢小儿及女童队，余用之。

云韶部者，黄门乐也。开宝中平岭表，择广州内臣之聪警者，得八十人，令于教坊习乐艺，赐名箫韶部。雍熙初，改曰云韶。每上元观灯，上巳、端午观水嬉，皆命作乐于宫中。遇南至、元正、清明、春秋分社之节，亲王内中宴射，则亦用之。奏大曲十三：一曰中吕宫《万年欢》；二曰黄钟宫《中和乐》；三曰南吕宫《普天献寿》，此曲亦太宗所制；四曰正宫《梁州》；五曰林钟商《泛清波》；六曰双调《大定乐》；七曰小石调《喜新春》；八曰越调《胡渭州》；九曰大石调《清平乐》；十曰般涉调《长寿仙》；十一曰高平调《罢金钲》；十二曰中吕调《绿腰》；十三曰仙吕调《采云归》。乐用琵琶、筝、笙、觱栗、笛、方响、杖鼓、羯鼓、大鼓、拍板。杂剧用傀儡，后不复补。

钧容直，亦军乐也。太平兴国三年，诏籍军中之善乐者，命曰引龙直。每巡省游幸，则骑导车驾而奏乐；若御楼观灯、赐酺，则载第一山车。端拱二年，又选捧日、天武、拱圣军晓畅音律者，增多其数，

以中使监视，藩臣以乐工上贡者亦隶之。淳化四年，改名钧容直，取钧天之义。初用乐工，同云韶部。大中祥符五年，因鼓工温用之请，增《龟兹》部，如教坊。其奉天书及四宫观皆用之。有指挥使一人、都知二人、副都知二人、押班三人、应奉文字一人、监领内侍二人。嘉祐元年，系籍三百八十三人。六年，增置四百三十四人，诏以为额，阙即补之。七年，诏隶班及二十四年、年五十以上者，听补军职，隶军头司。其乐旧奏十六调，凡三十六大曲，鼓笛二十一曲，并他曲甚众。嘉祐二年，监领内侍言，钧容直与教坊乐并奏，声不谐。诏罢钧容旧十六调，取教坊十七调肄习之，虽间有损益，然其大曲、曲破并急、慢诸曲，与教坊颇同矣。

绍兴中，钧容直旧管四百人，杨存中请复收补，权以旧管之半为额，寻闻其召募骚扰，降诏止之。及其以应奉有劳，进呈推赏，又申谕止于支赐一次，庶杜其日后希望。绍兴三十年，复诏钧容班可蠲省，令殿司比拟一等班直收顿，内老弱癃疾者放停。教坊所尝援祖宗旧典，点选入教，虽暂从其请，绍兴三十一年有诏，教坊即日蠲罢，各令自便。

东西班乐，亦太平兴国中选东西班习乐者，乐器独用银字觱栗、小笛、小笙。每骑从车驾而奏乐，或巡方则夜奏于行宫殿庭。

诸军皆有善乐者，每车驾亲祀回，则衣绯绿衣，自青城至朱雀门，列于御道之左右，奏乐迎奉，其声相属，闻十数里。或军宴设亦奏之。

棹刀枪牌翻歌等，不常置。

清衙军习乐者，令钧容直教之，内侍主其事，园苑赐会及馆待契丹使人。

又有亲从亲事乐及开封府衙前乐，园苑又分用诸军乐，诸州皆有衙前乐。

四夷乐者，元丰六年五月，召见米脂砦所降戎乐四十二人，奏乐于崇政殿，以三班借职王恩等六人差监在京闲慢库务门及旧城门敢勇三十六人，与茶酒新任殿侍。《大晟乐书》曰："前此宫架之外，列熊罴案，所奏皆夷乐也，岂容淆杂大乐！乃奏罢之。然古鞮鞻氏掌四夷乐，靺师、旄人各有所掌，以承祭祀，以供宴享。盖中天下而立，得四海之欢心，使鼓舞焉，先王之所不废也。《汉律》曰：'每大朝会宜设于殿门之外。'天子御楼，则宫架之外列于道侧，岂可施于广庭，与大乐并奏哉！"

卷一百五十三　舆服志

（政和）七年，臣僚上言："辇毂之下，奔竞侈靡，有未革者。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臣尝考之，申令法禁虽具，其罚尚轻，有司玩习，以至于此。

如民庶之家不得乘轿，今京城内暖轿，非命官至富民、娼优、下贱，遂以为常。窃见近日有赴内禁乘以至皇城门者，奉祀乘至宫庙者，坦然无所畏避。臣妄以为僭礼犯分，禁亦不可以缓。”于是诏，非品官不得乘暖轿。先是，权发遣提举淮南东路学事丁瓘言：“衣服之制，尤不可缓。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臣恐礼官所议，止正大典，未遑及此。伏愿明诏有司，严立法度，酌古便今，以义起礼。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此法一正，名分自明，革浇偷以归忠厚，岂曰小补之哉。”是岁，又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钓墩，今亦谓之袜袴，妇人之服也。

卷一百六十三 职官志三

礼部 掌国之礼乐、祭祀、朝会、宴飨、学校、贡举之政令。祭之名有三：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庙曰飨。又有大祀、中祀、小祀之别。币玉、牲牢、器服，各从其等。凡雅乐，以六律、六同合阴阳之声为乐律，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为乐器，宫架八佾，特架六佾，分武文先后之序为乐舞，其所歌为乐章。若有事于南北效、明堂，籍田、禘祫太庙，荐享景灵宫，酌献陵园，及行朝贡、庆贺、宴乐之礼，前期饬有司辨具，阅所定仪注，以旧章参考其当否，上尚书省，册宝及封册命礼亦如之。凡礼乐制度有所损益，小事则同太常寺，大事则集侍从官、秘书省长贰或百官，议定以闻。

卷一百六十四 职官志四

太常寺 卿 少卿 丞各一人 博士四人，主簿、协律郎、奉礼郎、太祝各一人。卿掌礼乐、郊庙、社稷、坛壝、陵寝之事，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礼之名有五：曰吉礼，曰宾礼，曰军礼，曰嘉礼，曰凶礼。皆掌其制度仪式。祭祀有大祠，有小祠。其牺牲、币玉、酒醴、荐献、器服各辨其等；掌乐律、乐舞、乐章以定宫架、特架之制，祭祀享则分乐而序之。……若礼乐有所损益，及祀典、神祀、爵号与封袭、继嗣之事当考定者，拟上于礼部。……

……

（太常寺）分案九：曰礼仪，掌讨论大庆典礼、神祠道释、袭封定谥、检举忌辰。……曰大乐，掌大乐教习乐舞、鼓吹、警场。……

……

协律郎，掌律、吕以和阴阳之声，正宫架、特架乐舞之位。大祭祀享宴用乐，则执麾以诏作止之节，举麾、鼓柷而乐作；偃麾、戛敔而乐止。凡乐，掌其序事。

……

教坊及钤辖教坊所 掌宴乐阅习，以待宴享之用，考其艺而进退之。

……

大晟府 以大司乐为长，典乐为贰。次曰大乐令，秩比丞。次曰主簿、协律郎。又有按协声律、制撰文字、运谱等官，以京朝官、选人或白衣士人通乐律者为之。又以武臣监府门及大乐法物库，以侍从及内省近侍官提举。所典六案：曰大乐，曰鼓吹，曰宴乐，曰法物，曰知杂，曰掌法。国朝礼、乐掌于奉常。崇宁初，置局议大乐；乐成，置府建官以司之，礼、乐始分为二。五年二月，因省冗员，并之礼官；九月，复旧。大观四年，以官徒廪给繁厚，省乐令一员、监官二员，吏禄并视太常格。宣和二年，诏以大晟府近岁添置冗滥徼幸，并罢，不复再置。

卷二百四十二 后妃列传上

孝明王皇后，邠州新平人。彰德军节度饶第三女。……

太祖即位，建隆元年八月，册为皇后。常服宽衣，佐御膳，善弹筝鼓琴。……

……

（真宗）章献明肃刘皇后，其先家太原，后徙益州，为华阳人。……

初，母庞梦月入怀，已而有娠，遂生后。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

……

（仁宗）杨德妃，定陶人。……端丽机敏，妙音律，组纠、书艺一过目如素习。

卷二百四十三 后妃列传下

（徽宗）刘贵妃，其出单微。入宫，即大幸，由才人七迁至贵妃。……

先是，妃手植芭蕉于庭曰："是物长，吾不及见矣！"已而果然。左右奔告帝，帝初以其微疾，不经意，趣幸之，已薨矣，始大悲恻。特加四字谥曰明达懿文。叙其平生，弦诸乐府。……

……

……嘉定十四年，帝以国嗣未定，养宗室子贵和，立为皇子，赐名竑。（史）弥远为丞相，既信任于后，遂专国政，竑渐不能平。初，竑好琴，弥远买美人善琴者纳之，而私厚美人家，令伺皇子动静。竑嬖之，一日，竑指舆地图示美人曰："此琼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弥远于此地。"美人以告弥远。竑又书字于几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弥远腹心，走白弥远。弥远大惧，阴蓄异志，欲立他宗室子昀为皇子，遂阴与昀通。

卷二百四十四 宗室列传一

……王继勋尤为廷美亲信，尝使求访声妓，怙势取货，赃污狼藉。……

……

承寿，终南作坊使，赠德州刺史、武当侯。子四人，克己，晓音律，尝作《雅乐图》乐曲以献。……

卷二百四十五 宗室列传二

允迪累官耀州观察使。居父丧不哀，又尝宫中为优戏，为妻昭国夫人钱氏所告。制降右监门卫大将军，绝朝谒，钱氏亦度为洞真道士。

卷二百四十六 宗室列传三

（镇王）竑好鼓琴，丞相史弥远买美人善琴者，纳诸御，而厚廪其家，使美人日闲竑，动息必以告。美人知书慧黠，竑嬖之。宫壁有舆地图，竑指琼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又尝呼弥远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则恩州也。弥远闻之，尝因七月七日进乞巧奇玩以觇之，竑乘酒碎于地。弥远大惧，日夕思以处竑，而竑不知也。

卷二百五十 王审琦列传

雍熙中，（王承衍）出知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时契丹扰镇阳，候骑至冀州，去魏二百余里。邻境戒严，城中大恐，属上元节，承衍下令市中及佛寺然灯设乐，与宾佐宴游达旦，人赖以安。……

……

（王）承衍善骑射，晓单律，颇涉学艺，好吟咏。……

……

（王）承衎颇涉学，喜为诗，所至为一集。晓音律，多与士大夫游，意豁如也。……

卷二百五十 高怀德列传

怀德将家子，练习戎事，不喜读书，性简率，不拘小节。善音律，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

卷二百五十五 向拱列传

（向）拱尹河南十余年，专治园林第舍，好声妓，纵酒为乐，府政废弛，群盗昼劫。太祖闻之怒，移镇安州，命左武卫上将军焦继勋代之，谓继勋曰："洛久不治，选卿代之，无复效拱为也。"

卷二百五十七 吴廷祚列传

……淳化二年，（吴元载）加领富州刺史，俄徙知成都府。蜀俗奢侈，好游荡，民无赢余，悉市酒肉为声技乐，元载禁止之；吏民细罪又不少贷，人多怨咎。及王小波乱，元载不能捕灭，受代归阙，而成都不守。

属岁旱，吏白召巫以土龙请雨。元扆曰："巫本妖民，龙止兽也，安能格天？惟精诚可以动天。"乃集道人设坛，洁斋三日，百拜祈祷，澍雨沾洽。

李处耘列传　卷二百五十七

（李）继隆出贵胄，善骑射，晓音律，感慨自树，深沉有城府，严于御下。……

刘温叟列传　卷二百六十二

……元丰三年，祀明堂，大臣言（刘）几知音，诏诣太常定雅乐。几曰："古乐备四清声，沿五季乱离废，请增之。"乐成，予一子官。

……

……其议乐律最善，以为："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古今异时，声亦随变，犹以古冠服加于今人，安得而称。儒者泥古，致详于形名度数间，而不知清浊轻重之用，故求于器虽合，而考于声则不谐。"尝游佛寺，闻钟声，曰："声澌而悲，主者且不利。"是夕，主僧死。在保州，闻角声，曰："宫微而商离，至秋，守臣忧之。"及期，几遇疾。然所学颇杂郑、卫云。

张昭列传　卷二百六十三

时皇子竞尚奢侈，昭疏谏曰：

帝王之子，长于深宫，安于逸乐，纷华之玩，丝竹之音，日接于耳目，不与骄期而骄自至。……

……

汉初，复为吏部侍郎。时追尊六庙，定谥号、乐章、舞曲，命昭权判太常卿事，月余即真。……

窦仪列传　卷二百六十三

南征还。诏（窦）俨考正雅乐，俄权知贡举。……

……

宋初，就转礼部侍郎，代仪知贡举。当是时，祠祀乐章、宗庙谥号多俨撰定，议者服其该博。……

李穆列传　卷二百六十三

（李）肃字季雍，七岁诵书知大义，十岁为诗，往往有警语。……尝作《大宋乐章》九首，取九成、九夏之义，以颂国家盛德，其文甚工。……

卷二百六十四 薛居正列传

惟吉字世康，（薛）居正假子也。……少有勇力，形质魁岸，与京师少年追逐，角抵蹴踘，纵酒不谨。雅好音乐，尝与伶人游，居正不能知。

卷二百六十五 李昉列传

景德二年，召（李宗谔）为翰林学士。是秋，将郊，命判太常大乐、鼓吹二署。先是，乐工率以年劳迁补，至有抱其器而不知声者。（李）宗谔素晓音律，遂加审定，奏斥谬滥者五十人。因修完器具，更署职名，条上利病二十事，帝省阅而赏叹之。事具《乐志》。又著《乐纂》以献，命付史馆，自是月再肄习焉。

卷二百六十七 张洎列传

……（张洎）擢拜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故事，赴上日设燕，教坊以杂戏进，久罢其事。至是，令尽设之，仍诏枢密直学士吕端、刘昌言及知制诰柴成务等预会，时以为荣。

卷二百六十九 陶榖列传

……（陶）榖坐责授太常少卿。……俄拜中书舍人。尝请教习乐工、停二舞郎，及禁民伐桑枣为薪，并从其请。开运三年，赐金紫。

卷二百七十五 田仁朗列传

（田）仁朗性沉厚，有谋略。颇涉书传，所至有善政。雅好音律，尤臻其妙。……

卷二百七十六 滕中正列传

雍熙元年春，大宴，上欢甚，以虚盏示群臣。宰相言饮酒过度，恐有失仪之责。上顾谓中正曰："今君臣相遇，有失者勿弹劾也。"因是伶官盛言宴会之乐。……

卷二百七十七 刘综列传

大中祥符四年，（刘综）馆伴契丹使，因作《大雪歌》以献。……

卷二百七十九 呼延赞列传

呼延赞，并州太原人。……雍熙四年，加马步军副都军头。尝献阵图、兵要及树营砦之策，求领边任。召见，令之作武艺。赞具装执鞬驰骑，挥铁鞭、枣槊，旋绕廷中数四，又引其四子必兴、必改、必求、必显以入，迭舞剑盘槊。

卷二百八十三 夏竦列传

（夏）竦以文学起家，有名一时，朝廷大典策屡以属之。……积家财累钜万，自奉尤侈，畜声伎甚众。……

宋庠列传 卷二百八十四

（宋）祁字子京，与兄庠同时举进士，……召试，授直史馆，再迁太常博士、同知礼仪院。有司言太常旧乐数增损，其声不和。诏祁同按试。李照定新乐，胡瑗铸钟磬，祁皆典之，事见《乐志》。……

王曙列传 卷二百八十六

（王）益柔字胜之。为人伉直尚气，喜论天下事。……预苏舜钦奏邸会，醉作《傲歌》。……

宋湜列传 卷二百八十七

（宋）湜风貌秀整，有酝藉，器识冲远，好学，美文词，善谈论饮谑，晓音律，妙于奕棋。……

赵安仁列传 卷二百八十七

……太宗制九纮琴、五纮阮，时多献赋颂，上嘉文物之盛，悉阅览，订其工拙。时称安仁、李宗谔、杨亿辞雅赡，召诣中书奖谕。翌日，改迁太常丞。

高若讷列传 卷二百八十八

皇祐中，诏累黍定尺以制钟律，争论连年不决。若讷以汉货泉度一寸，依《隋书》定尺十五种上之。并损益祠祭服器，悉施用。……

孙沔列传 卷二百八十八

……三司所给特支，物恶而估高，军士有语，优人因戏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赐，何敢妄言动众！"命斩之徇。将佐争言："此特戏尔，不足深罪也。"沔徐呼还，杖脊配岭南，谓之曰："汝赖戏我前，即私议动众，汝必死，而告者超迁矣。"明日，给特支，士无敢欢者。

夏侯峤列传 卷二百九十二

（夏侯）峤善鼓琴，好读庄、老书，淳厚谨慎，居官无过失。真宗尤爱重之，多所询访，每以善人目之。……

王洙列传 卷二百九十四

帝将祀明堂，宋祁言："明堂制度久不讲，（王）洙有《礼》学，愿得同具其仪。"诏还洙太常，再迁兵部员外郎，命撰《大飨明堂记》。除史馆修撰，迁知制诰。诏诸儒定雅乐，久未决。洙与胡瑗更造钟磬，而无形制容受之别。皇祐五年，有事于南郊，劝上用新药，既而议者多非之，卒不复用。

聂冠卿列传 卷二百九十四

初，翰林侍讲学士冯元修大乐，命冠卿检校事迹。又预撰《景祐广乐记》，特迁刑部郎中、直集贤院。……奉使契丹，其主谓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孙固有昌者。"尝观所著《蕲春集》，词极清丽，因自击球纵饮，命冠卿赋诗，礼遇甚厚。……

卷二百九十七 孔道辅列传

（孔道辅）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谏、龙图阁待制。契丹晏使者，优人以文宣王为戏，道辅艴然径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辅还坐，且令谢之。道辅正色曰：“中国与北朝通好，以礼文相接。今俳优之徒，慢侮先圣而不之禁，北朝之过也。道辅何谢！”契丹君臣默然，……

卷二百九十八 燕肃列传

……（燕肃）入判太常寺兼大理寺，复知审刑。肃言：“旧太常钟磬皆设色，每三岁亲祠，则重饰之。岁既久，所涂积厚，声益不协。”乃诏与李照、宋祁同按王朴律，即划涤考击，合以律准，试于后苑，声皆协。……

卷二百九十八 刘夔列传

……李照改制大乐钟磬，（刘）夔以为：“乐之大本，与政化通，不当轻易其器。愿择博学之士以补卿、丞，凡四方妄献说以要进者，请一切罢之。”帝善其言。

卷二百九十九 施昌言列传

（施）昌言为发运使时，召范仲淹后堂，出婢子为优，杂男子慢戏，无所不言。仲淹怪问之，则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怿而去。其治家如此。

卷三百五 杨亿列传

……至道初，太宗亲制九弦琴、五弦阮，文士奏颂者众，独称（杨）亿为优，赐绯鱼。……

卷三百五 晁迥列传

……（晁迥）献《玉清昭应宫颂》，其子宗操继上《景灵宫庆成歌》。帝曰：“迥父子同献歌颂，搢绅间美事也。”

卷三百十 杜衍列传

（杜）衍好荐引贤士，而沮止侥幸，小人多不悦。其婿苏舜钦，少年能文章，论议稍侵权贵，监进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乐娱宾，集贤校理王益柔为衍所知，或言益柔尝戏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

卷三百十一 庞籍列传

……（庞籍）又建言：“频岁灾异，天久不雨。宫中费用奢靡，出纳不严，须索烦多，有司无从钩校虚实。臣窃谓凡乘舆所费，宫中所用，宜务加裁抑，取则先帝，修德弭灾之道也。今宿兵西鄙，将士力战，弗获功赏；而内官、医官、乐官，无功劳，享丰赐，天下指目，谓之‘三官’。愿少裁损，无厚赉予，专励战功，寇不足平也。”

卷三百十二　王珪列传

（王）琪字君玉，儿童时已能为歌诗。……

帝宴太清楼，命馆阁臣作《山水石歌》，琪独蒙褒赏。……

卷三百十四　范仲淹列传

徽宗立，（范纯礼）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中旨鞫享泽村民谋逆，纯礼审其故，此民入戏场观优，归途见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曰："与刘先主如何？"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之，对曰："愚人村野无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应为仗之，足矣。"曰："何以戒后人？"曰："正欲外间知陛下刑宪不滥，足以为训尔。"徽宗从之。

卷三百十八　王拱辰列传

……苏舜钦会宾客于进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王）拱辰风其僚鱼周询、刘元瑜举劾之。两人既窜废，同席者俱逐。……

卷三百十九　欧阳修列传

（欧阳修）子发字伯和，少好学，师事安定胡瑗，得古乐钟律之说，不治科举文词，独探古始立论议。……

卷三百十九　刘敞列传

……方议定大乐，使中贵人参其间。（刘）敞谏曰："王事莫重于乐。今儒学满朝，辨论有余，而使若赵谈者参之，臣惧为袁盎笑也。"权度支判官，徙三司使。

卷三百二十四　李允则列传

岁修禊事，召界河战棹为竞渡，纵北人游观，潜寓水战。……

上元旧不燃灯，（李）允则结彩山，聚优乐，使民夜纵游。明日，侦知北酋欲间入城中观，允则与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与俱入传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罗侍左右，剧饮而罢。且置其所乘骡庑下，使遁去，即幽州统军也。后数日，为契丹所诛。……

卷三百二十八　安焘列传

……明堂斋祠，为仪仗使，后官有绝驰道穿仗而过者，（安）焘方举劾，谏官常安民又言，教坊不当于相国寺作乐。帝怒，欲逐安民，焘为救释。惇遂谮其相表里，出知郑州，徙大名。

卷三百二十八　张璪列传

时建议武学，（张）璪言："古之太学，舞干习射，受成献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闻偏习其一者也。请无问文武之士，一养于太学。"……

……

……详定郊庙奉祀礼文，议者多以国朝未尝躬行方泽之礼为非正，诏议更制。璪请于夏至之日，备礼容乐舞，以冢宰摄事。……

卷三百二十八 蔡挺列传

挺谲而多知，人莫能窥其城府。……在渭久，郁郁不自聊，寓意词曲，有“玉关人老”之叹。中使至，则使优伶歌之，以达于禁掖。神宗愍焉，遂有枢密之拜云。

卷三百二十八 王韶列传

……（王韶）在鄂宴客，出家姬奏乐，客张缋醉挽一姬不前，将拥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娱客，而令失欢如此。”命酌大杯罚之，谈笑如故，人亦服其量。……

卷三百二十九 蹇周辅列传

……蔡京为相，（蹇序辰）复拜刑部、礼部侍郎，为翰林学士，进承旨。有言其在先帝遏密中以音乐自娱者，黜知汝州。二年，徙苏州。坐纵部民盗铸钱，谪单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又坐守苏时以天宁节同其父忌日，辄于前一日设宴，及节日不张乐，移永州。……

卷三百三十一 沈遘列传

（沈遘）为人疏隽博达，明于吏治，令行禁止。民或贫不能葬，给以公钱，嫁孤女数百人，倡优养良家子者，夺归其父母。……

卷三百三十一 李兑列传

……（仁宗朝）太常新乐成，王拱辰以为十二钟磬一以黄钟为律，与古异，胡瑗及阮逸亦言声不能谐。诏近臣集议，久而不决。兑言：“乐之道，广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讵容轻议。愿参新旧，但取谐和近雅者，合而用之。”……

卷三百三十七 范镇列传

（范）镇于乐尤注意，自谓得古法，独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说。司马光谓不然，往复论难，凡数万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乐，下王朴乐三律。皇祐中，又诏胡瑗等考正。神宗时诏镇与刘几定之。镇曰：“定乐当先正律。”神宗曰：“然，虽有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镇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区、鬴斛，欲图上之，又乞访求真黍，以定黄钟。而刘几即用李照乐，加用四清声而奏乐成。诏罢局，赐赍有加。镇曰：“此刘几乐也，臣何与焉。”至是，乃请太府铜为之，逾年而成，比李照乐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执政同阅视，赐诏嘉奖。下之太常，诏三省、侍从、台阁之臣，皆往观焉。镇时已属疾，乐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

苏辙列传 卷三百三十九

……仁宗春秋高,（苏）辙虑或倦于勤,因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曰:

……

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

陈轩列传 卷三百四十六

陈轩，字元舆，建州建阳人。进士第二，授平江军节度推官。元祐中,为礼部郎中、徐王翊善,再迁中书舍人。……高丽入贡,轩馆客,其使求市历代史、《策府元龟》，抄郑、卫曲谱，皆为上闻。礼部尚书苏轼劾其失体，以龙图阁待制知庐州，徙杭州、江宁颍昌府。

张舜民列传 卷三百四十七

（张）舜民慷慨喜论事，善为文，自号浮休居士。其使辽也，见其太孙禧好音乐、美姝、名茶、古画，以为他日必有如唐张义潮挈十三州来归者，不四十年当见之。后如其言。……

刘正夫列传 卷三百五一

……太学诸生习乐成,（蔡）京欲官之。（刘）正夫曰:“朝廷长育人材，规为时用，而使与伶官齿，策名以是，得无为士子羞乎？”……

上官均列传 卷三百五十五

（光泽县）有巫托神能祸福人，致赀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诸境。

刘昺列传 卷三百五十六

（刘昺）兄炜，通乐律。炜死，蔡京擢昺大司乐，付以乐正。遂引蜀人魏汉津铸九鼎，作《大晟乐》。昺撰《鼎书》、《新乐书》，皆汉津妄出己意，而昺为缘饰，语在《乐志》。……

张根列传 卷三百五十六

……起复修制大乐局管勾官田为大晟府典乐,（张）朴论为“贪滥不法，物论弗齿，且典乐在太常少卿之上，修制冗官不当超逾”，乃罢为乐令。……

綦崇礼列传 卷三百七十八

（綦）崇礼妙龄秀发，聪敏绝人，不为崖岸斩绝之行。廉俭寡欲，独覃心辞章，洞晓音律，酒酣气振，长歌慷慨，议论风生，亦一时之英也。……

张焘列传 卷三百八十二

……（张焘）且乞罢减教坊乐工人数。上曰："卿言可谓责难于君。"明日悉诏罢之。

黄中列传 卷三百八十二

天申节上寿，议者以钦宗服除当举乐。（黄）中言："《春秋》君弑贼不讨，虽葬不书，以明臣子之罪，况钦宗实未葬而可遽作乐乎？"事竟寝。……

……

中前在礼部，尝谏止作乐事，中去，卒用之。……

颜师鲁列传 卷三百八十九

（师鲁）诏充遗留礼信使。初，显仁遗留使至金，必令簪花听乐。师鲁陛辞，言："国势今非昔比，金人或强臣非礼，誓以死守。"沿途宴设，力请彻乐。……

蔡洸列传 卷三百九十

……时久旱，郡民筑陂潴水灌溉，漕司檄郡决之，父老泣诉。（蔡）洸曰："吾不忍获罪百姓也。"却之。已而大雨，漕运通，岁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潴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夺，蔡公是赖。"……

林栗列传 卷三百九十四

（林栗）以吏部员外郎召。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百执事听誓戒；会废节，有旨上寿不用乐，迨宴金使，乃有权用乐之命。（林）栗以为不可，致书宰相，不听，乃乞免充举册官，以状申朝廷曰："若听乐则废斋，废斋则不敢以祭。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礼，今因一介行人而废之。天之可畏，过于外夷远矣。"不听。

京镗列传 卷三百九十四

金人遣使来吊，（京）镗为报谢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则赐宴。镗请免宴，郊劳使康元弼等不从，镗谓必不免宴，则请彻乐，遗之书曰："镗闻邻丧者舂不相，里殡者不巷歌。今镗衔命而来，繄北朝之惠吊，是荷是谢。北朝勤其远而悯其劳，遣郊劳之使，蒇式宴之仪，德莫厚焉，外臣受赐，敢不重拜。若曰而必听乐，是于圣经为悖理，于臣节为悖义，岂惟贻本朝之羞，亦岂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久。镗即馆，相礼者趣就席，镗曰："若不彻乐，不敢即席。"金人迫之，镗弗为动，徐曰："吾头可取，乐不可闻也。"乃帅其属出馆门，甲士露刃向镗，镗叱退之。金人知镗不可夺，驰白其主，主叹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乐。自是恒去乐而后宴镗。孝宗闻之喜，谓辅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节义自许，有能临危不变如镗者乎？"

赵雄列传 卷三百九十六

……金使入辞，故事当用乐，（赵）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斋，乐不可用。"上难之，遣中使谕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顺，即有他，臣得引与就馆。"上大喜。……

汪大猷列传 卷四百

庄文太子初建东宫，（汪大猷）兼太子左谕德、侍讲，两日一讲《孟子》，多寓规戒。太子尝出龙大渊禁中所进侍燕乐章，谕宫僚同赋，大猷曰："郑、卫之音，近习为昌，非讲读官所当预。"白于太子而止。……

杨简列传 卷四百七

（杨）简所著有……等书，其论治务最急者五，其次八。……其次急者有八：……三曰罢妓籍，从良；……七曰禁淫乐

张忠恕列传 卷四百九

宝庆初，诏求直言，（张）忠恕上封事，陈八事：

……

八曰士习日异，民生益艰。第宅之丽，声伎之美，服用之侈，馈遗之珍，向来宗戚、阉官犹或间见，今缙绅士大夫殆过之。……

牟子才列传 卷四百十一

……皇子冠，面谕作乐章，礼部言："古者适子一醮无乐，庶子三醮有乐，用乐非是。"（牟）子才言："嫡庶之分，特以所立之地不同，非适专用醴，庶专用醮也。乐章乃学士院故事，况面谕臣，不敢不作。"诏从之。……

朱貔孙列传 卷四百十一

……（朱貔孙）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请严京师淫声奇服之禁。……

汪立信列传 卷四百十六

已而闻似道师溃芜湖，江汉守臣皆望风降遁。（汪）立信叹曰："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宾佐与诀，手为表起居三宫，与从子书，属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抚案者三，以是失声，三日扼吭而卒。……

吴潜列传 卷四百十八

绍定四年，迁尚右郎官。都城大火，（吴）潜上疏论致灾之由："愿陛下斋戒修省，恐惧对越，菲衣恶食，必使国人信之，毋徒减膳而已。疏损声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彻乐而已。阉官之窃弄威福者勿亲，女宠之根萌祸患者勿昵。以暗色屋漏为尊严之区，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为乱亡之宅，而不淫不泆。……

卷四百十八 文天祥列传

（文）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至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

卷四百二十五 刘应龙列传

……会京师米贵，（刘）应龙为《劝粜歌》宦者取以上闻，帝问知应龙所作，问似道米价高，当亟处之，似道访其由，亦怒应龙。……

卷四百二十六 循吏列传

叶康直，字景温，建州人。擢进士第，知光化县。县多竹，民皆编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宁火患。凡政皆务以利民。时丰稷为谷城令，亦以治绩显，人歌之曰："叶光化，丰谷城，清如水，平如衡。"

卷四百三十 道学列传

……（黄）幹知不足与共事，归自惟扬，再辞和州之命，仍乞祠，闭阁谢客，宴乐不与。乃复告珏曰：

……今归已五日矣，但闻请总领、运使至玉麟堂赏牡丹，用妓乐，又闻总领、运使请宴赏亦然，又闻宴僚属亦然。邦人诸军闻之，岂不痛愤。且视牡丹之红艳，岂不思边庭之流血；视管弦之啁啾，岂不思老幼之哀号；视栋宇之宏丽，岂不思士卒之暴露；视饮馔之丰美，岂不思流民之冻馁。敌国深侵，宇内骚动，主上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尚书岂得不朝夕忧惧，而乃如是之迂缓暇逸耶！

卷四百三十二 儒林列传二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景祐初，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者。范仲淹荐瑗，白衣对崇政殿。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同较钟律，分造钟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广为分，以制尺，律径三分四厘六毫四丝，围十分三厘九毫三丝。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丁度等以为非古制，罢之。……

皇祐中，更铸太常钟磬，驿召瑗、逸，与近臣、太常官议于秘阁，遂典作乐事。复以大理评事兼太常寺主簿，辞不就。岁余，授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乐成，迁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

……

陈旸字晋之，福州人。中绍圣制科，授顺昌军节度推官。徽宗初，进《迓衡集》以劝导绍述，得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礼部侍郎赵挺之言，旸所著《乐书》二十卷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既上，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

魏汉津议乐，用京房二变四清。旸曰："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蠹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簇、大吕、夹钟，或可分也，而黄钟不可分。

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时论方右汉津，绌旸议。

进鸿胪太常少卿、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尝坐事夺，已而复之。卒，年六十八。

儒林列传四 卷四百三十四

（蔡）元定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究。义理洞见大原，下至图书、礼乐、制度，无不精妙。……

其平生问学，多寓于熹书集中。所著书有《大衍详说》、《律吕新书》、《燕乐》、《原辩》、《皇极经世》、《太玄潜虚指要》、《洪范解》、《八阵图说》，熹为之序。

……

……（杨泰之）知果州。蹄零钱病民，泰之以一年经费储其赢为诸邑对减，上尚书省，按为定式。民歌之曰："前张后杨，惠我无疆。"张谓张义，实自发其端，而泰之踵行之。

儒林列传八 卷四百三十八

（黄震字东发，庆元府慈溪人。宝佑四年登进士第。……出通判广德军……）郡有祠山庙，岁合江、淮之民祷祈者数十万，其牲皆用牛。郡恶少挟兵刃舞牲迎神为常，斗争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婴桎梏、自榜掠以徼福者。震见，问之，乃兵卒。责自状其罪，卒曰："本无罪。"震曰："尔罪多，不敢对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众。又其俗有所谓埋藏会者，为坎于庭，深、广皆五尺，以所祭牛及器皿数百纳其中，覆以牛革，封鐍一夕，明发视之，失所在。震以为妖，而杀牛淫祀非法，言之诸司，禁绝之。

文苑列传一 卷四百三十九

太平兴国中，（梁周翰）知苏州。周翰善音律，喜蒱博，惟以饮戏为务。州有伶官钱氏，家数百人，日令百人供妓，每出，必以殽具自随。郡务不治，以本官分司西京。……

……

先是，王朴、窦俨洞晓音乐，前代不协律吕者多所考正。朴、俨既没，未有继其职者。会太祖以雅乐声高，诏（和）岘讲求其理，以均节之，自是八音和畅，上甚嘉之。语具《律志》。乐器中有叉手笛者，上意欲增入雅乐，岘即令乐工调品，以谐律吕，其执持之状如拱揖然，请目曰"拱辰管"，诏备于乐府。

……

冯吉，字惟一，河南洛阳人。父道，周太师、中书令，追封瀛王。吉，晋天福初以父任秘书省校书郎，迁膳部、金部、职方员外郎，屯田、

户部、司勋郎中，累阶金紫。周显德中，迁太常少卿。

吉嗜学，善属文，工草隶，议者以掌诰许之。然性滑稽无操行，每中书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终以佻薄而止。

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号名手者亦莫能及。父常戒令勿习，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为寿，赐以束帛，吉置于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状，了无怍色，家人皆大笑。

及为少卿，颇不得意，以杯酒自娱。每朝士宴集，虽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弹琵琶，弹罢赋诗，诗成起舞。时人爱其俊逸，谓之“三绝”。

宋初，受诏撰述《明宪皇太后谥议》，见称于时。建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文苑列传三 卷四百四十一

……（崔遂度）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僦舍甚湫隘，有小阁，手植竹数本，朝退，默坐其上，弹琴独酌，翛然自适。尝著《琴笺》云：

> 世之言琴者，必曰长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闰，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协律郎刘贶以乐器配诸节候，而谓琴为夏至之音。至于泛声，卒无述者，愚尝病之。因张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声具焉，况琴瑟之弦乎！是知非所谓象者，盖天地自然之节耳，又岂止夏至之音而已。

文苑列传四 卷四百四十二

……康定中，河东地震，（苏）舜钦诣匦通疏曰：

……

……今民间传陛下比年稍迩俳优贱人，燕乐逾节，赐予过度。燕乐逾节则荡，赐予过度则侈。……

……

……（苏）舜钦娶宰相杜衍女，衍时与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会进奏院祠神，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辄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间夕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等劾奏，因欲摇动衍。事下开封府劾治，于是舜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

文苑列传五 卷四百四十三

神宗诏秘书监刘几、礼部侍郎范镇议乐，几请命（杨）杰同议。杰言大乐七失，并图上之。神宗下几、镇参定，镇不用（杨）杰议，自制。乐成，诏褒之。……

哲宗即位，议乐，又用范镇说。（杨）杰复破镇乐章曲名、宫架加磬、

十六钟磬之非。又论镇以黑黍用秬制律、铜量，叩之不合黄钟，以世无真黍，用太府尺为乐尺，下旧乐三律。详具《乐志》。杰在神宗时与镇异议，至是复攻之，镇之乐律卒不用。……卒，年七十。自号无为子，有文集二十余卷，《乐记》五卷。

文苑列传六 卷四百四十四

刘诜，字应伯，福州福清人。中进士第，历莆田主簿、知庐江县。崇宁中，为讲议司检讨官，进军器、大理丞，大晟府典乐。诜通音律，尝上历代雅乐因革及宋制作之旨，故委以乐事。又言："《周官》大司乐禁淫声、慢声，盖孔子所谓放郑声者。今燕乐之音，失于高急，曲调之词，至于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气。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调不可阙。臣按古制，旋十二宫以七声，得正徵一调，惟陛下财取。"徽宗曰："卿言是也，五声阙一不可，《徵招》、《角招》为君臣相说之乐，此朕所欲闻而无言者，卿宜为朕典司之。"他日，禁中出古钟二，诏执政召诜按于都堂，诜曰："此与今太簇、大吕声协。"命取大晟钟扣之，果应。又曰："钟击之无余韵，不如石声，《诗》所云'依我磬声'者，言其清而定也。"复取以合之，声益谐。历宗正、鸿胪、卫尉、太常四少卿，纂《续因革礼》，卒。

……

（周）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传于世。

朱长文，字伯原，苏州吴人。……

有文三百卷，《六经》皆为辨说。又著《琴史》而序其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礼作乐，比隆商、周，则是书也，岂虚文哉！"盖立志如此。

文苑列传七 卷四百四十五

……（韩）驹言国家祠事，岁一百十有八，用乐者六十有二，旧撰乐章，辞多牴牾。于是诏三馆士分撰亲祠明堂、圆坛、方泽等乐曲五十余章，多驹所作。

……

葛胜仲，字鲁卿，丹阳人。登绍圣四年进士第，……时朝廷命诸生习雅乐，乐成，进一官，迁太常少卿。

隐逸列传上 卷四百五十七

徐复，字复之，建州人。初游京师，举进士不中。……他日听其乡人林鸿范说《诗》，且言《诗》之所以用于乐者，忽若有得。因以声器求之，遂悟大乐，于七音、十二律清浊次序及钟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达。方仁宗留意于乐，诏天下求知乐者，大臣荐胡瑗，瑗

作钟磬，大变古法。复笑曰：“圣人寓器以声，今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后瑗制作皆不效。

卷四百五十八 隐逸列传中

淮南王旧疊在山间，会大水，州守议取其甓为城，庶曰：“弓矢舞衣传百世，藏于王府，非为必可用，盖以古之物传于今，尚有典刑也。”垒因是得存。

卷四百六十一 方技列传上

（大中祥符中）又有秦州民家子赵抱一者，常牧牛田间。一夕，有叩门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气如烟，其香可悦。俄至山崖绝顶，见数人会饮，音乐交奏，与人间无异。抱一骇而不测。会巡检使过其下，闻乐声，疑群盗欢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则无所睹，抱一独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

卷四百六十二 方技列传下

魏汉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师事唐仙人李良号“李八百”者，授以鼎乐之法。……皇祐中，与房庶俱以善乐荐，时阮逸方定黍律，不获用。崇宁初犹在，朝廷方协考钟律，得召见，献乐议，言得黄帝、夏禹声为律、身为度之说。谓人主禀赋与众异，请以帝指三节三寸为度，定黄钟之律；而中指之径围，则度量权衡所自出也。又云：“声有太有少。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在其间，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备阴阳奇偶，然后四序可得而调，万物可得而理。”当时以为迂怪，蔡京独神之。或言汉津本范镇之役，稍窥见其制作，而京托之于李良云。

于是请先铸九鼎，次铸帝坐大钟及二十四气钟。四年三月鼎成，赐号冲显处士。八月，《大晟乐》成。徽宗御大庆殿受群臣朝贺，加汉津虚和冲显宝应先生，颁其乐书天下。而京之客刘昺主乐事，论太少之说为非，将议改作。既而以乐成久，易之恐动观听，遂止。汉津密为京言：“《大晟》独得古意什三四尔，他多非古说，异日当以访任宗尧。”宗尧学于汉津者也。

卷四百六十三 外戚列传上

（柴）宗庆历官多过失，性极贪鄙，积财钜万，而薄于自奉，甚至优人以为戏，宗庆虽知，莫能改也。……

卷四百六十五 外戚列传下

（韦）谦子璞，淳熙末，仕至太府少卿。高崇崩，擢司农少卿，为金国告哀使。金主锡宴，其馆使欲用乐，璞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十刻，金人不能夺。……

宦者列传　卷四百六十六

（王）继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转饷不给，专以宴饮为务。每出入，前后奏音乐。又令骑兵执博局棋枰自随，威振郡县。……

佞幸列传　卷四百七十

至道元年上元节，京城张灯，太宗以上清宫成，临幸。（赵）赞与（郑）昌嗣邀其党数人，携妓乐登宫中玉皇阁，饮宴至夜分；掌舍宦者不能止，以其事闻。太宗大怒，并摭诸事，下诏夺赞官，许携家配隶房州禁锢，即日驿遣之。昌嗣黜唐州团练副使，不署事。既数日，并赐死于路。

……

始，辽使至，率迂其驿程，燕犒不示以华侈。及（王）黼务于欲速，令女真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张宴其居，辄陈尚方锦绣、金玉、瑰宝，以夸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身为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亲为俳优鄙贱之役，以献笑取悦。

……

王继先，开封人。奸黠善佞。建炎初以医得幸，其后浸贵宠，世号王医师。……

……

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略谓："继先广造第宅，占民居数百家，都人谓之'快乐仙宫'；夺良家妇女为侍妾，镇江有娼妙于歌舞，矫御前索之；渊圣成丧，举家燕饮，令妓女舞而不歌，谓之'哑乐'；……"

奸臣列传二　卷四百七十二

（蔡）京每为帝言，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

……

（蔡）攸历开府仪同三司、镇海军节度使、少保，进见无时，益用事，与王黼得预宫中秘戏，或侍曲宴，则短衫窄裤，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谑浪语，以蛊帝心。……

奸臣列传三　卷四百七十三

（绍兴）十五年，……四月，赐（秦）桧甲第，命教坊乐导之入，赐缗钱金绵有差。……

奸臣列传四　卷四百七十四

时理宗在位久，内侍董宋臣、卢允升为之聚敛以媚之。引荐奔竞之士，交通贿赂，置诸通显。又用外戚子弟为监司、郡守。作芙蓉阁、香兰亭宫中，进倡优傀儡，以奉帝为游燕。窃弄权柄。台臣有言之者，帝宣谕去之，谓之"节贴"。

……

福王与芮素恨（贾）似道，募有能杀似道者使送之贬所，有县尉郑虎臣欣然请行。似道行时，侍妾尚数十人，虎臣悉屏去，夺其宝玉，徹轿盖，暴行秋日中，令舁轿夫唱杭州歌谑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备至。……

卷四百七十八 世家列传·南唐李氏

建隆元年，太祖受命，即遣使以书谕景。……三月，景遣使贡绢二万匹、银万两，贺登极。……是年，亲征李重进，驻跸广陵，遣其左仆射严续来犒师。俄遣其子蒋国公从镒朝行在所，又遣其户部尚书冯延鲁贡金买宴，并伶官五十人作乐上寿，又贡金银器、金玉鞍勒、银装兵器及钱银、绫绢，皆有加常数，太祖亦厚赐之。

……

（韩）熙载善为文，江东士人、道释载金帛以求铭志碑记者不绝，又累获赏赐，由是畜妓妾四十余人，多善音乐，不加防闲，恣其出入外斋，与宾客生徒杂处。煜以其尽忠言事，垂欲相之，终以帷薄不修，责授右庶子，分司洪州。熙载尽斥诸妓，单车即路，煜留之，改秘书监，俄而复位。向所斥之妓稍稍而集，顷之如故。煜叹曰："吾亦无如之何！"……

……

皇甫继勋，江州节度使晖之子。……赀产优赡，营第舍、车服，畜妓乐，洁饮食，极游宴之好。

卷四百七十九 世家列传·西蜀孟氏

……（孟）玄喆离成都，但携姬妾、乐器及伶人数十辈，晨夜嬉戏，不恤军政。……

……

（李）昊前后仕蜀五十年。昶之世，位兼将相，秉利权，资货岁入钜万，奢侈尤甚，后堂妓妾曳罗绮数百人。昶与江南李景通好，遣其臣赵季札至江南，购得李绅武宗朝入相制书，还以遗昊。昊结彩楼置其中，尽召成都声妓，昊朝服前迎归私第，大会宾客宴饮，所费无算。……

……

（欧阳）迥性坦率，无检操，雅善长笛。太祖常召于偏殿，令奏数曲。御史中丞刘温叟闻之，叩殿门求见，谏曰："禁署之职，典司诰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尝闻孟昶君臣溺于声乐，迥至宰司尚习此技，故为我所擒。所以召迥，欲验言者之不诬也。"……

卷四百八十　世家列传·吴越钱氏

（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俶贡白金五万两、钱万万，绢十万匹、绫二万匹、绵十万，……银装鼓二、七宝饰胡琴五弦筝各四、银饰箜篌方响羯鼓各四、红牙乐器二十二事。……

……

是岁（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中元，京城张灯，令有司于俶宅前设灯山、陈声乐以宠之。……

……

惟濬字禹川，俶嫡子也。……开宝二年，授镇东等军节度、浙江东西道观察处置、两浙制置营田发运等使。未几，来朝，太祖召宴苑中，令黄门奏《箫韶》乐，与诸王同席而坐。赐白玉带、珠缀衣、水精鞍勒御马，赐赍钜万计。……

……

惟濬与俶诸子共进钱金、绫罗、犀玉带笏、犀角、象牙、丁香、金玉马脑鞍勒、金玉珠翠首饰、乐器、博具、器皿什物、马橐驼牛驴车凡数十万计。……惟濬又进女乐十人，上不纳，各赐锦彩三十段遣还之。……

卷四百八十六　外国列传·夏国

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

卷四百八十七　外国列传·高丽

民家器皿，悉铜为之。乐有二品：曰唐乐，曰乡乐。……每正月一日、五月五日祭祖祢庙。又正月七日，家为王母像戴之。二月望，僧俗燃灯如中国上元节。……端午有秋千之戏。……

……

（熙宁）九年，复遣崔思训来，命中贵人仿都亭西驿例治馆，待之寖厚，其使来者亦益多。尝献伶官十余辈，曰："夷乐无足观，止欲润色国史尔。"……

……

……乐声甚下，无金石之音，既赐乐，乃分为左、右二部：左曰唐乐，中国之音也；右曰乡乐，其故习也。……

卷四百八十九　外国列传·占城

其风俗衣服与大食国相类。……乐器有胡琴、笛、鼓、大鼓，乐部亦列舞人。……

其风俗，正月一日牵象周行所居之地，然后驱逐出郭，谓之逐邪。

四月有游船之戏。

卷四百八十九 外国列传·三佛齐

……乐有小琴、小鼓，昆仑奴踏曲为乐。国中文字用梵书，以其王指环为印，亦有中国文字，上章表即用焉。……

卷四百八十九 外国列传·阇婆

土俗婚聘无媒约，但纳黄金于女家以娶之。五月游船，十月游山，有山马可乘跨，或乘软兜。乐有横笛、鼓板，亦能舞。土人被发，其衣装缠胸以下至于膝。……

卷四百八十九 外国列传·勃泥

……以十二月七日为岁节。地热，多风雨。国人宴会，鸣鼓、吹笛、击钹，歌舞为乐。……

卷四百八十九 外国列传·注辇

……其宴，则国主与四侍郎膜拜于阶，遂共坐作乐歌舞，不饮酒，而食肉。俗衣布。……

卷四百九十 外国列传·于阗

（开宝）四年，其国僧吉祥以其国王书来上，自言破疏勒国得舞象一，欲以为贡，诏许之。

卷四百九十 外国列传·高昌

（太平兴国六年）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

雍熙元年四月，王延德等还，叙其行程来献，云：

……

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乐多琵琶、箜篌。出貂鼠、白氎、绣文花蕊布。俗好骑射。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幕遮。用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余二社、冬至亦然。以银或鍮石为筒，贮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泼为戏，谓之压阳气去病。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遨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

时四月，师子王避暑于北廷……

师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

至七日，见其王及王子侍者，皆东向拜受赐。旁有持磬者击以节拜，王闻磬声乃拜，既而王之儿女亲属皆出，罗拜以受赐，遂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明日泛舟于池中，池四面作鼓乐。

卷四百九十 外国列传· 拂菻

……乐有箜篌、壶琴、小筚篥、偏鼓。……

卷四百九十一 外国列传· 日本国

……乐有中国、高丽二部。四时寒暑，大类中国。……

卷四百九十三 蛮夷列传· 西南溪峒诸蛮

雍熙元年，黔南言溪峒夷獠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神鬼，诏释其铜禁。

卷四百九十四 蛮夷列传· 南丹州

淳化元年，洪晳卒，其弟洪皓袭称刺史，遣其子淮通来贡银碗二十，铜鼓三面，铜印一钮，旗一帖，绣真珠红罗襦一。上降优诏，赐彩百匹，还其襦。

卷四百九十五 蛮夷列传· 抚水州

诸蛮族类不一，大抵依阻山谷，并林木为居，椎髻跣足，走险如履平地，言语侏离，衣服斒斓，畏鬼神，喜淫祀。……其族铸铜为大鼓，初成，悬庭中，置酒以召同类，争以金银为大钗叩鼓，去则以钗遗主人。相攻击，鸣鼓以集众，号有鼓者为"都老"，众推服之。

卷四百九十六 蛮夷列传· 西南诸夷

病疾无医药，组但击铜鼓，铜沙锣以祀神。

……

至道元年，其王龙汉璓遣其使龙光进率西南牂牁诸蛮来贡方物。太宗召见其使，询以地里风俗，……上因令作本国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声，良久，数十辈连袂宛转而舞，以足顿地为节。询其曲，则名曰《水曲》。……

21

《辽史》

116卷　元·脱脱等

题解

与《宋史》一样，《辽史》也是元朝至正三年（1343）四月开始纂修的，在至正四年三月（1344）完成。

全书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国语解1卷。记事起于唐咸通十三年（872）耶律阿保机出生，迄于辽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辽亡，共253年史事。本书较系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二百多年的历史，并兼载辽立国以前契丹的状况，以及辽灭亡后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概况，是研究辽和契丹、西辽的重要史籍。

卷一 太祖本纪

……有司所鞫逆党三百余人，狱既具上以人命至重，死不复生，赐宴一日，随其平生之好使为之，酒酣，或歌、或舞、或戏射、角觝，各极其意。明日，乃以轻重论刑。……

卷三 太宗本纪

……（天显七年六月）庚辰，观角觝戏。

卷四 太宗本纪

……（会同三年）五月庚午，以端午宴群臣及诸国使，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俗舞，俾诸使观之。……

卷十 圣宗本纪

……（统和元年二月）甲午，葬景宗皇帝于乾陵，以近幸朗、掌饮伶人挞鲁为殉。……

卷十三 圣宗本纪

……（统和十二年十二月）戊子，高丽进伎乐，却之。……

卷十九 兴宗本纪

（重熙十年十月）辛卯，以皇子胡卢斡里生，北宰相、驸马撒八宁迎上至其第宴饮，上命卫士与汉人角觝为乐。

卷二十三 道宗本纪

……（大康元年）十一月辛酉，皇后被诬，赐死；杀伶人赵惟一、高长命，并籍其家属。……

卷二十七 天祚皇帝本纪

……（天庆二年）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讬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贻后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礼义，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假有异志，又何能为？”……

卷三十七 地理志

周广顺中，胡峤《记》曰：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

卷四十七 百官志

太常寺。有博士、赞引、太祝、奉礼郎、协律郎。

诸署职名总目：

某署令。

某署丞。

太乐署。

鼓吹署。

……

卷四十九 礼志一

瑟瑟仪：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又翌日，植柳天棚之东南，巫以酒醴、黍稗荐植柳，祝之。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皇族、国舅、群臣与礼者，赐物有差。既三日雨，则赐敌烈麻都马四匹、衣四袭；否则以水沃之。

卷五十三 礼志六

正旦，国俗以糯饭和白羊髓为饼，丸之若拳，每帐赐四十九枚。戊夜，各于帐内窗中掷丸于外。数偶，动乐，饮宴。数奇，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帐内爆盐垆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乃出。……

立春，妇人进春书，刻青缯为帜，像龙御之；或为蟾蜍，书帜曰‘宜春’。"

人曰，凡正月之日，一鸡、二狗，三豕、四羊，五马、六牛，七日为人。其后，晴为祥，阴为灾。俗煎饼食于庭中，谓之"薰天"。

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国舅族萧氏设宴，以延国族耶律氏，岁以为常。国语是日为"恂里哣"。"恂里"请也，"哣"时也。恂，读若狎，哣读若颇。

二月八日为悉达太子生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悉达太子者，西域净梵王子，姓瞿昙氏，名释迦牟尼。以其觉性，称之曰"佛"。

三月三日为上巳，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负朋下马到列跪进酒，胜朋马上饮之。国语谓是日为"陶里桦"。"陶里"兔也，"桦"，射也。

五月重五日，午时，采艾叶和棉著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赐三事，君臣宴乐，渤海膳夫进艾糕。以五彩丝为索缠臂，谓之"合欢结"。又以彩丝宛转为人形簪之，谓之"长命缕"。国语谓是日为"讨赛咿唲"。"讨"，五；"赛咿唲"，月也。

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女进彩扇，以粉脂囊相赠遗。

六月十有八日，国俗，耶律氏设宴，以延国舅族萧氏亦谓之"恂里哣"。

七月十三日，夜，天子于宫西三十里卓帐宿焉。前期，备酒馔。翼日，诸军部落从者皆动蕃乐，饮宴至暮，乃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中元，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昧爽，复往西方，随行诸军部落大噪三，谓之"送节"。……

八月八日，国俗，屠白犬，于寝帐前七步瘗之，露其喙。后七日中秋，移寝帐于其上。国语谓之"捏褐耐"。捏褐犬也；"耐"，首也。

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赐蕃、汉臣僚饮菊花酒。兔肝为臡，鹿舌为酱，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禬禳。国语谓是日为"必里迟离"，九月九日也。

……

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每岁是日，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

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

卷五十四 乐志

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旧史称圣宗、兴宗咸通音律，声气、歌辞、舞节，徵诸太常、仪凤、教坊不可得。按《纪》、《志》、《辽朝杂礼》，参考史籍，定其可知者，以补一代之阙文。

呜呼！《咸》、《韶》、《夏》、《武》之乐，声亡书逸，河间作《记》，史迁因以为《书》，寥乎希哉，辽之乐，观此足矣。

国乐

辽有国乐，犹先王之风；其诸国乐，犹诸侯之风。故志其略。

正月朔日朝贺，用宫县雅乐。元会，用大乐；曲破后，用散乐；角觝终之。是夜，皇帝燕饮，用国乐。

七月十三日，皇帝出行宫三十里卓帐。十四日设宴，应从诸军随各部落动乐。十五日中元，大宴，用汉乐。

春飞放杏埚，皇帝射获头鹅，荐庙燕饮，乐工数十人执小乐器侑酒。

诸国乐

太宗会同三年，晋宣徽使杨端、王朓等及诸国使朝见，皇帝御便殿赐宴。端朓起进酒，作歌舞，上为举觞极欢。

会同三年端午日，百僚及诸国使称贺，如式燕饮，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国舞。

天祚天庆二年，驾幸混同江，头鱼酒筵，半酣，上命诸酋长次第歌舞为乐。女直阿骨打端立直视，辞以不能。上谓萧奉先曰："阿骨打

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不然，恐贻后患。”奉先奏：“阿骨打无大过，杀之伤向化之意。蕞尔小国，又何能为。”

雅乐

自汉以后，相承雅乐，有古《颂》焉，有古《大雅》焉。辽阙郊庙礼，无颂乐。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

圣宗太平元年，尊号册礼，设宫悬于殿庭，举麾位在殿第三重西阶之上，协律郎各入就举麾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将仗动，协律郎举麾，太乐令令撞黄钟之钟，左右钟皆应。工人举柷，乐作；皇帝即御坐，扇合，乐止。王公入门，乐作；至位，乐止。通事舍人引押册大臣初动，乐作；置册殿前香案讫，就位，乐止。舁册官奉册，初动，乐作；升殿，置册御坐前，就西墉北上位，乐止。大臣上殿，乐作；至殿栏内位，乐止。大臣降殿阶，乐作；复位，乐止。王公三品以上出，乐作；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降御坐入阁，乐止。

兴宗重熙九年，上契丹册，皇帝出，奏《隆安》之乐。

圣宗统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设宫悬、簨虡，太乐工、协律郎入。太后仪卫动，举麾，《太和》乐作；太乐令、太常卿导引升御坐，帘卷，乐止。文武三品以上入，《舒和》乐作；至位，乐止。皇帝入门，《雍和》乐作；至殿前位，乐止。宰相押册，皇帝随册，乐作；至殿前置册于案，乐止。翰林学士、大将军舁册，乐作；置御坐前，乐止。丞相上殿，乐作；至读册位，乐止。皇帝下殿，乐作；至位，乐止。太后宣答讫，乐作；皇帝至西阁，乐止。亲王、丞相上殿，乐作；退班出，乐止。下帘，乐作；皇太后入内，乐止。

册皇太子仪：太子初入门，《贞安》之乐作。

册礼乐工次第：四隅各置建鼓一虡，乐工各一人；宫悬每面九虡，每虡乐工一人；乐虡近北置柷、敔各一，乐工各一人；乐虡内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乐虡西南武舞六十四人，执小旗二人；乐虡东南文舞六十四人，执小旗二人；协律郎二人；太乐令一人。

唐《十二和》乐，辽初用之，《豫和》祀天神，《顺和》祭地祇，《永和》享宗庙，《肃和》登歌奠玉帛，《雍和》入俎接神，《寿和》酌献饮神，《太和》节升降，《舒和》节出入，《昭和》举酒，《休和》以饭，《正和》皇后受册以行，《承和》太子以行。

辽《十二安》乐：初，梁改唐《十二和》乐为《九庆》乐，后唐建唐宗庙，仍用《十二和》乐，晋改为《十二同》乐。《辽杂礼》“天子出入，奏《隆安》；太子行，奏《贞安》”，则是辽尝改乐名矣。馀十安乐名缺。

辽雅乐歌辞，文阙不具；八音器数，大抵因唐之旧。

八音：

金镈、钟

石球、磬

丝琴、瑟

竹籥、箫、篴

匏笙、竽

土埙

革鼓、鼗

木柷、敔

十二律用周黍尺九寸管，空径三分为本。道宗大康中，诏行秬黍所定升斗，尝定律矣。其法大抵用古律焉。

大乐

自汉以来，因秦、楚之声置乐府。至隋高祖诏求知音者，郑译得西域苏祇婆七旦之声，求合七音八十四调之说，由是雅俗之乐，皆此声矣。用之朝廷，别于雅乐者，谓之大乐。晋高祖使冯道、刘煦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辽。

圣宗统和元年，册承天皇太后，童子弟子队乐引太后辇至金銮门。

天祚皇帝天庆元年上寿仪：皇帝出东阁，鸣鞭，乐作；帘卷，扇开，乐止。太尉执台，分班，太乐令举麾，乐作；皇帝饮酒讫，乐止。应坐臣僚东西外殿，太乐令引堂上，乐升。大臣执台，太乐令奏举觞，登歌，乐作；饮讫，乐止。行臣僚酒遍，太乐令奏巡周，举麾，乐作；饮讫，乐止。太常卿进御食，太乐令奏食遍，乐作；《文舞》入，三变，引出，乐止。次进酒，行臣僚酒，举觞，巡周乐作；饮讫，乐止。次进食，食遍，乐作；《武舞》入，三变，引出，乐止。扇合，帘下，鸣鞭乐作；皇帝入西阁，乐止。

大乐器：本唐太宗《七德》、《九功》之乐。武后毁唐宗庙，《七德》、《九功》乐舞遂亡，自后宗庙用隋《文》、《武》二舞。朝廷用高宗《景云》乐代之，元会，第一奏《景云》乐舞。杜佑《通典》已称诸乐并亡。唯《景云》乐舞仅存。唐末、五代板荡之余，在者希矣。辽国大乐，晋代所传。杂礼虽见坐部乐工左右各一百二人，盖亦以《景云》遗工充坐部；其坐、立部乐，自唐已亡，可考者唯《景云》四部乐舞而已。

玉磬

方响

搊筝

筑

卧箜篌
大箜篌
小箜篌
大琵琶
小琵琶
大五弦
小五弦
吹叶
大笙
小笙
觱篥
箫
铜钹
长笛
尺八笛
短笛
以上皆一人。
毛员鼓
连鼗鼓
贝
以上皆二人，余每器工一人。
歌二人。
舞二十人，分四部：
《景云》舞八人
《庆云》乐舞四人
《破阵》乐舞四人
《承天》乐舞四人

大乐调：雅乐有七音，大乐亦有七声，谓之七旦：一曰娑陁力，平声；二曰鸡识，长声；三曰沙识，质直声；四曰沙侯加滥，应声；五曰沙腊，应和声；六曰般赡，五声；七曰俟利箑，斛牛声。自隋以来，乐府取其声，四旦二十八调为大乐。

娑陁力旦：
正宫
高宫
中吕宫

道调宫
南吕宫
仙吕宫
黄钟宫
鸡识旦：
越调
大食调
高大食调
双调
小食调
歇指调
林钟商调
沙识旦：
大食角
高大食角
双角
小食角
歇指角
林钟角
越角
般涉旦：
中吕调
正平调
高平调
仙吕调
黄钟调
般涉调
高般涉调

右四旦二十八调，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皆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益浊，上益清。七七四十九调，余二十一调失其传。盖出九部乐之《龟兹部》云。

大乐声：各调之中，度曲协音，其声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于律吕各阙其一，犹雅音之不及商也。

散乐

殷人作靡靡之乐，其声往而不反，流为郑、卫之声。秦、汉之间，秦、

楚声作，郑、卫浸亡。汉武帝以李延年典乐府，稍用西凉之声。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晋天福三年，遣刘昫以伶官来归，辽有散乐，盖由此矣。

辽册皇后仪：呈百戏、角觝、戏马以为乐。

皇帝生辰乐次：

酒一行 觱篥起，歌。

酒二行 歌，手伎入。

酒三行 琵琶独弹。

饼、茶、致语。

食入，杂剧进。

酒四行 阙。

酒五行 笙独吹，鼓笛进。

酒六行 筝独弹，筑球。

酒七行 歌曲破，角觝。

曲宴宋国使乐次：

酒一行 觱篥起，歌。

酒二行 歌。

酒三行 歌，手伎入。

酒四行 琵琶独弹。

饼、茶、致语。

食入，杂剧进。

酒五行 阙。

酒六行 笙独吹，合《法曲》。

酒七行 筝独弹。

酒八行 歌，击架乐。

酒九行 歌，角觝。

散乐，以三音该三才之义，四声调四时之气，应十二管之数。截竹为四窍之笛，以叶音声，而被之弦歌。三音：天音扬，地音抑，人音中，皆有声无文。四时：春声曰平，夏声曰上，秋声曰去，冬声曰入。

散乐器：觱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鞚、拍板。

杂戏：自齐景公用倡优侏儒，至汉武帝设鱼龙曼延之戏，后汉有绳舞、自刳之伎，杜佑以为多幻术，皆出西域。哇俚不经，故不具述。

鼓吹乐

鼓吹乐，一曰短箫铙歌乐，自汉有之，谓之军乐。《辽杂礼》，朝会设熊罴十二案，法驾有前后部鼓吹，百官卤簿皆有鼓吹乐。

前部：

鼓吹令二人

掆鼓十二

金钲十二

大鼓百二十

长鸣百二十

铙十二

鼓十二

歌二十四

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后部：

鼓吹丞二人

大角百二十

羽葆十二

鼓十二

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铙十二

鼓十二

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右前后鼓吹，行则导驾奏之，朝会则列仗，设而不奏。

横吹乐

横吹亦军乐，与鼓吹分部而同用，皆属鼓吹令。

前部：

大横吹百二十

节鼓二

笛二十四

䈽篥二十四

笳二十四

桃皮䈽篥二十四

掆鼓十二

金钲十二

小鼓百二十

中鸣百二十

羽葆十二

鼓十二

管二十四

箫二十四

笳二十四

后部：

小横吹百二十四

笛二十四

箫二十四

䈽篥二十四

桃皮䈽篥二十四

百官鼓吹、横吹乐，自四品以上，各有增损，见《仪卫志》。自周衰，先王之乐浸以亡缺，《周南》变为《秦风》。始皇有天下，郑、卫、秦、燕、赵、楚之声迭进，而雅声亡矣。汉唐之盛，文事多西音，是为大乐、散乐；武事皆北音，是为鼓吹、横吹乐。雅乐在者，其器雅，其音亦西云。

卷六十二 刑法志

……皇妹秦国公主生日，帝幸其第，伶人张隋，本宋所遣诇者，大臣觉之以闻。召诘，款伏，乃遽释之。……

卷七十一 后妃列传

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钦哀皇后弟枢密使惠之女。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重熙中，帝王燕赵，纳为妃。清宁初，立为懿德皇后。……后生太子濬，有专房宠。好音乐，伶官赵惟一得侍左右。大康初，宫婢单登、教坊朱顶鹤诬后与惟一私，枢密使耶律乙辛以闻。诏乙辛与张孝杰劾状，因而实之。族诛惟一，赐后自尽，归其尸于家。……

……

天祚文妃萧氏，小字瑟瑟，国舅大父房之女。……善歌诗。女直乱作，日见侵迫。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讽谏，其词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又歌曰："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畜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天祚见而衔之。……

卷八十六 刘六符列传

……(刘)四端以卫尉少卿使宋贺生辰，方宴，大张女乐，竟席不顾，人惮其严。……

卷八十六 耶律合里只列传

耶律合里只，字特满，六院夷离堇蒲古只之后。重熙中，累迁西南面招讨都监。充宋国生辰使，馆于白沟驿。宋宴劳，优者嘲萧惠河西之败。合里只曰："胜负兵家常事。我嗣圣皇帝俘石重贵，至今兴中有石家寨。惠之一败，何足较哉！"宋人惭服。帝闻之曰："优伶失辞，何可伤两国交好！"鞭二百，免官。……

卷一百九 伶官列传

罗衣轻

伶，官之微者也。《五代史》列镜新磨于《传》，是必有所取矣。辽之伶官当时固多，然能因诙谐示谏，以消未形之乱，惟罗衣轻耳。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废言。"是宜传。

罗衣轻，不知其乡里。滑稽通变，一时谐谑，多所规讽。兴宗败于李元昊也，单骑突出，几不得脱。先是，元昊获辽人，辄劓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罗衣轻止之曰："且观鼻在否？"上怒，以毳索系帐后，将杀之。太子笑曰："打诨底不是黄幡绰！"罗衣轻应声曰："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上闻而释之。上尝与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重元喜甚，骄纵不法。又因双陆，赌以居民城邑。帝屡不竞，前后已偿数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宠，又多郑叔段之过，朝臣无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复博，罗衣轻指其局曰："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帝始悟，不复戏。清宁间，以疾卒。

卷一百十五 二国外记·西夏

其俗，衣白窄衫，毡冠，冠后垂红结绶。……民庶衣青绿。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

22

《金史》

135卷 元·脱脱等

题解

《金史》撰成于元代，全书135卷，其中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以后在至元元年、十六年，以及仁宗朝、文宗朝都分别议论过修史的事，都因义例难定未付诸实行，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三史的都总裁官是右丞相脱脱，参加修《金史》的有铁木尔塔识、张起岩、欧阳玄、王沂、杨宗瑞等，其中欧阳玄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制订《金史》撰修的发凡举例，书中的论、赞、表、奏皆他属笔。

卷六 世宗本纪上

（大定四年）五月，旱。癸卯，敕有司审冤狱，禁宫中音乐，放球场役夫。……

……

（大定十年正月）甲子，命宫中元宵无得张灯。

卷七 世宗本纪中

（大定十三年）三月癸巳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卯，上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浸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

……（大定十三年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及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

卷八 世宗本纪下

……（大定二十五年四月）丁丑，宴宗室、宗妇于皇武殿，……曰："朕寻常不饮酒，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亦不易得也！"宗室妇女及群臣故老以次起舞，进酒。上曰："吾来数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命宗室弟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听上自歌。其词道王业之艰难，及继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声，歌毕泣下。右丞相元忠率群臣、宗戚捧觞上寿，皆称万岁。于是，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会。既醉，上复续调，至一鼓乃罢。……

……

（大定二十八年）三月丁酉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御庆和殿受群臣朝，复宴于神龙殿，诸王、公主以次捧觞上寿。上欢甚，以本国音自度曲。盖言临御久，春秋高，渺然思国家基绪之重，万世无穷之托。以戒皇太孙，当修身养德，善于持守，及命太尉、左丞相克宁尽忠辅导之意。于是，上自歌之，皇太孙及克宁和之。极欢而罢。……

卷十 章宗本纪

（明昌四年三月）制定民习角觝，枪棒罪。

卷十四 宣宗本纪

（至宁四年）五月癸丑朔，礼官言："太庙既成，行都礼虽简约，惟以亲行祔享为敬，请权不用卤簿仪仗及宫县乐舞。"从之。……

……

……（至宁四年十月）戊辰，命张行信摄太尉，奉安社稷，礼乐咸秵其数。……

卷十七 哀宗本纪

……（正大元年七月）癸卯，补修大乐。

卷二十八 礼志一

金人之入汴也，时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粲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时方事军旅，未遑讲也。既而，即会宁建宗社，庶事草创。皇统间，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辂，导仪卫，陈鼓吹，其观听赫然一新，而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继以海陵狼顾，志欲并吞江南，乃命官修汴故宫，缮宗庙社稷，悉载宋故礼器以还。外行黩武，内而纵欲，其猷既失，奚敢议礼乐哉！世宗既兴，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审乐，统以宰相通学术者，于一事之宜适、一物之节文，既上闻而始汇次，至明昌初书成，凡四百余卷，名曰《金纂修杂录》。……

卷三十五 礼志八

皇帝回辇至幄次，更衣，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

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毬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亡。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东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跷捷也。

卷三十九 乐志

《传》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岂二帝三王之弥文哉！盖有天下者，将一轨度、正民俗、合人神、和上下，舍礼乐何以焉。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乐，然而未尽其美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际，日修月葺，粲然大备。其隶太常者，即郊庙、祀享、大宴、大朝会宫县二舞是也。隶教坊者，则有铙歌鼓吹，天子行幸卤簿导引之乐也。有

散乐。有渤海乐。有本国旧音，世宗尝写其意度为雅曲，史录其一，其俚者弗载云。

雅乐

凡大祀、中祀、天子受册宝、御楼肆赦、受外国使贺则用之。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钟磬乐虡，挈之以归。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有司以钟磬刻“晟”字者犯太宗讳，皆以黄纸封之。大定十四年，太常始议：“历代之乐各自为名，今郊庙社稷所用宋乐器犯庙讳，宜皆刮去，更为制名。”于是，命礼部、学士院、太常寺撰名，乃取大乐与天地同和之义，名之曰“太和”。文、武二舞。皇统年间，定文舞曰《仁丰道洽之舞》，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贞元仪》又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万国来同之舞》。大定十一年又有《四海会同之舞》，于是一代之制始备。

明昌五年，诏用唐、宋故事，置所，讲议礼乐。有司谓：“雅乐自周、汉以来止存大法，魏、晋而后更造律度，讫无定论。至后周保定中，得古玉斗于地中，以造尺律，其后牛弘以为不可，止用苏绰铁尺，至隋亦用之。唐兴，因隋乐不改，及黄巢之乱，乐县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孙以周法铸穀钟、编钟，处士萧承训等校石磬，合而奏之。至周显德以黍定律，议者谓比唐乐高五律。宋初亦用王朴所制乐，时和岘以周显德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铜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声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乐三律。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止下一律，或谓其声弇郁不和，依旧用王朴乐。元丰间，杨杰参用李照钟磬加四清声，下王朴乐二律，以为新乐。元祐间，范镇又造新律，下李照乐一律，而未用。至崇宁间，魏汉津以范镇知旧乐之高，无法以下之，乃以时君指节为尺，其所造钟磬即今所用乐是也。然以王朴所制声高，屡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习旧听疑于太重。其后范镇等论乐，复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铁尺，牛弘等以谓近古合宜者也。今取见有乐，以唐初开元钱校其分寸亦同，则汉津所用指尺殆与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汉津用李照、范镇之说，而耻同之，故用时君指节为尺，使众人不敢轻议。其尺虽为诡说，其制乃与古同，而清浊高下皆适中，非出于法数之外私意妄为者也。盖今之钟磬虽崇宁之所制，亦周、隋、唐之乐也。阅今所用乐律，声调和平，无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唯辰钟、辰磬自昔数缺，宜补铸辰钟十五，辰磬二十一，通旧各为二十四虡。”上曰：“尝观宋人论乐，以为律主于人声，不当泥于其器，

要之在声和而已。”于是，命礼部符下南京，取宋旧工，更铸辰钟十有二。又以旧钟姑洗、夷则皆高五律，无射高二律，别铸以补之，乃协。又琢辰磬各十有二，以其半少劣，择其谐者而用之。初，正隆间，海陵营太庙于汴，贞祐南迁，宣宗修之，以祔诸帝神主。其地，故宋景灵宫之址也；掘其下，得编钟十三，编磬八，皆刻“大晟”字。时朝廷多故，礼器散亡，竟亦不能备也，

大定十一年，太常议：“按《唐会要》旧制，南北郊宫县用二十架，周、汉、魏、晋、宋、齐六朝及唐《开元》、宋《开宝礼》，其数皆同。《宋会要》用三十六架，《五礼新仪》用四十八架，其数多，似乎太侈。今拟《太常因革礼》，天子宫县之乐三十六虡，宗庙与殿庭同，郊丘则二十虡，宜用宫县二十架，登歌编钟、编磬各一虡。又按《周礼大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六变，谓六成也。唐、宋因之。盖圜钟，夹钟也，用为宫者以上应房、心，有天帝明堂之象也。宫声三奏，角徵羽各一奏，合阳之奇数，欲神听之也。凡乐起于阳，至少阴而止，圜钟自卯至申其数有六，故六变而乐止，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也。乐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本朝定乐曲以‘宁’为名，今止有太庙祫享乐曲，而郊祀乐曲未备。皇统九年拜天用《乾宁之曲》，今圜丘降神固可就用。今太庙祫享，皇帝升降行止奏《昌宁之曲》，迎俎奏《丰宁之曲》，酌献、舞出入奏《肃宁之曲》，饮福奏《福宁之曲》，宋《开宝礼》亦可就用。余有郊祀曲名，皇帝入中渍、奠玉币、迎俎、酌献、舞出入乐曲，宜皆以‘宁’字制名。”遂命学士院撰焉。皇帝入中渍奏《昌宁之曲》，降神、送神奏《乾宁之曲》，昊天上帝奏《洪宁之曲》，皇地祇奏《坤宁之曲》，配位奏《永宁之曲》，饮福奏《福宁之曲》，升降、望燎、出入大小次，并与入中渍同，余载仪注及乐章。又命太常议文武二舞所当先后，太常议：“按唐、宋郊庙之礼，并先文后武，本朝自行禘祫之礼亦然。惟唐韦万石建议谓先儒相传，以揖让得天下则先奏文，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当时虽从，寻复改之。其以《开元礼》先文后武为定。方丘如圜丘之仪，社稷则用登歌。”

……

旧制，太庙、皇考庙乐工各三十九人。大定二十九年，升祔显宗，有司以为：“宋之太庙、别庙，堂上乐各四十八人，今之乐工少十八人，拟令皇考庙旧乐工皆充两庙堂上乐，以应前代九十六人之数。”尚书省议：“古乐工无定数。”遂奏太庙、别庙通以百人为定。明昌六年，

创设宫县，乐工一百五十六人。承安三年，敕："祭庙用教坊奏古乐，非礼也。其自今召百姓材美者，给以食直，教阅以待用。"泰和元年，命宫县乐工月给钱粟二贯石，遇正乐工阙，验色收补。四年，尚书省奏："宫县乐工总用二百五十六人，而旧所设止百人，时或用之即以贴部教坊阅习。自明昌间，以渤海教坊兼习，而又创设九十二人。且宫县之乐行大礼乃始用之，若其数复阙，但前期遣汉人教坊及大兴府乐人习之，亦可备用。"遂诏罢创设者。宣宗南迁，祔诸帝主于汴京太庙。礼官言："祔享礼毕，车驾还宫，至承天门外，百官奉迎，宫县奏《采茨》。"以乐虡未备，遂止用教坊乐。哀宗迁蔡，天兴二年七月丁巳，太祖、太宗及后妃御容至自汴京，奉安于乾元寺。左宣徽使温敦七十五奏当用乐。上曰："乐须太常，奈何？"七十五曰："市有优乐，可假用之。"权左右司员外郎王鹗奏曰："世俗之乐，岂可施于帝王之前？"遂止。

乐舞名数。太庙登歌，……文舞所执籥、翟各六十四，武舞所执朱干、玉戚各六十四，引舞所执旌二，纛二，牙杖二，单鼗二，单铎二，双铎二，金铙二，金錞二，金钲二，相鼓二，雅鼓二。有司摄祭，宫县二十虡：编钟四，编磬四，辰钟十二。建鼓四，路鼓四，路鼗二，晋鼓一，巢笙、竽笙、箫、埙、篪、笛各八，一弦琴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六，瑟八，柷、敔各一，麾一。登歌及二舞引舞所执与亲祠同。

……

本朝乐曲

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庚申，皇太子生日，上宴于东宫，命奏新声，谓大臣曰："朕制此曲，名《君臣乐》，今天下无事，与卿等共之，不亦乐乎？"辞律不传。十三年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女直醇质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饮酒乐，上谕之曰："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不易得也。昔汉高祖过故乡，与父老欢饮，击筑而歌，令诸儿和之。彼起布衣，尚且如是，况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统，朕巡幸至此，何不乐饮！"于时宗室妇女起舞，进酒毕，群臣故老起舞，上曰："吾来故乡数月矣，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来前，吾为汝歌。"乃命宗室子叙坐殿下者皆上殿，面听上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歌毕，泣下数行。右丞相元忠暨群臣宗戚捧觞上寿，

皆称万岁。于是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会，畅然欢洽。上复续调歌曲，留坐一更，极欢而罢。其辞曰：……

卷五十五 百官志一

太常寺。(皇统三年正月始置。)太庙、廪牺、郊社、诸陵、大乐等署隶焉。

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一员，正五品。丞一员，正六品。掌礼乐、郊庙、社稷、祠祀之事。……协律郎，从八品。掌以麾节乐，调和律吕，监视音调。

……

大乐署。兼鼓吹署。乐工百人。令一员，从六品。丞，从七品。掌调和律吕，教习音声并施用之法。乐工部籍直长一员，正八品。大乐正，从九品。掌祠祀及行礼陈设乐县。大乐副正，从九品。

卷五十七 百官志三

宫人女官(职员品秩，皆同唐制。)

……司乐四人、典乐四人、掌乐四人、女史二人，掌音乐之事。……

卷六十三 后妃列传·景祖昭肃皇后

后虽喜宾客，而自不饮酒。景祖与客饮，后专听之。翌日，枚数其人所为，无一不中其启肯。有醉而喧呶者，辄自歌以释其忿争。……

……

后往邑屯村，世祖、肃宗皆从。会桓赧、散达偕来，是时已有隙，被酒，语相侵不能平，遂举刃相向。后起，两执其手，谓桓赧、散达曰："汝等皆吾夫时旧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与小儿子辈忿争乎。"因自作歌，桓赧、散达怒乃解。……

卷六十四 后妃列传·世宗昭德皇后

(大宗)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于东宫。酒酣，命豫国公主起舞。上流涕曰："此女之母皇后，妇道至矣。朕所以不立中宫者，念皇后之德今无其比故也。"

卷六十四 后妃列传·元妃李氏师儿

自钦怀皇后没世，中宫虚位久，章宗意属李氏。而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荅、乌古论诸部部长之家，世为姻婚，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至是，章宗果欲立之，大臣固执不从，台谏以为言，帝不得已，进封为元妃，而势位熏赫，与皇后侔矣。一日，章宗宴宫中，优人瑇瑁头者戏于前。或问："上国有何符瑞？"优曰："汝不闻凤皇见乎。"其人曰："知之，而未闻其详。"优曰："其飞有四，所应亦异。若响上飞则风雨顺时，向下飞则五谷丰登，向外飞则四国

来朝，向里飞则加官进禄。”上笑而罢。

卷七十 宗宪列传

……朝廷议制度礼乐，往往因仍辽旧，宗宪曰：“方今奄有辽、宋，当远引前古，因时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辽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与我合。”由是器重之。

卷七十四 宗翰列传

……（天会）五年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及珪璋、宝印、衮冕、车辂、祭器、大乐、灵台、图书，与大军北还。

卷八十二 海陵诸子列传

谏议大夫杨伯雄入直禁中，因与同直者相语，……海陵大怒，谓伯雄曰：“尔臣子也，君父所为，岂得言风俗。宫禁中事，岂尔当言。……朕每当闲暇，颇阅教坊声乐，聊以自娱。《书》云：‘内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国事溺于此者耳。如我虽使声乐喧动天地，宰相敢有滥与人官而吏敢有受赇者乎。外间敢有窃议者乎。……

卷九十一 赵兴祥列传

……近臣献琵琶，世宗却之，谓兴祥曰：“朕忧劳天下，未尝以声伎为心，自今勿复有献，宜悉谕朕意。”……

卷一百十三 赤盏合喜列传

……右丞世鲁命作《江水曲》，使城上之人静夜唱之，盖河朔先有此曲以寄讴吟之思，其谬计如此。

卷一百二十一 忠义列传

……新格，教坊乐工阶至四品，换文武正资，服金紫。维翰奏：“伶优贱工，衣缙绅之服，非所以尊朝廷也。”从之。……

卷一百二十九 佞幸列传

张仲轲，幼名牛儿，市井无赖，说传奇小说，杂以俳优诙谐语为业。海陵引之左右，以资戏笑。海陵封岐国王，以为书表，及即位，为秘书郎。海陵尝对仲轲与妃嫔亵渎，仲轲但称死罪，不敢仰视。……伶人于庆儿官五品、大氏家奴王之彰为秘书郎。……

卷一百三十五 高丽列传

保活里，侏儒。

……

拔里速，角觝戏者。

23

《元史》

210卷　明·宋濂等

题解

洪武元年十二月（1368），朱元璋下诏编修《元史》，命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官，并组成了16人的编修班子。第二年二月正式开局修史，至八月就完成了元顺帝元统元年以前的部分。接着又派人到各地征集史料。洪武三年二月（1370）再次开局，继续修史，这次除仍用宋、王二人为总裁官外，只有一人参与了前一次的编修，其余人员都是新人。至七月，全书修成。《元史》编修前后总共用了331天，参加修史的人员前后共31人。

《元史》是记载自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大蒙古国至元朝灭亡160余年历史的史书。《元史》全书210卷，其中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

明朝修《元史》时，元朝的各位皇帝的《实录》、《后妃功臣列传》是《元史》本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元史》的《志》和《表》则主要取材于元朝所修《经世大典》。

卷四 世祖本纪一

……（中统元年十二月）立仙音院，复改为玉宸院，括乐工。……

……

（中统二年八月）乙巳，禁以俘掠妇女为娼。

……（中统二年十二月）命太常少卿王镛教习大乐。……

卷五 世祖本纪二

……（中统三年正月）备宫悬钟磬、乐舞、籥翟，凡用三百六十二人。……

……

……（中统三年闰九月）辛卯，严忠范奏请补东平路庙学太常乐工，从之。……

卷六 世祖本纪三

（至元二年）九月戊戌，以将有事太庙，取大乐工于东平，预习仪礼。……

……

……（至元三年二月）初制太常礼乐工冠服。……

……

……（至元四年三月）乙未，敕中都路建习乐堂，使乐工隶业其中。……

卷七 世祖本纪四

……（至元八年五月）以玉宸院隶宣徽院。……

卷八 世祖本纪五

……（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增选乐工八百人，隶教坊司。……

卷九 世祖本纪六

……（至元十三年二月）丁未，诏谕临安新附府州司县官吏士民军卒人等曰：

> 间者行中书省右丞相伯颜遣使来奏，宋母后、幼主暨诸大臣百官，已于正月十八日赍玺绶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觐之礼，已遣使特往迎致。尔等各守职业，其勿妄生疑畏。……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

……

……（至元十三年三月丁卯）伯颜入临安，遣郎中孟祺籍宋太庙

四祖殿，景灵宫礼乐器、册宝暨郊天仪仗，及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图书祭器乐器等物。戊辰，括江南已附州郡军器。……

卷十　世祖本纪七

（至元十五年正月）禁官吏军民卖所娶江南良家子女及为娼者，卖、买者两罪之，官没其直，人复为良。

……（至元十六年十月）乙酉，帝御香阁。命大乐署令完颜椿等肄文武乐。……

卷十一　世祖本纪八

……（至元十七年四月）乙酉，以宋太常乐付太常寺。……

卷十三　世祖本纪十

……（至元二十一年二月）丁未，括江南乐工。……

……

……（至元二十二年正月）徙江南乐工八百家于京师。……

……

……（至元二十二年九月）丙子，真蜡、占城贡乐工十人及药材、鳄鱼皮诸物。……

卷十四　世祖本纪十一

……（至元二十三年三月）省云和署入教坊司。……

卷十五　世祖十二

……（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庚子，取石泗滨为磬，以补宫县之乐。……

卷十六　世祖十三

……（至元二十七年九月）丁卯，命江淮行省钩考行教坊司所总江南乐工租赋，……

……（至元二十七年十月）己丑，新作太庙登歌、宫悬乐。……

卷十七　世祖十四

……（至元二十九年八月）壬辰，敕礼乐户仍与军站、民户均输赋。……

卷二十一　成宗本纪

……（大德九年十一月）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牲用马一、苍犊一、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

……

……（大德十年八月）丁巳，京师文宣王庙成，行释奠礼，牲用太牢，

乐用登歌，制法服三袭。命翰林院定乐名、乐章。……

卷二十二 武宗本纪一

……（大德十一年五月）升仪凤司为玉宸乐院，秩从二品。……

……

……（大德十一年七月）戊寅，以仪凤司大使火失海牙、铁木儿不花、教坊司达鲁花赤沙的，并遥授平章政事，为玉宸乐院使。……

……

……（大德十一年十一月）乐工殴人，刑部捕之，玉宸乐院长谓玉宸与刑部秩皆三品，官皆荣禄大夫，留不遣。中书以闻，帝曰："凡诸司，视其资级，授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闲冗职名官高者，遵旧制降之。"……

……

……（至大元年二月）诸内侍、太医、阴阳、乐人，毋援常选散官。……

卷二十三 武宗本纪二

……（至大二年六月）以大都隶儒籍者四十户充文庙乐工。从皇太子请，改典乐司提点、大使等官为卿、少卿、丞。……

（至大三年正月）庚寅，立司禋监，秩正三品，掌巫觋，以丞相厘日领之。

卷二十四 仁宗本纪

（至大四年二月）二月，复玉宸乐院为仪凤司，……

……

……（至大四年五月）置祥和署，掌伶人。……甲午，复太常礼仪院为太常寺。……

卷二十七 英宗本纪

……（延祐七年三月）辛巳，以中书礼部领教坊使。

……（延祐七年五月）壬寅，监察御史请罢僧、道、工、伶滥爵及建寺、豢兽之费。……

……

……（延祐七年九月）壬辰，敕议玉华宫岁享睿宗登歌大乐。……

……（延祐七年十月）己巳，罢玉华宫祀睿宗登歌乐。……

卷二十九 泰定帝本纪

……（泰定元年二月）甲子，作佛事，命僧百八人及倡优百戏，导帝师游京城。……

卷四十 顺帝本纪三

……（至元五年十月）壬辰，禁倡优盛服，许男子裹青巾，妇女服紫衣，不许戴笠、乘马。……

卷四十二 顺帝本纪五

……（至正十年九月）辛酉，祭三皇，如祭孔子礼。先是，岁祀以医官行事，江西廉访使文殊讷建言，礼有未备，乃敕工部具祭器，江浙行省造雅乐，太常定仪式，翰林撰乐章，至是用之。……

卷四十三 顺帝本纪六

帝于内苑造龙船，委内官供奉少监塔思不花监工。帝自制其样，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广二十尺，前瓦帘棚、穿廊、两暖阁，后吾殿楼子，龙身并殿宇用五彩金妆，前有两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带，四带头巾，于船两旁下各执篙一。自后宫至前宫山下海子内，往来游戏，行时，其龙首眼口爪尾皆动。

……

……时帝怠于政事，荒于游宴，以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为《十六天魔》，首垂发数辫，戴象牙佛冠，身被缨络、大红绡金长短裙、金杂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袜，各执加巴剌般之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一十一人，练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乐用龙笛、头管、小鼓、筝、纂、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以宦者长安迭不花管领，遇宫中赞佛，则按舞奏乐。宫官受秘密戒者得入，余不得预。

卷六十七 礼乐志一

……

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秦废先代典礼，汉因秦制，起朝仪，作宗庙乐。魏、晋而后，五胡云扰，秦、汉之制亦复不存矣。唐初袭用隋礼，太常多肄者，教坊俗乐而已。至宋，承五季之衰，因唐礼，作《太常因革礼》，而所制《大晟乐》，号为古雅。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太祖元年，大会诸侯王于阿难河，即皇帝位，始建九斿白旗。世祖至元八年，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

若其为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及宪宗始用登歌乐，祀天于日月山，而世祖命宋周臣典领乐工，又用登歌乐享祖宗于中书省。既又命王镛作《大成乐》，诏括民间所藏金

之乐器。至元三年，初用宫县、登歌、文武二舞于太庙，烈祖至宪宗八室，皆有乐章。三十年，又撰社稷乐章。成宗大德间，制郊庙曲舞，复撰宣圣庙乐章。仁宗皇庆初，命太常补拨乐工，而乐制日备。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

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然自朝仪既起，规模严广，而人知九重大君之尊，至其乐声雄伟而宏大，又足以见一代兴王之象，其在当时，亦云盛矣。今取其可书者著于篇，作《礼乐志》。

制朝仪始末

世祖至元八年秋八月己未，初起朝仪。先是，至元六年春正月甲寅，太保刘秉忠、大司农孛罗奉旨，命赵秉温、史杠访前代知礼仪者肄习朝仪。既而秉忠奏曰："二人习之，虽知之，莫能行也。"得旨，许用十人。遂征儒生周铎、刘允中、尚文、岳忱、关思义、侯祐贤、萧琬、徐汝嘉，从亡金故老乌古伦居贞、完颜复昭、完颜从愈、葛从亮、于伯仪及国子祭酒许衡、太常卿徐世隆，稽诸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而肄习之，百日而毕。秉忠复奏曰："无乐以相须，则礼不备。"奉旨，搜访旧教坊乐工，得杖鼓色杨皓、笛色曹楫、前行色刘进、教师郑忠，依律运谱，被诸乐歌，六月而成，音声克谐，陈于万寿山便殿，帝听而善之。秉忠及翰林太常奏曰："今朝仪既定，请备执礼员。"有旨，命丞相安童、大司农孛罗择蒙古宿卫士可习容止者二百余人，肄之期月。七年春二月，奏以丙子观礼。前期一日，布绵蕝金帐殿前，帝及皇后临观于露阶，礼文乐节，悉无遗失。冬十有一月戊寅，秉忠等奏请建官典朝仪，帝命与尚书省论定以闻。

八年春二月，立侍仪司，以忽都于思、也先乃为左右侍仪，奉御赵秉温为礼部侍郎兼侍仪司事，周铎、刘允中为左右侍仪使，尚文、岳忱为左右直侍仪事，关思义、侯祐贤为左右侍仪副使，萧琬、徐汝嘉为佥左右侍仪事，乌古伦居贞为承奉班都知，完颜复昭为引进副使，葛从亮为侍仪署令，于伯仪为尚衣局大使。夏四月，侍仪司奏请制内外仗，如历代故事，从之。秋七月，内外仗成。遇八月帝生日，号曰天寿圣节，用朝仪自此始。

元正受朝仪

前期三日，习仪于圣寿万安寺。（或大兴教寺。）前二日，陈设于殿庭。至期大昕，侍仪使引导从护尉，各服其服，入至寝殿前，捧牙牌跪报外办。内侍入奏，出传制曰"可"，侍仪使俯伏兴。皇帝出阁

升辇，鸣鞭三。侍仪使并通事舍人，分左右，引擎执护尉、劈正斧中行，导至大明殿外。劈正斧直正门北向立，导从倒卷序立，惟扇置于锜。侍仪使导驾时，引进使同内侍官，引宫人擎执导从，入至皇后宫庭，捧牙牌跪报外办。内侍入启，出传旨曰“可”，引进使俯伏兴。皇后出阁升辇，引进使引导从导至殿东门外，引进使分退押直至垩涂之次，引导从倒卷出。俟两宫升御榻，鸣鞭三，劈正斧退立于露阶东。司晨报时鸡唱毕，尚引引殿前班，皆公服，分左右入日精、月华门，就起居位，相向立。通班舍人唱曰“左右卫上将军兼殿前都点检臣某以下起居”，尚引唱曰“鞠躬”，曰“平身”，引至丹墀拜位，知班报班齐。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都点检稍前”。宣赞报曰“圣躬万福”，通赞赞曰“复位”，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曰“搢笏”，曰“鞠躬”，曰“三舞蹈”，曰“跪左膝，三叩头”，曰“山呼”，曰“山呼”，曰“再山呼”，（凡传“山呼”，控鹤呼噪应和曰“万岁”，传“再山呼”，应曰“万万岁”。后仿此。）曰“出笏”，曰“就拜”，曰“兴”，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立”，宣赞唱曰“各恭事”。两班点检、宣徽将军分左右升殿，宿直以下分立殿前，尚厩分立仗南，管旗分立大明门南楹。

俟后妃、诸王、驸马以次贺献礼毕，典引引丞相以下，皆公服，入日精、月华门，就起居位。通班唱曰“文武百僚、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右丞相（具官无常。）臣某以下起居”，典引赞曰“鞠躬”，曰“平身”，引至丹墀拜位，知班报班齐。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曰“搢笏”，曰“鞠躬”，曰“三舞蹈”，曰“跪左膝，三叩头”，曰“山呼”，曰“山呼”，曰“再山呼”，曰“出笏”，曰“就拜”，曰“兴”，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侍仪使诣丞相前请进酒，双引升殿。前行乐工分左右，引登歌者及舞童舞女，以次升殿门外露阶上。登歌之曲各有名，音中本月之律。（先期，仪凤司运谱，翰林院撰辞肄之。）丞相至宇下褥位立，侍仪使分左右北向立。俟前行色曲将半，舞旋列定，通赞唱曰“分班”，乐作。侍仪使引丞相由南东门入，宣徽使奉随至御榻前。丞相跪，宣徽使立于东南，曲终。丞相祝赞曰：“溥天率土，祈天地之洪福，同上皇帝、皇后亿万岁寿。”宣徽使答曰：“如所祝。”丞相俯伏兴，退诣进酒位。尚酝官以觞授丞相，丞相搢笏捧觞，北面立，宣徽使复位。前行色降，舞旋至露阶上。教坊奏乐，乐舞至第四拍，丞相进酒，皇帝举觞。宣赞唱曰“殿上下侍

立臣僚皆再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丞相三进酒毕，以觞授尚酝官，出笏，侍仪使双引自南东门出，复位，乐止。（至元七年进酒仪：班首至殿前褥位立，前行进曲，尚酝官执空杯，自正门出，授班首。班首搢笏执空杯，由正门入，至御榻前跪。俟曲终，以杯授尚酝官，出笏祝赞。宣徽使曰“诺”，班首俯伏兴。班首、宣徽使由南东门出，各复位。班首以下舞蹈山呼五拜，百官分班，教坊奏乐，尚酝官进酒，殿上下侍立臣僚皆再拜。三进酒毕，班首降至丹墀。至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改今仪。）

通赞赞曰“合班”。礼部官押进奏表章、礼物二案至横阶下，宣礼物舍人进读礼物目，至第二重阶。俟进读表章官等，（翰林国史院属官一人。）至宇下齐跪。宣表目舍人先读中外百司表目，翰林院官读中书省表毕，皆俯伏兴，退，降第一重阶下立。俟进读礼物舍人升阶，至宇下，跪读礼物目毕，俯伏兴，退。同降至横阶，随表章西行，至右楼下，侍仪仍领之，礼物东行至左楼下，太府受之。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平身”，曰“搢笏”，曰“鞠躬”，曰“三舞蹈”，曰“跪左膝，三叩头”，曰“山呼”，曰“山呼”，曰“再山呼”，曰“出笏”，曰“就拜”，曰“兴”，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立”。僧、道、耆老、外国藩客，以次而贺。

礼毕，大会诸王宗亲、驸马、大臣，宴飨殿上，侍仪使引丞相等升殿侍宴。凡大宴，马不过一，羊虽多，必以兽人所献之鲜及脯鱐，折其数之半。预宴之服，衣服同制，谓之质孙。（宴飨乐节，见宴乐篇。）四品以上，赐酒殿上。典引引五品以下，赐酒于日精、月华二门之下。宴毕，鸣鞭三。侍仪使导驾，引进使导后，还寝殿，如来仪。

……

皇帝即位受朝仪

前期三日，习仪于万安寺；前二日，陈设于殿庭；前一日，设宣诏位于阙前。至期大昕，侍仪使引导从护尉，各服其服，至皇太子寝阁前，捧牙牌跪报外办。内侍传旨曰“可”，侍仪使俯伏兴。皇太子出阁，侍仪使前导，由崇天门入，升大明殿。引进使引导从至皇太子妃阁前，跪报外办。内侍出传旨曰“可”，引进使俯伏兴，前导由凤仪门入。俟诸王以国礼扶皇帝登宝位毕，鸣鞭三。尚引引点检以下，皆公服，入就起居位。（起居赞拜，如元正朝仪。）两班点检、宣徽将军、宿直、尚厩、管旗，各恭事。俟后妃、诸王、驸马以次贺献礼毕，参议中书省事四人，以箧奉诏书，由殿左门入，至御榻前。参议中书

省事跪奏诏文，俯伏兴，以诏授典瑞使押宝毕，置于箧，对举由正门出，乐作，至阙前，以诏置于案，文武百僚各公服就位北向立。侍仪使称有制，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曰“班首稍前”，典引引班首至香案前。通赞赞曰“跪”，曰“在位官皆跪”，司香赞曰“搢笏”，通赞赞曰“上香”，曰“上香”，曰“三上香”，曰“出笏”，曰“就拜”，曰“兴”，曰“复位”，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侍仪使以诏授左司郎中，郎中跪受，同译史稍西，升木榻，东向宣读。通赞赞曰“在位官皆跪”。读诏，先以国语宣读，随以汉语译之。读毕，降榻，以诏授侍仪使，侍仪使置于案。通赞赞曰“就拜”，曰“兴”，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搢笏”，曰“鞠躬”，曰“三舞蹈”，曰“跪左膝，三叩头”，曰“山呼”，曰“山呼”，曰“再山呼”，曰“出笏”，曰“就拜”，曰“兴”，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立”。典引引丞相以下皆公服入起居位。（起居拜舞，祝颂，进酒，献表，赐宴，并同元正受朝仪。）宴毕，鸣鞭三。侍仪使导驾，引进使导后，入寝殿，如来仪。次日，以诏颁行。

……

太祖初年，以河西高智耀言，征用西夏旧乐。太宗十年十一月，宣圣五十一代孙衍圣公元措来朝，言于帝曰：“今礼乐散失，燕京、南京等处，亡金太常故臣及礼册、乐器多存者，乞降旨收录。”于是降旨，令各处管民官，如有亡金知礼乐旧人，可并其家属徙赴东平，令元措领之，于本路税课所给其食。十一年，元措奉旨至燕京，得金掌乐许政、掌礼王节及乐工翟刚等九十二人。十二年夏四月，始命制登歌乐，肄习于曲阜宣圣庙。十六年，太常用许政所举大乐令苗兰诣东平，指授工人，造琴十张，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者各二。

宪宗二年三月五日，命东平万户严忠济立局，制冠冕、法服、钟磬、笋虡、仪物肄习。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枢等，以乐工李明昌、许政、吴德、段楫、寇忠、杜延年、赵德等五十余人，见于行宫。帝问制作礼乐之始，世隆对曰：“尧、舜之世，礼乐兴焉。”时明昌等各执钟、磬、笛、箫、篪、埙、巢笙，于帝前奏之，曲终，复合奏之，凡三终。十一日，始用登歌乐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祭毕，命驿送乐工还东平。

三年，时世祖居潜邸，命勾当东平府公事宋周臣兼领大乐礼官、乐工人等，常令肄习，仍令万户严忠济依已降旨存恤。六年夏五月，

世祖以潜邸次滦州，下教命严忠济督宋周臣以所得礼乐旧人肄习，宜如故事勉行之，毋忽。冬十有一月，敕乐工老不堪任事者，以子孙代之，不足者，以他户补之。

中统元年春正月，命宣抚廉希宪等，召太常礼乐人至燕京。夏六月，命许唐臣等制乐器、公服、法服，秋七月七日，工毕。十一日，用新制雅乐，享祖宗于中书省。礼毕，赐预祭官及礼乐人百四十九人钞有差。八月，命太常礼乐人复还东平。二年秋九月，敕太常少卿王镛领东平乐工，常加督视肄习，以备朝廷之用。

五年，太常寺言："自古帝王功成作乐，乐各有名，盛德形容，于是乎在。伏睹皇上践阼以来，留心至治，声名文物，思复承平之旧，首敕有司，修完登歌、宫县、八佾乐舞，以备郊庙之用。若稽古典，宜有徽称。谨案历代乐名，黄帝曰《咸池》、《龙门》、《大卷》、少昊《大渊》，颛顼《六茎》，高辛《五英》，唐尧《大咸》、《大章》，虞舜《大韶》，夏禹《大夏》，商汤《大濩》，周武《大武》。降及近代，咸有厥名，宋总名曰《大晟》，金总名曰《大和》。今采舆议，权以数名，伏乞详定。曰《大成》，按《尚书》'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诗》云'展也大成'。曰《大明》，按《白虎通》言'如唐尧之德，能大明天人之道'。曰《大顺》，《易》曰'天之所助者顺'，又曰'顺乎天而应乎人'。曰《大同》，《乐记》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运》曰'大道之行也，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之谓大同'。曰《大豫》，《易》曰'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中书省遂定名曰《大成之乐》，乃上表称贺。表曰："离日中天，已睹文明之化；豫雷出地，又闻正大之音。神人以和，祖考来格。钦惟皇帝陛下，润色洪业，游意太平，爰从龙邸之潜，久敬凤仪之奏。及登宝位，申命鼎司，谓虽陈堂上之登歌，而尚阙庭前之佾舞。方严禋祀，当备声容。属天语之一宣，乃春官之毕会。臣等素无学术，徒有汗颜。聿求旧署之师工，仍讨累朝之典故。按图索器，永言和声，较钟律于积黍之中，续琴调于绝弦之后。金而模，石而琢，虡斯竖，笋斯横，合八音而克谐，阅三岁而始就。列文武两阶之干羽，象帝王四面之宫庭，一洗哇淫之声，可谓盛大之举。既完雅器，未锡嘉名。盖闻轩、昊以来，俱有《咸》、《云》之号，《茎》、《英》、《章》、《韶》以象德，《夏》、《濩》、《武》、《勺》以表功。洪惟国朝，诞受天命，地大物巨，人和岁丰。宜符古记之文，称曰《大成之乐》。汉庭聚议，作章敢望于一夔；舜殿鸣弦，率舞愿观于百兽。"

至元元年冬十有一月，括金乐器散在寺观民家者。先是，括到燕京钟、磬等器，凡三百九十有九事，下翟刚辨验给价。至是，大兴府又以所括钟、磬乐器十事来进。太常因言："亡金散失乐器，若止于燕京拘括，似为未尽，合于各路寺观民家括之，庶省铸造。"于是奏檄各道宣慰司，括到钟三百六十有七，磬十有七，錞一，送于太常。又中都、宣德、平滦、顺天、河东、真定、西京、大名、济南、北京、东平等处，括到大小钟、磬五百六十有九，其完者，景钟二，镈钟十六，大声钟十，中声钟一，少声钟二十有七，编钟百五十有五，编磬七；其不完者，景钟四，镈钟二十有三，大声钟十有三，中声钟一，少声钟四十有五，编钟二百五十有一，编磬十有四。

三年，初用宫县、登歌乐、文武二舞于太庙。先是，东平万户严光忠范奏："太常登歌乐器乐工已完，宫县乐、文武二舞未备，凡用人四百一十二，请以东平漏籍户充之，合用乐器，官为置备。"制可，命中书省臣议行。于是中书命左三部、太常寺、少府监，于兴禅寺置局，委官杨天祐、太祝郭敏董其事，大乐正翟刚辨验音律，充收受乐器官。丞相耶律铸又言："今制宫县大乐，内编磬十有二虡，宜于诸处选石材为之。"太常寺以新拨宫县乐工、文武二舞四百一十二人，未习其艺，遣大乐令许政往东平教之。大乐署言："堂上下乐舞官员及乐工，合用衣服、冠冕、靴履等物，乞行制造。"中书礼部移准太常博士，议定制度，下所属制造。宫县乐器既成，大乐署郭敏开坐名数以上：编钟、磬三十有六虡，树鼓四，（建鞞、应同一座。）晋鼓一，路鼓二，鼗鼓二，相鼓二，雅鼓二，柷一，敔一，笙二十有七，（巢和竽。）埙八，篪、箫、籥、笛各十，琴二十有七，瑟十有四，单铎、双铎、铙、錞、钲、麾、旌、纛各二，补铸编钟百九十有二，灵壁石磬如其数。省臣言："太庙殿室向成，宫县乐器咸备，请征东平乐工，赴京师肄习，以俟享庙。"制可。秋七月，新乐服成，乐工至自东平，敕翰林院定撰八室乐章，大乐署编运舞节，俾肄习之。

冬十有一月，有事于太庙，宫县、登歌乐、文武二舞咸备。其迎送神曲曰《来成之曲》，烈祖曰《开成之曲》，太祖曰《武成之曲》，太宗曰《文成之曲》，皇伯考术赤曰《弼成之曲》，皇伯考察合带曰《协成之曲》，睿宗曰《明成之曲》，定宗曰《熙成之曲》，宪宗曰《威成之曲》。初献、升降曰《肃成之曲》，司徒奉俎曰《嘉成之曲》，文舞退、武舞进曰《和成之曲》，亚终献、酌献曰《顺成之曲》，彻豆曰《丰成之曲》。文舞曰《武定文绥之舞》，武舞曰《内平外成之舞》。第一成象灭王罕，二成破西夏，三成克金，四成收西域、定河南，五成取

西蜀、平南诏，六成臣高丽、服交趾。（详见《乐舞篇》。）

十有二月，籍近畿儒户三百八十四人为乐工。先是，召用东平乐工凡四百一十二人。中书以东平地远，惟留其户九十有二，余尽遣还，复入民籍。

十一年秋八月，制内庭曲舞。中书以上皇帝册宝，下太常太乐署编运无射宫《大宁》等曲，及上寿曲谱。（当时议殿庭用雅乐，后不果用。）

十三年，以近畿乐户多逃亡，仅得四十有二，复征用东平乐工。十六年冬十月，命太常卿忽都于思召太常乐工。是月十一日，大乐令完颜椿等以乐工见于香阁，文郎魏英舞迎神黄钟宫曲，武郎安仁舞亚献无射宫曲。十八年冬十月，昭睿顺圣皇后将祔庙，制昭睿顺圣皇后室曲舞。

……

成宗大德九年，新建郊坛既成，命大乐署编运曲谱舞节，翰林撰乐章。十一月二十八日，祀圜丘用之。其迎送神曰《天成之曲》，初献奠玉币曰《钦成之曲》，酌献曰《明成之曲》，登降曰《隆成之曲》，亚终酌献曰《和成之曲》，奉馔彻豆曰《宁成之曲》，望燎如登降，（惟用黄钟宫。）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

……

至大二年，亲享太庙。皇帝入门奏《顺成之曲》，盥洗、升殿用至元中初献升降《肃成之曲》，亦曰《顺成之曲》，出入小次奏《昌宁之曲》，迎神用至元中《来成之曲》，改曰《思成》，初献、摄太尉盥洗、升殿奏《肃宁之曲》，酌献太祖室仍用旧曲，改名《开成》，（《开成》本至元中烈祖曲名，其词则太祖旧曲也。）睿宗室仍用旧曲，改名《武成》，（此亦至元中太祖曲名，其词则“神祖创业”以下仍旧。）皇帝饮福、登歌奏《釐成之曲》，（新制曲。）文舞退、武舞进仍用旧曲，改名《肃宁》，（旧名《和成》，其词“天生五材，孰能去兵”以下是也。）亚终献、酌献仍用旧曲，改名《肃宁》，（旧名《顺成》，其词“幽明精禋”以下是也。）彻豆曰《丰宁之曲》，（旧名《丰成》，词语亦异。）送神曰《保成之曲》，皇帝出庙廷亦曰《昌宁之曲》。（《太常集礼》曰：“乐章据孔思逮本录之。国朝乐章皆用成字，凡用宁字者，金曲也。国初礼乐之事，悉用前代旧工，循习故常，遂有用其旧者。亦有不用其词，而冒以旧号者，如郊祀先农等乐是也。”）

冬十有二月，始制先农乐章，以太常登歌乐祀之。……十有一月，敕以二十三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南郊，配以太祖，令大乐署运制配位及亲祀曲谱舞节，翰林撰乐章。皇帝出入中壝黄钟宫曲二，盥洗黄

钟宫曲一，升殿登歌大吕宫曲一，酌献黄钟宫曲一，饮福登歌大吕宫曲一，出入小次黄钟宫曲一。（皆无曲名。）四年夏六月，武宗祔庙，命乐正谢世宁等编曲谱舞节，翰林侍讲学士张士观撰乐章，曲名《威成之曲》。

仁宗皇庆二年秋九月，用登歌乐祀太上皇（睿宗。）于真定玉华宫。自是岁用之，至延祐七年春三月奏罢。延祐五年，命各路府宣圣庙置雅乐，选择习古乐师教肄生徒，以供春秋祭祀。六年秋八月，议置三皇庙乐，不果行。七年，仁宗祔庙，命乐正刘琼等编运酌献乐谱舞节，翰林撰乐章，曲名曰《歆成之曲》。

英宗至治二年冬十月，用登歌乐于太庙。是月，英宗祔庙，下大乐署编运乐谱舞节，翰林撰乐章，曲曰《献成之曲》。文宗天历二年春三月，明宗祔庙，下大乐署编运乐谱舞节，翰林定撰乐章，曲曰《永成之曲》。

登歌乐器

……

文舞器

纛二，制若旌幢，高七尺，杠首刻象牛首，下施朱缯盖为三重，以导文舞。

籥六十有四，木为之。象籥之制，舞人所执。

翟六十有四，木柄，端刻龙首，饰以雉羽，缀以流苏，舞人所执。

武舞器

旌二，制如纛，杠首栖以凤，以导武舞。

干六十有四，木为之，加以彩绘，舞人所执。

戚六十有四，制若剑然，舞人所执。（《礼记注》："戚，斧也。"今制与古异。）

金錞二，范铜为之，中虚，鼻象狻猊，木方趺。二人举錞，筑于趺上。

金钲二，制如铜盘，县而击之，以节乐。

金铙二，制如火斗，有柄，以铜为匡，疏其上如铃，中有丸。执其柄而摇之，其声铙铙然，用以止鼓。

单铎、双铎各二，制如小钟，上有柄，以金为舌，用以振武舞。两铎通一柄者，号曰双铎。

雅鼓二，制如漆筒，鞔以羊革，旁有两纽。工人持之，筑地以节舞。

相鼓二，制如搏拊，以韦为表，实之以糠。拊其两端，以相乐舞节。

鼗鼓二。

舞表

表四，木杆，凿方石树之，用以识舞人之兆缀。

郊祀乐舞

降神文舞，（崇德之舞。）《乾宁之曲》六成。

圜钟宫三成。始听三鼓，（一声钟，一声鼓，凡三作，后仿此。）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二声钟，一声鼓。）一鼓稍前，舞蹈；二鼓举左手，收，左揖；三鼓举右手，收，右揖；四鼓高呈手；五鼓两两相向蹲；六鼓稍前，开手立；七鼓退后，俯伏；八鼓举左手，收，左揖；九鼓举右手，收，右揖；十鼓稍前，开手立；十一鼓合手，退后，躬身；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舞蹈，相向立；十四鼓复位，交籥，正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黄钟角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高呈手；三鼓两两相向蹲；四鼓举左手，收，左揖；五鼓举右手，收，右揖；六鼓稍前，开手；七鼓复位，正揖；八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九鼓复位立；十鼓稍前，开手立；十一鼓合手，退后，躬身；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举左手，收，开手，正蹲；十四鼓举右手，收，开手，正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太簇徵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复位，躬身；三鼓高呈手；四鼓举左手，收，左揖；五鼓举右手，收，右揖；六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七鼓复位，躬身；八鼓舞蹈，相向立；九鼓复位，俯伏；十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一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舞蹈，相向立；十四鼓复位，交籥，正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姑洗羽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复位，正揖；三鼓高呈手；四鼓推左手，收，左揖；五鼓推右手，收，右揖；六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七鼓复位，俯伏；八鼓舞蹈，相向立；九鼓复位，躬身；十鼓伏，兴，仰视；十一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二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三鼓舞蹈，相向立；十四鼓复位，交籥，正蹲；十五鼓躬身，受。

终听三鼓。（止。）

昊天上帝位酌献文舞，（崇德之舞。）《明成之曲》，黄钟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相向立；二鼓复位，相顾蹲；三鼓复位，开手立；四鼓合手，正揖；五鼓举左手，收，左揖；六鼓举右手，收，右揖；七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八鼓复位，正揖；九鼓稍前，开手立；十鼓退后，俯伏；十一鼓稍前，开手立；十二鼓推左手，收；十三鼓推右手，收；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皇地祇酌献，大吕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相向立；二鼓复位，正揖；三鼓举左手，收，左揖；四鼓举右手，收，右揖；五鼓高呈手；六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七鼓复位，俯伏；八鼓舞蹈，相向立；九鼓复位，躬身；十鼓交籥，正蹲；十一鼓两两相向，开手，正蹲；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舞蹈，相向立；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太祖位酌献，黄钟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复位，正揖；三鼓举左手，收，左揖；四鼓举右手，收，右揖；五鼓高呈手；六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七鼓复位，俯伏；八鼓舞蹈，相向立；九鼓复位，躬身；十鼓交籥，正蹲；十一鼓两两相向，开手，正蹲；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合手，正揖；十四鼓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亚献、酌献武舞，（定功之舞。）黄钟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按腰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左右扬干戚；二鼓退后，相顾蹲；三鼓举左手，收；四鼓举右手，收；五鼓左右扬干戚，相向立；六鼓复位，相顾蹲；七鼓呈干戚；八鼓复位，按腰立；九鼓刺干戚；十鼓复位，推左手，收；十一鼓推右手，收；十二鼓稍前，开手立；十三鼓左右扬干戚；十四鼓复位，按腰，相顾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终献武舞，黄钟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按腰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左右扬干戚；二鼓退后，高呈手；三鼓复位，相顾蹲；四鼓左右扬干戚，相向立；五鼓复位，举左手，收；六鼓举右手，收；七鼓面向西，开手，正蹲；八鼓呈干戚；九鼓复位，按腰立；十鼓刺干戚；十一鼓两两相向立；

十二鼓复位，左右扬干戚；十三鼓退后，相顾蹲；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宗庙乐舞

世祖至元三年，八室时享，文舞（武定文绥之舞。）降神，《来成之曲》九成。黄钟宫三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次合手而立；二鼓正面高呈手，住；三鼓退后，收手蹲；四鼓正面躬身，兴身立；五鼓推左手，右相顾，左揖；六鼓皆推右手，左相顾，右揖；七鼓稍前，正面开手立；八鼓举左手，右相顾，左揖；九鼓举右手，左相顾，右揖；十鼓稍退后，俯身而立；十一鼓稍前，开手立；十二鼓合手，退后，相顾蹲；十三鼓稍进前，舞蹈；十四鼓退后，合手，相顾蹲；十五鼓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大吕角二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进前，舞蹈，合手立；二鼓举左手，住，收右足；三鼓举右手，住，收左足；四鼓两两相向而立；五鼓稍前，高呈手，住；六鼓舞蹈，退后立；七鼓稍前，开手立；八鼓合手，退后蹲；九鼓正面归佾立；十鼓推左手，收右足，推右手，收左足；十一鼓举左手，收右足，举右手，收左足；十二鼓稍进前，正面仰视；十三鼓稍退后，相顾蹲；十四鼓合手，俯身立；十五鼓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太簇徵二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进前，舞蹈，次合手立；二鼓俯身而正面揖；三鼓稍进前，高呈手立；四鼓收手，正面蹲；五鼓举左手，住，收右足；六鼓举右手，收左足，收手；七鼓两两相向而立；八鼓稍前，高仰视；九鼓稍退，收手蹲；十鼓举左手，住而蹲；十一鼓举右手，收手而蹲；十二鼓正面归佾，舞蹈；十三鼓俯身，正揖；十四鼓交籥翟，相顾蹲；十五鼓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应钟羽二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进前，舞蹈，次合手立；二鼓两两相向立；三鼓举左手，收右足，左揖；四鼓举右手，收左足，右揖；五鼓归佾，正面立；六鼓稍进前，高呈手，住；七鼓收手，稍退，相顾蹲；八鼓两两相向立；九鼓稍前，开手蹲；十鼓退后，合手对揖；十一鼓正面归佾立；十二鼓稍进前，舞蹈，次合手立；十三鼓垂左手而右足应；十四鼓垂右手而左足应；十五鼓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烈祖第一室文舞,《开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稍退,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进前,舞蹈,合手立;二鼓稍退,俯身,开手立;三鼓垂左手,住,收右足;四鼓垂右手,住,收左足;五鼓左侧身相顾,左揖;六鼓右侧身相顾,右揖;七鼓正面躬身,兴身立;八鼓两两相向,合手立;九鼓相顾高呈手,住;十鼓收手,舞蹈;十一鼓舞左而收手立;十二鼓舞右而收手立;十三鼓扬左手,相顾蹲;十四鼓扬右手,相顾蹲;十五鼓稍前,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太祖第二室文舞,《武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次合手立;二鼓正面高呈手,住;三鼓两两相向而对揖;四鼓正面归佾,舞蹈,次合手立;五鼓稍前,开手蹲,收手立;六鼓稍退,合手蹲,收手立;七鼓举左手而左揖;八鼓举右手而右揖;九鼓推左手住而正蹲;十鼓推右手正蹲;十一鼓开手执籥翟,正面俯视;十二鼓垂左手,收右足;十三鼓垂右手,收左足;十四鼓稍前,正面仰视而立;十五鼓稍前,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太宗第三室文舞,《文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进前,舞蹈;二鼓两相向而高呈手立;三鼓稍前,开手立,相顾蹲;四鼓退后,合手立,相顾蹲;五鼓垂左手而右足应;六鼓垂右手而左足应;七鼓推左手,住,左揖;八鼓推右手,住,右揖;九鼓稍前,仰视,正揖;十鼓举左手,住,收右足;十一鼓举右手,住,收左足;十二鼓稍前,舞蹈;十三鼓稍前,开手而相顾立;十四鼓退后,合手立;十五鼓稍前,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皇伯考术赤第四室文舞,《弼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进前,舞蹈;二鼓合手,俯身相顾蹲;三鼓正面高呈手,住;四鼓稍前,舞蹈,次合手立;五鼓垂左手,右相顾,收手立;六鼓垂右手,左相顾,收手立;七鼓稍前,高仰视,收手,正面立;八鼓再退,高执籥翟,相顾蹲;九鼓舞蹈,次合手而立;十鼓举左手,住,收右足;十一鼓举右手,住,收左足;十二鼓稍前,开手立,收手蹲;十三鼓稍前,退后,合手立;十四鼓俯身,合手而立;十五鼓稍前,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皇伯考察合带第五室文舞,《协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

一鼓稍进前，舞蹈，次合手立；二鼓开手，相顾蹲；三鼓合手，相顾蹲；四鼓稍前，高呈手，住；五鼓举左手，右相顾，左揖；六鼓举右手，左相顾，右揖；七鼓推左手，住，收右足；八鼓推右手，住，收左足；九鼓稍前，舞蹈，次合手立；十鼓开手，正蹲，收，合手立；十一鼓稍前，正面仰视立；十二鼓交籥翟，相顾蹲；十三鼓各尽举左手而住；十四鼓各尽举右手，收手立；十五鼓稍前，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睿宗第六室文舞，《明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二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稍前，开手立；三鼓退后，合手立；四鼓垂左手，相顾蹲；五鼓垂右手，相顾蹲；六鼓稍前，正面仰视立；七鼓舞左手，住，收右足，收手；八鼓舞右手，住，收左足，收手；九鼓两相向，合手而立；十鼓推左手，推右手；十一鼓皆举左右手；十二鼓正面高呈手，立；十三鼓退后，合手，俯身；十四鼓开手，高呈籥翟，相顾蹲；十五鼓正面稍前，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定宗第七室文舞，《熙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两相向，高呈手立；三鼓垂左手而右足应；四鼓垂右手而左足应；五鼓稍前，开手立，相顾蹲；六鼓退后，合手立，相顾蹲；七鼓举左手，住，收右足；八鼓举右手，住，收左足；九鼓推左手，左揖；十鼓推右手，右揖；十一鼓稍前，舞蹈；十二鼓退后，正揖；十三鼓稍前，开手相顾立；十四鼓退后，合手立；十五鼓稍前，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宪宗第八室文舞，《威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二鼓退后，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进前，舞蹈，次合手立；二鼓高呈手，住；三鼓举左手，右顾；四鼓举右手，左顾；五鼓推左手，右揖；六鼓推右手，左揖；七鼓两相向，交籥翟，立；八鼓正面归佾，合手立；九鼓稍前，舞蹈，收手立；十鼓退后，正揖；十一鼓俯身，正面揖；十二鼓高仰视；十三鼓垂左手；十四鼓垂右手；十五鼓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亚献武舞，（内平外成之舞。《顺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侧身开手，二鼓合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皆稍进前，舞蹈，次按腰立；二鼓按腰，相顾蹲；三鼓左右扬干戚，收手按腰；（右以象灭王罕。）四鼓稍退，舞蹈，按腰立；五鼓两两相向，按腰立；六鼓归佾，开手，蹲；七鼓面西，收手按腰立；八鼓侧身击干戚，收，立；

（右以象破西夏。）九鼓正面归佾，躬身，次兴身立；十鼓稍进前，舞蹈，次按腰立；十一鼓左右推手，次按腰立；十二鼓跪左膝，叠手，呈干戚，住；（右以象克金国。）十三鼓收手，按腰，兴身立；十四鼓两相向而相顾，蹲；十五鼓正面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终献武舞，《顺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侧身，开手立；二鼓合手，按腰；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进前，舞蹈，次按腰立；二鼓开手，正面蹲，收手按腰；三鼓面西，舞蹈，次按腰立；四鼓面南，左右扬干戚，收手按腰；五鼓侧身击干戚，收手按腰，立；（右以象收西域、定河南。）六鼓两两相向立；七鼓归佾，正面开手，蹲，收手按腰；八鼓东西相向，躬身，受；（右以象收西蜀、平南诏。）九鼓归佾，舞蹈，退后，次按腰立；十鼓推左右手，躬身，次兴身立；十一鼓进前，舞蹈，次按腰立；（右以象臣高丽、服交趾。）十二鼓两两相向，按腰蹲；十三鼓归佾，左右扬手，按腰立；十四鼓正面开手，俯视；十五鼓收手按腰，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泰定十室乐舞

迎神文舞，《思成之曲》。

黄钟宫三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高呈手；三鼓举左手，收，左揖；四鼓举右手，收，右揖；五鼓退后，相顾蹲；六鼓两两相向立；七鼓复位，俯伏；八鼓举左手，开手，正蹲；九鼓举右手，开手，正蹲；十鼓稍前，开手立；十一鼓合手，退后，躬身；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舞蹈，相向立；十四鼓复位，交籥，正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大吕角二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举左手，收，左揖；三鼓举右手，收，右揖；四鼓高呈手；五鼓两两相顾蹲；六鼓稍前，开手立；七鼓复位，正揖；八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九鼓复位，正揖；十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一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舞蹈，相向立；十四鼓复位，立；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太簇徵二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复位，躬身；三鼓高呈手；四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五鼓复位立；六鼓舞蹈，相向立；七鼓举左手，收，左揖；八鼓举右手，收，右揖；九鼓稍前，舞蹈；十鼓退后，俯伏；十一鼓稍前，开手立；十二鼓推左手，收；十三鼓推

右手，收；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应钟羽二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复位，正揖；三鼓高呈手；四鼓稍前，开手立；五鼓退后，躬身；六鼓推左手，收；七鼓推右手，收；八鼓舞蹈，相向立；九鼓复位，躬身；十鼓交籥，正蹲；十一鼓两两相向，开手，正蹲；十二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三鼓举右手，收，右揖；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初献、酌献太祖第一室文舞，《开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相向立；二鼓复位，正揖；三鼓推左手，收；四鼓推右手，收；五鼓三叩头，拜舞；六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七鼓复位立；八鼓稍前，舞蹈；九鼓复位，俯伏；十鼓高呈手，正揖；十一鼓两两相向蹲；十二鼓复位，开手立；十三鼓合手，正揖；十四鼓伏，兴，仰视；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睿宗第二室文舞，《武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复位，正揖；三鼓高呈手；四鼓稍前，开手立；五鼓退后，躬身；六鼓举左手，收，左揖；七鼓举右手，收，右揖；八鼓舞蹈，相向立；九鼓复位立；十鼓推左手，收；十一鼓推右手，收；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两两相向蹲；十四鼓复位，交籥，正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世祖第三室文舞，《混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高呈手；三鼓交籥，正蹲；四鼓两两相向，开手，正蹲；五鼓伏，兴，仰视；六鼓举左手，收，左揖；七鼓举右手，收，右揖；八鼓退后，躬身；九鼓稍前，开手立；十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一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二鼓高呈手，正揖；十三鼓舞蹈，相顾蹲；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裕宗第四室文舞，《昭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退后，高呈手；三鼓举左手，收，左揖；四鼓举右手，收，右揖；五鼓稍前，开手立；六鼓退后，躬身；七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八鼓伏，兴，仰视；九鼓推左手，收，左揖；十鼓推右手，收，右揖；十一鼓稍前，舞蹈；十二鼓退后，相顾蹲；十三鼓高呈手；十四鼓三叩

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显宗第五室文舞，《德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相向立；二鼓复位，正揖；三鼓举左手，收；四鼓举右手，收；五鼓伏，兴，仰视；六鼓两两相向立；七鼓复位，交籥，正蹲；八鼓退后，躬身；九鼓稍前，开手立；十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一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二鼓高呈手；十三鼓复位，正蹲；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顺宗第六室文舞，《庆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复位，相顾蹲；三鼓稍前，开手立；四鼓合手，正揖；五鼓举左手，收，左揖；六鼓举右手，收，右揖；七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八鼓复位立；九鼓稍前，开手立；十鼓伏，兴，仰视；十一鼓举左手，收，相顾蹲；十二鼓举右手，收，相顾蹲；十三鼓高呈手，正揖；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成宗第七室文舞，《守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退后，躬身；三鼓举左手，收，左揖；四鼓举右手，收，右揖；五鼓伏，兴，仰视；六鼓两两相向，交籥，正蹲；七鼓复位，正揖；八鼓高呈手；九鼓举左手，收，左揖；十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一鼓开手立；十二鼓合手，正揖；十三鼓稍前，舞蹈；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武宗第八室文舞，《威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二鼓退后，正揖；三鼓高呈手；四鼓稍前，开手立；五鼓退后，躬身；六鼓举左手，收，左揖；七鼓举右手，收，右揖；八鼓舞蹈，相向立；九鼓复位立；十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一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二鼓伏，兴，仰视；十三鼓两两相向立；十四鼓复位，交籥，正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仁宗第九室文舞，《歆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相向立；二鼓复位，正揖；三鼓高呈手；四鼓推左手，收；五鼓推右手，收；六鼓稍前，开手立；七鼓退后，躬身；八鼓两两相向立；九鼓复位，交籥，正蹲；十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一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二鼓稍前，舞蹈；十三鼓复位，正揖；十四鼓伏，兴，仰视；

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英宗第十室文舞，《献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舞蹈，相向立；二鼓举左手，收，左揖；三鼓举右手，收，右揖；四鼓高呈手；五鼓伏，兴，仰视；六鼓两两相向蹲；七鼓退后，俯伏；八鼓复位，交籥，正蹲；九鼓稍前，开手立；十鼓复位，躬身；十一鼓稍前，舞蹈；十二鼓复位，正揖；十三鼓舞蹈，两两相向立；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亚献武舞，《肃宁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按腰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左右扬干戚；二鼓退后，相顾蹲；三鼓高呈手；四鼓左右扬干戚；五鼓呈干戚；六鼓复位，按腰立；七鼓刺干戚；八鼓两两相向，开手，正蹲；九鼓复位，举左手，收；十鼓举右手，收；十一鼓稍前，开手立；十二鼓退后，按腰立；十三鼓左右扬干戚，相向立；十四鼓复位，按腰，相顾蹲；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终献武舞，《肃宁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稍前，开手立；二鼓合手，退后，按腰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稍前，左右扬干戚；二鼓退后，高呈手；三鼓举左手，收；四鼓举右手，收；五鼓面向西，开手，正蹲；六鼓复位，左右扬干戚；七鼓躬身，受；八鼓呈干戚；九鼓复位，按腰立；十鼓刺干戚；十一鼓两两相向立；十二鼓复位，按腰立；十三鼓退后，相顾蹲；十四鼓三叩头，拜舞；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天历三年新制乐舞。明宗酌献文舞，《永成之曲》，无射宫一成。始听三鼓，一鼓合手稍前，开手立；二鼓退后立；三鼓相顾蹲。三鼓毕，间声作，一鼓向前，舞蹈，相向立；二鼓复位，三叩头，拜舞；三鼓两两开手，正蹲；四鼓复位，俯伏；五鼓交籥，正蹲；六鼓伏，兴，仰视；七鼓躬身；八鼓稍前，开手立；九鼓复位，正揖，高呈手；十鼓举左手，收，左揖；十一鼓举右手，收，右揖；十二鼓正揖；十三鼓两两交籥，相揖；十四鼓复位；十五鼓躬身，受。终听三鼓。（止。）

乐服

舞师二人，舒脚幞头，黄罗绣抹额，紫服，金铜荔枝带，皂靴，各执仗。（仗，牙仗也。）

执旌二人，平冕，前后各九旒五就，青生色鸾袍，黄绫带，黄绢袴，白绢袜，赤革履。（平冕鸾袍，皆仿金制，惟冕之旒数不同，详见后

至元二年博士议。）

执纛二人，青罗巾，余同执旌。

……

舞人，青罗生色义花鸾袍，缘以皂绫，平冕冠。（冠前后有旒，青白硝石珠相间。）

……

至元二年闰五月，大乐署言，堂上下乐舞官员及乐工，合用衣服冠冕靴履等物，乞行制造。太常寺下博士议定：……引舞色长四人，紫罗公服，皂纱幞头展脚，黄罗绣南花抹额，金铜带，皂靴。……（金太常寺掌故张珍所著《叠代世范》载金制：舞人服黑衫，皆四衩，有黄插口，左右垂之，黄绫抹带，其衫以绸为之，胸背二答、两肩二答，前后各一答，皆彩色，绣二鸾盘飞之状，缀之于衫。冠以平冕，亦有天板、口圈，天门纳言以紫绢标背，铜裹边圈，前后各五旒，以青白硝石珠相间。《大备集》所载，二舞人皂绣义花鸾衫，县紫插口，黄绫抹带，朱履，平冕。其冠有口圈，亦有天门纳言系带，口圈高一尺许，天板长二尺，阔一尺，前微高后低，里外紫绢糊，铜楞道妆钉，无旒。）……

……

大乐职掌

大乐署，令一人，丞一人，掌郊社、宗庙之乐。凡乐，郊社、宗庙则用宫县，工三百六十有一人；社稷，则用登歌，工五十有一人；二乐用工四百一十有二人，代事故者五十人。前祭之月，召工习乐及舞。祀前一日，宿县于庭中。东方西方设十二镈钟，各依辰位。编钟处其左，编磬处其右。黄钟之钟起子位，在通街之西。蕤宾之钟居午位，在通街之东。每辰三虡，谓之一肆，十有二辰，凡三十六虡。树建鞞应于四隅，左柷右敔，设县中之北。歌工次之，（三十二人，重行相向而坐。）巢笙次之，箫次之，竽次之，籥次之，篪次之，埙次之，长笛又次之。夹街之左右，瑟翼柷敔之东西，在前行。路鼓、路鼗次之。（郊祀则雷鼓、雷鼗。）闰余匏在箫之东，七星匏在西，九曜匏次之。一弦琴列路鼓之东西，（东一，西二。）三弦、五弦、七弦、九弦次之。晋鼓一，处县中之东南，以节乐。（一弦琴三，三弦以下皆六。凡坐者，高以机，地以毡。）立四表于横街之南，少东。设舞位于县北。文郎左执籥，右秉翟；武郎左执干，右执戚；皆六十有四人。享日，与工人先入就位。舞师二人，执纛二人，引文舞分立于表南。武舞及执器

者，俟立于宫县之左右。器鼗二，双铎二，单铎二，铙二，錞二，（二錞用六人。）钲二，相鼓二，雅鼓二，凡二十人。文舞退，舞师二人、执旌二人，引武舞进，立其处，文舞还立于县侧。又设登歌乐于殿之前楹，（殿陛之旁，设乐床二，乐工列于上。）搏拊二，歌工六，柷一，敔一，在门内，相向而坐。钟一虡，在前楹之东。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五，次之。瑟二，在其东，笛一、籥一、篪一在琴之南，巢笙、和笙各二次之。埙一，在笛之南。闰余匏、排箫各一，次之，皆西上。磬一虡，在前楹之西。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五，次之。埙一，在笛之南。七星匏、九曜匏、排箫各一，次之，皆东上。凡宗庙之乐九成，舞九变。黄钟之宫，三成，三变。大吕之角，二成，二变。太簇之徵，二成，二变。应钟之羽，二成，二变。圜丘之乐六成，舞六变。夹钟之宫，三成，三变。黄钟之角，一成，一变。太簇之徵，一成，一变。姑洗之羽，一成，一变。社稷之乐八成：林钟之宫二成，太簇之角二成，姑洗之征二成，南吕之羽二成。凡有事于宗庙，大乐令位于殿楹之东，西向；丞位于县北，通街之东，西向；以肃乐舞。

……

舞师四人，皆执梃，（梃，牙仗也。）执纛二人，执旌二人，祭则前舞以为舞容。舞人从南表向第一表，为一成，则一变；从第二至第三，为二成；从第三至北第四表，为三成；舞人各转身南向于北表之北，还从第一至第二，为四成；从第二至第三，为五成；从第三至南第一表，为六成；若八变者，更从南北向第二，为七成；又从第二至第三，为八成；若九变者，又从第三至北第一，为九变。

……

乐队

乐音王队：（元旦用之。）引队大乐礼官二员，冠展角幞头，紫袍，涂金带，执笏。次执戏竹二人，同前服。次乐工八人，冠花幞头。紫窄衫，铜束带。龙笛三，杖鼓三，金鞚小鼓一，板一，奏《万年欢》之曲。从东阶升，至御前，以次而西，折绕而南，北向立。（后队进，皆仿此。）次二队，妇女十人，冠展角幞头，紫袍，随乐声进至御前，分左右相向立。次妇女一人，冠唐帽，黄袍，进北向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奏《长春柳》之曲。次三队，男子三人，戴红发青面具，杂彩衣，次一人，冠唐帽，绿襕袍，角带，舞蹈而进，立于前队之右。次四队，男子一人，戴孔雀明王像面具，披金甲，执叉，从者二人，戴毗沙神像面具，红袍，执斧。次五队，男子五人，冠五梁冠，戴龙王面具，绣氅，执圭，

与前队同进，北向立。次六队，男子五人，为飞天夜叉之像，舞蹈以进。次七队，乐工八人，冠霸王冠，青面具，锦绣衣，龙笛三，觱栗三，杖鼓二，与前大乐合奏《吉利牙》之曲。次八队，妇女二十人，冠广翠冠，销金绿衣，执牡丹花，舞唱前曲，与乐声相和，进至御前，北向，列为九重，重四人，曲终，再起，与后队相和。次九队，妇女二十人，冠金梳翠花钿，绣衣，执花鞚稍子鼓，舞唱前曲，与前队相和。次十队，妇女八人，花髻，服销金桃红衣，摇日月金鞚稍子鼓，舞唱同前。次男子五人，作五方菩萨梵像，摇日月鼓。次一人，作乐音王菩萨梵像，执花鞚稍子鼓，齐声舞前曲一阕，乐止。次妇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

寿星队：（天寿节用之。）引队礼官乐工大乐冠服，并同乐音王队。次二队，妇女十人，冠唐巾，服销金紫衣，铜束带。次妇女一人，冠平天冠，服绣鹤氅，方心曲领，执圭，以次进至御前，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奏《长春柳》之曲。次三队，男子三人，冠服舞蹈，并同乐音王队。次四队，男子一人，冠金漆弁冠，服绯袍，涂金带，执笏；从者二人，锦帽，绣衣，执金字福禄牌。次五队，男子一人，冠卷云冠，青面具，绿袍，涂金带，分执梅、竹、松、椿、石，同前队而进，北向立。次六队，男子五人，为乌鸦之像，作飞舞之态，进立于前队之左，乐止。次七队，乐工十有二人，冠云头冠，销金绯袍，白裙，龙笛三，觱栗三，札鼓三，和鼓一，板一，与前大乐合奏《山荆子》带《妖神急》之曲。次八队，妇女二十人，冠凤翘冠，翠花钿，服宽袖衣，加云肩、霞绶、玉佩，各执宝盖，舞唱前曲。次九队，妇女三十人，冠玉女冠，翠花钿，服黄销金宽袖衣，加云肩、霞绶、玉佩，各执棕毛日月扇，舞唱前曲，与前队相和。次十队，妇女八人，服杂彩衣，被槲叶、鱼鼓、简子。次男子八人，冠束发冠，金掩心甲，销金绯袍，执戟。次为龟鹤之像各一。次男子五人，冠黑纱帽，服绣鹤氅，朱履，策龙头藜杖，齐舞唱前曲一阕，乐止。次妇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

礼乐队：（朝会用之。）引队礼官乐工大乐冠服，并同乐音王队。次二队，妇女十人，冠黑漆弁冠，服青素袍，方心曲领，白裙，束带，执圭；次妇女一人，冠九龙冠，服绣红袍，玉束带，进至御前，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奏《长春柳》之曲。次三队，男子三人，冠服舞蹈同乐音王队。次四队，男子三人，皆冠卷云冠，服黄袍，涂金带，执圭。次五队，男子五人，皆冠三龙冠，服红袍，各执劈正金斧，同前队而进，北向立。次六队，童子五人，三髻，素衣，各执香花，舞

蹈而进，乐止。次七队，乐工八人，皆冠束发冠，服锦衣白袍，龙笛三，觱栗三，杖鼓二，与前大乐合奏《新水令》、《水仙子》之曲。次八队，妇女二十人，冠笼巾，服紫袍，金带，执笏，歌《新水令》之曲，与乐声相和，进至御前，分为四行，北向立，鞠躬拜，兴，舞蹈，叩头，山呼，就拜，再拜，毕，复趁声歌《水仙子》之曲一阕，再歌《青山口》之曲，与后队相和。次九队，妇女二十人，冠车髻冠，服销金蓝衣，云肩，佩绶，执孔雀幢，舞唱与前队相和。次十队，妇女八人，冠翠花唐巾，服锦绣衣，执宝盖，舞唱前曲。次男子八人，冠凤翅兜牟，披金甲，执金戟。次男子一人，冠平天冠，服绣鹤氅，执圭，齐舞唱前曲一阕，乐止。次妇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

说法队：引队礼官乐工大乐冠服，并同音乐王队。次二队，妇女十人，冠僧伽帽，服紫禅衣，皂绦；次妇女一人，服锦袈裟，余如前，持数珠，进至御前，北向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奏《长春柳》之曲。次三队，男子三人，冠、服、舞蹈，并同乐音王队。次四队，男子一人，冠隐士冠，服白纱道袍，皂绦，执麈拂；从者二人，冠黄包巾，服锦绣衣，执令子旗。次五队，男子五人，冠金冠，披金甲，锦袍、执戟，同前队而进，北向立。次六队，男子五人，为金翅雕之像，舞蹈而进，乐止。次七队，乐工十有六人，冠五福冠，服锦绣衣，龙笛六，觱栗六，杖鼓四，与前大乐合奏《金字西番经》之曲。次八队，妇女二十人，冠珠子菩萨冠，服销金黄衣，璎珞，佩绶，执金浮屠白伞盖，舞唱前曲，与乐声相和，进至御前，分为五重，重四人，曲终，再起，与后队相和。次九队，妇女二十人，冠金翠菩萨冠，服销金红衣，执宝盖，舞唱与前队相和。次十队，妇女八人，冠青螺髻冠，服白销金衣，执金莲花。次男子八人，披金甲，为八金刚像。次一人，为文殊像，执如意；一人为普贤像，执西番莲花；一人为如来像，齐舞唱前曲一阕，乐止。次妇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

凡吉礼，郊祀、享太庙、告谥，见《祭祀志》。军礼，见《兵志》。丧礼五服，见《刑法志》。水旱赈恤，见《食货志》。内外导从，见《仪卫志》。

卷七十七 祭祀志

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师八思巴之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段，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获安国刹。自后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用诸色仪仗社直，迎引伞盖，

周游皇城内外，云与众生祓除不祥，导迎福祉。岁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书省奏，请先期中书奉旨移文枢密院，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舁监坛汉关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应佛像、坛面、幢幡、宝盖、车鼓、头旗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抬舁二十六人，钹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门大社一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鼓、筚篥、龙笛、琵琶、筝、纂七色，凡四百人。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器仗，俱以鲜丽整齐为尚，珠玉金绣，装束奇巧，首尾排列三十余里。都城士女，闾阎聚观。礼部官点视诸色队仗，刑部官巡绰喧闹，枢密院官分守城门，而中书省官一员总督视之。先二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舁高塑像，具仪仗入城。十四日，帝师率梵僧五百人，于大明殿内建佛事。至十五日，恭请伞盖于御座，奉置宝舆，诸仪卫队仗列于殿前，诸色社直暨诸坛面列于崇天门外，迎引出宫。至庆寿寺，具素食，食罢起行，从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载红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德殿门外，搭金脊吾殿彩楼而观览焉。及诸队仗社直送金伞还宫，复恭置御榻上。帝师僧众作佛事，至十六日罢散。岁以为常，谓之游皇城。或有因事而辍，寻复举行。夏六月中，上京亦如之。

仪凤司，秩正四品，掌乐工、供奉、祭飨之事。至元八年，立玉宸院，置乐长一员，乐副一员，乐判一员。二十年，改置仪凤司，隶宣徽院。置大使、副使各一员，判官三员。二十五年，归隶礼部，省判官三员。三十一年，置达鲁花赤一员，副使一员。大德十一年，改升玉宸乐院，秩从二品。置院使、副使、佥事、同佥、院判。至大四年，复为仪凤司，秩正三品。延祐七年，降从三品。定置大使五员，从三品；副使四员，从四品。首领官：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吏属：令史二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

其属五：

云和署，秩正七品。掌乐工调音律及部籍更番之事。至元十二年始置。至大二年，拨隶玉宸乐院。皇庆元年，升正六品。二年，升从五品。署令二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协音一员，协律一员，书史二人，书吏四人，教师二人，提控四人。

安和署，秩正七品。职掌与云和同。至元十三年始置。皇庆二年，

升从五品。署令二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协音一员，协律一员，书史二人，书吏四人，教师二人，提控四人。

常和署，初名管勾司，秩正九品。管领回回乐人。皇庆元年初置。延祐三年，升从六品。署令一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教师二人，提控二人。

天乐署，初名昭和署，秩从六品。管领河西乐人。至元十七年始置。大德十一年，升正六品。至大四年，改为天乐署。皇庆元年，升从五品。署令二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协音一员，协律一员，书史二人，书吏四人，教师二人，提控四人。

广乐库，秩从九品。掌乐器等物。大使一员，副使一员。皇庆元年始置。

教坊司，秩从五品。掌承应乐人及管领兴和等署五百户。中统二年始置。至元十二年，升正五品。十七年，改提点教坊司，隶宣徽院，秩正四品。二十五年，隶礼部。大德八年，升正三品。延祐七年，复正四品。达鲁花赤一员，正四品；大使三员，正四品；副使四员，正五品；知事一员，从八品。令史四人，译史、知印、奏差各二人，通事一人。其属三：

兴和署，秩从六品。署令二员，署丞二员，管勾二员。

祥和署，秩从六品。署令一员，署丞一员，管勾一员。

广乐库，秩从九品。大使一员，副使一员。

卷八十八 百官志四

（太常礼仪院）大乐署，秩从六品。中统五年始置。令二员，从六品；丞一员，从七品。掌管礼生乐工四百七十九户。

卷九十一 百官志七

教坊司散官十五：

云韶大夫　司乐郎（从六品）

仙韶大夫（以上从三品）协乐郎（正七品）

长宁大夫　和乐郎（从七品）

德和大夫（以上正四品）司音郎

协律大夫（从四品）司律郎（以上正八品）

嘉成大夫（正五品）和声郎

纯和郎（从五品）　和节郎（以上从八品）

调音郎（正六品）

右教坊品秩一十五阶，自云韶至和节，由从三品至从八品，其除授具前。

……

诸倡妓之家，所生男女，每季不过次月十日，会其数以上于中书省。有未生堕其胎，已生辄残其命者，禁之。诸倡妓之家，辄买良人为倡，而有司不审，滥给公据，税务无凭，辄与印税，并严禁之，违者痛绳之。

卷一百三　刑法志二

……良家妇犯奸，为夫所弃，或倡优亲属，愿为倡者听。……诸勒妻妾为倡者，杖八十七。以乞养良家女，为人歌舞，给宴乐，及勒为倡者，杖七十七，妇人并归宗。……

卷一百四　刑法志三

……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

卷一百五　刑法志四

……庶人惟许服暗花纻丝、丝绸绫罗、毛毳，不许用赭黄，冒笠不得饰以金玉，靴不得裁置花样。首饰许用翠花金钗篦各一事，惟耳环许用金珠碧甸，余并用银。车舆，黑油齐头平顶皂幔。……诸乐人工艺人等服用，与庶人同，凡承应妆扮之物，不拘上例。……倡家出入，止服皂褙，不许乘坐车马。

……

……诸军官鸠财聚众，张设仪卫，鸣锣击鼓，迎赛神社，以为民倡者，笞五十七，其副二十七，并记过。……

……

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诸弄禽蛇、傀儡，藏擫撇钹、倒花钱、击鱼鼓，惑人集众，以卖伪药者，禁之，违者重罪之。诸弃本逐末，习用角觝之戏，学攻刺之术者，师弟子并杖七十七。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

卷一百二十　察罕列传

察罕武勇过人，幼牧羊于野，植杖于地，脱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猎，见而问之。察罕对曰："独行则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则年长者尊，今独行，故致敬于帽。且闻有大官至，先习礼仪耳。"……

卷一百二十五　布鲁海牙列传

征讨之际，隶军籍者，惮于行役，往往募人代之，又军中多逃归者，朝廷下制：募代者杖百，逃归者死。命布鲁海牙与断事官卜只儿按顺天等路，及至州县，得募人代者万一千户、逃者十二人。然募者闻命将下，已僭遣家人易代募者。布鲁海牙闻之，叹曰："募者已惧罪往易，逃者因单弱思归，情皆可矜，吾可不伸理耶？"遂奏其状，皆得经减。

有丁多产富而家人不往，及未至役所而即逃者，则曰："此而不杀，何以戒后！"有窃妓逃者，吏论当死，布鲁海牙曰："败乱纲常罪固宜死；此妓也，岂可例论！"命杖之。其执法平允类如此。

世祖即位，择信臣宣抚十道，命布鲁海牙使真定。真定富民出钱贷人者，不逾时倍取其息，布鲁海牙正其罪，使偿者息如本而止，后定为令。中统钞法行，以金银为本，本至，乃降新钞。时庄圣太后已命取真定金银，由是真定无本，钞不可得。

卷一百三十四 爱薛列传

……世祖尝诏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妓乐，及仪仗以迎导。爱薛奏曰："高丽新附，山东初定，江南未下，天下疲弊，此无益之费，甚无谓也。"帝嘉纳之。

卷一百三十六 拜住列传

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节。初，拜住为太常礼仪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请署字。适在后圃阅群戏，出稍后，母厉声，呵之曰："官事不治，若尔所为岂大人事耶？"拜住深自克责。一日，入内侍宴，英宗素知其不饮，是日强以数卮。既归，母戒之曰："天子试汝量，故强汝饮。汝当日益戒惧，无酣于酒。"又常代祀睿宗原庙，归侍左右，母问之曰："真定官府待汝若何？"对曰："所待甚重。"母曰："彼以天子威灵、汝先世勋德故耳，汝何有焉？"拜住之贤，母之教也。后封东平王夫人。

卷一百三十九 朵尔直班列传

……（至正五年）有以善音乐得幸者，有旨用为崇文监丞。朵尔直班它拟一人以闻。帝怒曰："选法尽由中书省耶。"朵尔直班顿首曰："用幸人居清选，臣恐后世议陛下。今选它人，臣之罪也，省臣无与焉。"帝乃悦。……

卷一百四十三 巎巎列传

……（巎巎）拜礼部尚书，监群玉内司。巎巎正色率下。国制，大乐诸坊咸隶本部，遇公谯，众伎毕陈。巎巎视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肃然。……

卷一百四十六 耶律楚材列传

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译九经，进讲东宫。……

……

……初，清庙雅乐，止有登歌，诏铸制宫悬八佾之舞。四年春三月，

乐舞成，表上之，仍请赐名《大成》，制曰“可”。……

列传　郭宝玉　卷一百四十九

……西戎大国也，地方八千里，父子相传四十二世，胜兵数十万。侃兵至。破其兵七万，屠西城。又破其东城，东城殿宇。皆构以沉檀木，举火焚之，香闻百里，得七十二弦琵琶、五尺珊瑚灯檠。……

姚枢列传　卷一百五十八

……枢奏曰：“……又曲阜有太常雅乐，宪宗命东平守臣辇其歌工舞郎与乐色俎豆至日月山，帝亲临观，饬东平守臣，员阙充补，无辍肄习。……”皆从之。……

赵璧列传　卷一百五十九

……（中统二年）始制太庙雅乐。乐工党仲和、郭伯达，以知音律在选中，为造伪钞者连坐，系狱。璧曰：“太庙雅乐，大飨用之，圣上所以昭孝报本也，岂可系及无辜，而废雅乐之成哉！”奏请原之。……

列传　徐世隆　卷一百六十

……（中统）三年，宣抚司罢，世隆还东平，请增宫县大乐、文武二舞，令旧工教习，以备大祀，制可。除世隆太常卿以掌之，兼提举本路学校事。……

列传　阎复　卷一百六十

……元贞元年，上疏言：“京师宜首建宣圣庙学，定用释奠雅乐。”从之。……

列传　乌古孙泽　卷一百六十三

雷州地近海，潮汐啮其东南，陂塘碱，农病焉。……（乌古孙泽）乃教民浚故湖，筑大堤，……计得良田数千顷，濒海广潟并为膏土。民歌之曰：“舄卤为田兮，孙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长我粳稻。自今有年兮，无旱无涝。”

列传　赵孟頫　卷一百七十二

孟頫所著，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得律吕不传之妙；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

列传　张孔孙　卷一百七十四

时汴梁既下，太常乐师流寓东平，旧章缺落，止存登歌一章而已。世祖居潜邸，尝召乐师至日月山观之，至是，徐世隆奏帝，宜增设宫县及文、武二舞，以备大典。因诏徐世隆为太常卿，而孔孙以奉礼郎为之副，以董乐师，肄成，献之京师。……

王约列传 卷一百七十八

……一日，仁宗西园观角抵戏，有旨取缯帛赐之。约入，遥见问曰："汝何为来？"仁宗遽止之。又欲观俳戏，事已集而约至，即命罢去，其见敬礼如此。……

王结列传 卷一百七十八

……大德十一年，命置东宫官属，以结为典牧太监，阶太中大夫。近侍以俳优进，结言："昔唐庄宗好此，卒致祸败，殿下方育德春宫，视听宜谨。"仁宗优纳之。

虞集列传 卷一百八十一

大成殿新赐登歌乐，其师世居江南，乐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亲教之，然后成曲。复请设司乐一人掌之，以俟考正。……

王都中列传 卷一百八十四

……郴民染于蛮俗，喜斗争，都中乃大治学舍，作笾豆簠簋、笙磬琴瑟之属，使其民识先王礼乐之器，延宿儒教学其中，以义理开晓之，俗为之变。……

陈思谦列传 卷一百八十四

……十一月，改礼部主事，首言："教坊、仪凤二司，请并入宣徽，以清礼部之选。其官属不当与文武臣并列朝会，宜置百官之后、大乐之前。"诏从之。而二司隶礼部如故。……

儒学列传 卷一百九十

而朝廷以东南儒学之士唯福建、庐陵最盛，特起（熊）朋来连为两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调律吕，协歌诗，以兴雅乐，制器定辞，必则古式，学者化焉。……每燕居，鼓瑟而歌以自乐。尝著《瑟赋》二篇，学者争传诵之。

孝友列传 卷一百九十七

刘通，亳州谯县人。家贫业农。母卜氏，好声乐，每眩技者以箫鼓至门，必令娱侍，或自歌舞，以悦母心。……

列女列传 卷二百一

陈淑真，富州陈璧之女。璧故儒者，避乱移家龙兴。淑真七岁能诵诗鼓琴。至正十八年，陈友谅寇龙兴，淑真见邻妪仓皇来告，乃取琴坐牖下弹之。曲终，泫然流涕曰："吾绝弦于斯乎！"父母怪，问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贼至，其居临东湖，遂溺焉。……

奸臣列传 卷二百五

……秃鲁帖木儿性奸狡，帝爱之，言听计从，亦荐西蕃僧伽璘真于帝。其僧善秘密法，谓帝曰："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帝又习之，其

法亦名双修法。曰演揲儿，曰秘密，皆房中术也。帝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

24

《明史》

332卷　清·张廷玉等

题解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历史情况的纪传体通史。全书332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经过近50年的努力（1678—1723），《明史》纂修的主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雍正元年（1723），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为总裁，在王鸿绪等《明史稿》（310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损、考订、修改，于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由大学士张廷玉进呈，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行，《明史》终于完成了。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始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明史》的纂修至刊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

太祖本纪一 卷一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戊午，正郊社、太庙雅乐。

太祖本纪三 卷三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辛巳，宴群臣于谨身殿，始用九奏乐。……

成祖本纪 卷七

……（永乐二十二年四月）丁酉，宴群臣于应昌，命中官歌太祖御制词五章，曰："此先帝所以戒后嗣也，虽在军旅何敢忘。"己亥，次威远州。复宴群臣，自制词五章，命中官歌之。……

英宗本纪 卷十

……（宣德十年）三月戊寅，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

武宗本纪 卷十六

……（正德三年）秋七月壬子，命天下选乐工送京师。……

……

……（正德十六年正月丙寅，武宗崩于豹房）遗诏……放豹房番僧及教坊司乐人。……

五行志 卷三十

……建文初年，有道士歌于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已忽不见，是靖难之谶也。

正统二年，京师旱，街巷小儿为土龙祷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来，还我土地。"说者谓"雨帝"者，与弟也，帝弟同音。"城隍"者，郕王。"再来"、"还土地"者，复辟也。

万历末年，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当头坐，茄花遍地生。"北人读客为楷，茄又转音，为魏忠贤、客氏之兆。……

乐志一 卷六十一

古先圣王，治定功成而作乐，以合天地之性，类万物之情，天神格而民志协。盖乐者，心声也，君心和，六合之内无不和矣。是以乐作于上，民化于下。秦、汉而降，斯理浸微，声音之道与政治不相通，而民之风俗日趋于靡曼。明兴，太祖锐志雅乐。是时，儒臣冷谦、陶凯、詹同、宋濂、乐韶凤辈皆知声律，相与究切厘定。而掌故阔略，欲还古音，其道无由。太祖亦方以下情偷薄，务严刑以束之，其于履中蹈和之本，未暇及也。文皇帝访问黄钟之律，臣工无能应者。英、景、宪、孝之世，宫县徒为具文。殿廷燕享，郊坛祭祀，教坊羽流，慢渎苟简，刘翔、胡瑞为之深慨。世宗制作自任，张鹗、李文察以审音受知，终

以无成。盖学士大夫之著述止能论其理，而施诸五音六律辄多未协，乐官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晓其义，是以卒世莫能明也。稽明代之制作，大抵集汉、唐、宋、元人之旧，而稍更易其名。凡声容之次第，器数之繁缛，在当日非不烂然俱举，第雅俗杂出，无从正之。故备列于篇，以资考者。

太祖初克金陵，即立典乐官。其明年置雅乐，以供郊社之祭。吴元年，命自今朝贺，不用女乐。先是命选道童充乐舞生，至是始集。太祖御戟门，召学士朱升、范权引乐舞生入见，阅试之。太祖亲击石磬，命升辨五音。升不能审，以宫音为徵音。太祖哂其误，命乐生登歌一曲而罢。是年置太常司，其属有协律郎等官。元末有冷谦者，知音，善鼓瑟，以黄冠隐吴山。召为协律郎，令协乐章声谱，俾乐生习之。取石灵璧以制磬，采桐梓湖州以制琴瑟。乃考正四庙雅乐，命谦较定音律及编钟、编磬等器，遂定乐舞之制。乐生仍用道童，舞生改用军民俊秀子弟。又置教坊司，掌宴会大乐。设大使、副使、和声郎，左、右韶乐，左右司乐，皆以乐工为之。后改和声郎为奉銮。

洪武元年春，亲祭太社、太稷。夏祫享于太庙。其冬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明年祀皇地祇于方丘，又以次祀先农、日月、太岁、风雷、岳渎、周天星辰、历代帝王、至圣文宣王，皆定乐舞之数，奏曲之名。

……

周天星辰，初附祀夕月，洪武四年别祀。迎神，奏《凝和》。奠帛、初献，奏《保和》，《武功舞》。亚献，奏《中和》，终献，奏《肃和》，俱《文德舞》。彻豆，奏《豫和》。送神，奏《雍和》。

太庙：迎神，奏《太和之曲》。奉册宝，奏《熙和之曲》。进俎，奏《凝和之曲》。初献，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亚献，奏《豫和之曲》，终献，奏《熙和之曲》，俱《文德之舞》。彻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初献则德、懿、熙、仁各奏乐舞，亚、终献则四庙共之。

释奠孔子：初用大成登歌旧乐。洪武六年，始命詹同、乐韶凤等更制乐章。迎神，奏《咸和》。奠帛，奏《宁和》。初献，奏《安和》。亚献、终献，奏《景和》。彻馔、送神，奏《咸和》。

……

洪武三年，又定朝会宴飨之制。

……

凡宴飨，和声郎四人总乐舞，二人执麾，立乐工前之两旁；二人押乐，立乐工后之两旁。殿上陈设毕，和声郎执麾由两阶升，立于御

酒案之左右；二人引歌工、乐工由两阶升，立于丹陛上之两旁，东西向。舞师二人执旌，引武舞士立于西阶下之南；又二人执翿，引文舞士立于东阶下之南；又二人执幢，引四夷舞士立于武舞之西南；俱北向。武舞曰《平定天下之舞》，象以武功定祸乱也；文舞曰《车书会同之舞》，象以文德致太平也；四夷舞曰《抚安四夷之舞》，象以威德服远人也。引大乐二人，执戏竹，引大乐工陈列于丹陛之西，文武二舞乐工列于丹陛之东，四夷乐工列于四夷舞之北，俱北向。驾将出，仗动，大乐作。升座，乐止。进第一爵，和声郎举麾，唱奏《起临濠之曲》。引乐二人引歌工、乐工诣酒案前，北面，重行立定。奏毕，偃麾，押乐引众工退。第二，奏《开太平之曲》。第三，奏《安建业之曲》。第四，奏《大一统之曲》。第五，奏《平幽都之典》。第六，奏《抚四夷之曲》。第七，奏《定封赏之曲》。第八，奏《大一统之曲》。第九，奏《守承平之曲》。其举麾、偃麾，歌工、乐工进退，皆如前仪。进第一次膳，和声郎举麾，唱奏《飞龙引之乐》，大乐作。食毕，乐止，偃麾。第二，奏《风云会之乐》。第三，奏《庆皇都之乐》。第四，奏《平定天下之舞》。第五，奏《贺圣朝之乐》。第六，奏《抚安四夷之舞》。第七，奏《九重欢之乐》。第八，奏《车书会同之舞》。第九，奏《万年春之乐》。其举麾、偃麾如前仪。九奏三舞既毕，驾兴，大乐作。入宫，乐止，和声郎执麾引众工以次出。

宴飨之曲，后凡再更。四年所定，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龙》，六曰《泰阶平》，七曰《君德成》，八曰《圣道行》，九曰《乐清宁》。其词，詹同、陶凯所制也。十五年所定，一曰《炎精开运》，二曰《皇风》，三曰《眷皇明》，四曰《天道传》，五曰《振皇纲》，六曰《金陵》，七曰《长杨》，八曰《芳醴》，九曰《驾六龙》。

凡大朝贺，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之东西，北向；陈大舞于丹陛之东西，亦北向。驾兴，中和韶乐奏《圣安之曲》。升座进宝，乐止。百官拜，大乐作。拜毕，乐止。进表，大乐作。进讫，乐止。宣表目，致贺讫，百官俯伏，大乐作。拜毕，乐止。宣制讫，百官舞蹈山呼，大乐作。拜毕，乐止。驾兴，中和韶乐奏《定安之曲》，导驾至华盖殿，乐止。百官以次出。

其大宴飨，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内，设大乐于殿外，立三舞杂队于殿下。驾兴，大乐作。升座，乐止。文武官入列于殿外，北向拜，大乐作。拜毕，乐止。进御筵，乐作。进讫，乐止。进花，乐作。进讫，乐止。进第一爵，教坊司奏《炎精开运之曲》，乐作。内外官拜

毕，乐止。散花，乐作。散讫，乐止。第二爵，教坊司奏《皇风之曲》。乐止，进汤。鼓吹飨节前导至殿外，鼓吹止，殿上乐作。群臣汤馔成，乐止。武舞入，教坊司请奏《平定天下之舞》。第三爵，教坊司请奏《眷皇明之曲》，进酒如前仪。乐止，教坊司请奏《抚安四夷之舞》。第四爵，奏《天道传之曲》，进酒进汤如前仪。乐止，奏《车书会同之舞》。第五爵，奏《振皇纲之曲》，进酒如前仪。乐止，奏百戏承应。第六爵，奏《金陵之曲》，进酒进汤如前仪。乐止，奏八蛮献宝承应。第七爵，奏《长杨之曲》，进酒如前仪。乐止，奏采莲队子承应。第八爵，奏《芳醴之曲》，进酒进汤如前仪。乐止，奏鱼跃于渊承应。第九爵，奏《驾六龙之曲》，进酒如前仪。乐止，收爵。进汤，进大膳，乐作。供群臣饭食讫，乐止，百花队舞承应。宴成彻案。群臣出席，北向拜，乐作。拜毕，乐止。驾兴，大乐作、鸣鞭，百官以次出。

……

其乐器之制，郊丘庙社，洪武元年定。……舞则武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干戚；文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羽籥；舞师二人执节以引之。共一百三十人。惟文庙乐生六十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柷敔各一，壎四，篪四，箫八，笙八，笛四，大鼓一；歌工十。六年铸太和钟。其制，仿宋景钟。以九九为数，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龙，柱以龙虡，建楼于圜丘斋宫之东北，悬之。郊祀，驾动则钟声作。升坛，钟止，众音作。礼毕，升辇，钟声作。俟导驾乐作，乃止。十七年改铸，减其尺十之四焉。

……

乐工舞士服色之制。郊庙，洪武元年定；朝贺，洪武三年定。文武两舞：武舞士三十二人，左干右戚，四行，行八人，舞作发扬蹈厉坐作击刺之状，舞师二人执旌以引之；文舞士三十二人，左籥右翟，四行，行八人，舞作进退舒徐揖让升降之状，舞师二人执翿以引之。四夷之舞：舞士十六人，四行，行四人，舞作拜跪朝谒喜跃俯伏之状，舞师二人执幢以引之。

……

永乐十八年，北京郊庙成。其合祀合享礼乐，一如旧制。更定宴飨乐舞：初奏《上万寿之曲》，《平定天下之舞》；二奏《仰天恩之曲》，《抚四夷之舞》；三奏《感地德之曲》，《车书会同之舞》；四奏《民乐生之曲》，《表正万邦之舞》；五奏《感皇恩之曲》，《天命有德之舞》；六奏《庆丰年之曲》；七奏《集祯应之曲》；八奏《永皇图之曲》；九奏《乐太平之曲》。奏曲肤浅，舞曲益下俚。景泰元年，助教刘翔上书指

其失。请敕儒臣推演道德教化之意，君臣相与之乐，作为诗章，协以律吕，如古《灵台》、《辟雍》、《清庙》、《湛露》之音，以振励风教，备一代盛典。时以袭用既久，卒莫能改。其后教坊司乐工所奏中和韶乐，且多不谐者。成化中，礼官尝请三倍其额，博教而约取之。

弘治之初，孝宗亲耕耤田，教坊司以杂剧承应，间出狎语。都御史马文升厉色斥去。给事中胡瑞尝言："御殿受朝，典礼至大，而殿中中和韶乐乃属之教坊司，岳镇海渎，三年一祭，乃委之神乐观乐舞生，亵神明，伤大体。望敕廷臣议，岳渎等祭，当以缙绅从事。中和韶乐，择民间子弟肄习，设官掌之。年久则量授职事。"帝以奏乐遣祭，皆国朝旧典，不能从也。马文升为尚书，因灾异陈言，其一访名儒以正雅乐，事下礼官。礼官言："高皇帝命儒臣考定八音，修造乐器，参定乐章。其登歌之词，多自裁定。但历今百三十余年，不复校正，音律舛讹，厘正宜急。且太常官恐未足当制器协律之任。乞诏下诸司，博求中外臣工及山林有精晓音律者，礼送京师。会礼官熟议至当，然后造器正音，庶几可以复祖制，致太和。"帝可其奏。末年诏南京及各王府，选精通乐艺者诣京师，复以礼官言而罢。

……

正德三年，武宗谕内钟鼓司康能等曰："庆成大宴华夷臣工所观瞻，宜举大乐。迩者音乐废缺，无以重朝廷。礼部乃请选三院乐工年壮者，严督肄之，仍移各省司取艺精者赴京供应。顾所隶益猥杂，筋斗百戏之类日盛于禁廷，既而行（河）间等府奉诏送乐户，居之新宅。乐工既得幸，时时言居外者不宜独逸，乃复移各省司所送技精者于教坊。於是乘传续食者又数百人，俳优之势大张，臧贤以伶人进，与诸佞倖角宠窃权矣。"

……

嘉靖元年，御史汪珊请屏绝玩好，令教坊司毋得以新声巧技进。世宗嘉纳之。是时更定诸典礼，因亦有志于乐。建观德殿以祀献帝，如协律郎肄乐供祀事。后建世庙成，改殿曰崇先。乃亲制乐章，命大学士费宏等更定曲名，以别于太庙。其迎神曰《永和之曲》。初献曰《清和之曲》，亚献曰《康和之曲》，终献曰《冲和之曲》，彻馔曰《泰和之曲》，送神曰《宁和之曲》。宏等复议，献皇生长太平，不尚武功，其三献皆当用《文德舞》。从之。已而太常复请，乃命礼官会张璁议。璁言："乐舞以佾数为降杀，不闻以武文为偏全。使八佾之制，用其文而去其武，则两阶之容，得其左而阙其右。是皇上举天子礼乐，而自降杀之矣。"乃从璁议，仍用二舞。

九年二月，始祈谷于南郊。帝亲制乐章，命太常协于音谱。是年，始祀先蚕，下礼官议乐舞。礼官言："先蚕之祀，周、汉所同。其乐舞仪节，经史不载。唐开元先蚕仪注，大乐令设宫县于北郊坛壝内，诸女工咸列于后，则祀先蚕用女乐可知。《唐六典》，宫县之舞八佾，轩县之舞六佾，则祀先蚕用八佾又可知。然止言舞生冠服，而不及舞女冠服。陈旸《乐书享先蚕图》下，止有《宫架登歌图》，而不及舞。夫有乐有舞，虽祀礼之常，然周、汉制度既不可考，宋祀先蚕，代以有司，又不可据。惟开元略为近古，而陈氏《乐书》考据亦明。前享先农，既以佾数不足，降八为六，则今祀先蚕，止用乐歌，不用乐舞，亦合古制。且以见少杀先农之礼。"帝以舞非女子事，罢不用。使议乐女冠服以闻。礼官言："北郊阴方，其色尚黑。同色相感，事神之道。汉蚕东郊，魏蚕西郊，色皆尚青，非其色矣。乐女冠服宜黑。"乃用乐六奏，去舞。其乐女皆黑冠服，因定享先蚕乐章。

……

夏言又引古者龙见而雩，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请依古礼，定大雩之制。当三献礼成之后，九奏乐止之时，檃括《云汉》诗辞，制为《云门》一曲，使文武舞士并舞而合歌之。帝可其议。

……

十八年巡狩兴都，帝亲制乐章，享上帝于飞龙殿，奉皇考配。其后，七庙火，复同堂之制，四时岁祫，乐章器物仍如旧制。初增七庙乐官及乐舞生，自四郊九庙暨太岁神祇诸坛，乐舞人数至二千一百名。后稍裁革，存其半。

……

当太祖时，……殿中韶乐，其词出于教坊俳优，多乖雅道。十二月乐歌，按月律以奏，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流俗喧哓，淫哇不逞。太祖所欲屏者，顾反设之殿陛间，不为怪也。

……

嘉靖十一年，定雩祀乐章，十七年罢。

迎神，《中和之曲》：于穆上帝，爰处瑶宫。咨尔黎庶，覆悯曷穷。旗幢戾止，委蛇云龙。霖泽斯溥，万宝有终。

奠币，《肃和之曲》：神之格思，奠兹文缥。盛乐斯举，香气氤氲。精禋孔熯，彻于紫冥。恳祈膏泽，渥我嘉生。

进俎，《咸和之曲》：百川委润，名山出云。愆旸孔炽，膏泽斯屯。祈年于天，载牲于俎。神之格思，报以甘雨。

初献，《寿和之曲》：有严崇祀，日吉辰良。酌彼罍洗，椒馨飶香。元功溥济，时雨时旸。惟神是听，绥以多穰。

亚献，《景和之曲》：皇皇禋祀，孔惠孔明。瞻仰来歆，拜首钦承。有醴维醽，有酒维清，云韶侑献，肃雍和鸣。圣灵有赫，鉴享精诚。

终献，《永和之曲》：灵承无斁，骏奔有容。嘉玉以陈，酌鬯以供。礼三再称，诚一以从。备物致志，申荐弥恭。神昭景贶，佑我耕农。

彻馔，《凝和之曲》：有赫旱暵，民劳瘁斯。于牲于醴，载舞载诗。礼成三献，敬彻不迟。神之听之，雨我公私。

送神，《清和之曲》：爰迪寅清，昭事昊穹。仰祈甘雨，惠我三农。既歆既格，言归太空。式沾下土，万方其同。

望燎，《太和之曲》：赤龙旋驭，礼洽乐成。燔燎既举，昭格精禋。维帝降康，雨施云行。登我黍稌，溥受厥明。

祭毕，乐舞童群歌《云门之曲》：景龙精兮时见，测鹑纬兮宵悬。肆广乐兮铿鍧，列皇舞兮蹁跹。祈方社兮不莫，荐圭璧兮孔虔。需密云兮六漠，霈甘澍兮九玄。慰我农兮既渥，锡明昭兮有年。

……

洪武六年定祀先师孔子乐章。

迎神，《咸和之曲》：大哉宣圣，道德尊崇。维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纯益隆。神其来格，于昭圣容。

奠帛，《宁和之曲》：自生民来，谁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圣。粢帛具成，礼容斯称。黍稷非馨，惟神之听。（“惟王”，后改曰“惟师”。）

初献，《安和之曲》：太哉圣王，实天生德。作乐以崇，时祀无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硕。荐羞神明，庶几昭格。

亚、终献，《景和之曲》：百王宗师，生民物轨。瞻之洋洋，神其宁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献惟三，于戏成礼。

彻馔，《咸和之曲》：牺象在前，豆笾在列，以享以荐，既芬既洁。礼成乐备，人和神悦。祭则受福，率遵无越。

送神，《咸和之曲》：有严学宫，四方来宗。恪恭祀事，威仪雍雍。歆格惟馨，神驭旋复。明禋斯毕，咸膺百福。

……

……

洪武三年定宴飨乐章。

一奏《起临濠之曲》，名《飞龙引》：千载中华生圣主，王气成龙虎。提剑起淮西，将勇师雄，百战收强虏。驱驰鞍马经寒暑，将士同

甘苦。次第静风尘，除暴安民，功业如汤武。

二奏《开太平之曲》，名《风云会》：玉垒瞰江城，风云绕帝营。驾楼船龙虎纵横，飞炮发机驱六甲，降虏将，胜胡兵。谈笑掣长鲸，三军勇气增。一戎衣，宇宙清宁。从此华夷归一统，开帝业，庆升平。

三奏《安建业之曲》。名《庆皇都》：虎踞龙蟠佳丽地，真主开基，千载风云会。十万雄兵屯铁骑，台臣守将皆奔溃。一洗烦苛施德惠，里巷讴歌，田野腾和气。王业弘开千万世，黎民咸仰雍熙治。

四奏《削群雄之曲》，名《喜升平》：持黄钺，削平荆楚清吴越。清吴越，暮秦朝晋，几多豪杰。幽燕齐鲁风尘洁，伊凉蜀陇人心悦。人心悦，车书一统，万方同辙。

五奏《平幽都之曲》，名《贺圣朝》：天运推迁虏运移，王师北讨定燕畿。百年礼乐重兴日，四海风云庆会时。除暴虐，抚疮痍，漠南争睹旧威仪。君王圣德容降虏，三恪衣冠拜玉墀。

六奏《抚四夷之曲》，名《龙池宴》：海波不动风尘静，中国有真人。文身交阯，毡裘金齿，重译来宾。奇珍异产，梯山航海，奉表称臣。白狼玄豹，九苞丹凤，五色麒麟。

七奏《定封赏之曲》，名《九重欢》：乾坤清廓，论功定赏，策勋封爵。玉带金符，貂蝉簪珥，形图麟阁。奉天洪武功臣，佐兴运，文经武略。子子孙孙，尊荣富贵，久长安乐。

八奏《大一统之曲》，名《凤凰吟》：大明天子驾飞龙，开疆宇，定王封。江汉远朝宗，庆四海，车书会同。东夷西旅，北戎南越，都入地图中。遐迩畅皇风，亿万载时和岁丰。

九奏《守承平之曲》，名《万年春》：风调雨顺遍乾坤，齐庆承平时节。玉烛调和甘露降，远近桑麻相接。偃武修文，报功崇德，率土皆臣妾。山河磐固，万方黎庶欢悦。长想创业艰难，君臣曾共扫四方豪杰。露宿宵征鞍马上，历尽风霜冰雪。朝野如今，清宁无事，任用须贤哲。躬勤节俭，万年同守王业。（以上九奏，前三奏和缓，中四奏壮烈，后二奏舒长。其曲皆按月律。）

……

武舞曲，名《清海宇》：拔剑起淮土，策马定寰区。王气开天统，宝历应乾符。武略文谟，龙虎风云创业初。将军星绕弁，勇士月弯弧。选骑平南楚，结阵下东吴，跨蜀驱胡，万里山河壮帝居。

文舞曲，名《泰阶平》：乾坤清宁，治功告成，武定祸乱，文致太平。郊则致其礼，庙则尽其诚。卿云在天甘露零，风雨时若百谷登。礼乐雍和，政刑肃清。储嗣既立，封建乃行。谗佞屏四海，贤俊立朝廷。

玉帛钟鼓陈两楹，君臣赓歌扬颂声。

四夷舞曲，其一，《小将军》：大明君，定宇寰，圣恩宽，掌江山，东虏西戎，北狄南蛮，手高擎，宝贝盘。其二，《殿前欢》：五云宫阙连霄汉，金光明照眼。玉沟金水声潺潺，频凶观，趋跄看，仪銮严肃百千般，威人心胆寒。其三，《庆新年》：虎豹关，文武班，五彩间庆云朝霞灿。黄金殿，喜气增，丹墀内，仰圣颜。翠绕红围锦绣班，高楼十二栏。笙箫趁紫坛，仙音韵，纂闔按，拜舞齐，歌谣赞，吾皇万寿安。其四，《过门子》：定宇寰，定宇寰，掌江山，抚百蛮。讴歌拜舞仰祝赞，万万年，帝业安。

……

洪武十五年重定宴飨九奏乐章。

一奏《炎精开运之曲》：炎精开运，笃生圣皇。大明御极，远绍虞唐。河清海宴，物阜民康。威加夷僚，德被戎羌。八珍有荐，九鼎馨香。鼓钟镗镗，宫徵洋洋。怡神养寿，理阴顺阳。保兹遐福，地久天长。

二奏《皇风之曲》：皇风被八表，熙熙声教宣。时和景象明，紫宸开绣筵。龙衮曜朝日，金炉袅祥烟。济济公与侯，被服丽且鲜。列坐侍丹扆，磬折在周旋。羔豚升华俎，玉馔充方圆。初筵奏《南风》，继歌赓载篇。瑶觞欣再举，拜俯礼无愆。同乐及斯辰，于皇千万年。

奏《平定天下之舞》，曲名《清海宇》。（同前。）

三奏《眷皇明之曲》：赫赫上帝，眷我皇明。大命既集，本固支荣。厥本伊何？育德春宫。厥支伊何？藩邦以宁。庆延百世，泽被群生。及时为乐，天禄是膺。千秋万岁，永观厥成。

奏《抚安四夷之舞》，曲名《小将军》、《殿前欢》、《庆新年》、《过门子》。（俱同前。）

四奏《天道传之曲》：马负图兮天道传，龟载书兮人文宣。羲画卦兮禹畴叙，皇极建兮合自然。绵绵历数归明主，祥麟在郊威凤舞。九夷入贡康衢谣，圣子神孙继祖武，垂拱无为迈前古。

奏《车书会同之舞》，曲名《泰阶平》。（同前）

五奏《振皇纲之曲》：《周南》咏麟趾，《卷阿》歌凤凰。蔼蔼称多士，为桢振皇纲。赫赫我大明，德尊逾汉唐。百揆修庶绩，公辅理阴阳。峨冠正襟佩，都俞在高堂，坐令八纮内，熙熙民乐康。气和风雨时，田畴岁丰穰。献礼过三爵，欢娱良未央。

六奏《金陵之曲》：钟山蟠苍龙，石城踞金虎。千年王气都，于今归圣主。六代繁华经几秋，江流东去无时休。谁言天堑分南北，英雄岂但嗤曹刘。我皇昔住濠梁屋，神游天锡真人服，提兵乘势渡江来，

语臣早献《金陵曲》。歌金陵，进珍馔，皆八音，继三叹。请观汉祖用兵时，为尝冯异滹沱饭。

七奏《长杨之曲》：长杨曳绿，黄鸟和鸣。菡萏呈鲜，紫燕轻盈。千花浥露，日丽风清。及时为乐，芳尊在庭。管音嘒嘒，丝韵泠泠，玉振金声，各奏尔能。皤皤国老，载劝载惩。明德惟馨，垂之圣经。《唐风》示戒，永保嘉名，无已太康，哲人是听。

八奏《芳醴之曲》：夏王厌芳醴，商汤远色声。圣人示深戒，千春垂令名。惟皇登九五，玉食保尊荣。日昃不遑餐，布德延群生。天庖具丰膳，鼎鼐事调烹，岂但资肥甘，亦足养遐龄。达人悟兹理，恒令五气平。随时知有节，昭哉天道行。

九奏《驾六龙之曲》：日丽中天漏下迟，公卿侍宴多令仪。箫韶九奏觞九献，炉烟细逐祥风吹。群臣舞蹈天颜喜，岁熟民康常若此。六龙回驾凤楼深，宝扇齐开扶玉几。景星呈瑞庆云多，两曜增晖四序和。圣人道大如天地，岁岁年年奈乐何。

进膳曲，《水龙吟》：宝殿祥云紫气濛，圣明君，龙德宫。氤氲雾霭，桧柏间青松。龙楼凤阁，雕梁画栋，此是蓬莱洞。

太平清乐曲，《太清歌》：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托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将兵器销为农器。旌旗不动酒旗招，仰荷天地。《上清歌》：一愿四时风调雨顺民心喜。摄外国，将宝贝；摄外国，将宝贝；见君王，来朝宝殿里，珊瑚、玛瑙、玻璃，进在丹墀。《开天门》：托长生，日月光天德，万万岁永固皇基。公卿文武来朝会，开玳筵，捧金杯。

迎膳，奏《水龙吟曲》，与进膳同。升座、还宫、百官行礼，奏《万岁乐》、《朝天子》二曲，与朝贺同。

大祀庆成大宴，用《万国来朝队舞》、《缨鞭得胜队舞》。

万寿圣节大宴，用《九夷进宝队舞》、《寿星队舞》。冬至大宴，用《赞圣喜队舞》、《百花圣朝队舞》。

正旦大宴，用《百戏莲花盆队舞》、《胜鼓采莲队舞》。

永乐十八年定宴飨乐舞。

一奏《上万寿之曲》：龙飞定万方，受天命，振纪纲。彝伦攸叙四海康，普天率土尽来王。臣民舞蹈，嵩呼载扬，称觞奉吾皇，圣寿天长。

《平定天下舞曲》，其一，《四边静》：威伏千邦，四夷来宾纳表章。显祯祥，承乾象，皇基永昌，万载山河壮。其二，《刮地风》：圣主过

尧、舜、禹、汤，立五常三纲。八蛮进贡朝今上，顿首诚惶。朝中宰相，燮理阴阳。五谷收成，万民欢畅。贺吾皇，齐赞扬，万国来降。

二奏《仰天恩之曲》：皇天眷圣明，五辰顺，四海宁，风调雨顺百谷登，臣民鼓舞乐太平。贤良在位，邦家永祯。吾皇仰洪恩，夙夜存诚。

黄童白叟鼓腹讴歌承应曲，曰《豆叶黄》：雨顺风调，五谷收成，仓廪丰盈，大利民生。托赖著皇恩四海清，鼓腹讴歌，白叟黄童，共乐咸宁。

四夷舞曲，其一，《小将军》：顺天心，圣德诚，化番邦，尽朝京。四夷归伏，舞于龙廷。贡皇明，宝贝擎。其二，《殿前欢》：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仁圣。天阶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其三，《庆丰年》：和气增，鸾凤鸣，紫雾生，祥云朝霞映。爇金炉，香味馨，列丹墀，御驾盈。弦管箫韶五音应，龙笛间凤笙。其四，《渤海令》：金杯中，酒满盛。御案前，列群英。君德成，皇图庆，嵩呼万岁声。其五，《过门子》：圣主兴，圣主兴，显威灵，蛮夷静。至仁至德至圣明，万万年，帝业成。

三奏《感地德之曲》：皇心感地灵，顺天时，德厚生。含弘光大品物亨，钟奇毓秀产俊英。河清海宴，麟来凤鸣，阴阳永和平，相我文明。

《车书会同舞曲》，其一，《新水令》：锦衣花帽设丹墀，具公服百司同会。麟至舞，凤来仪，文武班齐，朝贺圣明帝。其二，《水仙子》：八方四面锦华夷，天下苍生仰圣德。风调雨顺升平世，遍乾坤，皆赞礼，托君恩民乐雍熙。万万年皇基坚固，万万载江山定体，万万岁洪福天齐。

四奏《民乐生之曲》：世间的万民，荷天地，感圣恩。乾坤定位四海春，君臣父子正大伦。皇风浩荡，人心载醇，熙熙乐天真，永戴明君。

《表正万邦舞曲》，其一，《庆太平》：奸邪浊乱朝纲，构祸难，煽动戈斨。赫怒吾皇，亲征灞上，指天戈，敌皆降。其二，《武士欢》：白沟战场，旌旗云合迷日光。令严气张，三军踊跃齐奋扬，扫除残甲如风荡，凯歌传四方。仁圣不杀降，望河南，失槐枪。其三，《滚绣球》：肆旅拒，恃力强，一心构殃，筑沧洲百尺城隍。骋虿毒，恣虎狼，孰能御当。顺天心有德隆昌，倒戈敛甲齐归降，抚将生还达故乡，自此仁闻愈彰。其四，《阵阵赢》：不数孙吴兵法良，神谋睿算合阴阳，八阵堂堂行天上，虎略龙韬孰敢当。俘囚十万皆疏放，感荷仁恩戴上苍。其五，《得胜回》：两傍四方，展鸟翼风云雁行。出奇兵，敌难量，士

强马强。遍百里，眠旌卧枪。胜兵回，乐洋洋。其六，《小梁州》：敌兵战败神魂丧，拥貔貅，直渡长江。开市门，肆不移，宣圣恩，如天旷。纶音颁降，普天下，仰吾皇。

五奏《感皇恩之曲》：当今四海宁，颂声作，礼乐兴。君臣庆会跻太平，衣冠济济宴彤庭。文臣武将，共荷恩荣，忠心尽微诚，仰答皇明。

《天命有德舞曲》，其一，《庆宣和》：雨顺风调万物熙，一统华夷。四野嘉禾感和气，一干百穗，一干百穗。其二，《窄砖儿》：梯航万国来丹陛，太平年，永固洪基。正东西南北来朝会，洽寰宇，布春晖，四夷咸宾声教美。自古明王在慎德，不须威武服戎狄。祥瑞集，凤来仪。佳期万万岁，圣明君，主华夷。

六奏《庆丰年之曲》：万方仰圣君，大一统，抚万民。丰年时序雨露均，穰穰五谷货财殷。酣歌击壤，风清俗淳，四夷悉来宾，正统皇仁。

七奏《集祯应之曲》：皇天眷大明，五星聚，兆太平；驺虞出现甘露零，野蚕成茧嘉禾生，醴泉涌地河水清。乾坤万万年，四海永宁。

八奏《永皇图之曲》：天心眷圣皇，正天位，抚万邦。仁风宣布礼乐张，戎夷稽首朝明堂。皇图巩固，贤臣赞襄。太平日月光，地久天长。

九奏《乐太平之曲》：皇恩被八纮，三光明，四海清。人康物阜岁屡登，含哺鼓腹皆欢声。民歌帝力，唐尧至仁。乾坤永清，共乐太平。

导膳、迎膳、进膳及升座、还宫、百官行礼诸曲，俱与洪武间同。

大祀庆成，用《缨鞭得胜蛮夷队舞》；万寿圣节，《九夷进宝队舞》；冬至节，《赞圣喜队舞》；正旦节，《百戏莲盆队舞》。

……

卷六十七 舆服志

协律郎、乐舞生冠服。明初，郊社宗庙用雅乐，协律郎幞头，紫罗袍，荔枝带；乐生绯袍，展脚幞头；舞士幞头，红罗袍，荔枝带，皂靴；文舞生红袍，武舞生绯袍，俱展脚幞头，革带，皂靴。朝会大乐九奏歌工：中华一统巾，红罗生色大袖衫，画黄莺、鹦鹉花样，红生绢衬衫，锦领，杏红绢裙，白绢大口袴，青丝绦，白绢袜，茶褐鞋。其和声郎押乐者：皂罗阔带巾，青罗大袖衫，红生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皂靴。

其三舞：

一、武舞，曰《平定天下之舞》。舞士皆黄金束发冠，紫丝缨，青罗生色画舞鹤花样窄袖衫，白生绢衬衫，锦领、红罗销金大袖罩袍，

红罗销金裙，皂生色画花缘襈，白罗销金汗袴，蓝青罗销金缘，红绢拥项，红结子，红绢束腰，涂金束带，青丝大绦，锦臂鞲，绿云头皂靴。舞师，黄金束发冠，紫丝缨，青罗大袖衫，白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绿云头皂靴。

一、文舞，曰《车书会同之舞》。舞士皆黑光描金方山冠，青丝缨，红罗大袖衫，红生绢衬衫，锦领，红罗拥项，红结子，涂金束带，白绢大口袴，白绢袜，茶褐鞋。舞师冠服与舞士同，惟大袖衫用青罗，不用红罗拥项、红结子。

一、文舞，曰《抚安四夷之舞》。舞士，东夷四人，椎髻于后，系红销金头绳，红罗销金抹额，中缀涂金博山，两傍缀涂金巾环，明金耳环，青罗生色画花大袖衫，红生色领袖，红罗销金裙，青销金裙缘，红生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乌皮靴。西戎四人，间道锦缠头，明金耳环，红纻丝细摺袄子，大红罗生色云肩，绿生色缘，蓝青罗销金汗袴，红销金缘系腰合钵，十字泥金数珠，五色销金罗香囊，红绢拥项，红结子，赤皮靴。南蛮四人，绾朝天髻，系红罗生色银锭，红销金抹额，明金耳环，红织金短袄子，绿织金细摺短裙，绒锦袴，间道纻丝手巾，泥金顶牌，金珠璎珞缀小金铃，锦行缠，泥金狮蛮带，绿销金拥项，红结子，赤皮靴。北翟四人，戴单于冠，貂鼠皮檐，双垂髻，红销金头绳，红罗销金抹额，诸色细摺袄子，蓝青生色云肩，红结子，红销金汗袴，系腰合钵，皂皮靴。其舞师皆戴白卷檐毡帽，涂金帽顶，一撒红缨，紫罗帽襻，红绿金绣袄子，白销金汗袴，蓝青销金缘，涂金束带，绿拥项，红结子，赤皮靴。

凡大乐工及文武二舞乐工，皆曲脚幞头，红罗生色画花大袖衫，涂金束带，红绢拥项，红结子，皂皮靴。四夷乐工，皆莲花帽，诸色细摺袄子，白销金汗袴，红销金缘，红绿绢束腰，红罗拥项，红结子，华靴。

永乐间，定殿内侑食乐。奏《平定天下之舞》，引舞、乐工，皆青罗包巾，青、红、绿、玉色罗销金胸背袄子，浑金铜带，红罗褡褳，云头皂靴，青绿罗销金包臀。舞人服色如之。奏《抚安四夷之舞》，高丽舞四人，皆笠子，青罗销金胸背袄子，铜带，皂靴；琉球舞四人，皆棉布花手巾，青罗大袖袄子，铜带，白碾光绢间道踢袴，皂皮靴；北番舞四人，皆狐帽，青红纻丝销金袄子，铜带；伍鲁速回回舞四人，皆青罗帽，比里罕棉布花手巾，铜带，皂靴。奏《车书会同之舞》，舞人皆皂罗头巾，青、绿、玉色皂沿边襕，茶褐线条皂皮四缝靴。奏《表正万邦之舞》，引舞二人，青罗包巾，红罗销金项帕，红生绢锦领中单，

红生绢销金通袖袄子，青线绦铜带，织锦臂鞲，云头皂靴，各色销金包臀，红绢褡𧞬。舞人、乐工服色与引舞同。奏《天命有德之舞》，引舞二人，青幪纱如意冠，红生绢锦领中单，红生绢大袖袍，各色绢采画直缠，黑角偏带，蓝绢彩云头皂靴，白布袜。舞人、乐工服色与引舞同。

洪武五年，定斋郎、乐生、文武舞生冠服。斋郎，黑介帻，漆布为之，无花样；服红绢窄袖衫，红生绢为里；皂皮四缝靴；黑角带。文舞生及乐生，黑介帻，漆布为之，上加描金蝉；服红绢大袖袍，胸背画缠枝方葵花，红生绢为里，加锦臂鞲二；皂皮四缝靴；黑角带。武舞生，武弁，以漆布为之，上加描金蝉；服饰、靴、带，并同文舞生。嘉靖九年定文、武舞生服制：圜丘服青纻丝，方泽服黑绿纱，朝日坛服赤罗，夕月坛服玉色罗。

宫中女乐冠服。洪武三年定制。凡中宫供奉女乐、奉銮等官妻，本色䯻髻，青罗圆领。提调女乐，黑漆唐巾，大红罗销金花圆领，镀金花带，皂靴。歌章女乐，黑漆唐巾，大红罗销金裙袄，胸带，大红罗抹额，青绿罗彩画云肩，描金牡丹花皂靴。奏乐女乐，服色与歌章同。嘉靖九年，祀先蚕，定乐女生冠服。黑绉纱描金蝉冠，黑丝缨，黑素罗销金葵花胸背大袖女袍，黑生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白袜，黑鞋。

教坊司冠服。洪武三年定。教坊司乐艺，青字卍顶巾，系红绿褡𧞬。乐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御前供奉俳长，鼓吹冠，红罗胸背小袖袍，红绢褡𧞬，皂靴。色长，鼓吹冠，红青罗纻丝彩画百花袍，红绢褡𧞬。歌工，弁冠，红罗织金胸背大袖袍，红生绢锦领中单，黑角带，红熟绢锦脚袴，皂皮琴鞋，白棉布夹袜。乐工服色与歌工同。凡教坊司官常服冠带，与百官同；至御前供奉，执粉漆笏，服黑漆幞头，黑绿罗大袖襕袍，黑角偏带，皂靴。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乐人皆戴鼓吹冠，不用锦绦，惟红褡𧞬，服色不拘红绿。教坊司妇人，不许戴冠，穿褙子。乐人衣服，止用明绿、桃红、玉色、水红、茶褐色，俳、色长、乐工，俱皂头巾，染色绦。

王府乐工冠服。洪武十五年定。凡朝贺用大乐宴礼，七奏乐乐工，俱红绢彩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有花鼓吹冠，锦臂鞲，皂靴，抹额以红罗彩画，束腰以红绢。其余乐工用绿绢彩画胸背方花小袖单袍，无花鼓吹冠，抹额以红绢彩画，束腰以红绢。

卷七十四 职官志

……神乐观掌乐舞，以备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庙、社稷之祭，隶太常寺，与道录司无统属。

……

教坊司。奉銮一人，（正九品）左、右韶舞各一人，左、右司乐各一人，（并从九品）掌乐舞承应。以乐户充之，隶礼部。（嘉靖中，又设显陵供祀教坊司，设左、右司乐各一人。）

卷一百十三 后妃列传一

……（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于洪武十五年）九月庚午葬孝陵，谥曰孝慈皇后。宫人思之，作歌曰："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卷一百十四 后妃列传二

……（神宗）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

卷一百十五 睿宗兴献皇帝列传

王嗜诗书，绝珍玩，不畜女乐，非公宴不设牲醴。楚俗尚巫觋而轻医药，乃选布良方，设药饵以济病者。……

卷一百十六 诸王列传一

……（周定王橚）永乐元年正月诏归其旧封，献颂九章及佾舞。……

……

……庄王在位久，世子当漎，当漎子健杙皆前卒，健杙子端王观烶嗣。狎典膳秦信等，游戏无度，挟娼乐，裸男女杂坐。左右有忤者，锥斧立毙，或加以炮烙。……

卷一百十八 诸王列传三

……正德十二年嗣襄陵王徵钤，请乐户祀安王。明年，乐平王徵錏援徵钤例以请。礼部言："亲王有乐户。郡王别城居者，有事假鼓吹于有司。其附亲王国者，假乐户于长史司。"因并革安王供祀乐户。嘉靖二年，韩王旭櫏复为代请。帝以安王故，报可之。徵钤卒，韩王融燧令长史革之。徵钤长孙旭橦上言："礼乐自天子出，韩王不宜擅予夺。"融燧亦言："亲王、郡王礼乐宜有降杀。"帝曰："乐户为安王祀也。"给如故。

卷一百十九 诸王列传四

……（世子朱载堉于万历二十三年）又上历算岁差之法，及所著《乐律书》，考辨详确，识者称之。……

……

……先是，祐榮有名琴曰"天风环珮"，宁王宸濠求之，不得。又求滨湖地，不与。至是嗾安奏祐榮过失及文盛被诬事。……

张士诚列传 卷一百二十三

士诚为人，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既据有吴中，吴承平久，户口殷盛，士诚渐奢纵，怠于政事。士信、元绍尤好聚敛，金玉珍宝及古法书名画，无不充牣。日夜歌舞自娱。将帅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战，辄称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甫至军，所载婢妾乐器踵相接不绝，或大会游谈之士，樗蒲蹴踘，皆不以军务为意。……

詹同列传 卷一百三十六

（詹同）四年进吏部尚书。六年兼学士承旨，与学士乐韶凤定释奠先师乐章。……

陶凯列传 卷一百三十六

凯博学，工诗文。帝尝厌前代乐章多谀辞，或未雅驯，命凯与詹同更撰，甚称旨。……

乐韶凤列传 卷一百三十六

……（洪武）七年，帝以祭礼驾还，应用乐舞前导，命韶凤等撰词，因撰《神降祥》、《神贶惠》、《酣酒》、《色荒》、《禽荒》诸曲以进，凡三十九章，曰《回銮乐歌》，皆寓规谏。礼部具《乐舞图》以上，命太常肄习之。

宋讷列传 卷一百三十七

……洪武二年，征儒士十八人编《礼》、《乐》诸书，讷与焉。事竣，不仕归。……

孙汝敬列传 卷一百三十七

寻擢工部右侍郎，两使安南。时黎利言其主陈暠已死，而张筵设女乐。汝敬叱之，利惧谢。……

韩宜可列传 卷一百三十九

……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

王佐列传 卷一百六十七

英宗之出也，备文武百官以行。六师覆于土木，将相大臣及从官死者不可胜数。……

……戴庆祖，溧阳人，王一居，上元人。俱乐舞生，累官太常少卿。殁，俱赠太常卿。……

王越列传 卷一百七十一

（王越）性故豪纵。尝西行谒秦王，王开筵奏妓。越语王："下官为王吠犬久矣，宁无以相酬者？"因尽乞其妓女以归。一夕大雪，方

围炉饮，诸妓拥琵琶侍。一小校诇敌还，陈敌情。未竟，越大喜，酌金卮饮之，命弹琵琶侑酒，即以金卮赐之。语毕益喜，指妓绝丽者目之曰："若得此何如？" 校惶恐谢。越大笑，立予之。校所至为尽死力。

石亨列传 卷一百七十三

……法司再鞫（石）彪，言彪初为大同游击，以代王增禄为己功，王至跪谢。自是数款彪，出歌妓行酒。彪凌侮亲王，罪亦当死。……

解缙列传 卷一百四十七

（解）缙即日上封事万言，略曰：

……

……太常非俗乐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为。禁绝倡优，易置寺阉。……

刘观列传 卷一百五十一

时未有官妓之禁。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

杨瑄列传 卷一百六十二

（周）斌在江阴，有惠政。民歌曰："旱为灾，周公祷之甘露来；水为患，周公祷之阴雨散。"……

徐溥列传 卷一百八十一

是年（弘治八年）十二月，诏撰三清乐章。溥等言："天至尊无对。汉祀五帝，儒者犹非之，况三清乃道家妄说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当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矫诬甚矣。郊祀乐章皆太祖所亲制，今使制为时俗词曲以享神明，亵渎尤甚。臣等诵读儒书，邪说俚曲素所不习，不敢以非道事陛下。……" 奏入，帝嘉纳之。

周洪谟列传 卷一百八十四

……先圣像用冕旒十二，而舞佾豆笾数不称，洪谟请备天子制。又言："古者鸣球琴瑟为堂上之乐，笙镛柷敔为堂下之乐，而干羽则舞于两阶。今舞羽居上，乐器居下，非古制，当改。" 尚书邹幹驳止之，洪谟再疏争。帝竟俞其议。

韩文列传 卷一百八十六

（韩）文司国计二年，力遏权幸，权幸深疾之。而是时青宫旧奄刘瑾等八人号"八虎"，日导帝狗马、鹰兔、歌舞、角觝，不亲万几。文每退朝，对僚属语及，辄泣下。……

卷一百八十八 周广列传

周广，字克之，昆山人……正德中，以治最征授御史，疏陈四事，略言：

……昔禹戒舜曰：“毋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纣之迷乱，酗于酒德。”今之伶人，助慢游迷乱者也。唐庄宗与伶官戏狎，一夫夜呼，仓皇出走。臣谓宜遣逐乐工，不复籍之禁内，乃所以放郑声也……

宁见疏大怒，留之不下，传旨谪广东怀远驿丞。

卷一百九十 杨廷和列传

……传遗命罢威武营团练诸军，……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

卷一百九十一 朱希周列传

……而帝方营观德殿，令协律郎崔元初习乐舞生于大内。太常卿汪举劾之。帝遂令太常官一人同入内教习。希周上言：“太常乐舞有定数，不当更设。”帝不从。举复争，帝责其妄议。……

卷二百八 余珊列传

先是，有御史汪珊者，于嘉靖元年七月疏陈十渐。略言：“陛下初即位，天下忻然望治，迩来渐不如初。……初屏绝玩好，今教坊诸司或以新声巧伎进。……”帝颇纳其说。

卷二百八 黎贯列传

……会帝从张孚敬议，去孔子王号，改称先师，并损笾豆佾舞之数。编修徐阶以谏谪。御制《改正祀典说》，颁示廷臣，而孚敬复为《祀典或问》以希合帝意。议已定，贯率同官合疏争之。帝震怒，……已而刑部尚书许赞等上其狱，当赎杖还职，帝特命褫贯为民。久之，卒于家。

卷二百十 邹应龙列传

……严嵩擅政久，廷臣攻之者辄得祸，相戒莫敢言。而应龙知帝眷已潜移，其子世蕃益贪纵，可攻而去也，乃上疏曰：

……

> 尤可异者，世蕃丧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养，令鹄扶榇南还。世蕃乃聚狎客，拥艳姬，恒舞酣歌，人纪灭绝。
>
> ……

卷二百十三 徐阶列传

帝用张孚敬议，欲去孔子王号，易像为木主，笾豆礼乐皆有所损抑。下儒臣议，阶独持不可。孚敬召阶盛气诘之，阶抗辩不屈。……

卷二百二十六 海瑞列传

帝屡欲召用瑞，执政阴沮之，乃以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素偷惰，瑞以身矫之。有御史偶陈戏乐，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

卷二百五十五 刘宗周列传

毓蓍，字元趾，会稽人。为诸生，跌宕不羁。已，受业宗周之门，同门生咸非笑之。杭州不守，宗周绝粒未死，毓蓍上书曰："愿先生早自裁，毋为王炎午所弔。"俄一友来视，毓蓍曰："子若何？"曰："有陶渊明故事在。"毓蓍曰："不然。吾辈声色中人，虑久则难持也。"一日，遍召故交欢饮，伶人奏乐。酒罢，携灯出门，投柳桥下，先宗周一月死。……

卷二百七十三 左良玉列传

……良玉家歼于许州，其在武昌，诸营优娼歌舞达旦，良玉块然独处，无姬侍。尝夜宴僚佐，召营妓十余人行酒，履潟交错，少焉左顾而欬，以次引出。宾客肃然，左右莫敢仰视。……

卷二百八十一 循吏列传

……盛夏，守将督民夫筑城，（方）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锸。"请之中书省，得罢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卷二百八十四 儒林列传

……宣德四年，彦缙将遣使福建市书，咨礼部，部臣以闻，命市与之。已，奏阙里雅乐及乐舞生冠服敝坏，诏所司修治。……

卷二百八十五 文苑列传一

……（杨维桢）又忤达识丞相，徙居松江之上，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蹁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卷二百八十六 文苑列传二

……（顾）璘时时与客豪饮，伎乐杂作。……

……

（王廷陈）屏居二十余年，嗜酒纵倡乐，益自放废。士大夫造谒，多蓬发赤足，不具宾主礼。时衣红紫窄袖衫，骑牛跨马，啸歌田野间。……

卷二百八十七 文苑列传三

万历元年冬，复游彰德，王曾孙穆王亦宾礼之。酒阑乐止，命所爱贾姬独奏琵琶，则（谢）榛所制竹枝词也。榛方倾听，王命姬出拜，

光华射人，藉地而坐，竟十章。榛曰：“此山人里言耳，请更制，以备房中之奏。”诘朝上新词十四阕，姬悉按而谱之。明年元旦，便殿奏伎，酒止送客，即盛礼而归姬于榛。……

卷三百四 宦官列传一

……（刘瑾）尝慕王振之为人，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导帝微行。……

卷三百五 宦官列传二

……（魏）忠贤乃劝帝选武阉、炼火器为内操，密结大学士沈㴶为援。又日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

……

……（魏）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岁数出，辄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

卷三百六 阉党列传

……一日，赴戚畹宴，魏良卿在焉。三畏醉，误令优人演《刘瑾酗酒》一剧。忠贤闻，大怒，削籍归。……

卷三百七 佞幸列传

……（纪纲）得王冠服服之，高坐置酒，命优童奏乐奉觞，呼万岁，器物僭乘舆。……

……

（江）彬既心忌（钱）宁，欲导帝巡幸远宁。因数言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边衅，瞬息驰千里，何郁郁居大内，为廷臣所制。帝然之。……

……

彬又导帝由大同渡黄河，次榆林，至绥德，幸总兵官戴钦第，纳其女。还，由西安历偏头关，抵太原，大征女乐，纳晋府乐工杨腾妻刘氏以归。彬与诸近幸皆母事之，称曰刘娘娘。……

……

……（钱宁）累迁左都督，掌锦衣卫事，典诏狱，言无不听，其名刺自称皇庶子。引乐工臧贤、回回人于永及诸番僧，以秘戏进。请于禁内建豹房、新寺，恣声伎为乐，复诱帝微行。……

卷三百八 奸臣列传

……及（严）嵩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嵩请留侍京邸。帝许之，然自是不得入直所代嵩票拟，而日纵淫乐于家。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

自为之，往往失旨。……

……

……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其治第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其中，日拥宾客纵倡乐，虽大僚或父执，虐之酒，不困不已。……

卷三百九 流贼列传

（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罗）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女乐数部，厚自奉养，自成尝嗤鄙之。……

卷三百二十 外国列传一·朝鲜

（嘉靖）三十一年冬，以洪武、永乐间所赐乐器敝坏，奏求律管，更乞遣乐官赴京校习，许之。

卷三百二十四 外国列传二·占城

初，安南与占城搆兵，天子遣使谕解，而安南复相侵。四年，其王奉金叶表来朝，……其意曰："……惟是安南用兵，侵扰疆域，杀掠吏民。伏愿皇帝垂慈，赐以兵器及乐器、乐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声教所被，输贡之地，庶不敢欺陵。"帝命礼部谕之曰："……所请兵器，于王何吝，但两国互搆而赐占城，是助尔相攻，甚非抚安之义。乐器、乐人，语音殊异，难以遣发。尔国有晓华言者，其选择以来，当令肄习。"……

……

……（占城）分昼夜为十更，非日中不起，非夜分不卧，见月则饮酒、歌舞为乐。……

25

《清史稿》

529卷　近人·赵尔巽等

题解

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历时14年修成。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100多人。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共529卷。

本书记事上起努尔哈赤称帝，下至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时为止。其中一些列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张勋复辟、溥仪离宫后出走天津、王国维投北京昆明湖自杀等事件。本书大部分依据《清实录》、《宣统政纪》、《清会典》、《国史列传》和一些档案资料写成，编者对这些史料汇集起来，初步作了整理，使读者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有关清代历史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传，并非取材于常见的史料，当另有所本。因此，本书仍有它的参考价值。

太祖纪 卷三

……（崇德三年七月）又谕大学士希福等曰："朕不尚虚文，惟务实政。今国家殷富，政在养民。凡新旧人内穷困无妻孥马匹者，或勇敢可充伍、以贫不能披甲者，许各陈诉，验实给与。禁以阵获良家子女鬻为乐户者。"……

世祖纪 卷四

……（顺治元年九月）甲辰，上自正阳门入宫。己酉，太白昼见。庚戌，初定郊庙乐章。睿亲王多尔衮率诸王及满、汉官上表劝进。……

圣祖纪二 卷七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春正月壬戌，上元节，赐廷臣宴，观灯。用柏梁体赋诗。上首唱云："丽日和风被万方。"廷臣以次属赋。上为制升平嘉宴诗序，刊石于翰林院。……

圣祖纪三 卷八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春正月己未，命修坛庙殿廷乐器。……

……

……（冬十月）己丑，命大学士、南书房翰林考定乐章。

……（十一月戊申）诚亲王胤祉等以御制律吕正义进呈，得旨："律吕、历法、算法三书共为一部，名曰律历渊源。"甲寅，冬至，祀天于圜丘，奏新乐。……

……（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己未，冬至，祀天于圜丘，始用御定雅乐。

高宗纪 卷一〇

……（乾隆七年五月）癸酉，定雩祭典礼，御制乐章。……

……（乾隆八年正月）癸丑，遣和亲王弘昼代祀先农坛，用中和韶乐，与上亲祭，同著为例。……

德宗纪 卷二三

……（光绪六年九月）庚寅，印度进乐器并所撰《乐记》。赉以金宝星。……

礼志二 卷八三

习仪。凡大祀前四十日，中祀前三十日，每旬三、六、九日，太常卿帅读祝官、赞礼郎暨执事、乐舞集神乐署，习仪凝禧殿。故事：祭祀先期，太常寺演礼坛庙中。雍正九年谕曰："是虽义取娴熟，实乖洁齐严肃本旨也。"乃停前一日坛庙演礼。其前二日凝禧殿如故。祫太庙，以王公一人监视宗室、觉罗官。祀先师，祭酒、司业监视国子

师生，同日习乐殿庭，令乐部典乐监视亦如之。谒陵寝，读祝官等亦遇三、六、九日习仪皇陵。又岁暮将祭享，选内大臣打莽式，例演习于礼曹。时议谓“发扬蹈厉，为公庭万舞变态”云。

……

郊社之仪，天聪十年，礼部进仪注，迄顺治间始定……典仪赞“行初献礼”，司乐赞“举初献乐”，乐作，舞干戚舞，帝诣神位前，跪奠爵，俯伏。读祝官捧祝跪读讫，行三叩礼。自上香至献爵，配位前仪同。复位，易文舞。亚献、终献舞羽籥，仪如初献，不用祝。……

……

……又行大雩，用舞童十六人，衣玄衣，分八列，执羽翳，三献，乐止，乃按舞。歌御制《云汉诗》八章，毕，望燎。馀同常雩。……

……

……顺治八年，建朝日坛东郊，夕月坛西郊。

朝日用春分日卯刻，值甲、丙、戊、庚、壬年，帝亲祭，余遣官。乐六奏，舞八佾。……

……

社稷之祀自京师以至直省府、州、县皆有之，其在京师者，建坛端门右世祖宅，帝位祭告如仪。定制：岁春、秋仲月上戊日，祭大社、大稷，奉后土句龙氏、后稷氏配。祭日，帝亲莅，坛上敷五色土，各如其方。乐七奏，舞八佾。……

……

（乾隆七年）定皇后飨先蚕礼，立蚕室，豫奉先蚕西陵氏神位。……典仪奏请后行礼，出诣桑畦北，正中相仪二人，忌进筐钩，后右持钩左提筐，东行畦外，内监扬采旗，鸣金鼓，歌《采桑辞》，后东西三采毕，歌止。……

……康熙六年，颁太学《中和韶乐》。……

……

……（光绪三十二年）文庙改覆黄瓦，乐用八佾，增武舞。……

……

……雍正二年，曲阜庙灾，遣官诣阙里祭慰，敕大臣重建，并令阙里司乐遣人赴太常习乐舞，冠服悉准太学式为之。八年，庙成，黄瓦画栋，悉仿宫殿制。……

乾隆八年，定阙里圣庙乐章。二十三年，东巡亲祭……特颁太学暨各省学宫，并令府丞选佾生精音律者送太常习舞。……

……光绪末，升大祀，各省文庙规制、礼器、乐舞暨崇圣祠祭品，并视太学，礼节悉从旧。

……

……（关圣帝君）嘉庆十八年，以林清扰禁城，灵显翊卫，命皇子报祀如仪，加封仁勇。道光中，加威显。咸丰二年，加护国。明年，加保民。于是跻列中祀，行礼三跪九叩，乐六奏，舞八佾，如帝王庙仪。……

堂子祭天，清初起自辽沈，有设杆祭天礼。又于静室总祀社稷诸神祇，名曰堂子。建筑城东内治门外，即古明堂会祀群神之义。世祖既定鼎燕京，沿国俗，度地长安左门外，仍建堂子。……

……康熙十一年，诏元旦拜堂子礼宜明备，用鸣赞官。明年，罢汉官与祭。二十九年，谕令皇子随行礼，内府大臣阛殿进楮帛毕，次进皇太子楮帛。

月祭，岁正月初旬诹吉，余月朔日。司俎二人，就杉柱上挂纸帛数等。元旦，案陈时食盘一、醴酒盏一。司香上香，内监执三弦、琵琶，坐甬道西，守堂子人持拍板坐其东。司祝进跪，司香授盏，司祝受之，献酒。奏神弦，鸣拍板，拊掌应节。凡六献，皆赞歌“鄂啰罗”，守堂子人亦歌。献毕，一叩，兴，合掌致敬。弦、板止，司祝执神刀进，奏弦、拍板如初。司祝一叩，兴，司俎赞歌“鄂啰罗”，众和歌。司祝举神刀诵神歌曰：“上天之子，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某年生小子，某年生小子，今敬祝者，丰于首而仔于肩，卫于后而护于前。畀以嘉祥兮，齿其儿而发其黄兮，偕老而成双兮，年其增而岁其长兮，根其固而神其康兮。神兮贶我，神兮佑我，永我年而寿我兮。”凡三祷，如前仪，诵赞者九。司祝跪，一叩，兴，诵赞三。弦、板止，复跪，一叩，兴，合掌退。

……

坤宁宫祀神，昉自盛京。既建堂子祀天，复设神位清宁宫正寝。世祖定燕京，率循旧制，定坤宁宫祀神礼。……

……虽训义未详，而流传有自。综其所祀，曰元旦行礼，曰日祭，曰月祭及翼日祭，曰报祭，曰大祭，曰背镫祭及翼日祭，曰四季献神。其仪节大率类堂子。兹略举其小异者。……

夕祭，司香豫悬青幔，西树杆，悬大小神铃七。幔内奉穆哩罕神画像。神，蒙古神。南向，前低桌二，陈炉、盏各五。别悬菩萨像。西楹大亭，铺油纸，设案如朝祭。既上香，司祝系裙、束腰铃、击手鼓，

坐杌上诵神歌祈请曰："自天而降，阿珲年锡之神，与日分精，年锡之神，年锡唯灵。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珲、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延，某年生小子，今为所乘马敬祝者"云云。辞同马祭，击鼓拍板和之。初祷曰纳丹岱珲、纳尔珲轩初，二祷曰恩都哩僧固，三祷曰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延，三祷并为马祝云云。皆击鼓为节，内监亦击拍板以和，止，退，释手鼓腰铃，……

……

满洲俗尚跳神，其仪：内室供神牌，或用木龛，室正中、西北龛各一。凡室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颇与《礼经》合。南龛下悬帘幕，黄云缎为之。北龛上置杌，杌下陈香盘三，木为之。春、秋择日致祭，谓为跳神。前一月，造酒神房。前三日，朝暮献牲各二，名曰乌云，即引祀也。前一日，神前供打糕各九盘，以为散献。大祀日，五鼓献糕，主人吉服向西跪，设神幄向东，中设如来、观音神位。女巫舞刀祝曰："敬献糕饵，以祈康年。"主人跪击神版，诸护卫亦击，并弹弦、筝、月琴和之，其声呜呜然。巫歌毕，主人一叩，兴。司香妇请神出。户牖西设龛，南向奉之。司俎者呼"进牲"，牲入，主人跪，家人皆跪。巫者前致辞，以酒灌牲耳，牲耳膶，司俎高声曰："神已领牲。"主人叩谢。庖人刲牲，熟而荐之。主人再拜谒，巫致辞。主人叩毕，巫以系马吉帛进，祝如仪。主人跪领帛，以授司牧，一叩，兴。乃集宗人食胙肉，令毋出户庭。

其夕供七仙女、长白山神、远祖、始祖，位西南向。以神幔蔽窗牖，舞刀进牲致祝如朝仪。唯伐铜鼓作渊渊声，主家亦击手鼓、架鼓，以铜鼓声为应。诵益急，跳益甚。礼成，众受福。次早设位庭院前，位北向，主人吉服如仪。用男巫致辞毕，洒以米，趋退。主人叩拜。牲肉皆刲为菹醢，和稻米以进。名曰祭天还愿。

又明日，神位前祈福，供饼饵，缀五色缕。祝辞毕，以缕系主人胸，谓之受福。三日祭乃毕。

长白满洲旧族近兴京城者，祀典礼仪皆同。唯舒穆禄氏供昊天上帝、如来、菩萨诸像，又供貂神其侧。纳兰氏则供羊、鸡、鱼、鸭诸品，巫者身系铜铃跳舞，以铃坠为宜男兆。蒙古跳神用羊、酒，辉和跳神以一人介胄持弓矢坐墙堵，盖先世有劫祀者，故豫使人防之，因沿为制。跳神之举，清初盛行，其诵祝辞者曰萨吗，迄嘉庆时，罕用萨吗跳神者，然其祭固未尝废也。

礼志七 卷八八

雍正四年，定元旦宴仪：是日巳刻，内外王、公、台吉等朝服集太和门，文武各官集午门。设御筵宝座前，内大臣、内务府大臣、礼部、理藩院长官视设席。丹陛上张黄幔，陈金器其下，卤簿后张青幔，设诸席。鸿胪寺官引百官入，理藩院官引外藩王公入。帝御太和殿，升座，《中和韶乐》作，王大臣就殿内，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就丹陛上，余就青幔下，俱一叩，坐。赐茶，《丹陛大乐》作。……帝进馔。《中和清乐》作，分给各筵食品，酒各一卮，如授茶仪。乐止，蒙古乐歌进。毕，满舞大臣进，满舞上寿。对舞更进，乐歌和之。瓦尔喀氏舞起，蒙古乐歌和之，队舞更进。每退俱一叩。杂戏毕陈。讫，群臣三叩。大乐作，鸣鞭，韶乐作，驾还宫。

……乾隆三十五年、五十五年，圣制元会作歌，宴仪如前。惟行酒后，《庆隆舞》进，司章歌作，司舞饰面具，乘禺马，进《扬烈舞》。司弦筝阮节抃者，以次奏技。《喜起舞》大臣入，行三叩礼，循歌声按队起舞，歌阕，笳吹进，番部合奏进，内府官引朝鲜俳，回部、金川番童陈百戏，为稍异耳。

……

凯旋宴，自崇德七年始。顺治十三年定制，凡凯旋陛见获赐宴。乾隆中，定金川，宴瀛台；定回部，宴丰泽园；及平两金川，锡宴紫光阁。其时所俘番童有习锅庄及甲斯鲁者，番神傩戏，亦命陈宴次，后以为常。……

……

外藩宴，岁除日设保和殿，赐蒙古王、公等，凡就位、进茶、馔爵、行酒、乐舞、谢恩，并如元会仪。其来朝进贡，送亲入觐，或御赐恩宴，或宴礼部，取旨供备。至诸国朝贡，如朝鲜、安南、琉球、荷兰遣使来京，亦有例宴。乾隆间，缅甸使臣陪宴万树园，以其国乐器五种合奏。厥后凡遇筵宴，备陈准部、回部、安南、缅甸、廓尔喀乐。

乐志一 卷九十四

……

清起僻远，迎神祭天，初沿边俗。及太祖受命，始习华风。天命、崇德中，征瓦尔喀，臣朝鲜，平定察哈尔，得其宫悬，以备四裔燕乐。世祖入关，修明之旧，有《中和韶乐》，郊庙朝会用之。有《丹陛大乐》，王公百僚庆贺用之。有《中和清乐》、《丹陛清乐》，宫中筵宴用之。有卤簿《导迎乐》，巡跸用之。又制《铙歌法曲》，奋武敌忾，宣鬯八风，以俪汉世短箫。而满洲旧舞，是曰莽式，率以兰锜世裔充选，所陈皆辽沈故事，作麾旄弢矢跃马湴阵之容，屈伸进反轻蹻俯仰之节，

歌辞异汉，不颁太常，所谓缵业垂统，前王不忘者欤？

……

太祖肇启东陲，戡乱用武，声物弇朴，率缘辽旧。天命元年，即尊位沈阳，诸贝勒群臣廷贺上寿，始制卤簿用乐。八年，定凯旋拜天行礼筵宴乐制。太宗天聪八年，又定出师谒堂子拜天行礼乐制、元旦朝贺乐制。九年，停止元旦杂剧。先是梅勒章京张存仁上言："元旦朝贺，大体所关，杂剧戏谑，不宜陈殿陛。故事，八旗设宴，惟用雅乐。"从之。

……

世祖顺治元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既定燕都，将於十月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言："郊庙及社稷乐章，前代各取嘉名，以昭一代之制，梁用'雅'，北齐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宁'，元宗庙用'宁'、郊社用'咸'，前明用'和'。我朝削平寇乱，以有天下，宜改用'平'。郊社九奏，宗庙六奏，社稷七奏。"从之。於是定圜丘大祀，皇帝出宫，午门声钟，不作乐。致祭燔柴迎神奏《始平》，奠玉帛奏《景平》，进俎奏《咸平》，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嘉平》，终献奏《雍平》，彻馔奏《熙平》，送神奏《太平》，望燎奏《安平》。礼成，教坊司导迎，乐奏《祐平》。午门钟作，还宫。方泽大祀，皇帝出宫，午门声钟，不作乐。致祭瘗毛血迎神奏《中平》，奠玉帛奏《广平》，进俎奏《咸平》，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安平》，终献奏《时平》，彻馔奏《贞平》，送神望瘗奏《宁平》。礼成，教坊司导迎，乐奏《祐平》。午门钟作，还宫。祈穀，皇帝出宫，午门声钟，不作乐。燔柴迎神奏《中平》，奠玉帛奏《肃平》，进俎奏《咸平》，初献奏《寿平》，亚献奏《景平》，终献奏《永平》，彻馔奏《凝平》，送神奏《清平》，望燎奏《太平》。馀与圜丘、方泽同。太庙时享，皇帝出宫，钟止，不作乐。致祭迎神奏《开平》，奠帛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嘉平》，终献奏《雍平》，彻馔奏《熙平》，送神望燎奏《成平》。礼成，教坊司导迎奏《禧平》，声钟还宫。社稷坛，皇帝出宫，声钟，不作乐。致祭瘗毛血迎神奏《广平》，奠玉帛初献奏《寿平》，亚献奏《嘉平》，终献奏《雍平》，彻馔奏《熙平》，送神望瘗奏《成平》。礼成，教坊司导迎奏《祐平》，声钟还宫。

舞皆八佾，初献武舞，亚献、终献文舞，文武舞生各六十四人，执干戚羽籥於乐悬之次，引舞旌节四，舞生四人司之。祭之日，初献乐作，司乐执旌节，引武舞生执干戚进，奏《武功之舞》。亚献、终献乐作，司乐执旌节，引文舞生执羽籥进，奏《文德之舞》。惟先师庙只文舞六佾。

其三大节、常朝及皇帝升殿、还宫，俱奏《中和韶乐》，群臣行礼，奏《丹陛大乐》。亲祭坛庙，乘舆出入，用《导迎乐》，乐章均用“平”字。宴享《清乐》，则以乐词之首为章名。

是年世祖至京行受宝礼，先期锦衣卫设卤簿仪仗，旗手卫设金鼓旗帜，教坊司设大乐於行殿西前导。时龟鼎初奠，官悬备物，未遑润色，沿明旧制杂用之。教坊司置奉銮一人，左右韶舞各一人，协同官十有五人，俳长二十人，色长十七人，歌工九十八人。宫内宴礼，领乐官妻四人，领教坊女乐二十四人。祠祭诸乐，则太常寺神乐观司之。以协律郎教习乐生，月三、六、九日演于凝禧殿。

……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孝惠章皇后七十万寿，又谕礼部曰：“《玛克式舞》，乃满洲筵宴大礼，典至隆重，故事皆王大臣行之。今岁皇太后七旬大庆，朕亦五十有七，欲亲舞称觞。”是日皇太后宫进宴奏乐，上前舞蹈奉爵，极懽乃罢。

……

时山东道监察御史徐以升奏言：“古有雩祭之典，所以为百谷祈膏雨也。其制，则为坛于南郊之旁。我朝礼制具备，惟雩祭未有坛壝，乞敕下礼臣博求典故，详考制度，仿古龙见而雩之礼，择地立坛。”帝下其章，大学士鄂尔泰等议曰：“孟夏之月，苍龙宿见东方，为百穀祈膏雨，故龙见而雩。晋永和中，依郊坛制为雩坛，祈上帝百辟，旱则祈雨。唐时雩祀于南郊，后行雩礼于圜丘。历代京师孟夏后旱雩之礼，皆七日一祈，唐制斟酌最善，臣等酌议宜仿其制。古大雩用舞童二佾，衣玄衣，各执羽翳，歌《云汉》之诗。今皇上仿《云汉》体御制诗歌八章，圣念恳诚，宸章剀切，应用舞童十六人，玄衣，八列，执羽翳，终献乐止，赞者赞：‘舞童歌诗。’歌毕，乃望燎。令掌仪司选声音清亮者充之，羽翳依周礼《皇舞》之式，礼仪与孟夏常雩同。上帝、社稷、宗庙、太岁坛俱旧有乐章，惟神祇坛阙，应敕律吕馆撰进。”乃定雩祀天神从圜丘，以黄钟为宫；地祇从方泽，以林锺为宫。乐用七成，迎神奏《祈丰》，奠帛奏《华丰》，初献奏《安丰》，亚献奏《兴丰》，终献奏《仪丰》，彻馔奏《和丰》，送神奏《锡丰》。是年始专设乐部，凡太常寺、神乐观所司祭祀之乐，和声署、掌仪司所司朝会宴飨之乐，銮仪卫所司卤簿诸乐，均隶焉。以礼部内务府大臣及各部院大臣谙晓音律者总理之，设署正、署丞、侍从、待诏、供奉、供用官、鼓手、乐工，总曰署吏，而以所司乐器别其目。钟曰司钟，磬曰司磬，琴、瑟、笙、箫亦如之。又禁道士充太常寺乐员。初，明乐舞生多选道童，世祖定都，

沿而用之，羽流慢亵，识者慨焉，至是其弊始革。

……

八年九月，高宗东巡狩至盛京，仪仗具，马上鼓吹导引，翼日设《丹陛大乐》於两乐亭，礼部设龙亭，置庆贺表，用导迎乐。上御崇政殿，升座《中和韶乐》奏《元平》，诸王大臣行礼、宣表《丹陛大乐》奏《庆平》，朝鲜陪臣朝贺《丹陛大乐》奏《治平》，颁诏、赐茶《中和韶乐》奏《和平》。是日崇政殿筵宴所奏《中和丹陛清乐》与太和殿筵宴同。改《玛克式舞》为《庆隆之舞》，又增《世德之舞》。旋定乐舞内《大小马护》为《扬烈舞》，舞人所骑竹马为禺马，马护为面具。大臣起舞上寿为《喜起舞》。歌章者曰司章，骑竹马曰司舞，挡琵琶曰司琵琶，弹弦子曰司三弦，弹筝曰司筝，划节曰司节，拍版曰司拍，拍掌曰司抃。

……

仁宗嘉庆元年，增制太上皇帝三大节御殿《中和韶乐》二章，《丹陛大乐》一章，宫中行礼《丹陛大乐》一章，筵宴《中和清乐》一章、《丹陛清乐》二章、《庆隆舞乐》九章，又增皇极殿千叟宴太上皇帝御殿《中和韶乐》二章。自后临雍，幸翰林院、文昌庙祀，社稷坛祈晴及万寿节，皆增制乐章。八年，命筵宴停止安南乐。十四年元旦，太和殿筵宴，命演朝鲜、回部、金川、缅甸乐舞等项，遇《庆隆舞》、《喜起舞》，即以承应。又增队舞大臣四人，岁如故事。

宣、文之世，垂衣而治，宫悬徒为具文，虽有增创，无关宏典。德宗光绪末年，仿欧罗巴、美利坚诸邦制军乐，又升先师大祀，增佾舞之数，及更定国歌，制作屡载不定，以讫於逊国，多未施行。

……

大雩《云汉诗》八章高宗御制。《中和韶乐》，黄钟宫立宫，倍夷则下羽主调。

瞻彼朱鸟，爰居实沈。协纪辨律，羽蟲徵音。万物芸生，有壬有林。有事南郊，陟降维钦。瞻仰昊天，生物为心。一章维国有本，匪民伊何。维民有天，匪食则那。蝼蝈鸣矣，平秩南讹。我祀敢后，我乐维和。鼍鼓渊渊，童舞娑娑。二章自古在昔，春郊夏雩。曰维龙见，田烛朝趋。盛礼既陈，神留以愉。雷师阗阗，飞廉衙衙。曰时雨旸，利我新畲。三章于穆穹宇，在郊之南。对越严恭，上帝是临。茧栗量币，用将悃忱。惴惴我躬，肃肃我心。六事自责，仰彼桑林。四章权舆粒食，实维后稷。百王承之，永奠邦极。惟予小子，临民无德。敢解祈年，洁衷翼翼。命彼秩宗，古礼是式。五章古礼是式，值兹吉辰。玉磬金钟，太羹维

醇。玄衣八列，舞羽缤纷。既侑上帝，亦右从神。尚鉴我衷，锡我康年。六章惟天可感，曰维诚恪。惟农可稔，曰维力作。恃天慢人，弗刈弗获。尚劝农哉，服田孔乐。咨尔保介，庤乃钱镈。七章我礼既毕，我诚已将。风马电车，旋驾九閶。山川出云，为霖泽滂。雨公及私，兴锄利甿。亿万斯年，农夫之庆。八章

直省先师庙六章乾隆七年重定。《中和韶乐》，宫调同。

迎神《昭平》大哉孔子，先觉先知。与天地参，万世之师。祥徵麟绂，韵答金丝。日月既揭，乾坤清夷。

奠帛、初献《宣平》予怀明德，玉振金声。生民未有，展也大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丁。清酒既载，其香始升。

亚献《秩平》式礼莫愆，升堂再献。响协鼖镛，诚孚罍甗。肃肃雍雍，誉髦斯彦。礼陶乐淑，相观而善。

终献《叙平》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於论思乐。惟天牖民，惟圣时若。彝伦攸叙，至今木铎。

徹馔《懿平》先师有言，祭则受福。四海黉宫，畴敢不肃。礼成告彻，毋疏毋渎。乐所自生，中原有菽。

送神《德平》凫绎峨峨，洙泗洋洋。景行行止，流泽无疆。聿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蒸民，育我胶庠。

……

乐志六 卷九十九

筵宴舞曲大宴笳吹乐番部合奏

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庆隆舞》乐九章：

於铄皇清，受命于天。光延鸿祚，亿万斯年。天开令节，瑞启阶蓂。共球万国，圣寿千龄。粤自我先，肇基俄朵。长白之山，鹊衔朱果。绵绵瓜瓞，长发其祥。笃生列祖，积庆重光。式廓旧疆，东讫海表。圣圣相承，永世克绍。一章赫赫神功，龙飞崛起。戎甲十三，奋迹伊始。复仇靖难，首克图伦。天戈一指，震慑强邻。九姓潜侵，灭迹如埽。蒙古五部，来奉大号。明师四路，五日而歼。定鼎辽沈，都城岩岩。阵云五色，江冰夜凝。天助有德，应运而兴。二章天亶聪明，覆帱下国。远服迩归，诞敷文德。四方来附，云集景从。建长命官，庶职是综。爰创国书，頡文羲画。声协元音，万古不易。爰定军制，采旗央央。或纯或间，永奠八方。缔造鸿谟，创成大业。锡福无疆，庆钟千叶。三章佑启哲嗣，光阐前猷。昭崇骏德，诞迓天庥。携贰绥怀，朝鲜归款。世奉东藩，鳌尔圭瓒。三十五郡，厥角称臣。西被佛土，重译来宾。濯征有明，耀师

齐鲁。电埽郊圻，有而弗取。略地松杏，屡殪敌军。百战百克，用集大勋。四章帝德广运，昭受鸿名。建国纪元，永定大清。敦睦九族，彝伦式叙。尚德亲贤，股肱心膂。三馆是辟，鉴古崇儒。郊社禘尝，式贲皇图。爵秩以班，六曹承政。百工允釐，万邦表正。威铄函夏，德配苍穹。敬承无斁，骏烈丰功。五章帝授神器，统一寰瀛。翦灭巨寇，乾坤载清。一著戎衣，若雨甘雨。大告武成，作神人主。躬亲大政，饬纪整纲。制礼作乐，昭示典常。纳谏任贤，慎微虑远。定律省刑，万世垂宪。克勤克俭，忠厚开基。景命维新，兢业自持。六章圣神建极，道冠百王。六十一年，福祚久长。天纵聪明，冲龄御宇。孝奉两宫，德隆千古。三孽蠢动，一举荡平。海氛永靖，浪息长鲸。亲御六师，三征沙漠。威肃惠怀，锄顽扶弱。禹功底绩，虞典时巡。敷天率土，莫不尊亲。七章惟天行健，神圣则之。典学勤政，作君作师。无逸为箴，宵衣旰食。一人忧劳，绥此万国。文经武纬，地平天成。中和立极，玉振金声。亿万斯年，觐光扬烈。敬天勤民，体元作哲。天鉴孔彰，翼翼后王。仪型皇祖，帝祚遐昌。八章瑶图炳焕，六合雍熙。星辉云烂，风雨以时。翕受嘉祥，调和玉烛。治霭皇风，道光帝箓。东渐西被，北燮南谐。梯航琛赆，毕致尧阶。日升月恒，万拜蒙福。击壤歌衢，嵩呼华祝。秩秩盛仪，洋洋颂声。绍休列祖，永庆升平。九章

嘉庆元年，太上皇筵宴，《庆隆舞》乐九章

洪惟太上，景福自天。纪元周甲，席瑞循环。丙辰肇岁，宝命躬膺。昊慈默篇，祖武敬绳。初原克符，弗逾前纪。诞畀元良，丕承宗祀。孟陬朔旦，端启重光。大廷授受，申锡无疆。精一执中，心传钦守。媲美勋华，世跻仁寿。一章维圣握符，祗严昭事。肃肃泰坛，惇称殷礼。兆南就位，有举必躬。祈辛卜稼，祭雩占龙。陟降灵祇，精禋肸蚃。四序钧调，百神歆享。雨旸寒燠，曰风曰时。八徵敬念，九宇醇熙。寿增上耋，弗懈益虔。茂膺多祜，翕应蕃骈。二章谟烈显承，福基万亿。对越在天，升馨昭格。羹墙申慕，彝训式钦。晨兴惕若，宝箓披寻。四莅陪都，珠丘展谒。缔构艰难，缅维开国。威宣弧矢，化肃冠裳。祇循前典，曰笃不忘。继继绳绳，昭哉嗣服。於万斯年，锡兹祉福。三章圣人敕政，综揽万几。至诚悠久，维日孜孜。恭乃寿徵，健为乾体。洞照八埏，励精十晷。丹毫批奏，彤陛延英。劭农履耤，展义巡行。相度塘堤，於河于海。肄武习勤，赉藩宣恺。纯一不已，用介大年。贞恒保泰，往牒孰肩。四章民应如草，圣泽如春。大钧默运，宙合同仁。五免丁粮，三蠲庾米。豁欠宽徵，恩覃肌髓。爰谘稼穑，普及封圻。偏隅有告，大赉庞施。民

隐烛微，吏猷选最。岸狱平反，拊循攸赖。乾坤帱载，日月照临。莫名帝力，允享天心。五章圣谟广运，文德诞敷。道隆金镜，象丽瑶枢。礼正图编，诗釐乐府。四库分排，七阁崇庋。讲筵著论，史鉴宣评。圜桥集鼓，泐石横经。文蓄三千，诗裒五万。云汉倬章，日星炳焕。作人敷教，恩榜骈联。楩楠杞梓，良材蔚然。六章皇猷赫濯，载缵武功。殊方奉朔，逖裔从风。准部回疆，天戈叠指。二万舆图，宅畋斯启。金川再定，邛僰犁庭。楼船震慑，海峤敉宁。缅孟敏关，交南狃阙。卫藏安禅，徼夷向日。鸿勋十告，驰骤禹汤。苗顽率服，缵继紫光。七章范九五福，惟帝时承。亿龄瑞启，奕叶祥凝。宝篆"十全"，堂颜"四得"。甲子稽挠，贞元衍易。洪开寿宇，叠举耆筵。珍府阐绎，景纬昭宣。惟德之基，惟福之积。芝检文辉，萝图庆溢。九如曼羡，八表蕃釐。重轮继照，光我皇仪。八章太上立德，咸五登三。崇称卻让，湛泽均覃。动植蕃昌，裨瀛照洽。子帝承颜，来昆引牒。祥源益溥，庆祚洪延。瑶图汁纪，珠斗辉躔。纯嘏缉熙，康强逢吉。光启帝期，永绥皇极。会元章蔀，正载经畡。原齐圣算，长颂台莱。九章

……

乾隆三十六年，皇太后八旬万寿，《庆隆舞》乐十八章

圣母万万岁，既寿而康。皇帝逾六旬，孝治弥光。絪缊化宇兮，太和翔洽。诸福毕至兮，纯嘏尔常。一章重光冒卯岁序新，万寿八秩启今辰。景祐自兹以永，庆日引而月升。二章皇帝舞采，圣母燕喜。协气充周，福禄萃止。三章璇宫丹腰新增，卿云纠缦交凝。瑞符翕集，如松柏之茂承。四章奉安舆以时迈，乃东至于岱宗。陟乔岳而行礼，百神卫祐咸来从。五章普陀肇灵刹，宗乘宣祝延慈釐。群藩诸部长，咸来膜拜瞻威仪。六章敷天合欢忭，共球万邦献。玉册扬徽称，辉煌晋萱殿。七章庆筵乐备，孙曾效舞。成文协节，嘏辞叠举。八章寿如南山崇，福如瀛海广。运会超郅隆，亘古实无两。九章振振绳绳乐含饴，搏搏总总福履绥。奉进如意肩相随，同祝圣寿徽攸宜。十章金门詄荡开，彩仗棽丽陈。群工忭贺，莫不尊亲。十一章八方太平日，负戴来纷阗。佥曰盛哉乎斯世，维申庆于万年。十二章湛恩汪濊，中外禔福。臣庶戴德，久而弥笃。十三章鸿化迪矣，昭舄奕矣。群黎百姓，洽教泽矣。十四章慈训式于九围，维圣母之贻。醲膏浃无外，勿替引令祺。十五章岁功屡告丰穰，五风十雨兆祥。荷昊穹兮锡佑，协皇心兮降康。十六章远藩内面诚殷，土尔扈特原归我幅员。率户口以数万计，呼嵩鞠鯱来如云。十七章慈颜有喜安以愉，德洋恩普周寰区。纯休永永庆那居，亿万斯年乐于胥。十八章

……

光绪二十年，皇太后六旬万寿，《喜起舞》乐二十章

皇太后福寿同绵，皇帝仁孝兼全。天佑圣母，锡之大年。一章阏逢岁之阳，其阴在敦牂。其日维吉，其月曰良。二章王会大同，星纪五复。万国万年，以介景福。三章猗欤母仪，翼我圣主。曰仁曰智，允文允武。四章其武维何，谧谋璇幄。龛靖神州，威詟殊俗。五章其文维何，崇儒礼贤。奎章藻耀，云汉在天。六章其智维何，明烛万里。中外一家，宫府一体。七章其仁维何，如汤如尧。蠲租发帑，以恤民劳。八章民劳休止，庶优游止。虽休勿休，民瘼求止。九章自普天而率土兮，咸浃髓而沦肌。圣皇之德兮，圣母之慈。十章茂矣美矣，荐嘉祉兮。唐矣皇矣，纯嘏尔常矣。十一章累印若绶，飏拜稽首。壤歌衢讴，逮及童叟。十二章累译而至，属国以万计。咸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十三章大矣孝熙，圣皇之思。以天下养，永奠此丕丕基。十四章行庆施惠，湛恩汪濊，而炽而昌。眉寿无有害。十五章乃镂璆册兮瑑瑶章，乃展琼筵兮奉玉觞。乃瞻金陛兮穆穆皇皇，乃奏雅乐兮喈喈将将。十六章琴瑟在御，钟罄在虡。鼚乎而鼓，轩乎而舞。十七章荡荡八荒，惠问所翔。原圣母寿，应地无疆。十八章圜穹戴笠，徽音四塞，原圣母寿。与天无极。十九章荷天衢，提地釐，迄于期颐。万有千岁，福履绥之。二十章

……

乾隆四十八年，乾清宫普宴宗亲，《世德舞》乐九章

天开圣清，觉罗肇兴。列祖继绪，统一寰瀛。一章溯祥长白，垂统发迹。幅员广大，景附悦怿。二章圣皇立极，与天比崇。纯常茀禄，昌后隆宗。三章笃亲九族，锡恩单厚。金黄带垂，峨冠品授。四章枝蕃萼荣，皇情则怡。嘉承天和，方春载熙。五章璇宫肆筵，宗人爰集。黼绣盈庭，班行辨级。六章皇睠有喜，便蕃赉予。侍卫赐茶，恩涵露湑。七章肫仁溥泽，大府颁金。皇慈既渥，以洽壬林。八章宗人拜舞，胪欢忭祝。亿万斯年，永绥多福。九章

……

乾隆八年，巡幸盛京，大宴，高宗御制《世德舞》乐十章

粤昔造清，匪人伊天。天女降思，长白阏门。是生我祖，我弗敢名。乃继乃承，逮我玄孙。一章玄孙累叶，维祖之思。我西云来，我心东依。历兹故土，仰溯始谋。皇涧过涧，缔此丕基。二章於赫太祖，肇命兴京。哈达辉发，数渝厥盟。如龙田见，有虎风生。戎甲十三，王业以兴。三章爰度爰迁，拓此沈阳。方城周池，太室明堂。不宁不灵，匪居匪康。

事异放桀，何心底商。四章丕承太宗，允扬前烈。倬彼松山，明戈耀雪。以寡敌众，杵漂流血。惜无故老，为余详说。五章余来故邦，瞻仰桥山。慰我追思，梦寐之间。崇政清宁，载启南轩。华而不侈，巩哉孔安。六章维我祖宗，钦天敬神。执豕酌匏，咸秩无文。帷幔再张，尊俎重陈。弗渝弗替，遵我先民。七章先民宅兹，载色载笑。今我来思，圣日俯照。爵我周亲，荩臣并召。亦有嘉宾，欢言同乐。八章懿兹东土，允维天府。土厚水深，周原膴膴。南阳父老，於是道古。有登其歌，有升其舞。九章我歌既奏，我舞亦陈。故家遗俗，曷敢弗因。浑灏淳休，被于无垠。勿替引之，告我后人。十章

……

乾隆二十五年，西域平定，筵宴，《德胜舞》乐一章

祖志继成，翦灭远叛。筹画从容，疆辟二万。川原式廓，乃经土田。庙算宏深，天心契焉。车楞内讧，丐恩臣服。爵锡王公，周恤其属。鬼蜮阿酋，匍匐帝庭。宠以藩服，秉钺专征。俘达瓦齐，再生曲宥。念彼军劳，崇封晋授。阿酋狡狯，将伏天诛。妄冀非分，叛于中途。反覆二心，弃厥妻子。役属离散，巨恶宜尔。汲水万里，欲息燎原。似彼狂酋，徒然自燔。窜俄罗斯，疫戕其命。遐方尊王，爰献于境。满洲索伦，凌波飞渡。奋勇莫当，峻岭爰度。俘厥逋逃，收彼牲畜。取彼子女。如摧朽木。弓矢所加，贼垒莫御。急思兔脱，震骇无措。蠢尔贼众，作乱变更。帝德涵濡，惸独遂生。岂曰穷兵，岂曰黩武。乘时遘会，忍弗远抚。回首在囚，解其禁锢。甫还库车，流言煽布。惟彼凶渠，负君莫比。罔念圣恩，能弗切齿。伊犁既戢，诸部宾服。豫策久长，悉收回族。二贼溃逸，命将追遏。逾其穴巢，直抵巴达。爰遣侍卫，乃得其情。回长搏颡，献馘输诚。邃古莫稽，列史具在。歼寇如斯，未有儗类。欃枪净扫，寰宇升平。师出以正，中外永清。睿谟惟诚，宵旰无逸。宏奏肤功，圣心斯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旌别恐遗，天语孔彰。酬庸封爵，表勇锡名。昭兹懋赏，章采聿明。诛锄元恶，大功告成。如春育物，德合清宁。

道光八年，重靖回疆，筵宴，德胜舞乐二十章

道光圣世，德洽纮埏。献琛奉贶，有翼有虔。一章蠢兹逆回，逋诛小丑。喙伏荒裔，敢为戎首。二章麇麇其群，驿驿其氛。涉卡潜煽，不戢自焚。三章皇赫斯怒，爰命扬威。汝往讨乱，执讯以归。四章浑巴什河，先声克振。进歼柯坪，靡有遗烬。五章沙岗崣，我兵既攻。三庄埽穴，十日奏功。六章奏功一月，四城迅复。伯克跪迎，额颂神速。七章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星弧所指，并伏其辜。八章帝轸八城，蠲

厥租赋。耄龄欢庆，九天甘澍。九章於铄宸谟，十条诞敷。罪人务得，勿俾稽诛。十章稽诛勿俾，征师勿俟。次第凯还，以息劳勚。十一章苍莽四山，侦骑周环。妖鸟攸投，庭弓攸弯。十二章岁既宴矣，烝徒骧骧。制梃挞贼，阿图什庄。十三章我追彼窜，自昏徂旦。抵铁盖山，去路倏断。十四章爰丧其马，爰曳其兵。夺彼短刃，絷以长缨。十五章城柳初荑，驿骑载驰。都人夹道，遥望红旗。十六章櫜弓锡组，告於天祖。归善慈闱，孔曼受祜。十七章勒碑志事，御门受俘。聿启喜宴，露湛云需。十八章旨酒既嘉，队舞入侑。小大稽首，我皇万寿。十九章圣武维扬，圣恩维长。餍仁饫义，万寿无疆。二十章

……

乐志七 卷一百

铙歌大乐铙歌清乐凯歌辞

巡幸铙歌大乐二十八章乾隆七年定。

大清朝第一……

四时仗第二 ……

承天眷第三……

……

四时念第十二 仲春时，司马教振旅，喜韶和，绿荑芳草滋平楚。执铙执铎兼贲鼓，盘旋处，如组还如舞。一解念春日，万汇初荣膴。况田家，负耒牵牛方作苦。解罝去络仍弛罟，天心祐应节弥甘澍。二解仲夏时，司马教茇舍。畅恢台，铦芦茂草披平野，名州名邑驱征马。行围罢，落日征袍卸。三解念夏日，赤轮炎似炙。况我民，体足霑涂泥没踝，栉风沐雨无晨夜。休严驾，冲默居台榭。四解仲秋时，司马教治兵。喜飒爽，金风初劲角弓鸣，载旗载旐孑旃旌。戢军营，万宝正秋成。五解念秋日，气爽又风清。况郊原，农事方终稼既成，用遵周礼诘戎兵。望龙旌，壶浆父老迎。六解仲冬时，司马教大阅。正平郊，兽肥草浅寒威冽，建旗树表疏行列。多欢悦，谁道裘如铁。七解念冬日，一阳初动脉。况南郊，陶匏明水将诚洁，草甲方萌芽未茁。居金阙，万国来朝谒。八解

……

乐志八 卷一百一

清代乐制，有《中和韶乐》、《丹陛大乐》、《中和清乐》、《丹陛清乐》、《导迎乐》、《铙歌乐》、《禾辞桑歌乐》、《庆神欢乐》、《宴乐》、《赐宴乐》、《乡乐》，器则随所用而各异，悉依乐部次第，胪列而备举之。所获藩属乐器，列于宴乐，古所未详，尤不可略。然第志其名称形制而已，若夫尺度声律，则有司存。

《中和韶乐》，用於坛、庙者，镈钟一，特磬一，编钟十六，编磬十六，建鼓一，篪六，排箫二，埙二，箫十，笛十，琴十，瑟四，笙十，搏拊二，柷一，敔一，麾一。先师庙，琴、箫、笛、笙各六，篪四，馀同。巡幸祭方岳，不用镈钟、特磬，琴、箫、笛、笙各四，瑟、篪各二，余同。用于殿陛者，箫四，笛四，篪二，琴四，瑟二，笙八，余同。

……

建鼓，木匡冒革，贯以柱而树之。面径二尺三寸四釐，匡长三尺四寸五分七釐，匡半穿方孔，贯柱上出擎盖，下植至趺。盖上穹下方，顶涂金，上植金鸾为饰。承鼓以曲木，四歧抱匡，趺四足，各饰卧狮。击以双桴，直柄圆首，凡鼓桴皆如之。

……

《中和清乐》，用于册尊典礼，宴飨进馔，除夕、元夕张灯亦用之。其器:云锣二，笛二，管二，笙二，杖鼓一，手鼓一，拍板一。笛、笙同《中和韶乐》，云锣、管、板同《丹陛大乐》。

……

《铙歌清乐》，用云锣二，笛二，平笛二，管二，笙二，金一，钹一，铜点一，行鼓一。笛、笙同《中和韶乐》，云锣、管同《丹陛大乐》，金同《铙歌鼓吹》，钹、铜点、行鼓同《铙歌大乐》。

……

《铙歌》用大铜角四，小铜角四，金口角八，金四，锣二，铜鼓二，铙四，钹四，小和钹二，花匡鼓四，得胜鼓四，海笛四，云锣四，箫六，笛六，管六，篪六，笙六。大铜角、小铜角、金同《铙歌鼓吹》，金口角同《前部大乐》，铜鼓、钹同《铙歌大乐》，箫、笛、篪、笙同《中和韶乐》，云锣、管同《丹陛大乐》。

……

宴乐凡九:一曰《队舞乐》，一曰《瓦尔喀部乐》，一曰《朝鲜乐》，一曰《蒙古乐》，一曰《回部乐》，一曰《番子乐》，一曰《廓尔喀部乐》，一曰《缅甸国乐》，一曰《安南国乐》。

队舞有三：一曰《庆隆舞》，凡殿廷朝会宫中庆贺宴飨皆用之；一曰《世德舞》，宴宗室用之；一曰《德胜舞》，凯旋筵宴用之。三舞同制，皆舞而节以乐。其器用筝一，奚琴一，琵琶三，三弦三，节十六，拍十六。

筝，似瑟而小，刳桐为质，通长四尺七寸三分八釐五豪。十四弦，弦皆五十四纶，各随宫调设柱。底孔二。前方，后上圆下平，通体髹金，四边绘金夔龙。梁及尾边用紫檀，弦孔以象牙为饰。

奚琴，刳桐为质，二弦。龙首，方柄。槽长与柄等。背圆中凹，覆以板。槽端设圆柱，施皮扣以结弦。龙头下唇为山口，凿空纳弦。绾以两轴，左右各一，以木系马尾八十一茎轧之。

琵琶，刳桐为质，四弦，曲首长颈，平面圆背，腹广而椭。槽面施覆手，曲首中间为山口。设檀轴四以绾弦，左右各二，山口上以黄杨木为四象，下以竹为十三品，按分取声。中腰两旁为新月形，腹内以细钢条为胆，弦自山口至覆手，长二尺一寸六分，第一弦以朱饰之。

三弦，斫檀为质，修柄，方槽，圆角，冒以虺皮。柄贯槽中，柄末槽端覆以木。穿孔贯弦，匙头下半凿空纳弦，以三轴绾之，左二右一。

节，编竹如箕，髹朱，背为虎形。用圆竹二，划之以为节。

拍，紫檀皮四片，束其三，以一拍之。

……

太宗时，获朝鲜国乐，列于宴乐，是为《朝鲜国俳》。用笛一，管一，俳鼓一。笛同《中和韶乐》，管同《丹陛大乐》。

俳鼓如龙鼓而小，悬于项击之。

太宗平察哈尔，获其乐，列于宴乐，是为《蒙古乐曲》。有笳吹，有番部合奏，皆为掇尔多密之乐，掌于什帮处。笳吹用胡笳一，筝一，胡琴一，口琴一。筝与队舞所用同，惟设六弦。

……

番部合奏，用云锣一，箫一，笛一，管一，笙一，筝一，胡琴一，琵琶一，三弦一，二弦一，月琴一，提琴一，轧筝一，火不思一，拍板一。箫、笛、笙同《中和韶乐》，云锣、管同《丹陛大乐》，筝、琵琶、三弦同《队舞乐》。

高宗平定回部，获其乐。列于宴乐之末，是为回部乐技，用达卜一，那噶刺喇一，哈尔札克一，喀尔奈一，塞他尔一，喇巴卜一，巴拉满一，苏尔奈一。

……

节，《中和韶乐》用。结旄九重，盖以金叶，束以绿皮。朱杠，上曲为龙首以衔旄。植架于东西各一，每架二节，司乐者执之以节舞。导文舞曰节，导武舞曰旌，旌亦曰节，制与节同。

干，《中和韶乐》用。木质，圭首，上半绘五采云龙，下绘交龙，缘以五色羽文。中为粉地，朱书“雨旸时若，四海永清。仓箱大有，八方粒宁。奉三永奠，得一为正，百神受职，万国来庭”。凡八语，佾各一语。干背髹朱，有横带二，中施曲木，武舞生左手执之。

戚，《中和韶乐》用。木质，斧形，背黑刃白，柄髹朱，武舞生

右手执之。

羽，《中和韶乐》用。木柄，植雉羽，衔以涂金龙首，柄髹朱，文舞生右手执之。

籥，《中和韶乐》用。六孔竹管，髹朱，文舞生左手执之。

舞有二：用于祀神者曰《佾舞》，用于宴飨者曰《队舞》。凡佾舞武用干戚，文用羽籥。干戚曰武功之舞，羽籥曰文德之舞。祭祀初献以武舞，亚献终献以文舞，惟先师庙、文昌庙初献、亚献、终献皆以文舞焉。若大雩，则童子十六人衣皂衣，持羽翳，歌而舞《皇舞》，凡此皆隶于《佾舞》者也。隶于队舞者，初名《蟒式舞》，亦曰《玛克式舞》。乾隆八年，更名《庆隆舞》，内分大、小马护为《扬烈舞》，是为武舞。大臣起舞上寿为《喜起舞》，是为文舞。是年巡幸盛京，筵宴宗室，增《世德舞》。十四年，平定金川，凯旋筵宴，又增德胜舞，三舞同制，各有乐章。《扬烈舞》，用戴面具三十二人，衣黄画布者半，衣黑羊皮者半。跳跃倒掷，象异兽。骑禺马者八人，介胄弓矢，分两翼上，北面一叩，兴。周旋驰逐，象八旗。一兽受矢，群兽慑伏，象武成。《喜起舞》，大臣二十二人，朝服仪刀入，三叩，兴，退东位西乡立。以两而进，舞毕三叩，退。次队继进如前仪。此《队舞》之大较也。外此则有四裔乐舞：东曰瓦尔喀、曰朝鲜，北曰蒙古，西曰回、曰番、曰廓尔喀，南曰缅甸、曰安南，皆同列于宴乐之末。《瓦尔喀部乐舞》，司舞八人，均服红云缎镶妆缎花补袍，狐皮大帽，豫立丹陛之西。将作乐，进前三叩，退。司乐八人，分两翼上，跪一膝，奏瓦尔喀乐曲。司舞进舞，以两为队，每队舞毕，三叩，退。

《朝鲜国俳》，笛技、管技、鼓技各一人，均戴毡帽，镂金顶，服蓝云缎袍，樱色云缎背心，蓝绸带。俳长一人，戴面具，青缎帽，红缨，服红云缎袍，白绸长袖绿云缎虎补背心，十字蓝绸带。倒掷技十四人，服短红衣。立丹陛两旁。俳长从右翼上，北面立，以高丽语致辞，笛、管、鼓技从右翼上，东北面立，倒掷技从左翼上，自东向西，各呈其艺。

《蒙古乐》，笳吹，司乐器四人，司章四人，均蟒服，立丹陛旁。番部合奏，司乐器十五人，亦均蟒服，立丹陛旁，与笳吹一班同入。一叩，跪一膝，奏蒙古乐曲。

《回部乐》，司乐器八人，均锦衣绢里杂色纺丝接袖衣，锦面布里倭缎缘回回帽，青缎靴，绿绸搭膊。司舞二人，舞盘二人，皆衣靠子锦腰襕纺丝接袖衣。倒掷大回子四人，皆衣靠子杂色纺丝接袖衣，戴五色绸回回小帽。小回子二人，杂色绸衣绢里。皆豫立丹陛下，俟朝鲜国俳呈技后，上丹陛作乐。司舞起舞，舞盘人随舞。毕，倒掷小回

子继进呈技。

《番子乐》，金川之《阿尔萨兰》，司乐器三人，司舞三人，为戏狮，身长七尺，披五色毛，番名僧格乙，引狮者衣杂采，手执绳，系耍球一，五色，番名僧格乙阿拉喀。《大郭庄》，番名《大拉噶地》，司舞十人，每两人相携而舞，一服蟒服，戴翎，挂珠，斜披黄蓝二带，交如十字；一服蓝袍，挂珠，斜披黄紫二带，交如十字。《四角鲁》，番名《得勒布》，司舞六人，戴舞盔，番名达帽。插鸡翎各六，番名达莫乙。背缚藤牌，番名赛斯丹。带系腰刀，番名江格乙。左执弓，番名得木尼也。右执箭壶，番名柏拉。盛箭五枝，番名格必乙。相对而舞。班禅之《札什伦布》，番名《柏拉噶》，司乐器六人，司舞番童十人，各披长带，手执斧一，番名沙勒鳖。舞而歌梵曲。

《廓尔喀乐舞》，司乐器六人，均衣回子衣，著红羊皮鞾，内二人缠头以洋锦，余皆以红绿布。司歌五人，均以红绿布缠头，内一人衣绿绸衣，著红采履，余皆回子衣、红羊皮鞾。司舞二人，均衣红绿绸衣，戴猩红毡帽，金银丝巾，著红采履，束腰皆用杂色布。舞者每足各系铜铃一串，曰公古哩，腾跃出声，歌舞并奏。

《粗缅甸乐》，司乐器五人，司歌六人，均拖发綦红，用缅甸衣冠。

《细缅甸乐》，司乐器七人，均拖发綦红，衣蓝缎短衣。司舞四人，衣闪缎短衣，皆杂色裙，以洋锦束腰，戴綦巾。歌合以粗乐，舞合以细乐。

《安南国乐》，司乐器九人，均戴道巾，衣黄鹂补服道袍，蓝缎带。司舞四人，衣蟒衣，冠带与司器同。执采扇而舞。

职官志一 卷一一四

乐部，典乐大臣无员限（礼部满洲尚书一人兼之。后改各部侍郎、内务府大臣兼理。又满洲王大臣知乐者，亦曰管理大臣），掌考乐律乐均度数，协之以声歌，播之以器物。辨祭祀、朝会、燕飨之用，以格幽明，和上下。神乐署，署正一人（正六品），左、右署丞各一人（从八品），协律郎五人（正八品），司乐二十有九人（正九品）；凡乐生百八十人、舞生三百人属之，俱汉员，兼隶太常寺，掌郊庙、祠祭诸乐。和声署，署正、署丞，俱满、汉各一人（满员，内务府郎中、员外郎兼充。汉员，礼部郎中、员外郎兼充），凡供用官三十人（本署八人。礼部笔帖式兼充二人，内务府赞礼郎兼充六人，笔帖式及各项有品级者兼充十有二人，鸿胪寺鸣赞官兼充二人），署史长十有六人，署史百四十有八人属之，掌殿廷朝会、燕飨诸乐。其宫廷之乐，内务府掌礼司中和乐处典之。卤簿之乐，銮舆卫、旗手卫校尉典之。并隶以部。什傍处，掇尔契达一人（兼三等侍卫），六品衔达、七品衔达各二人。

拜唐阿六十人（兼隶侍卫处），掌奏掇尔多密之乐，燕飨列之。

顺治元年，置教坊司，奉銮一人，左、右韶舞，左、右司乐各一人，协同十人（以上并正九品）俳长无定员（未入流）。太常寺神乐观，汉提点一人（正六品），左、右知观各一人（正八品），汉协律郎五人（康熙三十八年省，雍正元年复故。乾隆二年增三人，九年省六人。嘉庆四年增二人。道光元年增二人。咸丰二年增二人）。雍正七年，改教坊司为和乐省奉銮各官。乾隆七年，设乐部，简典乐大臣领之。置和声署官，以内府、太常、鸿胪各官兼摄（侍从、待诏为加衔）。并诏禁太常乐员习道教，不原改业者削籍（先是依明制，凡乐官祀丞概用道流）。明年，改神乐观为所，知观为知所。十三年，复改神乐所为署，更提点曰署正，知所曰署丞。

职官志五 卷一一八

……同治元年，御史贾铎疏闻内监演剧，裁贡缎为戏衣，乃未闻纠厥罚。八年，遂有安得海冒名钦差，织办龙衣，船飏旗帜，居民惶骇。他如蓄养优伶，驰马冲仗，累蠹法度，不可殚纪。……

食货志 卷一二〇

……改籍为良，亦有清善政。山西等省有乐户，先世因明建文末不附燕兵，编为乐籍。雍正元年，令各属禁革，改业为良。并谕：浙江之惰民，苏州之丐户，操业与乐籍无异，亦削除其籍。……乾隆三十六年，陕西学政刘嶟奏请山、陕乐户、丐户应定禁例。部议凡报官改业后，必及四世，本族亲支皆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

刑法志 卷一四二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遵旨议定满、汉通行刑律……宣统元年，全书纂成缮进，谕交宪政编查馆核议。二年，覆奏订定，名为现行刑律。

……律虽仍旧分三十门，而芟削六部之目。其因时事推移及新章递嬗而删者，如……天文生有犯、工乐户及妇人犯罪、充军地方……杂犯之搬做杂剧……是也。其缘政体及刑制迁变而改者，如……婚姻之娶乐人为妻妾改娶娼妓为妻……斗殴之奴婢殴家长改为雇工人殴家长，骂詈之奴婢骂家长改为雇工人骂家长，犯奸之奴婢奸家长妻改为雇工人奸家长妻是也。综计全律仍存三百八十有九条。……

后妃传 卷二一四

……（崇德）六年九月，太宗方伐明，闻（元）妃病而还，未至，妃已薨。上恸甚，……郡王阿达礼、辅国公扎哈纳当妃丧作乐，皆坐夺爵。

卷二一九 诸王传五

（圣祖十六子）允禄精数学，通乐律，承圣祖指授，与修《数理精蕴》。乾隆……七年，命与三泰、张照管乐部。允禄等奏："籍田礼毕，筵宴当奏"雨旸时若"、"五谷丰登"、"家给时足"三章，本为蒋廷锡所撰，乐与礼不符，不能施于燕乐。请敕别撰。"又奏："《中和韶乐》，例用笙四、箫笛皆二，金、革二音独出众乐之上。请增笙为八，箫笛为四。"又奏："汉以来各史乐志，俱有镈钟、特磬。今得西江古镈钟，考定黄钟直度，上下损益，铸镈钟十二。窃以条理宜备始终，请仿周礼磬氏遗法，制特磬十二，与镈钟俱为特悬。乐阕击特磬，乃奏敔；大祭祀、大典礼皆依应月之律，设镈钟、特磬各一虡。"上悉从之。……

……

保泰，初封世子，袭爵。雍正二年，坐谄附廉亲王允禩国丧演剧，夺爵。……

卷二二〇 诸王传六

圣祖邃律历之学，命允祉率庶吉士何国忠等辑律吕、算法诸书，谕曰："古历规模甚好，但其数目岁久不合。今修历书，规模宜存古，数目宜准今。"（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书成，奏进。上命以律吕、历法、算法三者合为一书，名曰《律历渊源》。

卷二二一 诸王传七

（光绪二十九年）载振赴日本大坂观展览会归，请振兴商务，设商部，即以载振为尚书。十月，御史张元奇劾载振宴集召歌妓侑酒。上谕："当深加警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光绪三十三年）以直隶候补道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奏："段芝贵善于迎合，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经天津，芝贵以万二千金鬻歌妓以献，又以十万金为奕劻寿，夤缘得官。"上为罢芝贵，而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按其事，不得实，夺启霖官。……

卷二二五 费英东传

……（崇德六年夏，索海）从多尔衮等出师围锦州，城兵出行汲小凌河，索海以兵四百邀击，斩九十余级，遂从攻松山，击破明军。时有敏惠恭和元妃之丧，索海召降将祖大乐俳优至其帐歌舞，刑部论索海当死，削职。上使谕之曰："尔既耽逸乐，姑自娱于家，自今毋至笃恭殿及大清门前。"索海遂坐废，终太宗世不复用。……

卷二三九 恩格德尔传

古尔布什屡坐事论罚，至是以元妃丧，辅国公扎喀纳军中歌舞，吏议古尔布什不呵禁，不举劾，当夺世职、籍没，上复特贳之。……

洪承畴传 卷二三七

……（洪承畴）乃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赍无算，置酒陈百戏，诸将或不悦，曰："上何待承畴之重也！"……

祝世昌传 卷二三九

（祝世昌）崇德七年，疏请禁俘良家妇鬻入乐户，上谕都察院承政张存仁、祖可法曰："世昌岂不知朕禁乐户？而为此疏，不过徇汉人，借此要誉耳。朕度世昌身在我国，心犹乡明。世昌果忠于明，明以元功臣田、刘、张三姓之裔隶乐户，世昌何不闻有言乎？朕视满、蒙、汉若一体，尔等同心辅国。譬诸五味，贵调剂得宜。若各相庇护，是犹咸苦酸辛不得其和。尔等徇世昌而不举劾，咎在尔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尔等能如曾之省身，则何过之有？"旋命固山额真、石廷柱、马光远与诸汉官会鞫，坐世昌死。其弟世荫同居，知其事，启心郎孙应时为改疏稿，皆死。礼部承政甲喇章京姜新、甲喇章京马光先见疏稿称善，当夺职坐罚。上命诛应时，而贷世昌、世荫，徙边外席北新解，承政，与光先皆贯罪。

……

天聪间，有徐明远者，疏陈时事，因言："军中得良家妇，上悉令归故夫。此诚如天之仁，禹、汤、文、武殆莫能过。臣窃见遵化、永平俘得良家妇，其主贪利，辄鬻入乐户，得无损上仁声？且乐户既多，吏民游冶，损财物，耗精血，于国无益。买良为贱，古著于令甲，今岂可任其所为而不之禁乎？"明远盖自永平降者，（事互见《张存仁传》。）世昌继以为言，乃得罪。

姚启圣传 卷二六〇

（康熙）二十年，左都御史徐元文劾"启圣疏请借司库银十二万，经营取息，侵占民利；题报军前捐银十五万，皆剋军饷朘民膏而得。闽民极困，启圣不能存抚，拆毁民居，筑园亭水阁，日役千人，舞女歌儿充牣房闼；又强取长泰戴氏女为妾。……险诈欺诬，乞敕部严议"。上令启圣覆奏，启圣言：……臣妾皆有子女，年已老大，并无歌儿舞女，强取戴氏女，尤无其事。……乞敕部严议，别简贤能。"疏入，报闻。二十一年，叙克海澄、金门、厦门功，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

汤斌传 卷二六五

斌令诸州县立社学，讲孝经、小学，修泰伯祠及宋范仲淹、明周顺昌祠，禁妇女游观，胥吏、倡优毋得衣裘帛，毁淫词小说，革火葬。……

陈廷敬传　卷二六七

……（康熙）二十一年，典会试。滇南平，更定朝会燕飨乐章，命廷敬撰拟，下所司肄习。迁礼部侍郎。

任宏嘉传　卷二八二

……（康熙·江南道）一日巡城，有锦衣骏马突其前，诃叱之。隶卒曰："此王府优也。"弘嘉趋王府，索优出，杖之四十。上闻，直弘嘉。由是贵戚敛迹，毋敢玩法。

王兰生传　卷二九〇

王兰生，字振声，直隶交河人。少颖异。李光地督顺天学政，补县学生，及为直隶巡抚，录入保阳书院肄业，教以治经，并通乐律、历算、音韵之学。光地入为大学士，荐兰生直内廷，编纂《律吕正义》、《音韵阐微》诸书。……

兰生为学原本程、朱，光地授以乐律，与共校朱子《琴律图说》，刻本多谬误，以意详正，遂可推据。既入直，圣祖授以律管、风琴诸解，本明道程子说，以人之中声定黄钟之管，积黍以验之，展转生十二律，皆与古法相应；又至郊坛亲验乐器，推匏土丝竹诸音与黄钟相应之理，其说与《管子》、《淮南子》相合。……

张照传　卷三〇四

……上以朝会乐章句读不协节奏，虑坛庙乐章亦复如是，命庄亲王允禄及照遵圣祖所定《律吕正义》，考察原委。寻合疏言："《律吕正义》编摩未备，请续纂后编。坛庙朝会乐章，考定宫商字谱，备载于篇，使律吕克谐，寻考易晓。民间俗乐，亦宜一体釐正。"下部议行。……

仲永檀传　卷三〇六

仲永檀，字襄西，山东济宁人。乾隆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五年，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疏请酌减上元灯火声乐，略言："人君一日万几，一有暇逸之心，即启怠荒之渐。每岁上元前后，灯火声乐，日有进御。原酌量裁减，豫养清明之体。"上降旨，谓："《书》云'不役耳目'，《诗》云'好乐无荒'，古圣贤垂训，朕所夙夜兢兢而不敢忽者。惟是岁时宴赏，庆典自古有之，况元正献岁，外藩蒙古朝觐有不可缺之典礼。朕踵旧制而行之，未尝有所增益。至於国家政事，朕仍如常综理，并未略有稽迟。永檀胸有所见，直陈无隐，是其可嘉处，朕亦知之。"

福康安传　卷三三〇

……廓尔喀使请和，福康安允之。廓尔喀归所掠后藏金瓦宝器，令大头人噶木第马达特塔巴等赍表进象、马及乐工一部，上许受其降。……

姜晟传 卷三五二

……郑源琇附和珅，以贪著，需索属吏，必多金始得赴任。属吏藉胥役为幹办，纵令哧诈浮收，苦累百姓。（嘉庆）四年，和珅败……命逮讯源琇，籍其资财，彻底根究，具得源琇加扣平馀、蓄养优伶、眷属多至三百人诸罪状，论大辟……

凌廷堪传 卷四八一

廷堪礼经而外，复潜心于乐，谓今世俗乐与古雅乐中隔唐人燕乐一关，蔡季通、郑世子辈俱未之知。因以隋沛公郑译五旦、七调之说为燕乐之本，又参考段安节《琵琶录》、张叔夏《词源》、《辽史·乐志》诸书，著《燕乐考原》六卷。……

曾钊传 卷四八二

李黼平，字绣子，嘉应州人。幼颖异。年十四，精通乐谱。及长，治汉学，工考证。嘉庆十年进士，……

陈澧传 卷四八二

陈澧，字兰甫，番禺人。道光十二年举人，河源县训导。澧九岁能文，复问诗学于张维屏，问经学于侯康。凡天文、地理、乐律、算术、篆隶无不研究。中年读诸经注疏、子、史及朱子书，日有课程。初著《声律通考》十卷，谓："《周礼》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声，《礼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今之俗乐有七声而无十二律，有七调而无十二宫，有工尺字谱而不知宫、商、角、徵、羽。惧古乐之遂绝，乃考古今声律为一书。"……

冒襄传 卷五〇一

冒襄，字辟疆，别号巢民，如皋人。……襄少年负盛气，才特高，尤能倾动人。尝置酒桃叶渡，会六君子诸孤，一时名士咸集。酒酣，辄发狂悲歌，訾詈怀宁阮大铖。大铖故奄党也。时金陵歌舞诸部，以怀宁为冠，歌词皆出大铖。大铖欲自结诸社人，令歌者来，襄与客且骂且称善，大铖闻之益恨。……

王文治传 卷五〇三

王文治，字禹卿，江苏丹徒人。生有夙慧，十二岁能诗，即工书。长游京师，从翰林院侍读全魁使琉球，文字播于海外。乾隆三十五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喜声伎，行辄以歌伶一部自随，辨论音律，穷极幽渺。客至张乐，穷朝暮不倦。海内求书者，多有餽遗，率费于声伎。……

……兹于八月初八日，遣办事大头目噶箕第乌达特塔巴、苏巴巴尔底曼喇纳甲、察布拉咱音达萨野、喀尔达尔巴拉巴达尔四名，恭赍表文进京，并虔备乐工、驯象、番马、孔雀、甲噶尔所制番轿、珠佩、珊瑚串、金银丝缎、金花缎、毡呢、象牙、犀角、孔雀尾、枪刀、药材共二十九种，随表呈进。……今廓尔喀业已悔罪投诚，遣大头人恭进表文，请于象马方物之外，虔备乐工，使隶于太常，附各国乐舞之末。……

跋一

《中国乐舞史料大典》编选设想
（原名:《中国乐舞史料汇编》）

孙景琛

我国乐舞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对舞蹈历史的科学研究却起步甚晚，可说至今仍处于创建阶段。一些配套的分支学科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也影响了舞蹈史学本身的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舞蹈史料学科的建设滞后，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资料是科研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历史研究，首要的条件就是掌握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才有可能通过对史料的深入研究，写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历史，并从中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舞蹈史料学的任务即在于舞蹈历史资料的搜集、编辑和考证，为舞蹈历史研究提供必需的基础。

本编的宗旨即拟在舞蹈史料学科的建设方面作一次尝试；另一方面也为解决当前舞蹈历史研究的实际需要，以促进舞蹈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历史上缺乏有关舞蹈史料的专著，资料的基本特点是庞杂而不集中，大多散见于各种古籍及文物资料中；而我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卷帙浩繁，因此搜集工作具有一定难度。本编依据现已掌握的史料情况，拟以二十四史中的“乐志”及本纪、列传、志、表等部分的资料为基干，广泛搜捡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及各种方志、谱牒等文献中有关舞蹈品种、节目、内容、形式、沿革、教育、理论及相关的民俗节令活动等等资料，将过去极度分散的材料尽可能集中起来，并进行初步的归纳梳理。在编辑体例中，纵向依时代排序，横向按内容、性质分类。在尊重史料本来面貌的前提下，力求突破古代乐舞史料偏重宫廷的樊篱，着重充实民族民间舞蹈活动的资料。同时，考虑舞蹈作为形象艺术的特殊性，增加形象资料。全集拟分设“文献”、“文物考古”和“调查实录”三编。文献编以文字资料为主；文物编除简要的文字说明外，主要是地上、地下文物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料；调查编主要摘编近、现代学者在社会调查中记录的采风资料。三者相辅，当能更全面、具体、形象地反映我国各时期舞蹈艺术的历史风貌。

孙景琛

2003年12月

跋二

茅 慧

中国舞蹈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为欧阳予倩为首的，包括了孙景琛、彭松、董锡玖、王克芬等的第一批中国舞蹈史学术力量所开辟。经数十年的努力钻研，第一代舞史专家成就斐然，特别是他们的系列断代中国古代舞蹈史著作（史称“五小本”），以古代文献和文物图像为主要材料，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从远古至明清的舞蹈长卷，是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中最为重头的一套奠基之作。这个成果几乎用去了先师们毕生的时间，尽管其功绩和价值彪炳史册，但是他们仍然告诫后学们，这项事业才刚刚起步，很多学术领域尚未开拓，很多学术空白有待填补，从事舞蹈艺术的研究需要复合型人才……且不说舞蹈瞬间即逝的特点难以在古代存留真实完整的影像，让研究者常常无从确论；即使中国文献史籍浩如烟海，其中的舞蹈资料却又十分零散和飘忽，这不得不令人疑虑，中国古代舞蹈史的文献，无论是从文字到形态的，是否皆已钩沉完毕？身处如此丰富多彩、火热空前的当代舞蹈世界，是否还有必要继续皓首穷经地回眸往昔、整理国故？

我国著名史学家傅斯年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史学即史料学，明确指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可见，文献的整理、挖掘，史料的搜集、考证，对包括中国舞蹈史在内的一切史学研究是何其重要。而目前，具有扎实的学术价值的、系统的舞蹈史料的专门成果却不多见，中国舞蹈文献学至今也更是一个空白。可以说，《中国乐舞史料大典》一书成书面世，恰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也为中国舞蹈文献学的起步奠定了第一块厚重的基石。

《中国乐舞史料大典》精心汇集了散见于各种古籍及文物图像资料中浩如烟海的乐舞文献史料，以二十五史中的乐志及本纪、列传、志、表等部分的资料为主干，同时广泛搜集经史子集四库图书及各种方志、谱牒、碑文、铭文等文献中的有关舞蹈资料；同时汇编地上、地下文物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料；将过去极度分散的材料尽可能搜罗集中，并进行初步的归纳整理。尤其中国古代舞蹈史的资料数量大大超过既有研究成果所使用的资料数量。换句话说，就是本书中的大量舞史资料或文献是尚未得到全面深入解读研究的，

甚至是从未得到使用的。

本书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第一次将中国古代至民国期间数千年的中国舞蹈史料进行了相对全面的搜检、整理、汇总。

二、汇集了大量二十五史中本纪、列传中的舞蹈资料，这一部分资料多与某个或某些具体的人物事件相关，是古代社会中活生生的舞蹈样态，属于舞蹈社会学、舞蹈思想史、舞蹈人类学所应予关注和研究的范畴，在目前现有的古代舞蹈史著述中尚未充分予以研究。

三、以舞蹈资料为摘选原则，对总计80余万字的二十五史《乐志》、《礼乐志》进行了爬梳，对涉及舞蹈本体的文字记录详加收录，尤其涉及古代宫廷礼仪和庆典类的舞蹈事项，有目的地进行了精选并收录全程记录文字，这对于研究古代舞蹈事项和舞蹈本体大有裨益。由于《史记》是二十五史中的首部史书，其中的《礼志》、《乐志》的思想观念与后世正史礼乐志内容多有相似之处，故对其全文辑录，而其他史书中的礼乐志则择要、侧重地加以编选。

四、对散见于部分类书、杂录、笔记、艺文辑录中的舞蹈史料进行了编选。其中包含了许多古代哲人学者著述中的乐舞思想，在汉赋、乐府诗、竹枝词、曲赋等艺文篇章中对舞蹈本体的描写和记录。由于此前《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和《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已有专辑出版，故本书中所录的古代诗词是这两本书所未收录过的。

五、以提取汇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和《中华舞蹈志》等大部头当代舞蹈志书中的地方志舞蹈资料为基础，对宋、元、明、清、民国期间的方志中舞蹈资料也进行了广泛的搜罗整理，搜集摘编了民国时期报刊书籍中发表的民间舞蹈调查报告；对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著作中的民国时期史料进行了摘选。这些资料对研究区域性舞蹈文化、民间舞蹈发展史、舞蹈文化人类学、舞蹈政治学皆有用处。

六、“图录编”除了收录中国古代舞蹈史中重要的舞蹈文物图片，还将孙景琛、吴曼英于上个世纪出版的《中国历代舞姿》、《敦煌舞姿》二书一并收入再版；同时孙景琛在主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期间在全国各地亲自描摹或收集的从未使用过的舞蹈文物白描图一百多幅，作为“附录”也编入此书。

本书为三编三卷本的体例，分别是“二十五史编”、“杂录编”和“图录编”；“二十五史编”和“杂录编”以文字资料为主，属于文献编；“图录编”以文物图片为主，附以舞蹈文物白描图，约计2000幅，同时附带断代概述和简要的图片说明。

面对这几千年间祖先留下的舞蹈图文记录，进一步的解读、考证、辨析、阐释，应是今后舞蹈学界更加艰巨和重要的工作。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够成为

中国舞蹈史研究能够真正傲然矗立于世的鼎力基石，希望更多人能受益于它，创造出更多扎实的学术成就。

文献和资料的基础建设虽极为重要却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况还囿于我们的学养和功力，因而本书的遗憾和不足在所难免，还望各方大家不吝赐教，以助其日后完善！

2015年12月12日

后记

茅 慧

我的导师孙景琛先生生前曾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过既有的中国舞蹈史研究中存在的偏颇和空白（见“代序”）。而能够得出这样的判断，还在于他对已经被研究使用的文献与尚未充分挖掘研究的文献有着基本的了解和判断。在2002年前后，孙景琛先生就提出过将他几十年积累的古代文献中的舞蹈资料加以整理编辑出版的设想，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到他2008年去世，这个愿望都未来得及实现。在他去世一个月后，为了完成先生的遗愿，由吴曼英、周元、朱梅和我便组成了编写班子，扛起了这副重担，迅速投入到这项富有重要舞蹈文献价值的著作编写工作中，具体分工由我负责“二十五史编”和“杂录编”的唐代以前部分；周元、朱梅负责“杂录编”的宋以后至民国部分；吴曼英和孙瑛负责“图录编”。在几年具体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多次开会讨论，从体例结构到编选原则，从内容择定再到格式协调，反复斟酌，一再调整。由于史料覆盖面广，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我们编写组成员真可谓在是无涯书海中奋力摇橹了数年。

终于就要付印了！

看着厚厚一沓校对稿，读着每一条不知捋过多少遍的史料，古代列朝列代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宫闱乡间、市井阡陌间飘动的婆娑舞影，密密麻麻地浮荡于脑海之中；尤其是前四史那优雅劲道的文辞句法，无不折射出千百年来中华文化和史学的光辉。而从数千万字的二十五史中提取的43万字的各部乐舞史料，更像25颗宝石连缀而成的串珠，个个别有姿彩，又贯通一气。从中能够看到祖先乐舞观念的最初形成以及流传方式；可以看到乐舞人的生命状态和社会处境；可以看到铺排讲究的礼仪乐舞；可以看到唯我独尊又开放兼容的乐舞传统……

得益于此，首先要感谢导师孙景琛先生生前几十年的大海捞针般的资料搜集，想想先生不仅具有高远的学术眼光，且一生求真务实、低调自重，默默耕耘，心中总有无限的感喟！他的大家风范感召着我为完成他的宏伟设想而不懈努力。

为了加快编纂速度，我的几届研究生都参与了辅助性的工作，她们是周

仪、孙晓丹、付瑶、石曼晴、谢百惠、王琳、王楚蒙、辛颖，参与这些琐碎的文字工作无形中使她们得到了学术训练，而在这样的训练中，中国舞蹈史学研究事业更是在传承着它的衣钵！作为导师在感谢她们的勤劳付出时，心中也倍感欣慰和幸福！

还要感谢上海音乐出版社的资深编审、中国当代舞蹈书籍出版第一人黄惠民先生。他拥有极为敏感的专业嗅觉，能迅速把握一部书稿的含金量和学术价值所在。从这个项目一开始便当即约稿，勤加催促，反复沟通。上海音乐出版社领导也高度重视，给予关心，力促其申报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并成功申报上海“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舞蹈编辑云昊泓、朱沛琪的具体工作也勤勤恳恳。他们友善的态度和迅捷的工作效率让紧张疲惫的出版程序平添了几分温馨。谢谢你们！

2015年12月10日

乐书 卷二十四

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
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
之化。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
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
贡》。世多有，故不论。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
，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

来自久。伏羲弦琴，农皇制瑟，垂钟和磬，女娲之簧，随感而作，其用稍广。轩辕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茎》、《五英》、《大章》、《韶》
、路鼓，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奏之九变，人鬼可得而礼矣。此所以协三才，宁万国也。凡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
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莫不和亲。又有昧任离禁之乐，以娱四夷之民。斯盖立乐之方也。三代之衰，邪音间起，则有烂漫靡靡之乐兴焉。周之衰也，诸侯力争，浇伪萌生
律渐变，杂以赵、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晔上书切谏，丙强、景武显著当时，通儒达士所共叹息矣。后汉东平王苍总议乐事，颇有增加，大抵循前而已。及黄巾、
得永之弥也。礼乐器用多归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愍帝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逮太祖定中
舞《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旧礼：孟秋祀天西郊，兆内坛西，备列金石，乐具，皇帝入兆内行礼，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东庙，用乐略与西郊同。太祖初，
、麒麟、凤凰、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缅百尺、长桥、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太宗初，
弥缺。然方乐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金石羽旄之饰，为壮丽于往时矣。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七年秋，中书监高允奏乐府
各得其宜。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遂简置焉。十六年春，又诏曰："礼乐之道，自古所先，故圣王作乐以和中，制礼以防外。然音声之用，其致远矣，
明允。每间陈奏乐典，颇体音律，可令与太乐详采古今，以备兹典。其内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参议也。"闾历年考度，粗以成立，遇迁洛不及精尽，未得施行。寻属高祖厌
方可论辨。自斯已降，莫有详之。今既草创，恐不穷解，虽微有诘论，略无究悉。方欲商榷淫滥，作范将来，宁容聊尔一试，便垂竹帛。今请依前所召之官并博闻通学
[illegible]石管弦，略以完具，八音声韵，事别粗举。值迁邑崧瀍，未获周密。五权五量，竟不就果。自尔迄今，率多湮落，金石虚悬，宫商未会。伏惟陛下至圣承天，
《云行》、《皇始》三舞而已。窃惟周之文武，颂声不同，汉之祖宗，庙乐又别。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迈隆周，功超鸿汉，颂声庙乐，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
宗亦与主之。"永平二年秋，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等奏言："案太乐令公孙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刘芳及朝之儒学，执诸经传，考辨合否，尺寸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乐舞史料大典　二十五史编
作者=孙景琛总主编
页数=620
SS号=14138209
DX号=
出版日期=2015.12
出版社=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